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 1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cntrading.com>

Extraordinary Popular

(英)查里斯·麦基 著

Delusions

李绍光 罗来武 王晓明 李 雁
陈文晖 刘爱民 赵万鹏 和春雷
陈小芹 李兰花 /译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幻想与癫狂

——金融危机经典案例



中国金融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由交易所一手接单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幻想与癫狂

——金融危机经典案例

(英)查里斯·麦基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天朗

责任校对: 刘 明

责任印制: 程 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想与癫狂——金融危机经典案例 (Huanxiang yu Diankuang——Jinrong Weiji Jingdian Anli) / (英) 查里斯·麦基著; 李绍光等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049 - 4903 - 5

I. 幻… II. ①查…②李… III. 金融—经济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F831.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357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3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0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mfp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利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24.5

字数 459 千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903 - 5/F. 446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263947

目 录

第一章 金钱的疯狂	1
第二章 南海泡沫	27
第三章 郁金香热	51
第四章 圣物崇拜	57
第五章 近代预言家记事	62
第六章 大盗的赞歌	77
第七章 须发荣辱记	86
第八章 决斗与神裁	92
第九章 都市流行语	119
第十章 十字军东征	127
第十一章 “女巫”奇冤	189
第十二章 慢性投毒者	224
第十三章 鬼屋魔影	241
第十四章 炼金术士	256
第十五章 占卜术	340
第十六章 催眠术士	356
译后记	380

第一章 金钱的疯狂 ——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有些人私自组成公司，
发行新股票来大发其财；
他们用虚名诱惑欺骗世人，
先树立信用，然后贬值，
把吹嘘出来的资产分成股份，
让众人争吵不和。

——笛福

有一个人，他的性格和经历与 1719 年和 1720 年的那场大阴谋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只能将其始作俑者约翰·劳一生的简短描述作为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历史的开场白。历史学家们有的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有的说他是疯子，众说不一。在他的一生中，由于他的计划的不幸后果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就用这两个称呼来叫他。但是，后世之人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骗人，不如说他是受骗；与其说他是犯罪，不如说他是受害。他对信用的原理和真正原则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熟悉金融问题；他所建立的系统轰然崩溃并不主要是因为他的过失，而是因为他建立这个系统的基础——人们——的不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他怎么会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的那样，在他们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给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蛋的鹅呢？他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划船人一样。他出发时，河面上波平如镜，视野宽阔。他的行程既迅捷又愉快。此时来看，有谁能阻挡住他前航的轻舟呢？可是，天哪！眼前就是大瀑布。当他明白时，时间已经太晚了。以前载着他快乐前行的水流如今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他试图按原路返回，但是水流太急了，其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于是，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他离那势如雷霆的瀑布也越来越近。他与水流一起飞越嶙峋的岩石，还有他的小船，也一道落入谷底，被水面撞成了碎片；这个猛烈的冲击使水面溅起了一些水花，但它只是翻滚了几下，冒出几个泡沫就平静下来，像往常一样，继续向

前流去。劳和法国人就是这样。劳是划船人，法国人是河水。

约翰·劳 1671 年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郡一个古老家庭中的小儿子，职业是金匠和银行家。他做买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并用它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他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领地的称号。他用这笔钱在罗西安西部和中部交界的佛斯福斯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斯顿两处地产，他被称为劳里斯顿的劳。我们这篇回忆录的主人公是他的大儿子，刚满 14 岁就被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劳动了三年，他想让儿子早早明白苏格兰这个地方的银行操作原则。约翰·劳对于数字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他在年纪不大时就在算术上显示不平凡才能。17 岁时，他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健美。他的脸上虽然因出天花而疤痕累累，却依然讨人喜欢，看起来充满了智慧。这时，他开始不务正业，自负虚夸，纵情于穿戴奢华的服饰。他在女人丛中是个宠儿，女人们都叫他“漂亮的劳”。而男人们则对他这个纨绔子弟十分鄙夷，把他称作“浪荡的约翰”。他父亲在 1688 年死后，他就完全从令人厌烦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到伦敦闯荡世界。

他当时非常年轻，非常自负，面容讨人喜欢，相当有钱，并且性格桀骜不驯。因此，毫不奇怪，他一到伦敦就大花其钱。他很快成了赌场的常客，靠着他对输赢机会精心的计算，他一直不断地赢钱。所有的赌徒对他的好运十分嫉妒，许多人每天目不转睛地看他赌钱，并把自己的钱押在与他相同的运气上。在讨女人喜欢上，他也同样是幸运儿。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都亲切地、微笑着看待这位潇洒英俊的苏格兰男子——这个年轻、富裕、聪明又富有魄力的小伙子。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只是铺平了通向不幸的道路。在处于放荡生活的危险诱惑之中整整九年之后，他成了一名无可救药的赌棍。他对赌博的兴趣猛烈增长，对赌注也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输得越多，冒的险也就越大。终于在一个不幸的日子，他输掉了一笔很大数目的款子，他只有抵押地产才能付得起，他最后被迫走到了这一步。同时，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的女士的桃色新闻又招致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先生的厌恶，后者要求与他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他接受了挑战，并当场把对手射死。这个不幸事件使他在当天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起诉了他。他被判有罪，应处以死刑。但由于是过失杀人罪，判决被减成罚款。但死者的兄弟不服，提出了上诉。他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可是他后来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法网。法官们受到了斥责，然后他们在加威特报上通缉并悬赏捉拿劳。

在通缉文告中，他被描绘成“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 岁。长得很高大，肤色黑，身材瘦削。体格适中，大约有六英尺高，大麻坑脸，大鼻子，嗓音响亮。”由于这只是对他漫画式的描写，他在逃跑路上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

碍。他成功地到达欧洲大陆，在那里旅行了三年。在所经过的国家中，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货币和金融事务的研究上。他在阿姆斯特丹待了几个月，并且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他每天早上研究金融和贸易的规律，每天傍晚则沉溺于赌场之中。人们大都认为他于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就在这个城市，他发表了《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的提议和理由》。这个小册子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不久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关于建立所谓的土地银行的主张。他主张，这个银行发行的钞票永远不能超过这个国家所有土地的价值——在正常的利率下，或者，可以与土地价值相等。拥有此种钞票者，在特定时间有权被认为拥有土地。这个宏伟计划在苏格兰议会之中激起了长久的讨论。一个名叫骑兵的中立党派还提出动议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银行。劳对之很感兴趣。议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强迫通过建立任何纸币的信用都将使整个国家陷入不合适的冒险之中。

这个计划失败了。同时，他请求被赦免的努力也落空了。他不得不返回欧洲，重操赌博旧业。他继续在佛兰德斯、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十四年。他对每个国家的贸易和资源变得异常熟悉，并日益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那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繁荣。在这十四年中，他的成功看来主要是在赌博方面。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每个有名赌场里他都声名显赫，人们都认为他是当时最精于计算、最能利用错综复杂机会的人。据《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首先被逐出威尼斯，又被赶出热那亚，因为两地的法官都认为他的来访对当地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在居留巴黎期间，他又招致了警察总长达让松的厌恶，后者命令他离开首都。但是这个命令没有付诸实施，因为他在沙龙中认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最后这一位后来对他的命运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对这位苏格兰冒险家的活泼快乐和翩然风度十分赞赏，他保证要做劳的保护者。劳对这位公爵的远见和慈祥感到很高兴，激动得无以复加。他们经常互访，劳抓住每次机会向公爵灌输他的金融主张，因为他知道后者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注定在不久以后将对整个政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劳向审计长德斯马莱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据说路易曾询问计划的制订者是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路易拒绝与他进行任何接触。

吃了这次闭门羹之后，他来到意大利。由于心中念念不忘他的财政计划，他前往拜谒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斯，请求他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土地银行。公爵回答说其狭小的地盘不足以施展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这个统治者也贫穷得受不了大的打击。但是公爵建议他再到法国国王那里试试看，因为他对法国人的性格很了解，法国人肯定会对这样一个新颖而又动听的计划热烈赞同。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后，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奥尔良公爵被

指定为摄政王，在皇帝年幼时暂时主持朝政。劳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他的好运已经到来，它将如洪水一般把他冲向财富和显位。摄政王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理论和假设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能够并且愿意以各种方式帮助他重新树立法国受伤的信誉。这个信誉由于路易十四漫长执政期间的奢侈腐化已快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这位国王刚刚死去，压抑已久的公众的愤怒就爆发了。他在世时受到了不可胜数的阿谀奉承，简直无人能出其右，这时却被骂成一个暴君、顽固分子和劫掠的盗贼。他的塑像被人用石块砸坏，他的肖像在诅咒声中被撕毁，他的名字已成了“自私”和“压迫”的同义词。他昔日的荣光已不复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他的倒行逆施、他的奢侈和残暴。

这个国家的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国王的腐化堕落和上下各级官吏的争相效仿，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全国的对外债务已达 30 亿里弗赫，而每年的税收总共才有 1.45 亿里弗赫，政府支出花去 1.4 亿里弗赫。也就是说，每年只有 300 万里弗赫来支付 30 亿里弗赫外债的利息。摄政王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十分不利的局面。他召集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马上实施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措施才能使整个国家免遭暴乱的打击。他建议摄政王召开议会，宣布整个国家的破产。诺阿耶公爵则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反对圣西蒙的提议，因为他是个和事佬，处事十分圆滑，他不愿意受任何他不同意的事所带来的麻烦。他说这个冒险的举动既有不诚实之嫌，又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同意了后者的意见，于是，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被终止了。

摄政王最终采纳了后者的计划，尽管许诺要公正无私，却助长了邪恶的行为。第一个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对国家没有带来一点好处。国家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贬值了五分之一；那些拿 1000 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领回了面值相同的货币，但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个计谋国库获得了 7200 万里弗赫的收入，国家的整个商业运行变得一团糟。对税负数目的轻微减少平息了民众愤怒的呼声，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们忘记了未来会出现巨大的不幸。

根据计划，国家组成了一个裁决委员会来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的不法行为。尽管在其他任何国家内人们对税收员都颇有微词，但在法国的这个时期，人们对税收员却恨之入骨。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称做收苛捐杂税的人——被传到法庭交代他们的罪行时，全国民众一片欢腾。

裁决委员会被授予很大的权力来处理这种事。它由议会的各个议长、各委员会援助和咨询法庭的法官们以及审计委员会的诸位官员组成，主席是财政大

臣。他们鼓励告密行为，许诺告密者可以拿到罚金和没收款项的五分之一作为报酬。所有隐匿款项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对告密者的补偿。

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法令一经颁布，那些涉及不法行为的人就感到了惊恐不安，因为他们盗用公款数额非常大。但是没有人可怜他们。接下来的一步措施正应验了他们的恐惧。巴士底监狱很快就容不下更多的囚犯，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人满为患，都关满了犯罪或有嫌疑的人。委员会下令严禁任何一个旅店老板或驿站站长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任何帮助他们或带他们逃跑的人都将被处以很重的罚款。有的人被罚戴枷示众，有的人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人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名叫赛缪尔·贝尔纳的人被处死了，他是一个偏远省份的银行家和赋税承包人。这个人非法收入如此之巨——他被当地人称为本地地区的暴君和独裁者——他竟提出愿意拿出 600 万里弗赫，即 25 万英镑作为他获得释放的代价。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并被立即处死。而另外一些可能罪行更严重的人则比他幸运得多。由于他们把财产都藏在隐秘之处，没收财产得来的钱还没有罚款的钱多。于是，政府的严厉态度缓和下来，在税收的名义下，政府向所有犯法的人毫无例外地处以罚款。但由于各个行政部门如此腐败，国家从流向国库的钱中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朝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将大部分罚款据为己有。根据财富的多寡和罪行的轻重，一个承包人应被罚款 1200 万里弗赫。但是一位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伯爵将他叫到自己家中，告诉他如果给自己 10 万克朗的话，他的罚款就可以免除。“朋友，你来得太晚了，”这位承包人说，“我已和你的妻子讨价还价过了，她只要 5 万。”

就这样，政府征收到了 1.8 亿里弗赫的收入，其中的 8000 万里弗赫被用来还外债，余下的钱则进了大臣们的腰包。曼特侬女士在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中说，“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摄政王赠款的新消息。人民对这种使用从盗用公款者手中缴来的款项的方式十分不满，议论纷纷。”人们在第一波不满情绪平息之后对弱者十分同情，他们愤怒地看到如此严厉的措施竟是为了这样的目标。他们认为劫夺一群骗子的财产去中饱另一群恶棍的私囊是不公平的。因此，几个月之后，所有罪行严重的人都受到了惩罚。裁决委员会开始寻找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作为牺牲品。由于对告密者有巨额赏赐，那些正直的商人常常被控犯欺诈、勒索罪。他们被迫在法庭上揭露这些诬陷以证实自己无罪。于是，怨声载道。一年之后，政府不得不暂停实施进一步的措施。裁决委员会被解散，那些犯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普遍的大赦。

在这场财政纷乱之中，劳出现了。人们都没有像摄政王那样对国家的悲惨状况有切肤之痛，但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摄政王能挽狂澜于既倒。他讨厌商业贸易，他不加细察就签发官方文件，并且把他自己应该做的事让别人代劳。与他

的高位相对应的操劳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明白必须采取一种措施，但他没有精力，也不愿牺牲自己安闲舒适的生活来推行它。因此，毫不奇怪，他会赞同地倾听这位他以前认识的、具有他所赏识的才干而又聪明的探险家向他陈述那个听来容易推行的伟大计划。

劳在朝廷上一出现就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其中他提出由于货币不足并且贬值，噩运已经笼罩了法兰西。他认为如果没有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带来的优势。他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因为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十分不景气。他说他应被允许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他还进一步提议以国王的名义管理，但必须由议会指定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它。

这些备忘录正在受到审议之时，劳又把自己撰写的关于金融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向全国宣扬他是一个娴熟的财政学家。他的名字很快变得妇孺皆知，同时，摄政王的心腹大臣们也向国外传媒对他进行称赞。这下子，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盼望在这位拉斯先生（Monsieur Lass）身上出现一个了不起的奇迹。^①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一道建立一个名叫“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该银行的资本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分为1.2万股。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人们刚开始认为授予劳所有他在备忘录中请求的特权是个权宜之计，但后来的事情会证明这些特权不仅没被滥用，还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约翰·劳现在踏上了通向好运的康庄大道。对金融事务三十年的研究使他在处理银行事务时游刃有余。他使自己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这个优势是其政策的主要成就，并且立即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要有价值。后者经常会由于政府不明智的干预而贬值。1000个银镑在第一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跌至原来的六分之五。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则一直保持它原来的价值。劳同时宣布，如果一个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没有足够的担保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他就只有死路一条。所有上述的事件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百分之一。不久，全国的商业贸易就从中获得了利益。姜

^① 法国人把“Law”的读音发为“Lass”是因为法语中没有“aw”这个音。他的计划失败后，诙谐的人说整个国家都“厌恶他”，法语为“Lasse de Lwi”，并提议，他以后应该被称做“叹息先生”，法语为“Monsieur Helas”。

缩的商业慢慢复苏过来。人们开始按时纳税，抱怨声也渐渐少了。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如果这种信任继续下去的话，整个境况会变得更加有利。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百分之十五，而国库券，或者说是政府发行的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价值下滑到了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这个对比对劳太有利了，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的信誉也蒸蒸日上。几乎在同时，法国各地都建起了他的银行的分行，有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等。

摄政王似乎对他的成功大为惊奇，并渐渐地形成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纸币可以如此辅助金属货币，也可以完全取代它。在这样一个根本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他做出了许多事。与此同时，劳开始了使他名垂后世的著名计划。他向摄政王提议（摄政王对他言听计从）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应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生意的独一无二的权力。据说这两个地方遍地都可见金银。并且，如果共同在这场独一无二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话，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负承包人和钱币的唯一铸造者。贸易特许状于 1717 年发了下来，公司顺利成立。整个资本被分为 20 万股，每股 500 里弗赫，这些股可以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尽管面值 500 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 160 里弗赫。就是在这时，投机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对他自认为合适的而许下的任何承诺都坚信不疑。摄政王每天都赋予这位幸运的策划者以新的特权。银行垄断了烟草的销售，独揽了改铸金币、银币的权力。最后，银行被改建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有点如醉如痴，他们忘记了前者大声宣布过的准则，即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基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银行一从私营转为国营，摄政王就指令它发行了面值 10 亿里弗赫的纸币。这是从正确的原则偏离出来的第一步，对此劳不应受到责备。当银行事务在劳的控制之下时，他发行的纸币从来没超过 6000 万里弗赫。我们不知道劳是否反对这个反常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银行被改为皇家管理之后，我们只能让摄政王来承担改变制度的责任。

劳知道他生活在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但他还没有明白这种政府会对像银行信用这样复杂微妙的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他后来在亲身体验中发现了这个道理，但同时他已不由自主地被摄政王逼迫到了以前自己的理性被坚决摒弃的做法之中。带着这个致命的弱点，他竭尽全力使纸币充斥了整个国家。由于缺乏稳固的支持，这些纸币的价值命中注定迟早会一落千丈。眼前的巨大利益映花了他的眼睛，使他预见不到未来的某个日子他将遭受的灭顶之灾。这个前景已经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过。事情是这样的：议会自开始起就对劳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本国的巨大影响怀有嫉妒之心，并且对他提出的计划的安全性提出了疑

问。他的影响越大，他们的憎恶之心就越发强烈。法官达格索就因为反对大幅度增加纸币发行量和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而被摄政王无理撤职。此举更增加了议会的敌意。尤其是当摄政王的亲信达让松被指定接替空缺的法官职位，并同时成为财政大臣时，他们的厌恶之心更加强烈了。新任财政大臣的头一个措施就使金银货币的价值更加低落。为了偿清国库券，政府下令每个送 4000 里弗赫硬币和 1000 里弗赫国库券到造币厂的人可以得到 5000 里弗赫的硬币。达让松对他的这一招沾沾自喜，整天忙于将 4000 个旧的大硬币改铸成 5000 个新的小硬币。他对贸易和信用的原则一窍不通，也就不明白他正在做的事会对贸易和信用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议会马上看出了他的失策和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并再三向摄政王请愿。后者对他们的请求则充耳不闻。议会被迫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常的举动，命令人民在支付时只能用旧币。摄政王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宣告这个法令无效。但议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又发布了一个法令。摄政王又一次运用他的特权废除了法令。议会不屈不挠，于 1718 年 8 月 12 日又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以任何名义干预国家财政，违者将给予重罚。议会认为劳是万恶之源，有些议员在痛恨的心情下提议将劳押到法庭受审，如果认定有罪，就应将他在法院门口绞死。

劳在惊惧之中逃到皇宫中，将自己置身于摄政王的庇护之下。他祈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逼迫议会就范。由于先王的两个儿子曼因公爵和杜鲁斯伯爵的立嫡纠纷和这件事的烦扰，摄政王的心中已完全没了主见。他下令逮捕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将他们关押到远方的监狱，这才最终将议会制服。

遮住劳眼前大好前程的一片乌云就这样被吹散了。从自身的危险境地解脱之后，劳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不顾议会的反对，公司的股份急剧增加。1719 年初，政府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由于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公司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新增 5 万份新股。劳所展示的前景异常辉煌。他保证每份 500 镑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 200 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500 里弗赫的面值只抵得上 100 里弗赫的实际价值，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 120%。一直在高涨的公众热情使人们无法抵御如此诱惑。至少有 30 万人申请购买 5 万份新股；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急切的申请人。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的股票持有人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在劳门口的大街上等待几个小时以知道结果。最后，等待的人数达到数千，并充斥了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邻的套间内暂住，以便能经常靠近那座新的财神

播撒财富的圣殿。旧股的价格节节上扬；在整个国家黄金梦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而至。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为此目的，社会上必须有15亿里弗赫的资金。举国上下，人们一片狂热。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政府认可，即使三倍于此数额的金钱，人们也愿意拿出。

劳现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无论是豪门显贵还是村夫野汉都幻想获得无尽的财富。在贵族之中，除了圣西蒙公爵和马尔沙勒·威拉尔斯之外都在忙于炒买股票。男女老少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的涨落中捞上一把。甘康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之所。由于它又窄又不方便，再加上人群密集，事故不断发生。这条大街两边的房子往日的租金每年只有1000里弗赫，但现在已经涨到了1.2万到1.6万里弗赫。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补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出去，并且向经纪人和顾客提供书写材料，靠这种办法他每天就能赚200里弗赫。更离奇的是，有个故事说一个驼背的人站在街头，他把自己的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赚了很大一笔钱！大群地聚在一起做生意的人又吸引了更多的旁观者。这种情况也引来了巴黎所有的小偷和恶棍，这里开始不断地发生暴力和骚乱。一到夜晚，一队士兵不得不被派出来清理街道。

劳这时发现他的住处太不方便了，于是就搬到了旺多姆广场，那些投机商们也随之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很快变得和甘康普瓦大街一样拥挤。从早到晚，它就像是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广场上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和货摊供买卖股票和出售饮料点心。赌徒们把他们轮盘赌的桌子摆到了广场中心，从来来往往的人们手里赚得大量金币、银币和纸币。人们不再到林荫路或花园中散步，他们更喜欢到旺多姆广场。这里除了是忙于做生意的人的约会之地外，还是闲逛者时髦的休息之地。人们高声谈话的声音整日沸声盈天，以至于设在广场边上的法庭的一位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劳表示他可以帮助解决这个讨厌的问题。为此他想与加里格南亲王签约租下后者的苏瓦松官邸，因为这个官邸后面有一个面积达几英亩的大花园。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结果劳以近乎天文数字的价格买下这个官邸，而亲王则留下了那个宽阔豪华的花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花园里有几座精美的塑像和喷泉，设计得极有情调。劳一搬进新居就发布公告，所有人只能在苏瓦松官邸后面的花园中进行股票交易。花园中的树木之间搭起了大约500个小帐篷和摊位，以方便股票经纪人处理业务。五颜六色的帐篷、色彩鲜亮的彩带和飘扬的旗帜、进进出出繁忙的人群、无休止的叫嚷声和刺耳的噪声夹杂着音乐、人们脸上显现出的严肃和快乐混在一起的奇怪表情，所有这一切都使巴黎人感到一种欣喜若狂和兴趣盎然的气氛。加里格南亲王本人在这个花园上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每顶帐篷的租

金是一个月 500 里弗赫。并且，由于花园中至少有 500 顶帐篷，这位亲王的月收入仅此一项就达到 25 万里弗赫，或者说超过 1 万英镑。

看到同胞们一个个做着愚蠢的事且不能自拔，陆军元帅维拉拉斯这位正直的老兵感到非常苦恼，一提到这件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他坐在马车里驶过旺多姆广场，看到人们醉心于买卖股票之中，这位性格暴躁的绅士心里很不痛快。他突然命令车夫停住马车，然后他把头伸出车窗，对着人群大声疾呼了半个钟头，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招人厌恶的贪婪行为”。这个举动看来不太明智。人们的嘘声和嘲弄的呼叫声潮水般涌向这位勇敢的绅士，直到他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西破空飞向自己的脑袋时，这位元帅才悻悻地驾车狼狈而逃。他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两个更加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维的学者——拉·莫特先生和提哈松神父互相祝贺对方至少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但几天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就前去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去了。当他出来时，正碰上为同一目的向里走的他的朋友拉·莫特。他说，“哈！那是你吗？”“是的，”拉·莫特快速从他身边走过，说，“那可能是你吗？”他们第二次再聚在一起时，两位学者高谈阔论哲学、科学和宗教，但再也没有勇气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了。最后，当这件事终于被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以下结论：一个人永远也不应该发誓不干某一种事，还有世上不存在什么即使聪明人也不能享受的豪华与奢侈。

在那个时代，劳这位新财神突然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摄政王的接待室里留不住一位朝臣，因为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了苏瓦松官邸。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和时髦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并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劳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劳非常繁忙，连十分之一的申请者也见不到。所以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那些贵族们平时即使是摄政王会见时让他们等半个小时也会火冒三丈，此时却心甘情愿地等上六个钟头以一睹劳先生的尊容。仆人们大发其财，因为人们都希望仆人们在唱名时先叫到自己而付给他们大量小费。高贵的女士们为了同样的目的不知抛了多少个媚眼，献出了多少个甜蜜的笑容，许多人每天都到这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才得到接见。当劳先生接受邀请时，他身边总是围满了女人们，她们都要求他记下名字，让她们购买新发行的股票。这种情况使得他顾不上维护自己风流潇洒的美名，慌忙夺路而走。有人想出了最滑稽可笑的办法来争取与他谈话的机会。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拜访劳的希望。但是，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先生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来。她的马车夫保证完成这个嘱托。这位女士在城中一直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快结束时，她终于看到了劳先生。她马上抓住缰绳，

对车夫大声叫道，“马上让马车翻倒！看在上帝的分上，让马车翻倒！”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这位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女士献殷勤的机会，马上跑到出事地点来救助。这个狡猾的女士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应该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了。她向劳先生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这位女士的名字，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布莎夫人的事。她得知劳在某座房子里吃饭后，就驱车前往，惊呼房子失火啦。在场的食客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地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走了。

当时还流传着别的趣闻轶事，尽管可能会有点夸张，它们还是可以显示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一天，摄政王当着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和其他几个人的面谈起让哪位身份高贵的公爵夫人代替他到摩德纳陪伴他的女儿。他说，“可是……我不知道在哪个具体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一个人大惊小怪地回答，“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你只需到劳先生家，就能在会客室中将她们全部找到。”

希拉克先生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他曾买下一些股票，但不幸的是，这些股票一跌再跌，他非常想把它们卖掉。可是，令他更加惊慌的是，股票又持续跌了两个星期。他再也坐不住了，心里想的全是股票。这时，一位女士突然派人请他为自己看病。他到病人家里，登上楼梯来到那位女士身边为她把脉。当病人急切地看着他的脸想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时，他沉思着说，“上帝啊！它落了，落了，一直在下落！”“噢，希拉克先生，”病人说着，站起身来，拉铃叫仆人来扶住她，“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一直在落！一直在落！”医生惊讶地问，“什么在落？”“我的脉搏！我的脉搏！”那位女士回答。医生说，“请安静，我亲爱的夫人，我说的是股票。事情是这样的：我赔了很多，以至于一直耿耿于怀，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股票的价格有时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上扬10个到20个百分点，许多地位卑贱的人早上出来时还是一贫如洗，晚上回家时已经腰缠万贯了。一位手握大宗股票的大户有一次生病了，他让自己的仆人到苏瓦松官邸花园卖掉250股，每股当时的价格是8000里弗赫。仆人到那儿后，发现股票价格正上涨到1万里弗赫一股。这个仆人以1万一股的价钱卖掉了那250股，每股赚得2000里弗赫，共赚50万里弗赫，合2万英镑。他冷静地将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将剩余的钱交给主人，并于当天晚上就逃到了外国。劳手下的车夫在很短时间就挣了足够的钱给自己买了一辆马车，然后向劳请求辞职。劳对这个人很尊敬，就恳求他帮忙在他离开前再找一个同样好的车夫来代替他。车夫答应了，当天傍晚就带来两位他以前的同行，告诉劳先生，让劳挑一个，余下那个做他自己的

车夫。厨娘和脚夫之流也会在一夜之间暴富。他们为探囊取物般获得如此多的钱财而神气活现时，由于还没学会贵族的举止礼仪，犯下了许多滑稽可笑错误。他们为明眼人提供了许多笑料，为清醒人带来许多鄙夷之资，令所有的人捧腹大笑。但更令人厌恶的是社会上流阶层人们表现出的愚蠢和卑鄙。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可耻的贪婪行为。据圣西蒙公爵讲，有一个叫安德烈的人，品行恶劣，并且缺少教养，但凭着对密西西比债券的精心计划的投机，他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就积聚了巨额财富。就像圣西蒙所说，“他已堆起了一座金山。”他暴富之后，对自己出身的低微耿耿于怀，一心想尽快与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女儿，还只是仅有3岁的娃娃。为了达到目的，他与高贵而又贪婪的杜瓦斯家族谈判。声称如果他的女儿能嫁给这个贵族家庭中的一员，他将提供许多好处。杜瓦斯侯爵竟然恬不知耻地一口答应说，这个女孩子一长到12岁他就亲自把她娶过来，但有个条件，女孩的父亲必须一次交给他10万克朗，并且每年给他2万里弗赫，直到女孩长到12岁为止。当时侯爵已有33岁。这个丑恶的协议被双方一本正经地签了字，还盖了印章。那个股票投机商还同意在女儿结婚时陪送一份价值几百万里弗赫的嫁妆。这个贵族家庭的当家人布朗卡公爵自始至终地参与了谈判，还分享了所有可能的好处。圣西蒙认为这件轻率的事是个绝好的笑料。他说：“人们对此事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劳倒台之后，野心勃勃的安德烈先生也随之破产，这个计划也在几个月后中止。”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那个贵族家庭在协议中止后一直没有归还那10万克朗，其虚伪奸诈可见一斑。

上述的事情尽管让人感到羞耻，却只是荒唐可笑而已，对社会无甚危害。但是另外一些事的性质却十分严重。由于人们到处携带大量纸币，每天大街上都发生抢劫案，暗杀也屡见不鲜。其中有个案子不仅罪大恶极，而且罪犯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整个法国都为之震动。

道赫纳伯爵是道赫纳亲王的弟弟，与高贵的达杭伯格家族、德里格纳和豪莫杭西家族都有亲戚关系。他一向桀骜不驯，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他有两个朋友，都与他一样不安分。一个叫米勒，是意大利皮埃蒙特的一名上尉，另一个是佛兰明人，叫莱斯堂。有一次，他计划抢劫一个非常富有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据说经常随身携带大量的金钱或股票。道赫纳与他的两个朋友商议，决定先由伯爵假装想购买一定数量的印度群岛公司股票，让他与那个经纪人商定在旺多姆广场附近的一个酒馆内见面。

在约定的时间，那位笃信不疑的经纪人准时赶到，道赫纳伯爵也带着两个同伙到了那里，并介绍说这两个人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谈了几分钟后，道赫纳伯爵突然跳起来扑向受害者，用短剑在对方的胸口上连刺三下。那人重重地倒在地上。伯爵马上把公文包内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债券洗劫一

空，但米勒又向那位不幸的经纪人连刺了几下，直到确信对方已经死去为止。这位经纪人在搏斗倒下之前，也曾大声呼救。呼叫声引来了酒馆内别的顾客。被派在楼梯口放风的莱斯堂跳窗而逃；米勒和道赫纳伯爵被当场抓住。

这起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酒馆这种公共场所的罪案，使巴黎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第二天就开始审理了这起刺杀案，由于证据充分，他们二人都被认定有罪，被判以车裂之刑处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道赫纳伯爵高贵的亲戚们立刻挤满了摄政王的会客室，他们请求对这个迷途的年轻人法外施恩，并声称他的神经不正常。摄政王对他们则一直避而不见，他正下定决心由法律来对这桩残忍的案子作出公正的惩处。但是那些颇有势力的求情者一再烦扰，不肯轻易罢休。他们最后终于见到了摄政王，请求他不要公开处决，这样会使他们整个家族以及亲戚们蒙羞。他们暗示，道赫纳亲王与显赫的奥尔良家族有姻亲关系，如果作为与摄政王有亲戚关系的道赫纳伯爵当众死在一个卑贱的刽子手的手里，摄政王本人也会受到羞辱。摄政王义正词严地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以高乃伊^①的一句话来反驳他们最后的暗示：“罪恶已成耻辱，上断头台又有何用。”他还说，无论在惩罚罪犯时会给亲属带来多大的羞辱，他愿与其他亲戚一道来承受。虽然那些说情人仍然日日来烦扰，他们得到的却是同一回答。最后，他们想，如果能把摄政王最衷心尊重的圣西蒙公爵拉到他们一边，他们也许能达到目的。纯粹贵族血统的公爵听说一个贵族杀人犯即将被用于处决凡夫俗子的办法处死也大为震惊，他马上觐见摄政王，向后者陈述得罪一个人数如此众多、家资雄厚并且权倾朝野的家族会带来多大的害处。他还说，达杭伯格家族在德国拥有很大一份产业，据德国法律规定，被车裂处死的人的亲属不得担任任何公职或受雇于任何部门，直到这个人的同辈之人全部去世为止。因此，他认为对道赫纳伯爵的处罚应改为砍头，后一种处死方式在整个欧洲都被认为不那么令罪犯亲属感得羞耻。

摄政王被这番话打动了，正要同意，就在这时对被害人命运极度关切的劳出现了，他帮助摄政王坚定了自己以前的决定，即由法律作出公正的处罚。

就这样，道赫纳伯爵的亲属们陷入了困境。赫贝克·豪莫杭西亲王在绝望的情况下决定用最后一种办法来减轻家族的耻辱。他设法潜入关押罪犯的地牢给道赫纳伯爵送一杯毒药，祈求他喝下以使整个家族免受羞辱。可道赫纳伯爵转过头去，不愿喝。豪莫杭西亲王再次强迫他，他再次拒绝。最后，豪莫杭西亲王失去了耐心，转过身去大声叫道，“死吧！你想怎么死就怎么死吧！你这个贱骨头！你只配死在绞刑架上！”然后愤然离去。

道赫纳伯爵自己也向摄政王请求用砍头的办法来实施死刑，但是劳对摄政

^① 1606—1684年，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创始人，剧作有《熙德》等三十多部。

王思想的影响更大。他坚持认为摄政王不能在公理正义上屈从自私的道赫纳家族的意见。摄政王从刚开始就持此种看法。于是，宣判六天后，道赫纳与米勒在格莱弗广场上被车裂处死。另外一个杀人犯莱斯堂则一直逍遥法外。

这个严厉而迅速的判决使住在巴黎的人拍手称快。即使甘康普瓦先生——他们这样称呼劳——也因为曾劝说摄政王不要偏向贵族而得到了他们的嘉许。但是抢劫杀人案的数目一点也没有减少，富裕的经纪人被抢后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公共道德之败坏虽说以前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时由于以前处于公开作恶的上层阶级与隐蔽犯罪的下层阶级之间、相对来说比较纯洁的中产阶级暴富之后物欲横流而变得更加普遍。赌博之风在社会上盛行，几乎将所有的人都被吸引到了赌桌旁边。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们自信心增长，贸易也变得发达起来，做生意无不有利可图。特别是在巴黎，这种情况更加容易看出来。外地人从各个方向涌进首都，他们不仅要挣钱，也要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即摄政王之母，曾粗略地计算过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增加的数目达30.5万。主妇们不得不将床支在阁楼上、厨房里甚至马厩中，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借宿者的需要。城里满目皆是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以至于在主要干道上它们也只能缓慢前行以避免事故发生。全国的织布机都在异常忙碌地赶制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这些东西的价格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而涨到了原来的四倍。食物的价格也一日千里。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高得让以前的人连想也不敢想；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以前每天赚15苏的工匠现在拿到60苏。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映花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没有一个人看到地平线上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

劳用魔术师的魔棒点化出如此令世人惊讶的变化，他本人自然也受益良多。法国最尊贵的贵族争相向他的妻子、女儿大献殷勤，公爵和亲王的后裔们也争先恐后希望与他联姻。他在法国不同的地方买下了两处豪华的地产，并且又与苏利公爵一家谈判要求购买后者在罗奈的领地。由于劳的宗教信仰成了进一步高升的障碍，摄政王保证，如果劳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他将任命他为全国财政的总审计官。而劳像其他信教的赌徒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他立刻答应了。随后，汤仙神父在默伦教堂里大群围观者面前为他施了坚信礼。^① 施行坚信礼后第二天，劳就被选举成为圣罗奇教区名誉教会执事，并向教

① 关于这件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让你那纯洁天使般的热忱见鬼去吧，
汤仙神父，你这个可恨的疯子，
自从劳成了天主教徒，
我们全国人都劳得像修士！”

会捐赠了 50 万里弗赫。虽然一直表现有强烈的爱心，但他却从未像此时这般慷慨。只要有人因为真正的苦难而求助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

这时劳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奥尔良公爵很赏识他那睿智的头脑，对他的计划的成功也坚信不疑，以致大小事都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尽管他在法国炙手可热，但还保持着从前在生活困顿时表现出的朴素、和蔼和善解人意。他的骑士风度一直无人能出其右，一举一动如此善良、优雅，令人肃然起敬，无论何时也不会让人生气。如果说他在某些场合有点傲慢的话，那是对待那些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谄媚奉承得令人作呕的贵族。他时常带着取笑的眼光看那些贵族为了让他帮忙能殷勤侍候多长时间。对于他的那些偶然路过巴黎、想见见他的同乡，他的态度则正好相反，他招待得周到且有礼貌。伊斯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康贝尔，即后来的阿盖乐公爵，曾到旺多姆广场看望劳。他不得不穿过几个会客厅，里面拥挤着想一睹这位伟大财政学家尊容的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预约购买股票人名单的最前边。当他来到书房时，竟发现劳正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给住在劳里斯顿的园丁写信，要他种点白菜。伯爵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与他的老乡一块儿玩了会儿纸牌，他感到十分钦佩劳平易近人和极有教养的风度。

有许多贵族在这时赚了很多钱，重振了破败倾圮的家业。这其中有波旁公爵、吉尚公爵、拉福尔斯公爵、绍讷公爵和汀丹公爵、埃斯特雷元帅、罗昂亲王、普瓦亲王和莱昂亲王。波旁公爵是路易十四和蒙苔丝邦夫人所生的儿子。他在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买卖中非常幸运。他重新在尚蒂伊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行宫。由于热衷于赛马，他建起了许多全欧洲都闻名的马厩，进口了 150 匹英格兰最好的赛马以改进法国赛马的品种。他在皮卡第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并且成了拥有瓦兹省和索姆省之间几乎全部良田的大地主。

由于像波旁公爵这样巨额的财产都可以赚到，难怪劳几乎成了势利之徒顶礼膜拜的偶像。连皇上也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赞誉。当时所有的小诗人和文学家都大肆赞美劳的形象。根据他们的描述，劳成了法国的救世主、守护神。他的每句话都闪烁着机敏，每个表情都代表着一种美德，每个行为都充满了智慧。每当他出门时，都有大群大群的人跟在马车后面，摄政王于是派一队骑兵做他永久的护卫队，以便能及时为他开道。

据说，巴黎从来没有像那时一样充满了豪华、精巧的物件。雕像、油画、挂毯被大批从外国进口，并且成了畅销货。法国人擅长做的像家具、装饰品之类漂亮的玩意儿，已不再是王公贵族专用的玩物。人们可以在普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家里随处看到。最璀璨夺目的珠宝被运到了巴黎这个最有利可图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那颗著名的、由摄政王买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直装饰在法国王冠上的钻石。这颗钻石购买时的价钱是 200 万里弗赫，其时可以看出来摄

政王远没有他的一些臣民在投机风潮中赚的钱多。当第一次见到那颗钻石时，尽管他一心想拥有之，他还是理智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对整个国家负有的责任不允许他为了一件小小的珠宝花去如此巨额的公款。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宫廷中所有的女士们非常惊讶，一连几天内，她们都在谈论。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钱买下它，这颗异常稀有的宝石将被带出法国，这种情况真令人遗憾。摄政王为了这颗钻石也处心积虑地想了许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活动能力强、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圣西蒙公爵接受了这个重任。他说服了劳，让善良的摄政王派劳运用自己的智慧找一个能付得起钱的办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宝石的主人得到保证：他将在商定的年限内收到 200 万里弗赫，同时还能得到这个数目 5% 的利息以及在琢磨宝石时切割下的碎块。圣西蒙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颇为洋洋得意地叙述了他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这颗宝石如一颗青梅那么大，通体纯白，毫无瑕疵，重 500 多格令，^① 他最后在结尾中写道，“他为能劝服摄政王买下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石感到十分光荣。”也就是说，他很骄傲他能说服摄政王丢掉自己的责任，用公款以近乎不可想象的价格买下了一件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

1720 年，社会仍然不断走向繁荣。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基本原理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作用，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如果 5 亿里弗赫的纸币就有如此多的利益，再发行 5 亿就能有更大的好处。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没有遭到劳的反对。人们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这就像波将金^②为使他的女皇惊喜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巨大的冰块一个叠着一个，顶上带有涡卷形装饰、爱奥尼亚式的冰柱显露着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这些冰柱形成了一个高贵典雅的门廊；冰做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太阳的光芒只能使它镀上层金色，丝毫不能融化它。它金光闪烁，像用水晶和钻石建成的。但一旦从南方吹来温暖的轻风，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就融化了，并且不可挽回。劳和他建立的纸币系统也是如此。一旦公众的不信任之风不断地吹向它，它就会变成一堆废墟，谁也无法使它重振雄风。

第一次小小的警告发生在 1720 年早期。孔蒂亲王由于在要求以他自己定的价格购买新上市的印度股票时被劳拒绝，就用三辆马车拉着自己那数额惊人的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劳向摄政王抱怨，说孔蒂亲王此举如果被许多人效仿的话将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摄政王对此也很清楚，就

① grain，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等于 0.0648 克；亦为珍珠重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克拉。

② 1739—1791 年，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陆军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和亲信。

派人把孔蒂亲王找来，生气地命令他把自己兑换来的硬币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入银行。亲王被迫遵从这个独裁者的命令。令劳高兴的是，孔蒂此举并不得人心，每个人都谴责他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非常奇怪，这次虎口脱险并没有使劳与摄政王明白应紧缩银根。出于不信任的动机，不久又有许多人报复性地模仿了孔蒂的举动。稍稍精明的股票投机者都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对银行投资很多的布尔东和拉·理查瑟赫悄悄地、每次一小部分地将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并将硬币运到国外。他们还买了许多尽量能带走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并将其装到农夫的一辆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他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金银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设法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从此，任何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任意兑换硬币。但是，时间一长，流通的硬币就出现了严重的匮乏。人们怨声四起。经过调查，原因很快找到了，议会如何采取补救措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并向劳征求意见。劳认为应发布一个命令，把硬币的价值贬为比同面值纸币的价值低5%。命令发布之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另一个命令又被发布了，这次硬币的价值比原来贬值了10%。同时，银行规定每次最多只能兑换100里弗赫的金币和10里弗赫的银币。上述所有的措施都没能重树人们对纸币的信心，尽管限量兑付现金勉强保住了银行的信誉。

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还是没有遏制住贵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的趋势。留在国内的少量硬币也被小心翼翼地保存或隐藏起来。最后，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劳开始了他大胆的实验：完全禁止硬币的流通。1720年2月，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不仅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恢复纸币的信誉，还进一步将其摧毁得不可挽回，使整个国家到了发生暴乱的边缘。这个著名的法令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赫的硬币，违者除没收所有硬币外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它还严禁任何人收购金银首饰、器皿和珍贵的宝石，鼓励人们寻找违犯规定之人，它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他发现违法金钱的一半作为报酬。在这种闻所未闻的暴政下，全国响起了一片痛苦的呼声。从此每天都会发生最令人可恨的迫害案件。几乎每个家庭的隐私权都因告密者的闯入而遭到侵犯。最忠厚老实的人由于被人指控拥有一枚金路易而受到传讯。仆人出卖主人，一个市民成了刺探邻居情况的奸细，每天都逮捕许多人，没收许多财产，以至于法庭很难及时处理突然出现的这么多案子。告密者只需说他怀疑某人家里藏有硬币，搜查令马上就能签发。英国大使斯泰尔爵士说，这时已不可能怀疑劳皈依天主教是否诚心诚意，

因为他通过把大量金子变成纸已表示他完全相信圣餐变体^①，并且已经懂得如何像宗教迫害那样迫害平民了。

由于人们的痛恨，摄政王和不幸的劳遭到人们雨点般的咒骂，也得到了许多绰号。硬币一超过 500 里弗赫就成了非法货币，人们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接受纸币。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钞票到第二天能值多少。杜可劳斯在他的《摄政时期秘闻》一书中说：“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的政府——也从没有过如此掌握不牢的暴政。对那些亲眼目睹那个时代恐怖气氛的见证人和那些现在重温如梦魇般历史的人来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暴动简直无法想象。同样无法想象的是劳和摄政王竟然没有悲剧性地结束生命。他们二人生活在恐怖之中，但人们只是以抱怨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一种忧郁而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恐怖紧紧抓住了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心思如此卑微，以致没有勇气违犯法律。”有一段时间，人们似乎在发起一个运动。墙上贴满了富有煽动性的文字，身居要职的官员家里也收到了装有同种性质文字的传单。《摄政期间回忆录》中记载了大意如下的一个传单：“先生及夫人——此信的目的在于通知你们，如果不再改变的话，圣巴萨罗缪节（St. Bartholomews Day）庆祝活动将再次定于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你们以及你们的仆人最好不要出门。上帝将使你们平安无事！把此信转给你们的邻居。日期：1720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由于城市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暗探，人们变得互不信任，也不愿卷入一群无关紧要的人在傍晚举行的很快就被驱散的活动，因此，首都的和平没有受到损害。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跌得很快，实际上已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采取了最后的措施。为此目的，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大约 6000 名街头的地痞流氓像在战时那样被拘留，并由政府提供衣服和工具，装船驶向新奥尔良，据说要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日复一日地通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他们中有三分之二没有上船，而是分散到了法国各地。他们卖掉工具来换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操旧业。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虽然这样，这个策略还是造成了密西西比股票状况的稍微好转。许多容易受骗上当的人认为公司又积极地开辟了新的财源，不久以后，金锭、银锭又会如潮水般涌进法国。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人们也许会找到更切实的办法来重建公众的信心，比如英国，在后来的某个时代，同样的欺诈带来了相似的痛苦，但是它却采取了迥异的办法来弥补邪恶带来的损害！不幸的是，在法国，弥补损害的角色又落

^① 天主教理论认为通过牧师祝祷红酒和面包能转化为耶稣基督的血和肉。

在了造成损害的人手里。摄政王努力想让法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可他专横的作风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泥潭。一切交易只能用纸币进行，从2月1日到5月底，纸币就发行了15亿里弗赫，合6000万英镑。可是，只要出现过一次恐慌，政府就再也无法使人们对不能兑换成硬币的钞票怀有任何信心了。巴黎议会议长朗贝尔特当面告诉摄政王说他宁愿要10万里弗赫的金币或银币，也不愿要500万银行发行的钞票。因为当时人们普遍地不信任纸币，超大量发行纸币只能使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数量相差更大，使事情变得更糟。摄政王一直想贬值的硬币随着他的一次次相关法令颁布的价值反而节节上升。2月，人们认为应当让皇家银行与印度群岛公司合作。议会因此发布并注册了这样的法令。国家依然对银行发行的纸币的信誉作出保证，但是不经议会同意银行不能擅自增加发行量。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国家机构后，其全部利润由摄政王转给印度群岛公司。此举虽然在短时间内使密西西比股票及印度群岛公司的其他股票的价格有所上升，但是它并没有使国家的信誉建立在任何持久的基础之上。

5月初，劳、达让松以及所有大臣们一块儿出席了一次国务会议。他们估算出当时流通中的纸币有26亿里弗赫之多，而全国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对这次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来讲，事情很明显，国家必须采取某种计划来平衡两种货币的数量。有些人提议将纸币的数量减少至与硬币的价值相当，另有人建议将硬币的面值提高至与纸币相等。据说，劳对两种方法都不满意，但是他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会议通过决议，让纸币贬值50%。5月21日，政府发布命令，印度群岛公司的股票和银行发行的钞票将逐渐贬值，到年底为止，它们将按面值的一半价值在社会上流通。议会拒绝为之注册——因为它使人们怨声四起，整个国家的状况已到紧急关头；为了保持稳定，摄政会议被迫于几天后宣布此项法令无效，同时又颁布另一项法令，使纸币恢复了原来的价值。

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了兑付硬币业务。劳和达让松被开除了内阁。软弱、犹豫而又胆怯的摄政王将造成过失的所有责难都加在了劳头上，后者到皇宫时竟被拒之门外。然而，夜幕降临后，摄政王却又派人叫劳，让劳从一个秘密的门进入皇宫。摄政王一再安慰他，并道歉说他是被迫严厉处置的。摄政王行动如此变幻无常，几天后他又带劳去看歌剧，两人公开在包厢中坐在一起，摄政王还当着众人的面对劳关怀备至。但是，人们对劳已经恨之入骨，这样的表演只能使他的处境更加危险。当他返回家正要进门时，一群暴徒用石块围攻了他的马车。要不是车夫猛然挥鞭驾车冲入院子，家中的仆人马上关紧大门的话，他很可能被拉出马车，撕成碎片。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女儿在看完赛马驾车回家时也遭到了围攻。摄政王闻知后派一支剽悍的瑞士骑兵团日夜驻守在他家的院子里。后来，公众的愤怒日益增长，劳发现自己的住处即使有

警卫也不安全了，他就来到皇宫避难，与摄政王住在一起。

曾于1718年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解职的法官达格索又被召回以帮助重建信誉。这时，摄政王承认自己由于无端的严厉和不信任而错怪了一位最能干、在当时腐败的社会中也大概是唯一的诚实的官员。自从被解职后他一直住在自己在弗来尼斯乡村的房子里研究哲学，虽然清苦，但却身心愉快，慢慢地也就忘记了朝中的钩心斗角。劳和摄政王家中的一名家臣贡弗朗斯骑士受命乘一辆邮递马车把这位前法官请回巴黎。达格索不顾朋友们的劝阻同意回朝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一到巴黎，五名议员就同财政大臣劳进行了商议；6月1日政府发布命令，废除任何人集存的硬币数目不得超过500里弗赫，否则以犯罪论处的旧法令。新法令允许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任意数目的硬币。为了回笼旧钞票，政府以巴黎市的税负作担保，以2.5%的比例发行了2500万新钞票。回笼的钞票被堆在市政府大厦门前公开烧毁。新钞主币每张价值10里弗赫。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这次它已拥有足够的银币来兑换纸币。

这些措施带来了许多好处。巴黎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赶到银行把他们的小面额钞票换成硬币；随着银币越来越少，他们只好换成铜币。很少有人抱怨说铜币太重，尽管经常能看到可怜的家伙们背着几乎背不动的包裹、汗流浹背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包裹中只是换来的50里弗赫铜币。银行周围人山人海，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挤死。7月9日，人群异常密集和喧闹，驻扎在马萨林花园入口处的卫队关上了大门，不再放任何人进去。人群变得更加拥挤，他们把石块扔过栅栏，投向士兵。士兵们被激怒了，声称如果继续受攻击，他们将向人群开枪。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被一个石块击中，他抬起枪就向人群中射击。一人应声倒地而死，另外一个人身负重伤。形势十分紧张，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向银行的攻击。可就在这时，花园的大门又打开了，人们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吵吵嚷嚷的人群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有所举动，只能用呻吟和叹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人群更是密集得水泄不通，当天就有十五人被挤死在银行的门前。人们变得非常愤恨，就将三具尸体抬在担架上，后边跟着一支七八千人的游行队伍，一路浩浩荡荡来到皇宫花园。他们要让摄政王看看他和劳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么大的噩运。劳的车夫正好坐在停在皇宫院子里的马车上，他非常忠诚，但不够谨慎。他不喜欢人群咒骂他的主人，就用可以让好几个人听到的很大的声音说，他们都是出言不逊的恶棍，应该被绞死。人群立即向他扑来，由于他们都认为劳在马车上，就把马车砸成了碎片。这位放肆的马车夫勉强死里逃生。还不等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一大队士兵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宣布摄政王已保证将抬来的三具尸体用自己的钱厚葬，要求人群立即散去。他们只得悄无声息地走开了。此时议会正在议事。听到吵嚷声后，议长走出去想看看发生了什

么事。他一回来就告诉诸位议员，劳的马车被人群砸碎了。所有人同时站起来大声欢呼，其中一个人的憎恨比其他人都强烈，他大声叫道，“那么劳呢？他也被撕成碎片了吗？”奥尔良公爵夫人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但无论哪一个说法是真的，对于一个立法机关来说，如此表露感情是不可思议的。她说议长欣喜若狂，浑身有节奏地颤动，他返回大厅向议员们大叫：

“先生们！好消息！快来看！

劳的马车被砸成了碎片！”

毫无疑问，印度群岛公司的信誉对于全国范围内纸币的信誉有很大关系。于是，内阁会议提议，如果赋予公司一些特权可以使它渡过困难时期的话，那将能带来很好的结果。带着这种想法，内阁建议将海上贸易的特权赋予公司。政府于是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法令忘记了这样做会使全国的商人全部破产。关于赋予公司这个巨大特权的想法遭到了全国人的嘲弄，人们一次次上书议会，要求他们不要注册它。他们这样做了，但却惹火了摄政王。他说他们这么做的结果是煽起了叛乱之火，并把他们放逐到布鲁瓦兹。经达格索说情，放逐地改为旁杜瓦兹。议员们大义凛然地到了那里，他们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他们用各种办法使暂时的放逐变得和平常一样舒适。议长邀请了巴黎所有最会寻欢作乐和最机智诙谐的人到他那里举行最典雅、豪华的晚餐宴会。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音乐会和舞会。平时严肃冷峻的法官和议员们玩起了纸牌和其他娱乐活动。连续几周过着寻欢作乐的奢华生活，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向摄政王表示他们根本不把放逐当回事，并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旁杜瓦兹变得比巴黎更加舒适和豪华。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法国人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最为出名。关于这个国家，有人认为她的全部历史可以在歌曲中进行追溯。由于精心设计的计划彻底失败，劳成了令人十分讨厌的人，讽刺嘲弄自然而然地找上了他。所有的商店中都出现了他本人的漫画像，大街小巷里也响起了尖刻讥讽他和摄政王的歌谣。许多这种歌谣中的词句一点儿也不温文尔雅。其中有一首歌谣还劝人们把他的钞票当成最贱的纸用——放在厕所里当卫生纸。但是下面这首记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信札里的歌谣是当时最好、最流行的，在巴黎的街头流传了好几个月。这首歌谣对合唱的应用让人感到很活泼：

拉斯一来到
我们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先生就宣布
拉斯很有用
能重振法兰西。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可他让我们都成了富人，
比希比！（Biribi，一种赌博）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这个新教徒，为吸收
法国所有人的钱币
就首先考虑让我们
对他有信心。
他放弃了他的信仰，
拉法利咚咚！拉法利咚咚！
可这个骗子皈依了天主教，
比希比！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拉斯，这个撒旦的子孙
使我们都只能挨家行乞
他拿走我们所有的钱币
一个子儿也不留给我们。
可是仁慈宽厚的摄政王，
拉法利咚咚！拉法利咚咚！
归还给我们被占用的财产，
比希比！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家具，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呢，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从当时大量散布的漫画像上可以看出法国人对自己以前的愚蠢行为已有所醒悟。其中有一幅画我们可以在《摄政时期回忆录》中看到对它的临摹。作者这样描述道：“股票女神坐在她的彩车上，彩车由愚蠢女神驾着。前边拉车的是几匹动物，最前边是代表密西西比公司的长着四条木腿的动物，后边还有代表

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不同保险公司的奇怪动物。由于恐怕车子走得慢，代表这些公司的长有长长狐狸尾巴和狡猾面容的动物转动起了轮子的辐条。轮子周围写着几种股票的名字和价值，它们随着轮子的滚动不断上升下降。地上是被愚蠢女神的马车碾碎的合法商业的商品、流水账和分类账。后边跟着一大群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有穷的人，他们都追随着财富女神的后面，吵吵嚷嚷，互相推推搡搡，都想得到一部分她大把大把撒在人群中的股票。云端坐着一个恶魔，向人群吹起了肥皂泡，这些气泡也成了人群羡慕和贪婪获取的目标，他们争先恐后跳到别人背上，想在气泡爆裂前得到它们。彩车的正前方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这座建筑有三个门，如果马车再向前走的话，它和后边的人群必须通过其中一个。第一扇门上方写着“病人医院”，第二扇门上方写着“紊乱失调医院”，第三扇门上写着“疾病医院”。还有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上，锅里的水沸腾着，锅下是公众疯狂情绪的火焰，锅周围全是冲动急躁的人群，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都扔进大锅，换来的是心甘情愿接受的、劳大把扔在他们中间的纸片。

由于公众心情激愤，劳尽量不使自己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暴露在大街上。他把自己关在摄政王的皇宫中，以免受到任何攻击。每当他冒险出门时，他不是乔装改扮就是坐在一辆两旁有全副武装护卫的皇家马车上。关于人们对劳的憎恨程度如何，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落入人们手里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坐着马车通过圣安杜瓦纳大街时，去路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的仆人不耐烦地叫那位出租马车车夫把道让开。对方拒绝了，他就一拳打在对方脸上。骚动之中，一大群人围在了四周。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出租马车的车夫认为他又是一个攻击者，恐怕自己双拳难敌四手，就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要杀死我！救命啊！救命啊！”听到叫喊，人们都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从他们的商店里冲出来，其他的人则收集起石块来向那位想象中的银行家报复。幸运的是，耶稣会的教堂大门其时正大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看到人们向他们冲过来，就飞快地向里面跑去。他们跑到祭坛边，人们也追到那里。要不是他们发现通向圣器室的门开着，马上跳进去把门在身后关死，他们肯定会受不少苦头。在又惊又怒的牧师劝说下，暴徒们才离开了教堂。他们发现布尔赛的马车还留在大街上，就把怒火发泄在了这上面，把马车毁坏得面目全非。

以巴黎市的税负为担保的那 2500 万里弗赫新钞，由于利息只有 2.5%，没有受到密西西比股票大户的欢迎。证券的兑换于是困难重重，因为许多人宁愿保留劳的公司下跌的股票，希望有一天它的价值会反弹。为了加快兑换，政府于 8 月 15 日发布命令，宣布所有面值在 1000 到 1 万里弗赫的钞票，除了购买年

金保险和银行账单，以及为买公司的股票而进行的分期付款之外将不能流通。

10月份，又一个命令发布了。它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的此类钞票都将没有任何价值。印度群岛或密西西比公司被剥夺了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地道的私人公司。这个措施给整个纸币系统一个致命的打击。劳已失去了对法国议会的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无回天之力。所有被怀疑在全国人都在受骗时牟取非法利润的人都被搜寻出来，并受到了重金罚款。曾有一个命令认为应该作出一个最原始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这些人如果仍然保留着股票，就应把它们当做公司的保证金。那些已预订了要购买股票的人应该履约，每股500里弗赫的股票现在应付1.35万里弗赫。虽然这些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已打了折扣，但是那些股票持有人仍不愿购买。他们打点起所有能带走的东西，试图跑到国外去躲避。政府立即下令给所有港口和边界的管理机关，命令他们逮捕所有试图离开法国的人，把他们监禁起来，直到弄清楚他们是否带有金银珠宝或是否参与过近来的股票投机为止。几个试图逃跑的人被判了死刑，那些留在法国的人则受到了最武断专横的对待。

由于在国内生活已经不再安全了，在绝望中，劳决定离开法国。刚开始他只请求同意从巴黎隐退到他的乡间宅第——摄政王痛快地答应了。摄政王对于当前国内财政状况的困难情况十分烦恼，但他对劳的财政体系的功效依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他余下的几年生命历程中他时常渴望有机会再次把劳的财政体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在劳与这位亲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据说摄政王这样说：“我承认我犯了不少错误。我犯错误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邪恶或虚伪的动机，我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出于这种动机。”

劳离开巴黎两三天后，摄政王送给他一封措辞非常诚恳的信，信上说无论劳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离开法国，并说他把劳的护照准备好了。摄政王同时还保证劳需要多少钱就送给他多少钱。劳毕恭毕敬地拒绝了送来的钱，坐着布尔蒙公爵的女儿普里夫人的一辆邮递马车，在6名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布鲁塞尔。然后他又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在威尼斯他成了当地人好奇的目标，他们都认为他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尽管劳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他却表现出了很大的慷慨，他不愿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来使自己变成富人。在人们对密西西比股票的痴迷达到顶峰之时，他毫不怀疑他的计划将要达到最后的成功：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他把自己全部所得购成了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可以证明他对自己计划稳定性的信心。他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送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十万英镑的钻石外，其所有收

人都投资在了法国。当他离开法国的土地时，他几乎一贫如洗。仅这个事实就可以洗刷掉经常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欺诈的罪名。

他出走的消息一旦被传开，他所有的地产以及很有价值的图书馆都被没收了。另外，他妻子、女儿的 20 万里弗赫（8000 英镑）的年金也被剥夺了，尽管当年在劳如日中天时，政府曾发布特别命令宣布这个年金无论何时何因也不得予以没收。对于劳被允许出逃一事，人们心中十分不满。他们和议会倒很希望看到劳被绞死。那些没有牵连进这场商业动荡的少数人听说劳这个骗子离开法国后十分高兴，但是所有那些财产被卷入的人（他们无疑是最大多数）则非常遗憾，他们认为应该利用劳对国家遭受灾难的本质原因的了解，而让他找到一种挽救措施。

在一次财政委员会和摄政理事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上，一份文件被摆在了众人面前。据这份文件的资料，社会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已达 27 亿里弗赫。摄政王被要求解释货币发行日期与授权发行货币的命令的日期之间不一致的现象。他本应该把全部的责难揽在自己头上，但是他觉得一个不在法国的人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于是，他说劳自行其是地不同时间发行了 12 亿里弗赫的纸币，当他（摄政王）发现时，事情已不可挽回了，他就把议会授权加大发行量的法令的日期改得靠前了一些。如果他把真相讲出来，承认主要是他的贪得无厌和急躁冒险促使劳逾越了安全投机的界限，那将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稍好一点。据资料显示，至 1721 年 1 月 1 日为止，法国国家债务已超过 31 亿里弗赫，或者超过 1.24 亿英镑，利息为 319.6 万英镑。于是，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国债持有人的债券。这些债券持有人被分为五种：前四种包括那些真正用自己的财产购买债券的人，第五种人指那些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行为真实有效的人。第五种人的债券被强令销毁，前四种人则受到更加严厉和挑剔的审查。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是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建议政府将这些债券的利息减到 5600 万里弗赫，因为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许多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事件。据此，政府发布了一项相应的法令，并得到了王国议会的注册。

后来，政府又以军火审判庭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负责审理政府财政部门在后来一段不幸时期内出现的营私舞弊行为。一个名叫法洛索的部门长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他们雇佣的几名职员被查明涉嫌投机金额达到 100 万里弗赫。前两人被判处砍头，那两名职员则被判绞刑处死。但后来，对他们的惩罚被减轻为在巴士底监狱终身监禁。无数的其他欺诈案也被发现，当事人被罚款和监禁。由于达让松也牵连进了密西西比股票的狂热行为而像劳和摄政王一样受到了人们的痛恨。他被从大臣的位置上开除以让位给达格索。但他保留了掌玺的职位，并能随时出席会议。但是，他认为自己最好遁出巴黎，在自己的乡间宅第里过一段隐居生活。但他不是那种适合退隐的人。被解职之后，他

变得事事不顺心，性格喜怒无常。他本来就一直患病，这下子病也恶化了，于是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可是巴黎人对他太憎恨了，连他死后他们也不放过他。他的送葬队伍在经过圣尼古拉教堂——他们家族的墓地时，受到了暴乱的人群的围攻。他的两个儿子被迫拼命驾车跑到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来躲避暴力。

至于劳，曾有一段时间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被召回法国，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法国的信誉。可是摄政王于1723年冬天和帕莱莉公爵夫人谈话时突然去世的消息使劳完全绝望了。他不得不又开始了赌博生涯。他曾被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典当掉自己巨额财富的唯一幸存物——钻石，但是成功地赌博又一次接一次使他将宝石赎了回来。由于在罗马受到债主的逼迫，他又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那里，英国大使准许他回祖国定居，因为英国已于1719年赦免了因犯谋杀威尔逊先生案而潜逃的他。他被允许乘坐舰队司令的船返回英国——此事曾在上院引起了短时间的争论。柯宁斯比伯爵抱怨说像劳这样抛弃自己国家和宗教信仰的人不应受到这样的优待，并表示在这个人们被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劳在英国出现将有很大的危险。他提出了关于此事的一项动议，但是被否决了，因为没有别的任何一位上议院议员和他怀有同样的恐慌。劳在英国待了四年后又前往威尼斯，并于1729年在那里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下面就是当时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

他的兄弟威廉·劳因为与他一道经营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而被以合谋营私舞弊罪关在了巴士底监狱，但是对他的指控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他在15个月后被释放出来，并成为至今仍在法国以劳里斯顿侯爵为称号而闻名的家族的缔造者。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一段描写，叙述了与此同时期，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影响了英国人民的疯狂。但是，多亏了君主立宪政府的良好能力和理智的处理，使发生在英国的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后果远远小于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法国的弥天大祸。

第二章 南海泡沫

……终于，腐败就像汹涌的洪水，
到处泛滥，肆虐而疯狂；
贪婪就像出于低处的雾霭，
蔓延扩散，遮住了太阳。
政治家和爱国者都在为炒股而奔忙，
贵妇与男仆买股同受窘处境全一样；
法官当上股票经纪人，
主教让全城人上了当。
大公爵施展了笼络的手腕，
就为了赚取半个克朗；
不列颠堕落在金钱的魔力下，
多么肮脏……

——蒲柏

1711年，为了恢复因辉格党内阁解散而受到影响的公共信贷，发行了总值近1000万英镑的股票，用以清偿陆军、海军债券和其他一些短期债务，著名的牛津伯爵哈利创建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商业公司，他们连公司的名字都没想好，就把这么多的债务背到了自己身上。政府同意在一定时期内给他们6%的安全利率。为了提供这部分每年相当于60万英镑的利息，政府对该公司经营的酒、醋、印度货、缣丝、烟草、鲸鳍和其他一些商品实行了永久退税政策，并许可他们在南海的贸易垄断权。于是，这个经过议院批准而成立的公司，新起了“南海公司”这么一个连他们自己也没听说过的名称。在这笔交易中，伯爵先生用自己的股份承担了大部分信用，于是，奉承他的人们就用“牛津的伯爵的杰作”来形容这番谋划。

南海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企图，这就是攫取蕴藏在南美东部海岸的巨大财富。那时，人人都知道秘鲁和墨西哥的地下埋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矿藏，只要能把英格兰的制造商送上海岸，百倍的金砖银锭马上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这时，关于西班牙正要放弃智利和秘鲁海岸的四个港口的说法也不胫而走，这就更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于是，南海公司的股票

在多年之内一直十分抢手。

但是，西班牙的费利浦五世从来就没有打算让英国利用西班牙在美洲的港口进行自由贸易。两国谈判的结果只是签订了一个贩奴合同，即西班牙给予英国向其殖民地运送黑人的 30 年特权，但每年只能运送一次，并且还限制了轮船吨位和货舱容积，还规定只能运往墨西哥、秘鲁或智利。另外，西班牙还附加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即英国要向西班牙交纳 25% 的利润，对其余 75% 利润加征 5% 的税。这场谈判使得伯爵及其同僚大失所望，他们被这场“酝酿中的蒙牌游戏，即将上演的荒诞戏”所激发出来的兴奋心情也一扫而光。

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却没有动摇，因为牛津的伯爵宣称，西班牙将允许在头一年增加两艘船运输货物。他们还公布了一份夸大其词的清单，似乎是在宣布这些海岸的所有港口和码头都将向英国开放。但直到 1717 年，合同中规定的那艘船才开始首航，而仅仅一年之后，这项贸易就因英国和西班牙断交而中止了。

国王在 1717 年议会会议上的演讲中暗示了公共信用状况，并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少国内债务。紧接着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这两家大公司在 5 月 20 日向议会提出了建议。南海公司要求，他们要以认购或其他方式将其资本存量从 1000 万英镑增加到 1200 万英镑，并且表示要求 5% 的利息，而不是 6%。英格兰银行也要求得到同样的优惠。议会经过一番辩论，最终通过了三个法案，分别叫做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第一个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建议，拟由它发行安妮 9 年和安妮 10 年的四种彩票基金债务，本息共计 200 万英镑。第二个法案给了英格兰银行一个较低的利率，总额是 1775027 英镑 15 便士。银行还同意移交即将被取消的总计 200 万英镑的财政部账单，并接受 10 万英镑的年金，作为在 5% 的利率之后的全部一年期抵押。议会还进一步要求银行准备好在同一项目上利息为 5%、总额不超过 250 万英镑的预付金以备万一之需。通用基金法案详细列举了各种赤字，它们将由上述来源进行弥补。

这样，南海公司的名字就继续在公众面前频频出现。虽然它们与南美各国的贸易并没有增加什么收入，但是，作为一个金融公司却在继续兴盛不衰。公司的股票非常抢手。董事们被这样的成功所鼓舞，开始考虑扩大影响的新措施。于是，他们想到了约翰·劳策划的那场曾经使法国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密西西比计划。他们也要在英格兰玩一场同样的游戏。他们虽然预感到这项计划将以失败告终，但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它。他们自以为聪明过人，不会重蹈覆辙，而是能够无休止地把计划执行下去，并且把信贷这根绳子拉到张力最大的状态，但又不会扯断它。

正当劳的计划如日中天，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向甘康普瓦大街，在疯狂的渴望中自我毁灭时，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把他们支付国债的著名计划摆在了议会面

前。于是，在欧洲的这两个著名国家里，千万双惊喜的眼睛里似乎都充满了一幅金银财宝滚滚而来的景象。英国开始这场疯狂游戏的时间略迟于法国，但它一陷入狂热之中就再也不能自拔了。1720年1月22日，下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实施国王演讲中关于公共债务的旨意以及南海公司关于偿还债务的建议。建议的篇幅很长，分为好几个部分，涉及的国债总值为30981712英镑。南海公司担心这笔债务全部落到自己头上，因而在建议中要求在1727年仲夏以前维持5%的安全利率，此后降为4%。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建议。

但是，在下院里也有很多议员是英格兰银行的朋友，他们当然希望银行也能从中分享到一部分好处。他们代表银行声称，过去在国家多次最困难的时期，英格兰银行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现在，如果南海公司即将发动的这场公共交易能够带来什么好处的话，那么英格兰银行至少也不能因它现在的无所作为而遭受责备。出于这种考虑，银行设法让下院把南海公司的建议搁置了5天，其间，英格兰银行也拟订了一份计划。南海公司担心英格兰银行会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优惠，又对原计划作了一些修改，使它更容易被接受。其中最主要的改动是把原定七年的国债偿还期修改为四年。在这场独家拍卖中，英格兰银行决定不再出高价，而是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建议，又送上一份新的计划。

这样，每个公司都提出了两个建议。下院开始辩论了。罗伯特·沃普乐是支持银行一方的首席发言人，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则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支持者。2月2日，辩论有了结果，结论是南海公司的建议对国家更有利，下院全盘接受了南海公司的第二个建议，把其余建议作为议案。

厄雷交易街陷入极度亢奋之中。南海公司的股价由一天前的130英镑逐渐上升到300英镑，随着下院讨论的进展，还在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攀升。议院内的反对派几乎只剩下沃普乐一个人还在大声疾呼，他以沉重而激奋的语调慷慨陈词：“这将是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生意，它会扼杀我国的工商业天才。它是一个危险的恶魔，它使人们陷入财富普天而降的幻想而不能自拔，不再去靠劳动挣钱，它要把人们引向毁灭。这项计划实质上是一场超级的罪恶，它的目的是激起和保持大众的疯狂，人为地提高股票的价值，它的超出真实价值的分红诺言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他以先知先觉的悟性预言，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就会主宰政府，变成大英帝国的新的绝对的独裁者，控制立法。如果它失败了（他相信它注定要失败的），就会在全国上下激起广泛的愤怒，毁掉整个国家。这将是一场噩梦，当罪恶的一天来到时，人们就会像从噩梦中醒来一样，问一声这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沃普乐的慷慨陈词就像石落深渊，杳无回音。人们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失败的预言家，就是把他比作一

只嘎嘎地发出不祥之兆的乌鸦。但是，他的挚友们却把他比作卡珊德拉^①，能够预言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死到临头才会相信的罪恶。议员们在开始时还能以极其关注的态度倾听沃普乐的发言，但是，当他们听出他意在揭露南海公司的阴谋之后，就纷纷离开了坐席。

下院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了这项议案。在这段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董事及其朋友们施尽了一切手段，尤其是通过大名鼎鼎的约翰·布伦特爵士提高了股票价格。他们四处散布极度夸张的谣言。有的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条约，西班牙将允许其所有的殖民地从事自由贸易。有的说，波斯拉各斯的丰富矿藏将被开发出来交往英国，使英国的银子变得和铁一样源源不断。墨西哥人将把他们的全部金矿用来购买英国盛产的棉花和羊毛，在南海做生意的人都将变成绝世富豪。每投资 100 英镑就会给股东带来数倍的红利。南海公司运用这些手腕，把股价提高到了 400 英镑。此后是一个大幅度波动，当下院以 172 票对 55 票的多数通过这项议案时，股价稳定在 330 英镑。

上院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通过了这项议案：4 月 4 日第一读，5 日第二读，6 日评议，7 日第三读后，即获通过。

上院也有几位议员激烈地抨击这项计划，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警告充耳不闻。投机的狂潮把他们像贱民一样给淹没了。诺思议员和格雷议员说，这项议案的本质是不公正的，今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它是致命的，它注定使极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则变得更加贫穷。沃顿公爵也起来反对，由于他仅仅复述了沃普乐在下院中慷慨陈词的二手论据，人们对他比对诺斯和格雷还不屑一顾。库珀伯爵也站在这一边，他把这项议案比作著名的特洛伊木马，一场蛊惑人心的大骗局，它必将使人们背信弃义，走向虚幻和毁灭。桑德兰德伯爵竭尽全力地回击他们的反对意见。在付诸表决时，有 17 票反对，83 票赞成。于是，上院在一天之内便通过了这项议案，使之获得了国王的批准，成为国家的法律。

此时此刻，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股票投机的狂潮之中。厄雷交易街每天都挤满了蜂拥的人群，康恩希尔街也被大量马车堵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来购买股票，“就连傻瓜也想来做骗子。”当时的民谣唱道：

“星星在乌合之众的头上闪耀，
袂带在粗野的人群中缠绕，
人们买呵卖呵，
对犹太人和别人的争吵喜闻乐道。
就连最高贵的夫人们也从四方赶到，
天天坐着马车往来奔跑，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预言凶事的神——译者注。

为了在交易街上冒一冒险，
她们不惜当掉了全部的珠宝。”

异乎寻常的发财梦使社会各个阶层都绷紧了对南海的那根神经。这时，南海公司又实施了若干登峰造极的方案，他们飞快地填写股单，成车地运来股票，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地提高股票的市场价值。

但出人意料的是，国王批准议案之后，南海股票却下跌了。4月7日的成交价是310英镑，次日跌至290英镑。虽然董事们已经从这项计划中大获其利，但他们仍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股价就此回落，他们立即派出密使，四处游说，向人们叙述蕴藏在南美的巨大财富。厄雷交易所里挤满了全神贯注的人群，他们很快就相信了这样一个谣言：斯坦霍普伯爵已经在法国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建议，为了扩大南海贸易和增加安全性，要用秘鲁海岸的某些地方交换直布罗陀和玛汉港。不仅如此，每年一轮次的航运限额也要取消，西班牙国王也不再收取25%的利润了。南海公司也可以建造和包租任意数量的船只，但不必向外国统治者交纳一分钱。这可真是一幅“金砖银锭满目飞舞”的景象。这个谣言促使股市迅速反弹。4月12日，也就是上院通过议案之后的第5天，董事会按照3:1的比例发行100万认购单，社会各界争相购买，使得首次认购总值就超过了200万原始股。认购单的发售价按价格的1/5收取预付金，即按每100英镑收取20英镑预付金计。数日之内，成交价就升到340英镑，认购单的价格也提高了一倍。为了继续提高交易量，董事会又在4月21日宣布，夏季中期的股息为10%，而且所有的认购单都将被授予相同的权利。这些决定使大炒家变得更加疯狂。接着，董事会又以400%的价格发行了第二个100万份认购单。人们着了魔似的纷纷卷入这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投机，在几个小时内，竟然在这个价格上卖掉150万份认购单。

在这段时间里，数不清的股份公司遍地开花，它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泡沫”的雅号，这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大家对这个称呼津津乐道。这些泡沫公司形同过眼烟云，有的只成立了两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新方案、新工程夜以继日地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就连最高等的贵族也像孜孜不倦的股票经纪人一样，渴望在这次投机狂潮中发一笔横财。威尔士王子竟然做了一家公司的主管，据说在股票投机生意中赚了4万英镑。布雷基瓦特公爵为改建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而实施了一项方案，钱多斯公爵又实施了另一项。100多项工程也是一项比一项更狡诈、更离谱。用《政治的国家》这本书的话来说，他们“设计和施展骗子的伎俩，操纵着贪婪的傻瓜，但最后人们却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伙言谈粗鄙的泡沫和骗子。”据计算，在这场毫无保障的游戏中，共有150万英镑易主。傻瓜变得一贫如洗，流氓变成暴发的富翁。

有些方案如果是在公众尚未陷入亢奋时实施的，看上去似乎非常合理，能

够给大家带来好处，其实，这些方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市场占有率。实施者往往是抓住第一个价格上升的机会就赶快卖出，而第二天就把他的方案抛诸九霄云外了。麦特兰德在他的《伦敦史》中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项曾令人激动不已的工程不过是建立一家“用锯屑制造木板”的公司，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大玩笑。大量的证据表明，数以千计的既不高明又不合理的方案，在抛出数日、毁掉几百人之后便销声匿迹。例如，有个项目是要制造一种水动轮（资金100万）；另一个项目是“鼓励英格兰的牧马业，改良牧师和教堂的用地，修缮和重建教区长和牧师的房屋。”那些对后一个项目饶有兴趣的牧师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一帮猎狐老手般的教区长设立的。这家公司的股份很快就被认购一空。但是，最荒谬可笑、最能代表人们那种疯狂的是这样一个项目，它的标题是，“一家经营和承揽巨大好处的公司，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如果不是有几十位可靠证人的言之确凿的陈述，谁会相信那时的人们竟然会被这样的项目所欺骗。有一个聪明过人、胆大包天的家伙，只发布了一份募股书，就成功地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他在募股书上说，他有一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资本，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2英镑，认购者只要支付定金，每年就能得到每股100英镑的股息。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利润啊！但他又声明，他不会在分红时屈尊就驾地去通知认购者，而承诺在一个月内及时地向全体股东宣布，接受他们的一个支付98英镑的要求。第二天上午9点，当他打开设在康恩希尔街的办公室的房门时，人群蜂拥着挤了进来，到下午3点关门时，他发现至少也卖出了1000股，并且都付了定金。这样，他在5个小时里就赚了2000英镑。他洋洋自得，踌躇满志，当天晚上就远走高飞、杳无音信了。斯威福特曾经把厄雷交易街比喻成南海的海湾，他精彩地写道：

“这里的认购单数以千计，
像无数舢板在海面上你推我挤，
每个人都摇着他漏水的小船，
为了钓到金子也不怕淹死。
一会儿被深深地埋进死亡，
一会儿又飘飘然升到天堂，
他们摇摇摆摆踉踉跄跄，
浑浑噩噩就像醉鬼一样。
这时在格拉维悬崖上倒是安全，
一场野蛮的竞赛就要吞噬沉船，
他们躺在那里静候小舟沉没，
要把死尸的衣物全部剥完。”

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骗局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

一些类似于扑克牌的方纸片，盖上“环球客栈”（与厄雷交易街毗邻）的标记，贴一“帆布许可证”，用蜡密封。持证者能够从中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将来某个时间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结果，这些许可证在厄雷交易街上卖了 60 基尼。^① 这场骗局的炮制者那时被人们看做是一个幸运儿，但后来，他却因为卷入一场南海公司董事会的挪用公款事件而受到惩处。

当时的人们，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幼，都深深地卷进这些泡沫之中。男人们在酒馆和咖啡馆里会见经纪人，女人们也聚集在服饰店和杂货店里大谈股经。他们虽然并不见得是真心相信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项目，但是却希望通过经纪人的一双妙手，趁机大捞一把。交易街上拥挤的人群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致在同一时间同一种股票在街两头的成交价格就能相差 10%。但是，也有一些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议会内外都有人明确地预言了迫在眉睫的毁灭。沃普乐先生继续揭示着不祥的凶兆。那些头脑冷静的人也和他一样异常担心事态的恶化，这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关注。6 月 11 日议院复会时，国王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所有这些非法项目都是不可容忍的，并将受到起诉；禁止任何经纪人买卖它们的股票，违者将处以 500 英镑的罚款。流氓成性的投机商无视这项公告，继续从事这些项目的交易，引诱人们上当。7 月 12 日，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枢密院集合，发布了一道命令，退回所有的专利和特许申请书，解散所有泡沫公司。命令中列举了所有这些非法项目的名单：

“白厅会议室。1720 年 7 月 12 日。出席者，高等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法官考虑到几家为了各种目的而成立的股份公司所设置的工程项目给公众带来的麻烦，以及泡沫公司以受其蒙蔽的大批臣民及其操纵的大量货币为借口，试图使其专利和特许申请书获得批准，为了防止继续发生这类事件，高等法院今天综合研究了下列申请以及贸易委员会、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报告，经过充分的商讨，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决定取消下列申请：

1. 数人提交的申请书，请求授予他们以大不列颠大渔场的名义经营捕鱼贸易的专利权。
2. 英格兰皇家渔场申请书，为了有效地经营捕鱼业务而请求授予更大的权利。
3. 乔治·詹姆斯申请书，代表他本人和其他数人，为了与国有渔场分开，请求经营同一业务。
4. 一些具名商人、商贩的申请书，请求以合作方式经营和恢复格陵兰岛及其他地方的捕鲸业。
5. 约翰·兰伯特爵士和其他人，代表他们本人和一批商人提交的申请书，

^① 基尼：英国过去的一种货币单位，一基尼为 105 英镑——译者注。

请求合作从事格陵兰岛的贸易业务，特别是戴维斯海峡的捕鲸业务。

6. 另一项格陵兰岛贸易申请书。
7. 几位商人、绅士和居民的申请书，请求合作购买和建造货轮，用以出租或运输。
8. 萨缪尔·安垂姆等人的申请书，申请种植大麻和亚麻的专利。
9. 几位商人、船长、帆匠和帆布商的申请书，请求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合作经营此项业务的特许权。
10. 托马斯·鲍德和数百位商人、船主、船长、帆匠、纺工以及其他一些商販的申请书，请求授权以合作形式借钱买地，制造帆布和纺线。
11. 几位对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后期批准的一项专利感兴趣的人士的申请书，这项专利的内容是制造亚麻布和帆布。他们请求不授予任何其他人士以制造帆布的特许权，只认可他们目前拥有的特权，而且请求增加经营棉花和制造棉线业务的权力。
12. 伦敦的几位居民、商人、商販和其他一些要求对英格兰所有港口的火灾实行保险的英国股票认购者的申请书，请求合作经营此项业务。
13. 伦敦城和英国各地一些皇家成员的申请书，请求合作经营英国的一般火灾保险业务。
14. 托马斯·伯格和其他一些皇室成员提交的申请书，代表他们本人和一些认购了总值为 120 万英镑的德意志领地内贸易业务股票的其他人士，请求合作成立哈堡公司。
15. 木材商爱德华·琼斯，代表他本人和其他人提交的申请书，请求以合作形式从德国进口木材。
16. 几位伦敦商人的申请书，请求合作经营盐业的特许权。
17. 伦敦商人开普敦·麦克菲朱利斯，代表他本人和一些商人、织布匠、帽匠、染匠和其他一些商販提交的申请书，请求授予特许权，以筹措足够的资金购买土地，种植和培育一种叫做茜草的植物，供染匠用。
18. 伦敦鼻烟制造商约瑟夫·格兰多的申请书，他为了在弗吉尼亚制造鼻烟而发明了一种制造和保存弗吉尼亚烤烟的方法，他为此而申请专利，并要求应用于所有领地。

泡沫公司名单

下列泡沫公司同时宣布为非法并予以取缔：

1. 从瑞典进口铁的公司。
2. 向伦敦供应海运煤炭的公司，资本 300 万。
3. 全英格兰房屋建筑和重建公司，资本 300 万。
4. 细棉布制造公司。

5. 经营和改良英国明矾业公司。
6. 有效安置布兰科和索塔尔哥斯岛的公司。
7. 向城镇供应新鲜水的公司。
8. 进口弗兰德斯特边饰带的公司。
9. 改良英国土地的公司，资本 400 万。
10. 发展英格兰牧马业的公司，改良牧师和教堂土地的公司，修缮和重建教区长和牧师房屋的公司。
11. 大不列颠钢铁制造公司。
12. 福林特郡土地改良公司，资本 100 万。
13. 购买土地和建设公司，资本 200 万。
14. 头发贸易公司。
15. 豪利岛盐业发展公司，资本 200 万。
16. 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买卖不动产的公司。
17. 经营和承揽巨大好处，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公司。
18. 伦敦铺设街道公司，资本 200 万。
19. 英国各地葬礼装饰公司。
20. 提供有息贷款买卖土地的公司，资本 500 万。
21. 大不列颠皇家渔场经营公司，资本 1000 万。
22. 水手工资保险公司。
23. 为帮助和鼓励勤勉而建立贷款办公室的公司，资本 200 万。
24. 购买和改良可租地公司，资本 400 万。
25. 从英国北部和美洲进口沥青和海军存货的公司。
26. 布匹、毛毡和波形瓦贸易公司。
27. 购买和改良艾塞克斯采邑和矿区使用费公司。
28. 马匹保险公司，资本 200 万。
29. 出口羊毛制品、进口铜、黄铜和铁的公司，资本 400 万。
30. 大药局，资本 300 万。
31. 建设磨粉厂和购买铅矿公司，资本 200 万。
32. 改进制造肥皂工艺的公司。
33. 桑塔·克鲁兹岛安置公司。
34. 德贝郡沉坑和铅矿勘探公司。
35. 玻璃瓶和其他玻璃制造公司。
36. 永动轮制造公司，资本 100 万。
37. 花园改进公司。
38. 增加和保障儿童财产的公司。

39. 进入海关装载货物，并为商人进行商务谈判的公司。
40. 北英格兰羊毛制造经营公司。
41. 从弗吉尼亚进口胡桃树的公司，资本 200 万。
42. 曼彻斯特棉花和线料制造公司。
43. 加珀和卡斯陶肥皂制造公司。
44. 王国熟铁和炼钢业改进公司，资本 400 万。
45. 花边饰带、棉麻线、棉麻布、细麻布等货物的经营公司，资本 200 万。
46. 我国及其他国家生产的某些商品的贸易发展公司，资本 300 万。
47. 向伦敦市场供应牛的公司。
48. 眼镜、马车镜等制造公司，资本 200 万。
49. 康瓦尔郡和德贝郡锡矿和铅矿公司。
50. 菜子油制造公司。
51. 海狸皮进口公司，资本 200 万。
52. 纸板和包装纸制造公司。
53. 用于羊毛制品的石油和其他材料进口公司。
54. 改进和扩大丝制品业公司。
55. 储蓄、年金和票据贷款公司。
56. 以较小折现率支付寡妇和其他人的养老金的公司，资本 200 万。
57. 啤酒开发公司，资本 400 万。
58. 大美洲渔场。
59. 购买和改良林肯郡沼泽地的公司，资本 200 万。
60. 改进大不列颠纸制品公司。
61. 鲍特莫利公司。
62. 麦芽热气干燥公司。
63. 奥郎诺克河贸易公司。
64. 科尔彻斯特和大不列颠其他地方的厚毛呢高效制造公司。
65. 购买海军存货、供给食物、支付工人工资的公司。
66. 雇佣技工、为商人和其他人装饰钟表的公司。
67. 改进耕地和养牛公司。
68. 另一个发展牧马业公司。
69. 另一个马匹保险公司。
70. 大不列颠玉米贸易公司。
71. 为所有男女主人因为仆人造成的损失而保险的公司，资本 300 万。
72. 为收容和养育私生儿童而建造房屋和医院的公司，资本 200 万。
73. 不用火或不发生物质损失而漂白粗糖的公司。

74. 大不列颠收路税关卡和码头建设公司。
75. 劫盗保险公司。
76. 从铅中提炼银的公司。
77. 瓷器和陶器制造公司，资本 100 万。
78. 进口烟草，再向瑞典和北欧出口的公司，资本 400 万。
79. 利用坑煤制铁的公司。
80. 用干草和稻草装饰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的公司，资本 300 万。
81. 爱尔兰的一家帆布和包装布制造厂。
82. 碎石收购公司。
83. 购买和装备镇压海盗的船只的公司。
84. 威尔士木材进口公司，资本 200 万。
85. 岩盐公司。
86. 把水银变成金属掺入可锻精制金属的公司。

政府取缔了这些泡沫公司，头脑清醒的人们也对其冷嘲热讽，但仍有许多泡沫公司在膨胀着。印刷店里堆满了讽刺漫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讽刺短诗和短文。一位颇具创意的扑克牌制造商出售了一种南海扑克，这种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牌上除了印有一幅很小的常见画面之外，再在一个角加印一幅泡沫公司的漫画，并在下面附有相应的诗句。例如，这副牌的梅花 8 描绘了一家最有名的泡沫公司，“帕考尔机械公司”。画面上，这家公司正在发射圆形和方形的加农炮弹和子弹，并称它带来了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

“有一个亘古未见的发明创造，
专门消灭国内而不是国外的傻帽儿，
我的朋友，别担心这种可怕的机器，
它只伤害那些待在那儿等着分红的笨佬。”

红桃 9 是一幅讽刺英格兰铜和黄铜公司的漫画，上面印有这样的讽刺诗：

“一个轻率的傻瓜笨蛋，
想用英格兰铜来换取银币和金钱，
他可能变成交易街上的一头蠢驴，
把贵重金属变成一堆不值钱的破烂。”

方块 8 描绘了阿卡地亚殖民地公司，配上这么一首打油诗：

“有个富翁想做傻瓜，
北美大地四海为家。
让他自己去认购那些骗人的股票吧，
蠢驴才会相信他的胡话。”

这副扑克牌的每一张都以相似的风格揭露一个欺诈的计划，嘲讽那些受骗上

当的人。有人计算过，出现在这副扑克牌中的工程项目，其资本总额达到了3亿英镑。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吞没掉千百万贪财而又轻信的人们的财富的南海大海湾。5月29日，股价飙升至500英镑，而这时已有三分之二的政府支薪人员购买了南海公司发行的国债。在5月整整一个月里，股价一直在不断攀升，28日报价时曾高达550英镑，四天之后，又从550英镑猛增至890英镑。此时，人们普遍认为股价不会再继续升高了，于是许多人趁机卖出变现。正要陪同国王去汉诺威的许多贵族和随员也惴惴不安地卖出。到6月3日，厄雷街上已是卖家如云而买家甚寡，股价从890英镑一下子跌到640英镑。董事们惊呆了，急忙命令代理人买进。他们的努力成功了，到晚上，人们的信心又开始恢复，股价遂反弹至750英镑。直到7月22日公司登记关门，一直保持平稳，波动甚小。

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详细描述董事们是如何施展各种伎俩去操纵股市价格的。到8月，股价最终飙升到1000英镑。然后就开始了起伏不定的回落，泡沫开始破灭了。

许多政府支薪者对董事们表示不满，他们特别指责那种在每张认购单上都列出股份清单的做法。大家越来越明白，约翰·布伦特主席和其他一些人引起的麻烦远不止于此，他们开始把股票脱手。整个8月，股市一直低迷不振，9月2日报价时，只有700英镑。

事态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为了防止公众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董事会于9月8日在泰勒商贸大厅召集了一次公司全体会议。当天上午9点，厅内一片死一般的沉寂，厅外却挤满了未被获准进入大厅的躁动人群。董事们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集合在一起，推举公司副主管约翰·费洛爵士主持会议。他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开会，接着就宣读了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几项提案，然后又宣布了可补偿基金、不可补偿基金和预付金的账务处理方法。接下来，克拉克斯先生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呼吁大家团结，精诚合作，共度危机；他在结束发言时提出一个动议，感谢董事会缜密而娴熟的管理，同时希望他们能够为了至高无上的公司利益而继续奋斗。亨格福特先生每逢这种场合也总是要口若悬河地发表一通议论。当初，他曾经因为在议会里不遗余力地支持南海公司而备受瞩目，后来，人们又深深地怀疑他可能事先知道股票上市时间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大赢家。他说，他对许多同类社团的生死沉浮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像南海公司这样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成就了一番伟业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做到了连官员、教士和法官都做不到的事。他们使各党派和解同舟共济。他们即使没有全部消灭，也是平息了这个国家的全部动荡和仇恨。通过其兴旺的股市，富人变得更加富裕，乡村士绅眼瞅着他们手中的土地二倍、三倍地增值。同时他们也为教堂做了好事，不计其数的教士从他们兴建的工程中受益。总而言之，他们使整个国家繁荣富强。他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自己。尽管亨格福特的发言

后来引起一阵嘘声，那些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对事实的无情嘲弄，但大厅里的董事们、他们的朋友们以及所有的赢家都还是对亨格福特的发言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波特兰公爵也说了一番类似的话，而且还对那些输家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自己当然是这次大投机中的赢家，所以，他看上去似乎像是《琼·米勒的笑话》一书中的那个肥佬，每吃完一顿可口的晚餐，就捧着自己的大肚子，问问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吃不饱的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几项提案，但是对公众影响甚微。当天晚上，股市就跌到640英镑，次日又跌到540英镑，此后几天还是连续下跌，最后落在400英镑。库克斯的《沃普乐》一书曾经转述了M. P. 布罗德里克先生在当年9月13日写给密德莱顿上议员的一封信，信中前者写道：“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巨大的损失？人们对此早有各种猜测。我毫不怀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发现这对他们大有好处。他们毫无节制地扩张银根，使货币不堪重负。那些最重要的人抽身而出，避免了因泡沫破灭而蒙受损失，而那些欠考虑的人却被贪婪攫取了理智，妄想在这个丘上造起一座高山。千万个家庭因此而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无法描述的暴怒和惊恐，无力回天的绝望，以至于我看不到有任何计划或方案能够避免这个气泡的破裂。总之，我无法设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连装着设想都装不出来。”10天后，股市还在跌落，他又写道：“公司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他们已经深陷泥淖，找不到抽身而出的路。从几位稍后来城的绅士那里，我打听到了每个县的南海人那越来越令人作呕的名字。大批的金匠已经潜逃了，每天还有更多的在逃者，我怀疑剩下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从一开始我评判整个事件的基础就是这么一句令人坚信不疑的格言：一千万（这已经比我们所用的现金多了）的存款不能当成两亿来花。可是人们现在毫无疑问就这么做了，我们卓越的国家机器岂能避免坍塌的命运。”

9月12日，在塞格雷特利·克拉克斯先生的再三吁请下，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召开了几个联席会议。接着就传开一条信息，说英格兰银行已经同意向南海公司的证券斥资600万英镑，于是，股价反弹至670英镑，但到了下午，人们就获悉这条消息毫无根据，股价马上又回落到580英镑，次日又落至570英镑，随后逐渐滑向400英镑。

政府被事态的严重性震惊了。为了免遭侮辱，董事会成员连街都不敢上。警察随时都能捉到危险的暴徒。一封接一封的公文送到汉诺威的国王那里，请求他即刻起驾回宫。正在乡下的家中赋闲的沃普乐先生也接到指示，要他利用自己对英格兰银行董事会成员的广为人知的影响力，去说服银行接受南海公司的建议，经营该公司的证券。

英格兰银行极不愿意与南海公司搅和在一起，它担心被卷进这场无法避免

的灾难之中。它极其勉强地接受了全部建议，全国上下都一致呼吁它挺身而出解危扶困。所有制定贸易政策的著名人士都被召集起来研究应付紧急状态的对策。沃普乐先生草拟了一份合同草案，作为下一步谈判的基础。这才稍微缓和了一点大众的惊恐情绪。

第二天，即9月20日，南海公司在泰勒商贸大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一项提案，授权董事会同意英格兰银行或其他任何人经营本公司的债券，或者同意银行认为合适的任何建议。发言人之一鲍得内先生说，他万分震惊地看到人民陷入了极度的惊慌失措之中。人们都惊恐得跑来跑去，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满是无边无际的灭顶之灾。

“漆黑的夜幕当头笼罩，
狂暴和愤怒无以复加，
地狱也不过如此可怕。”

两天以后，英格兰银行举行扩大会议。主管通告与会者，此前他们已经召开过几次会议，专门讨论南海公司事件，但董事会成员尚未就此作出任何决定。会上提出一项提案，未经辩论就获得通过，授权董事会同意经营南海公司的债券，但他们必须就债券的总值、项目和时间作适当的考虑。

这样，两家公司都可以自由地采取对公众最有利的行动。为了支撑公共信贷，英格兰银行开设账户，以15%的定金、3%的保险费和5%的利息，发行300万经营项目认购单。当天一大早，人们摩肩接踵，携款而至。这种情形使人们觉得好像当天即可完成此项认购工作，但不到中午风潮就转向了。尽管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南海公司的股票还是迅速下跌。其债券早就没有什么信用可言了，就连那些最有名的金匠和银行家，也因为大量贷出南海股份而无法开张运营，只好关起门来溜之大吉。剑刃公司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承兑商，也已停办了支付业务。看上去，灾难似乎也笼罩到银行的头上。上午，银行还在飞快地接受认购，可下午就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付出现金。第二天（9月29日）是假日，银行稍有喘息的时间，它们对这场风暴感到厌烦透顶，可是其往日的敌手南海公司都已经被打垮了。它们的股价跌到了150英镑，几次波动过后，又逐渐跌到135英镑。

银行终于发现它无法恢复公众的信心，更不能阻止毁灭的潮头，它可不想跟那些试图救市的人一起去承担死无葬身之地的风险，于是它想终止业已履行了一部分的协议。他们没有义务继续履行这项协议，因为所谓的银行合约只不过是一份协议草案，在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协议没作任何规定，对退出协议没有任何惩罚条款。“这样”，用议会史的语言来说就是，“人们就看到了，一个被神奇的泡沫刺激到不可思议的高度，令整个欧洲凝神观望和翘首以待的巨大魔幻，在8个月的时间里由兴至盛，由盛转衰。可它的根基是一场骗局，一

个幻觉，一派荒诞，一片惊骇。它的导演者的那套鬼把戏一旦被人们捅穿，它就轰然一声坍塌在地了。”

在那些黑云压城、灾难步步紧逼的日子里，整个国家都变得“礼崩乐坏”。为了揭发罪犯而举行的议会质询揭露出一幕幕邪恶的丑剧，向人们展示了罪犯们的寡廉鲜耻和丑恶伎俩。对所有罪行的调查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国家的赌博和个人的赌博一样不能不受惩罚，罪犯们早晚会受到制裁。一个著名的作家^①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最不喜欢的时代。那些感情丰富、富于想象的读者没有一个会对阅读这样一些详细描写的交易感到有趣和满足。这样的描写没有温情，没有色彩，不加修饰，它所展示的仅仅是一幅索然无味的单调画面和粗俗不堪的蜕化堕落。”然而他错了。恰恰相反——斯摩莱特如果有点幽默感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主题所带给人们的启示甚至比一个小说家所希望制造的情趣还要多得多。在一群横遭劫掠的人们的绝望中难道没有温情吗？数以百计的家庭倾家荡产、贫困交加；昨天的富翁今天却沦为乞丐；权倾朝野，一呼百应的重臣被贬远流放，四方飘零；每一个角落都发出痛悔不迭的自责和咬牙切齿的诅咒。这样一幅悲惨的图画里难道没有生命、没有生气吗？全体人民都推开理性的阻拦，跟在一个金光闪闪的幻象后面狂奔，一直狂奔到在一道鬼火的引诱下陷入沼泽，还顽固地否认这不过是一场噩梦，此情此景难道也枯燥无味、不足为训吗？什么无能的大臣为了取悦于更无能的国王而密谋，什么残酷的战斗和围城，一讲起这样的故事便滔滔不绝、津津乐道，一遍一遍没完没了。而对那些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道义和福祉的事件却不屑一顾，失之交臂，说什么干瘪沉闷、没有温情、没有色彩，用这种错误的笔调写就的史书典籍，真是太多太多了。

在这个臭名远扬的泡沫膨胀期间，英格兰呈现出一片独特的景象。公众的心志在不健康地发酵变质。人们再也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地从事虽然较慢但却肯定能够盈利的产业了。他们渴望今后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现在就不顾危险，挥霍无度。史无前例的奢侈之风带来了道德品行的堕落滑坡。一个愚昧无知的粗鄙之徒，赢一场赌博便可以一夜暴富，这怎能不让真正知书达理的人们羞赧难当。金钱所到之处，粪土都可以变成珍珠！那些曾经被里查德·斯蒂勒爵士称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狂妄之徒，在噩运降临的日子里，就被人们当做反面形象而铭刻在心了。在议会质询时，许多董事倒没怎么因为挪用公款而是因为他们的傲慢无礼而吃尽了苦头。其中有一个家伙，愚昧之至、狂妄之尤，说什么要用金子去喂马，到后来却落了个几乎要自己动手烧水做饭的下场。他们的每一个傲慢的目光，每一句不可容忍的厥词，都被记录下来，而

^① 即作家斯摩莱特。

回报给他们的，则是百倍的贫穷和羞辱。

全国各地的事态已经非常紧急。乔治一世缩短了他在汉诺威的预定日程，火速回奔，于11月11日回到英格兰。12月8日，议会召开会议。这期间，全国所有的城镇都举行了公共集会。人们纷纷请愿，要求立法机关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复仇。正是他们的欺骗性行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几乎没有人想到国家本身也应该像南海公司一样受到惩罚。没有人去责备大众的轻信与贪婪——堕落的贪欲吞噬了所有优秀的国民特性，蔓延的痴迷使他们带着疯狂的渴望钻进了阴谋者布好的罗网。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些事情。人民是单纯、诚实和勤奋的，是一伙强盗毁灭了国家，他们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死不足惜。

这几乎是举国一致的看法，即使是上下两院也不比这理智多少。而对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罪行，唯一的呼声是严惩。但是，国王却在这时发布了一个讲话，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董事会成员的审慎和热情，提案要考虑到他们的不幸，给予适当的怜悯。这个讲话当即便引起了一场争论。有几位发言者对南海公司的董事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尤以莫乐斯沃思勋爵的发言为甚：

“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是目前这场国难的罪魁祸首。可是有人还说没有惩罚他们的法律。照他这么说，我们就应当遵照古罗马人的先例了。他们能够当即宣判那些残暴的凶犯，把他们装进麻袋，缝好袋口，扔进台伯河里活活淹死。但是，他们却没有法律去惩罚那些弑父逆子，因为立法者料想没有哪个做儿子的还能丧尽天良地双手沾满亲生父亲的鲜血。那些炮制和实施了罪恶的南海阴谋的恶棍，只配塞进麻袋扔到泰晤士河里。”其他人的发言则要温和、谨慎得多。沃普乐先生非常谦和，他说，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公共信贷。“如果伦敦城正在着火，那么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先去帮着灭火，防止火势蔓延。等把火扑灭了，再去搜查纵火犯也不迟。公共信贷受到了危险的伤害，正躺在那里流血，应当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我们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惩办刺客。”12月9日，大家接受了一项响应国王讲话的宣言。这项宣言是在经过了一次修改，加进了有关议会决定不仅要抚慰国民的失望情绪，还要惩办元凶的表述之后，才获得一致同意的。调查工作进展很快。董事会成员被勒令向议会呈交一份全面的账目。议会通过一项提案，大意是，大众恐慌主要是由于股票投机者施展了狡诈的伎俩而造成的，重建公共信贷和制定法律防止这种邪恶的行为同样重要。沃普乐先生这时站出来说，他“原先暗示过，他已经制订了一项恢复公共信贷的计划，但执行该计划要依靠一个基本的前提。在展开这项计划之前，必须搞清楚他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那些与南海公司签订的公共债权债务认购单、货币认购单以及其他合同，在当前状态下是否还要保留？”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议会最后以259票对117票的多数同意，所有这些合同在当前状态下仍予保留，除非因为南海公司的所有权被其董事会全体会议取消才能予以改变，或者

是经过法律程序宣布无效。第二天，沃普乐先生向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递交了他拟订的恢复公共信贷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英格兰银行接收 900 万南海股票，东印度公司也在一定条件下接收同样的数量。议会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命令两大公司接受这项建议，对此没有多少人表示反对。其实，这两家大公司都不愿意慷慨相助，他们在各自的扩大会议上都激烈地反对这项计划，但这并不能改变议会的决定。两家公司最终同意接收那些其愿意经营的南海债券。他们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沃普乐的监督下提出一项提案，在上下两院顺利通过。

议会同时还收到了另一个提案，要求限制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主管、副主管、会计、出纳和职员在一年内出国，调查他们的财产状况，以避免他们转移或转让。所有具有影响力的议员都支持了这项提案。施贵先生瞅着塞格雷特立·克拉各斯，决心要触一触此公的神经。施贵可是相信大街上流传的那些关于这位先生如何如何卷入南海事务的软刀子般的流言的。他说，他很高兴地看到英国议会恢复了元气，团结一致地为公众利益而行动。同时，也有必要保护南海公司各位董事和职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是”，他盯住克拉各斯，接着说：“还有一些人，身居高位却不顾名声，他们的罪行并不比南海的董事们轻。”此言一出，克拉各斯大惊失色，连忙站起来说，如果议会认为他也涉嫌南海事件，他准备给任何质问他的人士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管他是不是议员。克拉各斯话音刚落，大厅里便一片哗然。上议员莫乐沃斯站起身来，对克拉各斯公然向议会挑战的勇气表示钦佩。他，上议员莫乐沃斯，虽说已是年过花甲的老朽了，但还是要迎接克拉各斯向议会发起的任何挑战。他相信，在议会外将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和他站在一起，他们可不害怕与克拉各斯先生直面相对。会议秩序再次乱作一团，议员们纷纷站起来，都想一吐为快，任凭发言者在那里大吵大嚷也无济于事，几乎只剩下莫乐沃斯和克拉各斯两个人还坐在那里没动。混乱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最后，议员们几乎是非常粗暴地要求克拉各斯顺应议会普遍的感情，对他的与其身份不符的言论作出解释。克拉各斯说，他只是说要让那些在议会里向他发难的人士感到满意，并没有挑起争论的意思，但他将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混乱的场面这才平静下来，议会又继续就下一个问题展开辩论，即究竟是以全体调查的方式，还是组成一个委员会，从而对南海公司事件进行调查。辩论的最后结果是，任命一个 13 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享有调查和发布文件记录的权力。

上议院议员的心情和下议院一样急不可待。罗彻斯特主教把这个计划说成是一场瘟疫。沃顿公爵说，议会不应当表现出个人感情的色彩。对他而言，如果他有哪位朋友涉嫌，那么，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会跟他一刀两断。南海公司的恶棍们巧取豪夺，搞得举国蒙羞，声名狼藉，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上议员斯坦霍普说，为了弥补公众的损失，要悉数没收这些罪犯的财产，不管他是不是董事会成员。

这期间，大众的激愤之情达到了顶点。正如库克斯在《沃普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名字成了所有骗局和邪恶的同义词。全国城乡各地到处发生请愿活动，面对伤痕累累的国家，人民纷纷要求审判这些侵吞公款坏蛋，人们甚至把那些没有走向极端的温和派人士也指责为罪犯的同谋。深受这场阴谋之害、满怀急切复仇心理的人们，纷纷给他们写来匿名信或公开信，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恶毒的侮辱和谩骂。人们强烈指控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和克拉各斯，迫使上议院立即着手对他们进行调查。1月21日，所有涉嫌南海计划的经纪人都被勒令向议会呈交账目，报告经他们之手买卖的财政部任何官员的认股单，以及他们自1719年米迦勒节以来的信托情况。账目报来之后人们发现，大量的股票被转手给艾斯拉比。5名南海的董事，包括爱德华·吉朋（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祖父）在内，被羁押起来。议会在斯坦霍普伯爵所提出的一项动议的基础上作出一致决定，凡是未经对实际支付能力的有效评估和充分担保的，为股票交易承揽和发放贷款经南海公司的任何董事或机构在该公司向议会提交的议案未决期间以及其他某些时间内，为了任何政府官员或议员的利益而购买股票的，都属于臭名昭著、危害极大的腐败行为。几天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另一个提案，大意是，一些公司董事和职员以秘密方式向公司出售自己的股份，属于臭名昭著的诈骗和破坏信托罪，势必对公共信贷事务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艾斯拉比引咎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并退出议会，等待对他个人所犯罪行的正式质询和法律的裁决。

南海公司有位名叫奈特的会计，受那些不诚实的董事之托，参与了所有危害颇大的秘密活动。这时，他已携带着大宗账目和文件逃往国外。他化装后乘上一条小船，然后又雇了一条大船，安全地逃到加来^①。秘密委员会向议会通报了这个情况。议会一致决定，必须向国王呈交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请求国王发布告示，悬赏重金捉拿奈特，第二个报告请求国王立即命令关闭港口，以防南海公司的其他任何职员逃离国境。这两个报告墨迹未干，就由议会代理人摩修呈递给国王，国王当晚便发布皇家告示，悬赏2000英镑缉捕奈特。下院命令锁上议会大门，把钥匙放在桌子上。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鲁斯将军向议会透露，他们已经发现了大量最隐蔽的恶行和骗局，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向议会通报。委员会同时认为，为了进一步调查，非常有必要保证南海公司一些董事和主要职员的人身安全，并没收他们的文件。由此形成的一个动议获得了一致通过。议员罗伯特·查普林爵士、议员塞奥多·简森爵士、议员索布里奇先生和议员

^① 法国北部的一个海港——译者注。

F. 叶勒斯先生，以及南海公司各位董事被分别传唤，交代各自的腐败行径。塞奥多·简森爵士和索布里奇先生以自己的名义辩解，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

议员们耐着性子听完他们的狡辩，命令他们回去，然后就一致通过一个动议，控告他们犯了臭名昭著的破坏信托罪——使王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极大地损害了公共信贷。由于他们的对抗态度，决定将他们逐出议会，羁押候审。罗伯特·查普林爵士和叶勒斯在软禁了四天之后，也被逐出议会。议会同时决定上书国王，请求他命令驻外使节请求各国协助缉捕奈特，并移交给英格兰当局，以免他在国外寻求避难。国王立即同意，当夜便将信使派往欧洲大陆各国。

人们普遍认为，在羁押的董事当中，约翰·布伦特爵士是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我们从波普写给阿兰·洛德·巴瑟斯特的信中已知，此人并不信英国国教，但他却自称是一个信教者，常作出一些极端的举止。他经常声讨时代的奢华腐败、议会的偏见和党性的不幸，对名门望族的无比贪婪更是大加鞭挞。他原来是一个掮客，后来不仅摇身一变成了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而且还是公司最活跃的经理。他是不是在从事此番事业期间才首次声讨那些贪婪之徒，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是看到了贪婪行为，这足以证明他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布道者只有在在自己绝不染指他所谴责的罪行时，才会收到一个好的效果。布伦特也被上议院收监受审，受到长时间的质询。他拒绝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他说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对他进行了审查，他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因此可能有所出入。在再次审判之前，他拒绝回答问题，这个声明本身就间接地证明了他是有罪的。这在议院引起了一场骚动。他被强行要求回答，为使南海提交的议案获得通过，究竟有没有向任何官员或任何两院议员出售过任何数量的股票。他再次拒绝回答。他说，他无比看重议会，但他想议会难以强迫他认罪。议会几次试图让他重新回忆均告失败，于是便令他退出。接着，在政府内的同情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同情者说，为人随和、沉默寡言的约翰·布伦特爵士对政府并不陌生。斯坦霍普公爵则强烈反对。沃顿公爵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情绪激动地大声叫喊，突然间热血沸腾，一阵晕眩，迫不得已离开议院，回到家中休息。片刻之后，大夫给他做了杯吸手术，第二天上午又放了血，他这才稍微感觉到轻松了一点，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到了傍晚，他开始昏迷不醒，转眼之间便瞋然而逝。这位国会议员的猝死引起了全国的巨大悲哀。乔治一世悲痛欲绝，他把自己反锁在密室里长达几个小时，任凭谁来劝慰也不听。

公司的会计奈特终于在列日^①附近的蒂里蒙特被捉住了。捉拿奈特的功臣是侨居布鲁塞尔的英国人里斯的一位秘书。奈特被捉前，临时躲在安特卫普城堡

^① 比利时东部的一个省城——译者注。

里。英国多次向奥地利法院要求引渡奈特，均被拒绝。奈特将自己置于布拉班特国^①的保护下，并要求在该国受审。布拉班特是乔恩斯准入协议的成员国，根据该协议的一项规定，布拉班特享有这样一项特权。凡是在该国逮捕的罪犯，都要在该国受审。布拉班特坚持这项特权，拒绝把奈特引渡给英国当局。英国当局继续进行交涉，但奈特却乘机逃离了安特卫普城堡。

2月16日，秘密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他们在报告中说到，调查工作面临着数不清的困难，进退两难。他们所审查的每一个人都竭尽撒谎之能事，试图击败正义的审判。在他们编制的账目中，有些项目是胡编乱造的，有些则不写股东的名字，到处可见涂改过的痕迹，有些则整页整页地撕掉了。他们还发现，有些非常重要的账本已经被全部销毁了，有些则被转移走或藏起来了。他们从一开始审查就发现，需要参阅的资料堆积如山，他们只能分工执法，各司其职。有的在法律委托下执行，有的不得不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对涉及数千人的价值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进行处置。他们发现，在通过南海议案之前，公司账户上有一笔总值1259325英镑的账目，在股账上却记为以547500英镑的总额卖出。这笔股账是编造的，但只能按为促成议会通过议案之用加以处置。按账面记载，这笔股票在不同的时间分批售出，价格从150%到325%不等。这么大的一笔股票在公司尚未被授权增加资本之前就被处理掉，秘密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蹊跷，于是决定仔细调查全部交易。他们把公司主管、副主管和几名董事带来严格审查，结果发现公司在做这笔账时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股票，而是只有很小的一笔，至多也不过3万英镑。经过进一步审查发现，这笔股票由公司伪装成购买商买入或持有，尽管他们相互之间从未商定过转移或接收协议。这些伪装的购买商既没向公司付钱，也没交纳定金或保证金。由此可见，造这笔假账的原因，一定是考虑到如果股市下跌，议案未被通过时，可以不承担任何损失。相反，如果股价上升（如同后来阴谋得逞所造成的实际情况那样），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事先设立的价差从中渔利。根据这个需要，在议案通过以后，由奈特对股账进行了修改和调整，用公司之外的款项兑付给伪装的购买商。这笔假造股票，主要由约翰·布伦特、吉朋和奈特三人掌握，分配给几位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顾客，专门用于行贿以促成议案的通过。这笔股票是如下分配的：桑德兰伯爵5万英镑，肯德尔女公爵1万英镑，普拉顿伯爵夫人3万英镑，她的两个侄子3万英镑，查理斯·斯坦霍普（财政部的一位秘书）1万英镑，剑刃公司5万英镑。另外还发现，斯坦霍普通过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以不同的价格接受了25万英镑，但是，账本上有些地方却把他的名字擦掉了，或是改成斯坦吉泼。财政大臣艾斯拉比以更可恶的方法牟取私利。他与一

^① 现为比利时中部的一个省份——译者注。

家身兼南海公司董事的商行一起开了一个户头，户头上有 794451 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公司把第二批认购单做成 150 万而不是 100 万，由公司自己控制，没有任何担保。第三次认购单的交易方式则更加可耻：艾斯拉比先生名下是 7 万英镑，老克拉克斯先生 65.9 万英镑，桑德兰伯爵 16 万英镑，斯坦霍普议员 4.7 万英镑。这份报告由六名比较次要的非委员会人士完成。在报告的结尾，委员会宣布，由于主要当事人奈特的缺席，调查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篇报告被印刷出来之后第二天上午就提交议会讨论，这是唯一的一次讨论。经过一场异常愤怒和激烈的辩论，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决定对董事会成员和与他们有瓜葛的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制裁。议会宣布，这些人的财产将统统用来补偿被他们伤害至深的公众。他们的行为是腐化的、可耻的和危险的。议会还要求提交一份救济不幸的受害者的议案。

查里斯·斯坦霍普首先受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说，在过去几年，他把所有的钱都存在奈特那里，奈特为他买进的所有股票，他都照价支付了。至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为他买的股票，他一无所知。未经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由他本人负责。特纳公司要对其自己的罪行负责。对于公正无私的人来说，斯坦霍普将公司的 25 万英镑据为己有，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然而，有人尽力包庇他，他被仅仅三票的多数宣判无罪。斯坦霍普议员，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儿子，这时却四处造访态度暧昧的议员，口若悬河地劝诱他们投无罪票或不出席议会会议。许多庸碌无能的乡村绅士被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引入歧途。对斯坦霍普的无罪判决作出之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普遍不满。伦敦到处都在发生带有示威性质的集会和骚乱，人们普遍担心要发生暴乱。尤其是在即将审判那个许多人拭目以待的更大罪犯的时候，局势更加紧张。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罪魁祸首的艾斯拉比即使天性不义，但他身居要职，肩负重任，这也应使他如实交代。在宣布斯坦霍普无罪的当天，艾斯拉比就开始受审了。是日，议会周围的大街小巷挤满了群情激昂的人群，他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判决结果。议会辩论了整整一天。艾斯拉比发现他已经变成了孤家寡人，他是如此的罪恶昭彰，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替他说话。辩论的最后结果毫无争议：艾斯拉比欲壑难填，利欲熏心，怂恿和促成了造祸于民的南海阴谋；他还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狼狈为奸，破坏王国的公共贸易和信贷；他卑鄙无耻，罪责难逃，应该坚决逐出议会，投进伦敦塔监狱，严加看管；一年之内，或者直到议会的下一个会季之前，他不得出国；他必须如实申报所有的财产账目，用他的财产去救济那些因为他的营私舞弊行为而受害的人们。

这一判决大快人心。尽管这时已是深夜 12 点半，但判决结果还是飞快地传遍了全城。有几个人还点燃了房子以示庆贺。天亮以后，艾斯拉比被解往伦敦塔监狱。人们沿途而集，一边大骂奸贼，一边向他投掷杂物。这还不过瘾，人

们又燃起堆堆大火，围成圆圈，手舞足蹈，怀着大难不死般的惊喜互相祝贺。伦敦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艾斯拉比的民愤一点也不亚于斯坦霍普，简直变成了千夫所指，遭到万人唾弃。

为了进一步平息民愤，议会又驱逐了特纳·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爵士，押往伦敦塔监狱，并勒令其赔偿 25 万英镑。接下来，秘密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桑德兰伯爵的那部分内容被提交讨论。他平素德高望重，议会百般努力为这位贵族洗清罪名。对他的指控主要是，有证据表明他曾强行勒索约翰·布伦特爵士。因为这事关一位德高望重的议员兼枢密顾问官的名誉，所以议会费尽周折表明约翰爵士的话是不可信的。这位阁员的许多朋友团结在他身边，散布一些言论，说是判定这位爵士有罪将会把一个保守党政府带入权力集团。最后，议会以 233 票对 172 票的多数宣布他无罪。但是，全国人民却都相信他有罪，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伦敦也再次发生危险暴民的集会，幸好还没有造成骚乱。

这一天，老克拉克斯也进了天堂。根据议会的安排，明天就要审理他的案子，所以人们普遍相信，他是服毒自杀的。事实上，就在五个星期之前，他在财政部担任秘书的儿子由于身染梅毒，精神备受折磨而死。这些天来，老克拉克斯一直沉浸在老年丧子的悲恸之中。就是为了他这个所爱至深的儿子，他不惜出卖荣誉，自毁名声，抛掉忠义，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随着罪行的逐渐暴露，他越来越惶恐不安，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最后突发中风而死。他死后留下的 150 万英镑遗产后来被充公，用于不幸的受害者。

董事会成员的案子一个接一个地审理完毕。为了抚平他们造成的创伤，议会没收了他们的大笔财产，总额高达 240 万英镑。根据每位董事的不同处境，议会给他们每人都留下一定的财产，以便让他们重新做人。约翰·布伦特爵士的财产高达 18.3 万英镑，最后只给他留下 5000 英镑；约翰·费洛士爵士的财产是 24.3 万英镑，留下 1 万英镑；塞奥多尔·简森爵士拥有 24.3 万英镑，保留 5 万英镑；爱德华·吉朋拥有 10.6 万英镑，保留 1 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拥有 7.2 万英镑，保留 5000 英镑。其他罪行较轻的罪犯，则受到了较为宽大的处理。受到严厉惩处的爱德华·吉朋之孙，历史学家吉朋在他的《生活与写作：回忆录》一书中，对那时议会的行动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怀成见的目击者，但是，人们从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灾难性的年月里，人们的举止充满了偏见。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很有参考价值。如果从兼听对立意见的原则上讲，他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1716 年”，他说，“我祖父被推举为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他的账目表明，在他接受这个要命的职务之前，他就独立地拥有了 6 万英镑的财产。但是，1720 年的那场灾难葬送了他的命运，把他三十年的劳动成果在一夜

之间便化为乌有。至于后人怎样评价南海事件，我祖父和他的董事兄弟们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我作为评价者，既不胜任，也难免有偏见。当今时代的平衡法必定会谴责那些玷污道义、冤冤相报的粗暴而武断的行为。国家刚刚从黄粱美梦中惊醒过来，人们甚至议会就吵吵嚷嚷地寻找替罪羊。但公认的是，尽管那些董事们罪孽深重，但却不能根据这个国家的任何既有法律对立制裁。莫乐沃斯上议员的言辞，虽然放肆，但却被曲解了原意，而一个刑罚法案就这样产生——一个溯及既往的法律条文，用以惩罚缺席的被告。立法机关限制董事们的人身自由，强行实施过分的安全保护，并且给他们的个性画上事先准备好的可耻记号。他们被强迫发誓，分文不差地上交财产，而且不能转移或分割一丝一毫。与刑罚法案相对的是，每一个狱中的在押犯都应享有向辩护律师申诉的权利。他们祈求申诉，然而却被拒绝了。那些压迫者并不要什么证据，也不理会他们的申辩。起初有人提议给每位董事留下八分之一的财产，好让他度过余生。但有人特地进言：在大大小小的富裕和罪恶的阴影之下，这样一个比例对许多人来说轻若鸿毛，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可能重如泰山。每个人的个性和举止都是分别对待的。不是一次庄严、公正和冷静的审查，而只凭一次草率的会议，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多数投票和几个最卑鄙的秘密委员会成员，就决定了33个英国人的命运和名誉。一句恶意的言论，或是一次沉默的投票，都可能挑起人们天性中的乖戾或是个人间的敌意。伤害起于侮辱，而侮辱又源于玩笑话。20英镑的津贴开玩笑似的就被拿走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报告中说，某位董事曾经染指某个项目，而一些无名之辈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钱，这就成了他有罪的证据。另一个人则只是因为作了一个愚蠢的发言就被毁掉了，他只不过是说了句他要用金子喂马。还有一位在当时声名显赫的财政部人士，他拒绝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作出有礼貌的回答。所有董事都被定罪，不论是否在场，也未经申辩。在主观武断的惩罚和没收之下，所有人的财物，也都被席卷一空，悉数充公。这样愚鲁的压迫得到了全能议会的并不充分的庇护。我的祖父并未指望能够得到比他的公司同仁们更宽大一些的处理。他的保守主义原则和有关言行使他深受权势人物的憎恶。他的名字是在一个可疑的秘密报告中提出来的。纵使它具有广为人知的能力，也未能求得无知和谬误的宽恕。在对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中，吉朋是第一批被羁押的人之一，而且最后量刑时也宣判他罪名远扬。他向议会发誓之后呈交的财产，除去先前被授予的以外，估计总值为106543英镑5便士6芬尼。吉朋曾经得到过两笔津贴，各为1.5万英镑和1万英镑。问题在于，它们也被算了进去。在这片废墟之上，我的爷爷，带着他那一把年纪，带着他那尚未被议会掠夺去的技能和一点存款，树起了一座新的命运大厦。16年劳动的血汗得到了充分的报答，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第二座大厦会比第一座更好呢？”

在惩罚了董事会成员之后，立法机关的第二项议题是恢复公共信贷。人们发现，沃普乐先生的计划并不充分，而且已经声名狼藉。1720年末，南海公司的全部股票本金计算出来了，总值为3780万英镑，其中分派给全部所有者的只有2450万英镑，剩下的1330万英镑则被公司以法人的身份占有，而且，这就是他们发的国难财。他们从中拿出800万英镑用于一般所有者和认购者的分红，红利是每股33英镑6便士8芬尼。这已经是相当宽容了。南海公司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凡是向该公司借钱者，必须向它实际转付或抵押股票，供公司使用，这些股票必须不附带任何要求，而且，借钱者还要加付借款总额的10%。在股价异常上涨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借出1100万英镑，等股价跌落到正常水平以后，他们一下子就收回了110万英镑。

但是，彻底恢复公共信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已变得像伊卡鲁斯^①一样，它飞得太高太高，融化了黏结翅膀的蜂蜡，掉进大海，在波涛中挣扎着，才懂得他只能在坚实的大地上生存。从此以后，它再也不想飞得那么高了。

从那以后，在贸易极度繁荣的时候，又曾出现过几次过度投机的倾向。一个项目的成功往往会引得群起而仿效。在一个商业国度里，大众的模仿行为总是要抓住这样的成功事例不放，把极其关心利益得失的社会拖进深渊而难以逃脱。在难忘的、惊慌的1825年，与当年南海计划中产生的公司一样的泡沫公司，又曾沉渣再起。那次又像1720年一样，骗子们利用人们的贪心诈取了大量财富，但当报应的一天到来时，他们还是命中注定地倒了大霉。还有一次是在可怕的1836年，类似的阴谋又一次差点招致灾难，但万幸的是，人们在灾难到来之前逢凶化吉了。直到1845年，南海阴谋一直都是英国历史上因为商业赌博而造成大众恐慌的最大事件。这些文献首次发表的时间，大约是在爆发铁路大恐慌前后。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译者注。

第三章 郁金香热

喔，公民们，这就是狂热的报应！

——卢梭

郁金香这个名词据说源于土耳其语，意思是螺旋贝。郁金香花是于16世纪中叶传入西欧的。康拉德·杰斯奈尔当时曾说过，郁金香的引入具有很大的价值——不料此后不久，郁金香就引发了一场疯狂的骚乱——他说，1559年，他是在当时极有名气的珍奇异品收藏家和博学的学者康赛勒·赫尔瓦特律师的奥格斯堡花园里首次看到郁金香花的。赫尔瓦特的一个君士坦丁堡的朋友送给他一个郁金香球茎，而那时，郁金香在君士坦丁堡早就风靡很久了。在这之后的10到11年，郁金香便成了富人们朝思暮想的宠物，在荷兰和德国尤甚。阿姆斯特丹的富翁们甚至不惜花高价派人直接到君士坦丁堡购买郁金香球茎。英国的第一棵郁金香是在1600年从维也纳带回来的。直到1634年，正当郁金香的名声还在逐年提高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有钱人如果不收藏郁金香只能证明他的趣味低级粗俗。

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包括蓬皮尤斯·德·安吉利斯和莱顿的利普西尤斯在内，都热衷于收藏郁金香。拥有郁金香的强烈欲望很快就占据了中产阶级的心理。大商人、小店主甚至经济状况一般的人也开始争相攀比谁拥有更多的珍奇品种，谁肯出更高的价钱买花。哈勒姆的一位商人花去一半财产买了一株花，他因此而名声大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转手获利，而只是为了收藏并以此赢得人们的羡慕。

人们可能会以为，这种花一定有什么神秘的独到之处才会在精明的荷兰人眼中变得价值连城。但它既不像玫瑰那样美丽芳香，也不如玫瑰那样长盛不衰——它甚至连甜甜的豌豆花也不如。考雷曾经这样赞美过郁金香：

“郁金香啊郁金香，

她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的曙光，

她花团锦簇，娇媚多姿，令人神往。

她拥有一切世上无法展示的色彩，

而且每一次培育都使她更加美丽芬芳。

紫色和金色都是她常见的颜色，

仿佛是最爱穿考究的衣裳。

她只想使人愉悦，博人青睐，

并以其华丽的外表，把世界装扮得更加漂亮。”

这首诗虽然不那么合辙押韵，但字里行间却也透出诗一般的意境。贝克林也在他的《发明的历史》一书中，极其精确地描绘了郁金香，比考雷的诗似乎更加令人心驰神往。他说：“几乎没有任何植物能像郁金香那样绚丽多彩、出类拔萃了。她即使经历过意外事故、虚弱甚至疾病之后，仍然还能鲜艳美丽。未经培植的郁金香只是处在一种自然状态，颜色单一，大叶长茎。但它一经培植之后，便深受花商和养花人的青睐。而后，它的花瓣儿变小，颜色变淡，深浅分明，叶子呈淡绿色。这时它就成了一种园艺精品，因而也就更加美丽娇贵了。再高超的栽培技艺和再精心的照管，也不大可能移植，否则就可能无法存活。”

许多人在种植郁金香时一不留心就会碰上很大的麻烦，正如一位母亲照料一个多病的孩子而不是健康的孩子一样。我们必须说明，过分溢美这种娇嫩的花也是不明智的。1634年，荷兰人如此强烈地希望占有这种花，以至于连对国家普遍存在的工业问题和人口问题也不闻不问了。当时，就连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开始从事郁金香贸易了。郁金香交易愈演愈烈，其价格也随之上扬。到1635年，许多人就愿意出10万弗洛林的高价购买40枝花。随后，郁金香交易势所必然地转为销售。这时，其计量单位是波里兹（perits），这是一个比厘还小的重量单位。一种叫里夫肯上将的品种，400波里兹，价值4400弗洛林；范·德·埃克上将，446波里兹，价值1260弗洛林；切尔德，106波里兹，价值1615弗洛林；总督，400波里兹，价值3000弗洛林；最珍贵的还要数奥古斯特，每200波里兹的最低价竟达5500弗洛林。奥古斯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品种，就连最差的球茎竟然也能卖上2000弗洛林。1636年初，全荷兰一共只有两棵，一棵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商人手中，另一棵在哈勒姆。人们为了得到它们，急切地做起了投机买卖。有人愿以12英亩的地产来换取哈勒姆的那一棵。阿姆斯特丹的那棵则被人以4600弗洛林、一辆新马车、两匹马和全套的马具买走。当时有一位名叫蒙丁的作家，曾写过一本1000页的书来描绘郁金香热。这位勤奋的作家在书中列了一个总督郁金香的交换物品及其价格清单，一棵总督的价格如下：

两拉斯特小麦	448 弗洛林
四拉斯特黑麦	558 弗洛林
四头肥牛	480 弗洛林
八头猪	240 弗洛林
十二只羊	120 弗洛林
二大桶果酒	70 弗洛林

四大桶啤酒	32 弗洛林
二大桶黄油	192 弗洛林
一千磅奶酪	120 弗洛林
一张大床	100 弗洛林
一套衣服	80 弗洛林
一只银酒杯	60 弗洛林
.....	共计 2500 弗洛林

许多不在荷兰的人认为不可错失良机，也在这种蠢事发展到高潮之时回到荷兰，并因为他们的无知而陷入了困境。《布莱恩威尔游记》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读起来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一次，有一位正在因为拥有了少有的几个珍品郁金香而沾沾自喜的富商，从一个水手那里得知有一批珍贵货物正要运往列文特。他想揽来这笔生意，便派那位水手到会计室去打听消息。为了酬谢这位水手，这位富商慷慨地赏给他一条红鲱鱼做早餐。可这位水手似乎对洋葱情有独钟。当他看到那位富商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洋葱一样的东西时，顿时觉得这个“洋葱”与垫在桌子上的丝绸和天鹅绒特别地不协调，于是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一把将它揣到了自己口袋里，心想正好用它来做那条红鲱鱼的作料。然后，带着意外收获他就竟自走回码头去吃早餐了。

等到这位富商发现他丢了那棵价值 3000 弗洛林或 280 英镑的萨姆波·奥古斯特郁金香时，为时已晚了。他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四处寻找。不知找了多少遍，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富商心中十分忧伤。这时，有人猛然想起了那位水手，这一下子提醒了这位焦急万分的富商。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上马路，向码头跑去，他那惊慌失措的家人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狂奔。等他们跑到码头时，发现那个水手正坐在一捆绳子上津津有味地啮吧他的最后一小块“洋葱”呢。这个头脑简单的傻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要藏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顿早餐竟足够全船的人享用 12 个月，或者是像那位被偷的富商所说的那样“豪华得足够宴请一次奥兰王子和联合省整个朝廷了”。安东尼曾为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的健康而把珍珠溶入酒中；理查德·怀庭顿爵士曾为了取悦亨利五世而大搞巫术；当伊丽莎白女王主持皇家事务时，为了她的健康，托马斯·格莱沙姆爵士也曾在酒中溶进钻石；但这个荷兰傻水手的这顿早餐却足以和以上任何一人相媲美。他比以上那些奢侈的先人更占便宜，因为那些人的珠宝并没给他们的美酒增色，也没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好处，但他的“洋葱”就鲱鱼却是鲜美无比。最后，这个不幸的家伙被那位富商指控为抢劫而蹲了几个月的牢。

另一个英国旅行家的故事则更加荒唐可笑。这位绅士是位业余植物学家。有一次，他在一个荷兰富翁的家里偶然发现了他收藏的郁金香球茎。他并不认识这种东西，于是便想做实验。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一层一层地剥起这

个球茎的皮来。当他剥到一半时，他又把它一切两半，长时间地观察着这个从未见过的球茎的每一部分。就在这时，球茎的主人突然向他扑了过来，他两眼喷着怒火，愤怒地质问他是否知道他自己做了些什么。这位旅行家茫然地回答：“在剥一只奇特的洋葱呀？！”“该死的蠢货！”荷兰人破口大骂，“它是范·德·埃克上将！”“谢谢。”旅行家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笔记本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又问：“这些上将在你们国家很常见吗？”“该死的魔鬼，”那个荷兰人咬牙切齿地揪住这个惊诧不已的科学家的衣领，“到了市政官那儿，你就明白了。”说完，这位荷兰人不由分说地就把他揪到了大街上，身后立即就跟上了一大群人。当他被带到市政官那里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被他用来做实验的那个球茎竟然价值4000弗洛林。无论他如何为自己开脱，他最终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他找到抵押品来赔偿才能获释。

到1636年，追求郁金香珍品的风气空前高涨。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勒姆、雷顿、阿尔克马、霍恩以及其他城镇已建成的一批股票交易所，赌博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股票经纪商对投机生意特别敏感，他们大量地进行郁金香生意，并用他们熟知的各种方法来操纵价格的涨落。最初，人们的确很相信这些赌博，而且他们也都从中获利了。郁金香批发商们在郁金香股票的涨落中大做投机买卖，在价格低时买进，价格高时卖出，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许多人一夜之间便成了富翁。金色的诱饵高高地挂在人们的面前，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涌向郁金香市场，就像蜜罐上的苍蝇一样密密麻麻。每个人都盼望着郁金香热的狂潮能够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富翁也纷纷来到荷兰，毫不犹豫地买下天价的郁金香。欧洲的富豪们云集在荷兰北部海岸，把贫穷消灭在了荷兰这个天赐宝地。贵族、市民、农夫、机械师、海员、男仆、女仆甚至连打扫烟囱的清洁工和老洗衣妇也都加入了郁金香交易。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把他们的财产换成现钱，投入交易。房地产被人们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或者抵押在协议中。外国人在这场狂乱中也变得神魂颠倒，把他们的金钱从世界各地纷纷带进荷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房子和土地、马和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也都随着郁金香的价格而上涨。有几个月，荷兰简直就成了财神爷的接待处。郁金香交易发展到了非常广泛和复杂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建立一套法律条文来指导交易者。政府任命的公证员和职员完全参与到了交易之中。在某些地区，人们不知道有公证条例，却都知道有郁金香公证。在一些没有交易所的小城镇，各色人等就集中在一些较大一点的酒馆里讨价还价。这种奢华的聚餐有时会吸引来多达二三百人。酒馆的桌子上和过道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郁金香，成为席间令人心满意足的一幕。

然而，有些谨慎的人士终于发现，这种狂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于是，富翁们不再肯花高价买花种到自己的花园里了，而是在以100%的价格卖出。据说最

后肯定会有人破产的。这一使人信服的说法不胫而走，郁金香价格开始下跌，而且从此就一蹶不振。人们失去了信心，交易商们愈发感到恐惧不安。张三开始同意以每棵 4000 弗洛林的价格从李四那里买 10 棵萨姆波·奥古斯特，在合同签订 6 周以后，花价已经降到三四百弗洛林一棵，李四准备履约供货，张三却拒绝接受这些花，即使降价也不愿要。荷兰所有的城镇每天都要传讯很多这样的违约者。人们开始觉得贫穷的阴影正在向他们笼罩过来，即使有人肯把郁金香以四分之一的买进价出售，也没有人愿意买了。各地再次充满了痛苦的叫喊，人人都在“疑邻盗斧”。少数发了财的人瞒着同胞，偷偷地把钱财转移到英国或投到其他产业上。许多在郁金香交易的高峰期冲出了卑微生活泥潭的人，现在却重新又被抛了回去。过去的富翁沦为今天的乞丐，世袭的贵族现在却倾家荡产。

第一次恐慌稍有平息，好几个城市的郁金香持有者便赶紧集合起来，商量如何采取措施挽回公共信誉。大家一致同意把各地的经纪人召集到阿姆斯特丹，与政府商讨压制邪恶的办法。起初，政府拒绝参与，只是建议他们制订一些内部计划。他们为此开了几次会，但最终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去抚慰那些被欺骗的人们，并多少弥补一点损失。在会上，他们只是一味地互相抱怨和责备，有时甚至是暴风骤雨般的争吵。最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经纪人联合会的主持下，好歹算是达成了协议。接着他们就宣布，在郁金香疯狂的高峰期，即 1636 年 11 月以前签订的合同全部无效，而此后的合同，如果买方想终止，必须付给卖方 10% 的补偿费。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令卖方感到满意，而那些信守合同买了花的人则更是感到吃了大亏。过去曾一度能卖 6000 弗洛林的郁金香，现在只能卖到 500 弗洛林，宣布规定的 10% 的补偿费只比这个价格高出 100 弗洛林。于是，全国各地的交易者纷纷向当地法庭提出违约诉讼，但是被告却绝不服从法庭对其参与赌博的判决。最后，事情被交到了海牙省议会，人们坚信，这个智囊团肯定能够不负众望，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挽回公共信誉。但是他们等啊等，却始终等不来他们盼望已久的决定。议员们一周一周地不断争议，就这样考虑了三个多月，终于才宣布，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他们将不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他们同时也建议，为明智起见，所有的卖方应该以目前的价格把郁金香卖给买方，如果买方拒绝购买，就应把郁金香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由合同上的最初买主对差价负责。其实，这不过就是经纪人曾经推荐过的方案，而且已被证明是无效的。荷兰没有任何法庭能够强迫买方付款。在阿姆斯特丹，事端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法官们却一致拒绝干预，因为赌博合同所涉及的债务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既然连政府都无权干预，于是事情不得不再次搁置下来。那些不幸持有郁金香的人只好尽量地克制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场突发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的损

失，而那些从中渔利的人也得以维持他们的利益。然而，国家的商业却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惨重的损失直到多年以后才得以恢复。

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紧步了荷兰的后尘。在 1636 年，伦敦的交易所可以公开买卖郁金香，批发商们尽可能地把他们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花哄抬到最高价。在巴黎，批发商也竭力掀起了一场郁金香热，尽管他们最终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但榜样的力量还是使这两地的人们极度地宠爱这种花，某些阶层的人士无以复加地赞美郁金香。当然，最偏爱郁金香的还是首推荷兰人，他们继续以高价购买郁金香。当富有的英国人吹嘘他的上等赛马和古画时，富有的荷兰人还是在赞美他的郁金香。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今在英国，一棵郁金香所带来的钱甚至比一棵橡树还要多。如果有人发现了一棵罕见的像朱温纳的黑天鹅那么黑的特里斯，那就能卖上相当于 12 英亩未收割的谷物的价钱。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修订本的权威作家称，在苏格兰，一棵郁金香在 17 世纪末的最高价格是 10 基尼。从那时到 1769 年，郁金香的价值似乎才逐渐减小。当时英国最珍贵的品种是唐·哥沃杜和瓦伦丁尼亚，前者 2 基尼一棵，后者 2.5 基尼一棵，这似乎就是最低价了。1800 年的正常价格是每个球茎 15 基尼。1835 年，一种名叫范妮·康伯小姐的品种在伦敦拍卖价格是 75 英镑。更令人吃惊的是，国王路的一个园丁——切尔西，仍然给他园子里的郁金香标价——每棵 200 基尼。

第四章 圣物崇拜

一件古董破烂不堪，
铁盔狼藉锈迹斑斑，
将军铠甲叮当作响，
铁钉铆住三层软垫。
亚麻、铜器历史更远，
追溯洪荒年代之前。

——彭斯

只要人心里还有情感，对遗物的珍爱就永远也不会消失。她是一种发自人内心的最善良的并极易使人激动的爱。再冷酷再无情的人也不会蔑视它。谁不珍视忠诚的亡妻生前垂在眉宇间的一绺头发？谁会把长眠在草地下的爱子生前挂在脖子上的小玩意儿视为宝贝？谁也不会！它们是家中的圣物，人人都知道它们的神圣的价值。从人类的亲情来说，试图把活着的人对故去的亲人的那份真情从坟墓里拯救出来，这是一种无价的感情。对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幸存者来说，如果他在一本书上看到已故亲友写的一些字迹，那该是多么珍贵啊！如果写下思想、一种观点或一个名字的手如今已经变得冰凉，那这本书就是无价之宝了。除了这些令人珍爱的家庭纪念物，还有其他一些纪念物也是无可指摘的：由于对伟大和美德的热爱而被神圣化的物品，如一本莎士比亚亲笔签过名的蒙田文集在安特卫普保存着一把椅子，那是鲁宾斯在创作他那不朽的作品《来自十字架的祖先》时坐过的。佛罗伦萨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架望远镜，想当年，就是它帮助伽利略完成了他那伟大的发现。当人们确凿无疑地看到威廉·泰尔的箭——华莱士或汉普顿的剑——或者是某些严肃的宗教创始人曾经读过的《圣经》时，怎能不顿生景仰之情？

圣物崇拜主要起因于人们对爱的神圣化。出于这种单纯的愿望，又有多少后代变得荒谬和迷信！人们崇拜伟人和所有属于伟人的东西，但他们同时却忘了，美德正是真正的伟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用圣徒的颞骨、使徒的脚趾甲、国王擦过鼻子的手帕或者是吊死过犯人的绳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把自己变成了傻瓜。他们只顾从祖先的坟墓里挖掘殉葬品，把有名与无名、美名远扬与臭名昭著搞得模糊不清。他们对大圣人和大罪犯，大哲学家和大骗子，大征服

者和大杀人犯，大臣和大盗，都不加区别地顶礼膜拜。他们从赤道走到两极，踏遍整个地球，搜寻这些人的遗物。

现代圣物崇拜起源于十字军东征前不久。当时，第一批到圣地朝拜的朝圣者把上千件的圣物带回欧洲，但他们倾其所有买回的这些圣物究竟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人们最喜爱的莫过于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了，它就像寡妇的头油一样永远也不会减少。在罗马天主教教堂里，人们传说是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太后在去耶路撒冷朝拜时，第一个发现了“真正的十字架”的。狄奥多西皇帝把这个十字架上的一大块木头送给了米兰大主教圣·埃布鲁斯，大主教用宝石把这块木头装饰起来，供奉在米兰最大的教堂里。后来，它被匈奴人掠走，他们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以后，就把木头给烧掉了。到了11世纪和12世纪，在欧洲各大教堂几乎都能看到据称是从真正的十字架上砍下来的木头。如果把它们收集到一起，那简直就可以建起一座教堂了。能够看上一眼这些木头，对一个罪犯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更何况能够拥有一块呢！要想得到一块这样的木头，就要有勇气欣然面对最大的危险。人们都觉得这些木头不仅可以避邪，还能治愈多年的痼疾。圣徒们每年都要到供奉着这些木头的教堂里去朝拜，教堂也因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救世主的眼泪又是一种素负盛名的精美圣物。信徒们可不管是谁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的，他们的智慧早已被圣地的基督徒所吞噬，只要说它是救世主的眼泪就足够了。圣母玛丽亚的眼泪和圣彼得的眼泪也能得到，它们被小心翼翼地封存在小匣子里，如同虔诚的信徒把它珍藏在自己的心里。除了眼泪，还有另一种精美圣物，即耶稣和殉道者的血滴，再就是圣母玛丽亚的乳汁。头发和脚趾甲也极负盛名，都能卖出惊人的价格。在11世纪和12世纪，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每年都要到巴勒斯坦去买回假冒的圣物，在自家的市场上销售。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生财之道了。许多脚趾甲其实是从一些恬不知耻的牧师的臭脚丫子上剪下来的，在它们被剪下来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摇身一变成了哪个圣人或圣徒的脚趾甲，可以卖上一颗钻石的价钱。圣彼得的脚趾甲异乎寻常地多产，在克莱芒议会时代，在欧洲他的脚趾甲多得足以装满一大麻袋。人们虔诚地相信，这些脚趾甲曾经就长在那些伟大圣徒神圣的脚上。直到现在，有些脚趾甲还在尚贝里的大教堂里展出。来自一百德哩之外虔诚的信徒们欣赏了这些圣物后的确感到眼花缭乱。在巴黎皇家港有一棵荆棘一直被人精心地照料着，神学院的信徒们断言，这棵荆棘是耶稣基督的圣首所在的那片荆棘中的一棵。它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是谁把它保护下来的？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人解释过。这是一棵有名的荆棘，它在不同教派的长期争吵中闻名遐迩，它还在彼埃尔小姐的身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她只是吻了它一下，就治愈了长期折磨着她的眼疾。到过罗马的旅游者谁不知道圣梯，或者叫圣阶？

据说，这是海伦皇后带着“真正的十字架”从耶路撒冷朝拜回来时，在比拉多所住的房子里发现的。

据称，当年耶稣被带到罗马总督府时，就是从这架云梯爬上和爬下的。信徒们认为，脚踏这架云梯简直就是对神灵的亵渎。因此，他们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把它在罗马悬挂了起来。朝圣者只有在虔诚地吻它之后，才能用忠诚的膝盖跪在上面爬上爬下。

欧洲人仍然疯狂地迷恋着宗教圣物。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的罗马天主教教堂里，都多多少少地供奉着几件圣物，就连最穷的乡村教堂也吹嘘自己拥有罗马历史上数不清的圣人腿骨，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尚贝里教堂也在自豪地宣称它那里有能治好跛腿的查理曼大帝的腿骨。豪勒的教堂说有圣母玛丽亚的腿骨。西班牙教会说，它那里有七八块呢。而且，据说这些腿骨还都是千真万确的圣物。布鲁塞尔曾经存过、可能至今还保存着圣高杜勒的牙齿。有位虔诚的教徒常年受牙痛的煎熬，有次祈祷时只是看了一眼这些牙齿，牙痛就奇迹般地好了。欧洲各地都埋藏有这些圣骨，据说，天长日久之后，当水从埋有圣骨的地上流过时，立刻就会变成甘甜的泉水。信徒们只要虔诚地喝下去，就能包治百病。

各国历朝历代的人们都热切地渴望得到圣物，他们为了拥有一件名人甚至是大罪人的物件绞尽了脑汁。理查德一世执政期间，当伦敦的平民领袖威廉·郎伯德在史密斯弗尔德被处以绞刑时，人们急不可耐地想方设法搜寻他的一绺头发，或是衣服上的一块碎片。艾塞克斯、肯特、索夫克、索塞克斯和周围各郡的妇女们纷纷涌到伦敦来取走一把他绞刑架下的土。人们说，他的头发可以避邪，他衣服上的布可以治疗伤痛。

离现代更近一些的，还有不幸的那不勒斯渔夫马萨尼罗的遗物的故事。当他被暴动支持者推举到权力的巅峰时，他比以往的任何暴君都更加暴虐。最后，他被暴民们打死在马路上，就如同打死了一只疯狗。他的无头尸在泥塘里沤了好几个小时，夜里又被抛到了护城河里。第二天，群众对他的感情浪潮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人们擎着火炬，找到他的遗骸，给它穿上皇袍，隆重地埋在了教堂里。1万名武装士兵和1万名送葬者参加了葬礼。这个渔夫穿过的衣服被众人撕成碎片，当做圣物收藏了起来；他那间小屋的门板被妇女们从折叶上拆下来劈成碎块，或是刻成肖像，或是做成保存圣物的小匣子及其他纪念品；他那家徒四壁的小屋里的家具变得比华丽的宫殿里的装饰品更加受人青睐；他走过的地方被当成了圣地，人们把那里的泥土收集在小瓶子里，以黄金般的价格出售，并当做护身符戴在身上。

在处死残暴的布瑞威尔夫人时，巴黎人表现得几乎同样疯狂。马萨尼罗个人的罪行并没有使他的形象受到玷污，这一点倒不难理解。但是，布瑞威

尔夫人的这件事，除了使人感到鄙夷和憎恶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令人激奋的感觉了。有证据表明，她曾经毒死过七个人。她被判在格瑞威广场烧死，并把骨灰撒在风中。但是，在她服刑的那天，她的雍容华贵、美丽端庄使所有的围观者都惊呆了，他们切齿咒骂对她判的酷刑。他们的惋惜很快就转成了崇拜。结果，她当天晚上就被奉成了圣人。她的骨灰被人们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就连烧焦的木头也被抢购一空。人们说，她的骨灰能够防范巫术。

在英国，许多人对小偷、杀人犯以及其他重罪罪犯的遗物或与之有关的物品情有独钟。绞死他们的那些绳子常常是以每英尺1基尼的价钱被人买走。绞死过多德博士、最近被判叛国罪的佛特劳埃先生、杀害维尔先生的凶手修泰勒的绳索，都卖了很大一笔钱。1828年，凶手为考德的玛利亚·马顿谋杀案又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极大兴趣。威尔士、苏格兰，甚至爱尔兰的人都纷纷赶来参观埋藏过受害者尸体的小房子。人们在离开的时候都想带点纪念物回去。于是，房门上的木头、房顶上的瓦片，尤其是死者生前的衣物，都被拿得一千二净。她的一绺头发竟能卖出2基尼，而买到的人还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坎伯威尔巷是1837年格林那斯杀害汉纳·布朗的地方。案子发生之后，潮水一样的人群又一次汹涌而至，以至于警察不得不来维持现场秩序。人们急不可待地要从这个残暴的罪犯的房间里拿走一点东西做纪念，如果不是警察动用了武力，房里的门窗桌椅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更早一些时候，还有一个关于被绞死的罪犯的手的迷信传说。人们相信，患有痼疾的人只要被这只死人手搓一下，立即就会痊愈。这个愚蠢的信念使新兴门监狱的刽子手大发其财，他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钱。人们都觉得这是一只包治百病、消灾避难的回春妙手。这么一个令人恶心的圣物在查理二世时期要花10基尼才能买到一个，但人们并不觉得贵。

1838年春天，当疯狂的汤姆（或叫考特内）将要被枪毙时，那些圣物搜寻者马上又要摩拳擦掌地准备搞一件这个非凡人物的纪念物了。他的长胡子和头发由外科医生剪下，交给了他的信徒，被他们恭敬地奉为至宝。不仅他的信徒如此，就连住在坎特伯雷的富翁及其邻居们也都把他的一绺头发视为无价之宝。他被击毙时倒向的那棵树，被人们疯狂地剥下一条条的树皮拿走了；一封有他签名的信要用许多金币才能换到；他钟爱的坐骑也变得和它的主人一样有名。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从150英里以外的地方云集到布格顿，只为了看一眼他毙命的地方，或摸一摸“马耳他的疯狂骑士”的马背。要不是看管得仔细严格，他的尸体早就被从墓中掘出，把骨头当成纪念品拿走了。

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比廉洁的清官曾经穿过的靴子更加珍贵的了。我们从戴维斯对中国朝廷的生动描绘中可以了解到，当一个不同凡响的父母官卸任的时候，百姓们都会围拢过来向他致敬。如果他要离开他曾掌管过的城市，

人们就会簇拥着他从住所一直走到城门，在那里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脱下他的靴子，保存在衙门的大堂里。然后，再马上取来一双新靴子给他穿上，不到五分钟又脱下来再换其他的靴子。仅仅是穿穿这些靴子，被认为是对它们的充分供奉。

在现代欧洲最受推崇的当属莎士比亚的桑树、拿破仑的柳树和他在滑铁卢写公文时用过的桌子。莎士比亚的桑木鼻烟壶相对来说更为罕见，尽管市场上有无数种用这位大诗人种的树制成的东西。多种不同的木头制品都打上了莎士比亚的旗号，毫无疑问大都是冒牌货。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写作公文时用过的桌子”，其实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原先的那个早就被毁坏了。没了一个真的，就会冒出一打假的。许多人只是藏有一根木棍，还有一些人则把它刻成别针和其他各种饰物，更多的人则是制成鼻烟壶。在法国，这些木头被制成精美的糖果盒，被那些一提起拿破仑就脸上神采飞扬、两眼熠熠生辉的人视为珍品。滑铁卢战场上的弹壳，阵亡士兵军服上的纽扣，至今还受到欧洲人的宠爱。正如旧桌子毁掉后又发现了新桌子一样，人们又开始用同样的聪明技巧热衷于仿造那时的子弹。许多人还拥有一颗他们自以为是曾经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为世界和平作出过贡献的子弹。那是在滑铁卢战役12年以后，人们在战场遗址上开矿时挖出的第一个军火库里搞来的。所有的圣物崇拜者呀，你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不要那么轻易地就花在滑铁卢村成群结队的导游身上！

在路易·菲力普政权把拿破仑的遗体移走之前，站在圣赫勒那岛上孤零零的拿破仑墓前，旅游者纷纷从种在墓前的柳树上折下树枝，许多人把它们带到了欧洲各地。于是，它们就像它们的母亲一样长成了大树。圣物的信徒们早已分不清哪个才是最初的那一枝，但是，他们还是因为拥有了这么一根树枝而兴奋不已。在伦敦周围，直到现在还生长着好几棵这样的柳树。

圣物崇拜和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真正的伟人的遗物，伟大事件的纪念物，永远都不会失去吸引力。它们让人们去想象，去探索，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大概谁都会同意格雷说过的那种奢侈的希望，他想“坐在用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环球航行乘坐的船的残骸打制的椅子上写作：

“我自己现在也喜欢安静，
和一把椅子差不多，
可是我怎能坐着一辆
车轮破旧的马车去旅行，
眼看着它猛然紧急刹车。”

第五章 近代预言家记事

对世界末日所产生的恐惧数次笼罩着许多国家，最值得一提的是大约 10 世纪中期的基督教世界。当时法、德、英等国涌现出无数的狂信者，他们声称，《圣经·新约》之《启示录》所预言的世界千年大限将要到期，上帝之子将出现在云端判断虔诚与邪恶。此虚妄之说曾经受到了教会的劝阻，然而无论如何它还是迅速地传播到了大众当中。

最后的审判将在耶路撒冷开始。999 年，一群朝圣者继续东进，等待主的光临，庞大的队伍恰似一支大军。其中大多数人变卖了货物和财产，离开欧洲寻找圣地栖身。因为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所以各大建筑遭毁，冠冕之教化一下子变得有气无力，甚至连教堂也遇冷眼，骑士、市民、苦工携妇将雏，一边行进一边高唱圣歌，眼含恐怖仰望长空，期盼上帝之子能以无上的荣光抵挡灾难的来临。

第一千年间，朝圣者又增加了许多。多数人受到恐怖与灾难的困扰，每一自然现象对他们都是一种警告。行进中途的一声雷鸣使他们长跪不起，他们相信那是上帝在呼喊，宣布审判的那一天就要到来。无数百姓认为在雷声中大地将裂，死亡将至。天空中每颗流星都将会把耶路撒冷的教民们推向大街悲泣祈祷，路上的朝圣者也莫不如此：

“主啊，你可在宣告大地将覆，
世界万物将重新更序，
一切将不复存在，
好像空中一张飘飘欲坠的纸牌。”

发疯似的牧师充满恐惧，每一颗星逝都引起一番说教，他们整天讨论的主题便是即将到来的庄严审判。

彗星的出现一直被认为是在预告世界的解体。该观点的一部分现在仍然存在，而彗星不再被认为是世界解体的一种征兆，而成为毁灭的原因。后来到了 1832 年，最严重的警告传遍欧洲大陆，尤其在德国，天文学家预告彗星要撞毁地球。许多人担惊受怕唯恐地球被撞成粉末而停止了工作或一切生意。

在大瘟疫盛行的季节，人们总是相信狂徒们的预言——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了。灾难的日子里人们总容易轻信。1345 年到 1350 年间，整个欧洲大难临头，人们普遍以为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在德、法、意等国的大都市，随处可见预卜凶吉的人，他们预言以后十年必会听到天使长的声音，主将在云间宣判地球。

1736年，鼎鼎大名的预言家威斯顿预言该年10月13日地球将遭毁灭，这在伦敦引起极大的惊恐。一群群人在谣传的那天纷纷逃往艾灵顿、汉姆斯戴德和其间的一些田野去观看伦敦的毁灭——“世界末日的开始”。《斯威福特杂文》卷三中一篇题为“在谣传世界末日审判那天伦敦所发生一切忠实纪事”一文中对此愚蠢之举做了讽刺性的描述。该幻想的可信的叙述可能令人感兴趣，然而这种有关天主教皇和同性恋者的严肃妙语是不可靠的。

1761年，两次地震向伦敦居民发出了警告，预言第三次地震将要把他们一道毁灭。第一次地震发生在2月8日，震倒了利姆豪斯和波普拉几家的烟囱；第二次发生在3月8日，震区主要在伦敦北部且向汉姆斯戴德和海歌特延伸。不久，便普遍认为地震间隔恰恰一个月。同时，治安队里一个名叫拜尔的患有精神分裂病的士兵深信下个月还有一次地震。他彻底发疯了，在大街上四处奔跑，扬言4月5日这天伦敦将要崩塌。大多数人认为4月1日是更有可能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坚信这一预言，他们设法移居以躲避灾难。随着那个可怕的日子越来越近，人们的紧张情绪越来越严重，许许多多轻信的人蜂拥而去方圆20英里之内的村子，等待伦敦的毁灭。艾灵顿、海歌特、汉姆斯戴德、哈罗和布莱克海斯挤满了受惊的难民，他们为得到一个避难的房间而向房主支付高额的房费。那些支付不起房钱的只好留在伦敦，直到预计灾难来临的两三天前才逃到周围的田野里露营，等待巨大的震撼将他们的城市夹杂在灰尘中抛向空中。亨利八世时，在类似恐惧中发生过同样的情形。恐惧开始降临，一周前还在嘲笑预言的人们也打好行李，他们步着别人的后尘仓皇逃走。大家认为河流乃极安全之所在，港里所有商船都挤满了人。他们从4日到5日晚上在甲板上度过，同时等待着那一瞬间——圣保罗的晃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塔石在风中飞舞，在尘雾中重重地落下。大部分逃亡者第二天就返回来了，他们明白了那预言是错误的。然而许多人认为等再过一周相信一切都平安无虞后，再回伦敦是审慎之举。拜尔不久就失去了信誉，就连轻信的那些人也认为他纯粹是个疯子。他设法预言其他事件，可是再没人受骗，过了几个月，他被关进了疯人院里。

1806年，对世界末日之恐惧死死抓住了利兹及其周围人的心。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附近村子里有只老母鸡下的蛋上面印有“基督将至”的字样。许多人来参观现场，鉴定这些奇蛋，认为受审判的那天不远了。像风暴中的海员时刻担心船沉到海底一样，这些人一下子成了宗教信徒，他们疯狂地祈祷，自以为是痛悔过去的罪恶。一天早晨几个人听了那件事后便去看那只母鸡，它正在下“神奇”的蛋。他们很快便拨开疑雾，原来鸡蛋曾被有腐蚀性的墨水涂写过，然后硬塞进鸡屁股里。听到此种解释，那些刚才还在祷告和忏悔的人大笑了，世界依然像以前一样在发展变迁着。

1630年米兰的瘟疫影响很大，罗帕蒙特在其有趣的作品《地中海国家的瘟

疫》一书中给我们描述过，那些灾难中的人们倾听着占星家和骗子们的预言。奇异的是瘟疫流行前一年就有人预言过。1628年有一颗巨大彗星出现，占星家们对此各持己见。一些人认为这是血战的先兆，一些人认为那预示着饥荒，大多数人认定彗星那苍白的颜色预示着瘟疫。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该预言的实现使他们享誉一时。

现时广为流传的其他预言来自几百年前。它们对那些凡夫俗子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从而使他们对宿命论产生信仰。为了夺走人们康复的希望——也就是病人的最大安慰，他们谎称这场瘟疫将带来三重毁灭性的结果。这一非凡的预见几乎要使不幸的人们发疯。有一古老的诗句预言魔鬼要在1630年毒死所有米兰人。4月的一个清晨，在瘟疫登峰造极之前，过路的人吃惊地发现米兰城主要大街上所有的门上都黏着奇怪的海绵状的污点，还浸着烂疮流出的脓液。全城人都奔走相告这一发现，最响的警钟迅速敲响了。众人采取一切措施想找出罪犯，可是一无所获。最后记起了古老的预言，说如果大家到所有的教堂祈祷，魔鬼的阴谋便可被粉碎。许多人认为有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城市上空施毒，有些人则以为超自然力使然。与此同时，瘟疫可怕地蔓延。大家充满了不信任与恐慌感。人们认为每样东西都被魔鬼涂上了毒药——井里的水，田里的庄稼和树上的果实，能触摸到的东西便都如此——屋子的墙壁，街上的人行道，以及门上的拉手。平民们的愤怒升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于是大家密切地关注魔鬼的密使。凡是想不被大家攻击的人只好说他看见过魔鬼的使者用油膏涂抹在门上，否则落在大家手里他必死无疑。有位老人，年逾八旬，是圣安东尼奥教堂的常客。他刚要用袍角擦揩他要坐的位子，马上有人喊他在涂毒。挤在教堂里的一群妇女抓住了这位虚弱的老人，拽着老者的头发将其拖出，同时咒骂不止。这位老人就这样被拖过泥潭来到市政法官处，他有可能受刑罚并被迫找出他的同谋，但是他在半路就断了气。许多别的无辜者在狂怒的群众手下也遭此不幸。一个叫毛拉的，既是药剂师又是理发师，被控告与魔鬼一道毒害米兰。人们包围了他的房子，许多配制好的化学药品被发现了。这可怜的人声称准备用它们预防传染病的。可是给一些别的大夫看了以后，他们却宣布它们是毒药。毛拉被捆在架子上，他花了很长时间辩解自己是清白的。终于，他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屈服了。他承认自己串通魔鬼，又勾结一些外国的权势人物密谋要毒死全城的人。他还坦白自己如何以身试法——用油膏涂抹了门，往泉水中放了毒药。他也供出了几个同伙，他们也被置于同一境地。毛拉和他的同伙们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毛拉的房子被残暴地推倒在地，并在此外树起一根石柱，刻上毛拉的罪状以醒世人。

当公众心中装满了这些奇闻异事时，瘟疫仍在继续扩散。老百姓被召集起来观看处决罪犯时，一个个都被传染上了瘟疫。但是因病痛产生的暴怒和他们

轻信的程度，都与瘟疫的肆虐并驾齐驱。所以不管是奇异的还是荒谬的故事都会蛊惑民众。有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特别让人笃信不疑。魔鬼已经被发现，他住在米兰，准备了毒药膏并把它交给他的密使，然后向外分发。一个人胡编出了这个故事直到他自己都坚信他的异想天开是真实的。他站在米兰市场的附近，给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讲述下列故事。他讲道：在一个漆黑的傍晚，一个大教堂的门口周围没有一个人，一辆6匹乳白色的马拉着的深色马车停在他身旁。马车后跟着无数穿黑色长袍的家丁，他们都跨骑在黑色的马上。在马车上坐着一个高大威武、气质超凡高贵的陌生人，他的又长又黑的浓发随风飘动，他唇边露出一种轻蔑的表情。他的相貌看起来如此高贵至尊，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当他的目光停在陌生人身上时，一下子不寒而栗。他从未看到过如此深肤色的人，周围的空气很闷热，使人窒息。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与陌生人是不属于同一世界之人。陌生人察觉到了他的惶恐，和蔼而又不失威严地让他上车坐在自己的身旁。他已经无力拒绝陌生人。当他回过神来时，发觉自己已经坐在了马车里。马车开始启动，伴着强大的风力。马车飞奔着，那个陌生人一言不发，最后停在了米兰一条大街上的一个门前。街上行人很多，使他惊奇的是，竟没有人注意陌生人的不同寻常的车队人马。由此看来，一般人是看不见他们的。车队人马停在一家商店旁。商店里面像是一个巨大的几乎倒塌一半的宫殿。他与他的高贵的领路人一起走过几间大而光线暗淡的房间。其中一间房屋的四周都是巨大的大理石柱，柱子上雕刻着鬼神，记述着灾祸的施虐。这个建筑物别的地方被黑暗笼罩着，偶尔有闪现的光亮照在其上，使得他辨认出有许多骷髅，相互嘲笑，喋喋不休，相互追逐着或做跳背游戏。建筑物的后面，是一块荒芜的，被弃耕的平地，平地的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岩石，岩石的下边流淌着的毒水发出骇人的声音。毒水流过田地，流进米兰所有的泉水中，使得它们不再有用处。陌生人领着他看完所有这一切，然后把他领到另一个大房间，里面全是金子和宝石，陌生人许诺如果他跪下向他膜拜，并答应用一种传播疾病的药膏把米兰所有的门和房子都涂抹了，就将这些金子和宝石全送给他。到这时他终于明白这个陌生人是个魔鬼。他马上向上帝祷告，请求上帝给予他力量抵抗魔鬼的诱惑。他的话被那魔鬼听到了——他拒绝利诱。陌生人可怕地怒视着他，一阵很大的雷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一道道闪电映入他的眼帘。此后一刹那间，他发现自己一人站在教堂的走廊上。他日复一日地向人们一字不变地重复着他所遭遇的奇怪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对此都确信无疑。不断有人寻找那所神秘的房子，但都一一失败了。那个人指出了几个类似的建筑物，是警察正在搜查的地方。但传说中的瘟神没有找到，也没有鬼屋和毒泉。但是人们对传说坚信不疑，一些由于深受疾病之苦而处于半疯狂状态的所谓目击者提出证据，出来向人们发誓说他们也见过那陌生人，听过那乳白色马拉着奇特的马车的声音。

他们还逢人就讲那马车半夜从街道穿过的声音比雷声还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人出来坦白他们被魔鬼雇佣来施毒。大范围的狂乱出现了。它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妄想和身体一样错乱失调的人们日复一日地自动地站出来谴责自己，他们都说自己有罪恶，很多人都死于这种忏悔行动之中。

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期间，人们怀着同样的热情倾听着庸医和盲信者的断言。笛福说过，人们那时沉湎于无法把握的预言、漫无边际的设想。光怪陆离的梦和老巫婆的传说可谓空前绝后，历代的历书和他们的预言可把人们吓坏了。甚至在瘟疫发生的前一年，当彗星一出现，人们就受到警告，饥荒、瘟疫、火灾将会接踵而至。当瘟疫一出现，那些热心者就跑到街道向人们断言伦敦在几天之内将要毁灭。

1524年一个更加妄信预言的实例在伦敦发生了。当时整个伦敦城挤满了算命人和占星家，他们每天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算命和占卜。1523年6月上旬，他们中有人预言1524年2月1日泰晤士河水将会猛涨，淹没整座伦敦城，冲毁上万户居民的住房。预言被盲信者们奉为圣经。一月又一月，几乎所有的盲信者都坚定不移地重复着这个预言，因此有很多很多的人都相信了这一预言。于是有很多家庭打点行装，移居到肯特和伊塞克斯两地。当时时间迫近灾难日之时，移民的数量仍在增加。到1524年1月，城里工作的人成群结队地带着妻儿步行到15至20英里远的村庄去避难。上流社会的人们乘坐马车或别的交通工具也到同一处躲避水灾。到当年1月中旬，至少有2万人离开了伦敦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仅有空房光墙等着洪水施虐。许多富户搬到海歌特、汉姆斯戴德、布莱克海斯等地的高处去住。一些远在北方的沃尔莱姆修道院，泰晤士河南岸的克罗伊顿搭起了帐篷。勃而顿，这个圣·保尔索罗纽斯修道院的院长，让人在哈罗山上建筑了一个造价昂贵的城堡，并储存了供两个月之用的给养。1月24日，即大灾难即将来临的前一个星期，他带着他的同事和家眷迁移到此处。将许多船只用马车载到他的住地，且有非常好的船手。万一洪水来了就可划到高地来躲避。很多富户市民请求在此避难，但是精明而具远见的修道院长只留下他的亲密朋友和那些带来洪水期间用的食品的人。

终于，决定伦敦命运那天的大太阳从东方升起了。骚乱的人们清晨时都在观看正在上涨的河水，他们断定河水会慢慢地而绝不会突然上涨，因此他们认为当看见河水超过警戒线之后再向安全地带转移也来得及。但大多数人过于惊恐而不信这一点，以为躲到10到20英里以外才安全。泰晤士河不理睬那些愚蠢的人群在它的岸上，仍如往常一样静静地上涨，潮水准时退潮了，接着，又涨潮了，然后又退潮了，恰如20个星占学家没有做任何相反的保证一样。当傍晚临近时，当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被愚弄的市民们脸上浮上苍白的时候，他们的面

前也是一片苍白。到了晚上，固执的河水并没有再上涨而冲走一间房屋。然而，人们还是不敢去睡觉，成千上万的人留下来坚守河边直到第二天天亮，以避免河水当天晚上悄然来临。次日，预言家们就是是否可以避免泰晤士河发大水的错误预言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幸运的是，他们想出了个能减轻人民普遍狂怒的权宜之计，他们宣称由于一个小数字的过失，使他们将这次洪水的日期确定早了整整一个世纪。星星毕竟还在正常出没，他们是凡人，错误也在所难免。当代的伦敦人是安全的，伦敦被大水冲击不是在1524年而是在1624年，这样的宣告使保尔索罗纽斯修道院院长勃尔顿拆除了他的堡垒，疲倦的“移民”们也返回了。

伦敦一场大火的目睹者的一个陈述现在被保护在英国博物馆中，曾刊登在皇家文物学会会报上的。它叙述了另一个伦敦人轻信的事例。作者随同约克郡的公爵日复一日在教区内到处走访，这个教区在弗利特桥和泰晤士河之间。他陈述到他们努力阻止火势的蔓延，但受人们迷信的阻力很大。圣母斯波敦在她的其中一个预言中说伦敦将化为灰烬。他们拒绝付出任何努力去阻止火势发展。他所提到的凯伦·迪各伯先生的儿子也是一个有预言天赋的妄想者，他对人们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预言的应验，因为在《命运》这一伟大著作中写到伦敦将要毁灭。许多人，本来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帮助的人，本来可以作出努力，设法从毁灭的废墟中拯救整个教区的人们，只好袖手旁观。当更多的人自暴自弃时，那些满不在乎的人便去抢劫他们不能拯救的城市。

修女院长斯波敦嬷嬷的预言现仍然被英国许多乡村地区的人深信不疑。在农村她的声望很高，她统治了所有英国最流行的预言。不管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受过一点教育的人，还是社会其他阶层的人，都对她坚信不疑。她被认为出生在亨利七世时期的纳雷斯堡，为了增强预测将来事件的力量，她把灵魂出卖给了魔王。虽然在生活中她被认为是个女巫，然而她逃脱了女巫的命运，在约克郡的克利夫顿附近她寿终正寝，安逸地死在了卧床上。据说，为了纪念她，人们在当地的教堂院子里给她立了一个石碑，下面是其墓志铭：

这儿躺着从不说谎的她，

她的魔法会时常再现，

她的预言将继续存在，

她的英名将万古流芳。

“从没让一天时间流逝，”她传说的传记写道，“在那里，她没有讲述任何奇怪的东西，她只是需要最严肃的思考。人们从各处蜂拥而来，她的名声很大，大家来领悟她的全部精神。这些人中有年轻的、年老的、富的、穷的，尤其是少女们。他们为解决与将来发生的事有关的疑问来到她那里，带着她所给的解释满意而归。”其中，在传记的其他部分又提到她去了伯弗利的修道院长处，她

给他预测了亨利八世对修道院的查禁、亨利与安妮·玻伦结婚、斯密斯弗尔德的异教徒的大火和对苏格兰人玛利皇后执行死刑。她预测了詹姆斯一世的即位，并且预测道：“从寒冷的北方，灾难将会涌现。”在随后的走访中，她还说出了另一预言。以她的信徒的观点来看这个预言仍没有实现，但也许在本世纪将有指望实现：

血海与洪水汇合之时，
将会听到更大的哭喊声。
海涛轰响胜过雷鸣，
三对雄狮厮杀抗争。
把荣誉归于国王，
把欢乐带给人民。
火热的年代将要结束，
一如既往地恢复和平。
富庶小康将会随处可见，
铸剑为犁人们再事农耕。

但是，在她所有预言当中最著名的是一次对伦敦的预言。成千上万的人一想到当伦敦和海歌特被一排连续的房屋连接起来灾难将发生在这个不幸的王国就不寒而栗。如果目前的建房速度还会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她临死前留下的这一预言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革命——也就是说强大的君主会垮台，流血事件会发生，一些看到我们被灾难折磨的天使们，会把她们的头转向一边为不幸的英国哭泣。

然而尽管斯波敦嬷嬷的声誉很高，但她的地位在英国预言家中被列为第二位。墨尔本，强大的墨尔本独居最伟大的第一显赫位置。

“墨尔本和他的预测术哪个地方的人没听说过？”

世间岁岁将仍充满墨尔本的观点，
他的预言已在世间延续了一千多年，
直到预言本身的时间告终才将结束。”

斯宾塞在他充满神韵的诗里，已经给了我们这个著名的预言家以形象有力的描述：

与古人、后人和今人相比，他的魔法更具有神力，他能叫老天服服帖帖，日月星辰都五体投地。沧海变桑田，弹指一挥间，日夜之迭替，更不值一提。他独身一人，能敌雄兵百万；一提他大名，敌人闻风丧胆，害怕他的声威。直到今天，魔鬼听了也浑身打战。先知说他不是凡人，不是那些终有一死的帝王和芸芸众生。但是他通过修女和精灵，反映了虚幻而美妙的人生。

在这些诗句里，关于墨尔林的这首诗已经代表了对墨尔本本人的最普遍的

信念，墨尔林一般被认为是维特智同时代的人。至于他是一个真正的名人，抑或是由那些轻信者的诗一般的幻想所杜撰的人物，现在仍没有一致的结论。这样的人似乎确实存在，关于他对知识的占有超越了他实际年龄的理解力的看法似乎也站得住脚，就好像墨尔林被那些由斯宾塞列举出的超乎自然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资助。佛瑞尔·伯坎所掌握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力所能及的程度。

芒茅斯地方的治奥弗雷把墨尔林的诗歌或预言译成了拉丁散文，墨尔林不仅为治奥弗雷所崇拜，而且被大多数富有经验的老资格的编年史作者推崇备至。英国的编年史对墨尔林的生活、他的推测和预言都做了很好的诠释和演绎，这部编年史由查理一世时的托马斯·哈伍德出版。我们也找到了几则假的预言。不过似乎它们都是出自哈伍德一人之手。哈伍德的叙述太明白、太确定以至于没有人对前人加工所形成的墨尔林的故事有些许的怀疑。谈到理查一世，哈伍德写道：

狮心镇压起义的撒拉逊人，^①
赢得许多辉煌的战利品；
玫瑰和百合开始时行动统一，^②
但因分赃不均又发生对立。
狮心在国外取得节节胜利，
国内却变得一片狼藉。
狮子将被关进笼子里，
经磨难付赎金才又见天地。

坦率的托马斯·哈伍德接着勇敢地告诉了我们所有那些终于发生的事情。对于理查三世，他写得相当清楚：

有个驼背怪物生来就长牙，
受艺术的愚弄，自然也嘲笑他。
出世反常脚先伸，刚出娘胎就挨骂。
他原处的地位是那样低下，
踏过没膝的血，一步步往上爬。
他将得到他希望、追求的高位，
一旦身披皇袍，丑八怪也人人夸。
他丑恶的外貌值得钦佩
但当他正以为能安居宝座时，
一个国外来的野崽子就要杀回老家。

① 狮心指英王理查一世，撒拉逊人指十字军东征时的阿拉伯人——译者注。

② 玫瑰指英国，百合指法国——译者注。

这个事件之后的另外一些预言告诉我们从罗马来的亨利八世将要主政。“把它从家里带到他的英国凉亭中；”他应该是“源于那些像剥光了脑袋的土地上；”并且他“发怒时绝不饶恕男人，有情欲时也绝不宽恕迁就女人；”所以，在他唯一的继位者时代，“同性恋和赌博也出现了”。大师哈伍德在他的时代接近墨尔林的预言，而墨尔本死后，他并没有看到过英格兰所发生的事情。许多其他的预言家，包括被他引述的那些他同时代的人，以墨尔本的名义散布国外；但哈伍德给了他的读者们唯一的品味，这就如以下所说：

“当大麻成熟并准备收割，
英格兰人要小心自己的脑壳。”

通过这个预言，人们想到应该将他绞死。那个时代，一般不能应验的预言家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是这样解释的，“在单词 HEMPE 中有五个字母，只要想一下亨利八世的五个王储，此预言就不难破开。H 指前面提到的亨利国王；E 指他的儿子爱德华；M 指玛丽，爱德华的继位者；P 指西班牙菲利普，通过与玛丽联姻，共同拥有英国王位；最后那个 E 指伊丽莎白女王，她去世后可能会因王位继承而引起大量争端。”因为乱子没有发生，哈伍德这个狡诈的无赖便只好散布流言进行狡辩：“虽如此，但事实证明了预兆的正确。在詹姆斯国王平静的就职仪式之后，死亡事件迭起。不久，不光伦敦而且全国在七年之后都不会十分太平的。”

这正像庞特福兰克特·彼得的匡辞，他曾大胆预言过约翰国王将被废黜并且其后不久将死亡，而彼得本人却被吊死了。克罗顿在他的《英国编年史》一书中对这个所谓的预言家给予了生动有趣的描述。“同时”，他说，“这些英格兰的教徒们给他们自己塑造了一个所谓的先知，名叫彼得·卫科弗尔德。一个约克郡人，早期的一个教士，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现在彼得粉墨登场，骗取了王国里普通百姓的信任，说什么耶稣两次降临他的身上，是以小孩的形体撞入他的怀里，一次在约克郡，一次在波姆弗莱特；而且向他急声低呼‘和平、和平、和平’，教给他许多东西，他将此向主教禀告，向生灵打赌。只要忠心，就会感受到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悲苦，王国里有三次演变，他为耶稣而活。”

“这个伪装的预言者预言约翰国王的统治期限不超过下一个耶稣升天日，即1211年那个日子，正是他加冕十三周年。那么，这该由他自己来决定，是被罢黜，是被绞死，还是拱手让出王位。他声称不会告知。但是下届统治者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子孙。”

国王闻听此言，说道“哼，扯淡，该死的巫师”，一笑了之。可是当这一荒谬预言传至失宠的太子那儿，他除了禁止彼得出国，不让他再胡说八道外，也没采取什么其他措施。由于彼得是个游手好闲、到处造谣生事的流氓，那些爱

戴国王的大臣们悄悄将他以诽谤罪逮捕并将其囚入牢笼，而国王却还一无所知。

“‘英明’预言者声誉弥及王土，其名自然无人不晓，愚夫居多，明士哪有。因其被禁，所以流言飞语，好事者四处议论，于是又有预言产生，以讹传讹，街谈巷议，信口开河，无事生非，越传越玄，草民无知，信口雌黄，流言飞语，弥及国外。旧波未平，新波又起，全是造谣生事，无稽之谈，每日里都有关于国王的传言，无一属实。诽谤四起仇者自快。大家总是这样说，‘彼德·沃克菲尔德这样说，’‘他是这样预言’，‘经过是这样的’，喋喋不休，而他们却不假思索。彼得预言的那一天——耶稣升天日来了，国王约翰命令将宫廷大帐设在露天旷野里，与他的部属庄严地纪念那一天，其场面之盛大前所未有，装束华丽，歌乐四起，亲友济济一堂。这一天轰轰烈烈地过去了，并没有预言的事情发生，他的敌人困惑不解。为了使预言成功，他们扬言，‘他不再是国王，因为人民才如此生活，而不是他。’（国王约翰当时遭到被开除教廷的麻烦）

于是有人劝国王说这个预言给国王带来了不少麻烦，蛊惑人心，招致下议院反对他们。由于他的预言在高级教士帮助下漂洋过海，引起了法国国王的注意，而且使之产生侵略英国领土的勇气，他没有立刻这样做，但是他差点受骗，就像他们把真理埋入希波布拉底黑暗的迷梦一样，应该拨开乌云见青天。国王于是决定将彼得及其同行绞死，以免谣传再现。”

哈伍德，他是一个坚持追究所有预言之真实性者，对他当是不幸而享有盛名，对彼得预言曾予以褒扬的描述。要是他与彼得同时代的话，他会最大可能地与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说，彼得不仅是先知，而且是诗人，他预言了约翰王若干个灾难，而事实也没落空。彼得因为预言约翰国王在进入他统治英格兰十五年以前将被罢黜而被课以重税。他毫无惧色地告诉国王，他所有的预言都符合逻辑而确实将会发生。于是，国王向罗马教皇俯首称臣，他每年得向教皇纳贡。统治整个国家的成为罗马教皇，而不是约翰国王了。哈伍德认为这个解释具有毫无挑剔的说服力，因此人们对预言者的信任便永久地建立起来了。

让我们再回到墨尔林身上。即使到今天，他还被广为传颂。伯恩斯用一句话形容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要人，这句话用来概括他也再好不过了：

他声名显赫、法力无边

他的名字广为流传

他的声誉起初仅局限于他的出生地，但很快他的名字就传遍了欧洲大多数国家。1498年，可能由罗伯特·德·伯斯朗写的一册有关他的《生活、预言和奇迹》的奇趣之书，在巴黎印刷出版。书中写道，撒旦本人是墨尔林的父亲，据墨尔林说，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就会说话。让他的母亲——一个纯洁的年轻女人，向他保证她会把他养大成人。这应验了生性恶劣的邻居的预言。他的家园所在地区的法官听到发生这样的奇异之事后觉得蹊跷，于是当天把母子俩召到

他的面前。他们娘俩按照规定的时间去后，法官对这个年轻的预言者的智慧进行了有效的考查。法官问他是否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用异常洪亮的声音答道：“是的，我的父亲是撒旦而我拥有他的力量，我洞悉世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情。”他的崇拜者（法官）惊奇地鼓掌喝彩，并谨慎地决定不再打扰这位令人敬畏的孩子和他的母亲。

早期的惯例把史东亨治的建筑物当做墨尔林力量的象征。据说，这些巨大的石头在空中翻滚打转，在他的指挥下，他从爱尔兰到萨利希伯平原将它们排列成现在的矗立的石头建筑，以永久纪念撒克逊人在那里屠杀的 300 名不幸的大不列颠首领。

在卡玛森附近的阿伯歌威利，依然展现着预言者住的洞穴和他们发咒语的场景。斯宾塞在他的著作《仙后》中的描述多么美妙绝伦！他的文字峰峦叠嶂，异彩纷呈，缺少了它们，大不列颠任何伟大的先知的预言都会半途而废而不会传之后世。

睿智聪慧的先知墨尔林，
他从不让胜利的果实落空。
深深探究，远离人间美景，
他见不到一星半点的生命。
无论何时他都耐心劝告，
围在他身边的那些精灵。

如果你也曾有此经历发生，
去漫游世界，去看那可怕的风景。
他们说有个狭小空间在石缝之中，
那是个恐怖的一无所有的石洞。
但我说，无论如何你不敢，
进入同样邪恶的凉亭。
害怕那残忍的魔鬼，
一不留神就夺去你的性命。

身居高位时要下察民情，
那里有铁锁链恐怖的响声。
黄铜的大锅里轰隆隆，
成千个精灵在长期遭受苦痛。
上下颠簸、反复折腾，
虚弱的大脑变得更加眩晕。

紧张而辛苦，大量地劳动，
他们常大声呻吟而令人伤心。
钟声阵阵，响亮轰鸣，
从深渊下传来骇人的回声。

他们说，这就是原因，
不久墨尔林就要临终。
他想以环绕的铜墙，
汇集凯尔·墨尔林的作品，
将此事托付给那些小精灵，
给他带来完美的告终。
此时湖上圣母请他光临，
他对她朝思暮想，情有独钟。
她让那些劳工逃走，
而他们等他回来，干活不敢放松。

受到这虚伪女人的诱引，
与此同时，真让他吃惊，
他被埋入棺材之中，
不能再回去参加劳动。
然而这些魔鬼和精灵，
可能不再忍耐繁重的劳动。
但墨尔林的命令威力太大，
使他们害怕得不敢乱动，
日夜在那里辛勤劳作，
直到让铜墙竖立高耸。^①

在其他英国预言家中，相信权力仍未完全被知识进步之光抹掉的信仰者是
与斯波敦嬷嬷同一时代的一位白痴——罗伯特·尼克松。据时下流行的关于尼
克松的情况介绍，他出生于距维尔罗伊尔不远的德莱迈尔森林边的一个家庭，
其父母都很贫穷。虽然他的父母教了他如何耕种土地，但由于他非常无知和愚
蠢，因而对农事的掌握方面一事无成。大伙都认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患
者，因而没有注意他所持有的那种奇怪而互不相干的论调。他的许多预言都因
此而被人遗忘，但这些预言并不总是一无是处。一件使他被引起注意的事情终

① 摘自《仙后》b3, c3, 86-13。

于发生了，这次他以一位有才能的预言家的身份而声誉大振。罗伯特·尼克松正在田地里耕地时，他突然停止了手中的活计，面带奇怪而惊恐的神态喊道：“哎，蒂克！哎，亨利！哦，做错了，蒂克！哦，对了，亨利！亨利拥有天下！”同他一起在地里干活的人不理解他这一狂妄欣喜的举动是怎么回事，但第二天其缘由就一清二楚了。当尼克松突然说出理查德三世在波斯华兹的战斗中被谋杀而亨利七世被宣布为英国国王时，立刻有一位信使急匆匆地给大伙带来了这个消息。

不久，尼克松这个年轻的预言家的大名就传到了国王的耳边，国王非常希望能与他会面交谈。于是，国王派出了一位信使，让他将罗伯特·尼克松带回皇宫，但信使花了很多时间才到达罗伯特·尼克松的住处。尼克松得到了消息却对国王等待他的这种荣耀诚惶诚恐。的确，不久国王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尼克松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了这一点。他像发疯一样在街上跑着并且喊着，他说亨利已经派人来传他，他必须去皇宫，他感觉到他快要饿死了。这些过激的胡言乱语并没有产生什么惊恐的情绪。可是到第三天，信使来了，将他带到了皇宫里。他给切斯海尔人民心里留下的印象是，他——他们的预言家，是伟大的天才。尼克松一到皇宫，亨利国王好像因丢失了宝贵的钻石而感到极度的苦恼，于是亨利国王便问尼克松能否告知他钻石在什么地方。原来亨利国王将钻石藏了起来，他想用这种办法来考验一下尼克松这位预言家的预见技巧。当尼克松用“谁藏谁能找到”这句古老谚语回答时，他大吃一惊。从那时起，国王从心底里相信尼克松早已拥有了预言的天才，并命令手下的人将他说的一切话都记录下来。

在宫廷逗留期间，尼克松不时对国王说，如果不让他离开皇宫回到自己家园的话，那他就要被饿死。亨利国王不想让他离开，于是他发布了严格的命令，对官员和厨师们说尼克松想要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他生活得那样好，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健壮得像个贵族管家，胖得像个总督。有一天国王要外出打猎。尼克松跑到皇宫门口堵住国王，下跪恳求国王不要让他留下，以免被饿死。国王乐了，于是让一位官员在他外出期间悉心照料尼克松，然后，他才骑马奔向森林。国王离开以后，宫中的仆人们开始嘲笑侮辱他们认为不值得如此款待尼克松。尼克松埋怨了那官员，那位官员为了使他不再生受嘲弄，于是将他关在了国王的密室里，每天让人按时给他送四顿饭。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从国王那儿来了一位信使要这位官员无条件地马上到温切斯特去。这位官员迅速动身，按照国王的要求骑上马跟着信使走了。然而，他忘了安排可怜的尼克松。过了三天，这位官员才回来，这时，他才想起了被关在国王密室里的那位预言家。他进去一看，后悔莫及，预言家躺在地板上——他已经被饿死了，正如预言家自己所预言的一样。

在他的预言中，已经应验的如下，时间发生在觊觎王位者时期：

“一个伟人来到英格兰，
然而王子从中获胜。”
“乌鸦饮尽贵族的血，
北部为反对南部而起义。”
“逃离的北部雄鸡，
骄傲的羽毛被拔掉，
他总会诅咒自己的出生之日。”

这些预言的赞美者认为预言所涉及的内容如正午的太阳一样清晰可见。第一段指的是在库劳登战役中，查尔斯·埃得伍德王子被卡姆布兰德公爵所打败；第二段指的是上议院议员得温特伍特、巴尔摩里努和劳瓦特被处决；第三段指的是觊觎王位者自不列颠海岸的撤退。在预言中显然会成功的有下列一些：

“在七、八、九中，
英国的奇观将显现；
在九与十三中
所有的不幸都会出现。”

“耗费我们的财力和人力
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
在镰刀和美酒之间
所有英格兰人有精神。”

“外国人头戴有雪的钢盔入侵英格兰，
将带来祸患和饥荒，
屠杀穿着裙装的人。”

“南特威齐城镇将被洪水冲垮。”

对前两段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解释，但是在某一文件上无疑被扭曲成他们被理解的那样。第三段涉及一个头盔上有雪的国家对英格兰的侵略，那位老太太清楚地预言英格兰要与俄国交战。至于最后一段，谈的是城镇上没几个人热诚相信城镇的命运就是那样。那些预言家处于快乐的平和心理，没说哪年才可证实那可怖的祸患，而我们认为从现在起很可能需两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

在有关尼克松的一般传记中，他认为一些人误把自己的预言看做无稽之谈，现在很大部分预言已经被证实或将被证实是真的。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只是贪图享乐，而应使用武力驱赶我们的敌人，以便制止我们所放弃的邪恶的生活方式

的复苏，以不断地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对此，虽然大家并不都赞同，但每个人都会高喊，阿门！

除预言家以外，还有历书创造人莉莉、玻尔·罗宾和帕崔矶以及弗朗西斯·摩尔，法国和比利时有马修·朗斯伯几。虽然他们很自负，但与墨尔本、圣母斯波敦和尼克松这些将其思想建立在精神上而非境遇上，不受一年仅预言一次的约束而大胆预言的人相比，就难望其项背了，所以也只有变得谦虚起来。在这些预言家死亡之后，历书的发明者不再值得提及，甚至连那位著名的帕崔矶也暗淡无光。1708年，他的预言令全英格兰人兴奋起来，伊萨克·贝克斯达夫证实他的死使活着的人快乐而满意。这种虎头蛇尾的突降法是极其鲜明的，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是不值得记忆的。

第六章 大盗的赞歌

杰克：我们从哪儿能找到另一批有用的哲人，他们应是些不怕死的男子汉！

瓦特：健壮而真实的男子汉！

罗宾汉：他们勤劳勇敢、不屈不挠、久经考验！

耐德：谁不为朋友出生入死、两肋插刀？

哈里：谁会为私利不讲义气、出卖朋友？

马特：我看那帮当官的谁敢这么说！

——《乞丐的歌剧》中“大盗们的对话”

不管民众是因贫穷的痛苦而赞成机智勇敢、足智多谋的侠盗盗劫富人的财产，也不管是出于人们惯有的对可怕冒险记录的兴趣，可以肯定的是各个国家的人民对有名的侠盗都怀有崇敬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两点，才使得他们在公众眼里具有神奇的魔力。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传统上的巨盗，他们的功勋被人们用最优美的诗歌记载了下来，而他们的罪过，

“会有人编成顺口溜，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让顽童传唱不休。”^①

那些对国民行为与特征有独特研究的旅行者经常观察这种情感，并对其行评论。博学的布兰克神父于18世纪初在英国居住多年，在他的有关英国和法国人民的有趣的书信里，他说他总是碰见英国人对于拦路强盗的成功之举的吹捧绝不亚于对他们的勇敢军队的赞扬。有关他们的谈吐风度、机智狡猾以及慷慨大方的传奇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而且著名的小偷同时也就是享有极高声望的英雄。他补充说，所有国家的贼帮都极易激动，但对将被处决的罪犯却极为冷漠。然而有一伙英国盗贼对这样一幅场景却极感兴趣：他们非常高兴能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坚定不移，并且为那些勇敢地面对上帝与人间的审判，泰然面对死亡的人鼓掌欢呼，例如——也许他早已提及——著名的强盗马克佛森，古老的民谣是如此描述他的：

“他去了，

如此喧嚣，如此放纵，

^① 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

如此使人害怕；
他跳起了活泼的舞步，
在绞刑架下旋转舞蹈。”

这些民间流传的侠盗中，在英国，也许在全世界，最为有名的是罗宾汉。这个名字被人们赋予了特有的光环。“他劫富济贫”，人们回报他以不朽的声名，一个足以酬答恩人实物资助的头衔。传奇小说和诗歌竞相尽其笔墨对他进行描写。他和他那肩背长弓、身穿林肯绿呢的快活部下隐没的舍伍德森林现在已成了流浪者的圣地，一个纪念他的传统场所。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他的一些所谓的长处绝不会让他受到赞扬。在漫长的七百多年间，他的一些美德在民间为人们广泛宣扬，并且只要有英语，就会有他的名字出现。他对穷人的仁爱、他的勇敢以及对妇女的尊重，使他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绿林好汉。

稍后时期的英国盗贼之中，有谁没有听说过克劳德·杜瓦尔、迪克·特品、乔纳森·怀尔德和杰克·谢泼德呢？在18世纪的英国，当人们恐惧和欢喜之时，就形成了这些拦路贼和城市游侠的独特的骑士精神。特品的英名对于英格兰1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来说是无人不知。他的令人惊叹地从伦敦驰马飞奔约克之行，使他成为无数人爱慕的偶像。他将一名老妇置于火上，强迫她说出藏钱的场所，这一冷酷行为被看做一个十足的笑话。他面对死亡的凛然态度被看做勇敢之举。布兰克神父在其1737年的书信里写道，他一直对特品的故事很感兴趣——当他抢劫绅士时，他会慷慨地留给他们足够的钱以便能继续旅程，并且让他们发誓永不告发他，而这些绅士又确实是如此认真负责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天，一个人非常兴奋地给神父讲述了一个故事。特品或者是其他有名的强盗，拦住一个据他所知非常富有的人。他像往常那样吆喝道“要钱还是要命！”但是在此人身上他仅仅搜出了5个或6个基尼。他放了这个人，并以最为友好的态度要求此人以后出门再也不要如此的囊中空空，并补充说，如果下次碰见他还是如此的吝啬的话，就会痛打他一顿。特品的一个崇拜者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是有关他在剑桥附近抢劫某先生的故事。他拿走了这个绅士的手表、鼻烟盒，除留下两先令外，他还拿走了所有的钱。临走前，他要求该绅士以名誉担保不会使他被追捕或被送上法庭。绅士依照其吩咐立了誓言，然后他们彬彬有礼地分别而去。以后，他们在纽马克特不期而遇，并互相认出了对方。某先生虔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不但没有去告发特品，而且还自夸说他以正当手段大大赢回了一笔钱。特品提议他们二人在一匹有希望获胜的马身上各自下注，某先生欣然接受了提议，就好像从全英国最为体面的绅士那里接受赌注一样风度翩翩。结果特品输了，他也二话没说就付了钱，并且他也被某先生的宽宏大量的举止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告诉某先生他们对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小事使他们不能一起畅饮几杯而深为遗憾。这个轶事的讲述者对于英国是这样一

个响马的故乡而感到非常自豪。

杰克·谢泼德的生平在英国也是人人皆知。作为一个残忍的暴徒，他曾使他的国家蒙羞，但是谁又获得了人们公认的普遍尊崇呢？他不像罗宾汉那样劫富济贫，也不像特品那样以古怪的礼貌方式抢劫，但是他却脚戴镣铐成功地逃出新兴门监狱。他的这点成绩——被人们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使他的凶相戴上了不朽的花环，并且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盗贼的典型。他被处决时，还不满23岁。人们对他的死颇感同情，一连数月，他的冒险奇遇成为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画店挂满了他的画像和一幅由理查德·桑黑尔以他为题制作的油画。1724年11月28日出版的《英国日报》上还刊登了对这位画家的赞美诗：

“是您，桑黑尔，
赋予了一个如此无名，如此微贱的名字
以光彩的名誉；
是您，
避免了死亡的坟墓，
使谢泼德的形象永留人间！
艾普莱斯·亚历山大，
把恺撒画成了奥里留斯；
莉莉的作品使克伦威尔得以不朽，
而桑黑尔的画让谢泼德永生。”

由于杰克有如此高的声誉，因此人们认为非常适合将其搬上戏剧舞台。于是由瑟蒙德策划的一出名为《滑稽的杰克·谢泼德》的哑剧在伦敦剧院区的特鲁利街剧院上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所有的场景都以自然风光为背景，包括他在克莱尔集市经常出入的酒吧以及他在新兴门监狱成功逃脱出的死牢。

1754年出版的《新兴门监狱年鉴》的编辑维莱特先生进行了一次奇怪的说教。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从一个街头传教士那里听说了杰克的临刑日期。演讲人维莱特谴责人们只会使用蛮力而极少利用头脑，并以当时的情况作为例证进行说明：“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罪犯的最好例子，那就是著名的杰克·谢泼德。他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呀！他干了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这一切都为了他那差点被送上绞架的令人讨厌的性命！他是多么敏捷地用弯曲的钉子挑起了脚镣挂锁的链子，又是多么果断地拆开脚镣，爬上烟囱，用手拧弯一根铁栅，穿越石墙而过，砸碎了黑色通道的坚硬大门，然后一直爬上监狱的铅皮屋顶，用一枚长钉将一块毯子固定在墙上，至此他逃脱了死亡！他是多么勇敢地从屋顶溜到鸽笼顶上，然后又是多么小心地爬下楼梯，成功地逃到了街门口！

“噢，你们都像杰克·谢泼德！别误会，我的同胞——我不是指物质方面，

而是指精神，因此我建议赋予这些事情以精神意义，如果我们认为像他拯救自己肉体那样，我们也忍受巨大痛苦，经过深思熟虑以拯救我们的灵魂是不值得的话，那将是多么羞耻的呀！

“我来告诫你们，用忏悔的‘铁钉’打开你们心灵之锁！打开你们钟爱的欲望的镣铐，登上希望的‘烟囱’，减少阻在你了不起的决心之前的‘栅栏’，穿过绝望的石墙和死亡之谷的黑色通道！使你自己成为神的默想的铅皮屋顶，用教堂的长钉安装信任的‘毯子’走下屈从的鸽笼，爬下谦恭的梯子！如此一来，你就会到达罪恶之狱的出口，逃脱魔鬼这个老刽子手的魔掌！”

乔纳森·怀尔德——菲尔丁使得这个名字得以不朽——并不为人们所喜爱。他的身上没有一点一个巨盗所应具有的性格优势，这种优势与犯罪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不但怕死而且还告发了他的同伙。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卑鄙行径，在他被押往伦敦死刑场的路上，人们用脏物和石头向他身上投掷，并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蔑视。与他相比，人们对待特品和杰克·谢泼德的行为方式是多么不同呀。他们临死时穿着整洁的衣服，衣服的扣眼里还插着散发着幽香的鲜花，而且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勇敢地走向死亡！人们预料特品的尸体将被送往外科医生那里进行解剖，因此，当他们看见有人忙于搬运尸体之时，袭击了搬运人，夺回了尸体，并抬着尸体在全城耀武扬威地转了一圈，然后将尸体埋进一个非常深的墓坑里，填满生石灰以加速尸体的腐烂。他们不能忍受他们的英雄——用24小时从伦敦飞马驰往约克的英雄——的尸体被粗野的外科医生的野蛮之手段解剖。

克劳德·杜瓦尔的死并没有这么风光。克劳德是个具有绅士派头的盗贼，根据巴特勒为纪念他所作的著名的颂诗，他

“为野蛮的阿拉伯人指明了道路，
一种更为文明的劫掠形式；
比那些从没教养过的小子更为谦和地接受奖赏；
在愚钝的英国人民面前以一种
前所未见的优美姿势走向绞架。”

事实上，他是礼貌的代身，而且他对女子的尊崇也闻名天下。当他最终被捕关进“石墙、铁链和铁栅”之内时，由于其罕有的良好品质和英名，妇女们的悲伤也就极为深重。

巴特勒说，在他的地牢中：

“女士们从全国各地来临，
给这亲密的囚犯献上她们的爱心。
他坦然接受、毫不动情，
就像是接受应得的贡品。

最勇敢的骑士也不能，
将女士们的伤悲减轻，
就像少女一样软弱无力，
无论有多么武艺超群。
要以骄傲而勇敢的雄心，
去挽回世界的损失、去拯救他们。
要和他一起去改变生活，
放弃虚荣而奋起斗争。”

法国有名的强盗中，没有谁能与艾默尔瑞高特·泰特努埃尔相提并论。在查理六世统治时期他极为活跃。他的部下有四五百人之多，并且他在利木森和奥维根拥有两座非常坚固的城堡。在他周围地区有许多封建贵族的领地，尽管他没有固定收入，但是驿路却可以供给他财源。他死时只留下一份遗嘱，在遗嘱里他写道“我将把 1500 法郎送给圣乔治教堂作修缮之用，把 2500 法郎留给一直始终不渝地爱着我的心爱的姑娘，剩余的部分送给我的同伴们。我希望他们能像亲兄弟般生活相处，并且友好地分享这笔钱。如果他们不同意，并引起了争执，这不能怪罪于我，我建议他们找到一把锋利的斧头，砍开我的保险箱，就让他们互相争抢保险箱里的东西吧，迟者遭殃。”奥维根的人们仍然以钦佩的语气讲述着这些强盗的高超技艺。

随后的岁月里，法国的窃贼成为十足的恶棍，得不到人们的一点尊敬和欢迎。著名的卡吐什——在法语里，这个名字已成了流氓恶棍的代名词——一点都不具备一个侠盗所具有的慷慨大方、彬彬有礼和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生于 17 世纪末的巴黎，死于 1727 年 11 月。他的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后来根据他的故事改编了一出颇受欢迎的戏剧，尽管他的确很坏，但是该剧在 1734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在巴黎所有剧院的演出都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法国以拥有差不多可与特品和杰克·谢泼德相匹敌的强盗——维多克而感到无比幸运。维多克早已成为无从考证的传奇小说的男主人公，他的同胞夸耀着他的五花八门的成就，并且对欧洲其他国家是否拥有像维多克一样如此聪明，如此才能卓著，如此具有绅士风度的大盗表示怀疑。

德国有斯堪德汉斯，匈牙利有斯库布瑞，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许多著名强盗，这些强盗的名字和功绩在他们各自的国度里可说是老幼皆知。

意大利的强盗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而且他们其中许多人不但虔诚而且非常仁爱。这些人所表现出的仁爱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人们对他们这一特点非常偏爱。当他们中一人落入警察之手，他们将其带走时，他声称“我比这些地区随便哪三个女修道院所付出的博爱精神都要多！”这个小伙子所言不假。

在伦巴第，人们仍然记得两个臭名昭著的强盗，他们在二百多年前西班牙

人统治时期极其活跃。据麦克法伦所言，他们的故事记载在一本该省所有儿童都知道的小册子里，而且孩子们以比读《圣经》更大的兴致来阅读此书。

斯堪得汉斯是莱茵河上的强盗，长久以来在人人对他敬畏的莱茵河沿岸他是一个特别受人喜欢的人物。农民们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他如何嘲弄富有的犹太人或者是特别专横的审判官的种种恶作剧——以及他犹如王公贵族般的阔绰大方和英勇无畏的精神。简而言之，这些人为他感到自豪，他们不愿对他的功绩的回忆与他们的河流分离，就像他们不愿用火药将爱伦布瑞特斯汀的岩石炸得粉碎一样。

在德国，还有一个绿林好汉，人们总是以赞美的语气来谈论他的品格和功绩。莫斯科·纳代尔是1824年以及随后两年里在莱茵河、瑞士、阿尔萨斯地区（法国的）以及洛林等地横行出没的巨大强盗组织的头领。像杰克·谢泼德一样，他因极其惊险地从监狱逃脱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当被囚禁在不来梅市监狱主楼三层的牢房之时，尽管身上还戴着铁镣，他还是巧妙地避过了看守的戒备，逃到楼下并游过威瑟河。当他游到河中心时，一个哨兵发现了他，举枪射中了他的腿肚子，但这个无畏的强盗仍然勇敢地手脚并用游到了对岸，并且在司法官员们准备好船只追捕他之前就逃出了他们的视线。1826年他再一次被捉拿归案，在梅因斯对他进行了审判，被判处死刑。他是一个高大、强壮、英俊的男人，尽管他是一个坏人，但是他的命运却引起了全体德国人的同情，尤其是妇女们非常遗憾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一个相貌英俊而又有着传奇冒险经历的英雄从刽子手的屠刀下面拯救出来。

在谈到意大利的强盗时，查理·麦克法伦先生评论了天主教派的弊端。由于它的忏悔和赦罪，使得此类犯罪呈上升趋势。但是他又非常确定地补充说，比起民谣作者和说书人的胡编乱造所造成的坏影响，牧师和僧侣们的影响还不如他们的一半。要是他把剧作家也算上的话，那么这份名单也就完整了。事实上，从金钱的意义上讲，剧院只希望自己的生意兴隆，因而就一味迎合人们的口味，不断地上演最受人们喜爱的窃贼和强盗的历史故事剧目。这些戏剧中的强盗身着独特服装，神出鬼没，寻欢作乐，鲁莽轻率以及满不在乎的行为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想象。而且无论他们的拥护者提出什么完全相反的说法，他们已对公共道德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响。据说，为了纪念1647年和1648年那不勒斯革命中的盖兹公爵，舞台上的那不勒斯强盗的行为、服装以及生活方式都被表现得极具魅力。而政府当局认为禁止这种强盗展示风采的戏剧的上演已是势在必行，甚至还禁止强盗的服装在假面化装舞会上使用。那个时期群盗泛滥，因而公爵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些强盗组织成一支部队，以帮助他夺取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不勒斯王位。他是如此描述这些强盗的：“这些人有3500人之众，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四五十岁，年龄最小的有二十多岁。他们一

个个高大健壮，留着长长的差不多全部卷曲的黑发，穿着黑色的西班牙皮衣，丝绒长袖或者是金色的衣服；马裤镶着金边，绝大部分镶的是深红色的花边，镶着金边的丝绒腰带，而且两边分别插着两把手枪；皮带上挂着一把三指宽、两英尺长的华丽的短剑；腰带上还系着一个放鹰打猎用的袋子，脖子上挂着用丝质长带系着的火药筒。他们中的一些人扛着火炮和老式的大口径短枪；他们足登漂亮的鞋子，脚穿长筒丝袜，头戴一顶悦目的金线织的帽子，或者是不同颜色的银线织的帽子。”

在我们国家，《乞丐的歌剧》是对舞台上演的为窃贼们歌功颂德的又一例证，此剧第一次上演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唐西亚德》的评论对此剧的成功作了说明。约翰逊在他的《生命的诗篇》又引用了这一说明：“该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伦敦该剧连续上演63天，而且在紧接下来的季节里重新上演依然受到人们同样的欢迎。英国所有的大城市都上演了该剧，而且在许多地方还演出了30场或40场；在巴斯和布里斯托等地共演出50场。然后依次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成功地上演24天。妇女们随时都在吟唱剧中让她们着迷的歌曲，而且把房子也像剧中场景那样布置。并非只有该剧的作者一人享受此剧成功所带来的荣誉，扮演波莉的女演员此前毫不出名，但一下子就成了城里人人喜爱的明星；她的画像被大量印刷出售，而有关她生平的文学著作和诗歌也出版发行，甚至她的一些言语和俏皮话也被制成了小册子。而且此剧的声名还远扬海外，甚至在意大利歌剧院有十年时间一直将此剧作为压轴戏。”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约翰逊博士指出海瑞恩——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这一歌剧提出了批评，因为该剧将拦路强盗当做英雄加以推崇，并且最后还使他免受处罚。如此一来，不但对邪恶，而且对于犯罪都是一种鼓励。另外，他还补充说，甚至传言此剧上演以后匪帮数量明显地成倍增长。约翰逊博士对这一断言提出了疑问并列出了自己的理由，那就是拦路强盗和入室抢劫者都极少光顾戏院，而且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劫匪会和平抢劫，就因为他看到剧中的迈克斯被暂缓处刑。但是，假如约翰逊博士能被说服的话，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拦路强盗和入室抢劫者确实是经常光顾剧院，而且一部成功的歌剧的有趣演出将会导致年轻人和品行不端者对剧中人的模仿，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另外，很有影响的权威人士约翰·费尔丁爵士——玻街（伦敦中央违警罪法庭所在地的）的最高司法长官——以他在政府机关的记录作为证明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在那部歌剧流行期间，窃贼的数量得到了惊人的增长。

在距我们当今时代非常接近的年代，我们也有一个引起同样结果的例证。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席勒创作出了一出名为《强盗》的戏，该剧对整个德国年轻人的爱好及想象都起了误导的作用。英国一个著名的评论家海兹李特谈到这出戏时说，长期以来，这出戏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震撼了他，“它就像一

记重拳，使他头晕目眩。”事隔25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这出戏。用他的话来讲，它“就像一个老住户一样一直居留于他的脑中”，他好像还没有从那一出戏中完全清醒过来去描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品德高尚具有超凡本领的小偷，几乎刚入学的新生对他如此的钦佩崇拜，以至于他们渴望着模仿他们认为非常有名的一个剧中人，离家出走，投身于森林荒野之中，向过路的行人索取钱财。他们想象他们将像摩尔人一样劫掠富人，并把那雄辩的独白者交付给沉落西山的夕阳或者正在升起的月亮；他们还想象他们遇到穷人就救济他们，然后在原始的关隘或是密林深处的帐篷里，与自由自在的伙伴，痛饮莱茵白葡萄酒。但仅仅一点冷酷的经历奇妙地磨灭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发现真正地以抢劫为生的劫匪与舞台的传统侠盗毫不相同。他们的家人也常常念叨他们以面包和水为食并睡在潮湿的麦草堆中的三个月的狱中生活，如果作为传奇小说坐在壁炉边谈谈消遣倒还不错，但是对于他们本人来讲这种生活并不令人愉快。

拜伦勋爵私下里认为，品格高尚的窃贼们在最低限度上已改变了其祖国的那些年轻幼稚的诗歌创作人的品味爱好。然而，他们却比德国的那些同龄人显得更有见识，并没有投身于森林之中作绿林响马或者作拦路强盗。尽管他们非常钦佩海盜康拉德，但是他们并不会真的加盟海盜并为他们升起黑旗。他们仅仅用语言而不是行动来表明他们的钦佩赞美之情，他们在大量发行的期刊和音乐杂志上发表了描写海盜和土匪的新娘以及劫匪的各种各样冒险经历的诗篇。

然而戏剧作家起了最坏的作用。比起盖伊和席勒二位，拜伦在此事上所负有的责任要小得多。借助舞台布景、漂亮的服装、动听的音乐以及他们在剧中表达的极其错误的观点，他们损害了公众的鉴别力。他们不知道，粗俗的噱头会破坏艺术的感染力。

在伦敦，票价低廉的剧院集中于贫民区和人口稠密的地区，经常光顾剧院的主要是那些游手好闲、行为放荡的年轻人。他们非常欣赏有关窃贼和杀人犯的传奇故事的剧目，比起任何其他种类剧目的演出，这种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演员们扮演的拦路盗贼、夜间窃贼和绿林好汉们生动逼真，并给兴高采烈的观众进行了有关犯罪的生动教育。同时剧中还展示了窃贼和杀人犯各自生涯中最为悲惨的事件和极其粗俗下流的笑剧，而且人们为剧中人的深厚感情和宽阔胸襟而鼓掌欢呼。不论何时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恶性案件，在那儿，有关此案的所有令人作呕的细节都会被搬上舞台，以取悦于那些迟早会是此案效仿者的观众。

单纯的读者，对于强盗题材的态度相差各异，而且绝大部分的人想了解那些臭名昭著的流氓恶棍的冒险经历，即使是虚构小说，他们也很高兴一睹吉尔·布拉斯·德·桑特伦和大恶棍唐·古兹曼·德阿尔福雷克的情节曲折的传

奇故事。在这里，不用担心有人模仿，诗人一样也不会造成损害，只要他们高兴，他们也会对如此的“英雄人物”歌颂一番，以唤起我们对杰米·道森、吉尔达瑞或者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麦克佛森等人悲惨命运的同情；或者是在不朽的诗篇里颂扬了苏格兰巨盗罗伯·罗伊对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对待所进行的申冤雪恨。假如，诗人们那优美的诗篇能够使整个世界相信这些英雄人物只是晚出生了几个时代的被人误解的哲人，并且不管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他们都热爱。

“优良的传统，简单地谋算，
他们愿意服从强权，
他们愿意履行诺言。”

那么，整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明智，并乐意采用好的方法来分配财物，以使这些窃贼放弃与社会对抗的行为方式，达到与社会的和谐。然而，看起来，即使是通过魔术师徒劳地施法，这种手段也无法使他们变得如此明智。

第七章 须发荣辱记

——政治和宗教对于须发的影响

满怀敬意和体面，
谈起胡须及主人。

——哈迪布拉斯

“长发是男人的耻辱。”著名的圣保罗宣言中的这句名言，竟成为平民政府和教会机构制定有关法律和教规的根据。从基督教诞生一直到15世纪，是否可以留长发和胡须，始终是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大问题。

我们也发现，在很早以前，男人是没有权利随心所欲地梳理自己的头发的。亚历山大大帝认为，军队士兵的长胡子给敌人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可以抓住胡子来砍掉士兵的头。为了不给敌人这个方便，他命令部队的全体人员都要仔细刮脸、刮胡子。他面对敌人的这种谨慎态度与那些受过北美印第安人款待的人大不相同。印第安人认为，头发和胡子象征着武士的荣耀，应该让它任意生长，当敌人要剥去士兵的头皮时，也好有什么可抓的。

在欧洲，有一个时期，长发一度是权力的象征。我们从多尔的格雷戈里^①那里得知，克洛维一世^②的继承人便留起了长长的卷发，而且还成为皇家的特权。贵族们也有同样的权利。他们不仅留长发，还蓄起长长的大胡子。从头发和胡子上丝毫看不出他们的地位比皇族低。这种发型一直延续到路易·戴邦乃尔时代才稍稍有些变化。但是到他的继承人休·卡比特时，将发型变短以示有所区别。然而奴隶们与之对抗，继续让须发任意生长。威廉一世征服英国的时候，诺曼底人留的是短发。英王哈罗德二世在向哈斯丁斯挺进时，曾派间谍去打探敌情。间谍回来禀报说：“敌军好像全都是由牧师组成的，因为他们的脸和嘴都刮得很干净。”当时英国的时尚是头上留长发，上唇蓄须，下唇刮净。傲慢的胜利者瓜分撒克逊族大乡绅、大地主的土地，用各种暴政使英国人蒙受屈辱。这时，英国人开始鼓励留长发，以便使自己看上去尽量和他们留平头、刮胡须的主人不一样。

① 公元538—594年，法国人，基督教士，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公元466?—511年，法兰克国王——译者注。

这一时尚却触怒了神职人员。而且，在法国和德国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劝诫活动。到11世纪末，教皇颁布禁令，得到全欧洲基督教权力机构的大力支持。凡是留长发的人，一律要逐出教会，死后也不能为他祈祷。迈尔麦斯伯雷的威廉^①说过，著名的乌斯特大主教圣·巫士丹，无论何时，只要一看见留着长头发的男人就怒不可遏。他声称这种事情是极不道德的犯罪，不是人类所为。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小刀，无论何时看见留长发的男人，当他跪在他的面前等他祝福时，他就偷偷地拿出小刀，剪下一把那人的头发，然后再一下子扔到他的脸上，让他把其余的也全部剪掉，否则就要送他下地狱。

但是，时尚总是与法律的杠杆背道而驰。那时候，男人们还被允许把长发盘在脑后，但他们宁愿冒着遭受上天惩罚的危险也要把它披散开来。在亨利一世当朝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勒姆认为有必要重申教皇关于对违犯者要逐出教会和教区的谕令；但就在这时，法庭却对卷发表示出了赞赏的态度。于是，教会的激烈抗议这时就显得无济于事了。就连亨利一世和他的贵族们也都把头发做成长长的发卷披在背后，这在神职人员的眼中简直就成了“违反道德的恶人”。国王的牧师赛尔罗对主人这种不恭敬的行为感到极端伤心，就在法庭集会时宣读了圣保罗宣言中的有关内容。他生动地描述了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着人们的巨大折磨和苦难，感动得好几个人失声痛哭，使劲揪自己的头发，仿佛要把它们连根拔掉。据说，有人看到亨利国王也哭了。这个牧师看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趁热打铁，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当众就剪掉了国王的长发。接着，又有几个大臣也把自己的长发剪掉了。这样，不久以后，留长发的时尚似乎就不再风光了。但是，尽管德里拉神父赞赏了大臣们的勇气，可就在第一次忏悔刚刚过后的不到六个月，他们就觉得自己又成了最大的罪人了。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勒姆过去曾是诺曼底的教士，由于强烈反对留长发而名震鲁昂。他做主教以后，仍然热衷于这项事业的改革。他的这种固执，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国王的欢心。国王最终还是决定留卷发。大主教和国王之间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矛盾。因此，在大主教去世以后，国王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摆脱了大主教的说教了。国王陛下竟让大主教这个职位一缺就是五年。但是，这期间，仍然有很多倡导者在全国各地的教会讲坛上声讨长发族对教会的不忠，可这毫无用处。史陀^②在一些古编年史学家的影响下，是这样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的：“那些男人，忘记了他们的性别，用长发把自己的外貌搞得和女人别无二致。”当他们的头发因为年龄或别的什么原因脱落后，“他们在头上编了一些卷，

① 公元1090—1143年，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公元1525—1605年，英国历史学家和古物专家——译者注。

而后再缠上假发。”这种时尚最终却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改变了。当时朝中有一位爵士，平常总是为自己拥有一头漂亮的长发而洋洋自得。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恶魔向他扑来，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堵在他嘴上，想把他憋死。他一下子就吓醒了，果真发现嘴里塞满了头发。他把这个梦当做上天对他的警告，良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当晚就剪掉了自己的长发，从此开始支持改革。教士们很快就把这个故事传播开了，那位爵士也被推崇为开创新风尚之先河的人。在教士们的竭力劝导下，人们争相效仿他的模样。男人们差不多全都变成了可敬的圣·巫士丹大主教所希望的那样了。谁能想到，花花公子的一个噩梦竟然比圣徒的恳求更加有效。然而，正如史陀所说，“此后不到一年，当这些自以为可敬的人又故态复萌时，他们就又开始钟爱女人的头发了。”和其他人不同，亨利国王似乎根本就没受这个噩梦的影响，他可压根儿不想剪掉自己的头发。据说，由于他与与众不同的样子与当时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再加上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冒犯了教会，因而把自己搞得心里非常别扭，常常夜不能寐。他经常产生一些幻觉，好像所有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各个阶层的神父、教士把他团团围住，挥舞杖杈痛打不已。他被这个幻觉吓得胆战心惊，经常从噩梦中起身下床，手持利剑追赶幽灵。和他情同手足的御医格雷姆德也是个基督教教士，他从不向国王作出这是消化不良的暗示，而是劝他剪发，以重新取信于教会，用祈祷和布施来改变自己。但国王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一年后，他在一次海上风暴中差点葬身海底，这才开始悔悟自己的罪行，剪短了头发，并按照教士的愿望做了适当的忏悔。

在法国，梵蒂冈扫荡长卷发的雷声没有像在英国那样震得那么响。路易七世比他的皇兄要顺从得多，把头发剪得和教士们一样短，这使朝中的勇士们极为痛心。他的皇后爱丽诺，一位快乐而傲慢、总爱寻求刺激的圭因那^①人，对国王的这种装束总是嗤之以鼻。她不停地指责他总是模仿教士的发型和衣着，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后来，王后对刮脸的国王漠不关心并不有不忠行为的事情被证实了。于是，路易七世夫妇就此一刀两断，而法国国王也因此失掉了圭因那和普瓦蒂尔这两个富饶的省份，这可是王后当初和他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不久以后，她就带着自己的财产嫁给了英王亨利二世，给后来在两国长达几个世纪的血战中的英国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当十字军把所有漂亮的年轻人统统赶到了巴勒斯坦时，教会感到使留在欧洲的保守市民相信长发的深重罪孽并不是一件难事。在里恩总督理查德外出期间，他的英国臣民不但剪掉了长发，而且连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这时，著名的鼓动家，人称长胡子的威廉·福兹伯特就再一次在自称是撒克逊子孙的人们

^① 现在的土鲁斯市，在法国西北部——译者注。

中兴起了留长发的风尚。他强调，留长发是为了尽可能地区别于诺曼底人，他自己的胡子就长及腰间，所以人们才都叫他长胡子，其声名传及后代。

法国教会也不再声称他们是胡须和长发的死敌了。一般来说，他们允许时尚的自然发展，人们可以在下颚和上颚上蓄胡须，但是，时尚却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在理查德一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又兴起留长胡子。当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之子大卫和英王爱德华的妹妹琼结婚时，人们又提起了斯考特1327年访问伦敦时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警句，它后来被刻在了圣彼得·斯坦各特大教堂的大门上：

无情的长胡子
愚笨的彩帽子
粗野的灰大衣
使英国更奢侈。

在西班牙，当查尔斯五世继承王位时，他就没有留长胡子。人们也并未指望国王周围那些卑躬屈膝的寄生虫能比他们的主人表现出更多的男子汉气概。除了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准备带着他们的胡子升天，似乎不再受时尚的左右以外，全国各地的男人很快就不再留长胡子了。谨小慎微的人们以痛苦而惊慌的心情看着这场革命，并认为一切男人的美德都将随着胡须而逝去。当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因为失去了长胡子，我们也不再拥有灵魂。

在法国，亨利四世去世之后，胡子也变得声名狼藉，唯一的理由是亨利的继承人年龄太小而无法蓄胡须。伟大的贝阿耐斯的一些密友和他的一些大臣则拒绝刮胡子，尽管他们受到了新一代人的嘲讽。

谁能忘记英格兰曾经分裂成圆颅党和保皇党两大派系？那时，清教徒认为一切罪恶都藏匿在拥护君主制的那帮人的长头发里，而后者却把他们的对手说成是一群无才无德的昏庸之辈，正如他们没有长头发一样。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男人的头发都是信仰的象征，头发越长就越不虔诚，而头发越短就越虔诚。

在所有政府干涉男人头发和胡子的事例中，最不寻常的要算彼得大帝在1705年的那一次了。他不仅敢于干涉，而且还干涉得相当成功。当时，欧洲各国都在强烈谴责胡子，在这比教皇和国王的声讨更有效的讨伐声中，长胡子被逐出了文明社会。但是，这却使俄国人更加珍爱和固守他们的传统装束了，因为这成了他们区别于那些令他们深恶痛绝的外国人的标志。尽管如此，彼得大帝还是认为他们应该刮掉胡子。他果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一个熟读史书的人，那么他在试图歧视国人并以强制的手段来攻击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时，他就会犹豫不决。但彼得大帝可不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在自己不可征服的意愿驱使下很快下了命令，不仅要求军队，而且也要求各个阶层的市民，从贵族到农奴，都要刮掉长胡子。彼得大帝规定了一个期限，以便人们有时间去克服因为厌恶而产生的第一次心理剧痛。过了这个期限之后还留胡子的男人，就要交 100 卢布的税。牧师和农奴被归到社会地位最低的那类人中，他们可以不用交胡须税，但每次经过城门必须付出 1 戈比。人们对此极为不满，但他们对斯特勒利兹那可怕的命运记忆犹新，所以，数以千计的想留胡子的人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反抗。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写道：人们觉得刮胡子总比触犯一个人要明智得多，因为这个被触怒的人随时都会毫不犹豫地砍掉他们的头。彼得大帝比以前的教皇和主教可聪明多了，他不用遭天罚的诅咒威胁人们，而是让他们因为不服从而付出更大代价——课以重税。许多年以后，朝廷在这个税种上的税收积累已颇为可观。收税者给纳税人一个小铜币作为收据，为了表明其目的，铜币要铸上“胡须”的字样。铜币的一面是鼻子、嘴和胡须的图案，图案上方再标明“收讫”，然后再在周围饰以花纹和象征俄国的黑鹰；另一面刻上年月日。每个留胡子的人在出入城门时都不得不出示这个收据。那些难以驾驭的和抗税的人则统统都被关进了监狱。

从那时起，现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对时尚之类的问题，就试图以劝导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加以解决，教会也不在大胡子和长头发的问题上自寻烦恼了。男人们只要自己喜欢这个样子，愿意留就留去吧，用不着再担心被逐出教会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人们又开始犯傻了，男人们又在上唇蓄起了小胡子。

政府对此可不会熟视无睹、放任自流的。这一次，它比宗教走得可远多了，而且政治的干预仍然影响巨大。在 1830 年的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还没有因为他们唇上的小胡子而感到自命不凡。但发生了那次事件之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小店主的嘴巴上，突然就冒出了一圈小胡子，天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1830 年 10 月，当荷兰士兵在鲁温城取得了暂时胜利之后，比利时人马上就刮掉了他们的胡子。荷兰军队中的足智多谋者，四处宣称比利时人已经刮下的胡子足以作为医院里的残疾人填充床垫。这已成了嘲笑所谓爱国者的典型笑话。

最后一次荒唐事距现在非常近。那是在 1838 年 8 月，德国的报纸上登出了一份由巴伐利亚国王发布的诏书，禁止平民以任何借口蓄须。诏书还命令警察和官员去逮捕蓄须者，并强迫其刮脸。报道此事的《权利》杂志又补充说，“奇怪的是，胡子马上就象秋天的落叶一样消失了，每个人都急切地服从国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被捕。”

巴伐利亚国王是一个擅长写那种急就打油诗的诗人。他在当政期间对诗的

格律进行过许多合理的改进，但对胡须这事的改革则既无诗意也不合理。人们暗中都巴望着他那真龙天子的小脑袋里别再想起剃头这件事，否则，他的臣民也非得跟着遭殃不可。要是这样的话，他可就堕落得更远了。

第八章 决斗与神裁

古时曾有一位智慧的哲人
他发誓说，他可以证明，
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好斗的狂人。

——《哈迪布拉斯》

许多作家在阐述决斗的来源时，都把它归因于纪元之初遍布欧洲的野蛮国度的好斗习气，因为在那时，这些国家还没有找到能比刀剑更有效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实际上，从最基本的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决斗就是打架，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为了获取或保卫财产或报复别人的辱骂而最终采取的行动。两条狗互相撕咬是为了一块肉骨头；两只公鸡在粪堆上扑腾得羽毛乱飞，是为了得到一只美丽的母鸡的爱情；或者两个傻子在公园里向对方射击，是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对方的侵犯；这些鸡、狗和傻子们其实都是决斗者。随着文明的发展，那些开化的人们渐渐对这种解决分歧的办法感到羞愧，他们就颁布了几项法律，规定受到伤害后可以获得赔偿。但是，仍然还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被告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来反驳原告的指控。这种情况在欧洲社会的早期肯定有很多。在这时，他们就选择了决斗，并且决斗后谁也不能上诉。据说上帝会使正义的人的手臂充满力量，并使他取得绝对的胜利。正像孟德斯鸠所说，对于一个刚从愚昧状态下过来的民族而言，这种信仰是极其自然的。由于人们都十分好战，那些缺乏勇气的男子——勇气是当时人们推崇的最大的优点——自然地怀疑不仅胆怯，而且虚伪，因为胆怯和虚伪总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决斗中表现英勇的人则被公众舆论认为一身清白，任何对他们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作为必然的结局，如果社会中的“劳心者”——不是“劳力者”——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治人”，来驯服他们同类的无法无天的冲动的話，这时社会就会回到它最原始的状态去。带着上述的想法，政府开始划定一个极小的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人们才可以用格斗来证明或否定一项有罪的指控。根据在公元501年通过的勃艮第王贡德巴都的法律，在任何一个合法的手段里，决斗都可以代替起誓来提供判案的证据。到了查理曼统治时期，勃艮第王的做法在整个法兰克帝国普及开来。在这里，不仅是原告、被告，就连证人、法官，也被迫用刀剑来保卫他们控诉的真实性、证据的确切性和判决的公正性。查理曼的继

承者——虚诚者路易（因为路易曾偏袒教会，滥用皇室土地分赠教会，因而获得了“虚诚者”的称号。）为了减少由于格斗而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恶习，就颁布一项法令：只有在涉及谋杀、抢劫、纵火一类的重罪，民事案件和当一个人的骑士资格受到攻击时，人们才能用决斗来解决。但是妇女、病人、残疾人以及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任何情况下也不适于决斗。牧师和传教士被允许可以请人代替。这种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推广到一切必须由格斗来解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判决中。

教士们控制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一直不赞成这种把正义判给最强壮有力的人的法律体系。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反对进行决斗，并且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偏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控制那些与宗教的原则完全相悖的好战情绪。教士们先是在瓦伦提亚会议上，后又在特伦特会议上宣布开除参加决斗的人的教籍，包括助手和观看决斗的人。他们声称这种风气是罪恶至极的，魔鬼借决斗来毁灭人的精神和肉体。他们还说，纵容决斗的王公大臣们也应该被暂时剥夺对决斗发生之地的司法权和控制权。但是，到后来我们会看到，正是这个条款鼓励了它原来反对的做法——决斗。

但是，当时人们都怀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一声祈祷，全能的上帝就会显示奇迹来帮助无辜受控的人。尽管教士阶层强烈谴责进行决斗，却没有反对这条决斗的人信仰的错误的信条。他们仍然鼓励大众信仰以下的原则：国家之间或个人之间起了纠纷时，神灵会进行公正的判决。教士们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力支持的神裁法所根据的也是同一条原则。在决斗时，完全靠人们的手臂来决定谁是谁非，而在后者——神裁法中，任何人一律平等。所以，毫不奇怪，如果是为了上述原因的话，人们本该用这种和平方式来解决所有的分歧。这种做法被推广开来，因此，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他们成了国家中最有威望的人。但是，由于当时国家仍允许在一切疑案中用个人的力量作最后判决，因此教士们的权力和影响不如那些王公贵族。

我们应该清楚，并不仅仅是对流血事件的痛恨促使教士们用开除教籍的严厉措施来惩罚决斗者：那是为了保留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行处理案件的权力。他们的命令蕴涵着知识和文明的萌芽，因为他们是当时知识阶层的代表，正如当时的贵族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一样。为了把裁判之权集中于教会，使教会成为所有控诉的最终裁决者，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他们创立了五种裁判模式，这些模式的监控权完全落入了他们的手中。这些模式是：在福音传教士面前发誓；十字架判决法和火烧判决法，身份较高的人适用这两种办法；水淹判决法，地位卑微的人适用；最后一种，面包和奶酪判决法，适用于教士阶层内部成员。

在福音传教士面前起誓的判决法是这样进行的。接受这种判决法的被告人必须站在神圣的殉道者的遗物或坟墓前，面对一本新约圣经发誓他没有犯被指

控的罪恶，是清白的；他还必须找到另外 12 名公认的正直的人同时发誓说他们相信他的无辜。这种判决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特别是在处理继承权的纠纷时，因为最信誓旦旦的人肯定会打赢官司。这个弊端是促使人们选择格斗来判决是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毫不奇怪，一个封建男爵或早期的一名首领会选择一场公平的打斗来决定是非，而不愿选择这种作伪证的人常常成功的裁判模式。

十字架判决法，也就是查理曼大帝请求儿子们在他死后解决内部纠纷的最佳办法，它是这样操作的：被告先发誓自己无罪，再向十字架请求，让它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然后，被告就被领进教堂，站在祭坛前。牧师事先准备好两根极其相似的木棍，其中一根上雕有一个十字架的图案。然后，牧师用一些上好的羊毛织物，极其庄重、小心翼翼地把两根木棍包好，放在祭坛或殉道者的遗物之上。在此之后，牧师庄严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以他神圣的十字架来恩赐他的判决，判决被告清白还是有罪。祈祷后，一个牧师走近祭坛，拿起其中一根木棍，助手们恭恭敬敬地把羊毛织物解开。如果这根木棍上刻有十字架的话，被控之人是清白的；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人就是有罪的。要说所有这样的判决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也不能荒唐地认为这种判决完全是碰运气。毫无疑问，牧师们给出了许多明确的、真正的判决，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十分谨慎，因为我们相信，牧师们事先对案情进行过许多调查和分析，他们已经知道被告清白或是有罪，然后才相应地拿起有十字架或无十字架的木棍。尽管对围观者来说，两根包裹起来的木棍外表上完全相似，但那些打开包布的人能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区别开来。

在火烧判决中，最后决定的权力毫无疑问地也落在了牧师们的手中。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火不会烧那些无辜的人。因此，在进行火烧判决前，牧师们会让那些无辜之人——或者说那些被牧师们认为是无辜的人——小心不要接触到火。一种火裁决是这样的：牧师们把若干个烧得红热的犁头在地上排成一行，每两个之间有一定距离，然后蒙上被告的眼睛，让他赤足从犁头上走过。如果他有规律地踏上犁头之间的空地，没有碰到灼热的犁头，他就是清白的；相反，如果他踏上了犁头，烧伤了自己，他就是有罪的。因为只有教士们能够安排这样的裁决，他们常常事先就可以预见到判决的结果。要想让一个人有罪，他们只需把犁头排列得不规则点就行了，被告肯定会踏上其中一个。英王爱塞烈德二世（968～1016 年，978～1016 年间在位，世称“不敏捷者爱塞烈德”）之妻，即信教者爱德华之母爱玛，曾被控与温彻斯特主教奥温过于亲密，她就用这种裁决法洗清了这个罪名。不仅牧师们所倡导的神裁法的名声，而且皇后的名誉都危在旦夕，于是牧师们就用尽一切办法以保证皇后不踏上任何一个加热过的犁头。这种判决法也可以用别的几种方式实施。其中一种就是让被告手持一根灼热的、约有两三磅重的铁条。当我们看到不仅是手掌粗糙的男子，连皮肤柔软

娇嫩的女子也能毫发无损地手持烧红的铁条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事先在手上涂抹了防护的东西；或者说，那根看来红热的铁条是凉的，只是外面涂上了一层红漆。另一种方式是将赤裸的胳膊浸入一大锅沸腾的热水。然后牧师们用几层亚麻和法兰绒布将手臂包扎起来，被告在三天内不得出教堂，由牧师们悉心照料。如果三天后被告的胳膊完好如初，不见一丝疤痕，他的清白就会得到大家的公认。^①

水淹裁决法却没有上述那么麻烦。这是一种适用于贫穷和卑贱的人的裁决法。它的结果被认为无关紧要。就像对待后来的巫婆那样，被告人被扔进池塘中或河里。如果他沉下去淹死，他的幸存的朋友会宽慰地知道他是清白的；如果他游到岸上，他就是有罪的。不论哪种情况，他都不再属于这个社会。

但是，在所有的判决法中，教士们为自己设计的方法则保证他们中任何一个成员也不会被认为有罪。即使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恶魔，如果用这种方法判决，也会变得安分守己，清白无辜。这便是面包与奶酪判决法：人们先在祭坛上放上一块大麦面做的面包和一块奶酪，被控告的牧师身穿正式的法衣，周围围满了身穿罗马教廷煊赫礼服的助手。他先念一通符咒，再热情洋溢地祈祷几分钟。这位祈祷者唯一的负担是，如果他犯有被控的罪孽，上帝会派他的天使加百列（七大天使之一，上帝传达好消息给世人的使者）堵塞他的喉咙，他就会咽不下那块面包和奶酪。可是，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牧师在这时哽住喉咙。

当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时，人们开始争论是否应该将格列高利赞美诗引入开司提尔王国（古代西班牙北部一王国）来代替由塞维尔的圣伊西多创造的缪塞拉比克圣歌。这个问题造成了很多麻烦。开司提尔教会不愿接受新圣歌。于是，双方提议各选出一名代表进行决斗，以决定是否应该采用新的圣歌。教士们不同意用这种渎神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但是对于用火烧裁决法却都没有异议。于是，他们燃起一堆大火。一本格列高利赞美诗和一本缪塞拉比克圣歌被同时扔进火堆，让火焰来决定哪种圣歌是上帝所欲，如果上帝倾向于哪一本

^① 与此十分相似的是现代印度人的火裁决法，福布斯在他的《东方记事》第一卷第十一章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一个被控犯有重罪的人选择用火裁决法来判决时，几天内他会处在严密的监护之下，他的右手和右臂会被用漆布紧紧缠裹，最后封上。为了避免作弊，通常有数名正直的官员在场。在英国控制的地区，手臂上裹的布通常由东印度公司的人最后封上。然后被告被置于一名欧洲守卫的看管之下。等到火裁的日子来临之时，会有人用火将一大锅油加热，这些油沸腾时，人们往锅里投入一枚硬币；这时被告的胳膊被解开，然后在原告和法官的监视下洗干净。当仪式进行到这一环节时，出席仪式的世族就会向上帝祈祷。世族们祈祷后，被告就将自己的手浸入沸油之中捞起硬币。然后，被告的右臂再次被封好，直到指定检验的日子。到那时，人们开封检验：如果无疤痕，被告被宣布无罪；反之，他就会受到与罪行相应的惩罚”……进行这种判决时，被告通常在将手臂浸入沸油前作如下的祈祷：“啊，火，你，无所不在，你，纯洁的象征！你能证明人的美德或罪恶的火，在我的手臂上宣布事件的真相吧！”如果其中无诈的话，这种裁决法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所有被告都有罪。但是事实上，经过这种裁决，有的人被认为有罪，还有的人被宣布无罪。所以，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些世族，就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牧师那样，在火裁过程中做了手脚，以便保护那些他们希望大家认为是无罪的人。

书时，会使它完好无损。据当时的一名目睹奇迹之人——巴龙纽斯红衣主教说，格列高历圣歌一被投入火中就毫无损坏地跳出了火堆，人们都看到了这情景，书跳出时还有很大的响声。每个在场的人都认为上帝已经决定支持格列高历教皇了。过了一会儿，大火被扑灭。但是，真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一本书躺在那里，上面满是灰烬，可是一点也没烧坏，甚至一点也不热。到了这时，问题才算被解决：上帝两本书都喜欢，它们应该在全塞维尔王国的所有教堂中轮流使用。

如果神裁法只被用来判断这样的问题，世俗之人不会有什么反对，但是，当它们被当做解决人与人之间所有争执的最后裁定时，那些只有匹夫之勇的人就对其产生了抵制之心。其实，贵族们很久以前就对牧师们怀有嫉妒，他们很快地感觉到牧师们真正的目的是使教会成为所有案件上诉的最后法庭，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贵族们喜欢采用决斗的古老方式来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决斗本身简单易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决的结果是他们在格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高超本领争得的，这个结果使他们的对手心服口服。而在神裁中，双方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还要加上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使贵族们放弃神裁进行决斗时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那就是——骑士精神开始生根发芽；还有，尽管教士们在大声指责，决斗已成了当时生活的唯一大事，是王公贵族们唯一的温文尔雅的追求。有关尊严和荣誉的高尚观念传播开来，任何对别人尊严的攻击都将招来竞技场上的报复。双方比武时，四周会围满欢声雷动的观众，观众们的认可远远比那冰冷而又正式的神裁法而更使交手双方感到满足。路易一世之子罗退尔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废除了火烧判决法和十字架判决法，但在英格兰，神裁法一直延续到亨利三世时期。在亨利三世在位的早期，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使用神裁法。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又把骑士精神发扬到了最完美的顶峰。很快，骑士精神就导致了神裁法系统的彻底衰落，并且使决斗成为司法判决的坚实的基础。骑士精神的衰落后来确实导致了比武场上打斗的消失，但是，决斗，作为骑士精神的后裔，却不顾智者和哲学家企图根除它的努力而延续到了今天。在一个野蛮时代流传下来的种种流毒之中，决斗是最顽固、最难消除的现象之一。它使人们的理智和尊严产生对抗，使聪明人变成傻子，使成千上万谴责它的人实行它或屈从于它。

如果哪位读者想探究一下这种决斗如何进行，他可以请教一下博学的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里，我们能找到关于古代决斗的最详细的描述。孟德斯鸠用清晰、绝妙的笔触描绘了决斗的安排程序，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决斗被安排得如何有条不紊且引人入胜。正像许多明智之事被愚蠢之人干得一塌糊涂一样，决斗这种愚蠢的事情被实施得非常明智。这种荒唐而又亵渎神灵的战斗裁决法竟有着如此明智和富有宗教精神的规则！

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和以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志的新时代开始之前，出现了一种更加富有理性的司法体系。城市中忙于贸易和做工的居民更加愿意接受法官的裁定，因为当他们之间有冲突时，他们根本无时间也无精力去自己解决。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允许他们只因为轻微的事情就冲上比武场，他们没有王公贵族那样时间充裕。像关于粮食、布和母牛价格的争执，到市长或地区长官那里将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判决。即使那些吵吵闹闹、十分好战的骑士和贵胄们也认识到如果决斗应用得过于频繁，这种判决法会失去它的尊严和荣耀。政府也持同样看法，也严格限制只有在少数几种情况下才能采取这种极端行为。在法国，路易九世执政以前，只有在冒犯君主罪、强奸罪、纵火罪、暗杀罪和夜盗罪这几种情况下，才能实施决斗。而路易九世则取消了所有的限制，认为在民事案件中使用决斗也是合法的。但此令即出，情况变得很糟糕，所以在1303年，公平者菲利普认为有必要限制决斗的实施范围。他下令只有刑事案件中的叛国罪、强奸罪、纵火罪和民事案件中的继承权纠纷案可以用决斗来解决。骑士们则被允许在任何有纠纷的情况下用决斗来保卫自己的尊严和报复别人对自己尊严的侵犯。

在历史上关于最早决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路易二世统治期间（公元878年），仅有一桩决斗。事情是这样的：加斯蒂努瓦伯爵安吉尔吉鲁一天早上被伯爵夫人发现死在床上她的身边。伯爵的一个亲戚贡特朗控告伯爵夫人对丈夫不忠而谋杀了丈夫。贡特朗向她提出挑战，让她找一个人代替她与自己决斗，他将亲手刺死这个人，来证明伯爵夫人有罪。伯爵夫人的所有朋友和亲属都相信她的清白无辜，可是贡特朗既强壮又自负，是一个有名的武士，没有人敢与他交战。可怜的公爵夫人开始绝望了。但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愿意替她决斗。这个人是安戎伯爵，也叫安吉尔吉鲁，他只有16岁，当年正是伯爵夫人怀抱他为其施洗礼，并赐予他自己丈夫的名字。他深爱自己的教母，提出愿意代替她与任何对手决斗。国王努力劝说这位侠义的孩子放弃他的决定，因为决斗者需要有非凡的力量、高超的技艺和大无畏的气概。可他坚持这么做。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感到很伤心，他们说让这样一个勇敢又优秀的孩子送死真是一件残酷的事。

当比武场地准备好后，伯爵夫人确认了自己的代表，交战双方走进了场地，开始比武。贡特朗催马飞速向对手奔去，使劲用长矛刺向对方。可是对方用盾牌挡住了他的长矛。他用劲过猛，失去平衡，翻在马下。年轻的公爵趁此机会，用矛刺穿了贡特朗的胸膛并用刀割下他的人头。布朗多姆叙述说，“他将人头献给国王，国王很高兴，非常庄重地收下了这个礼物，高兴得仿佛有人赠送了他一座城池似的。”于是，人们欢呼着，证实了伯爵夫人的清白。她当着众人，将自己的教子搂在怀里，亲吻着他，泪水打湿了他的肩头。

1162年，英王亨利二世登位之前，艾赛克斯伯爵被蒙特佛特的罗伯特指控在五年前，在柯尔斯山与威尔士人发生冲突时，丢了英格兰皇室的面子。罗伯特提出用决斗来证明他的指控。艾赛克斯伯爵接受了挑战。比武场被选在雷登附近的一个地方。一大群人围在四周要目睹这一场搏斗。伯爵刚开始时非常英勇，但后来变得暴躁起来，失去了自控能力，于是，对方占了上风，这场决斗以伯爵的失败告终。他滚落马下，身负重伤，在场的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在亲属们的恳求下，雷登修道院的僧侣被允许将伯爵移走埋葬。罗伯特成了胜利者。但是，艾赛克斯伯爵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在僧侣们的照料下，他几周后完全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但是他心理的创伤却没有这样容易恢复。尽管他是个勇敢、忠诚的人，整个国家都认为他是个叛徒、懦夫，因为他在决斗中战败了。他无法忍受这个对他已没有任何好感的世界，就做了一名修道士，在修道院的高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都·沙斯特雷也讲述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一次决斗。塞维尔城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绅士向一名摩尔人武士提出挑战。他说耶稣基督的宗教是神圣的，而穆罕默德的宗教则是令人厌恶的，摩尔人如果不同意他的看法，可以跟他决斗，以判明谁是谁非。西班牙的主教们却另有打算，他们不愿意因为这次决斗的结果而使基督教蒙受任何羞辱（那个摩尔骑士可能会偶然地证明他更强壮有力），就以开除教籍威胁，让那位基督徒撤回了他的挑战书。

这位作家还记述了奥托一世统治期间法学学者之间的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丧父的孙辈是否能与其叔父们平等地分享祖父的遗产。这个问题被争论了很久也没有得出结果，当时没有一个律师能解决它。最终，他们达成一个协议：用决斗的方式来一锤定音。论战双方各选一名斗士，商定好时间和处所后，两名斗士开始了厮杀。最后，支持孙辈有权同叔父们共享遗产一方的斗士将对手挑下马来，一矛刺死。到了这时，学者们才决定支持孙辈的正当权利。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决斗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决斗仅仅是为了某个莫名其妙且毫无价值的理由。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从一名勇敢的法国城堡主都·盖斯克兰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发生殊死决斗的例子。事情是这样的：这名称堡主曾与一位英格兰的上尉威廉·布兰布尔之间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前者占了一点上风。这个结局使后者的一位要好朋友威廉·特鲁塞尔十分苦恼。这个朋友思来想去，认为只有一次你死我活的格斗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恨。于是特鲁塞尔向兰开斯特公爵请求允许他与法国人盖斯克兰作一次较量。但公爵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个决斗的理由不正当。但是特鲁塞尔心中一直强烈地希望与盖斯克兰交手，就处心积虑地找寻合适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久，他得知他的一位亲戚被城堡主盖斯克兰抓去当了俘虏，并且如果不交纳赎金的话，这位亲戚就不会被释放。特

鲁塞尔心中大喜，决定以此为借口挑起争端。他派遣一名信使前去与盖斯克兰交涉，要求他释放这个囚徒，并且提出很长时间以后再交赎金。后者感觉到特鲁塞尔的话中含有强烈的挑衅意味，就回话说他不同意这位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并且说如果不立即全部缴清赎金的话，囚徒不会被释放的。特鲁塞尔一接到这个回话就立即提出，盖斯克兰既然拒绝了他的条件，就是损害了他作为骑士的尊严，那么，作为补偿，这位城堡主必须与他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斗。特鲁塞尔还提出了决斗应如何进行的设想。他说，在决斗中双方应用长矛、利剑和匕首各战三个回合。尽管盖斯克兰此时身患疟疾卧病在床，他还是接受了挑战，并通知下诺曼底的一位名叫安德尔盖姆的王室法官将军安排决斗的日期和地点。这位将军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并提出条件说被打败的一方应拿出 100 金币宴请在场作证的所有贵族和绅士。

兰开斯特公爵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他告诉特鲁塞尔上尉，如果特鲁塞尔硬要与身患疾病、体质虚弱、卧床不起的勇士盖斯克兰格斗的话，那将给特鲁塞尔作为骑士的尊严和整个国家的尊严带来羞辱。特鲁塞尔惭愧万分，就致信盖斯克兰说他愿意推迟决斗的日期，直到后者的身体完全康复。可盖斯克兰回答说，所有的王公贵族已经得知他们要决斗了，他不愿推迟日期。他还表示他不仅有力量与特鲁塞尔交手，还有信心击败这样的强劲对手。他还说，如果自己不能按照规定的日期出现在比武场的话，他就会被所有的人认为不配做一名骑士，或者不配手持一柄表明尊严的长剑。特鲁塞尔将这些傲慢的话语讲给兰开斯特公爵，公爵立即允许他进行决斗。

到了指定的日子，两位勇士出现在比武场上，四周围了足有几千。盖斯克兰带来了法兰西贵族中的几位精英，包括博马努瓦的马歇尔、莫尼的奥立佛、圣坡恩的贝尔特兰和拉贝利埃尔子爵。而特鲁塞尔这个英国人则只带了几名普通的随从，包括两名副手、两名护卫、两名短剑侍卫和两名号手。第一次进攻时法国人不利。盖斯克兰持盾牌的手臂挨了重重一击，向左歪倒在马脖子上。并且，由于身体虚弱，几乎被扔在地上。他的所有朋友都认为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开始为他感到痛惜。但是盖斯克兰聚集了全身的力气，准备孤注一掷。第二次进攻开始了，他瞄准对方的肩膀，奋力出击。他成功了，对手翻下马来，血流满地。他于是从马上跳下，手持长剑，意欲将倒地的对手的头颅砍下。这时，安德尔盖姆法官把一柄镀金的权杖掷向场地中间，宣布决斗到此结束，双方停止行动。盖斯克兰胜利了，他在观众的欢呼鼓掌声中退出场地。接着，进行较低层次的决斗。4 名英国护卫和 4 名法国护卫上场用长矛胡乱打了一阵后，法国人占了上风，整场决斗宣布到此为止。

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也就是大约 15 世纪初，法国议会命令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决斗。有一位名叫卡洛吉的绅士前往圣地朝圣期间，他在家的妻子被莱格

利先生强暴了。卡洛吉从圣地回来后向莱格利挑战，他声称莱格利不仅有强奸罪，还犯有诽谤罪，因为后者矢口否认曾做过那种事，还声言卡洛吉的妻子是自愿与其发生关系的。卡洛吉的妻子表明自己无辜的话被议会认为无法证实，于是一场决斗就被认为是势在必行。“在指定的那一天，”布朗多姆说道，“那位女士坐着马车前去观看比武的场景，但国王令其下车，因为在国王眼里，她的无辜未得到证明之前，她还是戴罪之身，没有资格乘车。国王命她站在一座绞刑架上等待上帝的垂怜和决斗的结果。几个回合过后，卡洛吉将对手挑下马来，对方坦白犯下了强奸和诽谤的双重罪行。后者立即被押上绞刑架当众绞死；传令官宣布了这位女士的清白，她的丈夫、国王和所有的围观者也承认了这个结果。”

与上述决斗相似的场景层出不穷，不可胜数，直到一次不幸的此类事件发生，才使得法王亨利二世庄重宣布他绝不会再允许出现类似的决斗，不管是为了民事或刑事的案件，还是涉及一位绅士的尊严。

这次令人难忘的决斗发生在1547年。拉沙太杰拉领主维沃尼的弗朗苏瓦与雅尔那克领主沙勃特的盖伊自小时候起就是好朋友，并且在弗朗西斯一世的朝臣中都以表现勇敢、仆从如云而闻名。弗朗苏瓦知道他朋友的财产并不那么充足，就在一天问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的钱。盖伊回答说父亲刚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为妻，这位继母爱儿子远远胜过爱丈夫，他想要多少钱她就给多少。弗朗苏瓦把这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泄露给了皇太子，皇太子又告诉了国王，国王又传给了自己的朝臣，这些朝臣们又告诉了他们的朋友们。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消息传到了盖伊的老父亲耳朵里，他马上叫来儿子质问此事是怎样发生的，问他是否不仅卑鄙地与继母私通而且还无耻地向别人吹嘘过。盖伊愤怒地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也否认自己做过这种事。他请求父亲陪伴他前往法庭面见控告他的人，他将当面驳斥那个人的谎言。他们二人遂依言而行。当盖伊走进房间时，皇太子、弗朗苏瓦和一些大臣都在场。盖伊愤怒地大声喊道，谁说他与他的继母有不正当的关系，谁就是骗子，懦夫！大家都看着皇太子和弗朗苏瓦。弗朗苏瓦站出来作证说，盖伊曾亲口向他讲过这件事，他将让盖伊再一次坦白。像这种事情，谁也无法证实或反对。于是，皇家议会决定用决斗来作出判断。可是，国王弗朗西斯坚决反对，他禁止任何一方继续在这件事上纠缠。但是一年后弗朗西斯驾崩，亨利二世，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即位。他当年也卷入了这场官司，他决定实施这场决斗。

比武场选在圣日尔曼安莱的一座城堡里的院子里。日期被定在1547年7月10日。双方当年的挑战书至今还保存在《城堡记事》中，原文如下：

“拉沙太杰拉领主，维沃尼的弗朗苏瓦之挑战书”

“诸位贤达，

近悉雅尔那克的盖伊·沙勃特于贡皮涅地放言，言说有人竟诽谤他与继母有罪恶之关系，实乃可恶之极，该受天谴。如不介意，我将在诸位面前声明如下：他实乃撒谎，且每当抵赖自己所言之事时都在撒谎。我再次重复，他曾数次讲述并当着我面吹嘘说他曾与继母同床共枕。”

维沃尼的弗朗苏瓦

德·雅尔那克的应战书如下：

“诸位贤达：

承蒙允许，我在此声明，维沃尼的弗朗苏瓦曾编造不实之辞污我名声，对于此事我曾于贡皮涅地向诸位郑重声明。诸位贤达，在此我极其谦恭地祈求能被允许公平地与弗朗苏瓦决一胜负，死而无憾。”

盖伊·沙勃特

准备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始进行，国王也表示将亲临比武现场。弗朗苏瓦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就事先在比武场的边缘搭起了一座豪华的帐篷，准备决斗过后邀请国王和150位朝廷重臣共进晚餐。盖伊虽下定决心拼死一搏，却并不那么自信。那天中午，两位斗士上场，各自按规则发誓自己没有佩戴任何符咒或护身符，也不利用任何巫术助己与对手交战。然后，他们持剑开始进攻。弗朗苏瓦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异常自信；盖伊则灵活敏捷、小心翼翼，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战斗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盖伊处于劣势。他被对手重重一击，伏在马上，用盾牌遮住头部，想凭借自己的机敏来弥补力量的不足。他弯着身，用矛瞄准了对方未做防护的左大腿，因为袭击对方的大腿不会受任何阻碍。他猛力地向目标刺了两矛，他成功了。在所有观众的惊呼声和国王的极度懊悔的叹息声里，弗朗苏瓦滚落沙土之中。他抓起匕首，想竭尽全力刺向盖伊以作最后一搏，可他已支撑不住了，无力地倒在了助手的怀里。决斗到此结束，得胜的盖伊揭去头盔，双膝跪地，紧握双拳，向天欢呼，“啊，上帝，洞察一切的上帝！”而此时，弗朗苏瓦对决斗结果感到羞耻，他坚持不让别人为他包扎伤口，将医生缠的绷带扯下来扔到一边，就这样，他在两天后含恨而亡。自那时起，任何隐蔽、狡猾的进攻都被法国人称为“雅尔那克的攻击”，亨利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悲痛之中，他郑重发誓，只要自己在世，就绝不允许举行任何形式的决斗。包括梅塞莱在内的一些作家证实亨利二世发布了一项禁令。可另外一些作家持有异议。他们说在历代朝廷的文告中都没有这个记载，很可能亨利的命令没有颁布。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后一种观点：两年后，枢密院又命令进行一场相似的决斗。但这场决斗的双方地位较低，场面也不壮观。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亨利试图阻止，相反，他鼓励决斗，还派出王室司法长官拉马尔克去监督这场决斗是否按照规则进行。当事人为芬迪尔和达盖尔，他们两位都是皇室顾问。有一天，两位在王宫大厅里吵了起来，接着又打起架

来。枢密院接到情况报告后，决定两位绅士必须进行决斗。拉马尔克征得皇帝同意后指定法国北部的色当城为比武之地。芬迪尔剑术粗疏，极力想避免与当时以剑术精熟而闻名的达盖尔交手。可枢密院不容置辩，命令他必须参加决斗，否则他将被剥夺所有的荣誉称号。在沙尔特尔伯爵旺多姆的弗朗苏瓦的陪同下，达盖尔出现在比武场，而芬迪尔则由奈维尔公爵陪伴。芬迪尔看来不仅是个拙劣的剑客，还是一个十足的懦夫；考雷曾在诗中咒骂他：

“（死神虎视眈眈），他把可怕的剑带入清平世界。”

仅一个照面，芬迪尔就滚落尘埃。他在招供了一切他的对手要他招供的事情之后，带着羞耻从场地上溜走了。

人们常常将亨利二世之死看做是对他就禁止决斗一事发伪誓的报应。在女儿的婚礼期间，亨利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比武大会。他在击败了当时几位最勇敢的骑士后雄心勃勃，意犹未尽，企图再为自己的成果增光添彩。但是，他遇上了年轻的蒙哥马利伯爵，后者用矛刺伤了他的眼睛。不久，亨利就去世了，终年41岁。

在以后的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统治期间，决斗的次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在同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中，决斗次数也毫不逊色。但是，在法国，由于决斗极其频繁地发生，史学家们将那个时代称为“决斗狂的时代”。巴黎议会在权力范围内努力制止决斗的进行。在一份日期为1559年6月26日的文告中，议会宣布：任何人如果实行、帮助或怂恿决斗，将被视为背叛国王、违反法律和破坏和平。

1509年，亨利三世在圣克劳德被人暗杀。他生前非常喜爱的一位名叫里尔—马利奥的年轻绅士悲痛欲绝。这位绅士决心追随国王而去，但是自杀在当时是不体面的事，他就希望为他的主人和国王光荣地捐躯。于是他公开表明，亨利之死是国家的一大不幸，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必须与他作一次拼死的格斗。另一个性如烈火、勇似猛虎的年轻人马洛尔斯接受了挑战。双方商定的比武日子到了。在比武场上，马洛尔斯回头问自己的助手敌方是否只带了头盔，穿没穿铠甲。当他听说对手只戴着头盔时，他兴奋地说，“这就好多了，如果我不能将长矛插进他的头颅将其杀掉，我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不出所料，头一回合，可怜的里尔—马利奥没发出一声呻吟就命丧黄泉。讲述这个故事的布朗多姆接着说，胜利者本可以随意处置敌方的尸体，他可以割下人头，扔出营地，或者扔到一头驴子面前。可马洛尔斯是一个明智而彬彬有礼的绅士，他让死者的亲属将尸首体面地埋葬。带着胜利的荣耀，马洛尔斯得到了巴黎的太太小姐们的极大青睐。

亨利四世登基后，决定反对决斗。可是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社会成见对他影响很深，所以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惩罚过违反禁令进行决斗的人。他认为决斗

可以使人民养成好战的精神，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国力强盛。当有武士风度的克雷吉请求他允许其与塞维尔的唐·腓力普决斗时，据说他这样回答，“去吧，如果我不是国王的话，我会做你决斗的随从的。”毫不奇怪，既然国王的态度是如此，他的命令也就很少引人注意。罗梅尼先生在1607年做过统计，自从亨利在1589年即位以来，共有四千位法国绅士在这样的决斗中丧生。因此，从他即位以来的十八年间，每月都有十八人，或者每周都有四至五人剑下丧命！苏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论述了这个事实，他对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主要是因为国王不坚定的品格而不明智的好心肠，朝廷、城市及整个国家才被纵容得不顾禁令，我行我素。这个明智的大臣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这件事。他说，决斗的风行使国王及他本人内心十分痛苦。这个国家竟然成了如此一种状况：一位绅士如果从未参加过决斗，不管是亲自上阵，还是作为助手，他就无颜面地在社会上生活，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找茬与人争吵，然后付诸刀剑以洗刷自己从未参加决斗的“恶名”！苏利一再向国王致信，祈求国王重新发布禁绝这种野蛮风气的命令，加重对违犯者的处罚，不管在何种状况下也不要原谅参加决斗的人，不管其杀死了还是只伤害了对手。他还建议成立风范裁判所来处理那些恶语伤人或诽谤他人的情况，以免进一步发展成决斗。这个裁判所处理案子应严厉并且迅速，使受到伤害的人尽快得到抚慰，冒犯者得到相应的惩处。

亨利被他的这位朋友兼大臣的建议深深地打动了。他立即在芳丹白露宫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件事。人全部到齐后，皇帝陛下要求他们中精通决斗的人向他作一个关于决斗的起源、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报告。在回忆录中，苏利洋洋得意地说，皇上手下的顾问们谁也没有这方面的学问。实际上，他们默不作声。苏利和其他人一样正襟危坐，保持缄默，可他的表情如此自信。皇上转向他说，“我的大学者！从你脸上我可以猜测出你肯定对此十分了解。我请求你，事实上我命令你，把你所想、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们。”苏利这位办事周全的大臣为了顾全他的无知的同僚们的面子，当时没有作声，但经皇上一再催促，他就将决斗的历史从古到今——道来。在回忆录中他没有记述他当时的发言，当时在座的大臣、顾问们也觉得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就无法亲自拜读这一番无疑是既博学又精彩的论述了。特别会议的结果是王室颁布了一项敕令，禁止任何人进行决斗。苏利毫不迟疑地以最快的速度把这项法令传达到了即使是最边远的省份。他向各个阶层、组织的人理直气壮地宣扬，皇上将依据法律的力量全力打击那些违犯之人。苏利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这个新法令的具体条款，但是马蒂亚斯神父告诉我们法国的高级军官们组成了一个风范法庭来审理关于贵族或绅士的尊严受到侵犯之事。如有不顾法令而付诸决斗之事，当事人将被处以绞刑，没收财产。助手和护卫也将被剥夺地位、尊严或职位，还要驱逐出他们所属的领主的领地。

但是，国王受到的教育以及时代的偏见对他影响太深了。尽管他在理性上谴责决斗，但心中对之还是怀有同情之心。因此，虽然他威胁要严厉处罚决斗者，但决斗的次数一点也没有减少。这项罪恶的活动使社会几乎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苏利对之深感痛惜。在以后的几个国王统治期间，决斗的习气继续蔓延，愈演愈烈，直到红衣主教黎塞留上任为止。黎塞留比苏利更能与恶俗斗争，他拿最高阶层的人开刀，杀一儆百。赫伯特阁下是路易十三当政时驻英国大使，他在信笺中曾多次描述法国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的社会状况。他说几乎没有一名上层社会的法国人没有在决斗中杀死过他的同胞。修道院院长米洛特也描述过这个时期的情况。决斗的疯狂已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毁坏。男人们都成了决斗狂。幻想和虚荣在冲动的激励下导致了拔刀相见。一个人被迫和他的朋友一块儿同别人争吵，如果不愿参加，则会受到自己朋友的责难，从而成为冲突的一方。在许多家庭中报仇的信念世代相传。据统计，由于亨利四世的纵容，在二十年间，共有八千名在争斗中杀死对手的人被皇上赦免罪过。另外一些作家证实了这个说法。胡塞的阿姆洛在他的回忆录中谈论过这件事。他说，路易十三当政期间的前几年，决斗变得如此风行，连普通人早上碰见朋友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昨天谁决斗了吗？”晚饭后则问，“你知道今天早上谁决斗了吗？”在这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决斗者名叫德·布特维尔。人们根本不愿与这名恶棍争吵，要不就会被迫与之刀剑相向。他一听听说有人很勇敢，就要上门纠缠，说，“别人告诉我你很勇敢，那么，咱们必须决一雌雄！”每天早上都有许多远近闻名的暴徒和决斗狂聚集在他家里吃早餐。他们饮酒，吃面包，然后切磋剑术。后来被提升为红衣主教的德·瓦朗塞在德·布特维尔和他那帮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每天都要参加一两次决斗，有时直接动手，有时作为护卫。他还曾向好朋友德·布特维尔本人挑过战，原因是后者刚刚进行过一次决斗没有邀请他当副手。于是，德·布特维尔向他保证下一次将肯定请他效力。德·布特维尔当天就外出在鲍尔特斯侯爵处挑起了一场争吵。根据达成的协定，德·瓦朗塞就兴致勃勃地作为副手随他的朋友前往决斗。在决斗中，他杀死了鲍尔特斯侯爵的副手德·加弗瓦，后者从未伤害过他，也从未与他见过一面。

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时的首相）非常关心公众道德的这种令人痛惜的境况。他看来与他的前辈苏利看法一致，即只有最严厉的刑罚才能制止这种罪恶。他的敌人的所作所为更加深了他的信念。事情是这样的：当黎塞留还在担任卢松地方的主教时，曾因与梅地西斯的玛丽有关的几项陈述得罪了泰米尼斯侯爵。由于按照惯例，人们不得向神职人员提出挑战，这位侯爵就决定向黎塞留的一位兄弟挑战。他很快找到了机会。有一天，泰米尼斯把黎塞留的兄弟黎塞留侯爵叫到自己旁边，用侮辱的口吻向后者抱怨卢松主教不守信仰，亵渎神灵。黎塞留侯爵对泰米尼斯的话和他说话的态度十分厌恶，马上接受了挑战。他们在安吉

莱姆大街交了手，不幸的黎塞留侯爵被刺穿了心脏，当场死去。从那时起，这位主教就成了决斗的最坚决的反对者。理智和手足之情共同使他坚定了扫除恶习的信念。待他的权力在法国牢固地树立后，他就开始严厉地履行他的早年誓言。在他的《政治遗嘱》一书里，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一个标题为“阻止决斗之办法”的章节里。但是，法令虽出，仍有贵族为一些琐碎、荒唐的理由互相拼杀。最后，黎塞留决心给他们一个颜色看。臭名昭著的德·布特维尔刚刚与勃弗隆侯爵进行了一场决斗。尽管决斗本身并没有给交战双方带来致命的伤害，决斗的后果却使他们两个送了命。尽管两人身份高贵，黎塞留还是拿他们开了刀。他们两个被判有罪，然后斩首示众。社会上少了一个嗜血成性、败坏民风的害人虫。

1632年，两名贵胄进行了一场决斗，最终双双丧命。裁判所的官员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此时交战双方的亲属还没来得及将尸体移走。为了保持法令的尊严，这两具尸体被剥光衣服，头朝下吊在绞架上示众了几个小时。严厉的惩罚确实使公众从狂热中清醒了一阵，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关于荣誉的错误观念已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他们已不能回到正路上来。严厉处理过几个案子后，虽然黎塞留可以防止他们采取错误的做法，却不能说服他们走上正路。尽管他非常敏锐，但没有了解决斗的实质。决斗者不怕以死相威胁，他们怕的是受到同伴的羞辱。正如艾迪逊八十年后所言，“死亡不足以吓住那些以不畏死为荣的人。但是，如果让每个参加决斗的人站在绞架台上示众，那将使企图为荣誉而决斗的人数目大为减少，甚至停止这种荒唐的做法。”黎塞留从未想到这些。

苏利说，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德国人也沉迷于决斗之中。在德国，人们在三个地方决斗是合法的，即弗朗索尼亚的威茨堡、斯瓦比亚的乌斯帕克和哈勒。这三个地方在法律的鼓励下，大批的人们每天进行着无数次的厮杀。任何一个受了伤但还能战斗的人如果向对手投降，人们将对他嗤之以鼻，更不用说那些不愿战斗的人了。这种人在德国不能刮胡子、赤膊，不能骑马，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在决斗中死亡的人将被以隆重而豪华的礼节安葬。

1652年，也就是路易十四刚达到法定成年的那一年，波弗特公爵和内姆斯公爵各带4名随从进行了一次交锋。虽然两位的妻子是亲姐妹，但她们早已互怀敌意了。他们之间的不断争吵给各自手下的部队带来了许多混乱。每一方都一直在寻找机会与对手大干一场。当一方的一名成员不慎走到另一方的会议桌边时，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先是用手枪较量，并且，第一发就射中内姆斯公爵并使他饮弹毙命。作为内姆斯的副手威拉尔侯爵立即向波佛特的副手黑利科特提出挑战。他俩过去从未见过面，但他们比自己的主子们打得还要卖力。由于双方用剑，他们的搏斗比第一次更长，也更激动人心，六位留下观战作证

的绅士觉得非常过瘾。决斗的结果是黑利科特因心脏中剑倒地而死。场景的残酷野蛮闻所未闻。伏尔泰说像这样的决斗频繁发生。《轶事辞典》的编者认为，决斗者所带护卫人数并不固定，有时 10 个人，有时 12 个人，也有 20 个人的，不确定。当他们的主将无法再战时，护卫就蜂拥而上，互相砍杀。两人之间最深友谊的标志就是其中一个决斗时叫上另外一个做护卫。许多绅士们都渴望做别人的护卫，他们常常故意把小小的误解演变成一场争吵，以便能参与一场格斗。布西一拉布丹伯爵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一天傍晚，当他从一座戏院中走出来时，一位名叫布鲁克的从未谋面的绅士很有礼貌地挡住了他的去路，把他拉到一边，询问蒂昂杰公爵是不是背地里把他（布鲁克）叫做醉鬼。布西回答说，因为他很少见到那位公爵，他确实不知道。可是布鲁克接着说，“噢，可他是你叔叔！他住的地方离这儿太远了，我无法从他本人口中得到证实，所以我才来问你。”布西回答道，“我知道你现在怎么想，你是要我做我叔叔的代言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叔叔从未讲过你的坏话，如果有人这么说，这个人一定是在撒谎！”布鲁克不服气，“但话是我兄弟说的，他年龄很小，不会撒谎。”布西说，“回去用马鞭抽他，因为他是在撒谎！”布鲁克这时已决心与他争吵，就说，“我可不愿别人说我兄弟撒谎。拔出你的剑来，接招吧！”他二人立刻就在大街上拔出剑来，但是围观的人把他们分开了。他们约定将来找时间按照决斗的规矩再决一胜负。几天后，一位布西从未见过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找上门来要求布西能否赏光让他做他的护卫。这位不速之客接着说他不认识布鲁克也不认识他，只是听说过，但他决定做两方中之一个人的护卫。他认为布西比较勇敢，就打定主意要做他的护卫。布西为他的话表示真诚的感谢，但是他说他很抱歉，他已经有 4 位护卫陪伴他了，如果再带上几位的话，怕是决斗要变成打仗了。

当这类冲突被公众认为是理所当然之时，整个社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路易十四很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也早就下定决心要治理这等弊端。可是，直到 1679 年他建立“火刑法庭”审理被认为有异端邪说、犯慢性投毒罪和实施巫术之人时，他才颁布法令禁止决斗。那年，他发布命令，重申并保证实施前任皇帝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严厉措施，还表达了永不再宽恕任何以身试法之人的决心。根据这项著名的法律，法国成立了一个高级风范法庭，由国内的高级军官担任法官。他们必须依法给予那些遭受冒犯的人以满意的答复和补偿。如果哪个绅士胆敢不遵守法庭的判决，他将被罚款并且监禁。如果逃到国外逃避惩罚，他在国内的财产将被没收，直到他回国伏法为止。

一个人不管受到了怎样的冒犯也不得提出挑战，否则他从风范法庭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本人将被停职三年，再入狱两年，并且必须缴纳数额为他年俸一半的罚款。

接受挑战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传达挑战书的仆人或其他人，如果是故意的，将被判有罪。首次必须戴枷示众并当众鞭打，如是再犯，将被送到船上罚做三年苦役。

亲自交手决斗的人不管有没有致人死命，都要被判谋杀罪，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地位较高一点的人将被斩首，地位中等的人要受绞刑，且不得以基督教礼节安葬。

路易十四在发布这项严厉的法令的同时，还要求手下的重臣发誓不得以任何借口参与决斗。路易已决心永不放弃他的立场，他将非常严厉地追捕所有的决斗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决斗者被处决。进行这种罪恶行动的人数迅速减少，在以后的几年中，决斗的现象几乎销声匿迹。国王下令镌刻一块奖章来纪念所取得的成果。路易十四一直关注这个法令的实施，在遗嘱中，他还特别嘱咐继位者一定要坚持实施决斗禁令，警告他不能对违犯者发一点慈悲。

在马耳他也有一项正式颁布的关于决斗的奇特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人们只允许在一条指定的大街上决斗。如果他们到别处厮杀，法庭将判他们以谋杀罪，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项法律中还有一个奇特的规定：决斗者在被一名牧师、一名骑士或一位女士要求停止决斗时，他们必须回剑入鞘，否则将受到重罚。但是，不管是骑士还是女士都极少使用这个特权，因为前者自己还经常卷入决斗之中，后者认为决斗者如被阻止战斗将受到羞辱，所以也不愿分开他们。只有牧师是和平的创造者。布里多尼记述说，如果一名骑士在决斗中丧生，决斗地点对面的墙上会被涂上一个十字架。在那条“决斗街”上，他数了数，共有大约 20 个记号赫然显现在墙上。

在英格兰，私人的决斗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时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现在用决斗做司法判决的现象少见多了，可是历史上还有几桩记载，伊丽莎白在位期间有一次，查理一世期间也发生了一次。亨利·司佩尔曼记述了发生在伊丽莎白时期的那次决斗。这次决斗很令人好奇，因为它在当时竟是完全合法的，类似的情况一直延续到 1819 年。高等民事裁判所曾作出了一项关于在肯特郡恢复部分采邑权的决定。被告要求以一场决斗来证明他可以保留控制权。原告接受了这个挑战。裁判所由于无权阻止此事，就同意双方各选择一名斗士代表他们决一胜负。女王陛下命令双方和解，但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她只得同意他们如此判决。到了指定的日子，裁判所的法官和所有涉及此案的律师都出场作为格斗的见证人。决斗场地选在托蒂希尔的一个地方。双方的斗士已做好准备，按照法律程序，原告和被告要被当众叫上前来确认自己的代表。被告应声而出，按照程序验明自己的代表，但原告没有出现。这样的话，决斗就无法进行了。原告的缺席被认为是放弃自己的要求。法官们于是宣布原告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并禁止他在任何别的裁判所重新提出诉讼。

看来女王对这种解决争端模式早已心怀不满，可她的法官和法律顾问们却无意更改这项野蛮无比的法律。私下里进行的决斗每天都层出不穷，这种状况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人的决斗之风如此普遍，简直可以与法国人的疯狂相媲美了。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培根开始借助自己雄辩的口才推行改革。当时的星法院（英国古时设于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收集到的证据表明，有两个人，名叫普利斯特和赖特，以主人和护卫的身份参加了一场决斗。关于这件事，培根发布了一项命令。上议院的贵族们对这个命令大加赞赏，他们命人将其付梓并流传全国。这个命令被认为是“合乎时宜，值得纪念并且应该公诸于世。”培根在其中首先论述了决斗的本质及其危害之大，“它破坏和平安宁——它引发战争——它个人带来灾难，给国家造成损失，使法律受到轻慢。”至于它的原因，他说，“最主要的动机无疑是对尊严和荣誉的一种错误的想象；这种想象为决斗的发生而埋下了罪恶的种子，这个种子又被自负傲慢的言辞和幼稚冲动的观念浇灌发芽，再加上人们已经几乎失去对刚毅、勇敢两个概念的正确理解和看法，决斗就不可避免。至于刚毅，人们只是认为应该在争吵哪一方正当时固执己见，而没有考虑到是否值得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鲜血随心所欲地抛掷掉。那么，是人的自身软弱和对自己的错误估计把一个人的生命押在了这种荒唐的举动之中。人的生命不应该被随随便便地处置，它应该被奉献到高尚的为大家服务的正义事业中，应该牺牲在伟大的探险之路上。决斗不仅浪费生命，也浪费金钱。我们不应该把钱用在徒劳无益的事情上，也不应把血溅黄沙看做是勇敢、刚毅，除非是为了有价值的、伟大的事业。”

在此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决斗发生在一个名叫桑奎尔的苏格兰贵族和一个名叫特纳的剑术教师之间。他们两人曾比试过武艺。在切磋中这位贵族老爷的眼睛不慎被特纳的剑锋刺中了。特纳对之非常遗憾，桑奎尔极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对手。可事情并没有完。三年后，桑奎尔爵士前往巴黎，在那里他成了亨利四世的座上常客。一天在闲谈之中，和蔼可亲的国王问起他的眼睛是怎么搞的。桑奎尔由于常自夸是当时最高明的剑客，这时脸臊得通红，很不自然地说那是一位剑术教师的剑所致。亨利也忘记了自己反对决斗的立场，不经意地问这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虽然他别的没说什么，可是这个问题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桑奎尔的自尊心。于是，他不久以后就胸中怀着复仇的烈火，返回了英格兰。刚开始他打算亲自与那位剑术教师一决雌雄，但转念一想，又认为与对手平等地公开交手有损于他的身份。于是，他雇了两名刺客，让他们把剑术教师杀死在怀特弗莱尔的家中。刺客被抓住砍了头，官府又悬赏 1000 英镑寻找幕后的指使者。桑奎尔隐匿了几天后，向法院自首，心中希望法庭会网开一面，念他是个贵族，又是一念之差下进行报复，也许会饶他一回。法庭所有大权在握的仲

裁者们都站在他一边。但是，国王詹姆斯为重振朝纲，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于是培根以首席检察官的名义对其作出了判决。桑奎尔作为一名重罪犯于1612年6月29日被绞死在威斯敏斯特宫前的绞刑架上。

至于当普通的裁决难以实施时，在法律允许下进行公开决斗或决斗裁决，培根对此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培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允许决斗。他还建议，应该宣布一项坚定不移的法律来根除这种现象，应当注意不要纵容它，更不能提倡鼓励它。所有被判有罪的人都应被送法院严厉、快速地惩处，地位高贵的人则应被驱逐出境。

在接下来那个朝代，又发生了一件事，唐纳德·麦凯，即第一位里埃爵士，控告戴维·莱姆塞有叛国之嫌，理由是后者曾同汉密尔顿侯爵一起密谋篡夺苏格兰王位。戴维·莱姆塞向前者提出挑战，要求在比武场上一决胜负。当时的政府本来有意以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这件事，但是莱姆塞却执意要付诸这种古老和几乎被摒弃的习俗，因为他想这样会增大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里埃爵士马上接受了这个挑战，然后两人都被关在了伦敦塔内，直到有人担保他们将在法庭指定的日子能够准时出现为止。对这宗事的处理权落在了威斯敏斯特法庭的手里，为此林赛伯爵还被封为了英格兰的康斯塔伯爵。快要到指定日期时，莱姆塞据实向法庭承认了里埃爵士对他的指控。国王查理一世立即停止了决斗的准备工作。

可是，在大约同一时代的英格兰，人们之间产生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和纠纷。当时克伦威尔统治下的共和国，禁止人们将纠纷付诸刀剑。于是，那些被压制的皇家贵族们就把自己的恶习和偏见带到了别处，在国外继续他们的决斗。尽管当时决斗这种罪恶的行动还未十分猖獗，克伦威尔的议会还是在1654年颁布一个命令以杜绝决斗。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也宣布了同样的禁令，可是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最臭名昭著的决斗——它的臭名不仅反映在它提弄了当时的禁令，而且反映在当局对其表现出的慈悲大度之上。

1668年1月，邪恶的白金汉公爵由于奸淫施鲁伯爵夫人而被后者的丈夫发出挑战，后者要求以两人间殊死的搏斗来判明是非。查理二世极力劝阻，他并不是考虑到公共道德，而是恐怕丧失掉自己的宠臣。他下令让阿尔伯马尔公爵软禁白金汉公爵，或采取其他办法不让他出战。阿尔伯马尔公爵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国王自己应采取更可靠的措施来阻止决斗。会面的地点选在巴恩艾尔斯。受辱的施鲁伯爵身后跟随着他的亲戚约翰·塔伯特和阿兰德尔伯爵之子伯纳德·霍华德爵士。白金汉公爵则带领着自己的两名随从，霍尔摩斯上尉和约翰·詹金斯。依据那时野蛮的习惯，不仅主人要和主人打，随从之间也必须捉对厮杀。詹金斯被刺中心脏，暴尸于野。约翰·塔伯特双臂受到重创，只有白金汉带着一点轻伤，将他可怜的对手一剑刺死。而这时，那个万恶之源的、

无耻的女人正扮作仆人，手牵情夫的战马躲在附近的树林里等待结果。白金汉刺死对手后，携情妇逃离了那个地方。事件发生后，国王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以使当事双方逃脱惩罚，且轻描淡写地宽恕了所有涉嫌之人。在不久后发布的一项命令中，查理二世正式赦免了杀人犯，但又宣布以后再也不对任何以身试法者发慈悲。这件事发生后，很难说其中哪一个人最声名狼藉：是国王，是白金汉公爵，还是那个无耻的娼妓。

在安妮女王统治期间，人们对于决斗之风的蔓延怨声载道。艾迪生、斯威夫特、斯梯尔以及别的许多作家都用他们犀利的笔触对决斗大加鞭挞。特别是斯梯尔，他在当时的《闲谈者》和《旁观者》两本小品期刊上揭露了这种恶俗的罪恶和荒唐之处，亦庄亦谐地引导同胞们以正确的方式思考。他在自己创作的喜剧《自觉的情人》中勇敢地对“荣誉”这个词所受到的曲解作了阐述，他认为正是这个曲解使人们犯下了令人痛惜的错误。斯威夫特在关于决斗的文章中认为，无赖恶棍和白痴们互相厮杀对社会倒没有什么害处。艾迪生和斯梯尔则高屋建瓴，后者在《旁观者》中以如下深刻的词句概括了关于决斗的几乎所有的看法：“基督徒和绅士两个名分在一个人身上变得不可调和。如果你不原谅别人对你的伤害，你就不能永生；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因被人辱骂就动手杀人，你尘世的生活就会被人耻笑；好心肠和真正的宗教都被彻底地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以满足自己的冲动为最大的光荣，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疯狂地报复。他们不知道原谅别人是人性所能达到的和人性极力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一个懦夫可能经常舞刀弄剑，一个懦夫也可能时时征服别人，但是一个懦夫永远不会宽恕别人。”斯梯尔还在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上详细地记述了路易十四的法令，以及这位国王为医治他的子民们的杀气腾腾的蠢病而采取的措施。

1711年5月8日，议员考姆莱·第令在与下议院议员理查德·索恩希尔的一场决斗中被杀死。三天后，议员彼得·金把这件事纳入了司法体系的注意范围之中。经过长时间对决斗案例日益增加这种情况的考虑，他获准提出议案，要求对决斗之事进行禁止和惩处。当天这个议案就通过了一读，并将在下一周进行二读。

大约在同时，上议院诸位先生们的注意力也被最令人痛苦地引导到了这件事上。两个最有声望的上议院议员也有决斗的企图。要不是安妮女王发觉及时，派人要求他们放弃计划，这两人就要拔剑相向了。几个月后，另外两名上议院议员又在一场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决斗之中丢掉了性命。第一件没有付诸实施的决斗发生在马尔伯拉夫公爵和波莱特伯爵之间；第二个致命的交手则发生在汉密尔顿公爵和莫汉爵士之间。

第一次决斗的原委是这样的：上议院的爵士们正在讨论奥蒙德公爵拒绝冒险与敌人接触之事。其中，波莱特伯爵说，谁也不能怀疑奥蒙德公爵的勇敢，

他说，“有些将军使自己的士兵成批地被敌人屠杀，使自己所有的军官几乎捐躯沙场，只是为了侵吞部下的军饷而充实自己的腰包。他不像这样的将军。”大家都感觉到他这番话的矛头指向的是马尔保拉夫公爵，但后者尽管看起来怒火满腔，表面上仍然保持沉默。会议结束后不久，莫汉爵士前往造访波莱特。告诉他说马尔保拉夫公爵非常想与之就他前几日在开会时所说的几句话共同商讨，并且希望他“前往乡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波莱特马上就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就用平淡的口吻问莫汉爵士，公爵是不是让他前来挑战。莫汉说这用不着解释了，他（莫汉）将陪伴公爵前来与波莱特会面。然后，莫汉离开了。波莱特伯爵也回到家，告诉太太说他将与马尔保拉夫公爵决斗。他的太太深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达特茅斯伯爵。后者立即以女王的名义命令马尔保拉夫公爵不得出家门一步，又派两个哨兵监视住波莱特的家门。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后，他将这件事禀报了女王。女王陛下马上派人叫来公爵，向他表达了自己对决斗的厌恶，并要求他保证此事到此为止。公爵依言而行，这桩冲突圆满解决。

第二件令人痛惜的汉密尔顿公爵和莫汉爵士之间的决斗发生在1712年9月。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下所述。这两位绅士之间已经打了十一年的官司，但仍悬而未决，他们互相之间十分冷淡。11月13日，他们在大法官奥列巴先生的房间里会了面。在谈话中，汉密尔顿公爵想起了打官司过程中的一位证人的言行，他说，那个证人既不诚实又不公正。莫汉爵士对那位支持自己的证人所受的非难感到十分恼火，就马上回敬道，“怀特华斯先生（即那位证人）与汉密尔顿公爵同样诚实、正直。”公爵一言未发，在场的人也没有感觉到公爵受了冒犯。他走出房间后，还向莫汉爵士礼貌地打了招呼。傍晚时分，麦卡特内将军带着莫汉爵士的挑战两次上门找汉密尔顿公爵，但没有见到。后来，他又第三次前去，终于在一个酒店里找到了，并向后者递交了挑战书。汉密尔顿公爵接受了挑战，决斗时间定在第三天，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日的上午7点。

时辰一到，双方都聚在了海德公园。公爵带着亲戚汉密尔顿上校，莫汉爵士则由麦卡特内将军陪同。他们跃过一道壕沟，来到一个被叫做“花圃”的地方，准备开战。汉密尔顿公爵转向麦卡特内将军，说，“先生，是你促成了这场决斗，你不要旁观。”莫汉爵士不希望随从插手，但公爵坚持“麦卡特内也有一份。”一切就绪后，两位议员站好位置，拔剑开始殊死搏斗，不久两人都倒在了血泊中。莫汉爵士当场毙命，汉密尔顿公爵也在被仆人抬向马车的路上咽了气。

这件惨剧造成的巨大震动从伦敦波及了全国。托利党人（当时的保守党）为汉密尔顿爵士的死非常悲痛，他们指责辉格党（现在自由党之前身）的党魁马尔保拉夫公爵为政治决斗开了很坏的先例。他们把莫汉爵士称为“辉格帮的

恶棍”（莫汉爵士在决斗中杀死过三个人，两次被判谋杀罪），并宣称莫汉已和麦卡特内密谋杀死汉密尔顿公爵以夺取他的封地。他们还肯定地认为公爵所受的致命的伤口不是莫汉所为，而是麦卡特内。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来传播这种说法，而对汉密尔顿上校和麦卡特内，陪审团根据验尸官的报告判他们犯有谋杀罪。汉密尔顿上校几天后自首，并在达特茅斯爵士的家中受到一个私下会议的审讯。他信誓旦旦地说，他看到莫汉爵士倒地后，公爵也倒在地上。他跑过去帮助公爵。为了不碍事，他扔掉了手中的剑，也把公爵的剑放在地上。可是，当他把公爵扶起时，他看到麦卡特内向公爵刺了一剑。根据这个证词，皇家会议立即发布公告，悬赏 500 英镑捉拿麦卡特内，公爵夫人后来又把赏金增加到了 800 英镑。

在对汉密尔顿上校的继续审问中，人们发现他的话不那么可信，他在几个重要细节的叙述上自相矛盾。他被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以谋害莫汉爵士的罪名传讯，伦敦所有的政治团体都急切地等待着讯问的结果。托利党的所有党员都为汉密尔顿上校祈祷。一大群托利党人也在开庭之前围住了所有通向法庭的门和道路达数小时之久。审讯听证会持续了七小时之久。罪犯依然坚持指控麦卡特内谋害汉密尔顿公爵，而在其他方面则支吾搪塞，不能自圆其说。他被判过失杀人罪。这项赢得赞同的判决激起了普遍的喝彩，“不仅是法官和所有在场的绅士，就连普通人也以大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表达他们的无比满意之感。”

兴奋消退之后，人们开始冷静地思索。他们不相信汉密尔顿上校所做的关于麦卡特内刺死公爵的证词，尽管大家都知道麦卡特内惯于落井下石。汉密尔顿的所有以前的朋友都不愿与他再交往。他的生活变得如此烦恼，以至于卖掉了所有的护卫，辞职闭门不出，四年后忧郁地死去。

麦卡特内将军也自首了，并被英国高等法院以谋杀罪进行审判。但是，他只被判犯了过失杀人罪。

在 1713 年议会开始开会时，女王在演说中特别提及了决斗发生的频繁性，并提议司法机关制定一项迅速、有效的措施。议员们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提案，但令整个社会所有关心此事之人遗憾的是，这个提案在二读时被否决了。

1765 年，在拜伦爵士和恰渥斯先生之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决斗。那是在一个咖啡馆中，他们二人开始争论谁的封地上猎物多。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冲动地立即退到一间相邻的屋子中，拔出剑，借着微弱跳动的烛火隔桌打将起来。其中剑术比较纯熟的恰渥斯先生受了一处致命的伤后很快死去。拜伦爵士被带到上议院审判。由于这场决斗明显地事先没有预谋，又是在冲动状态下所为，他只是被判了过失杀人，缴纳罚款后即可释放。这个判决为整个国家树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决斗从此变得不那么声名狼藉。

在法国，对决斗的处理要严厉得多。1769 年，格勒诺伯议会觉察到了议员

都什拉的犯罪行为。这位议员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佛兰米什军团的一名上尉。都什拉的仆人因充当护卫与主人一起被控犯有谋杀罪。都什拉被判以车磔刑处死，他的仆人也送到船上终生做苦役。

1778年11月，两个名叫里斯伯爵和都·巴里子爵的外国探险家在英国的巴斯进行了一场野蛮、惨烈的决斗。他们二人在赌博中，都·巴里不同意里斯的一个说法，就说，“那错了！”里斯马上问他是否懂得他刚才那句话中不友好的意思。都·巴里说他很明白自己话中之义，里斯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于是，两人之间很快就完成了挑战和接受挑战的程序。他们立即唤来自己的护卫，尽管已是深夜，这一大群人还是前往一个叫克雷弗顿·唐的地方，在那里和一位医生一直等到东方破晓。天亮后，他们开始为交手做准备，每人佩带两把手枪和一柄剑。护卫们已画好了场地。都·巴里先开枪打伤了对手的大腿。里斯伯爵端平手枪，一下子射中了都·巴里的胸膛，血汩汩而出。双方变得狂怒起来，他们不愿顾一下伤口，都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冲向前，用第二把手枪射向对方。双方的第二枪都没射中，他们又扔掉手枪，准备用剑进行一场血战。他们站好位置，向对方进逼，突然，都·巴里摇晃起来，脸也变得苍白，他倒在地上大叫，“你要救我的命。”他的对手刚刚回答说愿意，可怜的都·巴里在草地里翻了一下身，沉重地呻吟了一声就永远离开了人世。这场冲突的幸存者被送回自己的住处，接连几周时间都处在危险的情况下。在这同时，验尸官们仔细检查了都·巴里的尸体，作出了使自己蒙羞的判断，过失杀人。里斯伯爵身体恢复后仍然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审判中，他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向法院讲述了决斗的公平合理以及决斗发生的突然性，他还对都·巴里的不幸身亡表示深切的痛惜，因为两人之间已保持了多年的深厚友谊。这些陈述看来对陪审团起了很大作用，于是，这个性情暴躁的决斗者仅仅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只是被进行了名义上的一点惩罚后就开释了。1789年，还发生一场虽不那么激烈但由于双方的级别而显得引人注目的决斗。交手的双方分别是约克公爵和莱诺克斯上校，后者是里奇蒙德公爵的外甥和继承人。冲突是由约克公爵挑起的。他当着几个皇家禁卫军军官的面说莱诺克斯上校的口令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莱诺克斯上校在队列行进时走上前公开质问公爵他是否说过上述的话。约克公爵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命令他回归原位。队列检阅完毕之后，他借训话之机站在莱诺克斯上校前公开说，他不愿意受到自己作为王子的地位和作为司令官的职位的制约；即使他卸职后，身穿普通的棕色外衣，像一位深居简出的绅士时，他也同样愿意迎接任何挑战。莱诺克斯上校想听到的也就是这句话，那就是说， he 可以与公爵拼个你死我活。于是他向王子挑战，两个人在温布尔登公园会面。莱诺克斯举枪先射，子弹从对手的头顶擦过，烧焦了对手头上的几绺卷发。公爵没有还击。在护卫们的调解下，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莱诺克斯上校很快又卷入了另一场与此有关的决斗之中。斯威夫特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谈论他与约克公爵之间的战斗。他被其中关于他的词句激怒了，认为非用手枪决斗不足以泄心头之愤。他们在尤克斯桥路会面，但是双方都没有受伤。

爱尔兰人久以酷爱决斗闻名于世。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轻微的冒犯也足以引起挑战。约拿·贝灵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在英格兰统一之前，在都柏林的一次有争议的选举时，每天进行二三十场决斗是很平常的事。即使在平常，决斗也司空见惯，记载史实的作家们除了双方有伤亡的事例以外都不屑于下笔。

在爱尔兰的那个时代，包括军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必须用宝剑和手枪赢得声名。每个政治派别都有自己专职的一群无赖之徒，别人都称之为吃火药的人。他们好勇斗狠、脾气火爆，动不动就与人争斗。他们一有空闲就舞枪弄棒，练剑打靶，是社会的一群害群之马。这些人吹嘘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指哪儿打哪儿，每次打斗前都盘算好是要把对手杀死，还是只将其致残，或是给对手破相——也就是说让对手卧床受一年的苦，或者只擦伤他的四肢。

1808年，决斗之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潮。国王乔治三世觉得必须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决斗的深恶痛绝。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借此时机向爱尔兰人表明任何决斗杀人者都不能逍遥法外。1807年6月，坎贝尔少校和博伊德上尉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两者都是驻扎在爱尔兰的第二十一军团的军官。他们二人对如何在阅兵时使用口令有不同的看法。争论中，他们的言辞渐渐激烈起来，结果是坎贝尔向博伊德提出了挑战。他们立即退到一个基地的食堂里，各占据一个角落，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七步。在这儿，他们双方没有带任何随从，就互相射击起来。博伊德上尉的第四根肋骨和第五根肋骨之间受了一处致命的枪伤。当不久后一名医生跑来时，博伊德坐在椅子上大口呕吐，痛苦万状。他被抬到另一个房间中，坎贝尔少校紧随其后，心中非常痛苦和烦恼。博伊德只支撑着又活了十八个钟头。在咽气之前，回答他的对手说这次决斗不公平，又接着说，“你比我开枪早，坎贝尔——你是个坏家伙。”“我的上帝！”坎贝尔回答道，“你当着诸位绅士的面说这场决斗不那么公平？那时难道你不是说过准备好了吗？”博伊德声音微弱地回答，“啊，不！你知道那时我想让你等一下，不让你失去朋友。”坎贝尔再次问这次决斗是否公平，这位奄奄一息的人咕哝道，“是的，”可一分钟后，他又说，“你是个坏家伙！”坎贝尔此时激动地双手颤抖，紧紧抓住博伊德的双手，大声叫道。“啊，博伊德！你是我们两个中最幸福的人！你原谅我吗？”博伊德回答说，“我原谅你——我同情你，我知道你也同情我。”不久，他就撒手而去，坎贝尔少校也逃出爱尔兰，与家人隐姓埋名在切尔西附近住了几个月。但后来他被捕，被带到阿尔马于1808年8月进行了审判。他在狱中说如果被判谋杀罪，他就会被当做爱尔兰决斗者的典型而受到严惩；

但是他还满怀希望，希望陪审团只判他过失杀人罪。在审判中，有证据表明决斗不是在一个人被冒犯之后立即进行的，坎贝尔少校还回家喝了茶，然后他才去找博伊德进行殊死决斗。陪审团对他作出了故意杀人的结论。但是由于决斗是公平的，他们对坎贝尔又产生了慈悲之心。因此，虽然他在接下来那周的周一被判死罪，但又延缓了几天执行。在缓刑期间，他的妻子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营救他。他的不幸的妻子跪倒在威尔士王子面前，乞求他运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国王宽恕她可怜的丈夫。一个痛爱丈夫的勇敢女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她都试过了，但仍得不到皇家的宽容之心。乔治三世已是铁石之心，他决心拿这个案子开刀，以儆效尤。于是，一切按法律办事，这位牺牲品被以重罪犯之名处死。

当时嗜瘾已深的决斗者是德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他们动不动就拔枪剑相向，有些纠纷如发生在别的国家，学生们通常只是打一场架而已。但在德国，这些蛮横无理的年轻人一定要用剑和手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可以借决斗之名把对方的鼻子割掉。用这种方式来破别人的相是他们雄心勃勃的目的。这些德国的决斗狂们常常数数这种令人恶心的战利品的数目，得意之状不亚于一位成功的将军巡视自己攻下的城池。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絮絮叨叨地详细讲述现代发生的所有决斗案例的话，那是很令人厌烦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审视一下引起决斗的一般原因，然后得出结论：在任何一件发生的决斗中，原因不是最琐屑就是最无价值之事。会议员的决斗一度十分普遍，在采取决斗而污损自己之名的人里，较著名的有沃伦·黑斯廷斯、菲利普·弗朗西斯、威尔克斯、皮特、福克斯、格拉顿、柯伦、蒂尔尼和坎宁。即使是地位如此之高的人也挣脱不了愚蠢习气的桎梏——这些著名人物无一不是私下里谴责但又公开投身其中。理性的束缚虽坚固如铁，却能被愚见轻易冲破；恶俗如河岸边的灯心草，虽柔软脆弱，却连最铁石心肠的心也奈何它不得。皇家卫队的军官托马斯上校在一场决斗中被杀。他在自己决斗前立下的遗嘱中写下了如下内容：“首先，我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无所不能的上帝，希望他能怜悯和宽恕我将要不得不采取的这一不符宗教的行动（但是却符合这个邪恶世界的习俗）。”想想，有多少人与这个既明智又愚蠢的人抱有同样的想法啊！他知道自身之过，且对其厌恶之极，但却难以抗拒世俗的偏见和虚名。拒绝参加决斗将使一个人饱受耻辱。

引起决斗的原因居然可以无意义到令今天的人感到羞耻的地步。斯特恩之父曾为一只鹅与人决斗，伟大的雷利（1554～1618年，英国航海家及作家）也曾为一张酒店的账单与人殊死搏斗。许多次决斗（其中大部分造成了伤亡）只是由于牌桌上的争执或戏院中争抢座位的口角，成百上千次挑战只是出于半夜的一丝醉意，而在第二天早上他们不得不与人拼杀，造成或死或残。

当代最臭名昭著的两次决斗起因分别是不值一提的一条狗和一个妓女。前

一次决斗发生在麦克纳马拉和蒙哥马利之间，后一次决斗则发生在贝斯特和卡默尔福特爵士之间。蒙哥马利家的狗攻击了麦克纳马拉家的狗，两条狗的主人也介入其间，两人之间开始争吵。争吵的结果是一人提出挑战，另外一人接受了挑战。第二天双方决斗时，蒙哥马利中弹身死，他的对手也身负重伤。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等在决斗地点旁边，准备随时救助伤者的医生赫维赛德被以谋杀案帮凶的罪名逮捕，投入了新兴门监狱。

在贝斯特和卡默尔福特之间的决斗中，双方使用了在英格兰被认为是最合适决斗武器的手枪。决斗开始前，双方商定以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开枪。贝斯特赢了。第一声枪响，卡默尔福特就负重伤倒在地上。但没有人可怜他，因为他是个铁杆决斗狂，曾参加过许多次决斗，亲手杀过不止一个对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一向喜欢决斗，这个残暴的人终于得到了适合他的死法。

现在我们该谈谈文明世界诸国所采取的阻止决斗蔓延的办法了。我们已提到过英、法两国政府的努力，其成果众所周知，付出多大努力就会有多大的收效。在专制国家中，君王的意志被不遗余力地传播，并获得积极的支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决斗次数的暂时减少。但是一旦继位者对这件事稍有点意志薄弱，死神就松开铁拳，殊死决斗的风潮就会卷土重来。在普鲁士就是这种情况。关于国王弗里德里克对决斗的嫌恶，有这样一段故事。据说，他在军中允许决斗，但是有一个条件：决斗双方必须在一个步兵营的士兵前厮杀，以便让后者明白什么是公平竞争。后者同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一个命令，即一旦一方倒下身亡，他们必须立即射死另一方。国王的这个著名的决定有效地阻止了这种恶习。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与弗里德里克一样有铁腕，尽管他采取的措施不那么标新立异。下面这封信表明了他对决斗的态度：

“给某将军”

“我的将军，

我命你立即逮捕 K. 伯爵和 W. 上尉。伯爵年轻气盛，受出生和对荣誉错误观点的影响。W. 上尉是个老兵，他一向用剑和手枪来调解所有纠纷。他接受年轻的公爵的挑战是不合适的。

我不愿在我的军队中有任何决斗。我对那些试图正其名，试图冷酷地互相厮杀的人的诡辩不屑一顾。

当我的军官面对敌人不顾一切危险，显示他们的勇敢、刚毅和攻防的果断时，我将给他们以显位。他们在上述场合面对死亡而表现出来的冷酷于国有利，且有助于增添自己的荣誉。但如果其中有人愿意牺牲一切来满足自己的仇恨和报复之心，我将把他们弃之如敝屣。我认为后一种人与当年罗马公开表演格斗的奴隶没有两样。

你应成立一个军事法庭去审判这两名军官。要公平无私地调查他们冲突的缘由，这是我对每个法官的要求。被判有罪的人必须为法律作出牺牲。”

这种风俗如此野蛮，只适合于帖木儿时代^①，它给每个家庭带来痛苦。即使严惩决斗者会使我损失一半的军官，我也要坚决对之进行镇压和惩罚。现在还有人知道如何既做一个英雄又做一个好臣民，那就是说，他必须遵纪守法。

1771年8月

约瑟夫”

在美利坚合众国，情况则非常复杂。在偏僻的西部，几个州依然是一片草莽之地，人们生活俭朴，从来没有人决斗。在这里除了圣经十诫中“你不可杀人”的规定外，并没有关于决斗的专门法令。可是，随着文明脚步的走近，决斗变得越来越常见。当原来粗笨的乡巴佬被转变成所谓的市民时，他已经浸染了原先弥漫于欧洲的关于荣誉的错误观念。他开始时刻准备着，像先辈们那样，用手枪来解决他与旁人的分歧。在大多数州的法律里，对挑战、决斗和充当护卫的人的惩罚只是不到一年的监禁和苦役，以及二十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在佛蒙特州，对决斗者的惩罚是终身不得任公职，剥夺公民权和一笔罚款。如果有人被杀死，决斗者就必须按谋杀罪论处。在罗德岛，即使没有造成伤亡，决斗者也必须被押上绞刑架，脖子上套上一根绳子，以这样的装束示众一小时，还得遭受公众的围打。他还得入狱一年，如果法官对他示众时的表现不满意的话。康涅狄格州对决斗者的惩罚是终身不得受雇或担任公职，另外罚款100~1000美元。伊利诺伊州的法律规定，某些州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发誓他们从未也永远不会被牵涉进任何决斗。

欧洲诸国不同时代颁布的禁止决斗的法律中，波兰国王奥古斯都颁布的法令值得一提。他于1712年颁布的法令中宣布所有参加决斗的主人、随从都必须处以死刑，传送挑战书的人也得接受惩罚。1773年，在德国的慕尼黑，也有一个类似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即使决斗中无人伤亡，决斗双方的主人和随从都要处以绞刑，尸体埋在绞刑架下。

那不勒斯国王于1738年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牵涉进一次有人死亡的决斗的人都必须予以处死。决斗中死亡的人和后来被处死的人的尸体埋在荒村野外，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得树立任何纪念物。对于有人受伤的决斗和无人受伤的决斗法令都有不同的惩罚措施，有罚款、监禁、剥夺地位和称号，不得担任任何公职等。传送挑战书的人也要罚款并入狱。

文明世界有了这么多严厉的法律，我们可以想象决斗这种恶习会被最终根除，每一个明智通达之士都将阻止此风蔓延。但是，只要执法者心中对决斗还

^① 帖木儿，1336—1405年，蒙古战士，其征服地区自伏尔加河到波斯湾——译者注。

存有一点怜悯之心，法律无论怎样板起面孔也不能让人们断绝决斗之念。法庭上严肃的法官会对一个被别人辱骂为骗子的倒霉蛋如是说，“如果你向他挑战，你就会杀人，会犯谋杀罪！”但是，同样一个法官，下了班脱去官服和普通人混在一起时，会说，“如果你不向他挑战，如果你不敢冒犯谋杀罪的危险，你就会被看做是一个卑鄙的懦夫，你就不配与同伴交往，只配遭他们的轻蔑和嘲弄！”看来，是社会而不是决斗者，该遭到谴责。还有女人的影响，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男人成为英雄或者罪犯。而在决斗中，她起的作用当然是后者。不幸的是，匹夫之勇在女人眼里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决斗者常常被看做是一个英雄。那些拒绝决斗的人，尽管他们才是真正具有勇气之人，却被女人们看成懦夫，被女人们讥笑嘲讽。美国司法机关的一名成员格雷夫斯先生曾于1838年初在决斗中杀死了一名叫西利的人。他站在众议院中的讲台上，滔滔不绝、有条有理地辩解人们应当谴责社会，而不是他。这位悔恨莫及的讲演者说，“公共舆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律。其他任何法律，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这个最重要的法律面前都脆弱得不值一提。是的，在公共舆论面前所有的法律都会败退。正是众议院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全国法律以剥夺荣誉为惩罚，迫使我不情愿地参与了这桩悲剧性的事件。就在这个国家的首脑们面前，就在众议院的门口，抛洒着玷污了我双手的鲜血！”

只要社会还是处于这种状态，只要它还以为拒绝为遭受的辱骂而报复的人只配受人辱骂，恐怕决斗就会存在下去，不管法律多么严厉。人们必须为受到的伤害而得到补偿。当人们受到的伤害得不到法官的关注时，他们就会自行其是，以社会的舆论为法律，与冒犯他们的人决斗。因此，尽管仁人志士大力呼吁，仍有许多人宁可拼一百次命决斗，也不愿被同伴耻笑，被人当做笑柄而苟活于世，让人家成天戳着后脊梁羞辱。

决斗风俗的存在已成为文明社会的毒瘤。对付它唯一可行的办法看来是建立一个风范法庭，这个法庭应能觉察到能给人们造成巨大心灵伤害的所有细微、模糊的冒犯行为。路易十四建立过的这种法庭可以被当做范本。现在已没有人为一声道歉就可以解决的冲突而拼杀，那么这个法庭的责任就是冷静地衡量被话语或事件伤害自尊的人的抱怨，并强迫冒犯者公开道歉。如果后者拒绝道歉的话，他又多了一重罪名：拒绝执行法庭的命令。那么，法庭马上就可以对其课以罚款，并关进监狱，直到他看出来自己的举动错在哪里，愿意按照法庭的要求作出让步为止。

第九章 都市流行语

拉发瑞咚叮

拉发瑞咚叮

万岁，拉发瑞咚叮！

——白朗杰^①

对于一个同情心非常广博，可以包容所有和他自己同类的人，以及那些虽然自己可能过分讲究，但是绝不会对一些城市通病嗤之以鼻的人来说，一个大都市的流行俏皮话是一个永不衰竭的欢乐的源泉。这些城市通病包括：酗酒的工人，穷困潦倒的乞丐，邪恶的街头流浪儿，聚集在都市街头巷尾的那些游手好闲的、肆无忌惮和热衷于模仿别人的人组成的五花八门的群体，等等。那些想穿越都市大街小巷寻找借以流泪的主题的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大堆足以使他的心脏发生痉挛的事情。但是，让他去继续他的旅程，独自享受他的悲哀吧，我们不会去陪伴他。我们这些可怜的地球人有自己的悲哀，我们的悲哀不会因为对这些多愁善感的人的同情而有任何减轻。这些流泪的哲人用太多的悲哀损害了他们的视力，因而从他们的泪眼中，他们看不到拯救那些使他们痛心疾首的罪恶的方法。正如我们总是发现，那些没有眼泪的人才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就像最好的医生总是那些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形下仍然能带着一张令人鼓舞的笑脸。

已经有太多的笔墨用来指出悲哀和痛苦，太多的笔墨用来谴责罪行和劣迹。并且所用的大多是严肃的语言。所以，至少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不再增加这个分量了。我们目前的工作不是多么令人厌烦。徘徊在大都市的繁忙的聚会中心，我们的寻找仅仅是为了快乐，在我们经过时记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俏皮话和穷人的奇想。

首先，不管走到哪儿，我们都会无可避免地听到一个短语被人反复愉快地提起，并且被众人大笑着接受。这些人有手臂粗糙、脸面肮脏的男人，有机灵的肉铺伙计、小跑腿儿、小跟班，有轻浮放荡的女人，有出租马车夫，有单篷汽车司机，有那些整日流连在街头的游手好闲的家伙。每个人说出这句话都让

① 此俚语系出自一法国民歌曲谱的谱音，为64211——译者注。

听到的人发出大笑。看来它适合于任何环境，并且是所有问题的通用的答案。简单地说，它是最受人喜爱的日常俚语，在它短暂的红极一时的时候，给贫困和报酬低下的劳动者的生活投下了一个快乐和喧闹的冲击波，使他们有理由欢笑，就像那些处在较上层社会中的幸运的家伙们一样。

伦敦的这种短语是很丰富的。这些短语突然出现，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也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几小时之内就在所有人之中流行开来。许多年前最受青睐的短语（虽然它只是一个单音节词，但它确实是一个短语）是“Quoz”——荒唐事，这个古怪的词极大地激起了大多数人的狂热，并且很快地获得了一大串含义。当一个智力平庸的人想要哗众取宠，再也没有比它更加屡试不爽的替代品了。如果有人请求一个人帮一个他不想帮的忙，他大声说“Quoz”来表达他那种侍从官式的不可一世的傲慢；如果一个小淘气儿想要激怒一个过路人以娱乐他的小伙伴，他就当面看着他，大喊“Quoz！”这声大喊会无一例外地奏效。当一个争论者想要对他的对手的正确性提出怀疑，或迅速地摆脱一个他无法推翻的论据的时候，他就说“Quoz！”同时嘴角轻蔑地一撇，不耐烦地耸耸肩。这个广为流传的单音节词表达了他的全部意图，它不仅告诉其对手他是在撒谎，而且如果他认为会有这样的傻瓜来相信他的话，他就大错而特错了。每一个啤酒店都回响着“Quoz”的声音，每一个街头角落都嘈杂着这个声音，每面几英里长的墙壁上都写满了这个词。但是，像地球上所有其他事物一样，“Quoz”也有它的时令，它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就像它出现时那样突然，再也没能成为大众的宠物和偶像。一个新挑战者把它从位子上驱逐出去，并且不容置辩地占据了这位子，一直到轮到该挑战者也被从原先的荣耀的席位上抛弃，另一个被选定的继承者又代替了它。

“What a shocking bad hat”——“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这就是接下来的另一句时髦话。它刚开始广为流传，千百双闲散但锐利的眼睛就开始关注过路人的帽子。谁的帽子要是因时间久了而有一点褶皱，不管多么细微，喧哗声马上就会响起。并且，像印第安人战时的叫喊一样，被上百副不和谐的喉咙重复。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能够听其自然的人是聪明人，那些对强加给自己帽子的诋毁稍稍表现出一点不安迹象的人，只会引起周围人对自己双倍的注意。人群会很快发现这个人是否可以冒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人属于他们同一个阶层，他们会很喜欢捉弄他一下。当这样一个人，带着这样一顶帽子，在那些日子里，从拥挤的邻人中经过的时候，如果他能对周围人的叫喊克制住怒气，他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否则这顶应受谴责的帽子经常被一些爱捉弄人的人从他头上抓下来扔到路沟里，然后用一根棍子重新挑起来，帽子上沾满了泥巴，来接受旁观者的敬仰。这个促狭鬼周围笑声四起，他们在欢乐的间隙里大喊“哦，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许多为此感到不安的穷人们，只要他们的钱包勉强可以承受

这笔花销，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场面，只好提前买一顶新帽子。

这个简单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给整个都市带来了欢乐。它的源头也有据可查，不像其他类似的短语如“Quoz”那样无从探寻。曾经有一场在南沃克自治市举行的竞争激烈的竞选，其中一位候选人是一个著名的讲究戴帽子的人。这位绅士在游说选民的时候，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手段，即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贿。他的具体做法是，不管什么时候他拜访或者会见一个选民，只要这个选民的帽子不是用最好的料子做的，或者虽然用的是最好的料子，但已经有些旧了，他总是说，“你戴的帽子真糟糕，到我的货栈里去，你就会得到一顶新的。”在选举日人们记起了这个情形，他的对手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在这位可敬的候选人向人群致辞的整个过程中，鼓动人群不停地喊：“多么糟糕透顶的帽子！”从南沃克市开始，这句话传遍了整个伦敦，并且作为超级时髦短语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Hookey Walker”——逃学者，源于一首流行的民歌，也是一举成名，像其前任“Quoz”一样，被用做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后来，“Walker”（走人），独蒙垂青，发音的时候，前一个音节带着一个特别的拖音，在后一个音节来一个急转。如果一个可爱的小女仆被一个她不喜欢的小伙子纠缠着要一个吻，她就会皱一皱她的小鼻子，并且大喊一声“走人”。一个清洁工向他的朋友借几个小钱儿，他的朋友或是不愿借给他或是没钱借给他，他最可能得到的回答就是“走人”。假如一个醉鬼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地走，一个男孩拉拉他的衣角或者一个成年人敲敲他斜扣在眼睛上的帽子来开他的玩笑，伴随这个玩笑的经常是这同一声大喊。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走人”走出了舞台，作为那一代人或后人的消遣，它再也没能复活。

下一句话是最荒谬可笑的。是谁发明它，它怎么兴起，第一次是在哪听到，都不得而知。关于它没有什么确定的，但是，它诚然是伦敦人认为达到诙谐得出格的俚语，因而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There he goes with his eye out”——“他（或她）瞪着眼睛去那儿了”分别依适用对象的性别而定，这句话在市区的每张嘴里传递着，它不可理喻，给社区中严肃认真的人所带来的困惑不亚于它给粗俗人所带来的快乐。聪明人认为它很愚蠢，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它很有趣儿，无所事事的人把它们写在墙壁或者雕刻在纪念碑上以自娱。然而，所有的光辉都会消退，即使俚语也不例外。人们对他们的嗜好厌倦了，“他瞪着眼睛去那儿了”在那些惯常的场所再也听不到了。

在这以后一个很短的间隔里，另一句话成名了，它是一句不怎么恰当，不怎么通用的问话。“Has your mother sold her mangle?”——你妈妈卖了她的绞肉机了吗？但是，它的流行不是那种疯狂和热诚，因而它没能长时间地受宠。妨碍它的命运的原因是，它极不适用于那些年纪大的人。所以它的流行生涯很简

短，很快就消失了。它的后继者声誉更加卓著一些，而且，它的根基是那样深厚，以致时间和不断变化的时尚都未能根除它。这句话是“Flare up”——着火了。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一个通用的口语。它在改革的暴乱中兴起，据说在布里斯托港几乎被狂热的人们焚毁一半的时候，在这座命中注定要遭殃的城市中，虔诚的人们的热情也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很难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单词的发音或意义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狂热，把所有其他俚语都赶出了这个领地。除了“着火了！”整个伦敦再也听不到别的话了。它回答所有的问题，解决所有的争端，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场合……它突然成了英语中含义最复杂的短语。在讲话中稍稍超越礼貌界限一步就要被称为已经“着火了”；过多地光顾杜松子酒店，因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被称为“着火了”；大发雷霆被称为“着火了”；闲逛到夜间欢乐的聚会中心，用一声大喝吓唬熟人；闹任何一种乱子等等都被称做“着火了”。恋人之间的争吵是“着火了”，街头两个恶棍之间的殴斗是“着火了！”革命和暴乱的煽动者鼓动英国人像法国人一样“着火了”……这个词是这样令人喜爱，仅仅为了它的发音，人们也喜欢重复它。很显然，听到他们自己的器官发出这个声音，他们就很高兴。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当劳动阶层的人之间没有人来回应这声叫喊时，经常会引起那些西区的贵族们的回声，他们使用的也是这个在东区广为流行的语言。即使是在寂静的深夜，那些守望到深夜或者失眠的人的耳朵都常常受到同一个声音的招呼。摇摇晃晃走在回家路上的醉鬼，边打酒嗝边大喊“着火了”以表明自己仍然是一个男子汉和好市民。酒精已经使他们丧失了实现任何其他想法的力量，他们的智力已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声流行的叫喊是他们和人类的最后一个联系。只要他还能发出这个声音，他就享有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权利，他就不会倒在路边的沟里，就像一条狗那样！他向前走着，用自己的喊声打扰着安静的街道和舒适的人们，直到筋疲力尽再也支撑不住，无力地醉倒在路上。到了规定的巡逻时间，警察不小心从他身上绊过去，这个和平卫士提灯直照到他脸上，大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着火了”。然后，找来担架，把这个狂饮的牺牲品抬到看守所里，扔进一个肮脏的小屋。在一群和他一样烂醉如泥的可怜虫中间，先来者们用一声长长的、大大的叫喊向他们的新同伴致意“着火了！”

这个短语的应用那么广泛，它的流传看起来是那么持久，以至于一个投机商，对俚语的转瞬即逝一无所知，以它为名创办了一份周报。结果，他就像把房子建在沙滩上，下面的基础崩溃了，这个短语和以它为名的那份报纸一起被大海涤荡净尽了。人们对它千篇一律的单调说法变得厌倦了，即使在粗俗的人中，“着火了”也变得俗不可耐，渐渐地它被留给了那些不知世事的孩子们。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被彻底忽略了。到今天，它不再是一个时髦用语，但

是仍然被用来表示火灾、骚乱或者坏脾气的突然爆发。

下一个受万人青睐的短语不太简短，看起来最初是用在那些装腔作势拿大人样的大孩子身上的。“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 are out?”——“你妈妈知道你出来吗？”这个提问使那些过分招摇的大孩子非常恼火。他们在大街上叼着烟卷，戴着假须，想使自己显得不可一世。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花花公子，对于经过他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他们不把她盯得局促不安就不肯干休，但是一提起这句话，马上就使得他们的恶意减轻不少。穿着最漂亮的服装的店员和学徒认为这句话令人憎恶。当有人这样说他们时，他们就会显得怒不可遏。总体来说，这句话有一个好处，它不下千次地告诫那些纨绔子弟，这句话远不如想象的好玩。这句话之所以这样令人恼怒，是因为它暗含着对被问者自立能力的怀疑。“你妈妈知道你出来吗”表现出一种揶揄的关心和挂记，暗示出一种遗憾和关切。意思是，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这个人太年轻、太不成熟了，在没有父母带领的情况下，他出门应得到妈妈的允许。因此，不管什么时候，这句话用于那些接近成年而未成年的年轻人，都会引起极大的愤怒。曾经有一个忘记了自己身份的出租车司机，当面对一个上等贵族说了这句话，这位贵族是一位公爵的继承人，同时又是一个勇士称号的继承者。这位贵族是那么愤怒，他在治安法庭控告了这位冒犯者。为了显示他的贵族身份，他向法院要求双倍的罚金，这个要求被法庭拒绝了。“他妈妈知道他出来吗？”站在旁听席上的所有司机都一起大声羞辱地质问。这位贵族不得不以他的尊严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来逃避他们的笑声。这个车夫以他对对方贵族身份的疏忽为由进行辩解，但是法庭还是为他的疏忽而对他罚了款。

这句话令人瞩目的日子过去了，随着它的消逝，“Who are you?”——你是谁？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新的宠儿雨后春笋般的一夜之间蔓延开来，又像切普塞德的一场浓雾，转眼之间就变成一场大雨。昨天它还不为人知，没人听到它也没人发明它，今天就席卷了整个伦敦。这个声音在每条林荫路上回响，每条大路上都有其音乐般的声音在飘荡。

“从大街到小巷，这个不变的声音在回荡。”人们把这个短语说得极快，前后两个词声音比较响亮，中间一个词声音小得像呼吸。跟已经大红大紫过的那些同类俚语一样，它可以适用于任何场合。由于它的含义有点拐弯抹角，因此那些说话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一点也不喜欢它。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喜欢用这句话来触怒别人，不学无术的人用来掩盖自己的无知，爱开玩笑的人用它来制造笑料。每一个啤酒店的新面孔都会遇到唐突的提问“你是谁？”如果他表情愕然，抓着头皮不知如何作答，就会引发哄堂大笑。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如果双方都被这个问题盘诘过，权威的辩手通常也会偃旗息鼓。它的流行达到顶点时，有一位绅士感觉到小偷的手已经伸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突然转身当场捉住了他，

大声说：“你是谁？”聚集在周围的人群对此鼓掌喝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所听到过的最伟大的笑话，是机智的顶峰，是幽默的精华。另一个近似的场景给了它一个额外的刺激，在它开始衰退的时候为它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一幕发生在王室高级刑事法院。被告站在被告席上了，他被指控的罪行已经证实无误，辩护人也已经发过言了，他的辩护词不是从辩护的角度，而是一种以被告生命的宝贵和优良的品行作为要求法庭对其宽大处理的偏袒的要求。“你的证人呢？”出庭法官问道。“请允许我，法官大人，我了解这个被告，活着的人当中再也没有比他更诚实的了。”旁听席上一个粗鲁的声音说道。法庭职员看上去都惊呆了。其他人窃笑着并勉强克制着自己的大笑。“你是谁？”出庭法官猛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沉静和庄严问道。整个法庭都震动了，一直被压抑着的窃笑爆发成哄堂大笑，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才恢复了法庭惯有的庄严和秩序。法庭工作人员清醒过来之后，仔细地搜寻了这个亵渎法庭的罪人，但是没能找到。没有人看到他，更没人认识他。过了一会儿，法庭程序开始继续进行。这位正义代言人的庄严的嘴里曾经说出过这句时髦话。这个新闻传出去之后，下一个由他审判的被告人由此而对自己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不必害怕这样一个法官会使用过当的处罚。他的心和大众是相通的，他理解大众的语言和方式，因此，他肯定能充分理解那些驱使他们犯罪的诱惑。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来推断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事实是：这个法官的名望得到大幅度提高，对他的机智人们交口称赞。“你是谁？”因而又延长了生命，作为公众的宠儿又停留了一段时间。

但是，绝不能认为在流行语中间没有间断。它们不是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上，而是和歌曲一起分享人们宠爱。这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如果人们的心思在音乐上，俚语就无法涉足；同样，如果人们倾向于俚语，甜美的音乐也只能徒劳地在他们耳边鸣唱。大约三十年前，伦敦传唱着一首歌，所有人似乎都被它震动了心弦。男孩、女孩、年轻人、老年人、姑娘、主妇和寡妇，都爱上音乐。人们对唱歌产生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狂热。而且，最糟糕的是，就像《修道院的浪漫史》里那位好神父菲利浦一样，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旋律。这个到处传唱的曲子是“樱桃熟了，樱桃熟了”，不管什么样的破锣嗓子都在唱这句话，每一把小提琴都在疯狂地奏着这首乐曲，每一支破裂的笛子、每一支呜呜咽咽的箫管、每一架手风琴都在演奏这个旋律，直到用功和好静的人绝望地堵住耳朵，或者飞奔到几里外的田野或树林里去寻求宁静。这场瘟疫持续了十二个月，一直到最后提起樱桃两个字就足以使人发疯。终于，人们的兴致衰退了，喜爱的狂潮涌向另一个方向。由于时间久远，已无法说清是另外一首歌，还是又一个短语了。但是，确定无疑的是，人们又一次发狂了，对象是一个有关戏剧的主题。除了“汤米和杰里”，听不到别的声音。文字游戏使人们兴奋了足够

长的时间，他们对娱乐的反映现实一些了。这个戏剧主题使镇上每个年轻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渴望所控制，他们希望通过一些过激行为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有的在街头斗殴，以致被整夜关在看守所里；有的在吉斯街低矮肮脏的小屋里和放荡的女人调情，和那些痞子大呼小叫。善于模仿的男孩子为了相同的荣誉和比他们大的男孩竞争……最后这种毫无价值的狂热和其他俏皮话一起结束了它辉煌的日子。城市又开始为另一种时尚而欣喜——大拇指放在鼻尖上，转动手指，被认为是另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要想激怒别人，只需当面使用这个具有神秘含义的手势，就会达到目的。在任何一个街头角落，如果一个好奇的人细心观察的话，在两分钟内肯定发现有人做这个手势。它可以表示怀疑、奇怪、拒绝或者揶揄。直到今天，这个荒谬的习惯仍然残留着，但即使在粗俗人中，它也被认为很下流。

大约十六年前，伦敦又一次变成了音乐世界。大众歌唱“大海，大海”累哑了自己的喉咙。假设一个外地人，同时是一个哲学家到伦敦来，正好置身于这个音乐的海洋，他可能会创立一套动听的理论，这套理论是关于英国人热衷于服海军役和英国人在海洋上那种众所周知、无可匹敌的优越性的。“毫不奇怪”，他会说，“这个民族在海洋上战无不胜，对海洋的热爱已经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融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在市场上都歌颂它。流浪街头的艺人用它来引起周围人的善心，不管是上等人、下等人、年轻人、老年人，男人、女人，都屈从于海洋的魅力。这个好战的民族的歌曲里没有歌颂爱情，——酒神巴克斯也不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性格坚毅，日思夜想的只是“大海，大海！”和征服它的方法。

如果这位哲学家只用他的耳朵来收集证据的话，他很可能这样表述。哎呀！那些日子对于那些懂得欣赏音乐的耳朵来说是怎样一种折磨呀。那些不成调的嗓子，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个调子。他们无处可逃。因为萨维的流浪艺人也抓住了这个旋律，沿着林荫路大声唱着，他们的歌声一直传到街道最深处那些舒适的公寓里。整整6个月之久，人们被迫忍受这种喧嚣。他们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在干燥的陆地上得了恐海症。

后来又有几首歌相继流行，但是除了一首名为“在我的帽子周围”的歌外，其他的歌都没有得到人们的特殊青睐，一直到一位美国歌手引进了一首名叫“乌鸦吉姆”的令人作呕的歌。这位歌手身着与他的歌曲相配的黑色演出服，边唱边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并且在每个小节的末尾，身体总要来一个急转弯。这首歌马上吸引了人们，使那些规矩人的耳朵长出了老茧——

“扭身、旋转
就这样做吧——
扭身、旋转

跳跃吧，乌鸦吉姆！”

街头艺人为了得到恰如其分的效果，在演唱时涂黑自己的脸。那些孤儿为了谋生必须在偷窃和唱歌中作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这看起来合适一些，当然，前提是公众的口味不变。夜晚，任何一条大道边的夜市上，我们会更多地看到这首歌的粗俗伴舞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偶尔，尖锐刺耳的歌词盖过了拥挤的人群的喧嚣和轰鸣。

有一首打油诗曾红极一时，这首诗是这样的：

“坐在大路旁边，身上覆盖着厚厚的夏日灰尘，看这匆匆来去的人流。

就像夕阳余晖中飞舞的小昆虫。”

如果有哪位冷静的观察家曾经历过那个时代，他可能会用雪莱式的语言宣称：“这些狂歌滥舞在百万民众中风靡一时。”如果，我们原来假定的那位对英国人的性格自以为是的哲学家，曾认为英国人对大海之歌极为热爱，又一次拜访伦敦，他会形成另外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是基于我们为废除奴隶交易所做的从不间断的努力。“仁慈的民族”他可能会说，“你们的慈悲心肠是如此广大无边！对你们来说，那些可怜的非洲兄弟（他们和你们仅仅是肤色有别），是那么可贵，为了他们的利益，你们毫不吝啬地掏钱买下了他们两千万人。你们希望你们眼前有一个能不断引起回忆的标志。乌鸦吉姆就是那个备受欺凌的种族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你们的大众偶像！看吧，他们是怎样为他唱赞歌！他们是怎样热衷于模仿他的特征；在闲暇和娱乐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热衷于重复他的名字。他们甚至用他的塑像来装饰他们的壁炉。这样非洲兄弟的苦难和事业就永远不会被忘记！哦！慈悲的英格兰，哦！文明世界的先驱。”

以上就是伦敦群众的几个特点。在没有暴乱、极刑、谋杀、通货膨胀来扰乱他们平静的生活秩序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地用一些稀奇的怪念头和无伤大雅的俏皮话来减轻一点压在肩头上的生活重负。那些智者，即使他们对此往往付之一笑，他们也不会吝惜他们的同情心，并且会说，“只要人们愿意，就尽可以享受他们的俚语和歌曲，即使他们不能因此感到幸福，至少也会感到快乐”。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能从一首歌、一句话那样的小事中得到安慰。因此，我们可以和法国诗人白朗杰一起承认：

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

是一些庸俗的故事。

哦！庸俗的故事。

第十章 十字军东征

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跃起，展开无数的翅膀，在埃及邪恶的日子里。当安兰之子的魔力之杖挥舞在海岸上，蝗虫即以黑云之态，虽被东风吹斜，仍飞临渎神的法老的疆域，如黑夜笼罩了整个尼罗河流域，他们如此之多，不可胜数。透过晦暗，一刹那，显现万千旗帜直冲云霄，夺目之彩空中舞动。还有林立之长矛、云集之头盔、密排之盾牌在一望无际的利箭丛林之中。

——《失乐园》（弥尔顿）

每个时代都有她羞于启口的蠢事，如某个计划，某个工程，或是她全身心投入的离奇的幻想。人们或是由于爱财，或是由于激动，抑或只是模仿的本性，其中愚笨透顶的则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某种疯狂情绪，政治上的、宗教上的，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每个因素都对十字军东征产生影响，它们共同使这次战争成为有史以来引起最广泛热情的、不同寻常的一次。历史在庄重的书页上告诉我们，那些十字军的骑士们，只不过是一群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只是一些令人无法理喻的偏执的冲动，并且，一部东侵的历史就是一部所经之地人民的血泪史。但在另一方面，吟游诗人的罗曼史却对十字军骑士的虔诚之心和英雄气概大加描绘，并以饱蘸热情之笔，用光彩照人之词句罗列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高尚行动，赞颂他们为自己赢得的永垂青史的荣耀和为基督教作出的非凡贡献。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对历史和罗曼史所讲的一切进行详细探索，以期发现到底是哪种精神激励了如此多的背景各异的人拿起武器为十字架而战斗。我们将从历史中寻求事实，但也要借助当年的诗歌和罗曼史，以便能感知当年人们的心理、动机和看法。

为了透彻地了解隐士彼得发起这场圣战时欧洲公众的心理状况，我们有必要追溯到那件事之前的年份，对8、9、10世纪的朝圣者做一下了解。了解一下他们讲述的所经历过的危险和亲眼目睹的奇观。

到圣地朝圣的人首先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有心中充满奇妙幻想的基督徒。他们对能造访在他们视野中最有趣的地方，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好奇。无论虔诚与否人们都涌向耶路撒冷。虔诚者是为了能在这片他们的主生活和受难过的神圣之地一饱眼福，或是认为朝圣能洗去他们全身的罪孽，无论这罪孽有多么深重。这是一种广为接受的看法。但是不虔诚者，也是人数众多的部分，

则只是由于闲来无事而到处游历。他们到巴勒斯坦朝圣只是像现代人赶往意大利或瑞士一样，为了赶时髦，只是为了能在返回时沿途大肆吹嘘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之心。可总的说来，朝圣者大多数是虔诚的信徒，并且一年比一年多，以至于后来人数多得被人称为“主的军队”。他们以热情与一路上的困难和危险对抗，在每处被福音传教士描绘过的地方流连忘返，心中充满了神圣的狂喜。对他们而言，能啜一口约旦河清澈的河水，能站在当年约翰为基督施洗的溪流中受洗礼是一种巨大无比、不可言传的幸福。他们终日怀着敬畏和喜悦徘徊在圣殿的四周，攀登着庄严的奥立弗山，或者伫立在令人敬畏的凯尔瓦里——基督为尘世人所犯之罪而流下鲜血的受难之地。一草一木对这些朝圣者来说都是难得的珍宝，他们渴切地搜寻一切当年的遗迹。于是他们就从约旦汲来一壶壶的河水，从受难山上驮下一篮篮的泥土，然后将它们运回欧洲，以惊人的高价售给教堂和修道院。但更多的则是不足凭信的遗物，如当年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的木片、圣母玛丽亚流下的眼泪、她长袍的折边以及耶稣使徒们的脚趾甲和头发——甚至还有保罗当年帮忙建起的帐篷。所有这些都都被奸商拿到巴勒斯坦公开展览出售，并且“费了无数的钱财和心血”被带回欧洲。可是，市场上那些所谓的当年那个十字架上的木片加起来远远超过一百棵橡树所能提供的木头。至于圣母当年流下的泪水，如果收集到一块儿，装满一个水池也绰绰有余。

过去两百年内，朝圣者们从未在巴勒斯坦遇到过一点阻碍。开明的国王哈伦·阿尔·里奇德和他的几位继承人，都鼓励人们到圣地朝圣，并给徒步前来者以最大的礼遇，因为他们会给叙利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而目前的哈里发之流虽然在其他方面可能与前者一样容忍，但是他们更加为钱财而朝思暮想，并且为之不择手段。他们比以往的阿拔斯王朝还要贪婪。他们规定每个进圣城的人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款。对那些千辛万苦，一路乞讨才穿过欧洲，满怀希望到达这儿的一文不名的穷人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响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但是税款依然被苛刻地征收着。没钱的朝圣者被拒之城外，直到某个富裕的信徒坐着马车而来，替他们交了钱才被放行。征服者威廉的父亲——诺曼底的罗伯特，就像其他许多身居高位的绅士一样前来圣城朝拜。在到达城门口时，他发现成百的朝圣者都眼巴巴地盼着他为他们付入城税。这种请求自然没有受到回绝。

从这个方面讲，朝圣者对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可谓是滚滚财源，于是他们继续对越来越多的朝圣人群征收入城税。在10世纪和11世纪之交，一个奇异的想法占据了所有人的心灵：世界末日指日可待，启示录上所说的千年尘世生活已近尾声，耶稣基督将降临耶路撒冷裁断芸芸众生的善恶。于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处于骚乱之中，一种恐怖攫住了那些软弱的、轻信的和罪恶的人

的心，而这些人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他们背井离乡，拖家带口，涌向耶路撒冷，等待主的降临，并且，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通过艰苦的朝圣来减轻自己的罪恶。人们观测到颗颗星星不断从头上坠落、地震频繁、强烈的飓风摧毁一座座森林，所有这些自然现象更加增添了恐怖气氛。特别是流星现象，被看做是一种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日的先兆。每颗划过天际的流星，都会使某个地区的人们充满恐慌，并驱使成百上千的人涌向圣城。这些人肩扛、手提各种物品，一路祈祷，以减轻他们的罪恶。男女老少，一群群、一行行，向圣城跋涉。每个人都想亲眼目睹在某个日子里天国之门轰然洞开，上帝之子散发着光芒降临人间。如此一个奇妙的幻想，使朝圣的人日益增多，路途也就更加艰难。于是，从欧洲西部到君士坦丁堡，大道上随处可见成群的乞讨者，以至于往日最慷慨的施舍者——僧人如果不节俭的话，回到家也是饥肠辘辘。那些信徒们只好一路挣扎，自谋生路。成百上千的人很高兴能靠路旁成熟的浆果来维持活路，而往日他们完全有机会到修道院里坐享面包和美味佳肴的。

但是，这还不算是最大的困难。他们踏入圣城就发现，一个更苛刻的种族控制着耶路撒冷。巴格达的哈里发已被塞琉克的剽悍的土耳其人所继承，他们对朝圣者充满了鄙夷和反感。11世纪的土耳其人比10世纪的撒拉逊人更加凶残和无所顾忌。他们对日益增多、触目皆是的朝圣者感到十分厌烦，尤其是当看到朝圣的人群无意离去时，他们更是如此。对最后审判日的每时每刻的期盼使朝圣者一直等待着。而土耳其人唯恐自己终究要被这些不断到达的人们赶出城去，就在前往圣城的路上设下重重阻碍。各种迫害都在等待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数月被拒之圣城门外、强迫缴纳一块金币的入城税，等等。

当流行的关于最后审判日的恐慌第一次开始减退时，一些朝圣者斗胆返回了欧洲，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饱受凌辱之苦。每到一地他们都愤慨地对充满怜悯之心的听众历数对基督徒的罪行。但奇怪的是，这些详细的叙述激起了对朝圣的新一轮狂热。路途越是艰险，深沉的罪孽就越有机会得到赎救。苦难只能为他们增加荣耀。又有一群群的人从各城镇乡村出发，希望在到达圣地时能有机会一睹天堂的风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整个11世纪。

一辆将要可怕运行的马车已准备就绪，所需的只是一个用双手燃起火炬的人。那个人终于出现了。像所有曾经达到过如此伟大目标的人一样，隐士彼得对那个时代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既不落后，也不超前，但是目光锐利得足以在别人发现之前探索到这个世纪的秘密。热情洋溢，具有骑士气概，偏执，顽固，如果不疯的话，也差不了多少的狂热。所有这些品质，都使他成为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真正热情经常使人做起事来不屈不挠且能言善辩。这两种品质在这个不同寻常的牧师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他是法国北部阿緬城的一个修士，在披上僧袍之前曾当过兵。彼得被人描绘成一个容貌丑陋、身材矮小的

人，但是眼睛里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明亮和智慧。由于受当时的狂热的影响，他到了耶路撒冷，直到他为那些满怀虔诚的信徒所遭受的重重压迫而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时，他才决定返回。他一返回，就用他那历数世人邪恶的滔滔不绝的感人故事震撼了整个世界。

在进一步详述他的布道所产生的惊人后果之前，我们最好先对当时欧洲人的整个心理状态作个大致了解，这样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会成功。首先，教士阶层对社会的前途有着最显著的影响，吸引着最广泛的注意力。宗教是当时的统治思想，是所谓的唯一能够让大批的野蛮如兽的信徒驯服的教化者。教会就是一切。并且，尽管在宗教事务上它使大众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它却使他们明白，除了教会施加的以外，他们可以反抗其他一切压迫。在各级教士里，集中了所有真正的虔诚，所有的学识，所有的那个时代的智慧，以及自然而然的一大部分权力。这是他们的智慧激励他们的结果。当时的人民大众除了自己所受到的苦难外对王公贵族的重要事务一无所知。国王为那些贵族而统治人民，或是更合适地说，国王统治贵族。贵族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国王的权力而敢于冒一切风险，或是将他们的铁蹄践踏在微乎其微的民主的脖颈上。而后的唯一朋友就是教会。尽管教会一直向大众逐渐灌输包括自己在内的种种迷信，但是它还是教给人们令人振奋的教条：所有的人在天堂里一律平等。当封建主义告诉人们，今世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时，宗教告诉他们在来世他们拥有全部。于是他们的脑中就树立了宗教的观点，而政治的观点则无立足之地。所以，一旦教会为了别的原因向人们倡导十字军东征时，人们就热情地投身于其中。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所有人的脑海里。两个世纪来，朝圣者的故事激起了每个人的幻想。当他们的朋友、向导、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偏见和思想状况祈祷发起一场战争时，人们的热情涨到了狂乱的状态。

在宗教激起了大众热情的同时，另一个因素也对贵族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他们凶残暴虐、无法无天的性格。他们无恶不作，一无是处，只有一点可以称得上是好的品质：勇气。他们唯一信仰的宗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点和他们过度的暴虐一块儿驱使他们前往圣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犯有深重的罪恶，必须到圣地赎救。他们目空一切，四处作恶，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冲动。他们在拥有世俗权力上与宗教对抗，但是，当听到教士们对来世的警告时，他们胆怯了。打仗是他们的本分和消遣。当教士们保证说，如果他们从事他们本分的话——这对他们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可得到赦免时，他们对将来的东征充满了激情。这样他们就像绝大多数的人们一样热诚地为上帝而服务，而后者纯粹是为宗教的动机而左右。宗教的狂热和好战的情绪把人们推向了战争，但是欧洲的国王、王公们，仍另有打算。这么多到处惹事、经常聚集闹事、嗜血成性的人离开本国，对他们的统治有很大好处，并且会越

来越明显。那些贵族们的傲慢态度，使他们不愿意拘泥于国王划定的小小封邑之中。于是，每一个动机都对东征有利，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被煽动起来，参与或鼓动这场战争。国王和教会由于政治的策略，贵族们由于骚乱和对领土的渴求，大众则由于宗教的热诚和两个世纪以来的狂热的集中爆发……这一切都被他们的唯一引导者所准确地预测到了。

就在巴勒斯坦，隐士彼得首先感知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主意：唤起基督教世界的力量，来拯救处于穆斯林奴役下的东方基督徒，把耶稣的圣墓从那些野蛮的异教徒手中夺回来。这个想法一直在他的头脑中萦绕。即使在夜里，他也为之辗转反侧。他坚信有一次梦境给他带来的印象：救世主亲自出现在他眼前，保证在他从事这场战争时，赐予他帮助和护佑。如果说他的热诚在这之前有过犹豫的话，这一次梦境使他从此抱定这个想法，再不退缩。

彼得在耶路撒冷做完自己应当做的修行之事后，就请求与希腊教会的主教赛弥翁会见。后者当时也在那里。尽管在彼得眼中赛弥翁是个异教徒，但他仍是基督徒，并且，也敏锐地感觉到了土耳其人对基督的追随者所作的种种迫害。于是彼得走入了他的视野，建议他向教皇，向基督教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写信，陈述信徒们的痛苦，催促他们拿起自己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兄弟姐妹。彼得毫不迟疑地与这位主教亲切地告别，急匆匆地赶到意大利。教皇乌尔班二世当时正在其位，但是这个位子坐起来毫不轻松。他的前任格列高利给他留下了一大堆与德国国王亨利四世的争吵，而他自己则由于狂热地反对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的一桩非法婚姻而使这个帝王成了自己的敌人。这么多的危险环绕着他，以至于梵蒂冈也不能算是其安全的住所了。他在著名的罗伯特·吉斯卡特的保护下，在意大利东南部的阿普利亚避难。看来彼得在那里曾见过他，尽管无论古代的编年史作者，还是现代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准确地指明会见的地点。教皇乌尔班二世很热情地接待了彼得。他满含热泪地阅读赛弥翁主教写来的书信，倾听隐士讲述的动人故事。他的专心显示出他对基督教会苦难的深切同情。激情是有传染力的，教皇看来已立刻感染上了这位隐士洋溢的激情。他授予彼得足够的权力，将彼得派往列国，在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国家发起一场圣战。

彼得四处传道，每到一处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响应他的号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们已经开始行动，只等基督教的正式意见的下达。一个早期的历史学家吉伯特·德·诺让对十字军东征作过描述，他本人也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他描绘了当时隐士彼得出现时的情景。他说，无论他说什么或是做什么都有一种神圣的色彩。人们如此尊敬他，以至于他们从彼得骑的骡子上拔下鬃毛作为长久保留的纪念品。在布道时，他通常穿一件羊毛短袖束腰长袍，外边罩着一件黑色的斗篷，直垂到脚跟。他赤裸着双臂、双足，从不食肉和面包，主要靠鱼和葡萄酒来支撑自己。这个编年史作者说，“他从哪里出发，我不知道，但是

我看到，他穿过各个乡镇和村庄，到处布道，成群的人围在他周围，送给他食物礼品，盛赞他的神圣。我从来没见过别的哪个人受到过如此的尊重。”于是，他继续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目标坚定，并且充满了献身精神。他把自己的疯狂传播到每一个听众身上，直到整个欧洲的每个角落都骚动起来。

当隐士彼得以显著的成功吸引着普通民众时，教皇则以同样的成就感动着那些日后远征的头面人物。他的第一个步骤是于1095年秋季在普拉桑蒂亚召集一次会议。在这个教会的聚会上，教皇宣布了伟大的计划，给听众讲述东方的君主从君士坦丁堡向欧洲派来的间谍，讲述了土耳其人已计划征服欧洲。教会当然一致同意支持十字军东进。散会后，每个成员都被授权对自己的教民鼓吹战争。但是不能指望意大利人提供所有的帮助。教皇穿过阿尔卑斯山来鼓动高卢那些凶残而有权力的贵族和谨小慎微的人民大众。他昂首挺胸进入法国，把自己置于敌人——法国国王菲利普的权力范围之内。这是他的行动的最惊人特点。有人想象说是冷酷的政策驱使了他，而另一些人则肯定是热诚，像隐士彼得一样炽烈的、盲目的热诚激励了他。看来后一种看法是正确的。整个社会都没有算计好目前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每一个人看来都是仅凭冲动行事。教皇在投身于法国的腹地时，和成千上万的响应者一样靠的是冲动。最终，人们在奥佛涅的克列芒召开了一个会议来拥护教皇。在会上，人们考虑了教会的状况，对弊端的改革，以及——最重要的是——为战争做准备。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在开会的七天里，会议房门紧闭，而大群大群的人们从法国各地蜂拥来到这个镇，都盼望能看到教皇亲自在人们面前布道的风采。方圆几十里的乡镇村庄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们，即使是露天地里也塞满了付不起房费的人们，他们在树下、路旁支起了一顶顶大大小小的帐篷。四邻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宽阔的营地。

通过七天的深思熟虑，会议通过了一个将国王菲利普开除教籍的公告，并宣布他的两大罪状：与安戎伯爵夫人蒙特福德·贝尔特拉德的通奸和不服从上帝使徒的绝对权威。这一大胆的举动更使人们对这个如此严厉的教会产生了尊敬，因为它在行使权力时，所有人一律平等。人们的敬畏与日俱增，他们更加渴望俯首聆听这么一个正直无私、不屈不挠的教皇的训诫。克列芒大教堂前，巨大的方形广场随着教皇开讲时间的临近越来越拥挤，每时每刻都有大批人涌入这里。

宣讲的时刻来临了。身着全套法衣的教皇走出了大教堂，四周环绕着穿着罗马教廷光彩照人的礼服的红衣主教和主教。他站立在一座高台上，这座高台是专门为他搭起的，上面铺上了紫红色的布。一群壮观的红衣主教和主教围在教皇周围，其中就有彼得，虽然他的职位比别人低，但是在世人眼里他的作用更重要。他穿着一件简朴的礼服。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彼得是否当众讲了话，

但是他们一致肯定彼得在场。他讲话看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教皇的演说更加重要。当教皇举起手臂时，每个人立即停止了说话。他首先描述在圣地的兄弟姐妹们所遭受的苦难；又讲述了巴勒斯坦平原如何被残暴的野蛮人变成了不毛之地；他们如何以剑与火给基督徒们带来悲痛，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抢走了他们的财产；基督徒的妻子和女儿如何被异教徒的肉欲所玷污；上帝的祭坛如何被亵渎；圣者的遗物如何被粗暴的践踏。“你们”，能言善辩的教皇继续说，（乌尔班二世是当时最雄辩的人之一），“听我讲话的人，真正信奉上帝的人，被上帝赐予权利、力量和伟大灵魂的人，祖先是基督教世界栋梁之才的人，其国王曾抗击异教徒进犯的人——我召唤你们！清除覆盖尘世的污垢，把你们的教友从苦难的深渊里拯救出来！基督的圣墓被野蛮人占领，圣地由于他们的卑鄙无耻而蒙羞。啊，勇敢的骑士们，忠诚的教友们！战无不胜的祖先的后代们！你们不能败坏祖先显赫的名声。你们不能被儿女私情缠住了腿脚，你们要记住救世主的圣谕：爱父母胜过我的人不值得我的保佑。那些为了我的名义，抛弃田产、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人会受到百倍的回报，会得到永生。

教皇的热情传播到了每个人心中。在演讲中，他的话被许多次发自心底的欢呼声打断。他继续陈述那些拿起武器为主服务的人所能得到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好处。他说，巴勒斯坦是一个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是上帝珍爱的地方，在那里发生过许多拯救人类的奇迹。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他保证，将在他们手中分享。还有，他们应该拥有足够的借口为他们的冒犯而辩护，而无论冒犯的是上帝还是人们。“那么，去吧，”他接着说，“为了补偿你们的罪过，去吧！你们要坚信，在自己这个世界消失之后，你们的来世将充满永不消滅的荣光！”人们的激情再也控制不住了，响亮的喊声打断了说话人，他们用几乎是同一个声音欢呼，“上帝万岁！上帝万岁！”欢呼声一静下来，乌尔班就凭借他的机敏，继续他的演讲，“亲爱的兄弟们，今天的情景应验了上帝在福音书里说过的话：‘当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时，我就会在他们中间保佑他们。’如果主没有在你们的灵魂之中，你们怎么能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句话呢？或者说上帝自己通过你们的嘴唇讲了这句他放在你们心中的话！你们对圣战的欢呼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主的军队冲向敌军时，喊着同样的口号吧，‘上帝万岁！上帝万岁！’让那些愿意投身于这项神圣事业的人们庄严地投入，把主的十字架放在他们胸前、额头，直到出发。让准备出征的人将神圣的标志戴在肩膀上，铭记主的箴言，那些不拿起十字架、不跟从我的人，我不会保佑他！”

这个大会的消息在极短时间内不可思议地传遍了欧洲哪怕是最遥远偏僻的角落。在最神速的信使骑马到达之前，边远省份已经是人人皆知了，这简直是超自然的奇迹。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在企盼着会议的结果。那些激动的人们坚信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而传来的消息又验证了他们的预言。然而，在那个

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这件事是个奇迹。

当克列芒会议开完几个月之后，法国、德国展示了一个奇观。忠诚的、狂热的、贫穷的、放荡的、男女老少、瘸子和拐子……都成百上千、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十字军。每个村落里，教会都在忙着煽起人们的激情，并且承诺给那些为十字军服务的人们以永远的报偿，同时也对那些拒绝参加甚至有点犹豫的人们发出最可怕的警告。根据罗马教皇的法令，每个人伍的债务人都被解除了债务，程度各异的犯人也同样的条件下与诚实的人地位相同。入伍后的财产受到教会的保护，并且，据称圣保罗和圣彼得将亲自从天国降临，守护朝圣者的家产。在空中，人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标志和预兆，更增添了参加十字军的狂热。这一年的北极光出奇地壮观，成千上万的十字军战士冲出家门，匍匐在地，凝视天空，虔谒神灵。人们坚信，这是天庭干预的先兆，预示了主的军队要把异教徒们一扫而光。关于奇观的报告四处流传。一个修士曾看到空中有两个巨大的骑马武士在厮杀，其中一个代表基督徒，另一个代表土耳其人。两个武士手擎烈焰之剑砍杀阵阵，最后自然是基督徒制服了异教徒。据说有无数星辰从天空坠落，代表着土耳其人的纷纷败退，土崩瓦解。同时人们都相信法兰克王查理曼将从墓穴中复生，并带领十字军去夺取胜利。普遍狂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妇女们的激情。她们每一个人都鼓动自己的情人、丈夫舍弃一切参加圣战。许多妇女把十字架放在胸前臂上燃烧，然后用红颜料涂抹伤口，作为她忠诚于上帝的永久纪念。另外一些妇女则更加热诚，她们甚至在自己幼子、婴儿娇嫩的四肢上烙上十字的形状。

一个当时的历史学家吉伯特·德·诺让讲到一个修士的事。这个修士在自己的前额上切了一个十字的形状，用醒目的颜料涂上，然后告诉人们说那是一个天使在他熟睡时干的。与其说他是傻瓜，倒不如说他是无赖，因为他凭借自己的所谓神圣的色彩，试图享受比同伴更奢侈的美味佳肴。他所到之地，十字军战士都送上金钱和食物，虽然路途艰辛，生活困顿，但到达耶路撒冷时他还是大腹便便。如果刚开始他就承认伤口是自己切的，他就不会让人感到比别人更神圣，是那个编造的天使的故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拥有各种形式财产的人们都涌上集市，想把财产换成硬通货。土地、房产只要四分之一的价钱就能成交，而战争所需武器装备的价格则翻了四倍。由于一年的缺乏而在市场上已极难见到的谷物也突然变得异常充足，供应品的价格大幅度下滑，以至于7只绵羊只值5个丹尼尔。贵族们为了很少的一点钱而将自己的家产抵押给了犹太人和不信基督教的人，或者与自己领地中的乡镇、社团签订了免除义务的契约。而在平时，他们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的。农夫售犁，工匠卖工具，都是为了能买一把刀剑参加前往圣城的军队。女人们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舍弃了她们的首饰、饰物。在这一年（1096年）的春夏两季，每条路上

都挤满了十字军战士，他们都在匆忙赶往本地区约定的集合地点。骑着马，坐着牛车，撑着船，他们以各种方式携妇将雏，渴望到达耶路撒冷。然而，很少人知道耶城到底在哪里。有人认为是5万英里外，另有人想象只要走一个月就会到达。每看到一个城镇或城堡，就有孩子们欢呼雀跃，“是耶路撒冷吗？到了吗？”人们也能看到一伙伙的骑士和贵族一路东行，边走边以鹰猎鸟，用自己特有的娱乐方式来消除旅途的劳累。

吉伯特的描述并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所见。他说，激情是如此富于感染力，以至于无论哪一个人，只要听到教皇的命令，就会马上跑到邻居家里请求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跟他一块儿“为上帝服务。”就这样，他们唤起了这场远征。有王权的伯爵充满了远行的欲望，下级骑士也被同样的热诚所煽动，甚至贫苦的人也同样热烈地染上了这种疯狂，以至于没有人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掂量一下，是否该放弃自家的农庄和葡萄园。每个人都准备卖掉自己的家产，无论价钱有多低，好像是一个备受囚禁之苦的罪犯急于找钱缴纳赎金似的。还没有决定远征的人大肆嘲笑那些亏了血本处理财产的人，还预言后者行程一定会痛苦不堪，并且灰溜溜地回来。但是他们仅仅这么了一天，第二天也就染上了同一种狂热。讥笑别人最响亮的人为了几个金币而卖掉所有的财产，与他们曾刻薄地嘲弄过的人一道踏上了征程。而在这时，他们又成了嘲笑的对象，因为别人已知道他们犹豫过，他们更热诚的邻居会送给他一根织毛衣针或纺线杆来表示轻蔑。由于害怕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一大部分人匆忙参加了主的军队。

十字军东征的另一个效果是宗教的服从，这种服从使普通人和贵族接受了“上帝休战日。”11世纪初，法国的教会由于同情普通人民的苦难但又无法抑制封建领主的贪婪和放纵，就试图通过宣布著名的“上帝之和平”而唤起大众的良心。所有遵从它的人都要起誓，不为任何所受的伤害而报复，不享受掠夺而来的财产，不使用致命的武器。作为回报，他们的所有罪恶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无论教会的本意多么慈善，这个举动只带来了伪善和与以前的难以控制的暴力。1041年，由于想再次试图缓和那些野兽般的领主的贪欲，教会庄重地颁布了“上帝休战日”。“休战日”指的是每周从周三晚上到第二周的周一上午，在这个时期严禁以任何借口付诸暴力，或者为任何伤害而报复。但是指望这些措施来教化野蛮人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人能忍受在如此漫长的五天里保持和平。或者说即使那样做了，在余下的两天里他们就变本加厉地烧杀劫掠。后来“休战日”又改为从周六下午到周一上午，但是暴力流血事件仍然居高不下。在克列芒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又一次庄重地宣布了休战日，强烈的宗教感情使每个人立即执行这一法令。

在加入十字军的巨大冲动面前，所有微小的激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封建

领主停止了压迫，强盗盆盆洗手，下层人民不再怨声载道。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别的想法已无立足之地。

从这些各色混杂的人们的露营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在自己主人的旗帜下集合的人，把帐篷搭在主人城堡的四周。而自愿参加战争的人，则在城镇、乡村的边上建造起木棚小屋，时刻准备跟随某个著名的领导人远征。法国各地的草地上挤满了帐篷。由于参战分子们认为只要到达巴勒斯坦就可以解脱所有的罪恶，成百上千的人屈服于最无限制的淫荡。妓女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向肆无忌惮的朝圣者兜售自己毫无廉耻的肉体，双方都无所顾忌。喜爱美食的人，放开肚皮暴饮暴食酗酒，淫乱一下子流行开来。他们服务上帝的热诚掩盖了所有的缺点蠢行，他们和那些严格修行的隐士同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这种推理方式，对无知的人很有吸引力，以至于同时可以听到在一座帐篷里淫荡作乐的欢笑声和虔诚祈祷的诵经声。

现在谈谈这些远征的领袖人物。许多人甘愿听从隐士彼得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彼得作为圣战的发起者，是战争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另一些汇聚到了一个勇敢的探险家的麾下。这个探险家的历史使自己的名字蒙上了一层光彩，人们都叫他一贫如洗的高蒂埃或是不名一文的瓦尔特，但是他却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并且对战争很在行。第三拨从德国出发的人则围绕在一个名叫哥茨乔克的修士的周围。关于这个人，史无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受宗教狂热浸染最深的人之一。这些人加在一块儿据说足有 30 万。男女老少，全是欧洲最卑鄙家伙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纪律约束或者真正的勇气，他们像瘟疫一样掠过一个个国家，给所到之处带来恐怖和死亡。克列芒会议过去几个月，1096 年早春，第一队人马由瓦尔特率领出发了。这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并且，就像他们的领袖的名字一样，个个不名一文，都希望能在途中混点饭吃。如潮水般，他们漫过德国，进入匈牙利。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人还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前者虽未那么狂热地参与十字军，但很愿意通过自己的帮助来推进这个事业。不幸的是，这种理解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十字军战士对提供的必需的饮食不满意，他们还想享受奢侈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攻击、抢劫乡村人民的住所，稍有抵抗，就刀剑相向。于是，当他们快到桑林时，激怒的匈牙利人聚众攻击十字军队伍的尾部，杀掉了掉队的人，把缴获的十字架和武器作为战利品悬挂在城墙上。瓦尔特显然无心或者无力报复，因为自己的军队烧杀抢劫，像一群蝗虫一样，匈牙利人已决心与他们为敌。于是，十字军队伍的尾部不断遭到骚扰，直到他们完全走出匈牙利。瓦尔特率军开进保加利亚也没有更好的运气。各个城镇都拒绝让他们通行，乡村也不提供饮食住宿。城里市民和乡村居民联合起来，把他的下属杀了数百人。这支军队的前进更像是撤退，他们站不住脚。所以，当瓦尔特率军一直前行到君士坦丁堡时，由于饥饿和杀戮，这支军队的人

数只剩下刚出发时的三分之一了。

人数更多的军队则由激情澎湃的隐士彼得率领。他们有很多车行李，还有足以另组成一支军队的妇女和儿童。如果说还有比一文不名的瓦尔特领导的军队更残暴的话，那就是隐士彼得率领的这支队伍。由于装备好一些，在通过匈牙利时，他们没有动手抢劫。但是，如果不走那条通过桑林的路线，他们也许会秋毫无犯地走过这个国家。可是，他们走了那条路线。到达城前，他们发现先行者的许多武器和十字架挂在城头作为战利品。他们被激怒了，就凶猛地攻打这座城市，不是凭借勇敢，而是仗着人多。他们开进城后，就制造了胜利后的所有恐怖：兽行、淫乱等。每个邪恶的冲动都化为猥亵、报复、色欲和贪婪，每一种恶行在不幸的桑林人中都有上百的受害者。每个疯子都能引起一起火灾，虽然会有很多明智的人去扑灭它。隐士彼得能将人们的狂思煽成烈焰，但却无力使之冷却。他的下属经常制造骚乱，直到对对方报复的恐惧才使他们罢手。匈牙利国王得知这一惨剧，就亲率大队人马前来惩罚隐士彼得。而彼得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快拔营退往莫拉洼。那是一条宽阔水急的溪流，在贝尔格莱德以东数英里处汇入第聂伯河。在这条溪流边，一群愤怒的保加利亚人正在张网以待。他们冲出来袭击了十字军，使后者想通过这条路的愿望变得非常困难而危险。大批昏头昏脑的十字军士兵葬身鱼腹，还有许多丧命于保加利亚人的刀剑之下。古代的编年史作者没有提及彼得在通过河流时损失了多少人，只是说很多。

在尼萨，保加利亚大公为防进攻而加强了防备。但是，根据经验教训，彼得觉得最好是避免敌意。他率领士兵在城墙下宿了三夜。这时，公爵由于不愿不必要地激怒如此凶狠残暴、贪得无厌的一群豺狼，就允许人们向他们提供饮食。彼得在第二天早上和平地离开了。但是，几个德国流浪汉留在队后，放火烧掉了两三座房屋和磨坊，好像是由于前一天晚上他们与主人发生了争执。完全轻信了这群恶棍的尼萨人，冒死冲出来武装报复，将这几个肇事者乱刀分尸，并追杀大队人马，俘获了队尾的全部妇女、儿童和大部分辎重。彼得不得不返回尼萨，要求面见大公进行解释。大公把一切都说了一遍，隐士无法减轻这次如此激烈的触怒。他们二人进行了谈判，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保加利亚人可以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释放。而这时，一队无法无天的十字军士兵自行其是，试着要攻打城墙，并占领该市。彼得徒劳地想制止这场越来越大的骚乱。十字军的士兵们孤注一掷地搏斗了一小会儿，就四散而逃。这一队人马被彻底击溃，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这一次不是成百上千，而是成千上万。

据说，隐士彼得见势不妙，就从生死攸关的战场上逃进了离尼萨不远的一座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至此，人们都想知道，经过这么一场可怕的挫折，是否

“锋利的箭撕碎了，

他那悲苦的胸膛。”

或者，他的热诚是否还能燃起熊熊烈火而带来事业的最终成功。一个刚才还有十万士兵的领袖，现在孤寂地藏匿在森林里，随时都可能被搜索他的保加利亚人发现而中断自己的这次东征。幸运女神光顾了他。他的两三个最勇敢的骑士，聚拢了五百个打散的士兵，从而又把他推上了领袖的高位。这些士兵高兴地欢迎隐士彼得。他们经过商量，决定重聚那些分散的士兵们。他们在山顶上燃起篝火，向各个方向派出探子。号角也不停地吹起，告诉那些四散奔逃的士兵，朋友就在附近。夜幕降临时，彼得的麾下已有了七千人。过了几天，又有两万人找到了他的队伍。带着这一队残兵败将，彼得沿原定路线，向君士坦丁堡开去。而那些命丧荒野的士兵们则被埋在了保加利亚的森林里。

彼得一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发现瓦尔特正在等他。国王阿历克塞慷慨地设宴款待。不断的挫折应该教会了这帮人应有的小心谨慎。但是，他们不能控制自己暴乱、抢劫的本性。尽管有朋友环绕四周，饮食敞开供应，他们还是手掌发痒。彼得的劝诫也无济于事。在克制他们的冲动方面，彼得与最卑贱的士兵一样无计可施。他们仅仅出于恶作剧就放火烧掉了几座公共建筑。从教堂屋顶上抽下铅条后，作为废旧金属卖到城郊。阿历克塞对十字军的厌恶大概从这时就开始了。他的厌恶后来表现在他的所有举动，甚至延续到他对待后来的谨慎、正直的军队时。他看来已认识到，即使是土耳其人来，也不比这些从欧洲来的渣滓更难收拾。他很快找到了一个借口，来催促他们快快前往小亚细亚。彼得和瓦尔特一道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手下的放纵使得彼得完全绝望了，他就借口要给养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士兵忘记了自己正处于敌国境内，应该团结对敌。十字军的内部出现了裂隙。瓦尔特手下的隆巴人和诺曼人与彼得手下的弗兰克人和德国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一群人脱离了集体，自己推举了一位叫雷纳德或雷霍志的人作领袖，并占领了雷克瑞哥根城堡。手握重兵的苏丹索利曼警觉起来。一群离开了城堡、驻在不远处当伏兵的十字军士兵被突然袭击，全部丧生。城堡也被紧紧包围。苏丹将城堡包围了8天，使他们饱受缺水之苦。很难说等待援军的希望或绝望的力量能使他们坚持多久。但是，致命的是他们狡诈的领袖背弃了基督徒的忠诚，将城堡拱手让给了苏丹。雷纳德带着两三个军官溜出了城堡，其余的人，由于不愿成为穆斯林，都被残忍地杀死。原由隐士彼得带领下穿过欧洲的浩浩荡荡的人马，至此全军覆没。

瓦尔特的军队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他们听说雷克瑞哥根城堡的惨剧后，要求马上发兵攻打土耳其人。瓦尔特认为，只有好的士兵才能造就好的将军。这时，他的头脑很冷静，完全看到了这一步的危险性：他的军队不足以在敌方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采取任何行动，并且，如果打败了，连退路也没有。他表明除非援军来临，不能采取冒险行为。而头脑不冷静的下属们吵吵嚷嚷地反

对他的意见。他们声称，如果瓦尔特不同意的话，他们就独自出征。看到这种情况，瓦尔特只好充当首领，向毁灭冲去。在前往尼西亚，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时，苏丹的军队拦截了他们。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土耳其人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两万五千个基督徒中，有两万两千人被砍死，瓦尔特也因身受七处重伤而死。余下的三千人退往西维多，以壕沟自卫。

尽管彼得对自己带出欧洲的这群人的放纵非常厌恶，但当他听到他们的厄运时还是感到很悲痛。他以前所有的热诚都恢复了。他马上赶到阿历克塞那里，热泪盈眶地祈求国王发兵解救困在西维多的幸存者。国王就派出了一支军队，及时把那些倒霉鬼从死亡中救了出来。土耳其人已经围攻了这个城市，十字军士兵已到了最后关头。阿历克塞与土耳其人进行了谈判，这最后的三千人安全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由于深受其苦，阿历克塞让他们放下武器，然后给他们发放路费，遣送回欧洲。

而与此同时，新的一队人马又在德国的田野森林里集中后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也是耶路撒冷。首领是一个叫哥茨乔克的狂热的牧师。他们像瓦尔特和彼得一样，也选择了经过匈牙利的路线。历史老人对待这队约十万人队伍的行动和命运更是苛刻。他们人数众多，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抢掠，匈牙利人几乎都不堪忍受了。国王卡洛曼大胆地决定除掉这帮人，因为匈牙利人的愤怒已达到了顶点，不除掉这帮人，不足以平民愤。哥茨乔克此时不仅必须为他手下的人，也得为以前经过这儿的十字军士兵所做的坏事付出代价。他和他的士兵被引诱放下了武器，在他们手无寸铁时，残酷的匈牙利人冲上去大加杀戮。我们不知道多少人逃过了这场浩劫，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到达巴勒斯坦。

另一些由无名的首领领导的队伍，从德国和法国出发。他们的兽性比起以往的十字军队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疯狂超过了隐士彼得手下最疯狂的疯子。他们从一千到五千成群结伙地各找路径，穿过一个个国家，一路屠杀、抢劫。虽然他们肩头上佩戴着十字架，他们还是猛烈地抨击前行者到圣地毁灭土耳其人的蠢行：先行者不该留下如此多的犹太人，而犹太人是基督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就这样凶狠地报复这个不幸的民族，他们把能见到的犹太人全部杀死，或者残酷地折磨他们。根据阿尔伯特·阿昆西斯的证词：这帮野兽行为放荡、不知廉耻，唯一能与他们邪恶程度相比的是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让山羊和鹅带领自己寻找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动物是神圣的，神灵赐予它们发现不信上帝的人的踪迹的灵性。仅在德国，他们就屠杀了一千多犹太人，完全不顾教会的劝阻。他们对人的折磨非常恐怖，以至于大批犹太人为避免落入他们的魔掌而自杀身亡。

又轮到匈牙利人为欧洲除掉这帮害虫了。到没有犹太人可杀时，十字军士兵们又聚集起来走上了通向匈牙利的洒满了30万十字军先行者斑斑血迹的老

路，并且注定了以后他们同样的命运。这群人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当时的作家们也不能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据说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第聂伯河的水都被染红了。那是在第聂伯河边的梅尔斯堡，一场最残酷的屠杀开始了——几乎全军覆灭。匈牙利人曾试图阻挠他们过河。可他们凭着自己盲目、疯狂的勇气，强行过了这条河，并且成功地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在这个胜利的时刻，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怖弥漫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扔下武器拼命地逃跑，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逃往哪里。匈牙利人手执利刃，毫不留情地赶上去砍杀。无人埋葬的尸体，据说堵塞了第聂伯河的河道。

在此，欧洲已将它的疯狂宣泄出来了，接着登上舞台的是它的骑士风度。在这一横跨欧亚的巨大洪流之间，出现了一批有冷静头脑、计划成熟和不屈不挠的勇敢领导者。正是在这些人身上，罗曼史不吝笔墨，倾注了大量描述美好品质的形容词，而把先行者的邪恶和兽性留给历史去谴责。在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包括洛林公爵葛德弗雷·德·布林和杜鲁斯伯爵雷纳德。另外还有4位具有欧洲皇室血统的领导人，带领自己的军队汇入了这场前往圣城的进军队伍。他们是法国国王的兄弟沃曼杜瓦伯爵、威廉·鲁福的哥哥、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弗兰德公爵罗伯特以及大兰多大公鲍埃蒙德，他是著名的罗伯特·吉斯卡德的大儿子。这些人都耳濡目染了这个时代的狂热，但无一人仅凭宗教动机就开始行动。他们虽不像瓦尔特那样鲁莽从事，不像彼得那样冲动而盲目，也不像哥茨乔克那样凶残野蛮，却以一种稍稍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所有的那些品质。他们的宗教激情和野蛮的兽性被世俗的观念和骑士的精神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他们明白是什么主导着大众的意志。如果他们无心或不愿去阻止它，他们就投身其中，希望他们的行动能使自己更加安全。

在他们周围聚集着许多不那么有名的首领，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的后裔，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如此人数众多的军队如果沿着同一条路线前进，给养极有可能供应不上。这些首领明智的决定兵分三路。葛德弗雷·德·布林公爵取道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杜鲁斯伯爵则取道隆巴迪和达尔马提亚，其余的人则经阿普利亚前往君士坦丁堡，那是诸路军马事先商定汇合的地方。这些首领下属军队的多寡众说纷纭。安娜·高妮娜公主提到这些人像海边的沙粒或者银河中的星辰一般。查特福彻的说法则较少夸张，从而更令人满意。他说当所有兵马坐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城前时，人们可以看到足足有十万骑兵、六十万步兵，不包括那些传教士、妇女和儿童。吉本认为这个数目有点夸张，但是实际数目也不会相差很远。安娜公主指出，仅葛德弗雷手下就有八万骑兵和步兵，并推测其他首领手下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所以估计总数将近五十万人。这个数目一定多于实际数目，因为葛德弗雷的军队在出发时实际上是最多的，在途中比其他各路军队损失的也少。

沃曼杜瓦率军首先踏进了希腊领土。他一到达拉斯就受到了国王代表们的热情礼貌的欢迎。他的跟从者也得到了充足的给养。然而，没有任何原因，阿历克塞国王突然下令逮捕了公爵，将其押往君士坦丁堡。他被异口同声地谴责为公然破坏公平和慷慨的传统。但致使这位国王采取如此卑鄙而又野蛮行动的动机，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陈述。诺让·吉伯特给出了最可能的原因。他说，阿历克塞由于惧怕十字军夺取他的王位，就采取了这个极端行动，以便后来迫使公爵发誓效忠于他，作为脱身图存的代价。他认为，一个如此有名的王公，并且是法国国王兄弟的例子会使其他首领争相效仿的。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但是，这种策略完全符合这个国王的小肚鸡肠。由于他的高度有教养的和豪华的统治名声已经削弱，他一直恐惧那些强壮而又野心勃勃的西方武士们会一拥而上。因此，他企图以此来蚕食他无力对抗的力量。如果说危险来自他控制下的众首领的反对，他可以将自己摆在这次欧洲人运动的首领地位，把它的能量引向它公然宣称的目标，即征服耶路撒冷，这样他能轻而易举地化解矛盾。但是，他没有像他应该的那样做，即成为他曾派使节向教皇表示全力支持的十字军的主人和领袖，而是沦落成为痛恨鄙视他的人的奴隶。

毫无疑问，高蒂埃和彼得率领的军队的兽行使他对整个十字军产生了厌恶之情。但是，那是一个小人之厌恶，这种厌恶被用来掩饰或辩护他自己的优柔寡断和贪图安逸。

葛德弗雷则非常安静而有秩序地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行军。当他到达梅尔斯堡时，他发现乡间遍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些尸体正是那些残酷杀害犹太人的十字军士兵。葛德弗雷对这些人的暴行一无所知，他就质问匈牙利国王，要求对这些尸体进行解释。国王耐心地向他陈述了这些人所犯下的罪行，并说匈牙利人是完全出于自卫才这么干的。这位品德高尚的十字军将领对国王的话表示满意。他带领士兵们平平安安地穿过了匈牙利，既未骚扰别人，也未被骚扰。他抵达菲力普波利听说沃曼杜瓦伯爵被囚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信使，要求阿历克塞皇帝释放公爵，并威胁到，如果拒绝要求，将以剑和火将整个王国夷为平地。

等待了一天后，他率军向阿德里安堡进发。途中信使来报，皇帝拒绝了十字军的要求。葛德弗雷，这位无比勇敢、意志坚决的十字军领袖，不是一个食言的人。于是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浩劫。阿历克塞的国土又遭到一次劫难。他从这次可怕的经历中认识到，十字军不会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他立刻同意释放公爵。

阿历克塞开始是卑鄙，接着又是恐惧。他的行为给他的敌人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小心地牢记他的代价：他们不能指望阿历克塞何时发善心，只有使他恐惧，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葛德弗雷在君士坦丁堡郊区驻扎了几个星期，令阿历克塞心烦意乱。他想方设法威吓葛德弗雷像沃曼杜瓦公爵那样宣誓对他效忠。

他有时表示对十字军宣战，派兵进行抵抗；有时候拒绝提供给养，命令市场对十字军关闭；在另外的时候，他又会表现出一片诚心诚意，爱好和平，还派人向葛德弗雷送去昂贵的礼物。这位诚实正直的十字军将领，对他的虚情假意、反复无常厌倦了。他觉得怒火中烧，就放纵自己的士兵在城郊抢劫。焚烧农舍的火焰整整持续了六天。阿历克塞感到了恐惧，而这正是葛德弗雷想要达到的目的。

阿历克塞唯恐君士坦丁堡成为下一次被攻击的目标，急忙派使臣邀请葛德弗雷进行会晤，并主动提出以自己的儿子为人质，表达自己的诚意。葛德弗雷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不知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徒劳无益的冲突，还是为了别的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向阿历克塞宣誓效忠，以阿历克塞为自己的君王。

他接受了各种荣誉。根据当时的规矩，作为君王之子，他还参加了“接受荣誉”的典礼。葛德弗雷与他的兄弟保杜安·德·布龙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却无法控制住手下人的粗野。士兵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虚情假意的君王，不必对之唯命是从。

一个野蛮的头领，巴黎公爵罗伯特，居然一屁股坐上了阿历克塞的宝座。阿历克塞对这种行为只是表示了轻蔑，他对源源涌来的大队人马丝毫没有减轻不信任的感觉。对于这位虚伪的国王，我们也会感到一丝怜悯，因为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受尽了十字军士兵的傲慢和实实在在的恐惧折磨。任何不愉快的经历都会使这些无法无天的士兵滋长征服整个帝国的野心。阿历克塞的女儿，安娜·康妮娜深深地为她父亲的生活状况感到悲哀。一个博学的名叫威尔根的德国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以公主的口气描述道：为了避免对十字军士兵们任何形式的冒犯，阿历克塞对他们所有的奇怪念头和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予了满足，甚至不惜以折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他正患麻风病，这场病最终使他一命呜呼。无论哪个士兵，只要想见他，他随时恭候。士兵们唠唠叨叨地高谈阔论，他则低声下气地俯首静听，他忍受着，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

士兵们出言不逊，蛮横无理。阿历克塞的官员们有时试图对他们进行劝阻，以维护国王的尊严，却遭到了国王的斥责。因为阿历克塞痛苦地明白，自己必须忍受这一切，否则，他们就会变成一群恶魔。

头领们经常带领一大队士兵出现在阿历克塞面前，完全不顾君王的尊严。国王依然保持平静，洗耳恭听，并且，不等天亮就得上朝，直到满天星斗，也一动不动。

他经常连吃点东西喝点水的工夫都没有，晚上也不能休息，常常不得不坐在王座上以手托头打一会儿盹。而经常连打盹的工夫也被新来的粗鲁的骑士们喋喋不休的话语打断。他的朝臣们都支持不住了，他们精疲力竭地倒在长椅上、地板上——而阿历克塞依然强打精神专心倾听那些拉丁人的唠叨，以使他们无

法找到不满意的借口。

“在这样一种焦虑不安和恐惧中，阿历克塞怎能顾得上自己的尊严和意识到自己是个君王呢？”

尽管阿历克塞忍受了如此多的侮辱，他依然受到了责难。由于他的虚伪，十字军对他十分不信任。他们最后达成共识，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并不是西方的基督徒的对头，阿历克塞国王和希腊人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已不必再详述各种各样的恫吓、贿赂、诱骗和敌对了。正是靠着这些伎俩，阿历克塞竭力地使陆续到达的领袖们宣誓自己是他们的宗主，对自己效忠。然后，他才允许他们前往小亚细亚。除了雷蒙德·德·圣吉尔斯——杜鲁斯伯爵——严词拒绝了这个要求。

对于这支高举十字架的军队来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停留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一方面争吵不休，意见相左，另一方面军队内部贪污、奢华，使他们的动力受到挫折，浇灭了他们初始的热情。

有段时候，杜鲁斯伯爵甚至想到过解散军队，如果不是十字军的领袖竭力使他们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话，这恐怕会成为现实。

一到亚洲，他们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危险和困难的出现使他们全神贯注于从事他们的工作。第一场战斗就是围困尼西亚城，他们的目的是夺取这座城市。

葛德弗雷和沃曼杜瓦伯爵先后兵临城下。在这次围困中，出现的著名人物，除了我们提到过的那些著名领导者之外，还有勇敢慷慨的坦可里德，他的名字和声誉已被永远记载在了《解放耶路撒冷》一书中；还有英勇的普伊主教鲍德温，他后来成了耶路撒冷之王；隐士彼得，由于被剥夺了先前的权力和影响，现在几乎成了一名形单影只的士兵；吉里·阿斯劳恩，一名罗马尼亚的苏丹，他是塞尔鲁克土耳其人的首领，他的事迹在罗曼史中被罩上了一层虚假的光环。如果你读塔索（1544～1595年，意大利诗人）的诗就会知道，在诗中，他的名字叫索里曼。他在这时前往保卫尼西亚，但在几场孤注一掷的努力之后被打败了。这场战争中，基督徒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使他惊讶不已。吉里在战斗刚开始时还希望碰上一支散漫、粗野的部队，就像在隐士彼得手下的军队那样，领导者控制不了手下的士兵。但是，恰恰相反，他发现自己的对手是那个时代经验最丰富的领导人。他们手下的士兵们所具有的狂热，大到足以表现得残忍凶猛，但不至于失控。

在数次冲锋中，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倒在战场上，都表现得非常残暴。十字军士兵砍下倒地的穆斯林的头当做战利品，用筐驮着运往君士坦丁堡。

在吉里暂时战败之后，尼西亚之战变得双倍的惨烈。土耳其人更加孤注一掷地战斗。他们将如雨般的毒箭射向十字军士兵们，一旦哪个不走运的士兵被

射中倒在城下，他们就从城上放下铁钩，将尸体钩上来，剥光后砍断四肢，扔回到攻城的人群中。

十字军士兵们给养充足，这场战斗持续了 36 天，激烈的程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双方都竭尽了全力。

许多故事讲到了这些基督徒领袖几乎超人的英雄气概——一个人怎样打得一千个敌人四散奔逃；忠诚上帝的人，射出的箭百发百中，等等。有一个关于葛德弗雷的逸事，值得在此照录一下。这个故事是由艾克斯的阿尔伯特讲述的，它不仅能显示出葛德弗雷的勇武，也显示出这支军队，从将领身上传染而来的轻信——当这种轻信煽动他们去夺取胜利时，却经常引导他们走向失败的边缘。

一个身材高大的土耳其人，手持一张巨弓，每天都稳稳地站在尼西亚之战的阵地上，给基督徒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箭无虚发，支支夺人性命。十字军士兵们都拼命地把箭瞄准他的胸口。尽管他无遮无拦，却毫发无损，射来的箭都落在了他的脚下。他看起来刀枪不入。

流言迅速传开了，说这个土耳其人并非凡人，是回教中的大神弓神弗安德下界助战，尘世的人对他无可奈何。葛德弗雷却不以为然，他从不相信穆斯林口中的神魔鬼怪。于是，他决定尽力将这种使自己最好的士兵丧失战斗力的恐慌控制住。他拿起一张巨大的弓箭，站在两军阵前，稳稳地瞄准了那个令士兵谈虎色变的射手：利箭直飞向对方的胸膛，穿透了心脏。那位土耳其人倒地死去。被围在城中的穆斯林哀叹连连，而攻城的基督徒则大声欢呼起来，“这是上帝所愿！”“这是上帝所愿！”

最后，十字军将士们认为，他们已扫平了所有障碍，准备接管这座城市。突然，令他们惊讶万分的是，他们看到阿历克塞皇帝的旗帜在战场上空飘扬。

原来，阿历克塞的一名叫法蒂修斯或泰坦的使者，已带领一支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从十字军的一处没有士兵的缺口处，冲进战场，并说服土耳其人向他投降，不要向十字军投降。十字军士兵们识破诡计后，感到无比的愤怒。葛德弗雷费尽周折劝服手下，避免了对希腊人的又一场战斗和围攻。

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但不知什么原因分成了两部分。有的历史学家说这是偶然的原因，但另外一些人说是双方商量好的，为的是在征途中更好地获取给养。

其中一支由勃埃蒙德、坦可里德和诺曼底伯爵领导，另外一支则以葛德弗雷和其他几个首领为领袖。两支军队行军路线，相隔一定的距离。

那个罗马尼亚的苏丹，在失去尼西亚城之后，一直在悄悄积聚力量，企图一举击溃十字军。他在短时间内网罗了众多的部落和散兵游勇作为自己的部下。据保守的估计，他的士兵人数已达到二十万，主要是骑兵。他在多雷洛姆山谷为头一支十字军部队设下了埋伏。

那是1097年7月1日清晨，十字军士兵突然看到了第一批土耳其骑兵，如洪水般从山顶冲下来。勃埃蒙德几乎没有时间镇静一下自己慌乱的思绪，他的优柔寡断和孤立无助的情绪，感染了手下的士兵，所以当那些东方人铺天盖地涌向他们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这支基督徒的军队，主要由步兵组成，他们四散奔逃，在土耳其人战马的铁蹄和暴雨般的毒箭之下，十字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

主力损失后，余下的十字军士兵，撤到了辎重的旁边。这时，一场可怕的屠杀开始了，不论男女老少，老弱病残，全都没有放过。正在将要损失殆尽之时，葛德弗雷和杜鲁斯伯爵在战场上出现了，这才扭转了形势。

一场顽固的抵抗之后，土耳其人抛下了给养充足的营地落荒而逃。事后，十字军数了数自己的损失：四千人，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首领，有巴黎的罗伯特公爵和坦可里德的兄弟威廉。

土耳其人的损失远没有他们大，这教会了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打仗——那位苏丹远远没有失败。这位苏丹率领依然众多的士兵，将十字军行军路线所经之地都夷为平地。而十字军则一点也不明白敌人的计谋。

他们发现土耳其人的营地里有着充足的给养，就放纵自己吃喝玩乐，挥霍浪费。几天就把所有给养费个精光，丝毫没有想到应该精打细算，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目光短浅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向安条克进军，在途中路过已成为一片废墟的费尔及亚的乡村时，粮草断绝。

头顶上的炎炎烈日几乎能将土地晒干晒透。苏丹用火把达到的正是这个目的。他们口干欲裂，但是开拔后的第二天，水就喝完了。这些朝圣者每天都有500人倒毙在路旁。骑兵的战马也一批批死去。它们驮的辎重，有的被放在了狗、羊、猪的背上，有的干脆被丢弃了。

在后来的几次灾难中，基督徒们肆意浪费。但是，在这一次苦难中，财富带来的纷争完全被忘却了。一向被抛在脑后的宗教，在不幸降临之时，又回到了人们的心中，并以死后永远幸福的承诺，使那些将死的人脸上带上了一丝慰藉。

他们最终到了安条克，发现了充足的水源和丰美的牧场，战马驮牛和十字军士兵一样欢欣鼓舞。他们在那儿支起帐篷，又处在了充足无忧之中。但是，士兵们忘记了饥荒的痛苦经历，又开始了奢侈浪费。

10月18日，他们坐在了坚固的安条克城下。安条克城之围以及它引起的其他事件，是这次东征中最不同凡响的事。

安条克城易守难攻，因为它建在一片高地上，城边有一条河流名叫奥伦提斯。土耳其驻军的储备足以使他们坚守一段时期。在给养方面，基督徒们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们不走运，因为他们不明智。

十字军有三十万士兵可以战斗。根据雷蒙德·达吉利斯的讲述，他们的给养太多了，以至于他们非常讲究，只吃被杀死动物的最鲜美的部分，而把大部分肉丢掉。

他们的铺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不到十天，他们又受到了饥饿的威胁。经过了一场徒劳的试图夺城的突袭之后，他们坐下来想困安条克城中的敌人，自己同时也饥肠辘辘。随着饥饿的到来，他们的热情也渐渐冷却下来。首领们开始厌倦了这场远征。鲍德温先前已经脱离了大部队前往埃德萨，密谋夺取那个小公国的最高权力。而其他的十字军将领此时更没有什么热情和活力。查特的斯提番和沃曼杜瓦的休由于无法继续忍受因为他们的愚蠢和浪费造成的极度困难也开始犹豫动摇了。甚至隐士彼得从内心里也对他们先前所造的罪孽感到厌恶。饥饿不断恶化，饥不择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景。鲍埃蒙德和弗兰德斯罗伯特为获得给养而率部出发征讨，仅获得小规模胜利。由于收获甚微，仅两天后他们又重陷困境。阿历克塞的代表、希腊军队的统帅法蒂修斯借口寻求给养而率部临阵脱逃。十字军的许多部队纷纷仿效。坚持留下来的那些部队可谓苦难深重，他们努力以发现什么征兆来减轻痛苦。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超常的视力观测着。每当星相中预兆着胜利，他们就欢欣鼓舞；而当星相中十字架倒转时，他们就转之以沮丧消沉。有一次刮起了飓风，把地面上的大树都刮倒了，把十字军将领的帐篷也刮跑了。另一次一场强地震震撼了整座营盘。人们都纷纷传言这预兆着基督徒将有一场大劫难迫在临头。但是不久以后，一颗彗星出现在苍穹又把他们从沉沦中唤醒，他们丰富而活跃的想象力让他们认为这颗彗星就是天空中燃烧的十字架，它将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他们所遭受的磨难绝不仅仅是饥饿。食物的匮乏，从附近的沼泽地吹来的不洁的空气，爆发的瘟疫使十字军的人口锐减的速度胜过土耳其人毒箭的射击。每天都有上千人死去，以至于埋葬死者成了一个大问题。给他们雪上加霜的是，军中变得互相猜疑起来。他们的营地中，潜伏了许多土耳其人的间谍。这些间谍每天向城中的土耳其人通报对方的活动。

出于一种由绝望而产生的残暴，勃埃蒙德把通过侦察而捉住的两名间谍在安条克城下活活烤熟。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减少间谍的人数，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一言一行仍然了如指掌。

就在将近绝望的时刻，消息传来，欧洲来了援军，还带来了充足的给养。十字军的将士们精神大振。这支受人欢迎的援军在安条克城外六英里的圣赛门港登陆。

那些面黄肌瘦的士兵们喧嚣着，跟随鲍埃蒙德和杜鲁斯公爵前进，专门派了几支由家臣、奴仆们组成的精悍的小队来护送给养安全到达营地。可城中的穆斯林军队事先得到了对方援军到达的消息。他们警觉起来，急忙派遣一队弓

弩手埋伏到山中，以便在敌人返回时进行截击。勃埃蒙德带着大批辎重，在一个岩石林立的关隘遭遇上土耳其人。大部人马都在箭下丧生，只有他九死一生，逃回营地。

蒙德弗雷、诺曼底公爵以及其他领导，听到战败消息后立即决定出兵相救。一半是由于激情，一半是受饥饿的驱使。士兵们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在那些得胜班师的土耳其人把战利品拿回城内之前进行拦截。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从中午直到太阳西沉，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基督徒们取得并保持了明显的优势，每个人都英勇奋战，仿佛战争的胜负都系于自己一身。成百上千的土耳其人毙命于奥隆提斯河中，两千多土耳其人暴尸荒野。十字军士兵们夺回了所有的辎重，他们高唱着胜利之歌高喊着“上帝显灵啦”，凯旋而归。

轻松的感觉只持续了几天。如果别再肆意挥霍的话，给养还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时首领们的权威已丧失，对粮草的分配已没有控制权。饥荒很快降临。布鲁瓦公爵斯蒂芬由于对前景失去信心，就带领四千人离开营地驻在了亚历山大里亚。

这一行为给留下的士兵心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勃埃蒙德是首领中最急躁和野心勃勃之人，他预见到，如果这种心态不被迅速遏制住，整个东征将会以失败告终。他们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因为在围困的过程中，整个军队都在窃窃私语，各作打算，而土耳其人则正在积聚力量，打算一举歼灭十字军。

在安条克城还能坚持几个月。如果再迟疑下去，一切努力就会付诸东流。巴哈西汗是一名土耳其亲王，也是安条克城的统帅。他手下有一名叫费罗兹的亚美尼亚人^①，被派往一个建在一段城墙上的眺望塔守卫。在这座塔上，土耳其人可以俯瞰山道中的关隘。

勃埃蒙德收买了费罗兹身边的一个人作为奸细。这名奸细已皈依了基督教。他在受洗时，勃埃蒙德将自己的名字赐予了他，并保证如果费罗兹将城交出，他将得到最可观的报酬。

这名奸细每天与费罗兹谈话，不知是哪一方先提的这个计谋。但毫无疑问的是，双方对此已达成共识，定为某日晚上作为动手的时间。勃埃蒙德事先将计划通报了蒙德弗雷和杜鲁斯公爵，并提出一个约定：如果计划成功，他作为军中统帅，应享受安条克亲王的尊严和地位。

后者有些犹豫：野心和忌妒诱惑他们，拒绝出兵相助。但是更加深入的思索，使他们决定默认这一契约。首领们挑选出七百名最勇敢的骑士来进行冒险。他们由于恐怕奸细探知，就严格地保守着秘密。直到万事俱备时，他们才宣布：这七百名骑士将前去伏击一支苏丹的军队，因为据报这支军队正在向这边靠近。

^① 亚美尼亚是西亚一个古国，而不是现在之亚美尼亚——译者注。

仿佛老天也在帮助那位亚美尼亚人实现他叛变的计划。他在眺望塔上收到了十字军靠近的消息。

这一天晚上，夜黑风急，抬头不见一颗星星，风肆虐地号叫着，好像要压过所有的声响，雨也倾盆而下。塔上的哨兵和费罗兹都没有听到骑士们的马蹄声。在无边的暗夜中，也没有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当他们走近城墙，走到箭手的射程中时，勃埃蒙德让一名翻译前去与亚美尼亚人接头。后者催促他们赶快行动，因为巡逻队举着火把，每半小时巡视一遍。他们利用这段间隙顺利通过防线。

十字军的首领们很快到了城墙脚下。费罗兹放下一条绳，勃埃蒙德将绳拴到一架隐藏的梯子前端，然后费罗兹将绳子拉起，让骑士们往上攀登。这些冒险者的心中掠过一阵恐惧，他们犹豫了。

最后，在费罗兹的鼓励下，勃埃蒙德爬上梯子，接着是葛得弗雷，佛兰得斯的罗伯特公爵和其他几名骑士。在攀登时，其他人向前扶着梯子。但是他们太重了，梯子断裂开来，十二名骑士跌落在地面上，他们叠压在一起，身上的铁甲叮当作响。他们心想：这下子全完了。但是风狂吼着穿过山谷，由于下雨而暴涨的奥伦提斯河，哗哗地向前奔流。城上的哨兵竟丝毫没有察觉。梯子很快修复了，骑士们一次上两个人，很快地安全地到达了城墙之上。

当登上六十人时，从城墙拐角处，出现了一个巡逻兵的火把。骑士们马上躲到了扶壁之后，屏住呼吸。这位巡逻兵刚到武器的作用范围之时，就被抓住了，还没等他开口报警，死神就使他的嘴唇永远关闭了。然后，骑士们迅速地爬下塔中的螺旋形梯子，打开了城门，将他们的伙伴接进城内。作为整个计划中坚分子的雷蒙德，则带领大队人员留在后面，听到表明入城已成功的号角时，就下令城内城外一齐进攻。

当晚，安条克城的恐怖气氛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十字军士兵们带着由狂热和痛苦而激起的盲目的狂怒战斗着，男人、女人、儿童一律被屠杀了，街道上血流成河。

由于天黑，他们的破坏更大。当天拂晓时，十字军士兵们发现手中的剑刺在战友的胸膛上，他们错把同伴当成敌人了。那土耳其统帅逃跑了。他先逃到城堡上，当城堡快要失守时，他又钻到了山中，最后被抓住杀掉了。士兵们把他灰色的头颅砍下，作为战利品送回了安条克城。天亮后，屠杀停止了，十字军士兵们开始了抢劫。他们找到了许多金银珠宝、丝绸及大量天鹅绒。但是，他们更需要的粮食非常罕见，粮食少得可怜。在这方面，他们觉得围城的人和被困的人情况相差无几。

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新的位置安顿好，并采取必要措施来获取给养，土耳其人就包围了安条克。波斯的苏丹已派出一支大军，派默苏尔族的首领克保迦统

率以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十字军蝗虫。克保迦率军与吉里·阿斯劳恩会师，两路大军将安条克团团围住。

基督徒这时变得心灰意冷，因为此刻他们又成了被围之人。为了不冒这份食不甘味的风险，一些人逃出城去，投奔驻在亚历山大城的布卢瓦的斯蒂芬伯爵。这些人在伯爵面前，大谈他们遭受的苦难和战争胜利希望的渺茫。斯蒂芬就拔营退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遇到阿历克塞。阿历克塞率领一支大军正急忙抢占十字军在亚洲攻占的地盘。他一听说战况，二话没说就与斯蒂芬一道返回君士坦丁堡，留下十字军士兵们苦苦挣扎，艰难度日。

种种消息使安条克城中的士兵们灰心丧气，所有无用的战马都被吃掉了。狗、猫和老鼠的肉价格飞涨，连臭虫、跳蚤也鲜为人见。随着饥荒的加剧，瘟疫开始流行。短短的时间内，攻城时的三十万人只剩下了六万人。这残酷的现实削减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却将领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勃埃蒙德、葛得弗雷和坦可里德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东征的事业。但是，领导者却再也鼓不起手下人的斗志了，士兵们已心力交瘁。所有的承诺和惩罚都无济于事。有一些人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拒绝出来。勃埃蒙德试图以放火烧屋的办法赶他们出来，但是没有奏效。许多人葬身火海，而其他人则冷漠地袖手旁观。

勃埃蒙德本人虽奔腾着一腔热血，但却不懂十字军的真正性格，也不理解那使欧洲人潮水般涌向亚洲的宗教疯狂。一位更为明智的牧师提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重新树立了他们的信心，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居然使这些瘦弱憔悴、食不果腹的狂热的基督徒们击败了6倍于他们的、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是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人，名叫彼得·巴塞莱梅。他是个骗子还是宗教狂，或者二者兼之；是独立自主还是受人差遣，我们已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解了安条克城之围，给这支尊崇上帝的军队带来了最终的胜利。当痛苦的煎熬已使十字军将士的战斗力完全丧失，每个人都不抱希望之时，彼得前去求见杜鲁斯的雷蒙德公爵，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被立即请了进去。

他讲述道：几星期前，十字军还在攻城之时，他一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里歇息。这时，他惊恐地感觉到大地在震动，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他是如此的害怕，口中直喊：上帝救我！当转过身时，他看到面前站着两个人，头上都有光环。他马上认出是两位来自天上的神灵。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大点，红红的头发，脸上镶嵌着一对灰黑闪亮的眼睛，颌下飘着灰色的胡须。

另外一位比较年轻，身材高大，潇洒俊逸，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那位长者告诉他，自己是上帝身边的福音使者圣安德鲁，希望他找到雷蒙德公爵、普伊主教和阿尔塔普陀的雷蒙德，问一下他们主教为何不劝诫众生，给众生戴上十字架。

他当时只穿了件衬衫，那位使者带他升入空中，踏云到达安条克城中心才

降到地面。又领他进入圣彼得大教堂，可已被改为撒拉逊人的清真寺了。使者带着他停在祭坛台阶旁的一根柱子旁，然后顺着南边登上了祭坛。

祭坛上挂着两盏灯，这两盏灯比正中午的太阳还要明亮几分。那位年轻点的神站在远远的地方，靠近祭坛的台阶。年长的使者然后走入地下，拿出来一根长矛。他把长矛递给牧师手中，告诉牧师，这就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他眼含热泪，恳求使者把长矛交给他，他要把长矛呈给雷蒙德公爵。

使者没有答应，又把长矛埋进了土里，告诉牧师，只有安条克城逃脱异教徒的魔掌，才能挑选十二个人来此地挖出长矛。然后，使者把他从空中送回帐篷，就化为一阵清风而去了。他说，他没有说这个消息，是因为恐怕像公爵这样身居显位的人不会轻信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几天之后，他又目睹了两名神灵现身，那时他正准备走出营地找食物。这一次是那位年轻的使者，用一种责备的目光望着他。他恳求使者再选一位更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使者拒绝了他的要求，使他的眼睛不适，作为惩罚。但是，他依然倔强地拖延着没有按使者的话去做。

当他与主人威廉一起在圣赛门港的一座帐篷时，福音使者第三次出现了。这一次圣安德鲁让他告诉公爵，再不要在约旦河中洗浴，而应乘船通过。他应身着喷洒有圣河之水的亚麻的衬衫和裤子。公爵应该穿着这些衣服去挖掘长矛。

尽管威廉看不到圣徒，他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声音。但牧师又一次没有执行此嘱托。于是，当他在玛米斯特拉港要乘船前往塞浦路斯时，圣安德鲁又一次出现了。他威胁说，如果牧师再不执行命令，牧师死后会永远堕入地狱。这一次他才下决心向雷蒙德禀报。

杜鲁斯公爵在心中把这个牧师的故事掂量了一下，他被这个故事震惊了。他立即去请普伊主教和阿尔塔普多的雷蒙德。主教立即表示了他对整个故事的怀疑，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杜鲁斯公爵的态度恰恰相反，他觉得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它，即使不真信也可以假装相信。最终，他极力向主教陈述了相信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可以重新燃起大家先前的激情。主教漫不经心地同意搜寻那件神圣的武器。仪式被定在第三天，吉时一到，彼得就被置于雷蒙德的管理之下，做了公爵的私人牧师，目的是为了避开世俗之人出于好奇而追根究底而使他处于尴尬境地。

十二个虔诚的人被挑选出来参加这次行动，其中包括杜鲁斯公爵和他的私人牧师。他们从日出开始，不知疲倦地挖，直到日落西山还一无所获。他们正担心无功而返时，彼得跃入坑中，祷告上帝把长矛显现在世人面前来增加人们的力量，让他们夺得胜利。那些藏矛的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长矛，彼得也知道，因为他和长矛曾同时进入了这个洞里。突然，彼得和雷蒙德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雷蒙德将长矛拉出后热泪长流，他高兴地亲吻着它。这一切都被聚在

周围的众人看在眼里。这支长矛被马上用一块早已备下的紫红色的布包裹好，在虔诚的信徒之中传看。顿时，整个寺院回响起士兵们欣喜的呼喊声。

当天晚上，彼得又一次目睹了圣容。从那天起他成了整个军队中最有名的“梦中的做梦者”。第二天，他讲述到：福音使者安德鲁和那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年轻人”又一次在他面前显身，并且告诉他，作为对上帝表现虔诚的报酬，杜鲁斯公爵可以携带这支圣矛统帅全军。发现圣矛的日子应被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庄严的节日。圣安德鲁让牧师看了同伴手上和脚上的洞眼，他明白了，原来他就站在救世主耶稣的面前。

彼得以自己的幻觉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以至于做梦之风盛行。他住处旁边的其他修士们也看到圣像，圣灵对他们说，如果士兵们英勇地战斗到底的话，他们会最终赢得胜利。那些丧命沙场的士兵将被赐予永远的荣耀。两个由于受不了战斗带来的疲惫和物质匮乏而开小差的士兵突然返回了营地，找到勃埃蒙德，说他们两个遇上了两名幽灵，这两名幽灵愤怒地命令他们返回。其中一个逃兵说，他认出了他的兄弟头上周围有一个光环，而他的兄弟几个月前在一次战斗中被杀死了。

另一个更加言之凿凿，说向他讲话的那个幽灵就是救世主。救世主说，如果他返回军队，他将能得到永远的幸福。而如果不执行圣谕，将遭受地狱之火的永远煎熬。人们都相信了这两个人的话。军中的士气一下子就恢复了。失望变成了希望，每个士兵的身上又充满了力量。饥饿此时也不那么难熬了。那种曾驱使他们离开欧洲的激情又在他们身上熊熊燃烧起来。他们大声呼喊，上阵抗击敌军。

这正是领导者们所希望的结果。下面的一次战斗将决定他们能否重振雄风。尽管葛德弗雷·埃和坦可里德都对找到圣矛一事感到疑虑，但他们明智地感觉到，他们不应该给这种蒙骗行为泼凉水，因为它开启了通向胜利之门。

隐士彼得先前曾被派往克保迦的营帐中去传信。他提议说，两种宗教的纠纷应在两军中挑选出的最勇敢的士兵之间解决。

克保迦对他的提议嗤之以鼻，说他不会同意可怜的乞丐和强盗的什么建议。彼得带着这个无礼的回答，返回了安条克城。于是，他们准备马上开始攻击敌军。后者一直对十字军营中地中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安条克城堡依然在他们的控制中，他们可以俯瞰全城，下面要塞的任何行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1098年6月28日清晨，安条克城内最高的塔顶升起一面黑旗，向围城的军队宣布，基督徒们将要突围了。

穆斯林的领导人明白，饥荒和疾病给敌人在数量上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他们知道，敌人只有不超过二百名骑士，还有战马可供征驰，步兵不是疾病缠身，就是羸弱不堪。但是，他们无法知道宗教的迷信已在敌人心中注入了多么难以

置信的力量。

他们对圣矛的故事不屑一顾。并且，由于他们认为自己轻而易举就可以打败敌人，因此无须对敌人的进攻做什么准备。据说克保迦当时正在下一盘棋，当听说城堡上空的黑旗警告敌人已靠近时，带着真正的东方人的冷静，他坚持要下完那盘棋后再去理会那不值一提的敌人。直到他的两千名先遣骑兵被击败，他才不那么漠然置之了。

初战告捷的十字军士兵们欢快地向山上进军，他们的意图是将土耳其人引到一个骑兵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们士气高昂，精神饱满，由诺曼底公爵、佛兰得斯的罗伯特伯爵和佛芒杜瓦的休等带领。他们终于看到敌人富丽堂皇的营地。

葛德弗雷和普伊主教带领士兵紧跟其后。他们身披铁甲，手举圣矛，以便全军都能看到。勃埃蒙德和坦可里德率军断后。

克保迦终于明白了，敌人并不那么卑微渺小。他开始采取得力的措施来弥补他的过错。他要亲自率军上前线来抗击基督徒。他命令罗马尼亚的索里曼苏丹袭击敌军的尾部。为了隐藏行军的踪迹，迷惑敌人，他派人点着了地面上覆盖的干燥杂草。在浓烟的遮掩下，索里曼绕了一大圈来到预定地点，在敌军尾部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在前线，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土耳其人的弩箭如雨般铺天盖地；训练有素的一百人骑兵队，在十字军士兵中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十字军士兵纷纷倒下。但是，战争胜负尚未见分晓，因为基督徒们有地面上的优势，并且很快占了上风。这时，索里曼的大军也到了十字军的队尾。葛德弗雷和坦可里德率部飞奔去支援勃埃蒙德。只留下普伊主教带着他那一帮法国兵，与克保迦率领的骑兵团激战。但是，圣矛的出现使他麾下最胆怯的士兵也变成了雄狮。然而，敌兵源源不断地涌来，基督徒们四面受敌，最终开始退却，土耳其人胜利在望了。

正在紧急关头，基督徒中有人大叫圣灵们正在与他们并肩战斗。原来，战场上弥漫着杂草燃烧产生的浓烟，浓烟萦绕着上升，在远山的顶端结成奇形怪状的云朵。几个想象力丰富的宗教狂热分子，通过战场上飞扬的灰尘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些，就向同伴大叫，让他们看那圣灵的军队，圣灵的将士们都身穿白衣，骑着白马，从山顶上一泻而下来援助自己。所有的人都把眼睛转向远方的尘烟，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虔诚，古老的战斗口号“这是上帝所愿了！”“这是上帝所愿了！”响彻田野。

每个士兵都相信上帝显灵了，派军队来帮助他们了，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英勇地战斗。一阵恐慌紧紧地攫住了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心。他们四处奔逃，像被凶猛的猎狗追得拼命奔逃的野鹿。克保迦想把他们聚集起来但只是一场徒劳。恐惧比热情更加容易传染。他们向山上跑去，两个领导者看到：一切努力

都是白费了，就带着残兵败将逃走了。这支大军在巴勒斯坦溃散了，在战场上留下了七万具尸体。

他们那富丽堂皇的营地落入了敌人之手。营地里的粮食十分充足。成群的牛羊、成堆的金银珠宝全部被十字军士兵们瓜分了。坦可里德在山上追击那些亡命之徒，缴获的战利品跟在营地的一样多。土耳其人在退却时沿途抛下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阿拉伯的纯种马遍野皆是，每个基督徒骑士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匹骏马。十字军承认，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损失了一万名士兵。

他们怀着实实在在的欢喜返回安条克城。城堡里的敌人马上就投降了，许多土耳其人皈依了基督教，其余的也狼狈而逃。普伊主教发起了一场庄严肃穆的感恩活动，全军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每个士兵都前往拜谒圣矛。

激动的心情持续了好几天，士兵们强烈要求进军耶路撒冷，实现他们所有人的伟大目标。但是，无论哪一个首领也不急于行动——谨慎的葛德弗雷和坦可里德权衡了利害后作出此决定，而野心勃勃的杜鲁斯公爵和勃埃蒙德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首领中掀起了强烈的纷争。杜鲁斯的雷蒙德被派驻留这个城市。他看到敌人已无力反抗，就劝服敌人投降。但是其他首领回来后发现雷蒙德的旗帜被挂到了城墙上。这个行动极大地冒犯了勃埃蒙德，因为据以前订下的契约，勃埃蒙德在战斗胜利后对整个城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葛德弗雷和坦可里德也支持他。因此，经过一番争论，雷蒙德的旗帜被从塔上降下来，代替它的是勃埃蒙德的旗帜，高高地在天空飘扬，从此僭越安条克大公的称号。然而雷蒙德仍旧坚持占据了一个城门和附近的几座塔，持续了几个月。勃埃蒙德深深为之头痛，整个军队也感到不悦。雷蒙德公爵因此变得名声扫地，尽管他的野心勃勃和勃埃蒙德的一样合情合理，也和鲍德温毫无二致。后者占据了埃德萨，在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彼得·巴斯莱的命运值得一提。圣矛事件过去后，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给予他的荣誉潮水般涌来。因此，他感到自己有必要继续那能使自己身居要职的梦境。但是，像其他许多骗子一样，他的记忆力差得惊人，他做的梦前后矛盾，十分明显。比如，圣约翰一天晚上在他面前出现，告诉他一个故事，而一周以后，圣保罗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圣保罗给予的希望与几天前他的使徒兄弟讲的一点也不一样。

那个时代的人是容易轻信的。但是，当起初信仰神矛的人拒绝再一次生吞活剥来自彼得口中的奇迹时，彼得的呓语就成了荒唐和令人愤怒的谎言了。终于，勃埃蒙德为了使杜鲁斯公爵尴尬不堪，就向可怜的彼得提出挑战，用神火来判断他的关于圣矛的故事是真是假。彼得无法拒绝，因为这种火灼判法在当时很流行。另外，他也得到了杜鲁斯公爵和他的私人牧师雷蒙德的鼓励。预定第二天早上举行这个火烧仪式。

根据惯例，仪式进行的前夜要进行祷告和斋戒。第二天早上，彼得出现了，他手擎长矛昂首阔步走向火堆。全军士兵围拢在四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结局，因为成千上万的士兵仍然相信长矛是天意所现，彼得是神圣之人。雷蒙德·达吉尔颂过祷词后，在众多祈祷者的注视之下彼得走进火焰，在他即将穿过时，火焰的热量影响了他的视觉，大脑也变得有些糊涂。他愚蠢地又转过身来，痛苦万分地又穿过了火焰。这一次，他被烧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后来他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在床上挨过了几日后痛苦地气绝而亡。

此时的十字军士兵不是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就是憔悴不堪。这个问题被葛德弗雷解决了。他是公认的一个有谋略的首领。他说军队应该找时间休养一下。此时正是七月，他建议他们应该在安条克城内度过炎热的八、九两个月，等到十月份，待大家的精力恢复了，欧洲援军到后再前往圣城。尽管军中还有人指责延误战机、窃窃私语，但最终大家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当这时，沃曼杜瓦公爵被派为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与阿历克塞会面，他要责备阿历克塞背信弃义的卑鄙行为，并要求他派出他曾许诺过要派出的援军。公爵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顺便说一下，阿历克塞一点也没有在意他的话），还在君士坦丁堡滞留了几天，直到他从来也没有如此激烈的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止。他对十字军感到非常厌恶，就返回了法国，发誓再不与十字军有任何联系。

尽管十字军首领已决定在安条克城逗留两个月，但还是忍受不了这么一段平静的日子。如果在巴勒斯坦没有土耳其人可以发泄他们狂热的激情，他们很可能会互相残杀。葛德弗雷前去埃德萨帮助他的兄弟鲍德温驱除撒拉逊人，其他首领认为他们有野心，对他们怀有敌意。最后，军队进攻耶路撒冷的心愿越来越强烈，首领们也按捺不住了。于是，雷蒙德、坦可里德、诺曼底的罗伯特带着自己的一股士兵包围了虽小却坚固无比的马拉城。

由于他们平常大手大脚地耗费给养，这次围攻，他们的食物还不够坚持一个星期的。他们挨了好几天饿，直到勃埃蒙德率军赶到帮助他们，一举扫平这个城市为止。关于这次围城，叙事诗作者雷蒙德·达吉尔，也就是圣矛事件中的那一个私人牧师雷蒙德，讲述了一个他笃信不疑的传奇故事。根据这个故事塔索写下了他的诗歌中最优美的章节。因为这个故事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也显示了十字军将士们在困苦不堪之时表现出来的超凡勇气。我们值得在此重新讲述一遍。“有一天”，雷蒙德说，“安塞尔姆·德·里波蒙看到了年轻的恩格尔赖姆走入了他的帐篷”。后者是圣保罗公爵的儿子，在马拉城之役中命丧沙场。“这是为什么，”安塞尔姆说，“我看到你在战场上死去了，你怎么又活过来了？”“你一定知道，”恩格尔赖姆说，“那些为耶稣基督而战的人会得到永生。”“可是”，安塞尔姆又说，“你身体周围那奇怪的光亮是从哪儿来的？”听到这个问题，恩格尔赖姆指向天空，安塞尔姆顺着手的方向看到了一座由钻石和水晶

建成的宫殿。

他说，“我在那里得到了我惊人的荣耀。我的住处就在那儿，那儿还有一座更好的宫殿，是为你准备的，你很快就会住在那里的。再见了！明天我们会见面的。”说完，恩格尔赖姆回到了天上。安塞姆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第二天早上，他派人找来了牧师，说他接到了神谕。尽管他身体非常健康，他还是向所有的朋友告了别，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几小时后，敌人进行了一次反攻，安塞尔姆手持一柄剑冲出去抗击他们，被土耳其抛石机上抛过来的石头打中了前额。这块石头把他送上了天堂，送到了那座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宫殿。

安条克大公与杜鲁斯公爵之间对于马拉城的占领发生了新的争吵。这次争吵被其他各位首领艰难地平息下去了。在行军中，士兵们又被阻住了，尤其是在阿吉斯城前。士兵们愤怒了，他们开始挑选能带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新的首领。在这种情况下，葛德弗雷烧毁了在阿吉斯的自己的营地，向前行进。成千的杜鲁斯公爵的法国兵，很快加入了他的队伍。于是，在葛德弗雷的带领下，整个军队浩浩荡荡开向无论在痛苦、哀伤还是在危险中都一心向往的圣地——耶路撒冷。

在伊姆瓦斯，他们遇上了从伯利恒来的基督徒代表团。后者祈求十字军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来反抗异教徒的压迫。伯利恒，救世主的出生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到他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神圣而令人崇敬的地方，十字军中的许多士兵喜极而泣。艾斯的阿尔伯特告诉我们，十字军的全军将士都异常激动，整个营地晚上无一丝睡意，他们没有待在帐篷里，等待天亮后再行军。他们午夜过后就踏上了征途，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激情。

浑身是劲的士兵们在暗夜中纹丝不乱地走了四个小时后，太阳才升了起来，朝霞满天，蔚为壮观。远处耶城内的高塔，阁顶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人们天性中的柔情被触动了，不再有兽性的疯狂，他们变成了一队谦卑温顺的朝圣者。他们双膝跪倒，热泪满眶，互相呼叫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的人亲吻神圣的土地，有的人四肢伸开躺在大地上，以便最大限度地吸取圣地的灵气，有的人高声祷告，妇女和儿童已随征战的军队流离了一路，与军队共度了危险、疲惫和匮乏。他们欢快地喧闹着，前者的欢乐是出自固有的热情，而后者则只是模仿。他们祷告、哭泣、欢笑，直到使那些稍微冷静的人感到面红耳赤。

等到他们爆发的喜悦稍稍平息之后，大军上前四面包围了耶路撒冷。进攻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但是，直到他们失去了那些最勇敢的骑士之后，那种简单的进攻才告一段落，稍微冷静下来的军队才开始准备一个正规的围攻。抛石机，可移动的塔，撞击器，还有一种称作母猪的机械。这种机械外面罩着一层生兽皮，里面的矿工可能在墙下挖地道。诸如此类的这种机械也被造了出来。

为了重新鼓起军中的士气，重建将领的威信，一直在无谓地相互争吵的首领们，向对方伸出了友谊之手。坦可里德和杜鲁斯公爵当着全军将士的面紧紧拥抱在一起。教士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来支援这场战争。他们以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士兵们进行演说，宣扬全体将士的团结和友爱，无论官衔的高低。他们组织了一个庄重的游行，全军将士们都排成一列绕城游行。他们在每一个福音书中描绘过的神圣之地祈祷神的帮助。

撒拉逊人站在城墙上，泰然地目睹这些表演。他们非常鄙视基督徒。为了激怒基督徒，他们做了几个粗糙的十字架固定在城墙上，朝上面吐痰，往上面撒土，扔石头。这种对基督徒圣物的辱骂引起了十字军将士的激愤。以至于勇敢变成了残暴，热情变成了疯狂。当所有的准备都进行完毕时进攻开始了。每个基督徒士兵都精神百倍地战斗着，以洗刷目睹圣物受辱的罪恶。

每个人都被激怒了，骑士们的装备充足，连最吝啬的士兵也带了足够的武器。撒拉逊人的箭和火球又密又快，而涌动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用撞击器攻打城墙。移动塔上的每层都站满了置土耳其人于死地的弓箭手。葛德弗雷、雷蒙德、坦可里德、诺曼底的罗伯特，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移动塔上，以旺盛的精力长时间地指挥战斗。一次次被击退，一次次重新进攻。土耳其人再也不敢小觑敌人了，他们用全部的技巧和勇敢防卫着自己。天黑了，战斗暂告一段落。在基督徒的营帐中，人们都只睡了一段时间。牧师们在全神贯注的士兵中庄严祷告，祈求在最后一役中上帝的军队会一举取胜。一到天拂晓，每个人都一心一意地要打仗，就连妇女、小孩也不管战场上如雨般的箭矢跑来跑去为干渴的士兵端茶送水。整个军队都坚持相信天国的神灵们一直在保佑着他们，于是都英勇地冲锋陷阵。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心中的信仰，他们遇上的困难很可能会使一支三倍于他们的队伍溃不成军。杜鲁斯的雷蒙德最后搭云梯突进了城内，同时坦可里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也猛烈地冲开了一个城门，土耳其人纷纷冲上来企图夺回突破口。葛德弗雷意识到战事已到了最后的关头，他立即放下塔车上的吊桥，带领所有的骑士冲杀下来。没过多久，耶路撒冷四边的城墙上都飘起了十字旗。十字军的将士们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城内。进城后，巷战又持续了几个小时。基督徒们还记着他们的圣物十字架曾遭到异教徒们肆意的侮辱，就疯狂地烧杀屠戮，不论男女老少、老弱病残，见着就杀。十字军的领导者们谁也没下令让部下停止暴行，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下了也形同空文。那些撒拉逊人大大小小地逃进索里曼清真寺，可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基督徒们就赶到了。据说，仅在这一座建筑物里就有一万土耳其人命丧黄泉。

隐士彼得在被忽略、淡忘了许久以后，在入城的那天，他祈祷圣战的热情和一路遭受的痛苦又得到了城内基督徒兄弟的热烈回报。战事刚一结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纷纷从自己的隐藏之地跑出来迎接把自己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

军队。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彼得，他们没有忘记，是彼得在多年以前向他们滔滔不绝地历数他们受到的侮辱和虐待，是彼得向他们发誓要在欧洲所有的国王和人民面前为他们请命。他们跪在彼得的长袍边，感激得无以复加。他们发誓每天都要在上帝面前为彼得祈祷。许多人抱住彼得放声大哭，激动的泪水打湿了彼得的肩头。他们认为圣城的解放完全是彼得英勇的气概、坚忍的精神所致。彼得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任职，但是具体什么职务，或者他最终的命运如何，历史上没有记载。有人说他返回法国创建了一个修道院，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至此，千千万万的人背井离乡，舍妻弃子，从欧洲开始东征的伟大目标终于实现了。圣城中的清真寺被改作教堂，基督殉难山及圣墓也不再受到异教徒的玷污了。公众的热情也达到了高潮。但是，按照大自然的规律，高潮过后他们的激情开始平静下来。圣城解放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又吸引来了大批的朝圣者。东征途中开了小差的斯蒂芬和休前来朝拜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但是，以前欧洲那种人们蜂拥而起、激情澎湃的景象已是明日黄花了。

第一次东征到此告一段落。但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我们很有必要描述一下两次东征间发生的事情，对耶路撒冷在欧洲君主统治下的那段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欧洲人与没有认输的土耳其人之间进行的长时间但徒劳无功的战争，以及宗教的热情和战争对人们生命的恣意挥霍所带来的贫困和痛苦的后果。

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以后，十字军将士们很快感到他们有必要推举一下众望所归的圣城之主。与勃埃蒙德或雷蒙德相比不那么野心勃勃的葛德弗雷最终平静地掌握了这个其他首领垂涎欲滴的权力。他受命之时撒拉逊人正威胁着圣城，他以自己的英勇善战和敏锐的判断力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他趁敌人还未形成合围之势就冲出城去迎击敌人，在亚斯卡隆与土耳其人展开了一场恶战，最终以很大的代价重创敌军，得胜而归。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多久战斗给他带来的尊荣，一场致命的疾病在他掌权九个月后夺去了他的性命。他死后，他的兄弟，埃德萨的鲍德温接替了他的位置。虽说这位继任者做了不少事以扩大地盘和改善耶路撒冷所处的危险境地，他并没有为后来的人打下稳固的基础。自此以后的五十年是研究历史的人最感兴趣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十字军一直处于充满敌意、虎视眈眈的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中。双方战争大大小小接连不断。领地经常得而复失，国力渐渐颓败，军队内部也逐渐分裂，而撒拉逊人同时却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强大。他们共同打击十字军，企图在耶路撒冷把基督徒铲除净尽。这段时期内涌现出了不少具有勇武气概的骑士，英雄事迹也层出不穷，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而在连年征战的叙利亚穆斯林中很难找到类似的英雄。基督徒们在与土耳其人对抗期间也不禁对撒拉逊人的英勇无畏、社会完善的行为规范和先

进的文明成果而表现出由衷的尊敬和敬佩，他们认为这些远远胜过当时粗野蛮横的欧洲人。

信仰上的分歧一点也没有影响十字军中的基督徒们与东方的黑眼睛少女之间的联姻。先开此风的是勃德温国王自己。先例既开，部下纷纷效仿，这种做法普及开来。那些发誓为圣城抛头颅的骑士们也一个个娶了当地的少女为妻。由于这些东方女郎在被接纳之前必须先受洗礼，这些女人及她们的后代自然而然地不再像当年攻城时的狂热信徒那样对撒拉逊人怀有刻骨仇恨。而当年的狂热分子认为宽恕一个异教徒是对上帝犯下的罪恶，会遭天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以后的统治者执政期间最激烈的战斗往往是刚从欧洲来的人们进行的。他们受到激情的驱使，怀着死后升入天国的梦想来朝圣，因此，他们毫不顾忌早先定居的基督徒与撒拉逊人之间达成的停战协议，导致了撒拉逊人的报复。而早期定居人的激愤已为理智所控制，他们企望的只是和平安定的生活。

这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 1145 年末。就这一年，基督徒地盘外围坚固的堡垒埃德萨城落入敌手。土耳其军队的首领是一个叫增希的强有力、有进取心的人。他死后，儿子诺海丹接班。他与父亲的性格如出一辙。埃德萨公爵试图夺回城堡，但诺海丹率大军打败了公爵，接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土耳其人冲进城内将城中所有的设施夷为了平地，埃德萨再也不能保护耶路撒冷了。由于通往首都的门户已被打开，基督徒们感到非常惊恐。此时，诺海丹只需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可以席卷耶路撒冷。这时的十字军已经削弱和分裂以致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圣城的牧师们满怀悲痛和惊恐，反复给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写信，迫切要求组织一支新的十字军远征以解圣城之围。由于圣城内的牧师大都来自法国，他们自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们派信使接二连三地向法王路易七世呈递告急文书。法国的骑士们又开始谈论起拿起武器保卫基督诞生的圣地了。没有参加过第一次东征的欧洲国家的国王们开始酝酿这次行动。此时出现了一个像当年的彼得那样雄辩的人来唤起民众的热情，他就是圣贝尔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东征前人们的热情已比不上第一次了。实际上，人们的狂热在彼得时代已达到了顶峰，从那时起开始渐渐消退。第三次东征时又比不上第二次，第四次又比不上第三次，等等，直到公众的心完全冷静下来。到那时，耶路撒冷重归故主也不会引起基督教世界的一丝骚动。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欧洲已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不愿再“插手亚洲事务”。吉佐特在他关于欧洲文明的绝妙演说中成功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并提出了自己更能令人满意的见解。他在第八篇演说中说，“有人一再讲述那时欧洲已厌倦了无止境地侵略亚洲的战争。依我看，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人们不可能对自己未做完的事感到厌倦，他们祖先的困苦也不可能使他们感到劳累，疲倦是一种

个人的而非遗传的感觉。13 世纪的人不会对 12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感到厌倦。他们受到了另外一种因素的影响，那就是：在观念、情感和社会条件方面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同样的欲望，不再相信同样的事情。人们拒绝相信他们的祖先曾被说服的事情。”

实际上，这就是变化产生的秘密。它的正确性会越来越明显。关于这一点，当我们顺着十字军的历史继续向下看，比较一下当葛德弗雷、路易七世和理查德一世做首领时公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反应就会一清二楚。十字军本身就是推进国内人民观念巨变和整个欧洲文明进步的力量。在葛德弗雷时代，贵族们都大权在握，气焰逼人，不论国王还是平民都对之深恶痛绝。他们离开欧洲意味着最愚昧和最迷信的势力的削弱。国王和人民摆脱了贵族专政的影响，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在自由的同时也受到文明的熏陶。这时，十字军东征时宗教激情狂飙的中心——法国，“社会”开始获得了力量，王室开始获得实质上，而不只是理论上的权威。秩序和安定开始生根萌芽。当牧师们召集第二次东征时，人们已不那么心甘情愿地抛弃自己的田产了。从耶路撒冷归来的朝圣者们也比出发时心灵更加自由、开阔了，因为他们接触了比自己文明的民族，他们看到了大千世界，失去了一些无知带来的偏见和执拗。骑士精神的形成也发挥了它的影响，并通过东征的考验发扬光大。它使人们的性情更加温和，封建秩序更富于理性。

这时，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出现了许多吟游诗人。他们四处吟唱一些社会各阶层都喜欢听的关于爱情和战争的歌谣。这些歌谣对于根除十字军首次东征时大众心目中的愚昧和迷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人们变得不再那么心甘情愿地受牧师的奴役，并失去了以前对他们怀有的那种极端信任。

看来十字军在英国引起的注意远远比不上在欧洲大陆。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人缺乏宗教热忱，他们正忙着关注其他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英国当时正遭受异国的人侵，根本顾不上对远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受到的困难表示同情。详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没有参加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也很少有人参加。即使在参加的为数不多的人中也主要是诺曼骑士和他们的仆从，而不是土生土长的撒克逊士财主和平民，后者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痛苦的煎熬下认为——就像许多智者所言——施善应从身边起。

德国在这场事业中涌现了大批狂热之徒，它的大批未经开化的子民们在第二次东征时继续高举十字军的旗帜向东方进发，数量比第一次时毫不逊色，而此时在别的国家这股热潮显然已经退潮了。德国人的野蛮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高。因此，很久以后他们才得以从偏见中解脱出来。实际上，第二次东征的士兵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远征军在这里征召来的士兵比第一次时一点也没有减少。

尤金纽斯教皇接到叙利亚的基督徒多次紧急求援信后大为感动，他就派圣贝尔纳发起一场新的征战。而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就如上所述。圣贝尔纳完全有资格来做这件事，他那雄辩的口才在当时无人能敌。只要他愿意，就能够感动得听众们或泪流满面，或放声大笑，或怒火满腔。他生活中严于律己，自我克制，无论什么样的诽谤和中伤也不能丝毫损害他的名誉。他当时已经辞去了教会中的高位，正心满意足地在克莱尔沃克斯的小教堂里颐养天年。他只想得到他梦寐已久的闲暇，以便随时驳斥对自己的中伤。任何邪恶碰到他都会受到严正的谴责。在他面前，没有人会感到自己完美无缺，而且，无论地位高低，任何人都能享受到他的慈悲而心安理得。他适合这个时代，就像彼得适合以前的时代一样。但是，他的前任隐士彼得倾向于冲动，他则倾向于理智。彼得纠集起的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他则召集起来了一支军队。两者都同样热诚和坚韧，但彼得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冲动，圣贝尔纳则是出于深思熟虑，他是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因为他是教会的栋梁和荣光。

他所劝服的第一个人是他的主人——路易七世。这位国王既专横又迷信，在洗劫维特里城时曾主使过一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① 在心中一丝悔恨感觉的触动下，他宣誓到圣城朝拜。所以当圣贝尔纳刚开始发动时，路易七世已有了想法，于是他只需稍稍地劝说一下就投入了这场征战之中。他的榜样对贵族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许多贵族因前辈们变卖家产参加圣战而变得一贫如洗，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征服外族来重建家业。他们竭尽所能，广罗士兵。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支二十多万人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在维兹莱举行了一个盛大典礼。在一座万众瞩目的高台上，圣贝尔纳将一个十字架双手递到了出征的法王手里。几个贵族、三位主教以及皇后伊利阿诺也出席了典礼，并亲自报名参加圣战。圣贝尔纳将自己红色的长袍剪成许多小小的十字架，让出征的人缝在自己肩上。在典礼上，他还向众人高声宣读了教皇的布道书。教皇在布道书中保证赦免那些即将参加十字军的人们的罪恶；命令任何人在这次神圣的朝圣活动中不得携带沉重的行李和无用的奢侈之物；贵族们不得架鹰玩狗，因为在第一次东征时，曾发生过猎鹰猎狗将主人引入歧途的事件。

人们原本想让圣贝尔纳做全军的统帅，但是他性好闲暇，所以他理智地拒绝接受这个职务。在圣丹尼斯，他举行了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授权路易七世

^① 洗劫维特里城是路易七世一个洗刷不掉的耻辱。原因是这样的：路易七世的先王们一直与教皇的力量对抗，路易七世也是如此。布格斯地方教会未经他同意选出了一位自己的主教。他立即宣布选举无效，并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惩罚这个难以驾驭的教会。香槟公爵蒂博特起兵保卫教皇的权威，他就在维特里城牢固防守。路易七世决定用这个机会严惩反叛分子。他率兵包围了这座城，在大军兵临城下时，公爵被迫投降。一万三千名居民躲入教堂中避难，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和儿童。路易七世入城后，所有的抵抗都停止了，但是他竟惨无人道地下令放火焚烧教堂。在这座教堂中有一千人丧生。

统领全军，然后他继续在全国游历，每到一处都号召人们起来参加东征。人们对他的神圣的品德怀有很高的评价，大家都认为他的话是神的预言，他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许多妇女被他的口才所激动，也为他的美好预言而激励，她们弃夫离子，女扮男装地匆忙投入了队伍之中。圣贝尔纳在他写给教皇的信中详尽地描述了他的宣传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他说，在几个城市中已见不到一个可以扛起武器打仗的男性居民，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是悲伤哭泣的妇女，因为她们的丈夫离她们而东征去了。但是，除了这明显的热情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拿起武器征战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东征时的人山人海是微不足道的。最后，军队士兵的总人数不到二十万人，这个数字连对法国一个国家来说也不会造成像圣贝尔纳描述的那样万民空巷。他对国家当时状况的描绘看起来显然不是真实情况，而是诗意大发。

路易七世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叫舒格，他极力劝阻路易七世亲自参加这次长途跋涉，因为他的国家更需要他亲临执政。但是这位国王已对自己在维特里犯下的残酷罪行在良心上感觉到不安，并且急于按照当时宗教法规去朝圣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他更想通过这个行动向世人申明：尽管当教会侵犯他君王的特权时他可以勇敢地面对教会的势力，他还可以完全拜服于宗教神圣的法令，只要法令符合他的利益或与他的看法相符。舒格的劝说毫不起作用。路易七世在圣丹尼斯接了法旨后，就为他的朝拜做好了各方面准备。

与此同时，圣贝尔纳越境来到了德国，在那里他的号召同样取得了成功。其品德的崇高在此早已闻名遐迩，因此所到之处他都受到了崇拜者热烈的欢迎。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对他所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但依然聚拢在他的周围，为的只是一睹他的风采。骑士们也争先恐后报名参战，并从他手中接过东征的标志十字架。但是这次人们并没像当年哥茨乔克那样狂热。我们并没有看到二三十万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像蝗虫那样铺天盖地地掠过整个国家。但是人们仍然心情激动。人们到处传播着各种故事。这些描述圣贝尔纳带来奇迹的不同寻常的故事，把远近乡村城镇的人的激情都调动了起来。据说，他目光所及，魔鬼立即消失。他只需轻轻一触就可以治愈各种疑难杂症。德国皇帝康拉德最后被自己子民的热情感染了，他宣布他要亲自为解放圣地而战。

康拉德一声令下，准备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做得如此之迅速，以至于不到三个月，他就发现麾下正聚集了一支至少有十五万人的军队，此外还有大量追随丈夫和情人的妇女。妇女们也被编成了分队，其中一支女队身披男士的盔甲，跨着战马，首领还穿着带有金色马刺的半筒靴。她们因此得了个浑号叫“金脚女士”。在法国人出发之前，康拉德早已准备好了。于是，在1147年6月，他已秋毫无犯地通过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城前。

这时阿历克塞的希腊王位已传给了迈纽尔·考迈纳斯，后者的政策与前者

并无二致。他听到十字军到来的消息时非常警觉，因为正是这支军队曾经践踏了他的都城，打破了他的人民的安宁。他的力量太弱小了不足以拒绝十字军通过。但是要让他欢迎十字军，他又非常不信任他们。他不明白从十字军东征中他可以得到哪些好处，他又不愿意虚构出他从未感觉到的友好情谊。于是，从一开始希腊皇帝迈纽尔就冒犯了十字军。他的臣民怀着对自己高度发达的文明的自豪感，骂德国人是野蛮之徒。而德国人即使真的野蛮，也至少是坦白诚实的。他们回敬希腊人，把希腊人称作两面三刀的骗子和叛徒。双方之间争执不断。康拉德一路上军纪严明，但是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他再也压制不住部下的怒火。由于希腊人对他们的冒犯，德国人闯入了迈纽尔辉煌壮丽的游乐花园中。由于当时的历史学家缺乏水准，他们没有明白地讲出来这个原因。在花园中德国人看到了各种珍禽异兽，园里还有森林、山洞、树丛和溪流，每样东西都保留着它的天然状态。愤怒的德国人带着被赐予的“野蛮人”称号把这个美丽的场所毁坏殆尽，所有的鸟兽不是被杀就是被放。据说，迈纽尔从宫殿的窗户里目睹了这番对花园的蹂躏，但是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阻止。他对他的客人们感到深恶痛绝，决定效仿前辈阿历克塞，马上把这群欧洲来的野兽打赶走。

他派人送信给康拉德，尊敬地邀请他会面。但康拉德认为在君士坦丁堡城里他的安全无法保障。而迈纽尔认为他出城与德国人会面不仅有损身份，也不安全。双方在几天内进行了许多次讨价还价的谈判，迈纽尔最终同意派向导带领十字军的队伍通过小亚细亚。康拉德于是率军通过了海利斯邦。他亲自带领前队，后队由好战的弗雷辛根主教率领。历史学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相信狡诈的希腊人已事先命令他们派出的向导将十字军引入险境。可以肯定，向导没有把他们引到水草丰盛的地区，而是领他们到了卡巴多西亚的荒野之上。在那里他们不仅看不到一点水和牧草，还受到了赛琉克土耳其人的突然袭击。到这时，向导的诡计已无法隐瞒了，他们一见土耳其军队就逃之夭夭，留下可怜的基督徒们在无遮无拦的荒漠上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明显不公平的战争。带着沉重的盔甲，十字军士兵们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来对付土耳其的轻骑兵。那些骑兵们动作敏捷，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使得基督徒们晕头转向。土耳其的箭如雨般射向被引到沼泽地的十字军士兵，后者苦苦挣扎，损失惨重。德国人被这种打法打得狼狈不堪，他们迷失了方向，只得后退。但由于他们同时缺少给养，德国人成了土耳其人的猎物和牺牲品。伯恩哈德公爵是这次远征队伍中最勇敢的骑士之一，他率领的分队的所有人马都被围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从土耳其人的箭下逃生。

康拉德本人也差点成了牺牲品，身上负了两处重伤。敌人穷追不舍，德国人连做出一反抗姿态的能力也没有。因此，当康拉德最终到达尼西亚城时，他发现自己原来气势逼人的十万士兵和七万匹战马已经只剩下五六万疲惫不堪

的残兵败将了。

尽管有人已经提醒他注意，路易七世对那位希腊皇帝的奸诈行为还是一无所知，他继续率军经沃尔姆斯和拉提斯本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在经过拉提斯本时，他遇见了一位迈纽尔派来的代表。那位代表随身带来了迈纽尔写给路易七世的充满阿谀奉承的辞藻的信件。据说，当兰格里斯主教给路易七世念信时，这位法国国王羞得满脸通红，颇有点害羞。这个代表所负的使命是从法王那里得到一个承诺——友好、和平地通过希腊领土，并且放弃征服小亚细亚的目标。第一个要求路易七世爽快地答应了，但是第二个不合理的要求被严词拒绝。路易七世继续行军，通过匈牙利后，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安营扎寨。

路易七世一到，迈纽尔就向他发出友好的邀请，请他带一小队人马入城。路易七世立刻接受了邀请，并在皇宫的走廊里会见了这位希腊皇帝。迈纽尔向法王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竭尽曲意逢迎之能事，摆出各种事实和论据来引诱法王放弃将来对希腊的征服。路易七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个要求，返回了营地。至此他才明白，迈纽尔不可信赖。

但是，谈判又持续了几天，这使法军极为不满。当消息传来说迈纽尔正和土耳其人达成协议时，十字军将士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愤怒。大大小小的首领们纷纷请战，要求攻打君士坦丁堡，并且保证踏平这座阴险狡诈的城市。但是路易七世没有接受建议，他率军拔营绕过君士坦丁堡，进入亚洲。

到了亚洲，路易七世才第一次听说了德皇康拉德的遭遇，并且看到德国人在尼西亚城下狼狈不堪的窘相。于是两军合并，两位国王共同率部沿海岸前往以弗所。但是看起来康拉德忌妒法军兵多将广，不愿暂时处于隶属地位，他就马上带领余部退出联军返回君士坦丁堡。迈纽尔满面笑容、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他对康拉德遭受的损失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对向导的愚蠢或狡诈进行了斥责。他那友善的外表使康拉德对他的诚心有点相信了。

路易七世则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发，途中在米安德河岸边遭遇了敌人。土耳其人占领了过河的通道，但是法国人技高一筹，他们重金买通了一位当地的农民，找到一处下游的浅滩。法军没费多大力气就过了河，并对土耳其人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土耳其人猝不及防，四处逃窜。至于土耳其是真的战败了，还是假装如此，确实使人疑窦重重。但是看起来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要把侵略者引入更加难以施展本领的地方，然后更有把握地将侵略者一网打尽。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该计划的制订者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十字军在取胜后的第三天到达了一座陡峭的山下。通过山口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而土耳其的大队人马则埋伏在山顶上，他们隐藏得如此巧妙，山下一点也看不出痕迹。“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法国兵劳累不堪地向山上攀登，突然一块块巨石从山崖上带着呼呼风声滚了下来，法国兵惶恐万状，死伤成片。

同时，土耳其的弓箭手从藏身之处把箭射向十字军，箭飞如雨，一时间死伤成千上万。但是骑士们都穿着铠甲，箭碰到身上就弹了回来。土耳其人就瞄准他们的坐骑，于是人仰马翻，掉入悬崖下湍急的流水之中。路易七世正在后军压阵，他从败退的伤兵、逃兵口中得到了战况的描述，但是他不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他就催马上前，企图以亲自出战来压制住弥漫全军的恐慌。但是，他的努力白费了。一块块巨石继续从山顶往下翻滚，他们根本无法前进，即使有极少几个人到达了山顶，也被土耳其人将其头朝下扔了下来。路易七世拼着全身的力量冲杀，但是也险些落入敌手。他最后在夜幕的掩护下带着一些残兵败将逃到了阿塔里亚城下。在这里他重整了军纪，重新鼓起了手下溃不成军、无心恋战的队伍的勇气。他还与各个首领讨论了原本制订的计划是否继续执行。由于他们军中已经断粮且疾病流行，首领们最终决定开往安条克城，因为这个城市是勃埃蒙德的继承者管辖下的一处自由王国。当时城市的大权落在雷蒙德手中，这个雷蒙德是法国皇后伊莉阿诺的叔叔。雷蒙德倚仗自己与皇后的关系劝说路易七世放弃东征的目标——保卫耶路撒冷，留在安条克帮他扩大地盘，增大权力。特里波利大公也有相似的计划。但是路易七世拒绝采纳两人的建议，在短暂的停留之后，继续率军前往耶路撒冷。康拉德率德国远征军已先期到达了那里。康拉德离开君士坦丁堡时，迈纽尔保证要对他们进行援助——但是援助从来没有到过，很可能迈纽尔也从未想到过要给什么援助。

这时，十字军召集了一个由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王公、十字军将领参加的大会来商讨未来战争如何进行。他们最终决定应该用联军在前往埃德萨城之前包围大马士革，把撒拉逊人从那个作为战略要地的城市中赶走。这个大胆的计划如果被实现的话，他们极有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基督徒们从未从历史上悲惨的经历中懂得联合的重要性，不知道团结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尽管他们都同意这个计划的精神，每个人对如何进行战斗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安条克和特里波利的两个大公互相忌妒，耶路撒冷国王也受到前述二人的共同猜忌。康拉德忌妒法王，而法王对其余的所有人都感到厌恶。但是法王来耶路撒冷是为了了却一桩发下的誓愿，尽管他的看法有些偏颇，但至少是诚心诚意的。他下定决心等待机会来完成他正全心全意投入的这场事业。

根据计划，他们开始包围了大马士革城。十字军人数众多，士气高昂，马上占了优势。围困持续了几个星期后，城上被打坏的防御设施和日益无力的抵抗使十字军得出结论：城中的敌人支撑不了几天了。就在这时，军队内部的互相忌妒达到了高潮，领导们都各怀鬼胎，这种状况造成了围城的失败，也造成了整个东征的彻底完结。一本现代的烹调书上说对于烹调兔子来说，应当“先抓住兔子，再杀掉它”——这真是一句散发智慧之光的至理名言。而基督徒们在此时却没有这么聪明，因为他们居然为了一座还未征服的城市激烈争论谁应

掌管它。安条克城和特里波利城已经各自有了一位大公，二十名首领申请主管大马士革。于是，他们召开了一个大会来决定谁该获得这份荣光。许多珍贵的日子就这样耗费在了无谓的争论之中。而在这期间，敌人正趁对方的怠惰积聚力量。最后，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由于弗兰德的罗伯特公爵曾两次到达圣城，他被授予了权力。其他的首领不予承认，拒绝在围城中互相合作，除非再安排一次更加公正的讨论。猜疑之风弥漫了整个十字军营；最恶毒的关于阴谋和奸诈的谣言到处传播；那些心怀不满的候选人最后把自己的士兵撤出转移到了城墙的其他方面，并且不顾大局，只为自己打算。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其他士兵的响应。这些行动造成了恶劣后果：城墙由于连续长时间的攻打已变得不堪一击的地方，变得无人包围了。敌人马上从十字军的过失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得到充足的给养，又重新加固了城墙，而十字军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有所察觉时，一切都太晚了。穆斯林强悍的艾米尔（土耳其高官的称号）沙甫艾丁已经率领一支大军前来解救大马士革之围了。十字军队伍一触即溃，他们被迫立即放弃围城，愚蠢地返回了耶路撒冷。就这样，他们不仅没有削弱敌人，反而被敌人削弱了。

十字军的宗教热忱到此已完全消退了，即使最木讷的士兵也从心底感到了厌倦。即使是康拉德无论开始时是如何踌躇满志，此时也心灰意冷，带着一帮残兵败将返回了欧洲。路易七世由于羞于言归而在此地逗留了几日，最后终于顶不住大臣舒格的劝说回到了法兰西。第二次东征至此为止。它的历史就是不断失败的历史。耶路撒冷王国比十字军刚从欧洲出发时更加难以度日。基督徒们从东征中除了羞辱外什么也没有获得，这次征战使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灰心丧气。

由于作出的预言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圣贝尔纳变得名誉扫地。就像其他曾经作过预言的预言家们那样，人们对他怀有的尊敬已荡然无存。更加糟糕的是，他在任何国家里也得不到昔日的荣耀了。但是，仍然有一些狂热分子站出来替他说话，企图恢复他的名誉。弗雷辛根主教就声称预言家们的预言并不都能言中，是十字军犯下的罪恶使天庭降祸。但是，为圣贝尔纳作出的最为天才的辩解来自克莱弗克斯的吉奥弗罗瓦，他坚持认为十字军并不是不幸的。他说，圣贝尔纳预言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十字军的结果不能说不是好的，因为它为上天奉献出了一大批光荣的烈士。吉奥弗罗瓦是一个狡猾之人，他确实说服了几个狂想分子，但是平民百姓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鲁钝，他们依然保留自己的看法，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被事实说服了”。

我们现在该谈谈第三次东征以及东征的必要性了。第一次东征后流行一时的狂热的降温到这时可以说将近完全熄灭了。欧洲列国冷漠地旁观他们的王公们做战争的准备。但是在战争中兴起的骑士风度现在正风行起来。于是，当普

通百姓不愿再让他们身强力壮的人参加东征时，是骑士风度继续为解救圣地提供军队。诗歌，而不是宗教，激起了第三次东征。但是诗歌在当时就像“餐桌上的鱼子酱”那样，在大众之中曲高和寡，因为大众都有更加值得他们关心的事。但是，骑士和他们的支持者却满怀喜悦地倾听英、德、法、意等国的吟游诗人对他们吟唱的关于战争和爱情的歌谣，都梦想以在圣战中的卓越表现来赢得心爱女郎的芳心。第三次东征事实上是十字军历史上的浪漫时代。男子们那时打仗并不完全是为了圣墓和在东方保留一个基督教王国，而是想在这一最好、简直是唯一的好机会中为自己赢得荣誉。他们是士兵，不是宗教狂热之徒；他们不是为宗教而战，而是为了荣光；不是为被授予殉教的美名，而是为了获取情人的欢心。

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萨拉丁是如何获得东方帝国的最高权力的，或者他如何将穆斯林的旗帜牢牢插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上的。基督徒骑士们和圣城的其他基督徒们，包括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照料贫病之人的慈善团的成员、保卫圣墓和保护朝圣香客安全之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们都陷入了邪恶的深渊。并且由于他们之中无谓的忌妒和内讪，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抵御机智、强悍的萨拉丁带来的摧毁他们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是，圣城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在骑士阶层中还是引起了痛苦的感觉，因为骑士中最高贵的成员们都与巴勒斯坦的人们有血缘和友谊上的种种联系。泰白利亚斯战役中基督徒惨败后又遭屠杀的消息先传到了欧洲，接着又是耶路撒冷、安条克、特里波利和其他城市相继沦陷的消息。忧伤笼罩住了教士阶层的心。教皇乌尔班三世听到噩耗后非常伤心，他得悉后面容憔悴不堪，人们很少再看到他绽露笑容，直到他逝去为止。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八世也感到深深的痛苦，但是他挺住了。他下令整个基督教世界行动起来，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光复圣墓。泰尔大主教威廉是隐士彼得的虔诚信徒，他离开巴勒斯坦向欧洲各国的国王痛陈他亲眼目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要求国王们发兵救援。著名的德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很快召集起军队穿过叙利亚，一路上一点儿没耽搁，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撒拉逊人，占领了伊科尼亚城。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涯在如日中天时戛然而止。他因为太热而草率地在锡德纳斯河中洗澡时溺水而亡。他的职位由苏比亚伯爵代理。后者被证明不是很有能力。自从他率军以来，军队一再遭到挫折，他只得固守安条克城等待欧洲援军到来。

英国的亨利二世和法国的菲力普·奥古斯都代表本国的骑士阶层全力支持十字军东征，直到有一段时间战争和内讪使他们暂时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为止。两个国王各带一队精悍的骑士和武士于1181年1月在诺曼底的吉佐见了面。在这次会面时，泰尔的威廉以自己雄辩的口才详细陈述了东征的必要性。于是他们群情激昂，发誓要前往耶路撒冷。同时，他们决定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中不能

或不愿亲自参加征战的人征收什一税，即无论是田产还是财产，这些人必须把他们十分之一的家产作为税款交给国家。这种什一税又叫萨拉丁的什一税。每个采邑的领主，不管是不是教徒，都必须负责在自己的领地内征收这种税。根据法令任何拒绝缴纳他应缴份额的人都将被强行转为主人的奴隶，丧失所有的人身自由。而对那些参加十字军的人，两位国王则给予了很大的恩惠：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罪名阻止他们参加东征，不管是犯了欠债、抢劫还是谋杀罪。法王在巴黎召集了一次议会，在会上这些规定被庄重地通过。而亨利二世在胡安为他在法国的领地宣读了命令，也在北安普敦郡的盖廷顿英格兰的领地宣布了决定。用一位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的话说，“他（亨利二世）召开议会商讨前往圣地的事宜，并以向人们征收什一税骚扰了整个国家。”

但是，并不是只有英格兰受到了什一税的“骚扰”。法国的人民对之也没有好感。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对十字军的态度由冷漠转为了厌恶。即使是教士阶层也不愿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分钱来，尽管从他们本身来讲，他们希望别人拿出一半甚至全部的财产来促进这项他们最喜欢的事业。《法国史素材》的作者米洛也讲到有几个教士大声疾呼，不愿交税。另外，当兰斯地方的教会要求交税时，他们派了一位代表去见国王，说国王应该对他们为战争所做的祈祷感到满足，不应再让他们交钱，因为他们太贫穷了，除了自己的诚心祈祷外一无所有。但是菲力普·奥古斯都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想教训他们一下，就派教会附近的三位贵族把教会的田产踏为废墟。教会得知以后，向国王请求赔偿。而国王说，“我会以我的祈祷来帮助你的，我会请求他们放过你们的。”他果然这么做了，但是他开玩笑的口吻使得那三位贵族认为停止是荒唐的，他们丝毫没有停手。教会又一次向国王送信说，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国王用以下的话来回复他们的抗议，“你给了我我需要的祈祷，我也给过你你所需要的祈祷。”教会至此才明白，不等再催促就乖乖地缴纳了自己该交的份额。

上面那段故事表明了东征的不得人心。如果连教会都不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人民大众对东征更是厌恶反感。但是欧洲的骑士阶层则对之异常积极踊跃，什一税很快征收上来，从英格兰、法国、勃艮第、意大利、佛兰得斯和德国召集来的军队很迅速地整装待发。但是，还没等两位国王率军出征，两国之间就陷入了争吵之中。原因是吉耶那伯爵理查，即历史上有名的狮心王侵犯了杜鲁斯公爵的领地。出征巴勒斯坦的日期被推迟了，两国之间开始打起了仗，看来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很多急于东征的贵族们就撇下两位国王独自前往巴勒斯坦去了。亨利二世最后在敌人的敌意、儿子们的奸诈和忘恩负义之中撒手西去了。他的儿子理查马上与菲力普·奥古斯都达成了同盟的协议，两位年轻气盛、鲁莽冲动的国王准备联合起来共同东征。他们带着大批强悍的随从在诺曼底的诺南科特会师见面。在全体骑士面前，他们像兄弟一样拥抱，并且发

誓两国之间要成为真正的朋友和盟国，直到东征从圣地返回后四十天后为止。为了把营地中的对东征有破坏性的愚行和恶习清除掉，他们为军队制定了多项法令。过去军中赌博盛行，并引发了许多争吵和流血事件。这次，他们在一项法令中禁止军中骑士级别以下的任何士兵以任何方式赢钱。骑士和教士可以玩，但是每个人每天最多只能输赢二十先令，如有违犯，将被罚款一百先令。王族中参加圣战的也可以赌博，但也不能超过上述的限度。对他们出格行为的惩罚是裸身鞭笞，示众三日。任何东征士兵都不得伤害自己人，违者砍去双手。任何杀害本军士兵的人都必须捆绑起来与被害尸体一起埋葬。年轻妇女不得随军，这对于那些没有胆量女扮男装隐身军中的许多淫荡或贞洁的妇女来说太令人伤心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品德高尚、富有感情的已婚、未婚妇女，手提宝剑或长矛冒着被处分的危险追随她们的丈夫或情人来到了军中。只有一类妇女准许光明正大地随军远征，那就是五十岁以上的洗衣婆或其他超过五十岁的女人。

法令颁布以后，两位国王一块儿行军到了里昂，他们商定好在梅西那会合后就兵分两路了。菲力普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了热那亚，在那里他乘船安全抵达了会合地点。理查则转向马赛，在马赛他也乘上了船前往梅西那。理查性情鲁莽，路上争端不断。他手下的随从尽管打仗和他一样勇敢，但有时也同他一样愚蠢，他们在路上也争吵不休。到了梅西那后，他们向当地的西西里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是西西里人漫天要价，理查的士兵怎么抗议也毫无结果。开始是争吵，后来就打开了架。最后，由于士兵们根本无法买到东西，他们就洗劫了西西里人。双方之间打开了仗，在以后的一次冲突中，理查的一员爱将莱布兰丧了命。附近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帮助城里人，战争迅速扩大了。由于爱将丧生，再加上有人报告西西里王坦可里德亲自带领自己的人马向十字军开了战。理查非常愤怒，他就带领自己最勇敢的骑士加入了混战，击退了西西里人，手持长剑带领骑士横扫了整个战场。他还亲手将西西里的旗帜扯下，换上了自己的旗帜。这个行为极大地冒犯了法王。从那时起，法王对理查就怀有了戒心，他认为理查的目的不是到东方重建一个基督教王国，而是要征服别的国家，为自己谋利益。但是法王没有显示他的不满，他只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平息了英格兰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争端，然后乘船出发前往阿克尔。但是自此，法王的心里埋下了对盟友的不信任的萌芽。理查又待了几个星期，这种按兵不动的状况颇有点不合他的平常的脾气。看来他与西西里人之间已不再争吵了，还过起了安逸、奢华的日子。在快乐的生活里，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离开英国出征的目的，也忘记了这种过分的行为会给整个军队带来怎么样危险的坏影响。士兵们的迷信行为最终唤起了他的责任感。他们一连在几个晚上都看到一颗彗星在天空飞行，这个现象被解释为上天对他们延误时间所做的处罚。流星也一颗颗划破天幕，他们以为这是同样的警告。一位名叫约奇姆的狂热之徒手执长剑，穿过营

地，他长长的头发狂野地在肩头飞舞。他整夜整夜地大声号叫，预言如果他们再不立即出发，瘟疫、饥荒和其他灾难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理查这才重视起来，他为自己的疏忽懈怠做了祈祷后，也扬帆前往阿克阿尔。

一场剧烈的风暴吹散了他的舰队，但他最终带着主力还是安全地抵达了罗德岛。到达后他才得知己方的三艘船在塞浦路斯的布满礁石的海滩上搁了浅，岛上的统治者伊萨克·科姆内纽斯放纵自己的人抢劫这几艘不幸的船只，并拒绝为理查的未婚妻白兰加莉亚提供住所。还有，他的姐姐在其中的一艘船上被风暴吹到了利米索港。理查怒火满腔，立即召集全部船只返航到利米索。伊萨克拒绝对他道歉，也不向他作出解释。理查哪里受到过这样的慢待，也登上陆地，把派来阻挡他的伊萨克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并把整个塞浦路斯国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命令每个人都必须向十字军缴纳什一税。

狮心王一到阿克阿尔就发现欧洲骑士的全部精英都在那里等候着。耶路撒冷王盖伊早就召集了慈善团、圣殿骑士团等全部勇敢的骑士包围了阿克阿尔。但是阿克阿尔城内驻扎着萨拉丁的数量众多、纪律严明的军队，基督徒们对其毫无办法。

基督徒们已经包围了近两年，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毫无效果。双方也曾在开阔地展开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哪一方也占不了上风。盖伊几乎绝望了，他后悔自己竟然在没有得到欧洲支援的情况下就想攻打这个坚固的堡垒。法王菲力普率骑士们到达，他很高兴。当他听说理查率军到达的消息时，他高兴得无法形容。他只盼理查来后能对敌军城池来一次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当看到英格兰舰队徐徐接近叙利亚的海岸时，整个基督徒营地响起了响彻云霄的欢呼。理查率军登陆后，欢呼声更加响亮了，甚至在萨拉丁率大军驻扎的南边山岭上也能听到。

这次东征可以说具有以下的特点：基督徒和穆斯林不再把对方看做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再视对方为野蛮人。每一方都对对方的英勇善战、宽宏大量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双方时而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停火时双方以礼相待。穆斯林武士们对基督徒骑士们礼貌有加，并慨叹如此优秀的人才竟然不是穆斯林。基督徒们也怀有类似的感觉，他们把撒拉逊人的绅士风度捧上了天，私下里想，如此慷慨、英勇的人竟然不信奉基督，真令人惋惜。可是，一旦冲突开始，所有的美好感觉都抛之脑后，双方的骑士就义无反顾地进行殊死搏斗。

菲力普自梅西那事件后就对理查怀有戒心，两位国王都不愿和对方一致行动。法王不愿与理查一块攻打阿克阿尔，于是就单独行动，却被打了回来。理查也试了一次，也是同样的结果。菲力普见此举比不过理查，就另生一计。他想劝诱英国士兵加入他的队伍，就说，任何一位骑士，只要愿意背弃英国旗帜，投到法王手下，每人每月可得到三块金币。理查也不甘示弱，他同样颁布了一

个命令，说他保证给那些愿为英王效力的法国骑士每人每月四块金币。他们的时间都浪费到了这样无谓的争执上，军中严明的纪律和办事的效率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但是，联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两支大军的出现使得城中无法从外界获得给养。城中人口由于饥荒而锐减。萨拉丁不愿冒险前去营救，他只盼十字军发生内讧，力量削弱时再轻而易举地将对方消灭。如果他知道阿克城极度困苦的情景的话，他也许会改变他的计划。但是，由于他的军队与阿克城的联系被十字军切断，当他知道城中的困境时，已经太晚了。一段短暂的停火之后，这座城投降了。但是投降的条件如此苛刻，以至于萨拉丁后来没有批准。主要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城中的十字架被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拿走，土耳其人应该重建这些十字架；土耳其人应赔偿二十万个金币；阿克城中囚禁的所有基督徒应被释放；萨拉丁军中的基督徒俘虏也应放还。总数为二百名骑士和一千名士兵。萨拉丁这位东方的王公哪里储备有这么多的木头来重修十字架，他也不愿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一旦十字架重新建立在城中，敌人的勇气会更加高涨。因此，他拒绝交出木材，其他的条件也概不接受。狮心王理查在盛怒之下，野蛮地下令处死了所有的撒拉逊人战俘。

占领了一座城却带来了新的令人不愉快的纷争，十字军的领导者又开始争吵。奥地利大公未同别人商议私自将自己的旗帜插在了阿克城的一座塔上。理查一看到就亲自把它扯了下来，踏在脚下。尽管菲力普并不同情那位大公，他对理查的做法还是感到生气。两人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盖伊和蒙特弗拉的康拉德为了耶路撒冷的王位又开始了愚蠢的争论。那些下级骑士们很快也沾染上了首领们的习气：忌妒、猜疑、恶意中伤充斥了营地。在这场混乱之中，法王突然宣布他想返回他的国家。理查听后怒火中烧，他大声喊道，“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他背弃这项未竟的事业，他和所有的法国人，都会背上永远的耻辱！”但是菲力普一刻也未多作停留。由于对东方的环境不适应，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还有，他野心勃勃，想在东征中起支配作用，但是由于他的势力不如理查，他宁愿无功而返也不愿仰人鼻息。他带领几乎全部士兵返回了法国，只留下勃艮第地区的一小支部队。狮心王理查在此之前有过许多竞争对手，他从未对他们表示过一丝尊重，但是菲力普二世一走，他就痛苦地感到他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

菲力普走后，理查重新加固了阿克城，在教堂里重建了基督教的崇拜。他留下一支部队保护阿克后，就顺着海岸向阿斯卡隆进军。萨拉丁此时处于警戒状态，他派出轻骑兵骚扰理查军队的尾部。由于错误地估计了菲力普走后十字军的战斗力，他决定强迫十字军与自己决战。两支军队在阿佐图斯附近相遇。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最后，萨拉丁战败，他率军落荒而逃。对于十字军来说，通向耶路撒冷的大路至此已被完全打通了。

内讧又一次为十字军展示了其恶劣的影响，并使得理查不能够再创佳绩。其他首领们由于忌妒他的勇猛和影响，经常违抗他的命令。整个军队也不再向耶路撒冷甚至阿斯卡隆进军而是违背了原来的计划前往雅法，并且疏忽懈怠，直到萨拉丁组织了另一次战斗来打击他们。

许多日子都被花在了毫无结果的仇视和讨价还价之上。理查希望夺回耶路撒冷，但是路上的重重困难使得一身英勇的他也无计可施。他自身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是造成恶果的一大原因，它使许多高尚之人因此与他疏远，而这些人本可以满腔热忱地与他合作。最后，大家同意向圣城进军。但是大军走得如此缓慢和不顺利，士兵们牢骚满腹，首领们也时常打退堂鼓。天气又热又干，路上又找不到水。萨拉丁早已派人沿途填住了所有的水井和池塘，而军中的士兵又没有足够的毅力在困苦中勇往直前。到伯利恒时，首领们开会讨论是进军还是撤退。最后，他们决定立即撤退。据说，撤退时，理查先被领到一座山上，在那里他能看见耶路撒冷林立的尖塔。他对于他不能解救一座近在眼前的城市的这种境况十分动情，他用盾牌掩面，大声啜泣。

十字军分成了两支。一支人数较少的退到雅法，另一支人数多的由理查和勃艮第大公率领返回阿克尔。当理查快要准备好返回欧洲时，信使飞报雅法被萨拉丁所围，并说如不马上前往解救，整个城池会有沦陷之险。勃艮第领导的法国兵由于厌倦战争不肯出兵援救困在雅法的兄弟部队。理查对这种卑怯胆小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他立刻召集英国士兵前往雅法，并且及时解救了这座城。其实，那些撒拉逊人对狮心王的威名早有耳闻，一听说他来就被吓得逃跑了。萨拉丁久慕理查的英勇，所以当理查胜利后要求缔结和平条约时，他很快答应了。双方商定停战三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基督徒朝圣者可以自由、毫无妨碍地拜谒耶路撒冷，不用缴任何税。十字军可以占领雅法和泰尔二城。萨拉丁以王侯般的慷慨邀请许多基督徒参观耶路撒冷，许多首领趁此机会在这个异常神圣的地方大饱眼福。许多人还在这位苏丹自己的宫殿里玩了几天。回来时对萨拉丁这位高贵的异教徒赞不绝口。尽管理查和萨拉丁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瓦尔特·司各特的传世小说里也可以一览他们的风采，他们二位却从未谋面，但是两位都很敬佩对方的神勇和高贵。由于双方互存敬意，他们的条约制订得非常简单，没有一条苛刻的条件。英王不再耽搁他的行程，因为信使从本国来报告了惊人的消息：国内有人密谋推翻他的王位，他必须马上回去平息叛乱。众所周知，他返回路过奥地利时被囚禁，最终又被赎回。就这样，第三次东征结束。这一次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草菅人命，但却一样毫无用处。

公众热情的火焰如今只剩下苍白的火苗了，教皇们和当权者们竭尽全力也无法再使它熊熊燃烧。最后，像将要燃尽的蜡烛，经过一段摇晃不定之后，它在最后关头又明亮地跳动了一下，然后就永远地熄灭了。

第四次东征与公众的感觉一点没有联系，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萨拉丁死后，也就是他与理查签订的停火协定到期一年后，他那广阔的帝国分裂成了一个一个小国家。他的兄弟谢夫·艾丁，又称萨法丁，统治了叙利亚，统治期间受到了萨拉丁儿子们的骚扰。这个消息一传到欧洲，教皇谢莱斯丁三世认为这是个唤起一次新的东征的好机会。但是欧洲每个国家都冷淡地表示不愿意。人民毫无热心，帝王们正忙于国内更重要的事务。整个欧洲只有德国皇帝亨利赞成。在他的支持下，撒克逊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带领一支大军赶往巴勒斯坦。可他们到那里后却没有受到当地基督徒的欢迎。在萨拉丁温和的统治下，他们已开始休养生息，十字军的到来打扰了他们的安宁。他们把这支德国军队看做爱管闲事的冒失鬼，因此在以后与萨拉丁的战役中他们一点也不支持十字军。这次东征的后果比上一次更具有灾难性，因为他们不仅激怒了萨拉逊人，使得萨拉逊人仇视朱迪城的基督徒，还丢掉了坚固的城池雅法，并使自己出发时人数的十分之九命丧异乡。第四次东征结束了。

第五次东征更加重要，结果连它当初的计划者也从未想到过——包括席卷君士坦丁堡和把法兰西王朝的势力延伸到东方的帝国。后世的教皇们不管在别的观点上与前任有多么不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同意这一点，即必须竭尽全力维护罗马教皇的支配地位。而十字军东征正是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他们只要能够说服欧洲的王公贵族们到叙利亚冲锋陷阵或以身殉教，他们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支配地位就稳固了。出于这个目的，他们从来不要求十字军打胜仗，也不管时间选得正确不正确，或者军饷、士兵够不够用。教皇英诺森三世当初能够劝说英、法那些倔强的贵族大臣们顺从他的意志的话，他会感到十分骄傲。但是约翰和菲力普·奥古斯都事务缠身。两人以前都冒犯过教会，并且都处于教会的禁令之下。两人都忙着在国内进行重要的改革。菲力普正在授予他的子民以豁免权，约翰也被迫在进行同样的改革。教皇的使者多次劝说也只是枉费心机。但是，就像在头两次东征中一样，一位强有力的牧师以他滔滔雄辩的口才说服了贵族阶层，并通过他们点燃了更多人的热情之火，这就是那位野心勃勃、魄力非凡的高级教士、纽伊利主教福尔克。罗马教廷一发现这位难得的人才，就派他鼓动每一位听众参加东征。幸运之神对他异常青睐，因为他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对东征不感兴趣。香巴尼公爵西奥德德曾举办过一次盛大的马上比武大会，他当时邀请了许多远近的贵族参加。比武时，除了有两千多名骑士和他们的随从参加了比赛外，还有许多观众目睹了这一盛会。在这次活动之中，福尔克亲自来到了现场，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就以动人的言语向众多的听众发表演说，满怀激情地号召他们报名参加新的东征。年轻气盛、容易激动的香巴尼公爵双手接过了十字架。热情迅速蔓延开来。布鲁瓦公爵查尔斯也效仿了他，同时，出场的全部两千名骑士除了一百五十名之外都报了名。像

过去那样，公众的热情又爆发了。弗兰德斯伯爵、巴尔伯爵、勃艮第公爵、蒙特弗拉侯爵等都带着他们所有的臣仆加入了队伍。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一支庞大的军队就出现在人们面前，准备进军巴勒斯坦了。

大家都十分清楚越境行军的危险，于是十字军就努力与一些意大利的城邦订立了和约，要求使用对方的船只过境。威尼斯年老的总督丹多洛向他们提供自己共和国的大帆船让他们使用。可东征的士兵们到达威尼斯后才发现自己所带的钱太少了，连对方要价的一半也支付不了。他们用了各种办法挣钱：士兵们把盘子熔成金属块卖掉，妇女们献出了自己的饰物；他们还向欧洲的忠实信徒请求支援。但是，他们能卖钱的东西有限，在欧洲不肯多花钱的人又多，他们实在支付不了。最后丹多洛愿意国家出钱送他们去巴勒斯坦，但有一个条件：十字军必须帮助威尼斯收复不久前被匈牙利国王攻占的城市扎拉。令教皇不高兴的是他们竟然同意了。尽管教皇威胁说他将开除那些半路拐弯、不去巴勒斯坦的人的教籍。无论教皇如何愤怒，这一支十字军也从未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迅速地围住了扎拉城。经过一段长时间英勇抵抗后，这座城自愿投降了。这时，十字军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自由地与撒拉逊人作战了。但是由于没有预见的情况，首领们的雄心被引导到了别的方面。迈纽尔·考迈纳死后，希腊帝国分裂了。他的儿子阿历克塞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但不久就被他的叔叔安德罗尼克斯谋杀。而后的王位也没持续多长时间，同族的另一位成员伊萨克·安格鲁斯起兵反对这位篡位者，很快打败并俘虏了安德罗尼克斯，又杀死了他。他登上王位后不久，他的兄弟阿历克塞又废黜了他，剥夺了他执政的资格，挖出他的双眼，将他关进地牢。这位阿历克塞三世也没能在王座上坐稳。不幸的伊萨克之子，也叫阿历克塞，从君士坦丁堡逃出。当他听说十字军拿下扎拉的消息后，找到十字军，声称如果他们帮他推翻他叔叔，他愿意给予丰厚的报偿。他的报偿是：如果十字军能帮助他夺回父亲的王位，他愿意将希腊教会置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让希腊全国的军队帮十字军征服巴勒斯坦，并向东征军提供二十万银马克的军费。这个条件被十字军接受了，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教皇不同意，他们有权放弃。可这无须担忧，对于罗马教廷来说，即使彻底歼灭巴勒斯坦的撒拉逊人也没有分立的希腊教会归顺更令人满意了。

十字军很快行动，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熟练的战术指导下英勇作战，使城中敌人闻风丧胆，也使篡位者保持王位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一阵徒劳的抵抗之后，他弃城而逃。年老目盲的伊萨克被手下人从地牢中解救出来扶上了王位。他的儿子阿历克塞四世被定为王位继承人。

战斗胜利了，阿历克塞四世也该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可是条约中的条件却冒犯了希腊人民。希腊的高级教士们拒绝将自己置于罗马教廷的控制之下。阿历克塞开始劝说自己的子民归顺罗马教廷，同时乞求十字军留在君士坦丁堡，

以便帮助他加强他还不够稳固的权力。他很快在自己的人民之中变得名声扫地。同时，他又没有及时付给十字军他承诺的巨额军费，这又触怒了十字军。于是，最后希腊人和十字军都向阿历克塞宣战：他的人民是为了反对他的独裁，他以前的盟友是因为鄙视他的虚伪。他的卫兵在他的宫殿里将他抓住后，投进了监狱，而十字军也正在准备包围君士坦丁堡。希腊人马上开始准备选举一个新的国王，这个新国王应该具备勇敢的精神、充沛的精力和坚韧的品质。最后，希腊人把目光投向了杜卡斯。杜卡斯这个人虽然五毒俱全、无恶不作，却拥有他们需要的各种品质。他以摩索弗里斯的名字登上了王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他的非常年轻的前任国王——又老又瞎的伊萨克已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他的面前已少了一块绊脚石——年轻的阿历克塞很快被处死在监狱里。

东征军和希腊人之间现在已剑拔弩张了。公元1204年早春，十字军开始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已签订了战后如何分享战利品的协议，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取胜，从未考虑过失败。自信使他们取得了胜利。而希腊人就像其他所有虚伪之人一样心中非常卑怯，他们被不祥的预兆吓得毫无还手之力。使所有的历史学家吃惊的是，尽管摩索弗里斯以英勇闻名，且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击退敌人。十字军的人数只抵得上他能领导的军队人数的十分之一；并且，如果说十字军勇往直前是因为他们希望进城后大肆抢掠的话，希腊人更应该士气旺盛，因为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祖国。十字军组织了一次猛烈的攻击，但被击退了。一天后，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以双倍的猛烈又展开了进攻。这次十字军将船开到了城墙下，杀死任何敢于抵抗的敌人。最后，十字军以微小的伤亡为代价开进了城里。摩索弗里斯逃跑了，留下一座城市任胜利者恣意抢掠。东征的将士们在城中发现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仅仅说钱币就足够给每个骑士分得二十个银马克，给每个仆人十个，每个弓箭手五个。珠宝、天鹅绒、丝绸、豪华的服饰、稀有的美酒和果品以及其他所有他们没有见过的奇珍异宝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这些战利品通过威尼斯的商人变卖成钱后分发给了每一个士兵。两千希腊人倒在他们的刀剑之下。如果城中没有这么多珍宝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的话，被屠杀的人数很可能会多得多。在玷污历史书页的许多次血腥的战斗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种情况：士兵们对于上帝精心创造的万物之灵的人毫无怜悯之心，肆无忌惮地如野兽般屠杀上帝的杰作，但却对于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流连忘返，赞不绝口。他们会杀害妇女和儿童，但能保留一幅画；他们会为疾病缠身之人、孤立无助之人以及头发斑白的老人刀剑相向，却不愿碰坏一件精美的雕塑品。而这些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既不尊重上帝的杰作——人，也不尊重艺术品。他们将自己的兽性发泄在人上，又用艺术品来满足自己的贪婪私欲。许多漂亮的青铜塑像价值连城，却被砸成碎块当废旧金属卖掉。那些精雕细刻的大理石

雕像本应受到细心的保护，却被毫无顾忌地毁坏了。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更加残暴。

大屠杀结束了，战利品也分配完毕，十字军开始选举这座城的国王。他们从法国人和威尼斯人中各选出六人作为代表，这些代表事先已向天发誓，他们将选出一位能胜任的领导人。候选人有两个：弗兰德斯伯爵鲍得温和蒙特弗拉特侯爵勃尼法斯，最后前者当选了。他被立即授予国王的紫袍并受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鲍得温登基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来得及享受他的权力，也没有时间为继承者们巩固权力。他的继承者很快就丧失了权力。六十年后，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秩序被一次突然的灾难性事件画上了句号，就像摩索弗里斯在世时那样。这就是第五次东征的最大结果。

尽管教皇英诺森三世对十字军的战果感到满意，但又抱怨他们没有为解救圣城做什么事。于是，在每一个方便的场合，他又开始宣扬新的东征的必要性。直到公元1213年，他的布道才对欧洲人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每年的春夏两季都有一队队的朝圣者陆续出发前去巴勒斯坦帮助他们的兄弟，但由于人数太少，所以无济于事。这种有周期的迁移被称为三月大转移或者圣约翰节大转移。这些人并不都是携带武器攻打撒拉逊人的士兵，其中有许多受诚心驱使的朝圣信徒，他们只是为了前去朝拜圣地，所以除了家人、随从和钱袋之外，没带任何东西。1213年早春，在法国和德国又聚集起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许许多多小男孩和小女孩——根据有的记录，数量达到三万——在两个僧侣的劝诱下踏上了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这些小孩毫无疑问都聚集在大都市里，他们被人抛弃，四处游荡，是在邪恶、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什么事情都敢干。那两个僧侣的目的看起来是以送他们到叙利亚为幌子把他们骗到运奴船上，再将他们运到非洲海岸卖为奴隶。大量可怜的小孩在马赛被装上船，但这些船只除了三艘以外都在意大利海岸失事沉没，船上人员无一生还。船上幸存的小孩则安全抵达非洲，被当奴隶养大以后再卖到非洲腹地。另一队小孩到达了热那亚，但在这次可怕阴谋中两个僧侣的同谋此时却在马赛等待他们，而没有在热那亚采取行动，热那亚人劝说这些可怜的小孩返回了自己的家。

福勒在他著的古怪的历史书《圣战》中说，这次东征是在魔鬼的指使下进行的。他又加了一条现代人看来很好笑的原因，但是这位当时举足轻重的历史学家却以足够的郑重和真诚提出了它。他说，“魔鬼厌倦了杀人害命，企图以孩子们的血为补药来满足他虚弱的胃。”就像讲究饮食的人那样，吃腻了大羊的肉，想再尝尝小羊羔来换换口味！

根据别的作者的说法，那两位邪恶的僧侣的劝诱如此娓娓动听，以至于这些受哄骗的小孩在国内到处奔走呼号，“啊，耶稣基督！把你的十字架赐给我们吧！”门闩、栅栏拦他们不住，就连父亲们的恐吓和母亲们的疼爱也不能使他们

回心转意而放弃前往耶路撒冷的志向。

关于这次奇怪东征的细节极端贫乏，即使有一些，也十分混乱。当时的作家们在提到这次东征时都认为不值得说出那两个策划阴谋的僧侣的名字和因此恶行而遭到的报应。据说，两个要将从这次拐卖中获取利润的马赛商人因犯其他罪行被带上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可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透露了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情况。教皇英诺森三世看来还不清楚这次少年东征的真正动因，因为当他被告知这些小孩已经宣誓参加十字军，正在向圣地行军的消息时，他大声呼号，“我们都在昏睡，唯有这些孩子们清醒啊！”很显然，他以为整个欧洲都一心一意希望收复巴勒斯坦。他赞扬这些小孩的热情，暗示了他自己原先对这次东征的冷淡态度的自责。之后不久，他又积极地鼓动一次新的行动，他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士们写了一封供广泛传阅的信，催促他们为一场新的东征而祈祷。像往常一样，一些热衷冒险、无所事事的贵族带着他们的仆人报了名。在征召军队的过程中，英诺森在拉特朗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他本人将亲自宣誓参加十字军，带领基督的军队去保卫圣墓。如果可能的话，热情洋溢的他肯定会实现他的誓言。但是这时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计划被迫中止。尽管他的继任者也鼓励东征，但不愿亲自前往。教会继续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征召十字军并筹集军备，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来充当首领，只有匈牙利国王安德鲁有闲暇，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两位大公带领一支德国军队加入了安德鲁的队伍。他们一起前往斯帕拉特罗，从那儿乘船到塞浦路斯，又从塞浦路斯到了阿克尔。在整个行动中匈牙利国王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胆怯胆小和优柔寡断。到了圣地后，他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非常英勇善战。撒拉逊人吃惊之余连续几周竟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他打败第一股抵抗他的敌军后，向塔巴山进军。他想占领一座撒拉逊人新近建成的一座重要城堡。他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山下，也本该轻松地拿下这座山上的城堡。但是他的心里突然掠过一丝胆怯，他没做任何行动就返回了阿克尔。后来这位国王很快完全放弃了整个事业，返回了匈牙利。

援军迟缓地不断从欧洲各地到达。因为匈牙利国王的临阵脱逃，奥地利大公实际已成了这次远征的主要领导人。他仍然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给撒拉逊人以沉重的打击。他与别的几位首领商讨后决定倾尽十字军的全部兵力转向埃及，因为那里与巴勒斯坦联系紧密，是撒拉逊人势力的活动中心。就是从埃及土耳其人才得以不断调兵遣将抵抗十字军。俯临尼罗河有一座城市叫达米埃塔，它是埃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十字军很快包围了达米埃塔，对其发动了猛烈进攻，直到占领一座伸入尼罗河中的塔为止。这座塔被看做开启达米埃塔的钥匙。当十字军正在庆祝胜利，浪费他们本应用在扩大战果上的时间时，他们接到了那位智慧的苏丹萨法丁的死讯。他的两个儿子卡迈尔和克里丹把整个帝国分成

了两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落在了克里丹的掌握之中，而埃及则分给了他的兄弟卡迈尔。卡迈尔曾在这个国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军官。由于卡迈尔在埃及不得人心，埃及人起兵反抗他。这就给了东征军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来实现他们征服撒拉逊人的理想。可是，吵吵闹闹和无法无天的状况已是历次十字军东征的通病，他们不知道这是个有利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看出来，但无法从中受益。正当他们在达米埃塔城下吵吵嚷嚷、窝里争斗的时候，卡迈尔已镇压了叛乱，在埃及牢牢地建立了自己的王权。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与兄弟克里丹联合起来将基督徒们从达米埃塔赶走。由于十字军已将城市团团包围，土耳其人就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与十字军战斗，或者向城内投掷装备给养。但是这两个措施哪一个也不奏效。达米埃塔城内饥荒非常严重，以至于老鼠肉也成了奢侈之餐，在市场上卖的价钱十分昂贵。一条死去的狗比平常一头活牛的价钱高得多。饥饿导致疾病，这座城里能防御城墙和能打仗的男子已经为数不多了。

克里丹和卡迈尔也深知保住这座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达米埃塔被攻陷在所难免，就与东征军的首领们商量，提出将整个巴勒斯坦送给十字军，以换取十字军撤离埃及。在一种盲目和愚蠢的思想指引下，这些对十字军有利的条件被拒绝了。这是一个无知并且狂热的信徒红衣主教派拉吉斯劝说的结果。这位红衣主教向奥地利大公和法国、英国的其他领导者游说，说那些异教徒们从不信守诺言，他们的条件是骗人的，只是为了愚弄十字军。东征军的首领们通过磋商作出决定：向达米埃塔城发起最后一战。被围者进行过几次微弱的、毫无希望的反抗之后十字军进了城。他们发现这座城里原来的七万居民只剩下了三千人：这是瘟疫和饥荒这两个邪恶的孪生兄弟造成的可怕后果。

他们在达米埃塔城待了几个月。不知是这里的气候使他们的体格瘦弱了还是使他们的智力降低了，他们征服达米埃塔后，丧失了所有斗志，整日放纵自己肆无忌惮地制造骚乱，放荡淫逸。布里安的约翰由于自己妻子的关系而成了耶路撒冷城名义上的统治者。他对十字军首领们的优柔寡断、骄奢淫逸和内部纷争深恶痛绝，就率自己的军队全部退出十字军，返回了阿克。大批大批的人也开始返回欧洲，只留下红衣主教派拉吉斯，让他在有兴致时推进这项事业。他为了取悦约翰，就率领十字军从达米埃塔出发前去攻打开罗，当他只差几个小时就要到达开罗时，他发现自己兵力不足，就马上调转马头准备回来。可这时尼罗河在他出发后已经涨水，水闸已被打开，他无法到达达米埃塔。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向土耳其人请求缔结他曾经摒弃的和约，并如愿以偿地发现慷慨的卡迈尔和克里丹兄弟还愿意这样做。达米埃塔很快被拱手让出，这位红衣主教也返回了欧洲。约翰退回阿克，他对自己王国的丧失十分悲伤，对自己朋友的虚伪行为感到愤慨，因为他们本该帮他的，但却断送了他的整个王国。第六次东征到此结束。

第七次东征效果更加显著。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经常起誓要率军保卫巴勒斯坦，但由于其他更为紧迫的事而一再延缓自己的行程。克里丹是一个温和而开明的君主，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在他的统治下开始休养生息。但是布里安的约翰不愿就这样白白地丢掉自己的王国。欧洲的教皇们也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搅乱欧洲各国，以伺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当时，欧洲的君主中除了德国的腓特烈之外谁也提供不了帮助。为了激发他的热诚，约翰提出将自己年轻的公主、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继承人芙瓦郎特嫁给德国皇帝。腓特烈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同意了。于是，年轻的公主被立即从阿克尔请到了罗马。在那里，她与德国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婚礼上约翰将自己所有的权力放弃并赋予了他的女婿，耶路撒冷从而又拥有了一位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实现自己构想的君王。为了一场新的东征而进行的准备工作马上开始了。在六个月以后，这个德国皇帝已成了六万纪律严明的6万人军队的首领。麦修·帕里斯告诉我们，一支同样数量的军队在英格兰也组成了。许多描写东征的作家都采用了他的说法。在约翰没有想到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德皇以前，他曾在英格兰乞求英王亨利三世和英国的王公贵族帮助他光复他失去的王国，可是没有一个人支持他。格拉夫顿在他的《编年史》中说，“他又失意地离开了。”但是，当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位更有影响的人物——腓特烈之时，英国的贵族们却又很愿意在东征事业中奉献自己的一切，就像狮心王理查在位时那样。

腓特烈大军驻扎在布伦都邑，可一场传染病袭击了他们，他们不得不把行程又往后拖了几个月。同时，皇后芙瓦郎特又因难产而死去。约翰对自己将权力全部交给腓特烈已经感到懊悔，再加上后者经常对他表现出傲慢和鄙夷，他又感到很生气。于是，一看到女儿这一维系他和德皇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存在，他就开始鼓动自己请求罗马教皇宣布自己以前的承诺无效，以重新夺回曾经放弃的王位。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是个自尊、倔强并且报复心强烈的人物。由于腓特烈曾多次反抗他的权威，他对德皇怀有几分怨恨。于是，教皇虽力不从心，但还是鼓励约翰这么做。但腓特烈对这两个人都不屑一顾，他的军队摆脱了病魔的烦扰之后就开赴阿克尔。他们在海上航行了数日就又遭到了疾病的侵袭，不得不回到最近的港口——奥特朗托。此时格列高利已明明白白地站到了约翰一边，他以德皇从东征中半途返回为借口开除了腓特烈的教籍。开始腓特烈对被开除教籍一事一笑了之，可不久以后他觉得他受到冒犯，冒犯他的人应受到一点惩罚。他就派出一支军队对教皇的领地进行了骚扰和破坏。但是，事情被弄得更加糟糕了。格列高利派信使赶赴巴勒斯坦，禁止那里的信徒与腓特烈领导的东征军有任何交往，否则将给予严厉的惩罚。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征的事业可能会毁掉，而这正是撒拉逊人所梦寐以求的。而腓特烈怀着一腔热诚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因为他现在是耶路撒冷之王，他不是为基督教世界，也

不是为它的代表——格列高历教皇而战，而是为了他自己。当他听说约翰要离开欧洲时，他马上起程，很快安全抵达阿克城。就在此地他头一次品尝了被开除教籍带来的后果。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不信任他，拒绝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甚至还有点厌恶。圣殿武士和慈善团及其他的骑士在刚开始时也与大家一样不信任这支军队，但是他们不是盲目地遵守命令的人，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东征军与自己的利益一致之时。所以，当腓特烈准备率军攻打耶路撒冷时，他们全部加入了他的军队。

据说，德皇在离开欧洲之前曾与卡迈尔苏丹谈判关于重夺圣城之事。由于卡迈尔对他的兄弟克里丹的野心存有忌妒，他就与德皇商定如果后者帮助他巩固他在埃及这片重要领地上的权力，他就会支持东征军夺取圣城。但是，十字军还未到巴勒斯坦，卡迈尔就得到了他兄弟的死讯，从而消除了所有的担忧。他认为此时已经不值得与十字军争夺那片浸满基督徒和撒拉逊人鲜血的不毛之地，就提议休战三年。他唯一的附加条件就是穆斯林应被允许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中自由出入。可是即便是如此有利的条件也满足不了巴勒斯坦城里心胸狭窄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对撒拉逊人不应如此宽容。他们大声埋怨不应给予敌人如此的特权。突如其来的好运使得他们变得粗野无礼，他们对德皇有无签约的权力表示疑问，因为腓特烈已被开除教籍，却还打着基督教的旗帜。腓特烈对他的新子民们感到厌恶，但是由于圣殿武士和慈善团的骑士们对他忠心耿耿，他就前往耶路撒冷行加冕之礼。所有教堂都对他大门紧闭，他甚至连一位主持加冕典礼的牧师也找不到。他早已看不起教皇的权威，因此这时他也不会退缩。既然无人为他加冕，他就自己来。他双手从祭坛上捧起王冠，无所畏惧、雄心勃勃地戴在自己的头上。没有臣民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也没有牧师们歌功颂德的祈祷在耳边回荡，只有士兵举起的林立的刀剑来证明他们将誓死保卫他们的新国王。

很难相信腓特烈会为了巴勒斯坦那块不毛之地和那顶不舒服的王冠而长时间离开自己的祖国。六个月后，他觉得他对自己的新子民再也无法忍受。同时，国内更重要的事也需要他返回。约翰已公然和教皇格列高历组成了联盟，他已准备好率领一支教皇的军队前去破坏德国的领土。这个消息使德皇下决心返回欧洲。在回去之前，他让那些蔑视其权威的人们痛苦地感受到他们是他们的主人，不是别的什么人。在惩罚了那些人之后他在巴勒斯坦人的咒骂声中扬帆离开了巴勒斯坦。第七次东征到此结束。尽管途中受到了许多阻碍和挫折，这次东征比以前的历次东征对圣地都作出了更加实在的贡献：这个成果应该归功于腓特烈的英勇无畏和卡迈尔的慷慨大度。

德皇离开后不久，塞浦路斯皇后艾丽斯提出要接替耶路撒冷的王位。但是耶路撒冷城中的大批武士都倾向于支持腓特烈，这位女士只好作罢。十字军取

得的如此和平的结果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十足的喜悦。法国和英格兰的骑士们一刻也闲不住，德皇与撒拉逊人签订的停火协议远没有结束，他们就已经在为第八次东征而召集军队了。在巴勒斯坦，也有许多人感到不满意。圣城附近的许多穆斯林小国不是停火协议的签约方，他们不断地对耶路撒冷王国的边境城镇进行骚扰。圣殿武士们也一直在与阿勒颇（叙利亚一古城）的土耳其人苦战，直到最后几乎被全部消灭。大屠杀不断发生，欧洲人的耳边不断听到圣城的教徒们关于悲惨命运的讲述。许多高贵的武士拿起武器要保护这一秩序免受毁坏，因为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关系着许多珍贵的、能唤起崇高情感的纪念品的安危。当卡迈尔得知欧洲人准备再次东征之后，以为他已经显示过自己的慷慨大度了，于是，在停火协议期满的那天他起兵前往耶路撒冷，击溃圣城的武士所做的抵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这个消息到达欧洲之前，一支由那瓦尔王（那瓦尔，昔日位于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北部之一王国）、勃艮第公爵、布列塔尼伯爵和其他首领率领下的大军正在行军途中。他们到达后，得知耶路撒冷已被占领，但卡迈尔已经死去。这位苏丹的王国已被争夺王位的人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了。敌人的不和本该使十字军团结对敌。可是，像历次的十字军一样，每个封建领主自成一队，自行发号施令，从来不顾总体的计划。这样的后果是一事无成。首领们率领的各支分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各支分队由于不能协同作战，所以当一支分队打了胜仗之后无力再扩大战果。同样当一支分队战败后，也无法赢得援军以便抽身。战争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加沙（巴勒斯坦西南部一海港）之战。在这次战役中，那瓦尔王被敌军重创后为免遭全军覆没而被迫与敌军的首领卡拉克签订了一份于己十分不利的条约。

得知这场危机后，一支援军很快从英国赶到。这支援军的首领是康瓦尔伯爵（康瓦尔，英国西南部之一郡）理查。他这个名字是根据狮心王之名而取的，也是狮心王勇猛精神的继承者。他的军队强大而充满希望，士兵们对自己和他们的首领也充满信心。看来，这支军队屡打胜仗。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力量的对比。由于埃及的新苏丹正与大马士革的苏丹开战，他不愿也没有能力与两个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于是遣使者拜见这位英国伯爵，提出愿意用交换俘虏和割让圣地为条件换得和平。由于理查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他立即接受了这个对自己方十分有利的条件。于是，不费吹灰之力，理查成了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埃及的苏丹将自己全部兵力投入到了对抗他穆斯林敌人的战斗之中，康瓦尔伯爵也回到了欧洲。就这样，最成功的第八次东征结束了。基督教世界再无托词向东方派遣军队了。从所有的迹象看来，圣战已到了尽头：基督教徒已经完全占领了耶路撒冷、特里波利、安条克、埃德萨、阿克、雅法和几乎全部的朱迪。如果他们不发生内讧的话，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克服邻邦的忌妒和敌意。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把这个美好的希望吹得无影无踪，并最后一次激起了十字军的

满腔热诚与怒火。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曾像一股热带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所到之处，无所所向披靡，一个又一个王国被践踏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不论是北方还是东方的哪一个角落，都成了他们的天下。在被征服的国家之中，有一个叫克拉斯敏的王国。克拉斯敏人是一个凶悍、未开化的种族。他们被从自己的家园里赶出后，就在亚洲南部到处烧杀抢掠，找寻安身之地。在他们持续不断地到处征战的行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矛头对准了埃及。埃及的苏丹不能阻挡住这些早已对肥沃的尼罗河谷垂涎三尺的野蛮人，就派使者与他们的首领巴巴干联系，邀请他们到巴勒斯坦安家。这个野蛮的游牧部落接受了邀请，在基督徒未得知任何关于他们到来的消息的情况下开进了这个国家。情况是如此突然，又是如此富有灾难性，当地居民还没来得及打量他们，他们就像一股夹带黄沙的热风般掠进了巴勒斯坦。他们烧毁房屋，屠杀百姓。他们对所有的财产和生命都毫不留情：他们将妇女、儿童和牧师屠杀在祭坛之上，并玷污了那些逝去了几个世纪的圣者的坟墓。他们将所有体现基督教信仰的遗迹都毁掉了，造成的恐怖在战争史上闻所未闻。大约有七千居民撤出了耶路撒冷，希望能保住性命。但当他们还能回望到圣城时，那些野蛮人为了引诱他们回来，将基督教十字架的旗帜升起在城墙上。这个诡计简直太成功了。这些可怜的逃亡者以为从另一个方向来了援军，就转过头来返回，以重新夺取他们的家园。这些人无一幸免地被惨杀在刀剑下，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圣殿骑士、慈善团骑士和条顿骑士们忘记了他们之间长期的怨恨，联合起来肩并肩战斗来扫除这些四处烧杀的敌人。他们聚集了全巴勒斯坦幸存的骑士，固守在雅法城，还试图联合埃米萨和大马士革的苏丹们来帮助他们反抗这个共同的敌人。很快，苏丹派来了援军。虽说援军刚开始时只有四千人，但有了他们，雅法城的首脑瓦尔特决定与克拉斯敏人开战。冲突的一方背水一战，发誓拼个鱼死网破，另一方则凶猛残暴。他们战斗了两天，形势不断变幻，最后艾米萨苏丹逃回到他的城堡里，瓦尔特则落入了敌手。这位勇敢的骑士被捆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吊在城头，以便让雅法城的守军可以看到。克拉斯敏人的首领放言说雅法城必须投降，要不他就被永远吊在那里。瓦尔特用他微弱的声音命令他的士兵们绝不要投降，要坚持到最后时刻。但是他的勇敢并无任何回天之力。在大屠杀中，瓦尔特的骑士们只幸存了十六名慈善团骑士、三十三名圣殿骑士，还有三名条顿骑士。这些骑士和其他残兵逃回了阿克，克拉斯敏人成了巴勒斯坦的主人。

叙利亚的苏丹人更愿意基督徒做自己的邻居。他们也对这个凶残的部族十分厌恶。即使埃及的苏丹也后悔自己当初竟然给如此野蛮的敌人以帮助，开始联合艾米萨和大马士革苏丹们的力量来把敌人赶出这块土地。克拉斯敏人总数

只有两万，敌不住三方联合起来的孤注一掷的大军。苏丹一再打败敌人，四周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向敌人报复。逐渐地，克拉斯敏人的数量越来越少。没有人怜悯他们，他们的首领巴巴干也被打死。苦苦挣扎五年之后，克拉斯敏人终于全军覆没，巴勒斯坦又一次成了穆斯林人的领地。

在这次毁灭性的灾难爆发前不久，路易九世在巴黎生了病，他在高烧昏迷中做了个梦。在梦中，他看到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人在耶路撒冷城前战斗，基督徒战败后惨遭屠杀。这个梦境在他迷信的心灵上造成了很深的印象。他庄重地发誓说，如果他恢复健康，他将到圣地朝圣。当巴勒斯坦遭到噩运和耶路撒冷和雅法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欧洲时，圣路易记起了自己的梦境。他此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信这是上天的暗示。他准备率领自己的军队高举十字东征，以解救圣墓。从那时起他就脱去了紫色的国王王袍，换上了朴素的衣服，变成了一位朝圣者。他一心一意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尽管他的王国也很难离开他，他还是做好了各种准备离开这个国家。教皇英诺森四世对他的热诚十分赞赏并给予他各种帮助。教皇写信给英格兰的亨利三世要他在自己的国家内推进东征事业，还号召全欧洲的教士和平民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著名的索尔兹伯里（英国一地区）伯爵威廉·郎索德率领许多勇敢的骑士和士兵参加了十字军。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始终没有唤起人民的热情。大批军队虽被召集起来，公众却不对之表示同情。为此而增加的税负更给热情浇了一盆凉水。这时，即使对于一个骑士来说，不参加十字军也不是什么感到羞耻的事。卢特勃夫是一位法国的吟游诗人，他在当时（1250年）很有名气。卢特勃夫杜撰了一个十字军骑士和一个没有参加东征的人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十字军骑士摆出各种论据来说服后者拿起武器，舍弃所有财产投身神圣的事业。可是，很显然，从没有参加圣战之人所用的更有力量的论据上可以看出，作者喜欢的是不参战之人。在他的十字军骑士朋友的恳求下，不参战之人回答道：

“我了解你，你是说
我该马上离开这里
赶快前往那个地方
用鲜血来夺回它
但却带不回一撮土壤
我可怜的被抛弃的
妻子和孩子在家里哭泣
我的好房子被野蛮地毁坏
因为只有狗儿能够守护
可是，我的朋友，我知道
一句充满智慧的古老格言：

保护你所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愿意按照它把事情办。”

这是当时的民情，所以就不难理解路易九世为何足足忙了三年才召集起他的军队，才为离开做好充足的必要准备。一切就绪后，他带着皇后、两个兄弟、安戎和阿杜瓦两地的两位伯爵以及一长队法国最杰出的骑士，扬帆前往塞浦路斯。他的第三个兄弟，普瓦蒂埃伯爵则留在后边征召另外一支军队，几个月后也赶了上来。他们在塞浦路斯会师，到这时他们的军队人数不算威廉·郎索德率领的英国军队也已经达到了五万。但是，不幸的是，一场传染病发生了，好几百人丧生。于是，他们觉得有必要在塞浦路斯驻扎到第二年春天。然后，路易带领全部人马乘船前往埃及。可一场狂烈的风暴把舰队吹散了，当他到达达米埃塔时，身边只有几千人。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充满希望，气势逼人。所以，虽然埃及苏丹梅立克·沙带领一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在岸上严阵以待，他们还是决定不等后续军队到达就强行登陆。路易身先士卒，带着一股强烈的躁动，从船上跳下，涉水冲向海滩；他的军队在其无畏气概的激励下，随着他喊着第一次东征时士兵的战争口号“上帝与我们同在！”冲向敌人。土耳其人感到一阵恐慌。一队土耳其士兵试图向十字军靠近，可是骑士们将自己的巨大盾牌深深地插在沙里，并把自己的长矛靠在上面。于是，长矛都指向天空，形成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如此威风凛凛，土耳其人竟不敢面对它，他们掉头向回跑。在这个恐慌的时候，撒拉逊人之间传开了一个错误的报告，报告说他们的苏丹已经被杀了。顿时，整个军队乱了阵脚——他们到处溃逃，达米埃塔城被放弃了。当天夜里，胜利的东征大军在城里设立了他们的总部。在海上被风暴吹散的士兵不久也陆续到达，路易此时不仅有望征服巴勒斯坦，连埃及也随时可以征服。

但是，过度的自信成了其军队的致命缺点。由于他们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他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了，就开始放任自己安逸享乐。当路易带领他们前往开罗时，这支军队已不是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了。成功不仅没有激励他们更进一步，反而解除了他们的精神武装。腐败淫乱带来了疾病，疾病又由于气候炎热，生活不适应而加剧。在前往开罗的路途中，他们被塔尼西安运河挡住了去路，在河岸边，撒拉逊人阻住了运河的通道。路易下令搭桥。于是在两座移动塔的掩护下军队开始搭桥。可是，撒拉逊人借助大量投掷希腊火很快烧毁了刚搭起的一座桥梁。^①路易被迫考虑其他办法来推行他的计划。一个当地的农民在重金贿赂下给他们指了一处可以徒步涉过的浅滩。阿杜瓦伯爵被派带领一千

^① 希腊火，指拜占庭希腊人在海战中使用的一种触火即燃的武器，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在战争使用的燃烧品。

四百人涉水过河，而路易则率主力抗击撒拉逊人。阿杜瓦伯爵安全抵达对岸并击败了抵抗他们登陆的一股敌军。在胜利的鼓舞下，勇敢的伯爵忘记了自己人数所处的劣势，他乘胜追击，把惶恐的敌人赶进了马苏拉城。到那里后，他发现他与他的兄弟部队失去了联系。穆斯林人也感觉到了这个情况，他们重新鼓起勇气，再加上马苏拉城和周围派出的援军，他们调转头向公爵的军队杀来。基督徒们使出了全部力量与敌人殊死搏斗，可是敌人越来越多，完全包围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全部的胜利或逃走希望。阿杜瓦伯爵在屠杀中首当其冲。当路易赶来援救时，这位勇敢的先锋已几乎被砍成了碎片。他带领的一千四百人也只剩下了三百人。战争的狂热至此达到了白热化。这位法国国王和他的军队显示出惊人的英勇。而撒拉逊人在头领赛西丹的带领下战斗着，他们也充满了斗志，仿佛决心要一举全部消灭侵犯他们海岸的欧洲人。夜幕降临时，基督徒成了马索拉城的主人，认为自己也成了胜利者。他们的自负使自己认为撒拉逊人是逃跑了，而不是撤退了。但是他们的首领们痛苦地感到这块致命的战场已使他们明白了基督徒军队的混乱状态，所有未来征服的希望已变得十分渺茫。

怀着这种看法，十字军开始寻求和平，可对方的苏丹坚持要他们立即撤出达米埃塔。并且，路易本人应作为人质保证上述条件的实现。路易手下的军队马上拒绝了这个要求。谈判破裂了。东征军于是决定试着撤走，可动作敏捷的撒拉逊人骑兵时而出现在他们的队前，时而出现在队尾，使他们的撤退进行得十分困难。这些骑兵不断拦截那些迷途的士兵，成千上万人被溺死在尼罗河里。而逃脱了各种袭击的人则又受到了疾病和饥荒的困扰，从而丧失了战斗力。路易本人在疾病、疲倦和沮丧的共同打击下几乎在马背上坐不住了。在逃跑的混乱中他和他的随从被冲散，路易在埃及的沙漠里成了一个完全陌生人。他疫病交加，又举目无亲。只有一位名叫杰弗雷的骑士追随着他，并将他带到一个小村庄的一座简陋小屋里面暂且安身。在那里躺了几天，路易只是在等待死亡。最后，撒拉逊人发现并俘虏了他。但是由于路易身份高贵又身处绝境，狼狈不堪，敌人对他十分优待。在他们的照料下，他的健康状况很快好转，撒拉逊人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向十字军索取路易的赎金了。

撒拉逊人除了赎金外，还要求十字军割让阿克、特里波利以及巴勒斯坦的其他城市。路易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和自尊，连撒拉逊人也说路易是他们见到过的最高傲的异教徒。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埃及苏丹同意放弃上述条件，条约最后签署了。其内容为基督徒必须归还达米埃塔，双方停战十年，十字军交付一万个金币作为释放路易和其他俘虏的赎金。然后，路易退回到雅法城。以后的两年里，他在巴勒斯坦教徒的支持下把雅法城和另外一个叫赛撒里的城市建成了一道牢固的防线。干完这件事后，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他作为一个圣人的名声闻名遐迩，但作为勇士则鲜为人知。

麦修·帕里斯告诉我们：1250年，当路易在埃及时，“数万英国人决定参加圣战。要不是英王下令严守各个港口不准人们出门，这数万人就离开英国追随路易去了。”可当十字军遭受重创、路易被俘的消息传到欧洲时，他们的热情冷却了。东征的事迹只是在人们的口中吟咏，而没有人真正谈论它。

在法国，人们则是另一种情景。国王被俘的消息在全国上下引起一片恐慌。一个名叫西多的修士在各个村落到处宣扬，他说他看到圣母玛丽亚在众多圣者和烈士的陪同下命令他鼓动所有的农夫和牧羊人及农民拿起武器，保卫基督。他只向农夫和牧羊人宣讲。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讲的感召下，数万人聚集在他周围，准备时刻追随他。草场和庄稼也被废弃了。这支由牧羊人组成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最后超过了五万，——米勒说有十万。国王不在时暂时摄政的白朗克皇后开始时也鼓励这样做。可是他们很快变得无法无天，那些原来支持他们的人开始对其进行抵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善良的人们在政府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制服了这群狂徒。他们最后被遣散了，但这时他们中已有三千人被杀死。许多作者认为被杀的人数还要更多。

十年的停火协议于公元1264年到期。圣路易在两个动机的驱使下要进行第二次远征来解放巴勒斯坦，两个动机是：一方面他有宗教的狂热，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来显示他的武功。教皇自然鼓励他的计划，全欧洲的豪侠之士又开始跃跃欲试。1268年，英国王位的继承人爱德华宣布他决定加入东征军。教皇克莱蒙四世也向全欧洲的教士和俗人发出倡议，要他们以自己的劝说和金钱来支持这场伟大的事业。在英国，人们同意缴纳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而俗人则根据议会的命令要在米迦勒节（9月29日）缴纳自己谷物和动产的二十分之一。

但是路易周围还是有几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们提醒国王这样做会毁了其富庶的王国内。路易全然不顾，依然全力备战，一心一意要离开。好战的王公贵族们则乐此不疲。1270年春天，国王带领一支六万人的大军扬帆起航。在海上，他被恶劣的气候赶到了地中海中的萨丁尼亚岛上。就在此时，他更改了他的计划。他决定不再按原计划前往阿克，他修改了目的地。路易决定开往非洲海岸的突尼斯，因为突尼斯国王曾表示他支持基督徒，对基督教有好感。路易看来要使他皈依基督，以在与埃及苏丹的战斗中获得他的支援。路易当时常常感慨，“我要是能成为这个穆斯林国王的教父，那该多好！”带着这个想法，他在迦太基旧址登上了非洲的陆地。但到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突尼斯国王非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帮助东征军的意思。正相反，他紧急召集了当时可以召集的所有力量阻止他们上岸。但是法国兵刚开始占据了有利地形，大败穆斯林军队。虽然敌人的援军不断到达，他们也依然占优势。但是一股瘟疫迅速在军中蔓延开来，粉碎了任何将来胜利的希望。每天都有上百人丧生。敌人此时攻击得更加猛烈，造成的伤亡丝毫不比瘟疫少。路易是最

先感染疾病的人之一，由于饥荒，他的体格已经变弱，即使在离开法国之前，他已不能承受全身甲冑的重量。使士兵们感到悲伤的是，他们敬爱的国王显然已经活不长了。在挨了几天后，路易在迦太基死去，享年五十六岁。他的士兵和子民们对他感到深深的惋惜，他的声名在历史上显得熠熠生辉。对于宗教作家来说，他是一位模范的君王。在他们眼中，他的缺点也变成了优点，因为即使是缺点也是为了推进他的事业。许多不带倾向的历史学家对于路易的宗教狂热颇有微词，但却承认他拥有许多高贵、罕见的品质。在狂热上，他落后于时代，但在优秀的品质上，他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他的兄弟查尔斯通过发动叛乱而成了西西里的国王。在听到路易的死讯之前，他已率领大批援军从梅西那出发前去帮助路易。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他伴着威武的鼓号乐音走在队伍的前列。他很快明白了自己的高兴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在全军将士的面前洒下了热泪。这种英雄泪使所有武士荡气回肠。他很快与突尼斯国家签订了和约，法国和西西里的军队也分别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在英国，东征的号召只赢得了很少数人的赞同，即使是王位继承人的全力倡议也只召集了一千五百人。带着这一小股人，爱德华王子从多佛出发前往布尔多。他希望在布尔多能遇上法国国王。可是圣路易已在几星期前离开了。爱德华又赶到萨丁尼亚岛，再赶往突尼斯。但是他还没到达非洲，法王路易已离开人世了。法国人已与突尼斯签了和约。但是，爱德华决定不放弃东征的计划。他返回西西里，在那儿他度过了冬天并同时尽力扩军备战。春天到来后，他扬帆起航，驶往巴勒斯坦并安全抵达阿克尔。像往常一样，基督徒军队的两个通病——忌妒和怨恨——使士兵们人心涣散。圣殿骑士和慈善团两支军队同样互怀敌意，各行其是。他们互相敌视，又共同敌视整个世界。爱德华军队的到达使得他们抛却前嫌，心连心，肩并肩地全力解放他们要归化的国家。六千名精悍的武士加入了英国王子的军队，准备重新与撒拉逊人开战。埃及的苏丹是比巴斯，也叫本多克达，是借助一场流血叛乱登上王位的。他正与四周邻国开战，无法倾尽全力与东征军对抗。爱德华凭借这个优势，勇敢地向纳扎莱斯进军，他打败敌人后占领了该地。但是他的胜利到此为止。炎热的天气使得军中疾病流行，他这位远征军的灵魂也病倒了。病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健康状况慢慢好转。这时，一个信使希望向他报告重要的事情，并要亲手交给他几封信笺。正当他仔细审视时，这位叛变的信使从皮带上拔出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胸膛。幸运的是，伤口并不深，爱德华还有力量。他与暗杀他的人搏斗了一会儿，用对方的匕首杀死了对方。他大声呼救，手下人跑进来，发现他血流如注，匕首也是有毒的。人们很快采取措施清洁伤口，圣殿武士的首领送来了消毒药，消除了伤口恶化的危险。康登在他的史书中采用更加流行、更加浪漫的说法来讲这个故事。他说伊丽奥诺拉王妃对她英勇的丈夫十分敬爱，她冒着生命的危险用

嘴从爱德华的伤口里吸出了毒血。用老福勒的话讲，“遗憾的是如此动人的故事竟不是真的，更加遗憾的是像女人的舌头这样的好药再加上爱情的巨大力量本不应做出什么好事来的。”

爱德华怀疑刺客是埃及苏丹雇佣的，他这样怀疑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是怀疑只是怀疑，刺客已死，线索也断了。谁也无法知道背后谁是主谋。爱德华痊愈后，准备进兵埃及。可由于埃及苏丹怕损及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十字军媾和。但是这样一来，埃及苏丹暴露了自己力量的弱小。这种战略上的优势使像爱德华这种性格的人更加渴望与埃及开战，但他也有自己别的利益要保护。消息传到巴勒斯坦，说他的父亲亨利三世已经驾崩，他必须回到英国。于是，他同意了对方求和的条件，但是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的财产应被保护，十年之内双方保持和平。爱德华然后乘船返回英国，就这样，最后一次东征结束。

我们在这里还要对圣地巴勒斯坦以后的命运说上几句。基督徒忘却了他们以前遭受的苦难，也忘记了他们必须留心四周邻国们的忌妒和垂涎。他们竟然首先破坏了停火协定，在玛加特城附近抢劫了一些埃及商人。埃及苏丹立即派兵占领了玛加特作为对埃及冒犯行为的报复。两国间又开战了。玛加特城曾组织过勇敢的抵抗，可没有从欧洲来的援军来挽救它陷落的命运。特里波里和其他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最后，只留下阿克城成了基督徒们的唯一据点。

圣殿武士的首领召集起他的数量极少、满腔忠诚的武士们，在塞浦路斯国王提供的时断时续的援助下准备为他们最后的据点血战到底。欧洲对他们的求援呼声充耳不闻，敌人的数量又占绝对优势。他们的英勇显得无济于事，在埃及苏丹对阿克城的灾难性包围中基督徒全军覆没。看到抵抗没有用，塞浦路斯国王逃走了。圣殿武士的首领身受一百多处重伤，倒在阵前。只有七位圣殿武士和同样数量的慈善团武士逃脱了这次可怕的大屠杀。

胜利的穆斯林放火烧掉了阿克城，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到此永远结束了。这个消息在欧洲教士中引起了震惊和悲伤。他们努力想重新激起欧洲各国为解放圣地而战的热情，可是公众普遍的宗教狂热已走到了尽头，狂热的火花已度过它的高峰期，再也点不起大火了。尽管不时有一两个骑士宣布要拿起武器，不时可以听到一两位国王冷冷地赞同东征。但是，那不过是刚提起就被搁置到了一边的话题而已，隔的时间越长，热情的火苗越微弱。

那么，这些所有战斗的后果或结果是什么呢？欧洲耗费了百万、千万计的财富，失去了两百万人的生命，一小股吵吵嚷嚷的骑士占领了巴勒斯坦大约一百年！即使基督教世界占领圣地直到今天，为这么点利益付出的代价也太惨重了。但是，尽管他们有极端的狂热，也做了许多蠢事，十字军并不是一无是处。由于和亚洲更先进的文明的接触，封建主们变得更加理智了，人们也得到了部分权利。国王们不再与自己国家的贵族互相仇视，时而通过了一些好的法律。

人们从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一点智慧，从罗马教廷长期设置的迷信沼泽中醒悟了过来，并开始准备播下了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的种子。神圣的自然规律使人们从坏事中得到了教训，人们开始借助那种当年使自己东征的热情创造更先进的文明，并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完美的幸福生活。十字军东征的主题是最吸引人的主题之一，如果要发掘出它所有蕴涵的意义来，那么这本著作的篇幅就远远不够了。哲学专业的学生会得出他自己的结论，他可以凭借这场欧洲的疯狂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分析出它的优点、缺点、成因和结果来。

第十一章 “女巫”奇冤

是神爆发的什么愤怒
是眼泪产生的何种邪气
使邪恶的人折磨无辜
还用盲目的爱和无知的情
向地球降下毒害的瘟疫
把世人的内心世界侵染？

——斯宾塞的“缪斯的眼泪”

同胞们：绞死她！抽打她！杀死她！

正义：现在正义何在？快制止这场暴力！

索耶妈妈：一群流氓恶棍——

一撮血腥的剑子手！开始折磨我！

我不知何故。

正义：天哪！邻近的告密者！你是罪魁祸首吗？呸！去虐待上了年纪的妇女！

告密者：妇女！一只阴间的母猫，一个女巫！

为了证明她的身份，我们给她的茅草屋顶放了把火，但是她却冲进去。

好像魔王用一桶火药

把她轰了进去。

——福德的“艾德蒙顿的女巫”

离开人体的灵魂可能会得到允许重访人世，这种信念植根于人们心中。追求长生不老的神圣希望，这曾经是我们的理性所具有的最主要的慰藉和最大的胜利。即使救世主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也会感到在我们的内心存有这种永生不死的信念，我们今生的所有经历只会使我们更加乐此不疲地固守着那个轮回报应的希望。但是在人类早期“知识贫乏”的时代，这一宏远的信念滋生了一系列迷信，这些迷信又成为源泉，汨汨流出泛滥成灾的血腥与恐怖。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一直为这样一种思想所笼罩。那就是，不仅离开躯壳的灵魂在地球上

行走，插手人世之事，而且人们在嫁祸于同胞时有力量召唤邪恶鬼怪，以助其一臂之力。一场传染病带来的恐怖席卷了欧洲各国，大家都在劫难逃。所有人都失去了对自身和对财产的安全感，都无法摆脱魔王及其使徒的阴谋控制。任何天灾人祸都被视为女巫所为。如果一场暴风骤雨吹塌了谷仓，人们便认为这是巫术在作怪。如果某人的牲畜死于瘟疫——如果他的四肢染上了疾病，或者死神不期而至夺走了一位亲人的生命——这一切不被看做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却被看做邻近某个丑老太婆的魔法造成的。她的不幸或癫狂引得无知愚昧的人伸出了手指，把她指为女巫。“女巫”一词挂在了每个人的嘴边，流传于街头巷尾，家喻户晓。法国、意大利、德国、英格兰、苏格兰及遥远的北部地区相继把这一话题炒得煊赫一时，甚至近乎狂热。之后连续许多年里各国法庭上审讯的案子都和巫术有关，以至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很少或从未被提及。数以万计的不幸的人成为这种残酷、荒诞的巫术狂想症的牺牲品。在德国的许多城市中，每年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处死的人平均为 600 人，或者如果刨除周日（因为人们认为巫术在周日停止施展魔力）的话，那么每天就有两人因此丧命。这一点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将会得到详细的叙述。

《摩西戒律》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经文：“你不能容忍一名女巫活在世上。”对这句经文的误解无疑把许多有良知的人引入歧途。他们的迷信，如果说从前只不过处于温和阶段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想用孤独而又略带凄凉之感的怒火坚定地将其迷信加热催化，使它燃成熊熊烈火。纵观古今上下，人们一直想方设法和超自然之神进行对话，以期通过它们窥探未来的秘密。在摩西时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江湖骗子利用人们轻信他的缺点，佯称有神灵赋予力量，从而侮辱了真正的上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因此，摩西按照神的旨意颁布了法律，以惩治这些罪犯。但他的法律并非像中世纪的迷信偏执狂所想象的，并不认为圣经是通过颁布法令反对佯称具有神权的人来确定神权的存在。根据最高权威人士的理解，这个后来被译做“venefica”和“witch”的希伯来词汇好像是投毒者及女预测家、符咒涉猎者或占卜家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女巫则扮演着迥异的角色，但仍然声称自己有能力预测将给人的生命、肢体和财产带来灾祸的未来事件。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和魔王本人达成一个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协议，并在上面用血签字后方能获得。根据协议，女巫、男巫都要弃绝洗礼，把自己不朽的灵魂出卖给魔王，而协议中没有一条可以赎回灵魂的补偿性条款。

自然界中有许许多多妙不可言的神奇现象，科学和哲学至今无法解释。当人们对自然法则知之甚少的时候，不足为奇，人们就会把解释不清的每个现象的产生根源归于超自然的力量。现在最不足道的涉世未深的人也理解昔日智慧盖世的老者捉摸不透的现象；一名小学生知晓为何站在高山眺望苍穹会偶尔看到三四颗太阳同时出现，为什么一个游人的身影能被复制成一个倒置的、巨大的

重叠身影而形成所谓的“佛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生病时大脑想象力玩耍过的一些奇怪游戏；我们也都知道忧郁症患者能看到幻影和幽灵。有时人们完全被说服，相信自己是茶壶。科学揭开了这层帷纱，驱走了我们祖先在这些及其他类似事情上笼罩着的荒诞怪异的恐惧色彩。现在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狼的人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而不是被送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那是在捉拿女巫极为狂热的岁月里的惯常做法。大地、空气和海洋曾经被认为妖魔鬼怪频繁出没，此种无稽之谈如今也都得到了澄清。

在更为深入地回顾巫术历史之前，我们不妨先想象一下传说中僧侣们如何荒谬地把魔鬼的教义拟人化。我们必须熟悉事情的起因，并要理解是谁赋予了女巫折磨摧残她们同胞的力量，换走了她们的灵魂。人们普遍认为魔鬼是一个身体庞大畸形的多毛幽灵，长着犄角，一条尾巴，两只偶蹄和一对龙的翅膀。僧侣们通过其早期的“奇迹剧”和“神秘的宗教仪式”把这副模样的魔王频繁地搬上舞台。在这些表现形式中，魔王是个重要人物，其作用可以和现代哑剧中的小丑相提并论。人们看到魔王被圣人的棍棒痛打，听到他凄厉地号叫着，一瘸一拐地走开，然后又被一名力能擎天的隐士把它重击致残，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圣教斯坦对付魔王的一般做法是用一把烧得火红的钳子夹着它的鼻子，直到“岩石和远处的幽谷间回荡着它的惨叫声”。这个了不起的办法使圣教斯坦声名显赫。

有些圣人当面唾弃恶魔使它恼怒不已还有一些圣人则把它的尾巴一节一节地剁掉，但是剁掉的尾巴总会再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民心大快，因为人们都记得魔王要弄过他们和其祖先的那些诡计。人们相信魔王费尽心机，用他的隐形尾巴拦住人们的去路，在人抬腿迈过它时，尾巴猛地一摆，把人绊倒在地。人们还认为，魔王酗酒成性，不停地诅咒世人，贪杯之后，大兴其害，呼风唤雨，搞得地动山摇，毁坏了土地长出的果实和虔诚教徒的谷仓和宅地。人们还相信魔王在漫长的冬夜里向人们吐着唾沫，人们肉眼看不见，它却在自得其乐。然后，魔王来到酒店，叫来最好的饭菜招待自己，付给店家的碎金子在第二天清晨总是全部变成石块。有时，他装扮成一只巨型小鸭，常常潜伏在芦苇丛中，用恐怖的嘎嘎叫声把疲惫的行人吓得魂不附体。读者应该记住彭斯写给“魔王”的诗句，因为这首诗把当时流行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一个乏味多风的冬夜，
星光斜射苍穹。
你出现在湖泊上空，
吓得我丧魂失魄。
你像一处杂生的丛林跃进我的视野

掀起呼啸北风飕飕刮过。
我挥动着手中的棍棒，
每一缕头发木桩般挺立着。
在翻涌的风暴中，
你“嘎嘎，嘎嘎”
振翅高飞，
像一只野鸭。

在社会上流传的以及人们所相信的有关恶魔的故事中，魔王总是被表现为一个奇丑无比、卑鄙可耻、毒害生灵的妖怪，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怪诞诡计耍弄可怜的人类。弥尔顿似乎是第一位成功地描写过魔王的人。不过，他刻画的魔王荒谬可笑。在他那里，魔王的本质特点是傲然超群的威仪之气，这一点是弥尔顿时代以前的人所没有构想出来的。所有其他的作家塑造的魔王形象仅有荒诞怪异之气，而弥尔顿笔下的魔鬼甚至令人畏惧。在这个问题上，僧侣们表现得俨然是一批蹩脚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把魔王描绘得尽可能恐怖。但是他们所表现的魔王撒旦一点也不威武，正相反，他是个矮小丑陋的恶魔，他喜好耍弄阴谋诡计，却很容易被人智取。但是正如一位现代作家雄辩地指出的，此题材也有其严肃的一面。一个印度人的神灵，当它被搬下宝座，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时，只觉得它面目狰狞，表情怪诞，滑稽可笑。但是当把它放回到原神庙里的可怕的黑暗之中时，也就把我们带到对历史的追忆之中去了。有多少人在它的祭坛上流血牺牲，又有多少人倒在了它的战车之下。我们那些滑稽可笑的感觉一下子无影无踪，而代之以厌恶和恐怖。所以当认为过去年代迷信的梦想仅仅是推测的疯狂之时，对现实中一些病人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会感到吃惊。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骇人听闻的误解，以为巫术信仰是万恶之源时，应该看到这种误解并未僵死，而仍然在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中都在起作用。它让那些最智慧和最温和的人都犯下谋杀罪或与谋杀的罪名相差无几的罪行。它使博学的先生和美丽的小姐，无论男女老少，都受牵连而献身于火刑柱或绞刑架上。此时此刻一切其他感觉都顿时消失了，只是惊奇这种荒诞绝伦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只是为这种欺骗竟会蔓延如此之广、流传如此之久而感到羞愧。

.....

在国内战争时期长年纷争不断，谬种滋生并到处蔓延。猎巫者马修·霍普金斯，在此行当中十分著名。1644年，这个鄙俗的家伙住在艾塞克斯的曼宁特里镇，他因为在几个倒霉的女巫身上找到了魔王的记号而声名赫赫。他在这个案件中显示了不凡的技巧，为他赢得了声誉。他受到鼓舞之后，又思忖着尝试新的做法。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每每有人谈到艾塞克斯有个女巫时，马修·霍普金斯

必然亲临现场，凭着他所掌握的有关“此类牲畜”（他如此称呼女巫）的知识助法官一臂之力。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得到了“捉巫将军”的头衔。为了查找女巫，他走遍了诺福克、艾塞克斯、汉汀顿和索塞克斯等地。在一年的时间内，使六十个可怜的人被绑在火刑柱上。他通常使用的验证女巫身份的方法是“投水”。詹姆士国王在他的《论对魔鬼的信仰》一文中对这种方法推崇备至。嫌疑人的手脚被交叉捆绑，右手的大拇指和左脚脚趾绑在一起，反之亦然。而后，用一张大床单或毯子把他们裹起来，仰面朝天地放到池塘或河流的水面上。如果她们沉了下去，其亲属和朋友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她们是无辜的。如果漂浮在水面上，她们也活不了，因为这样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犯有巫术罪，相应的会被烧死。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裹好的人轻放在水面上，她们一般是漂浮不沉的。

另一种验身办法是让她们复述主祷文和上帝的教义。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女巫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如果她们漏掉一个字，或者甚至是说得不连贯，都会被判为有罪，而对当时惊恐不安的人来说，漏字和背诵欠连贯都是极可能出现的情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女巫哭不过三次，而且眼泪只会从左眼流出。许多人因为相信自己清白无辜，所以有坚强的毅力来忍受不该受到的折磨。她们的大义凛然、毫不退缩的气势却成为被那些惨无人道的折磨者们解释为加罪的证据。有些地方验身的方法是称嫌疑人的体重，然后与《圣经》的重量相比较，如果嫌疑女巫比《圣经》重，她就可被无罪释放。这种方法对于职业猎巫者来讲要人道得多。霍普金斯一贯认为最合法的方法就是针刺和投水。

霍普金斯过去经常像一个要员一样行走于各地之间，由两名助手陪同，总是在当地的一流客栈住宿，而且一贯花费公款。在每座城镇他收费二十先令，用来支付他的食宿费和往返的旅费，并且不论是否找到女巫，这钱他都照收不误。如果发现了女巫，在女巫被送往刑场时他再额外多收取二十先令。他操持这一臭名昭著的行当约三年之久。成功使他变得傲慢无礼、狂妄不羁，并且贪婪成性，因而四面树敌。汉汀顿郡豪顿的一位牧师高尔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指责了他的自负狂妄矫揉造作，并指控他是社会的公害。霍普金斯怒气冲冲地给豪顿的官员回了一封信，表明了想去拜访该镇的意图，并且想知道豪顿镇是否还有许多像高尔先生那样在巫术问题上固执己见的人，以及豪顿镇是否愿意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他。他还用威胁的口吻补充道，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将把他们整个郡一并放弃，然后使自己全身心地在他可以不受控制并能得到感激和回报的地方致力于捉拿和处罚女巫的事业”。霍普金斯要把他们放任自流的威胁之词并未使豪顿的官员感到惊慌，他们反而英明地决定对霍普金斯和他的信都置之不理。

高尔先生在其小册子中描述了一种霍普金斯采用的能够使他的收入大为增加的验身方法。这种方法比投水法还要残酷得多。他说，“猎巫将军”过去经常

把嫌疑女巫带到一间房子里面，让她在屋子中央的一条凳子或是一张桌子上双腿交叉地坐着，或者是摆成其他某种不舒服的姿势。如果女巫拒绝坐成这种姿势，就用结实的绳子将她绑起来。然后，霍普金斯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她，此间她不得进食或饮水。有人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一个鬼娃娃可能会变成黄蜂、飞蛾、苍蝇或其他昆虫的样子来找她并吸她的血，所以就在门或窗户上开了一个洞以便放它进来。监视人员得到命令要高度警惕，严密监视，并要全力把出现在屋里的昆虫打死。如果有任何苍蝇逃跑，他们未能打死的话，则这位受嫌疑的女巫将被判为有罪，苍蝇是她的鬼娃，她则必须被烧死。这样，二十先令就进了霍普金斯的口袋里了。用这种方法，他迫使一位老妇坦白招供，承认她受到四个鬼娃娃的侍奉，它们的名字是“黑马儿”、“派伊·外凯特”、“王冠上的啄痕”和“格利泽尔·格里迪古特”，原因是她所在的屋里出现了四只苍蝇。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个骗子最终落入了自己设下的圈套，结束了其丑恶的一生。高尔先生的揭露和他本人的巧取豪夺削弱了他在地方官员中的影响力。百姓们开始认识到，在他的迫害下，甚至最有美德和最纯洁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于是公开对他表示憎恶。在沙福克的一个小村庄，他受到群众的围攻。村民指控他本人便是一个男巫，说他通过巫术在魔王那里骗得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撒旦记录了英格兰所有女巫的名字。“因此，”百姓说，“你查出了女巫并非因为得到了上帝的帮助，而是得到了撒旦的帮助。”他徒劳地抵赖着自己的罪行。百姓们渴望用他自己的验身方法对其进行检验。他的衣服被迅速剥光，大拇指和脚趾被绑在一起，然后用一条毯子裹起来，被扔进池塘里。有人说他漂浮在水面，于是他被弄上岸，经审讯后被处死，而且没有其他犯罪证据。有人说他溺水而死，这种说法可信性大些。他如此了结了一生。因为司法部门没有记录审判和处决他的过程，根据推断，他很有可能被群众整死。在作品《哈迪布拉斯》中，巴特勒用下面这首打油诗将这个恶棍永留史册：

难道不是目前这个议会，
给恶魔派去一名奴隶，
让他弄清所有造反的女巫
还赋予他全部的权力？
难道不是他在一年中
在一个郡里绞死女巫六十名？
一些仅仅是因为没被水吞没，
另一些也只是因为整日被迫
穿着破衣坐在台上示众
感到痛苦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他还猜测一些人施展妖术，

使猪、小鹅、小鸡暴病而死，
最终他自己被证明是一个巫师，
搬起石头最后还是砸了自己。

在苏格兰搜查女巫也成为一种职业，人们把搜查女巫的人统称为“公众刺巫人。”

他们像霍普金斯一样，查出一个女巫就得到一份报酬。1646 年审判珍妮特·彼斯顿时，达尔开斯的地方官员让特拉奈恩特的一个叫金凯德的公众刺巫人在她身上施展他的技艺。他在她身上找到两处魔王留下的记号，因为当大头针刺进这两个地方时她没有感觉，而且当大头针拔出时也未见血流出。当问她针刺在哪里时，她手指的地方离实际针刺的位置相隔很远。使用的大头针足有三英寸长。最后，公众刺巫人的数量剧增，以至于被看做社会的公害。法官也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证据。1678 年苏格兰的枢密院屈尊听取了一个诚实妇女的申诉，这位妇女受到一位刺巫人卑鄙的揭发。枢密院认为公众刺巫人是公众骗子。

但是，只有在成百上千名无辜的人成为牺牲品之后，这种观点才在高层机构形成。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议会对狂想症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通过赋予这些刺巫人某种权威来迫使地方官员和牧师接受他们提供的证据。1646 年，一位可怜的老绅士成为霍普金斯刺巫技艺的牺牲品，他的经历很有记载的价值。路易斯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年逾古稀，在沙福克的福拉明汉姆任教区长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有人怀疑他是一位男巫。他在政治上是一名激进的保皇党人，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同情，甚至于他忠诚服务五十年之久的本教区的居民一听说他受到指控也纷纷背叛了他。于是他陷入了极善于让性格倔强的人低头认罪霍普金斯之手。由于年纪的增大，他的智慧之光有些衰微，因而承认了自己是一名男巫。他说他有两个鬼娃，经常刺激他去干邪恶的事。有一天，他走在海边时，其中一个鬼娃怂恿他祈祷让远处隐约可见的一只船沉入海底。他答应了，并且眼睁睁看着船只在他面前沉了下去。听了他的坦白后，法官审讯了他，并将他判处死刑。在审讯过程中，他那理智的火焰又重新燃起，和以往一样熠熠闪光。他对提出的指控全部矢口否认，而且凭着其机智老练，严正有力地与霍普金斯在法庭上对质。在被判处死刑后，他请求教会为他诵读葬礼祷词，但是他的请求遭到拒绝。在被押赴绞刑场的途中，他凭着记忆为自己默诵了葬礼祷词。

苏格兰一位可怜的妇女在证据更轻微的情况下被判处了死刑。一个叫约翰·贝思的公众刺巫人发誓说，当他经过她的门前时，听见她在对魔王讲话。她辩解说，她有一种自言自语的愚蠢习惯，她的几位邻居也都为她作证。但是刺巫人的证据还是被采纳了。他发誓说，如果不是女巫的人绝不会自言自语的。后来，他又在她身上找到了魔鬼的记号，她的罪行又有了一条额外的但又是关键

的证据，于是她被冠上了“罪犯和畜生”。

从1652年到1682年间，这类审判的数量逐年递减，被判无罪释放的也不像过去那样罕见稀少了。怀疑巫术的存在也不再会招来杀身之祸。在农村地区的司法部门，以最为荒诞的理由将人处死的现象依然发生，但是当法官不得不告诫陪审团时，他们采取了更富有人情味和更加贤明的观点。受教育的阶层（在当时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巫术的怀疑，尽管他们还没有大胆到完全否认其存在的程度。随后，他们与信奉旧教义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凡持怀疑观点的人都被视为撒都该人。为了让人们了解他们，知识渊博的约瑟夫·格兰威尔牧师写了著名作品《撒都该人的胜利》和《联系综论》。第一部分对巫术问题和魔王“变成人形”的能力进行了哲学探索，后一部分包含了许多他认为经过认真验证过的现代案例。

尽管有所进步，但进步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1664年，受人拥戴的马修·黑尔爵士以最荒谬可笑的证据为由，在圣·爱德蒙德斯布雷把两位叫做阿米·杜尼和罗斯·库仑德的妇女处以火刑。这两位形容丑陋、给邻居的第一印象便是女巫的老婆去商店买鲱鱼，由于人们的偏见而遭到拒绝，愤怒之下，她们便谩骂了几句。而后不久，鲱鱼商的女儿患了癫痫症。有人便惊叫起来，认为小孩中了那两位买鱼遭到拒绝的老妇的魔法。为了查明阿米·杜尼和罗斯·库仑德的罪行，他们把小姑娘的眼睛用围巾紧紧捂住，然后命令两位“女巫”来触摸她。她们照办了，结果小女孩的癫痫病立即发作。根据这一证据，她们被投入监牢。后来又有一个不相干人的触摸了小女孩一下。她的想象力超人，被认为又是女巫所为，所以瘫倒在地，癫痫病和以往一样剧烈发作。然而，这件事并未被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下面这段摘自发表的审判报告的文字能够说明法官认可的证据：

“来斯托福的塞缪尔·帕西（一个性情忧郁的好人），起誓后说，在去年的10月10日星期二，他九岁左右的女儿戴博拉突然脚瘸了，无法站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月的17日。17日这天，小女孩渴望大人把她带到她家东面的海岸看大海。当她坐在海岸边时，阿米·杜尼来到证人家要买鲱鱼，但遭到拒绝。此后，她又来过两次，也都被拒绝了。她极为不悦地转身离去，嘴里嘟囔着牢骚话。这时，小女孩突然发作了可怕的癫痫病，她像狼崽一样地号叫着，并说肚子疼，就好像有人用大头针扎了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当月的30日。这位作证的父亲说，阿米·杜尼很久以前就有女巫的名声。他的孩子在犯癫痫病的时候，她不断地叫喊着说阿米是使她生病的原因，因为她不断地出现在她面前吓唬她。他本人也的确怀疑阿米是个女巫，并以导致他的孩子生病的罪名控告了她，使她戴上了足枷。两天以后，她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奇怪的癫痫病，以至于他们必须要用开塞器才能撬开她的嘴巴。由于和他的小

女儿的病情相同，所以他们给伊丽莎白使用了同样的药物。两个孩子痛苦地呻吟并抱怨说阿米·杜尼和另一位妇女的的确确在她们面前出现过，折磨着她们。此外，还把她们两人的习惯和相貌都描述了出来。有时候两个孩子叫喊着：“阿米·杜尼就站在那儿！罗斯·库仑德就站在那儿！”罗斯·库仑德就是另外一位折磨他们的妇女。她们的癫痫病症状并不相同。有时，她们右腿瘸，有时左腿跛，有时她们疼痛难忍，别人触摸不得。而有时，她们的其他方面完全健康，只是耳朵听不见声音。有时她们失明，有时她们失语一两天，有一次总共长达八天之久。她们癫痫发作时，就昏倒在地，等到她们恢复讲话能力，却咳嗽不止，吐出痰和别针，有一次竟吐出一个价值二便士的大钉子和四十多枚别针。吐出钉子和别针的事为证人亲眼所见。钉子和别针在法庭上被出示给众人看。孩子们这样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证人经常让她们朗读《新约全书》，并观察到，在她们读到“上帝耶稣”或“基督”这几个字时，她们读不出来，而且癫痫病发作。而当她们读到“撒旦”或“魔王”时，她们就会用手指一指说：“这个字让我不舒服，但却能让我说话流利。”他眼看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没有康复的希望，便决定把孩子送到妹妹玛格丽特·阿诺德那里。她住在雅茅斯，愿意尝试通过更换空气帮助她们恢复健康。

“玛格丽特·阿诺德是第二个出庭作证的人。她在起誓后说，大约是11月30日，她哥哥带着伊丽莎白和戴博拉·帕西来到她的家。哥哥向她讲述了发生过的一切，还告诉他孩子中了邪。她，这位证人，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只当是小孩搞的恶作剧，自己把别针塞进嘴里罢了。因此，她把她们衣服上所有的别针取下来，用针线把衣服缝好，免得用别针别住。尽管如此，有时候她们仍然当她的面吐出来至少三十枚别针，而后癫痫病大作。发病时她们叫喊着阿米·杜尼和罗斯·库仑德的名字，说她们看见了她俩并像以前一样吓唬她们，她们看见了老鼠一样的东西在屋里乱窜。姐妹俩中的一个抓住了一只扔到火里，那东西发出了老鼠的声音。还有一次，小女儿在户外玩耍时，一个蜜蜂似的东西想方设法要钻进她的嘴里，她尖叫着跑回家里，还没等证人跑过来询问事情缘由，她便犯了癫痫病，吐出一枚价值二便士的大头钉子。事后，证人问这孩子她是从哪里弄来这枚钉子的，她回答道：‘蜜蜂衔来这只钉子，强行把它塞进我的嘴里。’在其他一些时候，姐姐告诉证人说，苍蝇给她衔来曲别针，诱发了她的癫痫病，呕吐出这样的曲别针。有一次这个孩子说她看见一只老鼠，就爬到桌子底下去找它，后来这孩子好像往围裙里放了些什么，只说了一句“她把它抓住了。”然后她跑到火炉前，把它扔进火里，火炉上方出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在证人看来好像是枪药着火后的闪光，尽管她的确承认她看见孩子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有一次这个孩子突然失语了，但在其他各方面都很正常，她在屋里跑来跑去，并喊着：“噓，噓！”那副样子就好像是看见了家禽，但是证人却什么也没看见。

最后，小孩儿抓住了什么东西，扔进了火里。后来，等小孩儿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时，证人问她当时看到了什么？她回答说看见了一只鸭子。另外一次，妹妹癫痫病发作了，事后她说阿米·杜尼和她在一起，企图把她淹死，或者割断她的喉咙，或是用某种方式把她整死。还有一次，她们俩都哭喊着阿米·杜尼和罗斯·库仑德的名字说：“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你们为什么派你们的鬼娃娃来折磨我们！”

《世俗的谬误》一书的作者、著名的托马斯·布朗爵士，作为证人在本案审讯过程中也受到提问。鉴于人们十分想听取他对法庭上的三个人的看法，他说他的观点很明确——她们都中了邪。他说最近在丹麦发现了女巫，她们使用相同的手段折磨人，把曲别针、针和钉子塞进她们的体内。他认为，在这些例子中，魔王对人体施用平常的手段，也就是通过激发起她们极丰富的奇怪幻想对人体施以魔力。而有时采取的方式更令人吃惊，他利用她们身上患得的疾病，在他看到疾病自然发作的情况下，通过施展魔法及女巫的恶意相助，使她们的疾病发作程度更为严重。

在证据提供完毕后，马修·黑尔爵士对陪审团发表讲话。他说对于证据内容他不再做重复，但为了避免出现错误，他要求陪审员对两件事进行调查：第一是这些孩子是否中了邪，第二，这两位妇女是否真的迷惑了她们。他说他丝毫不怀疑女巫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圣经》肯定了这一点，其次是因为所有国家的智慧，尤其是我们本国的智慧，已提供了反对巫术的法律，这就意味着他们相信这种罪行的存在。他要求他们严格审查证据，要请求上帝在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能指导他们的思想，因为无论是把无辜的人判处死刑还是让罪犯逍遥法外都为上帝所不允许。

然后，陪审团退了下去。大约半小时后，他们回到了法庭，他们根据全部的十三条起诉内容判被告有罪。翌日清晨，两姐妹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马修·黑尔爵士的住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爵士询问她们在什么时候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帕西先生说罪犯被判刑半小时后，她们就感觉相当好了。

为了诱使两位不幸的妇女坦白招认她们的罪行，法庭进行了多次尝试，但都徒劳无获。最后两位不幸女人被双双绞死。在大法官霍尔特就职之前的1694年至1701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进行了十一次审判。证词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每件案子中霍尔特都很成功地唤起了陪审团的常识，最终使所有的人得到无罪释放。当时在整个国家中流行这样一种心理，即因这些荒谬的指控而流的血已经够多的了。虽然迫害的火焰仍不时在某个偏远的地区燃起，但这些事件的发生不再被随随便便地看待。相反的，它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一点可以被视为此类迫害事件正变得越来越少的明证，如果找不到其他确凿证据的话。

1711年，法官大人鲍威尔曾审理了一宗有关巫术的案子。在这宗案子里，

虽然证词同以往案例中的证词一样荒谬可笑、漏洞百出，并且开明的法官也尽了一切努力使陪审团成员作出正确的决断，被告还是被一致认为有罪。被告名叫珍尼·温汗姆，但她以“沃克那的女巫”之名为更多人所知。宣称受到她的巫术迫害的是两个年轻女子，分别叫桑恩和斯基特。一个名叫阿瑟·乔西的证人宣誓作证说他曾目睹安·桑恩好几次病情发作。当为她念了祷文或珍尼·温汗姆上她那去了之后病情总是得到好转。据他说他给被告的胳膊上扎了好几针，但扎不出一滴血。他看见过她呕吐别针，而当时她衣服上和手能所及的地方都没有别针。他还说，他收藏了几枚别针，随时可以在法庭上出示。不过法官却告诉他没有必要，因为他断定那都是些别针。

另一个叫弗朗西斯·布拉吉的证人说，既然那些由施了巫术的羽毛做成的奇怪的“饼”已经从安·桑恩的枕头中取了出来，他非常想看看。他曾进过一个有这些羽毛的房间，拿了两块饼并做了比较。这些饼都是圆形的，比五先令硬币略大。有意思的是，他发觉那些小羽毛的排列很有规律：每根羽毛相隔同等距离，围绕中心作放射状，羽毛根则在中心汇合。他数了羽毛的数目，发现每个饼中都不多不少正好有三十二根羽毛。之后，他试图拔出二三根羽毛来，但这些羽毛是由某种黏性物质粘到一起的，这种黏性物质要拉长七八倍才会断。拿了几根羽毛后，他用指头抹开黏性物质，发现在那下面的中心处是一些短毛发，灰黑相间，结在一块，他敢肯定那是猫毛。他还说，珍尼·温汗姆向他承认过她对那个枕头施了巫术，她行巫术已有十六个年头。

这时，法官打断他说，他很想看看那些被施了巫术的羽毛。当他被告知这些奇怪的“饼”没有一块被保留下来时，他看上去有些迷惑。法官大人问证人为什一块“饼”也没有留下，他被告知那些“饼”都被烧掉了，为的是把那个中邪的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治她的病了。

一个叫托马斯·爱尔兰的人作证说，他好几次听见他房子附近有猫号叫，他走出去把它们赶走，结果所有的猫都朝珍尼·温汗姆的小屋跑去。他发誓说他看见一只猫的脸和珍尼·温汗姆非常相像。另一个叫巴维尔的人提供了类似的证词，他发誓说他经常看见一只长着和珍尼·温汗姆一样面孔的猫。有一次他正在安·桑恩的房间里，这时几只猫进来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过的那只猫。这个人本来可以给法庭提供更多的证词，但法官打断了他，说他已听得够多了。

被告在辩护中除了说她自己“是个清白的女人”之外再没有别的话。法官作了一番总结，然后让陪审团根据他们所听到的证词决定是否将判处死刑。经过一番很长的讨论后结果出来了：陪审员们认为被告有罪。当法官问他们是否因为被告变作猫的样子与鬼魂交谈而判她有罪时，那个自以为聪明的陪审团发言人极为严肃地回答道：“我们确实因为这个判她有罪。”法官极不情愿地判处被告死刑。不过，经过他的不懈努力，被告最终得到赦免，于是这可怜的老妇自

由了。

1716年，一位妇女和她仅九岁的女儿因向魔鬼出卖灵魂，并通过脱长筒袜和抹肥皂泡呼风唤雨而被吊死在亨廷顿。这似乎是英格兰处决女巫的最后一案子。从那时起到1736年，虽然民众中不时发出惩治女巫的叫嚣声，并且不只一次有遭到怀疑的贫穷女人被拖过池塘弄得半死不活的事件发生，但是那些迟早要为穷人的观点和道德制定标准的哲学则总是能默默地找出对付邪魔的办法。对于巫婆的恐惧不再是传染性的，只有个别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或种种野蛮的迷信的人才不时有这种恐惧感。1736年，詹姆士一世制定的这条刑法终于被从法令书中删去，不再给该国进步的知识界抹黑。对那些自称精通巫术的人、算命者、念咒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惩处与对流氓、骗子的处罚一样，即坐牢或处以枷刑。

在苏格兰，这种荒谬见解亦经历了同样阶段，在文明曙光的照耀下渐渐消失。在英格兰一样，进步的进程是缓慢的。直到1665年，这种疯狂仍极少有一点消退的迹象。1643年，公民大会提议枢密院应设立一个由“通情达理的绅士或地方官”组成的长期委员会来审判近些年据说数目大增的巫婆。1649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肯定了玛丽女王最初定的法律，对其中有疑问的地方进行了解释，不仅对于巫婆本人，而且对与她们站在一起或试图通过她们窥探未来秘密，或对她们的邻居的生活、土地或身体带来任何危害的人，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民众对此的狂热前所未闻。在此期间四千多人都因该罪受到制裁。这种情况是议会通过的那项法案以及地方行政官前所未有的严厉造成的。这些地方官抱怨说，如果他们在某一天烧死了两个巫婆，第二天就会有十个巫婆等着他们烧死。他们从未想过他们自己就是导致这种事情不断增加的原因。1659年的一次在格拉斯哥、艾亚和斯德林等地的巡回审判中，十七个可怜的人因被指控为与撒旦做交易而被烧死。1661年11月7日，枢密院在各省任命了十四个以上审判委员会。次年，迫害的势头有所减弱。从1662年到1668年间，虽然上述“通情达理的绅士及地方长官”仍在审判、定罪，但最高法院只受理了一个此类案件，而且最后被告也被无罪释放。一个叫做詹姆士·威尔士的普通扎针者，因诬告一位妇女使用巫术而被在爱丁堡的大街上游行且当众施以鞭刑。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证明高级法院在这些案子中对证词的处理要比过去几年严肃和认真得多。被德莱顿称作“苏格兰的尊贵圣贤”的乔治·麦肯基爵士尽了很大努力把以下这条规定纳入法庭：巫婆本人的供词不足为凭，更不能相信针刺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证词。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在恢复以往的做法，许多无辜的生命也因此保住了。虽然他本人对于古老的以及现代的巫术坚信不疑，但他不能对那些打着公正旗号的野蛮行径听之任之。在他1678年的一本论述苏格兰刑法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话：“我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得出这样一条结论：要确立

这样的罪名必须给出最直接相关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除了那些巫婆，我宣告那些残酷的、激进的、以此罪名烧死成千上万巫婆的法官同样有罪。”同一年，约翰·克勒克爵士直截了当地拒绝作为某审判巫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理由是他“本人并非一个够格的魔法师”。苏格兰最高民事法庭法官对乔治·麦肯基的这些观点极为赞赏，以至于在1680年选他作代表，向最高民事法庭汇报正关在监狱里等候审判的贫穷妇女的案子。乔治爵士陈述道，除了被告自己的口供外再无别的不利于她们的证据，而那些供词又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不仅荒唐而且相互矛盾。这些女人立即就被释放了。

接下来的十六年里，苏格兰最高民事法庭再也没有接到一宗与巫术有关的案子。在记录中一件也没有。不过到了1697年，却有一宗与詹姆士国王统治的黑暗时期相比更为荒谬的案子。巴干兰的约翰·肖的女儿，一个叫克里斯蒂娜·肖的十一岁的女孩患有癫痫病。因为她脾气乖戾，她就控告那个常与她争执的女佣对她施了巫术。不幸的是，人们相信了她的话。人们鼓励她说出女佣的恶魔是怎么残害她的。在这样的鼓励下，女孩最终炮制了一个涉及二十一人之莫须有的故事。除了这个撒谎孩子的异想天开以及用刑逼出来的供词外，再无对这些人不利的证据。然而据此，枢密院特别任命处理此案的布兰泰尔勋爵及其他委员会成员处死了不下五名妇女。这些人被烧死在佩斯利的格林。其中一个叫约翰·里德的魔术师自缢在监狱里。当时佩斯利的人都相信，魔鬼害怕他在最后关头泄露太多关于巫术的邪恶秘密，所以就把他勒死了。该案在苏格兰引起了不小反感。当时的一个作家、牧师贝尔先生说，在这种事上，“那些比诬告者的品行要善良、高尚得多的人却因巫术而败坏名誉。”他还说，应受谴责的是“某些太冒头、太轻信的大臣们以及某些住在格拉斯哥或其附近的傲慢的教授。”

这件案子过后，七年之内平安无事，直到皮腾温的一群无赖的残暴行径再次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注目。一个患有癫痫病或为了让人同情而谎称患有晕厥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妇女对她施了巫术。这两名妇女被抓进监狱，受到拷打，直到她们招供。其中一个叫珍妮特·康芙特的想办法逃了出来，但第二天即被一队士兵押回皮腾温。在回镇子的途中她不幸被一群疯狂的无赖撞见。这些人主要是渔民及他们的妻子，他们想淹死她，强迫她来到海边，在她身上绑上绳子，将绳子的一端拴到附近一艘渔船的桅杆上。就这样他们几次把她投入水中。当这名妇女已半死不活时，一个水手过去把绳子割断，那群无赖就把她拖回了海滩。她昏迷不醒地躺在那里，一个肌肉结实的暴徒把不远处他家的门卸了下来放到她背上。暴徒们从海滩上捡来大块石头堆到门板上直到那可怜的女人被活活压死。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官出来干涉。那些士兵只在旁边袖手旁观，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之后人们强烈要求惩处这种严重的玩忽职守，然而法院却没有派人调查。这事发生在1704年。

我们听说的下一案例是在1708年。在赖姆弗莱斯的一次巡回审判中，以安斯屈瑟勋爵为首的审判团判艾尔佩丝·露尔犯了巫术罪。对她的刑罚是用烧红的烙铁在脸上烙下印记，然后将她终生驱逐出苏格兰。

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再没有类似案件发生。1718年，当对巫术的错误认识在别的地方早已被根除时，在某个叫开斯尼斯的偏僻小县城里这种认识仍保持着它原始的活力。一个叫做威廉姆·蒙哥马利的愚蠢木匠对猫憎恶之极。不知怎么，这些动物总是选择他的后院作为谈情说爱的场所。

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感到疑惑：为什么他的邻居没事，而单单他总受到骚扰？最后他自作聪明地得出结论，折磨他的绝不是猫，而是女巫。他的女仆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并发誓说她曾经听见那些猫在一起说人话。后来这些不幸的母猫又在后院集会时，这个勇敢的木匠提高了警惕。他手拿一把斧头和一把短剑，腰里插一把大刀，冲出去砍杀它们。其中一只猫背部受了伤，另外一只的屁股挨了一刀，第三只腿部被狠狠地砍了一斧头，但一只也没抓到。几天后，这个教区的两个老妇人死了，据说，她们的尸体被抬出来后，人们发现一位的背部有新伤的痕迹，另一位臀部有一道新长起的伤疤。木匠和女仆都认定她们就是那三只猫中的两只。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每个人都在非常警戒地寻找有力的证据。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证据。那是一位名叫南希·吉尔伯特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她腿断了躺在床上。因为她面目可憎，就像一个女巫，她被认为是在木匠手下遭遇不幸的三只母猫之一。当人们把他们的疑惑告诉木匠时，木匠说自己清楚地记得曾用大刀背砍伤了其中一只猫的腿，肯定把它的腿砍断了。人们听完这话后立即就把南希从床上拉起来送入监狱。在受刑之前，南希非常自然而明确地辩解她的腿是怎么弄断的，但是这一辩解并不令人满意。行刑者用他职业所具有的“说服力”使她不得不改口并承认自己确实是个女巫，腿是那天晚上被木匠蒙哥马利砍伤的，另两个刚死的老婆子也是巫婆。最后她又供出了其他二十来个女巫。这可怜的老太婆自从被从家里拖出来后受了太多的痛苦，再加上施刑者对她上刑，第二天就死在了监狱里。令那些她供认为女巫的人们高兴的是：阿米斯顿区的汤达斯，当时国王的总律师，给代理行政长官罗斯上尉写信提醒他不要把事情搞到法庭上去。“事情过于复杂，超出了任何地方法庭受理的权限”。汤达斯自己也仔仔细细考虑事情会如何演变，最后认定整个事件完全是愚蠢的，他制止了该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这位卡斯尼斯区的代理行政长官四年后在另外一起对巫术的评审案中却变得非常激进。尽管他受到警告说类似案子要留到将来去高级法院审理，但他对此置之不理，把一名住在多诺的老妇人冠以蛊惑邻居的牛和猪的罪名而处以死刑。这位可怜的老太婆疯了，看到那将要吞噬她的火焰时，她拍手大笑。她有个女儿，手脚都残废了。他们对老太婆控告的理由之一就是她

在参加恶魔聚会的路上把自己的女儿当驴骑，恶魔们把她女儿的手脚钉上了马蹄铁，所以残废了。

这是苏格兰对巫术最后一次执行的审判。1736 年严刑处罚法规被废除。和英格兰相似，苏格兰政府规定，将来对以魔术或巫术行骗的人的刑罚是鞭笞、绞刑、坐牢。

许多年后，这种迷信仍然残存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在某些地区到今天还有为数不少的这种迷信活动。在此，我们暂且不说此种严刑的废除，而去追溯它的起源。首先，让我们看看它从 17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在欧洲大陆所引起的混乱吧！其中法国、德国和瑞士是受这场“瘟疫”侵袭最厉害的国家。这些国家在 16 世纪受害者的数目前面已经提及，但是在 17 世纪初，特别是德国，受害的人数不胜数。如果不是有官方的判决记录，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人类曾有一时变得如此疯狂和自欺！用不屈不挠的博学者霍斯特的话来讲就是：“整个世界就像一所大疯人院，里面尽是些巫婆和魔鬼在表演他们各自的把戏。”撒旦任人使唤，可使旋风骤起，可使电闪雷鸣，可摧毁地上的庄稼，可毁坏人类的健康，使人四肢麻痹。大多数教会牧师们都相信这一点，而这一信仰极大地侮辱了造物主的威严和仁慈。那些在早晚祈祷中承认上帝才是唯一神圣的人，都因为上帝能保佑他们成功地播种和收获而赞美他，而同时他们还相信脆弱的人性有可能和阴间魔鬼签约，这些魔鬼会搅乱人们的做人标准，还会挫败人们所有善良仁慈的意图。自英诺森八世以后，教皇都宣扬和鼓吹这样一个使人退化和堕落的信条：社会被划分为两大宗派，蛊惑人的和被蛊惑的。而且这一信条很快被传播开来。

被教皇英诺森八世派到德国调查那里的巫术审判的特派员有杰可布·斯伯瑞哲，即那位曾因写了魔鬼研究一书《砸碎女巫的铁锤》而臭名昭著的作者。还有亨利·因斯提特，一位博学的律师，又是斯特拉斯堡的主教。这两位特派员主要去了巴姆伯格、科隆、特拉维斯、帕德伯恩和乌兹伯格。据粗略的统计，他们在那几个地方处死了三千多人。搞巫术的人迅速增多，所以新特派员不断地被派往德国、法国和瑞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对此类案子单独进行审判。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那时的愚昧和无知描绘得历历在目。幸运的是现在宗教审判已不复存在，但是，只要想一想当时被害的民众人数之多就已经使人不寒而栗了。

一些国家的审判模式比另一些国家的比较容易弄清楚。斯布仁格在德国，伯迪纳斯和德尔若在法国打着宗教和正义的幌子犯下了滔天罪行。17 世纪有很大争议又有很高权力的伯迪纳斯说：“对这种罪行的审判与对其他各种违法行为的审判不一样。谁坚持用普通法律程序谁就歪曲了法律神圣而具有人性的精神。一个人只要被控诉进行巫术活动，他就不能被无罪释放，除非起诉人对他的私怨明显彰明显著，因为对这种神秘的罪行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如果根据普通刑事法

审判，那么一百万个女巫中不会有一个会被证明有罪！”亨利·伯格特，一个猎巫人，自我标榜为“圣克劳德区神明的巫术审判官”，他颁布了一项法规来约束所有与巫术审判有关的人。这项法规共有七十条，与伯迪纳斯所规定的法规一样残酷无情。在这一法规中他明确规定：只要怀疑是巫术，当局就有理由马上拘捕被怀疑对象并对其施行刑罚。如果这个囚犯低声抱怨，低着头不流一滴眼泪，那么这就是他犯罪的有力证据。在每件有关巫术的事件中，孩子的证词有可能被理解为是对父母的指控。那些名声较坏的人如果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中骂了句什么咒语，我们可以不相信，但如果他们发誓某某人向他们施行巫术，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当得知惨无人道的法规被平民和牧师们已普遍接受时，谁还能够对成千上万不幸的人们应不应该走向火刑柱产生疑惑呢？谁还会对多年来科隆每年烧死三百个巫婆感到不解呢？还有，巴姆伯格地区每年烧死四百人，那郎伯格、日内瓦、巴黎、吐鲁斯、里昂，还有其他城市每年二百人被烧死。所有这些，谁还会对此疑惑不解呢？

有几个审判案例可以按照它们在欧洲大陆不同地区发生的先后顺序列举一下。1595年居住在康斯坦斯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年妇女，因为没被邀请参加村民欢庆节日而举办的体育活动非常生气，就自言自语地低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被人听到了，之后有人又看到她穿过田野向一座小山走去，后来就看不见人影了。两小时后开始下起瓢泼大雨，把跳舞的人们淋成了落汤鸡，也损坏了田里的庄稼。有人怀疑这位老太太施展巫术，遂被拘捕监禁。她被指控把葡萄酒倒到一个洞里，然后用棍搅拌从而唤来那场暴雨。她被施加酷刑，直到不得不承认。第二天傍晚她活活被烧死。

大约同一天，吐鲁斯两个施行巫术的人被指控半夜拖着一个十字架在街上走，不时地停下来啐它、踩它，时不时地念咒语招引恶魔来。第二天冰雹毁坏了庄稼。镇上一个鞋匠的女儿说自己在前一天夜里听到了魔术师的咒语。这样，他们被捕了。跟往常一样，他们受尽折磨直到承认自己从事巫术活动，能随时呼风唤雨。他们还供出几个具有相同魔力的人。他们被绞死后又被弄到集市上焚烧，被供出的七人也得到同样的下场。

郝坡和斯达德琳，德国两位知名的魔术师，1599年被处死。他们牵连了二三十位巫婆，这些人四处走动，使妇女流产、引出天国的雷电，使处女们生出蟾蜍（几个女孩发誓说的确是这样的）。斯达德琳承认说自己曾经杀死一个妇女的七个还未出生的婴儿。

伯迪纳斯高度评价了法国的一位名叫尼德的猎巫者，经他发现的女巫数量之多他自己也数不清。其中一些女巫，简单地说，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孕妇怀胎三年而不是九个月。其他人可以通过祈祷和一定的仪式，使敌人的脸上下颠倒过来，或者扭转180度，面对着背后。虽然没找到任何人亲眼目睹谁的脸变成

了这副可怕的模样，但这些女巫们承认了她们的确有这种魔力。因此对她们施行火刑就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了。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位发疯的女孩声称自己只要念咒语“吐里亚斯，舒里亚斯和因吐里亚斯”就能使牛绝种，还能蛊惑猪和家禽。她被绞死，尸体被烧成灰烬。这件事发生后，同一座城市里另外一位名叫科那利斯·凡·坡玛安的妇女又被拘捕了。有一位目击者前来发誓说她有一天从坡玛安的小木屋的窗户里看到坡玛安正坐在火堆前和魔鬼说话。她敢肯定那是对魔鬼说话，因为她听见了魔鬼在回答坡玛安的问题。不一会儿，从地板里蹿出来十二只黑猫，这十二只黑猫围着女巫用后腿站立跳起舞来，跳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在一种可怕而又奇怪的声音中消失了，留下一种难闻的气味。坡玛安也被绞死后焚化了。

在巴伐利亚的班伯格地区，从1610年到1640年，大约每年要处死一百个人。一位妇女过分赞美一个小孩后，这小孩不久就病死了，因此这位妇女被怀疑为女巫而关进监狱。她抵不住严刑拷打，于是在刑具台上承认魔鬼曾给她魔力，她把这魔力通过念赞美之词施加到她所憎恨的人身上。如果她用不寻常的激情说：“他多么结实啊！”或“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啊！”或“多可爱的小人啊！”那么魔鬼就会明白她的意思，然后立即使他们遭受疾病的折磨。这位可怜的妇人的下场就不用说了。还有很多妇女因为被指控往触犯她们的人身体里塞东西而被判刑。通常她们往别人身体里塞木块、钉子、头发、鸡蛋壳、玻璃碴儿、亚麻或毛料布片、碎石，甚至还有火热的煤渣和刀子。这些东西会一直留在身体里，直到巫婆们招认或被处死时，才会通过嘴、鼻子、耳朵或排泄器官排出来。许多现代的医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女孩吞了一根针，这根针后来从胳膊、腿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出来了。但是当时的科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以为是魔鬼的魔力所致。一个女仆吞的每根针都会导致一位老妇人的死罪。不，如果最终跟着遭殃的人数不超过一人的话，该地区的人就会认为是很幸运的事。逮到一个牺牲品后，捉巫特派员们很少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很多案件中，使用拷问台的结果是有十多人受到牵连。

在所有为证明这个成功时代所创造的奇迹而保留的有关巫术审判的记录中，要数1627年到1629年间在乌尔兹堡上演的那一幕最令人毛骨悚然了。豪伯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圣经的奇迹》中保留了一份名单。在最末脚注中他谈到，这份名单是非常不完整的，还有大量的火刑由于数量太多而无法一一记载。这份记录仅仅是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一部分，还不是关于整个乌尔兹堡省的。它记录了在两年时间内的二十九次火刑中被烧死的一百五十七个人，平均每次五至六人。这份名单包括三位话剧演员、四位酒店老板、三位乌尔兹堡的下院议员、十四位大教堂牧师、市长夫人、一位药剂师的妻子和女儿、两名大教堂唱诗班的男童歌手、哥拜尔·巴贝林——这位全城最美丽的女孩子——还有议员斯都尔泽伯格

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及女儿。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年老抑或年少，都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在记载的第七次火刑中，受难者是一个十二岁的流浪儿和四个睡在集市上的陌生男女。整个名单中有三十二个人都是流浪者，有男有女，这些人都是由于未能对其行为作出满意的解释而被指控犯有与巫术有关的罪行。名单中所列出的孩子数量之多想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第十三和十四次火刑中共有四个人，据说其中有一位年仅九岁的幼女，还有一位比她还小，是她妹妹，另外还有她们的母亲和姨妈，后者只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女性。在第十八次火刑中的受难者是两位十二岁的男孩和一位十五岁的女孩。第十九次，是罗登汉这一高贵家族里的年轻继承人，年仅九岁。还有两个男孩儿，一个十岁，另一个十二岁。在名单中还曾出现过波纳赫和斯坦纳舍尔两个名字，他们分别是乌尔兹堡最肥胖和最富有的市民。使这种幻想症在这个不幸的城市乃至整个欧洲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是患自疑病症和其他疾病的人数量之众。这些人自愿上前坦白承认自己谙习巫术。上述名单中几位受难者之所以遭受那样的命运也只能责怪他们自己了。还有许多人，包括上述药剂师的妻子和女儿，他们装作会巫术，并且出售毒药，或者试图通过咒符和魔法来兴风作浪。在整个这段可怕的时期里，罪犯与法官的幻想症同样厉害。那些平日里盗窃财物或谋害性命的堕落者为给他们的堕落加一把力，更增强了获得巫术的渴望。他们有时还希望获得使自己凌驾于同胞之上的魔力，有时则希望得到魔王撒旦的庇护，能够安然地免受惩罚。第一次火刑中有一个娼妓，曾不停地反复吟诵咒语希望能够让她的头号敌人变成山羊。

在德国所有的懒惰而愚蠢的小男孩都会念那些胡诌的咒语。许多不幸的小淘气在闹着玩时就反复念咒，他们的蠢行的结果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在乌尔兹堡有三个十到十五岁的小男孩因此就被活活烧死而没有任何其他罪名。当然这城里其他的每一个小男孩因此更加相信咒语的魔力。一个小男孩承认他愿意将自己卖给魔鬼，只要他一生中每天有顿好饭吃，有匹小马骑。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不仅没骑上马，反而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

林德海姆这个小小的地区，烧死女巫的数目之大可能比乌尔兹堡更加臭名昭著。1633年，有个名叫波姆普·安娜的著名女巫，她只要看一眼就能使其仇敌染病卧床。后来她被人发现，与其他三位同伴一并被处以火刑。在这个拥有一千人的教区里，每年平均被处以极刑的就有五人。在1660年到1664年间，被以火刑处决的人共有三十个。如果整个德国按照这个可怕的比例执行死刑的话，恐怕任何一个家庭都难免失去一位亲人。

1627年在德国有一首民谣《女巫公报》非常流行。根据1627年在斯摩克尔德印刷的一份复本的扉页上记载，它详尽地描述了“在弗兰克尼亚、班姆堡和乌尔兹堡发生的那些非凡事件，还有那些出于贪婪和野心而将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坏

蛋们，以及他们最后又是如何得到报应的。这些均经谱曲后用多欧西娅的曲调演唱。”女巫们在火刑柱上所受到的痛苦在其中均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当诗人讲述到她们被疼痛扭曲的可怕面容，以及任何一个超乎寻常的罪犯被活活烧死时发出的刺破长空的尖叫声时，却变得极其诙谐。这首打油诗中讲述了一个用来迫使女巫招供的诡计，不失为一个极好的笑料。由于她顽固地拒绝承认自己与那邪恶的魔力有瓜葛，长官就示意刽子手身着熊皮，头戴犄角，拖着尾巴及其他种种东西，以这种形象进入到女巫的牢房里。处于牢房黑暗中的女人由于其自身迷信带来的恐惧而并未察觉这是一个骗局，她以为自己真的处于地狱王子的面前。当她被告知要继续保持勇气以及她能够从敌手的魔力中被解救出来时，她跪倒在想象中的魔王面前，发誓来世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统统献出来为他效劳。德国可能是全欧洲唯一一个因幻想症盛行而使得这些可恶的诗句也为人们所钟爱的国家了。

他们派刽子手进入监狱，
他身上还披着一张熊皮。
当巫婆看见他如此怪异，
还以为老相识魔鬼亲临。
她立刻跪在他脚下哭泣：
你为何长期把我抛弃，
快救我离开这座黑狱。
只要逃脱这痛苦境地，
我将永远只属于，
我，我最最亲爱的你。

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接着说，那位女巫向刽子手恳求时，还从未想到自己还要受火炙之苦。然后，他在括号里插入了一句话，“真是滑稽！”就像将羽毛投向空中来显示风向一般，这首浅薄无聊的歌谣表明了成文时的人心所向。

所有读过历史的人对著名的玛雷莎勒·当克尔案都很熟悉，此人于1617年在巴黎被处死。尽管巫术是别人对她的一项指控，真正使她落到这步田地的罪名是她对梅地西斯的玛丽思想上的控制，以及通过后者对无能的国王路易十三的间接影响。她的马车夫作证，说她曾于一天午夜向一个教堂进献了一只公鸡。别人也发誓曾见到她诡秘地走进了一个名叫伊莎贝拉的有名的巫婆家中。当被问及如何控制皇太后的思想时，她自负地说她并无力量控制皇太后，只不过她的思想比较坚定，后者的思想比较软弱罢了。她因此带着坚定的思想而被处死。

两年后，在比利牛斯山下的拉布尔特发生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骇人听闻的事件。波尔多议会听说拉布尔特和相邻地方到处都是女巫，十分愤慨，就委派有名的议员皮埃尔·德·朗克尔和议长艾斯派涅尔前去过问此事，并赋

予两人全权惩罚违法者。他们二人于1619年5月抵达拉布尔特。德·朗克尔为此写了一本书，详细描述了他在这场与邪恶力量的斗争中作出的“丰功伟绩”。书中充斥着猥亵、荒唐之语，不足为信。人们从中仅可以相信他们宣判和处决的罪犯数目和酷刑如何迫使可怜的嫌疑犯作出了奇怪的坦白，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

德·朗克尔在谈到为什么拉布尔特会有如此多的女巫时，竟然说那是因为此地重峦叠嶂，土地贫瘠；他发现许多所谓的女巫都偏爱吸烟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与詹姆斯国王的看法一致，即烟草是“魔鬼之草”。两人安顿之后，每天审讯的人达四十人，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被释放。所有的女巫都供认她们曾于安息日共狂欢。在这个女巫狂欢日里，魔鬼通常坐在一张宽大、镀金的王位上，有时变成一只小山羊，有时又变成一名绅士，全身的衣服都是黑的，还穿着靴子，佩带着马刺和宝剑。但他经常像是一团无形无状、变幻无穷的东西，像被闪电炸开的树干，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女巫们通常骑着烤肉用的叉子、叉干草的长柄叉，或者扫帚把。她们一到目的地就与魔鬼妖怪们纵情地作出各种淫乱、放荡之事。有一次，女巫们竟然把庆祝节日的地点选在了波尔多市的中心。魔鬼之王的椅子被放在伽利埃内广场的正中间，整个空间里都挤满了从远近各地赶来的男巫女巫，有些居然来自遥远的苏格兰。

两百名可怜的人被绞死并焚烧成灰后，嫌疑犯的人数看来还是有增不减。这些嫌疑犯被严刑拷打，并被审问。当后者在拉至刑架上被问到当魔王撒旦看到人间的法官正在残酷对待自己的属下时他说了些什么？回答一般是，他看来无动于衷。其中还有一些人声称他们曾斗胆责问撒旦为何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许多朋友被处死。他们这样说，“你这个恶魔，你保证过他们不会死的！看看，你食言了！他们现在已被烧成了一堆灰烬！”但是撒旦从未觉得受了冒犯，他说这场灾难会结束的，他还变幻出一堆不会伤人的火焰，鼓励他们走进去，肯定地说法官们燃起的火堆也一样毫无伤人的效力。他们问他如今那些被处决的人都在哪里效力，既然他们其实并未受苦。这个“谎言之父”信誓旦旦地说那些死去的灵魂都快乐地居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可以听到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如果他们呼唤想见的灵魂的名字，他们可以听到回答的声音。撒旦善于模仿那些死去的女巫的声音，他成功地欺骗了在人世的巫婆。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后，撒旦又与巫婆们开始恣意狂欢，直到公鸡啼叫为止。

德·朗克尔在以变狼术的罪名审讯那些不幸的偏执狂们时也极热心。几个逮捕的嫌疑犯不等用刑就招认他们是“狼妖”，每到晚上他们都冲到牛羊群中大咬大嚼。贝桑松的一位年轻人，尽管对未来可怕的命运了然于心，依然自觉地向宗教裁判员艾斯派涅尔承认他是一个被称为“森林之主”的魔鬼之仆。这个魔鬼用自己的法力将他变成狼的形象，自己也变成一只狼，只不过比他更大，更凶

猛，更强壮。他们在午夜一块儿出去到草地上游荡，咬死牧羊犬，肆意吃掉大量的绵羊，咬死的羊比吃掉的更多。他说，在做这些事时，他感到一种异常强烈的快感，喜悦的心情冲撞心田，号叫着用牙将绵羊温热的身体撕成碎片。并不只是这个年轻人做了这样的坦白，其他许多人也自愿供认自己是“狼妖”，另外还有更多的人被严刑逼供，招认自己是同样的妖怪。宗教裁判员们认为这些罪犯罪大恶极，绞死然后火烧简直太仁慈了。这些罪犯通常被活活烧死，骨灰撒到野外在狂风中吹散。格雷夫和其他神学界的饱学之士仅凭《圣经》关于尼布加尼撒^①历史的描述就公开支持这种被魔鬼点化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既然尼布加尼撒曾是一头公牛，为何现代人不能被魔鬼之力变为狼呢？他们还认为，即使没有别的证据，只要嫌疑犯亲口招认，就足够了。戴尔里奥曾提起一位被控有狼妖罪的绅士被折磨了二十多次后还不认罪，审判的人就给他灌了一口烈酒，在恍惚的状态下他供认了自己是狼妖。戴尔里奥说，这件事的目的是显示宗教裁判员们在审判此类案件时绝对的公平。他们只有等待罪犯招认后才处以火刑。如果一轮折磨不能达到效果，审讯对象能支撑的话，他们就再来第二轮、第三轮，有时竟达到二十多轮！当这些暴行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时，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

“无论是狮子，还是老虎，
都不比宗教的狂信者
更残暴。”

卢丹地方的助理牧师可怜的乌尔班·格朗迪埃尔，被指控在乌尔苏黎尼修道院对许多女孩子施以巫术。这样，他的罪名与对前面谈到的玛雷莎勒·当克尔的指控一样，是被敌人拿来当做最顺手的武器以置其于死地。这个著名的案子不仅在当地，而且使整个法国在几个月的时间骚动不安，它的实质即使在当时也掩饰不住。它不是由于当时流行的对巫术的恐惧，它是那些发誓要他丢掉生命的卑鄙的阴谋家的杰作。这样的指控在 1634 年的时候是驳斥不了的。正如博迪那斯所言，被告人可以“将原告的恶毒大白于天下”，但是无论他的反驳多么句句属实，条理分明，击中要害，在一群臆想自己被施以巫术的疯女人的证词前毫无一点力量。那些疯妇人的供词越是荒诞不经，自相矛盾，他的敌人们就会更加坚定地说这些女人受到了魔鬼的邪恶之影响。于是，他被极其残酷地活活烧死。

一桩表明人们对巫术的传染病般恐惧的奇怪事例发生在 1639 年的里尔城。一位名叫安杜瓦特·布里格农的虔诚但又有点糊涂的女士在城里办了一所慈善学校。一天，当她走进教室时，她看到一个幻觉：有许多小黑精灵在孩子们的头

^① 巴比伦王，在位期间公元前 605—前 562 年，参阅《圣经》《列王纪》下，24 章，但认理书，第四节。

顶飞来飞去。大惊之余，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学生们，警告他们提防有魔鬼作乱，因为有小鬼在他们周围盘旋飘荡。这个蠢妇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重复地讲这件事，直到撒旦和他的魔力变成了孩子们之间甚至师生之间交谈的中心话题。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跑出学校，但很快被找回，并受到责问。这个女孩子说她不是自己跑的，是魔鬼把她带出了校外。她说自己是个巫女，并且自年满七岁以来就是巫女了。学校里另外几个小女孩被这件事吓晕了头脑，等她们恢复之后都承认她们也是巫女。最后，全部五十名学生受不了精神的巨大压力，在幻觉下都坦白自己是巫女，还说自己参加了巫女狂欢日，见到了魔鬼，并说她们可以骑着扫帚在空中飞行，吃婴儿的肉，或者能爬过小小的钥匙孔。里尔的市民们对这桩事情十分愤慨。教士们匆忙调查，他们中的许多人声称这是个骗局——但只占一部分。他们极力坚持认为孩子们的供词是有效的，有必要把这些孩子全部当做巫女处死，以儆效尤。可怜的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悲惨前景十分惊恐，他们眼含热泪祈求审判僧人挽救自己孩子幼小的生命。父母们坚持说孩子不是能施巫术的巫女，而是被巫术所害。此观点被全城人普遍接受。安托瓦奈特·布尔里农由于曾将荒唐的想法灌输给学生而被控施巫术。整个事件变得对她非常不利，她不敢再等到第二次审讯，就乔装打扮，急忙逃出了里尔城。如果她再待4个小时，就会被视为巫女和异教徒而被烧死。可以预料，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认出这个迷惑小孩心灵的女人，永远不会有人再请她管理小孩子了。

布兰斯威克公爵和梅那兹的选帝侯被审判员们审判嫌疑犯所使用的残酷的刑罚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认为一个正直法官不应看重严刑逼出来的供词，不能认定它作为凭据处决任何被告。据说布兰斯威克把两名以坚信有巫女作乱而闻名的耶稣会会员请到家中，希望让他们明白严刑逼供的残酷和荒唐。一个关在本城地牢里的妇女被控犯了巫术罪，公爵就事先与审判人员打好招呼，带着两位会员去听她的供词。这个妇女在其他人一串精心设计的问题的误导下已进入头脑极度混乱的状态。她承认自己经常在布罗根参加“巫女狂欢日”活动，在那里她曾见到过两个耶稣会会员，由于讨厌，这两个人即使在巫女之中也是声名狼藉。她还说她曾见他们变成山羊、狼和其他动物的形象。许多著名的巫女都与二人淫乱过，并且每次都会生下六七个头像蟾蜍头、腿如蜘蛛腿的怪物。当被问及这两位会员离她远不远时，她回答说他们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这里，布兰斯威克公爵把他惊骇万分的朋友们领到一边，解释了他的看法。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成千上万的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摧残。这两位会员都知道自己的无辜，他们一想到如果一位敌人而不是朋友强行让一名罪犯做这样的证词时就不由得浑身战栗。他们其中一名叫弗莱德里克·斯佩，是1631年出版的《审判须知》的作者。这个作品暴露了审判巫女时的恐怖情景，在德国发挥了有益的影响：斯康布兰恩、梅恩兹的大主教和选帝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废除了严刑折磨，布兰斯威

克公爵以及别的当权者们也模仿了他的做法。巫女的人数自此锐减，捕巫热也开始降温。1654年布兰登堡的选帝侯曾就艾莱尔布洛克的安娜涉嫌巫婆案发布过一个命令禁止使用酷刑，向世人明确了对女巫使用投水的办法是不公正、残酷和不诚实的。

这成了漫漫长夜后开始的曙光。裁判所不再每年成百上千地处决巫婆。乌尔兹堡，这个以火刑烧死罪犯而著称的地方，那一年仅以火刑处死一人而四十年前每年要烧死六十人。从1660年到1670年，德国各地的议院不断地将当地裁判所判处的死刑犯减刑为终身监禁，或在脸颊上烙上标记。一种更加理智的哲学已经逐渐地矫正了公众思维习惯。学者们慢慢地把自己从荒唐的迷信当中解脱出来。并且，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当局都开始对他们以往提倡的荒谬之见进行扫除。诺曼底议会曾于1670年以骑着扫帚去参加女巫狂欢晚会为罪名判处一批妇女死刑，但路易十四将其减为终身流放。议会上书陈情，呈递给国王如下一封有名的请愿书。它作为一个司法团体支持这种猎巫狂的弥天大错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有它的重要性，争辩之中使用的主题和引用的事例非常奇特。但是路易十四没有为之所动，这给他在后人眼中的形象增添了光彩。

“鲁昂地方议会呈递国王之请愿书，1670年”。

“陛下：

承蒙国王陛下授权诺曼底省议会，吾辈得以审判、惩处各类违法之事，其中尤以巫术罪重要。此类罪犯破坏宗教、毁灭国家，实属罪大恶极。陛下属领吾地之议会于此斗胆冒犯天颜，将近来所遇此类案件之详情呈送如下，乞我主三思，改变圣裁。吾辈不敢同意陛下赐我区检察长官之命令以减缓若干因巫术被判死刑之人的刑罚，以及暂停其余几宗类似案件之审理，窃认为此举考虑后果不周。另有国务卿以陛下名义来信要求将此类罪犯之惩罚减为终身流放。据总检察长以及巴黎议会中罪犯学士关于巫术之见，鲁昂地方议会之裁定将被巴黎议会及王国各地议会分别效仿。按先王旧制，各地议会禁止对盖有国玺之信件持有异议。然而依吾辈愚鲁之见，以及整个王国内陛下之子民之公见，陛下对子民福祸关切倍至，另依吾辈对陛下以往诸命令之实施诚惶诚恐，毫无懈怠，议会已停止所有此类案件之审理。企望陛下权衡巫术罪之重要性以及如对之慈悲宽大所带来之严重后果，重新允许吾辈继续审判，并对被认定有罪者执行处罚。自接到国务卿之信来，议会对于陛下之决心已略知一二。陛下不仅要那些因巫术罪而被判死刑之人减刑为永远逐出敝省，还要重新使其掌握货物和钱财，重新使其获得令名和荣誉。敝议会认为吾辈有责任使陛下了解敝省民众对巫术罪犯之普遍且不变之看法，即，巫术玷污了上帝之荣光，使陛下可怜的子民饱受其苦，他们在巫术罪犯之威胁和桎梏下痛苦呻吟。他们每日都感到巫男巫女给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的深切之痛。他们受到了惊人的伤害，同时造成了他们财产的巨大损失。

陛下深知巫师们对上帝训诫违犯最严重之罪，其毁坏宗教赖以存在之基础，受到民众之切齿痛恨。正为此因，《圣经》中规定对犯此罪者以死相惩。罗马教廷及其基督教经典作家们都严词谴责施巫术之人，他们已权威地认为应以最严厉之惩罚措施来根除这个罪恶。法国国家教会在先王们虔诚之心的激励下，对施巫术之人表现出了极度的憎恶，尽管教会权限之内最高处罚——终身监禁——已足够严厉，它还是把此类罪犯交给世俗政权，以期更严厉地惩处他们。

各国民众普遍认为此类罪犯应被处以死刑，这也是以往各时代民众的主张。罗马法律之主体十二铜表法^①也规定了同样的处罚。所有的法律学者在这一点都看法一致，所有的帝王制定之法律也持同样观点，特别是君士坦丁大帝^②和西奥多修斯^③。他们在福音书的启发下，不仅恢复了同样的惩罚措施，还剥夺了所有被认定犯有巫术罪之人的上诉权，宣布任何王公贵族不得对其有任何怜悯之心。还有，查理八世在同一种心情的激励下，颁布了那项辞藻华丽、措施严厉的法令，命令法官们根据案子的具体情况对巫婆们处以各种惩罚，否则法官将被罚金、监禁或解除职务。法令同时还规定任何不愿告发巫婆的人将按同犯处理。相反，任何人，只要提供证据证明别的人犯有此罪，都可获得报酬。

从这些方面考虑，并且，在执行这项如此神圣之法令的过程中，敝议会按律办案，且迄今为止从未发现自己的判决与其他法庭有何不同。因为所有有关此种案件的法律书籍中记载了不可计数的法令，都认为对施巫术者应用火刑、用车磔之刑或其他刑罚。

以下仅举数例：安白尔特在他的《法庭实践》一书中提到过的，在希勒派里克时代，^④巴黎议会根据本王国历代法律裁定所通过之所有法律由蒙斯特尔莱在1459年引用过的阿尔杜瓦地方之女巫案；巴黎议会于1573年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索米尔本地土著玛丽·洛·费艾夫案之决定；巴黎议会于1569年10月21日作出的关于德·勃蒙案之决定，此人辩解说自己求助于魔鬼之力量只是为了驱除被施巫术之人所受之巫术和治疗疾病；巴黎议会于1606年7月4日关于弗朗西斯·都·勃斯案之决定；巴黎议会于1582年7月20日关于克伦米尔当地人阿贝尔·杜·拉·儒一案之决定；1593年10月2日所做关于卢梭及其女儿案之决定；巴黎议会于1608年所做关于另一位叫卢梭之人和一位叫派莱案之决定，根据二人招认，他们能施放巫术且经常在狂欢，崇拜魔鬼，且能变为公山羊；巴黎议会于1615年2月4日所做关于利克莱尔案之决定，此人是由奥尔良议会来上诉的，他被控参加巫师狂欢晚会，并且供认——供词同他的两位死于狱中

① 罗马的初期法典，订于公元前451—前450年。

② 公元280—337年，罗马皇帝。

③ 公元346—379年，为罗马将军，公元379—395年为罗马皇帝。

④ 可参阅吐尔的格列高利著《法国史》。

之同伙的供词一致——他曾崇拜撒旦，亵渎圣礼及上帝，跳巫女之舞，并供奉不洁之物；巴黎议会于1616年5月6日所做关于一位名叫莱格的另一案件之决定，此人的罪名与前面那个案子相同；查理九世对于特鲁瓦·埃塞莱斯之赦免，但以后者供出同犯为条件，由于后者使用巫术，赦免没有生效；莫尔那克于1595年引证过的巴黎议会之规定：根据亨利四世的指示，法庭所做关于波尔多议会议员德·朗克尔案的判决；巴黎议会于1619年3月20日所做关于埃蒂安娜·奥迪贝尔特案之决定；内拉克议会于1620年6月26日通过之关于几名巫婆之决定；1577年图卢兹议会所通过关于四百名被控犯有巫术罪之人案件之决定，这四百人身上都有魔鬼留下的印记，此事例曾被格列高利·多洛萨努引证过。除了上述这些案子以外，吾辈还能向陛下提供普罗旺斯议会所做之各类决定，特别是1611年关于高弗雷迪案之决定；第戎议会和雷恩斯议会依照已于1441年被火刑处决的马尔沙勒·德·雷依斯巫术罪判决所做之类似决定；此一巫术案之审判，布里坦公爵曾出席。——所有这些例子，陛下，都证明本王国内各地对施巫术者都判处死刑，且一直如此。

这就是您的诺曼底议会为何将近来被认定犯此罪者判为死刑的动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议会包括诺曼底议会曾将此种罪犯判了较轻的刑罚，那是因为他们的罪恶还不是很深重。陛下及诸位先王都曾赋予吾等人全权处理各种案件，对铁证如山之罪予以相应的处置。

以上我们引用了各种世俗及教会颁发之法令、所做之处理，其目的是为了谦卑地恳请陛下对此种罪犯的恶行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予以深思；陛下应考虑到在王国中还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去，这通常是巫师所为；还有人们的财物和牲畜丢失；还有被告人身上留有不容掩饰的魔鬼留下的印痕；还有人的身体突然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还有人献上不洁的牺牲品和参加巫女狂欢晚会；以及其他被诸位古代、现代的作家们描述过，被许多巫术罪同谋犯和正直之人亲眼所证实过，并被罪犯亲自供出的事实所证实。不同的案例竟然有如此多的一致和共同之处，即使是最无知的被告也讲出了相似的内容，甚至几乎与最著名的作家们描写过的情况毫无二致。上述之事实均可以在陛下执掌下各地议会之审判记录中得到证实。

这都是与基督教各原则紧密一致之事实，尽管有些人为了反驳上述事实而引用所谓的安卡尔会议制定的法规和圣奥古斯丁在《精神和灵魂》一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谈的一段话用做论据，那是站不住脚，不能服人的。吾等可以轻易地向陛下证明两个论据都缺乏权威认定。除了安卡尔会议的那项法令与教会后来的会议制定的各个法令有矛盾之处外，巴洛纽斯主教和所有其余的博学之评论者都一致认为此项法令找不出任何古代的版本。实际上在记载这个法令的所有版本中，它都是以别的语言写成，且与同一会议制定之第23项法令完全相左，后者与所有

以前之法令一致，对巫术严加谴责。即使假定此项法令真是安卡尔会议所颁布，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发布的日期是2世纪，当时教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打击异教偶像崇拜上。因此，它谴责那些声称自己能凌空飞行，飞越广袤的地区，以及能与戴安娜和希罗底两位女神为伍^①的妇女们，吩咐所有的牧师向教民宣扬上述妇女声言之错误性，以便使人们不再崇拜这些异教之神祇，但它却并不怀疑魔鬼有力量影响人们的身体。实际上耶稣基督本人在圣福音书中已为之作了证实。至于伪托的圣奥古斯丁的话，人们都知道那并非他所书，因为作者在其中提到了一位比圣奥古斯丁晚死八十年的叫博埃提斯的人。另外，还有更有说服力之论据来证明这位神圣之教父在自己所有的文章中都证实了巫术的存在，特别是在《上帝之城》第一卷第二十五个问题中，他说巫术是人类和魔鬼之间的交流，所有正直的基督徒都应视之如洪水猛兽。

总而言之，您执掌下之诺曼底议会全体议员企望圣明之君主俯察，吾等运用陛下所赐之权力所做之卑微恳请。为尽职尽责，不愧对良心，吾等必须禀明陛下，诺曼底议会通过之所有对巫术案、巫婆之判决均系全体法官深思熟虑之结果，无一丝不合全王国各地之司法实践，系为陛下子民之福祉所虑，因为人民之中无一位敢于言明自身完全没有受到此类罪犯之敌视。于是，吾等恳求陛下允许执行吾等通过之裁决，并继续审判其他被控犯此罪之人。只有如此，陛下之万世英名及对宗教无比虔诚之声誉才不会受到一种与神圣宗教之原则相悖之看法之影响。”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路易对这封请愿书未加理睬。那些老妇人的性命保住了，对巫术之指控在整个法国销声匿迹。1680年，法国通过了一项法案，对巫婆不做惩罚，而只是对冒充实施巫术者、算命先生、女预言者以及投毒者予以惩处。

于是，一丝曙光几乎同时出现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一丝光线渐渐地越来越亮，直到18世纪中期，巫术已成了无人一顾的东西，只有最粗鄙之人还在固守这一信仰。然而，这种疯狂又爆发了两次，其荒谬程度与第一次相比毫无逊色。在后来的这两次中，第一次发生在1669年的瑞典，第二次发生在1749年的德国。两次都值得我们注意。其中第一次是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一次，在残暴和荒唐的程度上无以复加。

瑞典国王曾听人报告说德拉克里亚省中一个叫莫拉的村子受到了巫婆严重骚扰，他就指派了一个由教士和俗人组成的调查团前往追根究底，并赋予他们以全权来惩罚罪犯。1669年8月12日，调查团到达了那个中了巫术的村庄，村

^① 戴安娜，罗马神话中之处女守护神、狩猎女神及月亮女神；希罗底，herodius，圣经中一位女人，施洗约翰被杀系其唆使之后果（见马可福音6章第17~23节）。

民们轻信了他们的话，对他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第二天，全村三千名居民到教堂集合。牧师开始布道，“宣布了那些受魔鬼之引诱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还说上帝将去除村民之中的祸患之源。

全体居民又转移向教区长的家，他们挤满了房前整个的街道。这时，调查团当众宣读了国王的旨意，要求每个知道巫术线索的人走出来检举揭发。冲动的泪水涌出了所有村民的眼睛，男人、女人、小孩开始痛哭流涕，保证他们将说出知道或听说过的任何有关之事。在这个热情洋溢的状况下，所有人被要求返回自己家中。又过了一天，他们又被召集到一起，这调查团接受了几名村民的公开指控。结果是七十人，包括十五名孩子，被投入了监狱，相邻的埃尔夫达尔地区也被抓走了许多人。在严刑拷问下，被捕的人都供认自己犯了罪行。他们说他们过去常常光顾一个乡村集市旁不远的碎石坑，在那里他们用长袍蒙住头，一圈一圈又一圈地跳舞。然后，他们前去那个集市，呼唤魔鬼三次。第一次用低沉轻柔的声音，第二次稍稍大点声，第三次，则大声呼喊。每次他们都说，“先行者快来吧，把我们带到布洛秋拉！”这个咒语屡试不爽，魔鬼应声出现。他大体上看来像一个矮个儿的老头儿，身穿灰色外套，穿着红蓝相间的袜子，袜子带有两根特别长的袜带。他还戴着一顶非常高的帽子，上面垂着许多根彩色的亚麻布带子，颈下长长的红胡须一直拖到腰间。

他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听到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让他们做好前往布洛秋拉的准备。他们首先得到祭坛上刮下一点碎屑，并且收集教堂钟上铍下的金属粉末。然后，这位先行者就给他们一只装着药膏的牛角，让他们用药膏涂遍全身。这些准备工作做完后，他带来各种动物供他们骑乘，有马、驴、山羊和猴子，并且发给他们一人一个鞍子，一个铁锤和一个钉子。然后，他念动咒语，他们就上路了，一路畅通无阻。他们飞越教堂、高墙、岩石和高山，最后来到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布洛秋拉就坐落在这里。为了能到此地，他们必须携带上自己所能带来的所有小孩。谁如果搞不来小孩，魔鬼就会折磨、鞭打他们，使他们得不到安宁。

许多父母为这段供词提供了一部分证据，他们说自己的小孩经常告诉他们自己曾在夜间被带到布洛秋拉，在那里魔鬼将他们打得浑身青紫。他们早上曾看到过伤痕，但痕迹很快就消失了。一个小女孩在被询问时信誓旦旦地说她曾被女巫们带着在空中飞行。途中在高空她叫了一声耶稣的圣名，她马上摔到地上，左肋摔了一个大洞。“魔鬼又把她拉起来，治好了她的伤，又将她带往布洛秋拉。”她补充道（她的母亲证实了她的话），她现在还觉得“左肋钻心的疼痛”。这个证据至关重要，法官们更坚定了捉拿罪犯的决心。

那个叫布洛秋拉的地方是一所大房子，有一扇通向房内的门。这所房子的四周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柔软的草地。”房子里有一张很长的桌子，巫婆们分

坐两旁。在其他房间里，“排列着供她们睡觉的非常精致可爱的床。”

她们首先举行了几个仪式，以表示她们将全身心为先行者服务。然后她们坐下举行宴会，大喝油菜和豌豆煮的清汤，吃燕麦片、黄油面包、牛奶和奶酪。她们吃饭时魔鬼时常坐在一把椅子上，有时也为她们演奏竖琴和小提琴，为她们的宴会助兴。晚饭后，她们开始环舞，有时赤身裸体，有时穿着衣服。几个妇女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恐怖和极其淫秽的细节，令人不忍重复。

有一次魔鬼假装死去，来试探一下她们是否感到悲伤。她们马上开始号啕，每人哭出了三滴眼泪。看到这些，他高兴极了，跳到人群当中把那些哭得最响的人搂在怀里。

以上就是孩子们说的一些主要情节，并得到了成年女巫供词的证实。在法庭上从未见过如此荒谬之事：许多被告显然前后说法不一，可调查团却置若罔闻。在参与审讯的过程中，调查团成员之一，当地教区的牧师说，有一天晚上，他被钻心的头痛折磨得难以入睡，他找不出病因，只能认为自己中了邪。实际上，他认为有十多个女巫一定在他头顶上跳舞。这一番话使在场的虔诚的妇女们觉得十分恐怖，她们大声地说她们惊讶魔鬼怎么会来伤害一名如此正直的牧师。一位正沦入死神魔爪之中的可怜女巫承认她十分清楚这位牧师头痛的原因。她说魔鬼曾派她手执一柄大槌把一枚长钉砸进这位正直之人的头骨里。她砸了好久，但由于此人的头骨出奇的“厚”，她竟然没留下任何伤痕。所有在场的人听了这位巫婆的话后吃惊得睁大了眼睛，举起了手。这位虔诚的牧师感谢上帝赐予他如此坚固的头颅。从此，他以“头骨厚”而闻名遐迩。这个巫婆所说是否仅是个笑话没有人追究，但她却被看做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这场大规模的审讯中，法官们根据这样可怕而又荒唐可笑的供词宣判了七十个人的死刑。其中二十三人在莫拉村一起烧死，四周围满了几千名欣喜异常的看客。第二天又有十五名小孩被用同种办法处死，做了迷信之神的祭品。其余的三十二人被押往邻镇法卢那镇处决。除了处死的人之外，还有五十六名小孩被认定犯了轻微的巫术罪，并被判以不同的刑罚，例如夹击之刑^①、监禁和一年之中每周当众鞭打一次等。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长期被认为是巫术泛滥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当人们希望创造或支持一个说法的时候，他们竟然歪曲事实为他们服务！几个病态的小孩，在愚蠢父母的鼓动下说出来的荒唐古怪的谎话，一旦被迷信的邻居们传播开来，就足以使一个国家陷入疯狂的烈火之中。如果当时的调查团成员和人民没有深深地禁锢在迷信之中，如果其中有人能有勇气坚定地站出来澄清事实，结果该有多么大的差别！一些可怜的孩子也许不会被活活烧死，而是被及时送往医院；其余的孩子则只会受到鞭笞；轻信的父母会被嘲笑；七十个生命将会幸存。对

① 在两排人中间跑过去，受每个人的鞭打。

巫术的信仰在瑞典一直保留到今天。但令人庆幸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像当年那样的精神错乱造成的可悲案例。

在新英格兰，几乎同时，殖民地的居民们被相似的关于魔鬼的故事吓得心惊胆战。顿时，一种恐惧的感觉抓住了众人的心。每天都有所谓的犯人逮捕，人数如此之多，监狱竟然都容纳不下了。一个泥瓦匠的女儿古德温患有忧郁症，时常昏厥。她在幻觉中认为一位叫葛洛弗的爱尔兰老太太对她施加了巫术。有同样毛病的她的两个兄弟也常常昏厥，大叫魔鬼和葛洛弗老太婆在折磨他们。他们的关节有时僵硬得不能活动，而在别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又软得像一摊泥。“女巫”被逮住了，由于她不能毫无差错地重复主祷词，她被宣判死刑并被立即处决。

可是，普遍的捉拿巫婆热潮并没有消退下来。一个牺牲品还不够，人们睁大双眼等待着新的揭发。另外一家两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孩突然每天都要昏厥几次。有关巫术的说法在殖民地中广泛传播。喉咙中有窒息的感觉本来是歇斯底里病的正常症状，此时却被病人们说成是魔鬼引起的。她们说魔鬼将几个小球放进了她们的气管，想噎死她们。她们感到全身每个部分都一直被刺扎着，其中有一个还呕吐出了几根针。这两个女孩是加尔文教派教堂牧师帕维斯先生的女儿和侄女。她们的情况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以至于殖民地中所有体弱的妇女们都开始臆测自己同样中了邪。她们越是担惊受怕，就越对巫术之说深信不疑。这种精神病像鼠疫一般迅速传播开来。一个又一个妇女昏倒过去，醒来后坚持说她们看到了女巫们的幽灵。在一个家庭中如有三四个女孩，她们就会不断受到彼此病态幻想的影响，每天她们会昏倒五至六次。有人说，撒旦亲自出现在她们面前，手拿一个羊皮纸卷，说如果她们签订一个合约，将她们的灵魂让给他，他将马上解除她们精神和肉体上遭受的痛苦。还有人说她们只看到了许多女巫，女巫们也作了相似的承诺，威胁她们说她们将永受痛苦折磨，直到她们愿意成为魔鬼的使徒为止。她们一旦拒绝，女巫们就掐她们，打她们，或者用长针刺她们。二百多名被这些害人的梦想狂指出的人被投入监狱，包括各个年龄段的人，其中有许多人品德堪为楷模。有十九人在理性回到殖民地居民头脑中之前被处死。这段可悲的历史中最恐怖的部分是，在处死的人当中竟有一名只有五岁的幼童！一些妇女发誓她们曾不断见到这个幼童与魔鬼在一起，并且当她们拒绝与魔鬼签约时，这个幼童经常用他细细的牙咬她们。我们听到下面的一件事时一点也不觉得比别的事更加令人恶心和讨厌，这个疯狂的社会竟然以同样的罪名审判并处死了一条狗！

一个叫高利的男子勇敢地拒绝了对他荒谬的指控。但他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一样。据说当他被挤压致死时，他痛苦异常，将舌头伸出了口外。但监督行刑的新英格兰司法长官竟抓起一根棍子把这可怜的舌头硬生生

地塞回了嘴里。如果尘世上存在披着人皮的恶魔的话，这个司法长官就是一个：他还以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为荣，认为自己是在上帝做好事。他

“希望将尘世变成一座地狱
来使自己的灵魂升入天堂。”

尽管还固执地认为有人施加巫术，那些丧失亲属的人在看到他们最亲爱的亲友们被这种广为蔓延的指控从自己身边夺走之时，开始怀疑整个过程是否受到了魔鬼的控制。是不是魔鬼将错误的证词放进了证人的口中？是不是证人也中了巫术之邪？每个面临失掉自己妻子、女儿或姐妹的人都像久旱遇上甘霖一般热切地同意了这个看法。这个思想的转变像刚开始时捉拿巫女的热潮一样迅速流传。一夜之间，殖民地的居民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法官们甚至不再起诉那些已经供认不讳的人，因为后者一旦获得自由，就翻了供，许多人几乎记不起在严刑拷打之下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八个已被判死罪的人被开释了。那些女孩子们也渐渐不再昏厥，不再谈起魔鬼的折磨。那个曾处决第一个罪犯的法官心灵受到悲伤和自责的沉重打击，为自己所办的蠢事后悔不已，他从此把每年的那一天作为自己忏悔和斋戒的日子。他依然坚信有人用巫术毒害别人。关于这个想法他的思想没有多大转变，但是，使人庆幸的是，在整个社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少。全体殖民地人民都想法一致；各个审判中的陪审员们在教堂中公开表达他们的忏悔之心；那些受苦之人被认为是错误思想的牺牲品，而不是撒旦的同谋犯。

据说，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部落对于英国人之醉心于捉拿巫婆感到极度不理解。他们认为这些人不是比附近的法国殖民者蠢就是比后者更罪孽深重，因为他们说，“圣灵从不让巫婆存在。”

让我们回到欧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1680年以后，人们在这件事上变得更明智了。此后二十年中，虽然平民百姓还有人持原来的态度，政府已不再通过处决“巫婆”来鼓励这种信仰。路易十四的法令给这种迷信思想以沉重的打击。自此以后，这种迷信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那种盛况。1652年，瑞士信仰新教诸州中发生了最后一次这类判决。德国的各位当权者虽没有阻止住这类审判，却依然努力将死刑改为监禁，只要被告仅仅是被控犯有巫术罪，不牵连别的罪行。1701年，德国哈雷大学著名教授托马修斯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巫术罪”的演说，这篇演说对于正在走下坡路的流行的荒谬观念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关于巫术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扎了根，想一夜之间将它根除掉是不现实的。饱学之士的雄辩之词难以传到那些偏远的山村和简陋的小屋，但即使如此，社会状况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使巫术的信仰成了一种不起什么作用的想法，阻止这种信仰继续制造更多的牺牲品。

可是，幻想又一次破灭了，就像受了重伤已经垂死的野兽。这种荒谬思想又攒足余下的全部力量进行了最后一次的挣扎，以显示它的力量曾是多么可怕。德

国曾是孕育这种臆想的摇篮，这一次又充当了它的弥留之所。乌尔茨堡，这个曾以此类借口杀死过许多人的地方，注定要作为它最后的舞台。并且，这个地方的恶名一点也不会削减，因为这一次与前期一样惨无人道。这个案件与莫拉和新英格兰的巫婆案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受害者的人数不同。这个案子发生在 1749 年，时间如此之晚，令欧洲其余国家的人民感到惊愕和厌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住在乌尔茨堡修道院的几个年轻妇女无端地认为自己中了别人的巫术，因为她们像所有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样感到喉咙中有窒息的感觉，她们一再失去知觉。并且，其中有一位曾吞下许多根针，可是这些针又从身体各部分长的脓疮中显露出来了。她们大声呼喊说有人对她们施加了巫术。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年轻女人被以与魔鬼串通好迫害那五名年轻女士为罪名逮捕起来。证人在法庭上发誓说她们曾看到玛丽亚经常变成一头猪爬过院墙，并且，到了酒窖后，她总是用最好的酒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突然恢复原形。别的女孩子们说她像猫一样在屋顶徘徊，还经常钻入她们的房间，用凄厉的叫声恐吓她们。她们还说她曾变成一只兔子把修道院草地上母牛的奶挤得干干净净。她过去常在伦敦的朱丽路戏院演出，但每次演出完的当天晚上，她就骑着一个扫帚柄飞回乌尔茨堡，使那些年轻小姐们感到四肢疼痛难忍，使她们饱受折磨。在这些证词面前，她被判死罪，被押到乌尔茨堡的一个刑场上活活烧死。

这场可怕的由谋杀和迷信构成的灾难结束了。从那天起，这种对巫术的信仰从大部分人的心中消失了，只能在偏远的村落、地区找到立足之地，因为那些地方既蛮荒又条件恶劣，大都是不毛之地，文明的脚步很难走到那里。粗笨的渔夫和无知的农民仍然把他们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归因于魔鬼和巫婆。比如，像突然昏厥这一类奇怪的病通常被愚蠢的长舌妇认为是撒旦在作怪。忧郁症患者对自然科学关于这种病症的解释一无所知，他们只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幻觉。现在的读者们也许很难理解当时英格兰人对于这种事的心态。许多老妇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经常遭到无情邻居们的辱骂。后者经常叫嚣着用手指对老妇们轻蔑地指指点点，因为老妇衰老后面容很难看，据说她们对别人都怀有恶意，精神都不正常，单看她们的面部就让人联想起往日的巫婆。即使是在大城市周围，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人受害的话，法律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防止像 17 世纪时的恐怖案件再次发生。因为即使像臭名昭著的麦修·霍普金斯所证实的那样荒谬绝伦的事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发誓为之作证。

在 1760 年的《年鉴》中，人们记载了一个有关巫术信仰的例子，这个事例表明迷信有时会杀一个回马枪。在莱斯特郡一个叫格兰的小村里，两个老妇争吵起来。她们激烈地互相指责对方犯有巫术罪。她们争吵得愈演愈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用水淹裁决法来判断谁是谁非。根据裁决的惯例，她二人将衣服脱下，只留内衣，以示完全平等。然后她们请几个男子把她们每个人双手的大拇指和双

脚的大拇指分别捆紧，又用两根牛车上用的绳子分别捆在每个人的腰间。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她们被扔进一池水中。其中一位老妇立即沉下去了，另一位则在水面上挣扎了一段时间。于是，围观之人马上认定后者确凿无疑地有罪，就把她拉上来，要求她立即供出实施巫术的同犯。她供认说，在相邻的叫伯顿的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像她那样有巫术”的老女人。对这个老妇来说幸运的是，她仅此一句糊涂的话就蒙混过了关。这时，出现了一名专攻占星术的学生，在他的带领下，众人前往伯顿村搜寻所有的犯罪之人。他们到达后，只问了几句情况，就向一位最可疑的老妇家中走去。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吓得锁住了大门，从楼上的窗户中探出头来问他们想要什么。众人回答说她已被指控犯有行使巫术罪，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将她投入水中辨认真伪，她必须接受这种裁决。如果她是无辜的话，所有的人都会为她作证。由于这位老太婆坚决拒绝下来，他们破门而入，强行把她带到一个深深的贮满水的碎石坑边。他们捆住她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将她扔进水里，几分钟后又用捆在她腰间的绳子把她拉上来。这样重复了几次，还无法判定这位老太婆是不是巫婆，他们最后让她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将她扔在岸边，让她醒来自己走了回去。第二天，他们用同样的办法审问了一个老妇，又审问第三个。但是幸运的是，上述的几位受害者都没有在暴行中丧生。一星期后，倡导这次行动的许多首领被逮捕，并被押到法庭上接受审判。其中两人被判站在绞刑架上示众并入狱一个月，另外二十人因捆绑和伤害平民被判交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并警告他们不得在一年内再次扰乱治安。

一直到1785年阿诺特在他编的《苏格兰罪案审判纪实》一书中说，教派有每年在讲坛上忏悔所犯罪恶的习俗，其中有教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忏悔和个人的忏悔。在全教派的忏悔中有这样特别提出的一条，即“由议会撤销关于对巫婆处罚的规定，因为它与上帝的法规相悖。”

如今人们在英格兰还能看到许多房子的门槛上都钉着一个马蹄铁（据说能防止女巫的巫术）。如果有哪位自作聪明的哲学家想试着将它们去掉，他的命运将是被打断骨头，而不是对他的感谢。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交叉街的海顿花园，然后从那里步入流血心大院。从那儿人们可以听到发生在此处的经常被人谈起又令人深信不疑的故事。人们会惊愕地问自己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十九世纪。著名的克里斯托弗大人之妻海顿女士被控犯有巫术罪。他因在伊丽莎白时期跳的舞蹈十分优雅而闻名。这桩案子也十分闻名，被认为是一桩铁案。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那个房间，就在这个房间里魔鬼在他与海顿女士签订的合约期满后将她抓住，运到托菲特坑（《旧约》中记载以火焚人祭火神之处）。当年魔鬼将她甩出撞上的抽水机还依然存在。我们还可以站在当年魔鬼用铁爪挖出她的心脏被发现的地点，现在被叫做流血心大院。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这幢闹鬼的房子大门上是否还有马蹄铁以辟邪，我们不清楚。一个这幢房子以前的居

民说，“大约二十年前，有几个老太婆一再请示允许保留那块马蹄铁。一个明显精神不正常的老太婆衣衫褴褛地来到门前，用力敲了两下门，声音很大，像一个骄傲的步兵一样，然后顺着路直接走到马蹄铁前。令那位居民倍感惊诧的是，这个妇女向她吐了几口，表明她很悲伤，因为有它在她伤害不了任何人。吐过以后，她又朝它踢了几脚，然后，她冷冷地转身离开了房子，一句话也没说。也许这个可怜的人是在开玩笑，可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巫婆。她居住的地方叫索福隆山，是每天以恐惧和厌恶对待她的四邻造就了她这个性格。”

在黑斯廷斯四周的郊区，直到1830年还出现了不止一个对巫术普遍信仰的事例。一个住在本城制绳所的老妇长得十分丑陋，一见就令人厌恶。她被所有认识她的愚昧之人一致指控为是个巫婆。她的腰几乎弯到了地上。尽管她年纪很大，眼睛却闪烁着逼人的凶光。她经常身披红袍，手执拐杖。从外表看来，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典型巫婆。大家都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这个老妇实际上也助长了公众的迷信。她从不刻意使人们消除对她的坏印象，反而看起来还有这种想法：她尽管既老生活又艰苦，却能使如此多幸福强壮的同类满怀敬畏之心。胆小的女孩子们一见到她就害怕得缩成一团，许多人宁愿多绕一英里路也要避开她。像古代的巫婆一样，她经常破口大骂冒犯她的人。和她的住所隔一家的邻居中有一个妇女，孩子是个残废，这个母亲经常肯定地说她孩子受了老太婆巫术之害。所有的邻居都相信这个说法。据信她可以变成一只猫。许多无辜的猫被一群群大人小孩捉住，几乎折磨死，因人们认为这种动物会在他们面前突然站起来，化成那位老太婆。

同一镇上住着一个渔夫，他因为有人说他已经将灵魂和肉体卖给魔鬼而受到一贯的虐待。有人说他能从钥匙孔里爬到房内，还说他把他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女巫，因为他想获得更大的法力来控制邻居。据说，他能坐在针尖上而不觉得疼痛。他的渔夫同行一有机会就用这种办法试探。他们在他经常去的酒馆中往椅垫上放上长针，这些针都摆得让人坐下时无法不被刺上。结果使他们更加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证实他坐上椅子时眉毛连眨也不眨。这就是几年前黑斯廷斯镇上人们真正的思想状况，很可能现在还是这样。

在英格兰北部，迷信思想曾又一次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兰开郡出现了许多巫医。他们全是一伙庸医，却假装能治好因魔鬼骚扰而落下的病。这些骗子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从1838年6月23日《赫特福德改革者报》上报道的例子中看个明白。这伙巫医基本上在林肯郡和诺丁汉郡的诸县范围内活动。根据《赫特福德改革者报》上作者的叙述，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患了脓疮已有两年，十分痛苦，他已经请了好几位医生看过，但未见一丝好转。几个朋友——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都建议他找一下巫医，因为他们都认为他中了邪。他点头答应，派妻子去找住在林肯郡新圣斯维新斯的一位巫医。那位不学无术的骗子告

诉她，她丈夫的病是因为受了魔鬼的骚扰，是她的邻居们用诅咒达到这个目的的。从他对过程的描述来看，用的符咒与非安博士和杰利·邓肯所有使国王詹姆士非常苦恼的符咒一模一样。他说，邻居们在一个巫婆的煽动下用蜂蜡在火前塑成她丈夫的模样，那塑像十分逼真，然后用针刺那个蜡像的全身，口中倒背主祷词，向魔鬼祈求用他的刺扎到蜡像代表的人身上，就像他们扎蜡像一般。为消除这个恶毒咒语的影响，这位巫医开了一种药，写了一个符咒让她带回戴在她丈夫生病的主要部位。病人每天都应背诵第一百零九和一百一十九首赞美诗，否则治疗就毫无效果。为此他收取了一个金币的费用。由于病人深信巫医能有效地治好任何疾病，他在三周的疗程之后大为好转。后来，他打开了那个骗子送给他的符咒，发现那是一张书满古怪文字，画有星象图的皮纸。

他隔壁的邻居们此时很恐慌，因为他们害怕在渐渐好转的病人的恳求下，巫医会采取措施惩罚他们。为了逃避这种情况，邻居们又从诸丁汉郡找来另一位巫医，后者告诉他们一个能抵御敌人任何恶意的相似的符咒。在结束他的文章时，作者说，“那位巫医在被咨询后不久就写信说，他已发现他的病人并不是被撒旦所影响，而是被上帝影响，他的病将不会彻底恢复，直到生命终结。”

1830 年左右，一个骗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也干着这种类似的生意。他操此业已经多年，且从病人手中收取了大量的费用。这个家伙诡称自己是一个排行第七的人所生的第七个儿子，因此自身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特别是那种因巫术所致的病症。不仅穷人找他，连贵妇人也乘着马车请他看病。经常有人从六七十英里外的地方前来请他出诊，对方不仅付给他往返的盘缠，还送上丰厚的报酬。他大约有八十岁了，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表使他的骗术屡屡得逞。他名叫欧凯或欧克莱。

法国现在迷信的思想比在英格兰有更大的市场。加利奈在他写的关于这个国家魔术和巫术之历史的书中，引用了发生在 1805 年和 1818 年间的二十多件事例。仅在 1818 年就至少有三个法庭在审理这种令人们感到羞耻的案子。我们下面只说其中的一个案子。53 岁的泥瓦匠朱丽安·得斯布尔德住在波尔多附近的蒂鲁兹村。1818 年 1 月，他突然患病。由于无法解释病因，他最后怀疑是否有人对自己施加了巫术。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女婿布里迪尔，他们一起前去请教一个叫布都安的蠢货，后者是一名巫医。这个人告诉他们得斯布尔德毫无疑问中了别人的巫术，并主动要求陪他们一起前往名叫雷那德的老头家中，他说这个老头就是真正的罪犯。1 月 23 日夜晩，三个人溜进雷那德的家，指控他借助魔鬼的力量诅咒别人患病。得斯布尔德双膝跪倒，真诚地恳求这位老头让他恢复健康，解除魔鬼的咒语，他将不再追究。这位老头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巫师。当得斯布尔德继续强求他解除咒语时，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咒语，也不会解除什么咒语而加以拒绝。这时，那个叫布都安的骗子又出面说，只有雷那德坦白罪恶，得

斯布尔德的病痛才会减轻。为了迫使老人招认，他们把带来的几根硫磺棒点燃，放在老人的鼻子下，不一会儿，老人就倒地因窒息而晕过去了。他们都很吃惊，认为他们杀了人，就把雷那德抬起来扔到旁边的一个池塘中，希望人们会认为老人是失足落水的。但是池塘不深，冰凉的池水使老人恢复了知觉，他睁开眼坐了起来。可此时那翁婿二人还待在岸边，他们更加惊愕了，恐怕他恢复过来向法庭告发他们。他们就涉入塘中，抓住可怜的老人的头发，痛打了一顿，然后按住他直到淹死为止。

几天后三人被以谋杀罪逮捕归案。得斯布尔德和布里迪尔被判严重过失杀人罪，只是在背上烙印以示惩罚，并被送到军舰上的厨房里做终身苦役。那位叫布都安的巫医则被当做疯子释放了。

加利奈先生进一步告诉我们，在他写作这本书时（1818年），法国到处可见一种以驱鬼捉巫为业的人。他还说，在农村无论何时，只要一位愚蠢的人认为有人对自己实施了咒语，当地的教区牧师就会积极地驱邪伏魔，这种做法使教民更加沉溺于迷信思想之中。加利奈先生推荐了一种补救措施，即将所有这些驱邪大仙们押到军舰的厨房里，让他们做苦役。这么做之后，巫婆的数目会立竿见影地马上减少。

迷信思想至今还阴魂未散，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和英国找到事例。事实上，在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有些错误思想已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中，岁月的演进也无法使它消除。覆盖大地的毒树可以被不屈不挠的圣贤先哲们砍倒，太阳也可以直射到那些曾安全地蜷曲在阴影里的丑恶东西，但是，交错缠绕的树根还留在地面下盘根错节，如果有人挖掘，还能发现其踪迹。另一个像詹姆士一世那样的君王还能使它们再度发芽。更加令人恐怖的是，如果再出现一个像英诺森八世那样的教皇，这些正在腐烂的根又会抽枝长叶，变得郁郁葱葱。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对迷信极度痴迷的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极度的疯狂减弱成了轻度的愚昧。现在迷信思想的崇拜者寥寥无几，而在过去的岁月里，它却拥有几百万忠实信徒，受害的人数足有数万之多。

第十二章 慢性投毒者

白斯卡拉：同样的人从未看见。

斯台发诺：由我判断，
所有的人将听到，将要出现，
一个最荒诞的无稽之谈。

白斯卡拉：真的，我将告诉你，
他们已陷入这场疯狂里边。

——米兰公爵

慢性投毒这种残忍的害人方法，在所有时期都被普遍采用。一般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让被害人看起来像自然衰竭一样缓慢死去而不露痕迹。对此怀有好奇心的人可以在贝克曼的《发明史》中有关“秘密毒药”部分进行查询。在这本书里他收集了从希腊和罗马的作家那里得来的有关此事的几个例子。早在十六世纪初，犯罪率就在逐渐升高。到了十七世纪，此种犯罪更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犯罪通常是由所谓的女巫和男巫施行的，并最终成为那些宣称拥有巫术和超自然技能的人必学的一种技艺。在亨利八世统治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对此种行为通过了一项重罪法令。根据规定，凡触犯该法令的罪犯将被烹煮而死。

时间最早、最为凶残的当属 1613 年发生的那起投毒谋杀托马斯·奥威巴里爵士案，此案使詹姆斯一世王朝蒙受了羞辱。有关此事的描述将是关于投毒狂历史的最恰当的开场白。五十年后，这种犯罪在法国和意大利盛行起来。

罗伯特·科尔，这个年轻的苏格兰人，刚一结识詹姆斯一世就以他那世所罕见的英俊外表而被授予很高荣誉。甚至是在他统治时期，人们就已怀疑詹姆斯一世本人对一切可鄙的罪过怀有特殊的嗜好。而如今，我们对他的历史研究得越多，这种怀疑就会越重。不管事实究竟怎样，英俊的科尔迅速地发迹了，仅凭他在公共场合任由他的君主亲吻他那光洁的面颊。1613 年他被任命为苏格兰财政大臣，并被册封为罗切斯特子爵而跻身于英国贵族之列。然而，还有更多的荣誉在等待着他。

在科尔仕途发达的过程中，有个朋友在暗中相助，此人就是国王的秘书圣·托马斯·奥威巴里爵士。他一直充当了国王许多罪恶的帮凶，并暗中参与

了国王的许多危险的秘密活动。正是他在利用自己的势力促使科尔不断提升。毫无疑问，他从科尔那里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奥威巴里并不吝啬他的友情——如果说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过友谊的话——而是将这种友谊的付出当做一种很好的享受，并为罗切斯特与弗兰西丝·霍华德夫人即艾赛克斯伯爵夫人通奸提供便利。霍华德夫人是个情欲旺盛、不知羞耻的女人。为了摆脱丈夫，她提起了离婚诉讼，其依据是一个富有朴实无华、感情纯真细腻的女人宁死也不愿承认这样的婚姻。她赢得了这桩可耻讼案的胜利，而且判决一经公布她就忙于筹备她与罗切斯特子爵的盛大婚礼。

托马斯·奥威巴里爵士曾经心甘情愿地支持科尔与艾赛克斯伯爵夫人的偷情幽会，而现在看来他似乎已猜到与如此无耻的妇人成婚将会妨碍科尔的仕途。因此，他极力劝诫科尔不要与这个女人步入婚姻的圣堂。但科尔对伯爵夫人一往情深，并与她一样产生了强烈的爱的激情。有一次，奥威巴里与科尔在白厅的游廊漫步时，有人无意中听到奥威巴里对科尔说“唉，我的大人，如果你真的与那个下贱的女人结婚，那将会毁掉你的一切。依我看，你最好接受我的忠告不要做这种傻事，但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你也切记不要过于沉湎于她的美色之中”。罗切斯特听后愤然离去，并扬言：“你要为你今天所说过的话负责！”这预示着奥威巴里不幸的降临。因为他暗示科尔将在国王面前失宠，而且他竭力抑制一个鲁莽、无情、放荡的人不断迸发的激情，这些都严重损伤了科尔的自尊。

奥威巴里的话一传到伯爵夫人的耳里，她就声言誓报此仇。不过，科尔夫妇极善伪装，丝毫没有流露他们的意图。在科尔的恳请之下，国王任命奥威巴里出任驻俄大使，这看起来是对奥威巴里的恩惠，实际上是他们的恶毒阴谋的第一步。他假装从奥威巴里的利益出发，建议奥威巴里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说这是国王要疏远他的计谋，并保证说如果因拒绝接受任命而引起什么恶果，他将尽力帮助奥威巴里。结果，奥威巴里中了圈套，国王因奥威巴里拒绝接受任命而被激怒，下令立即将他关进伦敦塔内。

奥威巴里一被监禁起来，他的仇敌就开始了向他复仇的行动。首先，罗切斯特利用职权解除了伦敦塔内原先代理狱长的职务，而让自己的手下吉为斯·艾维斯填补了这一空缺。另外一个人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就是理查德·威斯顿，先是经营杂货后来经营药品的零售商。科尔将他安插在看守室。只有这样，才实现了对奥威巴里的直接控制，科尔的阴谋计划也得到了他的同谋们的支持。

同时，阴险的罗切斯特用最友好的语言给奥威巴里写信，希望他能平静地对待不幸，并保证他被监禁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的朋友们正设法平息国王的怒火。他装作对奥威巴里极为同情，不时给他写信，并送一些伦敦塔内无法见到的糕点等精美食物。其实，这些食品都已被下过毒。偶尔，一些相似的礼

物会被送到吉布斯·艾维斯那里，如果没有信件同时送来，就意味着这些食品是无毒的。当然，这些无毒的食品与奥威巴里是无缘的。有位名叫特纳的女人，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房子租给罗切斯特与艾赛克斯夫人作为他们幽会的场所，现在由她负责采办毒药，这些毒药是由兰姆伯思区的一个所谓卜先知者佛曼医生和他的助手药剂师弗兰克林共同调制的。这二人深知什么样毒药应被用于什么场合。他们将毒药混在糕点和其他食物之中，这种不断投放的小剂量毒药将会逐渐耗尽奥威巴里的体力。特纳夫人定期地将有毒食物交给看守并由后者转交给奥威巴里，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都被掺进了毒药。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砒霜掺进食盐里，而将斑螫混入胡椒粉内。很明显地，奥威巴里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在这种状态下他对甜食和糊状食品有着一一种病态的偏爱。罗切斯特一直“慰问”奥威巴里，并坚持送一些精美的糕点、鲜嫩的猪肉，有时还会送松鸡等野味给奥威巴里，他期望他的关心能满足奥威巴里的需要。在这些野味的调料汁中，特纳夫人掺入了斑螫，在猪肉内浸入了硝酸银。到指定的审判之日，奥威巴里吞食的各种各样的毒药足以毒杀 20 人。但是他的体质仍然很好，生命仍在维持。药剂师弗兰克林供认，他为佛曼医生配制了七种不同的毒药，即硝酸、砒霜、汞、袖脊蛇毒粉（产于北美）、硝酸银、巨蜘蛛毒以及斑螫。奥威巴里的健在使得罗切斯特失去耐心。在给艾赛克斯夫人的一封信里，他表述了对此事未能迅速了结所产生的疑虑。于是艾赛克斯夫人命令看守立即结束奥威巴里的性命。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奥威巴里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毒杀，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对罗切斯特的背信弃义没有产生怀疑，他只是猜想可能会将自己终生囚禁，让国王对他更为怨恨。在给罗切斯特的一封信里，他威胁说，如果不能让他尽快恢复自由的话，他将把罗切斯特的恶行公之于众。他写道“在不久的将来，你和我都将面临死亡的审判，”“别欺人太甚，否则我会讲出让你和我都会后悔的事情来。”“不管我是生还是死，你都将遗臭万年，而你所做过的令人羞耻的事会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最最可憎的卑鄙小人。”“我非常惊奇你会忽视一个与你共有许多秘密的人。”“共同的秘密，不就是共同的危险吗？”

奥威巴里利用他所保守的秘密向粗鲁的罗切斯特勋爵作了告诫和暗示，意图在于罗切斯特救助自己。但是他失算了，因为罗切斯特认为：与其救他不如牺牲他。因为他信奉一条杀人犯所遵循的逻辑，那就是“死人是不会告密的”。在他收到奥威巴里的这些信后，他向他的情妇抱怨此事过于拖延。于是威斯顿受命加快完成这项计划，其时奥威巴里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在 1613 年 10 月，奥威巴里在被迫吞下一剂腐蚀性的升汞后，立即丧命，从而结束了六个月来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所忍受的痛苦。在死去的当天，尸骨未寒，他就被用床单草草一裹埋在了伦敦塔附近的一处深坑内，没有举行葬礼。

在《詹姆斯一世的性格特征及其宫廷生活》这本书里，安东尼·韦尔登爵士对这件惨案的最后情景作了不同的描述。他写道“弗兰克林和威斯顿走进奥威巴里的牢房，发现他正处于极端痛苦的折磨之中。在他的体内，他的自然体能正与毒药的药力进行着较量，而且身体的本能似乎已处于上风。他们担心他身上出脓的疖子、小脓疱、水泡会被医生们发现并有所怀疑，于是他们决定用床单将奥威巴里捂死，就这样结束了奥威巴里悲惨的生命。而他们二人向自己的同谋们保证奥威巴里是中毒而死的。对这两个杀人犯的所言没人再产生别的想法”。

奥威巴里的突然死亡，匆忙结束的葬礼，以及迟迟未作出的验尸报告，这些都加深了人们对这些事的猜疑。人们开始大声谈论此事而不再偷偷议论。死者的亲属也公开表明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奥威巴里是被谋害致死。但是罗切斯特仍然权倾朝野，没人敢公开声言对他的怀疑。很快，他就和艾赛克斯伯爵夫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婚礼，国王亲自出席了他们的结婚典礼。

看起来奥威巴里对詹姆斯国王性格的了解远甚于罗切斯特。他曾预言罗切斯特的婚姻将最终导致他在国王面前失宠，仅凭此言他就可以算是个真正的预言家。在他作出预言之时，罗切斯特正受着国王的恩宠，极为得势。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奥威巴里言中了。有关他的谣言一直没有停止，而且罗切斯特一直有种犯罪感，最终成了可鄙的人。他面失颜色，眼光黯淡，行为喜怒无常，粗心大意，并意志消沉。因而，国王不再以欣赏的眼光看他而是开始寻找新的意中人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勒尔斯正合国王心意：智力敏锐，英俊潇洒，胆大妄为。而后两点已足以使他得到国王的喜欢了。相应的，当罗切斯特无所作为之时，正是白金汉公爵得宠之时。失势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对罗切斯特的流言飞语比以往更有声势、更顽固。新受宠者也普遍会想尽办法加速失宠者的失势。而且白金汉公爵急于想让罗切斯特在国王面前完全失宠，因而就鼓动奥威巴里的亲属们对其亲人的莫名其妙的死亡提出质询。

对于未涉及自身的犯罪，詹姆斯国王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此外，他自夸有解决疑案的神奇本领，托马斯·奥威巴里爵士一案让他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首先，他下令逮捕了吉布斯·艾维斯。这样做时，似乎他并没意识到罗切斯特与此事有着极大的牵连。出于对慢性投毒这种残忍的害人方式的嫌恶，他召集了所有的法官。据安东尼·韦尔登爵士所说，詹姆斯跪在他们中间说：“尊敬的法官们，最近我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起投毒案。天啊！如果我们的餐桌变成了如此的陷阱，那么人人都将觉得生命不保，意大利人的风俗蔓延于我们中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以殷勤好客而闻名的民族）将会处于一种怎样悲惨的境地呀！因此，法官老爷们，我命令你们，在那个伟大而又可怕的审判之日，你们的调查一定要公正严格，不应因自己的喜好、

感情和偏爱而有所偏倚。如果你们宽恕了任何一个投毒犯，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如果我也这样做了，我与我的子孙后代同样也将永远受到上帝的惩罚！”

这个诅咒真的降临了，确切地说是降临在倒霉的斯图尔特王朝头上。詹姆斯国王违背了他的誓约，他与他的后代们也就真的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继吉为斯·艾维斯之后被逮捕的是看守人威斯顿，然后是弗兰克林和特纳夫人，最后是萨默赛特伯爵及夫人。自从奥威巴里死后，身居显要的罗切斯特正是凭借他们的身处高位的后援而不断高升的。

审判之日，威斯顿最先被带进法庭。公众对此案怀有极大的好奇心，他们不再谈论任何别的问题。法庭里人山人海，拥挤得足以使人窒息。据《英国审判》报道，首席大法官科克向陪审团揭露了这些卑鄙怯懦的投毒犯，他们试图暗中破坏人体自身良好的保护和防御机能。在英国，如此可恶的投毒事件真是闻所未闻、令人发指。但是，可恶的魔鬼已经教会了一些人精于此道，因此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握投毒的时间和空间，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内耗尽人的体能。通常他们采用四步手段来施行，即与其结交、投其所好、美酒佳肴、暗加毒药。

起诉书宣读完毕以后，威斯顿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上帝可怜我，上帝可怜可怜我！”一问到他将接受怎样的审判时，他就拒绝依靠陪审团，而是宣称他将接受神的审判。有段时间他一直坚持此种说法。但出于惧怕因蓄意藐视法庭而将受到严厉惩罚，最终他恳请宣布自己“无罪”并按照法律程序接受审判。

所有对威斯顿不利的情况都得到了证实，他最终被判有罪并在伦敦死刑场内被处决。特纳夫人、弗兰克林、吉为斯·艾维斯也被判有罪，并在1615年10月19日至12月24日之间这段时间被处决。但是对萨默赛特伯爵及夫人的庄严审判直到次年（即1616年）5月才进行。

在审判吉为斯·艾维斯时，据透露的情况表明北安普敦的伯爵家族部分成员，如萨默赛特夫人的叔叔以及重要涉猎者托马斯·蒙桑都具有投毒犯罪方面的知识。因萨默赛特夫人的叔叔已死，于是逮捕了托马斯·蒙桑并对其进行了审讯。然而，似乎看起来他极具危险性因而不能将其送上断头台，因为他所知道的詹姆斯一世的丑事太多了，而他在临刑前的陈述可能会泄露一些损害国王名誉的事情。为了隐匿原有的罪恶而不得不犯下新的罪恶是必需的。其结果是：对托马斯·蒙桑的审讯突然中止，他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詹姆斯已经违背了他的誓约，现在他对自己过于轻率地保证一定要对投毒犯绳之以法产生了恐惧。萨默赛特将被宣布有罪，这是无疑的，而且国王也明显地知道萨默赛特盼望着自己对他作出特赦和免受惩罚的决定。还在伦敦塔内，萨默赛特就很自信地断言国王不敢让他接受审判。对此他是错了，当然国王正

处于苦恼之中，他们二人之间的秘密理所当然地将永远不会被外人所知，但是人们却会对此产生猜疑。有人在猜想这些秘密是国王见不得人的嗜好，而另一些人却断言这个秘密与亨利王子的死亡有关。亨利王子是个很有德行的年轻人，他在世时极其讨厌萨默赛特。而对于他的英年早逝，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却没有一点惋惜悲痛之情。按照当时人们私下里共同的想法，他是被萨默赛特毒死的。大概在国王的头脑里，有一些犯罪或其他什么事情在缠绕着他，致使萨默赛特——国王的帮凶不能被公开处决。因而，当国王发现他宠信的人与谋杀奥威巴里的杀人犯有如此深的关联时，他就处于可怕的痛苦折磨之中。苦恼的国王采用各种办法来使萨默赛特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有人暗中建议萨默赛特承认有罪，并要相信国王的仁慈宽厚。伯爵夫人也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国王指示贝肯拟定一份有关“仁慈与偏爱”的所有观点的文件给萨默赛特——这是有可能成为证据的，并且再次劝告萨默赛特承认有罪，并保证此举不会有事。

伯爵夫人先走上被告席。当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她全身战栗，满面泪水，用微弱的声音表示服罪。当被问到为什么她的死刑判决不会通过时，她温顺地回答道：“我可能会因此而被深深惹恼，但是却无法减轻我的罪过。我渴望仁慈，并期望上议院全体议员将为我向国王说情。”结果通过了她的死刑判决。

第二天是伯爵的审判之日。看起来他根本不相信詹姆斯国王的承诺，因而表示不服罪。或许凭着对国王性格的了解，他很自信，泰然自若，非常严厉地反诘证人，并顽固地为自己进行辩护。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审判，法庭认为他有罪，并以重罪判处他死刑。

撇开国王与该罪犯之间所谓的秘密不谈，尽管国王发过重誓，但他还是害怕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或许这个判决书本来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伯爵与夫人在伦敦塔内被关了将近五年。最后结果出乎公众的意料，引起公愤并使国王蒙受了羞辱，因为他们夫妇俩都收到了皇家特赦令，但是却限定他们俩不得在皇宫附近居住。被判重罪的同时，伯爵也被剥夺了财产权，但是詹姆斯国王却批准免去他们每年 4000 英镑的所得税，此举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

有关这些罪犯的后半生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我们所了解的唯一一点情况就是：最初在他们之间燃烧的爱的火焰现在被相互嫌恶所代替，甚至到了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多日竟不说一句话的程度。

对这些罪犯残暴行径的揭露并没有阻止投毒行为的实施。相反，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却形成了人类性格中奇怪的特色——愚蠢的模仿。据猜测，詹姆斯国王本人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模仿行为的牺牲品。对此，哈里斯在他所著的《詹姆斯一世生平与写作》一书的注解里作了大量的说明。尽管白金汉公爵的犯罪事实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基于很多情况的猜测已足以使与此相关的数百人被送上绞架。据说他犯罪的动机有三点，其一是出于报复欲望，因为国王

在位的最后几年里，对白金汉公爵非常冷漠，其时国王实际上已注意他了；其二是出于恐惧心理，他担心国王会降低他的职位；其三是出于一种希望，那就是一旦詹姆斯国王死后，他对新国王的影响力将使他开始新的统治生涯。

在《哈里安杂记》的第二卷中有一篇题为《复仇的先驱》的短论，作者是医学博士乔治·艾格雷莎姆，也是詹姆斯国王的一名御医。在引述该短论时，哈里斯说整篇文章都充满了怨恨之情和偏见，很显然，这样说是夸大其词的。不过这篇文章形成一连串证据中的一环。艾格雷莎姆写道：“国王患了疟疾，公爵开始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当国王的所有御医午餐之时，公爵给了国王一点白色粉状物让其服下，长期以来国王一直拒服此药。但是经不住公爵的软磨硬泡，国王还是饮酒服下了此药。他的健康状况立即变糟，昏厥数次，疼痛难忍，并伴之以剧烈的腹泻。在受了如此折磨之后，国王陛下大声抱怨这种白色药粉，并喊道：‘即使去见上帝我也再不吃这种药了！’后来公爵告诉我们白金汉伯爵夫人（公爵的母亲）在国王的胸部涂上了膏药，于是国王变得虚弱不堪，呼吸短促，处于痛苦挣扎之中。医生们声称国王中了毒。随后白金汉公爵命令医生们退出了国王寝室，然后将其中一名医生作为嫌疑犯提交给议会，将另外一名驱逐出宫廷。国王死后，人们发现国王的身体和头颅比平常肿胀了许多；他的头发连同头皮都粘在了枕头上，而且手指甲与脚趾甲都开始松散脱落。”

白金汉公爵的党羽之一克拉伦敦，对詹姆斯国王之死却作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他说：“在 58 岁的年龄，肥胖笨拙的体内有着许多古怪念头的国王（经过痛风这样短暂的小病后）在第四或第五次疟疾发作引起的痉挛中死去。国王死后，各种毫无根据的毁谤、中伤之语四起。不久后，在一段放纵而混乱的时期间，没有人害怕会冒犯皇上陛下，而且当对皇室的责难与谩骂值得称赞之时，似乎看起来最严格、最有恶意的检查也可以实施。”尽管这些声明是如此确信，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到处散布的谣言会是完全杜撰的。而对此事进行的审查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严格，而是他所有的握有实权的心腹都在进行违宪行为以干扰此事的进行。在布里斯托尔伯爵所起草的对白金汉公爵的起诉书里，詹姆斯国王的中毒一事被列在末尾；在历史书中有关此事的章节常是一笔带过，甚至一度还被取消了。

据说白金汉公爵是从一个名叫兰姆医生那儿搞到毒药的，这是一个能变戏法的庸医。除了经营毒药以外，他还假装是一个算命的。公众对白金汉公爵产生的没有多少恶意的愤怒情绪全都倾泻在了他的身上，致使他不敢在伦敦街道上公开露面。但他的命运是不幸的。一天，他正走在切普赛德街上，自以为伪装得很好，结果一些街头流浪儿认出了他，开始怪声起哄，向他身上投掷石块，并大声喊叫：“投毒犯，投毒犯！打倒这个男巫！打倒他！”很快就聚了一大群人。兰姆溜出人群，撒腿就跑以求保命，人群则狂追不舍并在伍德街抓住了他。

从那儿，人们抓住他的头发沿街示众直到圣·保罗十字路口。人群用棍棒和石块不断地打他，并高喊“杀死男巫！杀死投毒犯！”

一听说这场骚乱，查理一世就从白厅快马加鞭赶赴出事地点平息骚乱。但是他来得太晚了，兰姆医生已死去多时，身上的骨头都被打碎了。查理一世对此非常愤怒，并因未能交出肇事的头目而罚全体市民 600 英镑的罚金。

然而在意大利，投毒却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从很久以前开始，投毒就被看做除去仇敌的极为正当的手段。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意大利人毒死对手几乎不会受良心谴责，正如现在的英国人对伤害自己人提起诉讼一样正常。当时一些作品也告诉我们，当拉·斯帕拉和拉·托普安尼亚进行该死的交易时，夫人小姐们将毒药瓶明目张胆地摆在梳妆台上。当对别人进行微量投毒时，就像现代妇女给自己身上喷洒科龙香水或熏衣草香水一样自然正常。社会风气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杀人犯也可以被认为是只不过犯了点小过错而已。

盖兹公爵在 1648 年曾作了一次堂·吉珂德式的尝试，妄图袭击那不勒斯市政府。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详情与公众对待投毒的态度有关。一个名叫詹尼热·安尼斯的人，曾经在马赛尼鲁度过一段短暂而离奇的渔民生活，并充当了民间自治组织的首领。盖兹公爵为此极端憎恶他，因而公爵的亲信们决定杀死安尼斯。公爵本人冷静地告诉我们，卫队长被派出执行此项任务。有人向他建议说匕首是最好的工具，但是卫队长双眼朝天显得对此建议颇为嫌恶。他已准备只要接到命令就毒死詹尼热·安尼斯。他还说，用匕首刺杀对方是不光彩的，而且有失卫队军官的体面！最后决定采用投毒方式。国王最信赖的事务律师奥古斯汀·莫拉给公爵带来了一瓶液体，以下是公爵本人的陈述：

“晚上，奥古斯汀来见我，并告诉我‘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它能使你摆脱詹尼热带来的烦恼。既然他罪该万死，那么他以何种方式得到惩处就无关紧要了。请您瞧一瞧这个小玻璃瓶，它里面装满了清澈美丽的液体。不出四天，这种液体就会惩罚詹尼热的不忠行为。卫队长已经对詹尼热下毒了，因为它无色无味，詹尼热对此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之后，公爵更进一步命令我们一定要适时适量下药，但是詹尼热却很侥幸，因为那天晚上除了一点油煎卷心菜之外他没吃别的任何东西，而卷心菜恰好就是解毒药，它使詹尼热吐出了所有的东西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此后的五天时间，他一直卧病在床，但是他却从未想到自己差点会被毒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售毒药已成为利润丰厚的行当了。又过了十一年，此项交易在罗马是如此兴隆，以至于一直保持沉默的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干涉。贝克曼的《发明史》及伯莱特的《联邦教堂历史杂志》对此都有披露。1659 年，有人告诉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说，有许多年轻妇女对神作忏悔承认用慢

性毒药杀过自己的丈夫。一般来说，天主教牧师把严格保守忏悔者忏悔内容作为一项神圣的职责，但他们还是对如此惊人猖獗的犯罪感到震惊和恐慌。尽管他们避免泄露忏悔者的姓名，但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教堂的主事告知正在实施的犯罪暴行。而当时在罗马，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年轻寡妇的队伍在日益庞大这一事实。而且也有人说到，只要有一对夫妇过得不幸福，不久，那个丈夫就会患病或者死亡。一旦开始了调查，罗马教皇当局很快就了解到，一个由年轻的妻子们组成的社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每晚都在一个名叫海尔瑞玛·斯帕拉的老年妇女的家里聚会，这个相貌凶恶的老妇人是颇有名气的巫婆和未卜先知者，并充当了这批泼妇的头领。后来查明，这些人中有几人还是罗马王室成员。

为了获取有关这些妇女秘密聚会内容的绝对证据，政府派了一名妇女打入她们中间。她将自己装扮成极其时富有钱的贵妇人。当她说明了她的情况后，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该组织吸收成了一名成员了。她假装她的丈夫对她有不忠行为并虐待她，为此她很苦恼。她央求拉·斯帕拉给她一点被罗马妇女们极力称颂的能让那些残忍冷酷的丈夫“长眠不醒”的灵丹妙药。拉·斯帕拉中了计，并以买主的财产所能承受的价格卖给了她一点所谓的“灵丹妙药”。

这种溶剂一拿到手就被送去化验分析，结果正如预料中的，这是一种慢性毒药，透明而且无色无味，与盖兹公爵所说的一样。一获得这些证据，警察就包围了那所房子并拘捕了拉·斯帕拉与她的同伙。当局对拉·斯帕拉这个被描写成极其丑陋的老妇人进行了拷问，但是她却非常顽固，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另一个名叫拉·格拉特奥萨的女人却没有她那么顽固，全部交了这个穷凶极恶的妇女组织的秘密。尽管她是不堪忍受拉肢酷刑的折磨而被迫招供的，但是我们仍有许多充分的证据向后代证明她们的犯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她们被判有罪并根据犯罪的情节和轻重程度被处以相应的刑罚。拉·斯帕拉、格拉特奥萨以及另外三个毒死丈夫的妇女同时在罗马被绞死。三十多名妇女被沿街鞭打示众，还有几个妇女，因其高贵的身份而免受了这种屈辱的惩罚，但被流放国外并罚以重金。随后的几个月内，最少有九个妇女因为投毒而被绞死。而另外一群包括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内的妇女，被迫半裸身躯沿罗马的街道鞭打示众。

这种严厉的惩罚并没有阻止这种犯罪的实施。那些妒意重的妇女和贪婪的男人，因急于得到她们的父亲、叔伯或者兄弟的遗产而纷纷使用毒药。由于它具有透明、无色无味的特点，因而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精于此道的摊贩更是将其配制成不同浓度，以便买主只要说出他们希望药力在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六个月内发作，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毒药。这些摊贩主要是妇女，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一个名叫托普安尼亚的女巫。她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杀死了600多人。

从少女时代起，她就开始了经销毒药，先是住在巴勒莫，然后是那不勒斯。一个名叫莱伯特神父的有趣的游客，在他从意大利写的信里详细陈述了与她有关的详情。1719年，他还在维其阿市的时候，那不勒斯总督发现他的辖区内毒药买卖极其猖獗。那种毒药被称做阿奎他或微化水。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查后，总督查明正是托普安尼亚（当时已近七十高龄，她在拉·斯帕拉被处决后不久即开始了她罪恶的交易）把一种用小玻璃瓶装的署名“圣·尼古拉斯·巴里甘露”的毒药大量销往意大利全国各地。

圣·尼古拉斯·巴里的坟墓已驰名全意大利。据说，它常常冒出一种神奇的油，这种油可以治愈几乎所有的遗传身体疾病，患者可以完全放心使用。拉·托普安尼亚给她的毒药很巧妙地起了这个名字以逃避海关官员的检查。这些官员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对圣·尼古拉斯·巴里和那妙不可言的油怀有一种极度虔诚的敬重之情。

这种毒药与拉·斯帕拉制造的毒药很相似。顺势疗法学说之父海乃曼医生写过关于此种毒药的文章。他说，这种毒药是由富砷的中性药用盐配制而成，它将使食用者逐渐失去胃口，变得苍白、虚弱、乏力，并出现胃部咬啮般的痛苦，以及肺病等症状。盖格利亚德神父说，经常将几滴这种毒药滴进茶里、巧克力或者汤里，他的药效很慢，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凯瑞里是奥地利皇帝的内科医生，在他写给霍夫曼的信里写道，这是一种晶粒状的砒霜，在煮沸的热水里添加名叫辛巴拉里阿的香草后，（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效果）它差不多能完全溶解。那不勒斯人将它称作阿奎阿·托夫尼那；在整个欧洲，它以阿奎阿·托普安尼亚之名而臭名远扬。

尽管这个女人进行的这种有名的买卖范围如此广泛，但是要见到她却极为不易。因害怕被发现，她一直生活于担惊受怕之中，她经常更换自己的姓名和住所，并假装成一个极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在修道院中一住就是数月。一旦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发现，她就寻求基督教会的保护。不久，她就被告知那不勒斯总督正派人搜寻她，于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她躲进了一家修道院。对她的搜寻并不十分严密，而且她应变措施也十分有效，因而几年内她都十分巧妙地逃避了当局的搜捕。更不寻常的是，像展示其作品的结果一样，她的交易仍在进行并且像以往那样大量而广泛。莱伯特告诉我们说，她对那些非常憎恨自己丈夫并想除掉他们的可怜的妻子们极富同情心。她们若无力购买神奇的阿奎阿，她就免费赠送给她们。

然而不会允许她一直这样干下去。最终在一个女修道院发现了她，并截断她的退路。总督几次向修道院院长提议把她交出来，但是毫无结果。那个女修道院院长因得到该主教管区大主教的支持而坚决拒绝交人。结果，这种意外的重要情况引起了公众对罪犯强烈的好奇心，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修道院以

求一睹她的尊容。

看起来此事的如此拖延使得总督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和一名并不热心的天主教徒，他断定即使教会也不能庇护一个如此凶恶残忍的罪犯。总督无视教会的特权，派了一队士兵破墙而入抓走了她。培格奈特利红衣大主教被深深地激怒了，他威胁说将剥夺教友特权并将停止全市的宗教活动。所有普通教士都被鼓动起来开始行动，他们将那些信奉迷信的虔诚信徒发动起来，并准备集体冲进总督府营救托普安尼亚。

这种形势是很严峻的，但是总督是不会被恐吓吓倒的。实际上，他的一切做法看起来他已集机敏、冷静与精力于一身。为了避免剥夺教友特权的威胁可能引起可怕的后果，他在主教府四周安置了一队士兵，以判断主教会不会愚蠢到真的实践那条会使全城包括主教本人在内陷入饥荒的诅咒。只要被逐出教门这条戒令还有效，那么商人们就不敢将食品带进城里进行交易，这样将会给他和他的信徒们带来极大的不便。正如总督预料的那样，仁慈的红衣大主教并未实践这一威胁。

然而政府还要面临起事的百姓们。为了平息他们的吵闹，防止正在迫近的暴动的发生，政府派出一些人巧妙地混入这些人中，广泛散布消息说托普安尼亚已经在全市所有的水井和泉水中投放了毒药。仅此足矣，民众立即对她产生了反感，那些刚才还把她当做圣人看待的人们现在却骂她是个恶魔，他们热切地希望她将受到制裁的心情就像以前希望她会逃脱一样急切。随后对托普安尼亚进行了审讯，她供出了一长串受害者名单，还供出了那些曾雇请过她的人的姓名。不久以后她就被绞死了，而她的尸体也被从墙外扔进了那个女修道院院内，正是从这里她被抓走的。允许教士们为这个曾在他们辖地内请求避难的人举行葬礼，这样做起码是为了赢得这些教士的好感以安抚他们。

托普安尼亚死后，投毒狂似乎是减少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较早期期的法国是什么使得投毒行为发生。在1670年到1680年这段时间内，投毒在法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德·赛维根夫人在她的一封信里表达了她的忧虑之情，她害怕法国人将成为投毒犯的同义词。

正如意大利一样，政府是从传教士那里得到关于这种盛行的犯罪的最初情况。一些上层、中层甚至下层妇女在向教士进行忏悔时承认她们曾毒杀过自己的丈夫。这些情况曝光以后，两个意大利人艾克赛力和格拉斯遭到了逮捕并被投进了巴士底监狱，他们被指控为那些谋杀犯制造和贩卖毒药。格拉斯死于狱中，而艾克赛力在狱中呆了七个月一直没有受到审判。不久以后，正是在巴士底监狱，他结识了另一位名叫森特·克罗克斯的犯人，尽管有他们的反面例子，但是这种犯罪在法国人中间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从森特·克罗克斯那儿学到这种方法的最为有名的罪犯是德·布瑞威利尔

夫人，她的出身与婚姻都使她与法国最高贵显赫的家族连在一起。从很小时起，她看起来就很冷酷和堕落。如果我们相信其供词的话，那么在她十几岁进入少年时代以前她就已经坠入了邪恶之中。然而她却美丽大方，才华出众，并且在世人的眼里还是温和善良和值得效仿的典型。古约特·德·佩特维在《轰动一时的讼案》一书中说，德·赛维根夫人在信里都声称她态度温和，举止得当可亲，而且在她的面目中看不出她的邪恶灵魂的一点痕迹。1615年，她嫁给了德·布瑞威利尔侯爵，与他过了多年并不幸福的生活。侯爵是个荒淫放荡的人，也正是他将森特·克罗克斯介绍给了自己的妻子。此人摧残了她的生活并将她拖向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直到她罪孽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她充满了罪恶的灵魂使她感到毛骨悚然。为了使森特高兴，她产生了犯罪激情，为使他满足，她立即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在她得到报应之前，她可恶的罪恶达到了极端。

在世人的面前，她仍是一副正派的形象，而她发现与她那一直没有试图掩饰自己恶劣行径的丈夫实现合法分居并没有多少困难。她的做法触怒了她的家族。此后，她完全撕开了面纱，将她与情人森特·克罗克斯的私情公开。她的父亲德·奥布瑞侯爵对她的行为大为愤慨，搞到了一纸秘密逮捕令将森特投入巴士底监狱关了十二个月。

森特·克罗克斯以前居住在意大利，是个毒药业业余爱好者。他了解一些可恶的拉·斯帕拉的秘密，这些秘密通过艾克赛力的指导使他提高很快。由此他与艾克赛力迅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后者向他演示了如何配制不仅在意大利盛行的液体毒药，而且包括那种后来在法国非常流行的粉状系列毒药。像他的情妇一样，森特显得温和、诙谐、聪明，而且在公众面前一点也没显露出那两个正啃噬他内心的强烈的欲望，即报复和贪婪。这两种欲望都是针对不幸的德·奥布瑞一家的：他报复，是因为他们曾使他人入狱，而他的贪婪，则是垂涎他们的财产。由于漫不经心和奢侈浪费，他总是缺钱。只有德·布瑞威利尔夫人在不断地接济他，而她分得的财产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对隔在他与财富之间的障碍感到苦恼，于是他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那就是毒死她的父亲德·奥布瑞侯爵以及她的两个兄弟，那样的话，她就可以继承财产了。这样三桩谋杀对他这样一个坏蛋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将他的计划告诉了德·布瑞威利尔夫人，而她竟然没有一点良心谴责且同意帮助他：他着手配制毒药，由她负责下毒。想不到她极为热切踊跃地开始工作了。森特·克罗克斯发现她是一个极具领悟力的学生。不久，在制造毒药方面她与他几乎一样熟练了。为了试验第一剂毒药的药力，她常常用狗、兔子、鸽子做试验。以后，为了对药力更有把握，她就顺便访问医院，并且在她以慈善名义带给那些可怜病人的汤里放进了毒药，没有一种毒药是用来立即置人于死地的。因此她可以将它们用于某一个病人而不用担心背上谋杀的罪名。在她父亲的餐桌上，她又将这一残忍的

试验应用于她父亲的客人们的身上，在客人们的鸽肉馅饼里她下了毒。为了更加确定，紧接着她开始拿自己做试验！通过这种不顾死活的尝试后，当她确定了一服药的药效后，她就从森特·克罗克斯那儿得到一服解毒剂。摒弃了所有疑虑后，她开始对自己的白发老父下手。她亲手在父亲的巧克力中下了第一剂毒药，毒药药效很好。老人“病”了，而她的女儿在他的床前守候，看起来充满了关切焦虑之情。第二天，她给他送了一些据她说极为滋补的肉汤，在汤里她又下了毒。用这种方式，她使父亲体力逐渐耗尽，并在十天内一命归天！他的死看来似乎完全是疾病所致，以至于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当她的两个兄弟从乡下赶来对父亲尽最后的孝心时，他们发现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姐姐的悲伤像爱子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哪里想到厄运即将到来。他们阻隔在森特·克罗克斯与已经快要到手的财富之间，因而他们已经在劫难逃。森特·克罗克斯雇了一个名叫拉·朝赛的人对她的两个兄弟投毒，并且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二人都被一一送上了西天。

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但由于他们的行为极其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将此事与毒药联系起来。由于亲人们的死亡，侯爵夫人的妹妹继承了一半家产，尽管不是全部财产，仍然引起了森特·克罗克斯的不满。于是他决定让她像她的父亲与兄弟一样死去。然而她的疑心很重，迅即离开了巴黎，才使得她逃脱了正在迫近的死亡。

侯爵夫人进行的这些谋杀都是为了讨得情夫的欢心。现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她急于实施另一项犯罪。她希望能与森特·克罗克斯结婚，尽管她与丈夫分居但仍然没有离婚。她认为毒死丈夫会比向法院申请离婚要容易得多，而法庭很有可能驳回她的离婚申请。但是，森特·克罗克斯对她这个“犯罪的工具”已经不再有一点爱意。坏人并不爱慕与自己一样坏的人。尽管自己是个坏人，但是他根本不想与侯爵夫人结婚，也不希望侯爵死去。然而，他似乎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向她提供毒杀她丈夫的毒药，但他又小心翼翼地解救侯爵。德·布瑞威利尔夫人头天给自己丈夫下了毒，森特·克罗克斯第二天就会给他一粒解毒药。他们两个的如此行为使侯爵深受折磨，但最终得以逃脱死亡。然而他的体质已被破坏殆尽，心脏也被破坏。

但是他们的报应也已到来，一场可怕的灾难使杀人者得到暴露。森特·克罗克斯所配制的毒药药性很烈，所以在实验室工作时，他都不不得不上面具以防窒息。有一天，面具突然脱落，致使他猝死。第二天早晨，人们在他改装成实验室的黑暗寓所内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给人的印象是他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因而他的所有物品交由警察代管。在清理物品时，发现了一个小盒子，盒上贴着一张说明：

“如果这个盒子落到了您的手上，我诚挚地恳求您能帮我一个忙，将它交给

住在圣·保罗第九大街的德·布瑞威利尔侯爵夫人。这个盒子里所有的东西与她相关并且仅属于她一人所有。而且，盒内的东西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用，仅仅对她才有价值。如果她在我之前死去，我希望您将这个盒子烧毁。为了有人以不知道情况为借口，我对崇敬的上帝发誓，对一世圣明发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绝不会有假。如果我的合理打算遭到任何人的阻挠，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你都将备受良心的责备。我声明这是我最后的遗愿。书于巴黎，1672年5月25日。

（签名）森特·克罗克斯”

这种急切的恳请并没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受到人们的尊重，相反却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有人打开了盒子，发现里面装着一些纸张以及几个玻璃瓶、粉末。这些粉状物被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进行化验分析，那些纸张则被警察保存。警察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一张由德·布瑞威利尔侯爵夫人签名给森特·克罗克斯的总额3万法郎的期票。另外一些文件更加重要，因为它显示了她与他的仆人拉·朝赛和最近的谋杀案有关。当侯爵夫人一被通知森特·克罗克斯的死讯时，她就试图请求将那些文件和盒子交给她，但她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她看出机不可失，就立即离开本国。第二天早晨，当警察去抓她时，她已成功地逃往英国。拉·朝赛没有这么幸运，他全然不知发生了那场使他恶行暴露的灾难，因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被捕后对他进行了审讯。拷问过后，他供认自己曾给德·奥布瑞先生吃过毒药，并因此从森特·克罗克斯和在爱克斯德·布瑞威利尔夫人处得到了100个皮斯托尔（西班牙古金币），以及终身年金的承诺。他被判处车磔刑，侯爵夫人被缺席判决斩首，随后，1673年3月，在巴黎他被处刑。

德·布瑞威利尔夫人在英国居住了三年。1676年初，她认为对她的严密追踪的风头已过，可以冒险重返欧洲大陆。于是她秘密潜到比利时的列日。尽管她很谨慎，法国当局还是很快就得到了她返回的消息；列日市政府立即作出安排，允许法国警察代表在对她的裁判权范围内逮捕她。随后，马里诸塞的一位名叫戴斯格瑞斯的警官接受此项任命离开巴黎前往列日市。到了列日后，他发现她已在一个女修道院内寻到了庇护所。在这里，按当时的法律，法律之手是无法触及她的。然而戴斯格瑞斯并不知难而退。强力无法办到的事，他转而采用计谋。他装扮成牧师，被允许进入该女修道院，并且获得了拜访德·布瑞威利尔夫人的机会。他说，作为一个法国人，路经列日而不来拜访美貌惊人而遭遇如此不幸的夫人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他的这一番恭维话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戴斯格瑞斯认为，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他已抓住了她的弱点”。于是，他就继续巧妙地向她倾吐爱慕之意，直到侯爵夫人完全失去了戒心。她很轻易地就答应了他与他在修道院外相会的提议，因为在那儿他

们的幽会会比修道院内便利多了。出于对她想象中的新情人的信任，她真的赴约了，结果发现她投入的并不是情郎的怀抱，而是遭到了一个警察的拘留。

对她的审判如期进行，有关她犯罪的证据确凿充分。拉·朝赛的临终陈述已足以证明她是有罪的。除此之外还有森特·克罗克斯盒子上可疑的说明和她逃离巴黎之举。然而所有证据中最有力、最确凿的证据是在森特·克罗克斯物品中发现的她亲笔书写的一张纸。在这张纸上，她向森特·克罗克斯详述了她一生的罪行，并谈及了对她父亲和两个兄弟的谋杀，这足以证明她的犯罪事实。对她进行审判期间，整个巴黎都处于动荡之中，德·布瑞威利尔夫人成为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有关她犯罪的全部细节都被公开，人们对此津津乐道。有关秘密投毒的想法第一次进入到数以百计人的头脑中，这些人后来也开始实施这种犯罪。

1676年7月16日，巴黎高级刑事法院宣布了对她的判决，她犯有谋杀自己父亲和两个兄弟以及谋杀自己妹妹未遂罪。宣判过后，她被光着脚拖进一辆囚车，脖子上拴着一条绳子，手里举着一个燃烧的火把被押送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门口。在那里，在全体人民的面前，她将正式认罪。之后被押往德·格瑞威广场斩首示众，她的尸体被火化，而她的骨灰被撒往空中，随风飘逝。

被判刑后，她对自己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供认不讳。看起来她似乎对死亡无所畏惧，然而不是凭着勇气而是不顾一切的态度在支撑着她。德·赛维根夫人说，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囚车内，她恳求听她忏悔的牧师能够支开刽子手并能靠她更近一些，以便他的身体能把“使她身陷囹圄的卑鄙的戴斯格瑞斯”挡在她的视线之外。她还问那些在窗户边目击此过程的女士们，她们正在看什么？并说，“你们所看到的是多么美妙的呀，千真万确！”在断头台上，她依然大笑不止，她死时也像她活着时一样，执迷不悟，冷酷无情。第二天早上，人们蜂拥而至收集她的骨灰并将其当做圣物保存起来。她被看做殉道的圣人，而她的骨灰则被人们当做蒙上天恩赐能治百病的效力。人们经常会有一些傻念头，把那些自诩负有神圣使命而内容又含糊暧昧的人在其死后将其尊奉为圣徒。然而在这个事情上，众多群众那令人作呕的想法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在她死前，对当时身兼法国南部省的财务主管和牧师最高收税官双重身份的德·潘奥提埃尔提起了诉讼。控告人是一位名叫圣·劳伦特的夫人，她指控他毒死了她的丈夫，即前任最高收税官，其目的是为了替代她丈夫的职位。有关此案的详情从未披露过，而且最高当局施加压力阻止此案的审判。人们所知的情况就是他同森特·克罗克斯和德·布瑞威利尔夫人关系密切，据猜测他的毒药是从他们二人那儿弄来的。然而，他拒绝讲出任何会把他牵连进去的事情。最终，潘奥提埃尔在巴士底狱被关了几个月以后，对他的调查不了了之。

有传言指控德·邦兹红衣大主教当时曾是潘奥提埃尔帮凶的一个密友。由于要支付几项数额颇高的年金，红衣主教的资产有点不堪重负。然而，正当投毒极其盛行之时，那些领取年金者都相继死去。后来，当谈论这些领取年金的人时，红衣主教常说“我真幸运呀！我比他们都长寿”。有个圣贤看见他和潘奥提埃尔同坐一辆马车时，大声叫道，“瞧！这不是德·邦兹红衣主教和他的‘运气’吗！”

当时，投毒的狂热想法已深深植入人们的头脑之中。一直到1682年，法国监狱里很多犯人都是被指控犯有投毒罪而被判入狱的。同时非常特别的是，别的各种犯罪都相应的减少了。在意大利，我们也早已看到了这种犯罪的来势之猛，或许可以说，这种情况比法国尤有过之。这些无臭无味的毒药对那些心肠狠毒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们能使这些人悠闲自在地静等谋杀结果的如期实现。似乎妒忌、报复、贪婪甚至微不足道的怨恨都会诱使他们投毒。由于使用手枪、匕首或者烈性毒药都能使对方立即毙命，但却会因此败露，因而有些人就转而使用慢性毒药而无须恐惧。当时腐败的政府尽管可以纵容一个像潘奥提埃尔一样富有而又有权势的朝臣实施如此暴行，但却对这种犯罪在民间的泛滥感到极为震惊。在欧洲人的眼里，耻辱这个词实际上已成为法国人的代名词。为了杜绝此种犯罪，路易十四创立了紧急议会，并对审判和制裁此类罪犯赋予了极大权力。

这个时期，特别是有两名妇女最为臭名昭著，她们对数百人的死负有一定责任。她们二人名叫拉涅森和拉维格瑞克丝，都居住于巴黎。如同她们的仿效者斯帕拉和托普安尼亚一样，她们的毒药主要售给那些希望摆脱丈夫的妇女，而且在一些个别情况下，还卖给那些希望摆脱掉妻子的丈夫们。她俩的公开身份是接生婆，同时还假装是未卜先知者，并接待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顾客。穷人、富人都蜂拥而至，好像要从他们的曼萨德式房屋那儿获取未来的秘密。她们的预言主要是有关死亡问题的。她们会对妇女们预测死亡正向她们的丈夫迫近。对贫穷的继承人，她们则预言他们富有的亲戚将面临死亡。正像拜伦所表达的那样，这些继承人“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通常，她们会安排一些器具来帮助她们完成预言。她们经常会告诉那些可怜的顾客房内会出现正在迫近的死亡的某些预兆，比如玻璃杯或瓷器的碎裂声。事先她们已给佣人一定小费安排她们在约定场合制造出破裂声，就好像是极偶然发生的。作为接生婆，她们窥探到了许多家庭的秘密，后来这些秘密对她们又有着极可怕的利用价值。

我们不知道在她们被发现之前从事这种可怕的生意有多长时间。1679年底她们的罪行终于败露了。她俩都受到了审判，并被宣告有罪，于1680年2月22日在德·格瑞威广场被烧死。她们的手被用烧红的烙铁烧出孔来再砍下来。她们在巴黎和外省的党羽也被揭发并被审判。按照某些作家的说法，在各省城，

有三十到五十人，主要是妇女，被绞死。拉涅森保留了一份在她这里购买过毒药的人的名单。在她被捕时，这份名单落到了警方手上，诸多法官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德·罗克斯姆伯格陆军元帅、德·索桑伯爵夫人以及德·保隆公爵夫人的名字都在此份名单上。陆军元帅似乎看起来仅与一名妇女有点风流韵事，然而当时公众却认为他的罪责并不是风流放荡这么简单。《乌德勒支和平以来欧洲大事记》的作者写道，“那些经营毒药、进行预言的一帮人宣称，他（陆军元帅）早已将自己出卖给魔鬼。一位名叫杜平的女子就是被他毒死的。在其他许多故事中，说他与魔鬼签了合同，是为了使他的儿子能与劳涅斯侯爵的女儿成婚。当对他进行第一次指控时，陆军元帅自己就走进了巴士底狱。面对这些拙劣荒唐的指控，他以骄傲和清白交杂的感情做了回答：‘当我的祖先，马提埃·德·蒙特摩西与路易·拉·格罗斯寡妇结婚时，为了使年幼的国王获得蒙特蒙赛议会的支持，他并没有依靠魔鬼，而是依靠了国会。’这个勇敢的人被投进了6.5英尺长的牢房内，对他的审讯持续了十四个月之久，其间有几个星期的中断。然而并没有对他作出判决。”

索桑伯爵夫人宁愿逃到布鲁塞尔也不愿处于受审的危险之中。对于指控自己企图用粉末系列毒药毒杀西班牙王后的嫌疑，她永远也没能洗刷掉。保隆公爵夫人遭到了逮捕，由紧急议会对其进行了审问，然而看起来她并未使用慢性毒药，只是极力打听有关未来的机密，并且以看见了魔鬼而使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一个名叫拉·瑞耐的议院议长是个又矮又丑陋的老者，他非常严肃地问她是否真的看见了魔鬼，这位夫人盯着他的脸说：“啊，是的，我现在看见他了，他是个又矮又丑陋的老头，性情极坏，并且穿着国王顾问的长袍。”对这样一位言辞尖刻、口齿伶俐的夫人，拉·瑞耐极为小心地避免问她其他问题。公爵夫人在巴士底狱被关了几个月，没有发现有关她犯罪的证据，于是在她那些有权势的朋友的说情之下，她终于被无罪释放。对此项犯罪的严厉制裁或许会降低民众的模仿热潮，然而上述这些人的免受惩罚却起了反作用。潘奥提埃尔以及他的雇主——富有的德·邦兹红衣主教的逃脱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几乎有两年之久，这种犯罪仍然极其猖獗，直到火刑和绞刑重新启用，并用这些刑罚处死了一百多人以后，这种犯罪才最终被压制下去。

第十三章 鬼屋魔影

传来清晰的敲门声！……咚！

咚咚！咚！

……是谁在敲，是那

比尔泽巴布吗？……

是谁在敲，难道是幽灵？咚！

咚咚！咚咚！——

怎么总没个停？

——莎士比亚《麦克白》

有谁既不曾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宅子？门窗紧闭，无人居住，日渐破败，屋里遍布灰尘，看上去阴森恐怖。午夜，房里常传出奇怪的声音——有的像似有似无的敲门声，有的像拽动链条哗啦啦的声音，有的又像是烦躁的鬼魂的呻吟——人们认为晚上经过这房子也是危险的。房子里成年累月无人居住，即使倒找钱，也没有人敢在这儿住下。如今在英国有成百所这种鬼屋。在法国、德国，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上百间。这些宅子无形中被打上了恐怖的印记——它们被认为是魔鬼和邪恶的幽灵们的藏身之处。胆小的人们远远地避开，而虔诚的信徒们经过这鬼屋时便祝福自己，并向上帝寻求保护。伦敦有许多这种宅子。如果有人吹牛对人类智力的上升感到自负，只要他愿意花工夫找一找这些鬼屋，数一数它们，他就会明白要根除这古老的迷信，人类的智慧还有待大大地提高。

这种相信有鬼屋存在的思想，是巫术时代留下的残余。鬼屋特别受到人们注意，这是因为它相对而言比较无害，也并没有达到能使大众都变得荒唐起来那样疯狂的程度。它并不像其他我们早已用相当长的篇幅详述过的那些发源于巫术崇拜的观念，玩弄这种把戏的人并没有被烧死或是绞死，而只有少数蹲了监狱。

很多房子只是由于它自身的一些极难觉察的情况而被人认为闹鬼，而胆小轻信的人就因此远远躲开它，其实只要有个人头脑敏锐的人解开症结之所在就可以打消人们心头的恐慌了。在爱克斯·拉·查普就有这么一间大宅子，里面不分昼夜总是听见有种神秘的敲击声，所以有五年一直没人敢住在里面，看上去

很是荒凉。没人能解释那声音发自何方，左邻右舍越来越惶恐，最后竟相继放弃了自己的房子，把家搬到城里其他地方去了，那样他们便可以少受魔鬼的影响。这所宅子这么久无人照看，慢慢地就变得破败不堪，里面光线昏暗，满室狼藉，整幢房子惨不忍睹，更像个鬼宅。日落后几乎没人敢打这儿经过。人们听见那敲门声来自楼上的某间屋子。声不太大，可是常常响起。街坊里流传常听见地窖里有人在呻吟，还有人在午夜的钟声刚过后看见灯火在住户的窗外飘过来荡过去，有人还说有身着白衣的幽灵们在窗外咯咯地笑着，互相嘀咕着，闹个不停，但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深究。可是无论如何，那奇怪的敲击声却不容置疑地持续着，房主曾经几次决心查出事情的真相，可是都没有结果。牧师来给所有房间撒上圣水，以适当的方式命令魔鬼离开这宅子，搬到红海去。但是无论牧师怎么做法事，敲击的声音还是天天都响着。而最后，由于无意中发现了敲击声的起因，邻里间才终于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宅子里的旧主人为不再受那可恶的响声的烦恼而伤透了脑筋，只好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它，大赔了一笔。一天新房主站在二楼的房间里，突然听见房门撞击门槛，发出相当大的声音，然后门马上打开大约两英尺。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看着那门。过了一分钟，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两次。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门，一切就明白了。因为门闩坏了，所以门关不紧，就主要绕着门底下的合叶转动。正对着门有一扇窗，窗上边一块玻璃碎了。当风以一定的角度吹进来时，强大的气流强力把门关上。而因为没有门闩，门又给弹开了。如果又有阵气流吹进来，门就又被吹闭而后弹开。新房主赶忙找了个玻璃工安上了那块玻璃。打这以后，那神秘的声音就永远停止了。经过重新涂泥和刷漆，老房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好声名。然而，这间房子“闹鬼”两三年前就为人所知，即使真相大白后，还有许多人如果有其他路可走，就远远避开这房子。

沃特·斯科特爵士曾在他的《关于魔法和巫术的信笺》一文中讲述过与此案类似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个世家子弟，口碑甚佳，且在政界颇有名气。他刚刚继承了爵位和财产后，公邸里的仆人中流传说晚上总是听到有奇怪的声音。这绅士就决心自己来找出事情的真相，并携一个老家人寻找声音的来源，这老家人也和其他人一样说过关于老主人死后就开始了奇怪的敲打声之类的话。他俩监视着整个宅邸，终于听到了响动，最后一直跟着声音到了一个小贮藏室，里面存放着全家的各种食品。老家人恰好有这贮藏室的钥匙。可他们进了贮藏室后很长时间却再没听到带他们进来的那声音。最后，他们终于又听到了那声音，可听上去比在外边远处听来又小得多了。这种情景使他们不由得浮想联翩。后来俩人毫不费力地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是一只耗子被关在一个旧式鼠笼里，它在笼子里还能挣扎着把关它的笼门举到一定的高度，然而再也举不了更高，只好又放下来。这奇怪的声音原来是耗子企图逃脱鼠笼造成的。鼠笼

的门“啪”地合上的声音在宅院里回响，却促成了人们神秘的流言。如果不是主人这一番调查，流言完全有可能给这幢房子带来恶名，从而没人敢再在这里居住下去。这件事是这位绅士亲口告诉沃特·斯科特爵士的。

但是总的说来，像由于这种意外的缘故而不幸得到恶名的房屋要少得多，大多数“鬼屋”都应该“感激”某些活人的流氓诈骗行径，是他们给它以如此“优雅”的称号的。曾有六个修士狡猾地愚弄过国王路易。国王路易为人虔诚，并因此在本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圣人”的美名。听到他的神父以极大的热情称誉圣布鲁诺修道院的修士们善良博学的品行，洛斯王就想在巴黎附近有这一群好修士。修道院主教贝纳德·德·拉·特爾派了六个弟兄到国王身边去，国王让他们住在常特立村一所美观的房子里。法佛特古行宫是罗伯特王建造的一处皇家宅邸，多年来无人居住了。巧的是，教士们的房子就在法佛特宫附近，他们从窗里正好可以看见这所漂亮的宫殿。可敬的修士们认为这宫殿正好适合他们来往，但他们是如此的谦谦之士，以至于认为通过正当的手段向国王索要太难为情。为了达到这目的，修士们发挥才智，想出了个好办法。从前从来没人责难过法佛特宫的名声，可不知怎的，自打这六弟兄成为其邻居以来它就马上臭名昭著起来。晚上常听到宫里发出恐怖的尖叫声，从窗外突然还能瞥见红、绿、蓝各色微弱的闪光，但又马上突然消失了。人们还听见链条银铛作响并伴着人饱含极大痛苦的哀号声，这些古怪的现象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吓坏了。所有这些流言再经过道听途说者们的添油加醋，一直传到巴黎，可把那虔诚的国王路易吓了一跳。最后宫里竟出现了一个全身青绿的幽灵，垂着一副长长的白胡子，有着蛇一般的尾巴，它总在午夜后从宫里的主窗后现身，又是可怕地号叫着，又是向附近的人们张牙舞爪。常特立村的修士们适时地听说了这些流言，并为此义愤填膺：此幽灵如此大胆，竟敢在他们眼皮底下作乱！六弟兄暗示国王派来负责调查此事的官员说，只要能让他们住在宫殿里，他们很快就能把里面的幽灵赶走。国王被他们的虔诚深深打动，感谢他们竟是如此的无私。好个六兄弟，立即开始驱魔，很快功德圆满，他们的功绩还被载入皇家大事记，而法佛特宫就成了圣布鲁诺修道院这些教士们的财产。这是1259年发生的事情。而自此所有的扰动都马上停止了。古怪的亮光也消失了，那个绿色的魔头——至少修士们是这么说的——被永远地镇在红海滚滚的波涛之下了。

1580年，一个叫吉尔斯·布莱克的人在佗思城城郊租了间房子，可又后悔房东彼得·皮开特订的房租太高，所以他便决心劝房东解除租约。但彼得对他的房客和租约都很满意，根本不想作出任何让步。此后不久，佗思城里就传遍了关于吉尔斯·布莱克的房子闹鬼的流言。吉尔斯本人说他确信他的房子简直成了法国所有巫婆和魔鬼的大本营。这些恶魔弄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实

在难以入睡。它们又是敲墙，又是在烟囱里怪声号叫，打碎了窗玻璃，摔得厨房里到处都是碎瓶烂罐，还使他的桌子椅子整夜整夜地跳舞。成群的人聚集在这房子周围听着这不可思议的声音；这时墙上的砖头便自己掉出来，落在了街上早上出来前没有念主祷文的人的脑袋上。这样的怪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吉斯·布莱克只好向佗思本地法庭抱怨了房子处境的微妙。彼得·皮开特被传唤出庭，法官质问他为何还不解除租约。可怜的彼得又能说什么呢？法庭一致通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租约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解除了吉斯的租约，并宣判倒霉的房东付一切诉讼费。彼得不服，向巴黎的议会上诉。议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终于确认租约的成立。“佗思法庭并不是因为缺乏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房子被恶魔扰乱，”议会法官说，“而是因为其在审判此案中以非正式的理由判定此案，所以此判决空洞无效。”

1595年波尔多议会审理过与此相似的一例案子，那也是关于该市一间严重闹鬼的屋子的。议会指派了一批牧师去调查情况是否属实，而他们报告议会说该房肯定闹鬼。所以该房的租约被解除，房客也因此免除了一切房租和税负。

闹鬼房屋的故事中最妙的一个发生在伍德斯托克宫里。那是在1649年，长期议会从伦敦派遣一批委员占领了伍德斯托克宫，并毁坏了宫里所有带有皇家标记的东西。但他们遇到了麻烦，有个恶作剧的保皇党人装神弄鬼，搞得宫里大乱，吓破了委员们的胆子，扰得他们不得安生，就这样彻底地把他们驱逐出宫。本来这些革命者们天不怕地不怕，自打1649年10月13日他们占领了这座已故国王的别墅以来，便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他们把美丽的卧室和更衣室改成了厨房和碗碟洗涤室，议事厅改成了酿造间，饭厅里堆满了柴火，他们还大肆破坏宫中的皇家象征，对所有能令人勾起对查理·斯图亚特这个名字或其王权的回忆的东西，他们都尽其所能污辱一番。随同他们一起来的有个叫吉斯·夏普的教士，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他们一起大搞破坏。他帮那些革命者们连根拔除了一株高大的老树，只因为它叫“国王的橡树”。拔完后还把碎木扔到饭厅里给委员们生火，颇得其欢心。头两天，他们听到宫里有些奇怪的响动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但第三天，他们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捣鬼，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听到床底下有只奇异的狗在咬他们的睡衣。过了一天，屋里的桌子、椅子都好像自己跳起了舞。第五天上午，不知是什么东西跑到卧室里去上蹿下跳，还从衣帽间“啪”的一声丢进去一只长柄暖床炭炉，声音大得革命党们觉得耳朵里像有五个教堂的钟在鸣响一样。第六天，餐厅里的盘子碟子飞上飘下，也看不出有谁在扔它们。再过了一天，几根圆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扔进了卧房，它还霸占了委员们柔软舒适的枕头。而第八天，第九天，连着两个晚上，这些混乱和骚动都突然停了下来。然而好景不长，到第十天晚上，烟囱上的砖头一块一块地掉在地板上，又是在地上打旋，又是绕着革命党们的头跳舞，闹了一晚

上。第十一天，魔鬼抓着他们的裤子跑了，第十二天又给他们的床里塞满了白蜡盘子，使他们没法上床睡觉。第十三天晚上，也不知怎么的，“哗啦哗啦”地整个宫里的玻璃都碎了，残渣溅得遍地都是。第十四天，好像四十门炮一齐开火一样，“轰”的一声响，从头上落下一阵卵石“雨”，砸得委员们哭爹叫娘，“他们极度恐慌，个个哭着叫着要别人帮他一把”。

开始，他们企图通过祈祷，靠神的力量驱魔降鬼，但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就开始意识到是不是该把这鬼地方留给妖怪们去闹腾。然而，最后他们还是决心再住上一段时间看看。他们向诸神请求饶恕他们的罪过后就上床勉强睡了。当天晚上倒是睡了个安稳觉，但这只是戏耍折磨他们的人为给他们一个“安全”的错觉所玩的把戏而已。第二天晚上，还是没听见什么异动。他们就开始吹牛说妖怪已经被赶跑了，还动手做过冬的准备。就他们后来看，这些征兆正表明魔鬼在酝酿着新一轮骚动。11月1日，他们又听见像有人在更衣室来回走动，脚步沉重而庄严。后来突然一阵砖头、石块、泥灰、玻璃碴没来由地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上。2日，更衣室里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听上去像一只巨大的狗熊在踏着步子。过了一刻钟，脚步声停了下来；却突然有只暖床炭炉猛地扔进来掉在了桌子上，跟着又撒进来一把石子和一副马下颌骨。有几个胆大些的抓起佩剑和手枪，勇敢地冲进更衣室，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晚上他们吓得不敢睡觉，就在各个房间里都生了火，点了许多蜡烛和油灯。他们想：魔鬼喜欢黑暗，点了这么多灯，它大概不会再来打扰我们吧。可他们想错了，烟囱里倒出的几桶水浇灭了火堆，一阵风吹灭了蜡烛，他们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一些仆人正在努力使自己入睡，突然不知谁泼了他们一身又脏又臭的泔水，吓得他们从床上跳起来，嘴里不住地小声念叨着“上帝保佑”。仆人们跑去告诉了委员们他们的遭遇，还给他们看了那满是绿色污秽之物的亚麻布床单和当时不知是被谁敲得又红又肿的手指关节。正当他们惊恐地谈论之时，突然都被一阵威猛之至的雷声给镇住了，那就像是整个兵火库的炮一齐开火一样。他们都赶紧跪倒在地，祈求万能的上帝的保护。所在的人都伏在地上，一个委员站起来，努力使自己不害怕，以上帝的名义问，是谁在折磨他们，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们等着，可没有回答，但折磨着他们的声音却因此稍作了片刻停顿。最后委员们只好抱怨说：“妖怪又回到了宫里，而且还带来了七个比它自己还要坏的伙伴。”处于黑暗之中，他们又点了支蜡烛放在两个卧室之间的走廊里，以便两间房子都能照到。但很快蜡烛又被吹灭了，他们中有个人声称“看见一个马蹄般的东西把蜡烛连同烛架一块踢到他睡的风子里，然后打三个喷嚏吹灭了烛火”。说话之间，他大胆地去拔佩剑。但又叫道他还没从剑鞘里拔出剑，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他和那股神秘的力量较量了一番，结果不但剑被夺走，自己还给剑柄柄头狠狠地顶了一下，痛得差点没晕过去。这时候，

那些鬼怪们活动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听到这儿，委员们不约而同都退回卧房，一边祈祷，一边唱着圣歌，熬过了这难耐的一夜。

委员们现在终于明白魔鬼是打定主意要霸占伍德斯托克宫了，而凭他们是斗不过魔鬼的。星期六、星期日魔鬼一连嚣动了两晚上后，他们再也吃不消了，于是决定立刻离开这鬼地方，赶回伦敦去。星期二一早，他们收拾好行李，掸尽身上的灰尘，逃之夭夭，把伍德斯托克宫及其一切都留给了那可憎的魔鬼。

几年过去了，真相才大白于世。查理二世复辟以后，人们得知这一切都是当年委员们那“可靠的”教士一手谋划的。此人真名叫约瑟夫·柯林斯，是个秘密的保皇党人。他恰恰就是在伍德斯托克宫长大的，所以对里面的地形十分熟悉，无论是那些犄角旮旯，还是宫里暗藏的那些数不清的陷阱、暗道，他都了如指掌。当年革命党人们从没想到会去怀疑他，反以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对他倍加信任。不用说，这惹得他和同他一起装神弄鬼的保皇派们都乐得要死。

1661年在台德沃斯县毛皮逊先生家也有人玩过这种精心安排的把戏。约瑟夫·格兰威尔牧师详尽地描述了此事并取名为《台德沃斯魔怪》，收在他关于巫术的故事集《撒都该信仰的胜利》里。当年四月中旬，毛皮逊先生刚刚到伦敦旅行之后回到家里，他妻子便告诉他，他外出时家里常听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声响，简直烦死人了。回家后第三天晚上，他自己也听见了这种声音，就像是“有人在门上、墙外急剧地敲打着”。他立即爬起来，披上衣服，抓起一把手枪，坚毅地慢慢向那声音摸过去，满以为能抓到捣鬼的人，以为那肯定是个强盗。但他走到哪，那声音好像就跟到哪，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他走到自认是声音发出的地方的门口，却没有发现什么古怪之处，但是仍然能听见有种“奇怪的空洞的声音”。他苦思苦想了很长时间，找遍了房里的角角落落，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又去接着睡。他刚脱下衣服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就听见那声音又更强烈地响起来，像是“有人在房顶上敲敲打打，然后声音逐渐消失在空气中”。

就这样，宅子里接着闹了几晚的鬼之后，毛皮逊先生突然记起在此之前曾下令逮捕过一个流浪的鼓手并把他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拿了一面大鼓敲遍了全国，扰动安静的人们，以此乞求施舍。毛皮逊还扣押了他的大鼓。而那人可能是个巫师，为了报复毛皮逊就驱魔鬼来出没于他的房子。毛皮逊先生一天比一天更感觉到这种想法是对的，特别是当那奇怪的声音让他觉得极像敲鼓一样，“像哨兵换岗时敲鼓点”的时候。毛皮逊夫人因此吓得卧床不起，妖精或者说那鼓手，倒十分“善良”和颇解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停止了一切扰乱。但毛皮逊太太一恢复健康，骚乱马上就“比以往更粗鲁”地开始了，“噪音尾追着、烦扰着孩子们，粗暴地拍击他们的床架，人们都担心床架要被拍碎了。如可敬的毛皮逊先生一再向莫名其妙的邻居们抱怨的那样，这恶魔样的鼓手经常敲奏像

‘圆头党人和乌龟’、‘归营曲’这样的战地小调，鼓点子拿的和大兵们一样准，而且一敲就是一个小时。”“过了段时间，魔鬼改变了他的战术，开始改用他的铁爪在孩子们床底下刮磨。”11月5日那天，约瑟夫·格兰威尔牧师记叙道，“人们听见了巨大的噪音，一个仆人看见孩子们的房里有两块木板似乎活动起来，就试图要那未知的力量递给他一块木板，听到此话（他并没看见有什么人在活动），那木板就挪到了离他仅有一码之地。仆人又说：‘不，让我拿着它！’那妖精、魔鬼或是鼓手什么的就把木板拉近了些，直到他能摸到木板。”“这件事，”格兰威尔接着写道，“是在大白天发生的，满满一屋子的人都亲眼目睹。那天早上，鬼身上散发着一股硫黄的气味，可真令人恶心。晚上，村里的克拉格牧师和几位邻居来访，克拉格先生就和人们跪在闹鬼最凶的地方——孩子们的床前做祷告。人们祈祷的时候，妖精就退到了阁楼上去。祈祷一做完，在众目睽睽之下，屋里的椅子自己满屋跑起来，孩子们的鞋子被投在了他们头上，屋里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满屋跑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床杆飞向牧师砸在他腿上，但妖怪手下留情，就是一绺棉花也不可能像那床杆下落得那么轻柔。”还有一次，村里那从不信什么妖魔鬼怪的铁匠和马夫约翰睡在房里，可夜里也听见了那奇怪的骚动，以后再也不敢说鬼是不存在的了。“突然传来一阵像钉马掌的声音，这时不知怎么的，好像有只夹子，”开始又是钳，又是拧地拉铁匠的鼻子，折磨了可怜的铁匠大半个晚上。第二天，魔鬼发出像狗喘粗气的声音，一个女人拿起一个床杆掷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可床杆却突然被她手里夺开扔掉了。好奇的人们都拥过来，而此时房里突然弥漫开来一股恶臭的气息，暖烘烘的扑鼻而来。而这正发生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屋里又没有生火。魔鬼伏在床下，不停地喘息，刮擦着床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窜进另一间屋子，在那里敲打片刻，好像又开始甩动一条链子哗啦啦地响。”

不久，由这些奇异的事情而发生的流言传遍了全国，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赶来瞧台德沃斯的鬼屋，凭个人的推断分别对之持相信或是怀疑的态度，大家都满怀极大的好奇心。流言看来也传到了皇宫里，国王陛下因而派了几位绅士来调查此事，并令他们草拟一份关于其所见所闻的报告。不知是负责调查此事的专员们比毛皮逊先生的邻居们更明智，需要更明白确实的证据，还是因为他们有惩罚任何可能进行欺诈的人的权力，结果吓倒了那个捣鬼的人。但格兰威尔本人还是不愿地承认专员一到，所有奇怪的噪音都消失了。而且人们也没有再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但是，”他写道，“至于朝臣们在场时宅子里为什么变得安静下来，这间断可能仅仅出于偶然，也有可能是魔鬼不愿意这么公开地证明以前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可能性，他情愿让那些不相信自己存在的人继续不相信下去，而那样的事情很可能会使他们动摇的。”

皇家专员们一撤离，邪恶的鼓手又开始耍他的把戏了。每天都有成百计的

人来听他演出闹剧，并为此感到惊奇不已。毛皮逊先生的仆人十分幸运，他不仅听见了，而且还亲眼看见了那顽固而执拗的妖怪，当时妖怪就站在他床脚。“他看不清楚它的身材大小，长得到底什么样。但他看见了妖怪硕大的躯干和它那两只发出耀眼红光的眼睛，它一直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而后消失了。”魔鬼玩的这种把戏数不胜数。它曾经一边像猫那样咕噜着，一边把孩子们腿上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它还在毛皮逊先生床上藏了根长钉，又在他母亲床上放了把刀子；它把灰火扔进粥碗里；把一本《圣经》藏在壁炉架下面；又把人们口袋里的钞票涂黑。“有一天晚上”，毛皮逊先生在致格兰威尔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宅子里出现了七八个化作人形的鬼，一开枪就拖着脚走进凉亭里去了。”要不是毛皮逊先生闭上眼睛不看，所见比盲人还要少的话，他倒有可能因此情形相信那些迫害他的家伙也有一死。

与此同时，那个据信操纵了所有这些恶性事件的鼓手在格鲁斯特因被判为恶棍流氓罪正在蹲监狱。台德沃斯附近一些人有天去探望他，他便问起威尔特郡最近发生过什么事情，并问那儿的人是不是到处在谈论一位绅士宅里传出的击鼓声。探监者回答说除此之外简直什么也没听说过了。鼓手便正告他们：“那恰是敝人敲的鼓，我就是这样来烦扰他，除非他对抢走我的鼓作出令本人满意的补偿，否则他就永远别妄想安生！”毫无疑问，这个天生的吉卜赛人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而且他那一帮人也比其他人更清楚毛皮逊先生宅里的各种噪音。但是，就是因为他说过这种话，他便因使用巫术被送上撒里斯伯里法庭，并被判有罪，被予以放逐。而在当时，像这样的罪名，无论罪行是否确认，一般都是要处以火刑或绞刑的，如此宽大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格兰威尔写道，鼓手一被遣往海外，所有噪音都停止了。但不知怎么的，鼓手在流放途中逃了回来——“据说他掀起海上风暴，吓倒了船员们，”——而后所有的扰乱又立即一如既往，就这样断断续续闹腾了好几年。确实，如果这个流浪的吉普赛人和他的同伙真这么执拗地折磨了虚弱可怜的毛皮逊先生这么多年，那他们的顽固劲可真算是人的复仇心理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典型一例。当时，许多人认为毛皮逊先生幕后指挥了这一切，为了远扬其臭名还听任、鼓动别人在他的宅里捣鬼。但看上去那些吉普赛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况且毛皮逊先生已和他那些轻信的邻居们一样担惊受怕、惶恐不安。很大一部分诸如此类的故事都是他们那兴奋不已的想象力臆造出来的，“它们滚来滚去，变得大到清晰可见。”

格兰威尔和他同时期的作家们收集了许多17世纪类似的有关鬼屋的故事，但他们并未充分证明一些细节是否属实。最有名的鬼屋出现得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更近，与之有关的场面是如此严肃，给我们如此精当的史例来证明甚至连见识广博的睿智之士也会轻易上当受骗，以至于本章中尤以这个故事值得注意。这个名为雄鸡巷幽灵的鬼使伦敦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骚动之中，成为社会各个

阶层，从王子到农夫雅俗共侃的话题。

1760年初，西史密斯弗尔德旁的雄鸡巷，圣塞帕彻教区牧师帕松斯家里住着一位叫肯特的股票经纪人。他的妻子一年前因难产而死。他的妻妹，法尼女士，便从诺福克郡赶来为他持家。很快他们便暗暗喜欢上对方，并彼此许下心愿。两人在帕松斯家住了几个月，帕松斯生活贫困，借了肯特先生些钱。此后房东、房客间出现了矛盾，于是肯特先生搬走并设法通过法律手段索回教区牧师借他的钱。

事情正悬而未决的时候，法尼小姐突然染上了天花，所有的医护和照料都无济于事，她很快便死了，被埋在克拉克威尔教堂地下墓室里。帕松斯这时就开始指责说可怜的法尼小姐死得蹊跷，因为肯特先生太急于分享法尼女士遗赠给他的那份财产，便参与害死了她。此后两年再没发生过什么纷争。但帕松斯先生可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他一刻也没忘掉过他与肯特先生的摩擦，没有忘记也未原谅肯特因钱的事控告他而伤了他的体面。帕松斯那十分强烈的自尊心和贪婪的本性使他两年里默默地探索着一个又一个复仇计划。他放弃了一个又一个不够实用的计划，直到最后，一个非凡的阴谋终于亮相了。1762年初，整个雄鸡巷街区的人都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因为据说可怜的法尼的幽灵常出没于帕松斯家里，帕松斯12岁的女儿好几次看见过幽灵并和她谈过话。幽灵甚至还告诉过她，她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死于天花，而是被肯特先生毒死的。帕松斯散布了这些谣言，并极力推动谣言的流传。当许多人前来向他询问时，他便回答说，实际上，自法尼死后，这两年来每天晚上他家一直就被门上、墙上极响的敲击声困扰着。无知而轻信的邻居们相信甚至夸张了他的故事之后，他便请来了一位高贵的绅士来见证这些奇异的现象。于是绅士赶到帕松斯家。发现他的女儿——幽灵只让她一个人看见自己，也只回答她一个人的提问——躺在床上剧烈地颤抖，说她刚看见了幽灵，幽灵又对她说她死于中毒。这时房里处处都能听到一阵剧烈的敲击声。本来就不甚明白的客人对此如此迷惑以至于快离开时他虽然不敢心存疑窦而又羞于相信此等怪事，但他许诺第二天他要请教区牧师和一些绅士们来探讨这神秘的现象。

第二天晚上，他带来了三位教士和大约二十个其他人，其中包括两名黑人。与帕松斯协商后，他们决心要熬夜等幽灵出来。帕松斯便解释说，虽然那幽灵不乐意让除他女儿以外的人看见她，但她并不介意回答在场任何人提出的问题。回答时她敲一下就表示认同，敲两下则是否认。如果她不高兴的话，就会发出一种刮擦的声音。然后孩子躺在床上和她姐姐睡在一起，教士们检查了床铺和睡衣，敲敲所有藏在睡衣里的东西，满意地发现并没有人玩弄什么把戏。和昨天晚上一样，人们观察到床在剧烈地晃动着。

人们等等啊，他们的耐心简直可作世人楷模。几个小时后，墙上传来了那

神秘的敲击声，孩子声称看见可怜的法尼的鬼魂了。以下问题是由牧师庄重地提出，通过帕松斯的仆人玛莉·佛蕾撒向幽灵发问的，因为据说玛莉和死者生前关系很密切。问题的回答和往常一样，是通过一次或连续敲击来实施的。

“你是因为肯特先生对你的伤害而制造出如此扰乱的吗？”——“是的。”

“你是因为中毒才过早地死去的吗？”——“是的。”

“毒投在哪里，在啤酒中还是在苦艾酒里？”——“在苦艾酒里。”

“你死前多长时间喝的那杯酒？”——“大约三个小时前。”

“你以前的仆人，卡萝兹知道关于毒药的事吗？”——“知道。”

“你是肯特夫人的妹妹吗？”——“是的。”

“你姐姐死后，你嫁给肯特了吗？”——“没有。”

“除了肯特，还有其他人参与谋害你有关吗？”——“没有了。”

“如果你喜欢，能否让任何人看见你？”——“可以。”

“你愿意这样做吗？”——“愿意。”

“你能走出这个宅子吗？”——“能。”

“是你自己要到处跟着这个孩子的吗？”——“是的。”

“回答这些问题你乐意吗？”——“乐意。”

“这会使你痛苦的灵魂有所放松吗？”——“是的。”

这时人们听见一种神秘的响声，在场的自作聪明的人说那像是翅膀拍击的声音。

“你死前多长时间告诉你的仆人卡萝兹，你中毒了的？一个小时前吗？”——“是的。”

卡萝兹恰好也在场，但她确定地说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死者临死前一小时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了。这使一部分人的信心有所动摇，但问题还是继续下去。

“卡萝兹伺候了你多长时间？”——“三四天吧。”

这次卡萝兹说这是真的。

“如果肯特先生因谋杀你被逮捕的话，他会供认吗？”——“他会的。”

“他因此而被吊死，你的魂灵就会安静下来吗？”——“会的。”

“他将会因此被吊死吗？”——“是。”

“你认识肯特多久了？”——“三年了。”“这间屋里有几位教士？”——“三个。”

“有几个黑人？”——“两个。”

“这只表（表正在一位教士手中）是白色的吗？”——“不。”

“是黄的吗？”——“不。”

“是蓝色的吗？”——“不是。”

“是黑的吗？”——“是的。”

表正装在一只黑皮套里。

“今天早上你将什么时候离去？”

问了这个问题后，在场每个人都十分清晰地听到四声敲击。像暗示的那样，鬼魂四点钟准时离开，窜入附近的“麦捆”客栈，在老板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又敲又打，吓得店主和夫人惊慌失措，几乎精神错乱。

这种流言很快传遍了整个伦敦，每天都有一群人聚在牧师房前，期望能看见幽灵或是听到那神秘的敲击声，人们提出雄鸡巷该禁止通行。人们为获准进入幽灵出没的地区而整日吵吵嚷嚷，最后大家就认为有必要满足那些愿意付一定数额钱的人的要求。这安排对贪婪爱财的帕松斯先生倒是占了大便宜。事实上，情况变得十分令他满意，他不仅仅实施了报复，而且还因此发了笔财。这种措施的结果是，鬼魂每天晚上都来显灵，既令数百人从中得到乐趣，又使更多的人感到十分迷惑。

然而，最令帕松斯牧师泄气的是，有人引诱幽灵，使它作了会为其声名以极大打击的许诺。作为对来自克勒肯威尔的阿尔坠先生的回答，它允诺说它不仅会处处跟着小帕松斯小姐，还愿意和她或其他先生去那被毒死的女人下葬的圣约翰教堂地下室，将会借棺材上清楚的敲击声来表示它的存在。作为预备，小姑娘被送到教堂旁阿尔坠先生家里，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或者学识超人，或者职位显赫，或者十分富有的女士、先生。2月1日晚上，大约十点钟，小姑娘被从雄鸡巷用马车接过来后，几位女士让她睡在阿尔坠先生床上，而在此前，严格的检查表明小姑娘睡衣里什么也没有藏。隔壁屋里的男人们正在商量是否要结队去地下室，突然间，女人们叫他们进卧室去。她们十分惊恐地说幽灵来了，她们听到了有敲击的声音和刮擦声。男人们赶进卧室，并决意要查出任何欺骗。人们问小姑娘看到幽灵没有，她回答道：“没有看见；但我觉得它就像只老鼠一样伏在我背上。”人们要她伸出手来，几位女士握住她的双手，而后按惯常的方式，人们呼唤鬼魂，问它是否在屋里。问题郑重地提出了好几次，但墙上并没有发出像往常那样作为回答的敲击声，也没有什么刮擦声了。人们要求鬼魂现出原形来，但它没有这么做。这样人们就只要求它发出任何声响，或是碰一碰屋里任何人的手或脸，借此来暗示它的存在。但就是这样的要求，幽灵也没有答应。

人们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一位教士上楼去质问正在等候试验结果的小姑娘的父亲。他坚决否认有任何欺骗，并由此越说越远，甚至说他自己有一次也看见过那可怕的幽灵，并和它交谈过。众人知道此事后，便一致同意再试幽灵一次。牧师大声召唤假想的幽灵，说它同意在地下室里现身阿尔坠先生兑现它的许诺了。午夜过后一小时，人们赶到教堂，阿尔坠先生和另一位先生进入

地下室，站在可怜的法尼女士的棺材旁。阿尔坠先生要求幽灵现身回答，但它没有现身；让它发出敲击声，它没有敲；又叫他作出刮擦声音，也没有结果。两人从地下室出来后，都坚定地相信整个事件都是由帕松斯父女行使的骗术。但另外还有些人认为急于就此下定论是欠妥的，提出大家可能太轻率地看待这超自然的生物，人们的贸然推测冒犯了它，因此它不愿回答他们。经过审慎的商议，人们又都同意既然幽灵愿意回答任何人的提问，它也应会回答所谓的谋杀犯肯特先生，所以人们要求他去地下室。在几个人陪同下，他要那鬼魂回答他，他是否真的杀了她。阿尔坠先生为了要打消心中的疑团，恳求它，如果它真是鬼魂就应提出存在的证据，指出到底凶手是谁。但没有回答，而后的半小时里人们也没有听到有回答。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呆子们就一直坚持等着，他们的毅力真令人称赞。过后人们返回到阿尔坠先生家，命令那小姑娘起床穿好衣服。人们严格地检查了她身上，而她却仍然坚持说她并没有骗人，她真的看见过幽灵。

许多人公开表示相信这次“访鬼”的结果，他们也支持不仅帕松斯一家人对这长期的行骗感兴趣这一说法。试验结果说服了许多人。但无论事实是多么雄辩，并非任何人都因此相信它，有人还借此散发出谣言说，之所以幽灵没有在地地下室现身是因为肯特先生事先叫人搬走了棺材。这个处境艰难的先生当着众人的面进入地下室，打开可怜的法尼的棺材，并因此赢得了以前对他不利的见证。这场试验的结果很快印刷发行，肯特先生起诉了帕松斯及其夫人、女儿、女仆玛莉·佛蕾撒；他还以同谋罪控告了牧师摩尔先生和一个商人，他们俩是毫不掩饰地鼓动了这场欺骗的同伙。7月10日审判由曼斯菲尔德首席大法官在王国法庭主持进行，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调查，所有被告均被判有罪。法庭上大法官严厉谴责了摩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并建议他们为对受害人品格所作的恶意中伤对肯特先生作一定的经济赔偿；帕松斯被判在耻辱柱上站三次，并被判以两年监禁；他妻子判了一年，仆人判了六个月，均需在布莱德威尔服刑。被雇来为他们印刷其分红表的印刷工也被罚款50法郎，并被驱逐。

从来没有人详细解释过行骗的具体经过。墙上的敲击声像是帕松斯的妻子发出的，而刮擦声则出自其女。这么笨拙的骗术竟蒙住了所有人，这个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实际上总是如此。只要有至少两三个人带头做某件荒谬的事情，那么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匪夷所思，总会有许多人去模仿他。这就好比窜入田地的羊群，只要有一头羊拱开栅门，其余的势必跟上一块儿跑。

十年后，有关鬼屋的故事再次使伦敦陷入惶恐之中。新一代魔鬼常在福克斯豪尔附近的斯托克威尔作怪，因此这地方变得几乎和雄鸡巷一样著称于人类迷信史。一位老太太，高尔登夫人，和她的女仆安妮·罗宾逊住在一起。1772年1月6日主显节的晚上，她大大吃了一惊，发现她的陶器都十分奇异地晃动

着，杯子、碟子砰砰地从炉灶上滑下来，锅碗瓢盆“咣咣”响着旋转着滑下楼梯，或是飞出窗外；火腿、奶酪、面包块在地板上不停地移动着，好像有什么鬼在驱使它们一般。至少高尔登夫人是这么想的。因为极度的恐惧，她请几位邻居来同她一起住，以帮助她抵制那魔鬼。但是，有邻居们的陪伴并没有就此使那些暴乱的瓷器安静下来，很快宅里每间房子里都撒满了碎瓷片。最后，连桌子、椅子也都加入了这场暴动，事态看上去变得如此严重和难以解释。邻居们开始担心，连整幢房子也会因骤然而降的一股扰动而轰然倒在他们头上。于是他们纷纷离开可怜的高尔登夫人，留下她孤身一人对付这场骚乱。人们庄重地抗议这个鬼，催促它尽快遁去。但魔鬼仍一如往日般剧烈地摧毁着房间里的东西，最后高尔登太太决定搬出这幢屋子。于是她便带安妮·罗宾逊住到一个邻居家去避难。但她一去，主人的玻璃呀、陶器呀什么的都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于是主人被迫不情愿地暗示她该搬出他家。就这样，老太太没有办法，只有住回自己家里。又受了几天折腾后，她开始怀疑这祸根起于安妮·罗宾逊身上，于是便解雇了她。而从此那奇异的扰动立刻就停止了，而且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谁是真正的扰乱分子。很长时间以后，安妮·罗宾逊向牧师布雷菲尔德先生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经过。霍恩先生从他那里得知后将这段神秘故事印制成册，公之于众。安妮当时为与其情夫私通，很想能找到一处安静的房子，因此便诉诸“扮鬼”的诡计。她把碗搁进壁橱时，正好让它们保持平衡，只要有些微的晃动就会掉下去。她还在物件上拴上马尾，然后在邻接的屋子里猛然拉倒它们而不被任何人发现。她干这种活心灵手巧，十分在行，恐怕许多职业魔术师也不会是她的对手。读者可以在《每日手册》上找到关于此事的详尽描述。

最近一则舆论为之哗然的鬼屋故事发生在1838年冬天12月5日。人们怀疑苏格兰一所宅子可能是闹鬼了，阿尔伯丁厄郡班克雷雷地区布达罗撒一间农夫家里，一家人惊恐地看见大把大把的棍子、卵石、土块落在他们家院子里、房顶上。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有谁在捉弄他们。石子雨断断续续一直下了五天，最后人们认为这只能是魔鬼和它的精灵们干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地区，远远近近有几百人赶来看布达罗撒魔鬼耍的把戏。五天过后，屋外的土块、石块雨停了，但屋子里面却开始下“雨”，勺子、刀子、盘子、芥末瓶、擀面杖、熨斗，都好像突然具有了生命，打着旋儿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叮叮当当地从烟囱里掉下来，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女仆当着许多人的面把一个芥末瓶盖放进了一个小橱，可过不了几分钟，它便从烟囱里蹦出来，人们都分外惊愕。人们还听见门外、屋顶发出了极大的敲击声，一根根棍子、一块块石头砸碎了玻璃。整个街坊都陷在恐慌的气氛之中。方圆二十英里之内，不仅庸人，就连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农夫，都相信这事情出乎超自然之力，并虔诚地祈

祷以防恶魔来侵袭自己家。这种令人恐惧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人前来参观——正如所有的怪诞之事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那样——人们都争相亲眼目睹这最离奇的事件。一周以内，班克雷一特南、诸毛克、多累斯、金卡登—奥涅尔教区，还有魔恩斯、阿尔伯丁郡周围所有地区的人都普遍相信有人看见过魔鬼在布达罗撒那幢房子顶上锤击。还有位老人确定地说，有天晚上，他观看刀具和芥末瓶盖的舞蹈后，撞上了一个魁梧的黑人魔鬼，“绕着他的脑袋转着圈儿，发出嗖嗖的声音，在他耳边刮起大风，几乎吹掉了他的帽子”。就这样，他被魔鬼缠着走了三英里。人们还发现，所有走近这片着了魔的土地的马、狗都立刻会有所反应。有位不大信教的先生，一天正要出门就碰见一只黄油罐蹦进屋里来，自此他再也不敢不虔诚信教了。人们还传说说魔鬼掀掉了房顶，玉米地里的几堆干草和着魔鬼从山顶上传来的风笛声跳起了方阵舞。被鬼缠住的一家人，女人们到处宣讲着她们的遭遇，随着她们的奇异故事迅速流传，人们的好奇心也与日俱增。女主人和她的仆人说，无论她们什么时候上床睡觉，地毯下都会涌出一阵石头飞弹雨袭向她们，轻轻落在她们脚趾上。一天晚上，上间阁楼里突然射出一只鞋，从几个长工旁边飞过，一个人试图抓住鞋子，却马上狠狠地骂着说鞋子又烫又重，简直没法捉住。有只击熊器（是一种用于捣碎大麦的臼），此物很重，需几个人才搬得动，自己从粮仓里飞出来，飘过屋顶，最后落在一个女仆面前并击中了她，但她没有受到丝毫损伤，甚至根本没有吓着她。因为她很清楚，所有像这样给魔鬼扔开的东西都会失去原有的重力，即便掉在谁头上也不会伤着他。

许多人，包括财产继承人、牧师和科克地区所有老人闻讯赶到布达罗撒，在他们的监督下，一项调查迅速展开了。这项调查秘密进行了好几天，同时，整个苏格兰高地都传遍了谣言，离故事发生地越远，传得就越离奇。据说女主人把土豆罐子放在火上煮，她一掀开盖子，锅里就像水沸腾那样浮出一个个土豆变的魔鬼，可怕地向她露齿而笑。还有人传言，不只是桌子、椅子，连胡萝卜、红萝卜也在地板上不可思议地欢快跳着；鞋子、靴子们一路跳过高地，也没看见有什么人在拨动它们；有人说一块肉自己从食品室的钩子脱下来落在火堆旁，直到它完全烤熟，整间屋子里没人能弄走它，然后烤肉随着“嘭”一声巨响飞到了烟囱上。实际上布达罗撒的魔鬼闹得并没有这么凶，但主人确信这只能是大小魔鬼干的。于是他到四十英里外找来一位叫威利·福曼的老魔术师，花了一大笔钱请其为他驱魔降妖。当然，也有些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经过分析那些传闻，去掉其中的夸大之词，认为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些吉普赛人，或是游乞者，藏身在附近，以愚弄人们的轻信来找乐子；另一种可能是布达罗撒这家人为了不知什么原因，自己搞这些鬼出来。后一种说法极少有人愿意相信，因为这家人平素是很受尊敬的。有很多人曾公开表示，

他相信这出自超自然力量之手，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愚弄了，那样他们也太蠢了。

嘈杂又持续了两星期后，谜底终于揭开了。两个女仆经严格检查后被投进了监狱。这是她们俩捣的鬼。邻居们和附近的村民尤其是两个女仆的主人变得极度惶恐和轻信，使她们的谋划变得相当容易实现。她们仅仅是使了个惯用的小手段。为避免她们自己受到怀疑，便捏造出那些咄咄怪事，使人们更加恐怖。她们松动了烟囱上的砖块，还将盘子放得很容易从架子上掉下来。简言之，她们耍的是和斯托克威尔的姑娘一样的把戏，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而她们为的也是同样的目的——为使自己容易得到儿女私情上的满足。她们一进监狱，所有的喧嚣都消失了。所以大多数人都相信是“人”闹的“鬼”这一事实。但还有少数笃信迷信的人仍抱着原来的想法不放，什么解释也听不进去。

以上这些鬼屋的故事，特别是最后发生于十九世纪的那则，虽然故事本身会使我们因为难堪而脸红，但它们反映了令人满意的事实，说明现在的社会已经大为进步。假使帕松斯夫妇和其他雄鸡巷事件的参与者们生在二百年前，他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多人甘愿做傻瓜，相反，他们会被当做巫师处以绞刑，哪里会只当做流氓囚禁起来。聪明的安妮·罗宾逊和布达罗撒那两个狡猾的女佣也会落到同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会欣喜地发现，虽然愚蠢和轻信仍存于世上，但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开化、越来越仁慈了。立法的人们在成文法典上抹去他们的前辈们制定的不合理的血腥法令，从而教育人民跨进了一大步。希望不久的将来，统治者会通过像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受到与人类文明同步的教育这样的办法来更直接地教育人民，以防止这样欺骗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人人还相信有什么鬼神、巫术存在，主要不是无知的人民的错，而是忽视教育他们的法律和政府的错。

第十四章 炼金术士

汞（开始讲话）：那些所谓的贾比尔、阿诺尔德、卢利或爱吹牛的霍思海姆，他们想在艺术上创造奇迹，可用尽了木炭，喝光了威士忌后，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他们只是在背叛自然！好像那荣耀的哲学家的头衔，是从熔炉里炼出来似的。他们一会儿称我是他们的粗制品，一会儿称我是净化品；一会儿称我为男的，一会儿称我为女的，有时候还称我是两性的。他们会把一个庄重的妇人放在火里煅烧，等她化为灰烬，一个像凤凰一样新艳的少女便会从灰烬中走了出来；他们会把一个老臣放到炭上，像熏肠、熏鱼那样烧烤，烤到一定程度，再用鼓风机一吹，灵魂便进入他的体内。看，他们又聚集起来！他们要向我施加威力了！天才们啊，救救我吧！

——本·约翰逊的《假面剧》炼金术士手下汞的申诉

永不满足现状是全人类的共性。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人类得以摆脱野兽的生存条件并使自己得以进化。这种对现状不满促进了人类进步，也正是这种不满曾经使人类走向愚蠢和荒谬。追溯后者是本文的目的。面对大量的事例，我们精选了一部分，使读者能轻松地理解，同时又具有教育性和娱乐性。

有三个原因激发了人类的不满。

他们分别是死亡、劳累和对未来的无知——即注定要死的命运（人们因为热爱生命而憎恶死亡）、渴望富有和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第一个原因使很多人想象也许可以找到长生不老之道，即使不能长生不老，至少也要活上几十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还是这种想法驱使人类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后成千上万的人自称找到了它，更多的人则相信它的存在。第二个原因则导致了试金石的寻找，梦想能把各种金属都变成金子。而第三个原因导致了星相学和神学，他们利用了一些自成体系的符号、咒语，并划分了招魂术、手足相学和占卜术等。

对那些误入歧途却骗取了人们信任的哲学家，称他们为野心勃勃的骗子更为恰当。为了使这项研究简单明了，我们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穷其毕生精力来寻找试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炼金家；第二类包括相学家、巫师、术士等所有想预知未来的人。最后一类包括念咒语的、画护身符的、卖春药和万应药的、驱邪的、顺势疗法专家、动物磁性说专家，以及杂七杂八的江湖骗子等。

在讲述这些人的职业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实际上从事上面提到的几个或全部的职业。例如炼金术士同时是一个算命的或巫师——声称他可以用触摸或魔力治好各种各样的病，可以化解各种灾难等。在欧洲黑暗的早期历史中，常常是这样的情形。甚至到了很近代的时期，我们也很难把这些职业区分开。炼金术士们极少把自己限定在他们所声称的“科学”事业中，巫师、术士、江湖郎中等也是如此。我们从炼金术讲起，刚开始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混乱，但后来会越来越清晰。

在讲述前人所犯的错误的时候，请不要因为我们有了更高级的知识而嘲笑和轻视他们。研究前人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大有可借鉴之处。像一个人回想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想起那时因为一个奇怪的想法、错误的选择而做了不该做的事，他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反思社会的历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某事是荒谬的就轻蔑地拒绝听一下，那些人一定是个“浅薄的思想家”。聪明的人才会从以前错误的思想和行动中吸取教训，社会不反省从前走过的弯路便不会进步。我们的这项研究不仅仅具有教育意义：那些只想作为消遣而翻翻这本书的人会发现人类思想史上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并且它还向大家展示了一个虚幻的领域——原始的、怪诞的、神奇的等各种各样“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却被人想象成是存在”的东西。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炼金术使很多杰出的人物沉迷于其中，更有千百万人相信它的存在，但人们并不清楚它的起源。它的一些献身者称它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时代的产物，另外一些人认为不会迟于诺亚方舟时代。文森特·德·博韦称大洪水以前所有人都有炼金术方面的知识；尤其还指出诺亚很熟悉长生不老药，否则他不会那么长的寿命，并且到五百岁仍能生育儿女。朗格莱·杜·弗雷奈在他的《炼金哲学史》一书中说道：他们（炼金术士）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诺亚的儿子 Shem 或 Chem 是炼金术的行家里手，并认为化学和炼金术这个名词都是源于他的名字。另外，有人认为这行技艺（炼金术）起源于埃及，是由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创立的。摩西，被认为是一流的炼金术士。他的知识就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但他保守秘密，从不向希伯来儿童传授这些喜欢引用“金楼的故事”（出自《出埃及记》第 32 章）来证明这位法典的制定者是个炼金的家，可以随意地把金子变出来再变回去。据记载，摩西是一个很值得希伯来人崇拜的偶像，“他们把做的牛楼先放在火里烧，再把它磨成粉末，洒到水里，然后让希伯来儿童喝下去”。关于这一点，炼金术士们说如果摩西没有试金石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他用别的方法不可能让金粉漂在水面上。即使真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也必须离开这个使人困惑的问题而来看一下更近期的历史。耶稣会会士马蒂尼神父在他的《中国史》中写道：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多年时中国已有此术，但他的论断由于没有证据而毫无用处。而在

罗马，公元一世纪时就有人声称可以炼出金、银，但一经被发现，他们会被当成骗子而遭受惩罚。公元四世纪，金属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一说法在君士坦丁堡被广为接受，更有很多的希腊传教士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在朗格莱·杜·弗雷奈的《炼金哲学史》第三册中不指名地提到了这些人的一些论文。用他们的话讲，所有的金属都由两种物质构成：其一是金属泥，另一种是被他们叫做硫黄的红色易燃物。金是由这两种纯物质组成，而其他金属则是被各种其他杂质污染了的。试金石的作用就是溶解和中和所有这些杂质，这样铅、铁、铜等就可变为金。很多学富五车的聪明人为了这项徒劳的追求，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健康和精力。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这以后，这门充满幻想的技艺像是从历史中消失了似的。直到公元八世纪它又在阿拉伯人那里再现了。随后，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关于它的历史记载。这时，一位伟人出现了。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科学之父，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与炼金术连在了一起。

贾比尔

这位哲学家一生致力于炼金术，除此以外，我们对其他知之甚少。据推测，他生活在公元730年前后，真正的名字叫阿布·穆萨·贾比尔，名字前常加上“Al Sof”，意为“智者”。他出生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胡兰。有些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另外一些人认为他是西班牙人，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印度斯坦的王子。在这些错误的推断中，施普伦格《医学史》的法文译者所作的推论最为可笑。他认为，从贾比尔名字的发音来看他是一个德国人，并把他的名字翻译成 Donateur 或 Giver。关于他的生活细节我们一无所知，据说他写了五百多本关于试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著作。他在这个技艺上是个狂热主义者。他把那些不相信这个技艺的人比作被关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的孩子，由于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便否认这个世界的存在。他认为，用金制作的药剂可以治好上至人下至低等动植物身上的各种疾病。他还想象生病的躯体里含有各种金属，而非常健康的身体中只有金这一种金属。他宣称，试金石的秘密不止一次地被人发现，但那些古人和当代智者不肯把它传授给普通人，因为这些人不相信也不配知道这个秘密。尽管贾比尔一生都在追求这毫无意义的幻想，但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无意中发现了很多他并不想要的东西，如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描述了氯化汞、汞的红色氧化物、硝酸、银硝化等。

阿尔法拉比

公元10世纪初是阿尔法拉比的辉煌时期，他被誉为同时代最有学识的人。他一生周游世界，以便收集哲学家们关于自然之谜的各种观点。无论是危险还是劳累都阻挡不了他的追求，许多国王要把他留在宫廷里，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一生的最大目标是去发现一种能造出大量金子，并能世代流传的技艺。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游荡的生活中度过的。他曾去过圣地麦加，当然是为了哲

学而非宗教信仰。在回途中路过叙利亚时，他在被誉为“知识庇护神”的苏丹——塞义夫·杜拉的宫廷里停了下来。当他出现在这位君主及其朝臣面前时，仍身着旅行时的装束。还没受到邀请，他便在这位国王身旁的沙发上冷冷地坐了下来。朝臣们非常恼怒，苏丹并不认识这位不速之客，所以想按他们的规矩来处置这个人。他转向一位官员，命令他把这个胆大妄为的外来者赶出宫廷。但阿尔法拉比连动都不动，摆出一副“谅你们也不敢碰我一下”的姿势，然后镇定地转向国王，说国王还不了解他，他应该受到礼遇而非暴力。这位苏丹并没有像别的统治者那样更加恼怒，他钦佩这个陌生人的镇定自若。于是苏丹让他坐近一些，和他长时间地讨论了科学和神学。宫廷里的所有人都被这个陌生人镇住了。讨论的各种问题都被他一一解决，从而显示出了他那渊博的学识。任何一个敢于同他辩论的人最后都折服了。后来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炼金术时，在场的人立即认为他是仅次于伟大的贾比尔的人。在场的一位御医问他，“你懂这么多科学是否也懂一点音乐呢？”阿尔法拉比没有回答，只是让人取来一把鲁特琴，随手弹了一曲哀婉轻柔的乐曲，宫廷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又换了一首曲子，旋律是如此的活泼，以至于连苏丹和那些儒雅的哲学家们都随旋律快速地飞舞起来。接着他又弹了一首悲伤的曲子使这些人镇定下来，令他们心碎般地抽泣和叹息。苏丹对他的能力非常赏识，恳求他能留下来，并尽一切可能用提供金钱、权力、地位等来诱惑他，但这位炼金家仍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在找到试金石之前他是不会停下来休息的。于是他当天夜里就出发，最后在叙利亚的沙漠里被一些强盗给杀害了。这一年是公元954年。为他写传记的作者们只提及他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论文，但这些论文早已失传。

阿维森纳

阿维森纳真名叫埃本·西纳，是一个著名的炼金术士，公元980年出生于布哈拉。他作为一个医生和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人早已名声远扬，所以苏丹马吉德·杜拉决心要试试他在统治国家方面的能力如何。于是他被任命为首相，在管理这个国家时拥有一些特权。但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实践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他在这方面也是彻底的失败者。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沉湎于酒色之中，过着一种可耻的放荡生活。然而在商业、享乐等杂七杂八的追求中，他竟然找时间写出七篇有关试金石的论文，并且被圈内人士誉为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作为一个像阿维森纳这样著名的医生，纵情于感官的享乐是很鲜见的。几年后，当他完全沉迷于这种生活方式时，被从那个显赫的位置上赶了下来。放荡的生活导致了早衰和几种疾病的并发症，不久以后的1036年他便溘然而逝。在他那个时代以后，阿拉伯世界里很少有记载说哪个哲学家还热衷于研究炼金术。但在不久后的欧洲，炼金术又吸引了很多人。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都曾声称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科学的存在，其中很多人献

身于此。尤其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技术被大张旗鼓地研究。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名字就与炼金术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奈。

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奈

第一位哲学家于1193年出生于多瑙河畔诺伊贝格公园的一个贵族家庭。在三十岁以前，他显得非常迟钝和愚蠢，人人都担心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他在青少年时代进了一个圣多明尼克教派的修道院，但学业上毫无长进，以至于不止一次地要放弃。可是他天生有惊人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步入中年以后，他的智慧大增，并且以惊人的能力学任何他想学的东西。这样悬殊的变化在当时只能解释为奇迹。传说圣母玛丽亚了解到他要成名成家的雄心，可怜他的无能，便在他坐在修道院回廊里感到绝望的时候来到他面前，问他想在哲学还是神学上出人头地。他选择了哲学，这一点使圣母不高兴，她用温柔而伤感的语气对他说这个选择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当时最优秀的哲学家。美中不足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却又回到原来又蠢又笨的状态。阿尔贝图斯对这些流言不屑一顾，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欧洲。公元1244年，著名的托马斯·阿奎奈投到他的门下。关于这对师徒有很多离奇的传说。他们除了向科学的其他分支投入适当的精力外，从未放弃过对试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研究。尽管他们什么都没发现，人们还是相信阿尔贝图斯已经掌握了生命的部分秘密，并且能够在特定的星象条件下把铜塑像变活。他为这项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和托马斯·阿奎奈一起完成了这一工作。他们赋予此铜人以言语的功能，并用它来完成仆人做的事。它的这种功能实在很有用，但它本身还是有缺陷的，它整日喋喋不休，使两位哲学家不堪忍受。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治疗这种唠叨病，却毫无效果。终于有一天，它把正在进行数学计算的托马斯·阿奎奈激怒，托马斯抄起一个重铁锤，把它砸了个粉身碎骨。随后托马斯又开始后悔他所做的事。他的老师也责备他说这样发脾气与哲学家的身份不相称。但此后他们再也不想把这个塑像重新变活。

像这样一些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有想研究自然奥秘的伟人都被视为是有魔力的人。可以想象，当哲学家自己声称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或可以创造无穷无尽财富的红石头，公众便会进一步夸大，并赋予他们更神奇的力量。传说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能改变季节。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比发现最重要的长生不老药要容易许多。阿尔贝图斯看中了科伦附近的一块土地，想要在上面建一座修道院。但这块地的主人，荷兰的威廉公爵和罗马国王由于某种原因不肯放弃这块地。据说，阿尔贝图斯是通过如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方法得到了这块地。当国王路过科伦时，他邀请国王及其所有大臣来参加一个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宴会。国王接受了邀请，由众多的达官贵人充作随从一起去这位哲人的住处。当

时正值寒冬，莱茵河已全部结冰。天气如此之冷，骑士们只好纷纷跳下马来，以免冻掉脚趾。当他们到达阿尔贝图斯的家时，都非常吃惊地发现筵席摆在有几寸厚积雪的花园里。伯爵极为愤怒，要重新备马离开这里，但阿尔贝图斯最终还是劝他入了席。与此同时，乌云在天空中翻滚而去，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寒冷的北风骤然而止，代之以轻柔的南风；积雪融化了，小溪解冻了，树木吐出了嫩绿的叶子，结出了果实；花儿也从泥土中钻了出来；百灵鸟、夜莺、乌鸦、布谷鸟、画眉等所有会唱歌的鸟儿都在树上鸣叫起来。伯爵及其随从都目瞪口呆。这样他们吃了晚餐，作为回报，阿尔贝图斯得到了那块土地，并在上面修了座女修道院。然而这时，阿尔贝图斯还没有向他们显示完他的法力。等宴会一结束，他说了几句咒语，于是乌云重新遮住了太阳，鹅毛大雪纷纷飘落，鸣啭的小鸟全部冻死，树木纷纷落叶；寒风呼啸，客人们赶紧裹紧身体，躲进屋里，在阿尔贝图斯的厨房里烤火。

托马斯·阿奎奈也像他老师那样会施魔法。传说他曾住在科伦的某条大街上，一队马夫整天在那条街上遛马，无休止的马蹄声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他恳求马夫找一个不至于打扰这位哲学家的地方遛马，但马夫根本不予理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只好求助于魔法了。他做了一个小铜马，并在上面刻了一些神秘的字符，半夜把它埋在马路中央。第二天，这队马夫仍像往常一样沿这条路走来。当他们到了埋神马的地方时，那些马匹突然发作起来，一会儿仰天嘶鸣，一会儿向后猛踢——由于恐惧，鼻孔扩张，鬃毛上竖，汗流浹背。马夫们软硬兼施却毫无用处，那些牲口就是不愿通过那个地点，第二天还是如此。最后这些马夫只好屈服，选择另外一个地方遛马了。托马斯·阿奎奈从此得以安宁。

1259年，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被任命为雷根斯堡的主教；他在这职位上干了四年便辞职了，因为他想研究哲学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事务性工作上。1280年在他八十七岁高龄死于科伦时，圣多明尼克教派的作家们否认他曾经研究过试金石，但他关于矿物的一些论文足以证明他这样做过。

阿里塔弗斯

据炼金术的历史记载，阿里塔弗斯出生于12世纪早期。他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一篇关于试金石的，另一篇是关于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吹嘘自己那时已经1025岁了，所以在如何延长寿命上很有指导别人的资格。他的很多弟子相信他有如此之长的寿命，并且千方百计地证明他就是蒂亚纳的阿波罗尼。此人生于耶稣降临后不久，关于他的生活和事迹，菲洛斯特格特斯曾做过详细的描述。这个说法大大提高了阿里塔弗斯在其同行中的地位，所以他千方百计不使自己露出破绽。一有机会便吹嘘一把。由于他那超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详尽的历史知识，在关于那位古代伟人的外表、做事

方式、性格等方面的问题上从未被问倒过。他宣称自己已找到了试金石，并说为了找到它，他都下过地狱，还看到了阎王爷被芸芸众魔簇拥着，坐在金宝座上。他的关于炼金术的著作曾被译成法文，于1609年或1610年在巴黎出版。

阿兰·德·利勒

佛兰德的阿兰·德·利勒是与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同时代的人物，由于他那渊博的知识，被誉为“神医”。人们认为他通晓一切科学知识，并且像阿里塔弗斯一样发现了长生不老药。他后来成为斯德克斯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死于1298年，时年110岁。据说，当他五十岁时就该死去了，幸好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又使他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他曾为《梅林预言》作过注。

阿诺尔德·德·维尔诺

这位哲学家曾留下很高的声誉。他生于1245年，曾在巴黎大学研究医药学，颇有成果。随后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和德国旅行，并在那里结识了彼得罗·德·阿波恩，二人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共同的追求。在那个时代中，他被认为是最高明的医生。就像同时代其他哲人一样，他也涉猎于星相学和炼金术，传说他就曾用铅和铜造了大量金子。正当彼得罗·德·阿波恩在意大利遭拘捕并以操持邪术的罪名被审判时，阿诺尔德本人也受到相同的起诉。但他设法及时逃离了那个国家，从而避免了他朋友那样的不幸。他曾因预言世界末日而失信于天下，但后来又恢复了信誉。人们并不知道他逝世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早于1311年。因为那一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曾向他统辖下的欧洲的神父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请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寻找阿诺尔德著名的论文《医药学实践》，作者本人生前曾许诺把这篇著作赠送给罗马教廷，但至死都未实现。

蒙舍尔·隆威尔·阿尔古曾写过一部非常奇特的著作，题为：长寿且返老还童者之历史。其中有一条是引用阿诺尔德·德·维尔诺的方法，利用它人们至少可延长几百年的寿命。首先，阿诺尔德和蒙舍尔·阿尔古说：想长寿的人必须先学会自我按摩，每周两到三次，按摩时加肉桂汁或者骨髓。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在左胸前贴一种特制的膏药，这种膏是用东方的藏红花、红玫瑰叶、檀香木、芦荟和琥珀等成分溶于玫瑰花油和上乘的白蜡制成。次日早晨必须取下来，密封置于一个铅盒中，到第二天晚上再贴上。另外需要在一个有清新的空气和水的院子中养些鸡。如果生性乐观，那么养十六只；如果冷漠无情，养二十五只；如果抑郁寡欢，则需养三十只。这些鸡专供食用，每天一只。但这些鸡必须先用特殊的方法喂肥，这样才能使食者达到长寿的目的。先把这些鸡饿个半死。然后用蛇和醋做成汤，再添加小麦和糠使其变稠，用此汤来喂养那些饿得半死的鸡。在做这个汤之前还需很多复杂的仪式，哪位对此非常感兴趣的话可看蒙舍尔·阿尔古写的书。这些鸡如此喂养两个月，然后才可以宰杀，并用上乘白酒和葡萄酒冲洗。此法需七年重复一次。按此法去做，任何人都可以

活得像玛士撒拉一样长！实事求是地讲，M. 阿尔古是在没有可靠的证据下便把这个配方归功于阿诺尔德·德·维尔诺。因为在这位哲学家的文集中并没有此配方。16 世纪初，一位普瓦里亚先生第一个宣称考证了这个配方毫无疑问是在阿诺尔德的手稿里。

彼得罗·德·阿波恩这位不幸的哲人于 1250 年出生于帕多瓦附近的阿波恩，像他的朋友阿诺尔德·德·维尔诺一样，他也是位著名的医生，同时从事星相学和炼金术的研究。他在巴黎行医多年，并通过手术、治疗和算命发了大财。在一个对他来讲很可怕的日子，他作为一名一流的巫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人们都认为他从地狱里捉了七个鬼魂回来，并且藏在七个水晶做的花瓶里。当他需要它们的帮助时，便把它们放出来。这些鬼魂中，第一个精通哲学，第二个精通炼金术，第三个精通星相学，第四个精通物理学，第五个精通诗歌，第六个精通音乐，第七个精通绘画。每当彼得罗在这些艺术中的某项上需要帮助时，他便把相应的鬼魂放出来。立刻，那方面的秘密一个不漏地显示给他看。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可以在诗歌上超过荷马，在绘画上超过阿佩利斯，或在哲学上超过毕达哥拉斯。据说，尽管他可以把铜变成金，他却很少用这方面的才能，而通过其他的不讲信誉的方式来得到金钱。每当他用完金子，他便念某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咒语，于是第二天早晨他便重新拥有了金子。与他做生意的商人无论用多坚固的锁锁住箱子，还是用重兵把守，听了咒语的金子还是飞回到他的前任主人那里去。即使把金子埋到地里或是扔进大海，第二天天亮还是又回到彼得罗的口袋里。因此，极少有人愿意同这样一个人交往，特别是涉及金子方面的事。还有一些胆大的人认为他可能对银子没有如此的魔力，但当他们试过后，发现自己同样也锁不住银子，它会突然从你手中消失，迅速地穿过空气跳到这位巫师的钱包里。这不可避免地让他养成一些坏习气。同时他又在宗教上发表了一些违反正统的言论，于是被作为一个异教徒和玩弄邪术者被传讯到宗教法庭上。即使在答问台上，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后，他仍高呼他是无辜的。还没等正式宣判，便死于狱中。后来证明他确实有罪，当局命令把他的尸骨掘出当众焚烧。在帕多瓦的街道上，他的画像也遭受同样的对待。

雷蒙德·卢利

当阿诺尔德·德·维尔诺和彼得罗·德·阿波恩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享有很高声誉时，西班牙出了一位比他们更有名气的行家，这便是雷蒙德·卢利，一流的炼金术士。与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不涉及星相学或巫术。他以贾比尔为榜样，只研究金属的本质及合成，而不借助于咒语、咒符等所有愚蠢的仪式。然而他是很晚才开始研究这项技术的，一生浪漫至极。1235 年他出生于马略尔卡岛上一个著名的家庭里。1230 年，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从撒拉逊人那里夺回此岛，雷蒙德的父亲便由加泰罗尼亚迁居此地，并与王室交往甚密。雷

蒙德很早便结了婚。为贪图享乐，他和新娘离开这个孤独的岛屿，坐船来到西班牙，并在国王詹姆斯的宫廷里做了大管家，过了几年快乐的生活。他对妻子不忠诚，总是喜新厌旧，不断追求美色，直至他的心被一个很可爱但对他不友好的安布罗西亚·德·卡斯洛所占据。这位女人，像她的崇拜者一样是已婚的。但与他不同的是，这位女人恪守婚誓，并对他的追求充满了蔑视。雷蒙德如此恋慕她，被拒绝更增添了他的热情。他彻夜在她的窗下徘徊，写很多充满激情的诗来赞美她，以至于忽视了他的本职工作，成为宫廷里的笑柄。一天，当他正在她的窗下向上张望，一阵风把她的围巾吹开，使他看到了她的胸部。于是灵感突现，他随即坐下来为此写了一段充满柔情的诗送给这位美女。美丽的安布罗西亚以前从未屈尊回过信，但这一次答复了他。她说她永远不会答应他的追求，还说像他这样一个聪明人不把心思放在上帝身上是不合适的，同时恳求他献身于宗教生活而不要让这毫无价值的激情耗尽他的精力。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如果他很渴望的话就让他看看她那“美”胸。雷蒙德看完信后很高兴，误解了她的意思，以为她尽管给了他很多建议，但最终还是动了怜悯之心，愿意满足他的心愿。于是他形影不离地跟着安布罗西亚，恳求她履行诺言。但她还是那么冷漠，并哭着哀求他别再纠缠不休，因为即使她明天自由了，她不可能也不愿意成为他的人。“那你的信是什么意思？”这位绝望的求爱者问道。“给你看！”说着安布罗西亚袒露出她的胸部。她的崇拜者满眼恐惧地望着那扩散到她双乳上的大肿瘤。当她看到他被震住了，便上前拥抱了他，再次恳求他皈依宗教，把他的心放到万物之主而非万物身上。回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二天一早，他便到宫廷里辞去了那份有丰厚俸禄的工作，把一半财产分给了妻子和儿女们，另一半财产由他与穷人一起分享。随后抛妻别子投到耶稣脚下，献身于上帝。为了赎罪，他发誓要把后半生用来教化穆斯林，使其皈依基督。在梦里，他见到了耶稣对他讲：“雷蒙德！雷蒙德！跟我来吧！”这个情景在他梦里出现过三次，于是他确信这是上天的旨意。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出发到孔波斯特拉的圣詹姆斯教堂朝圣去，随后又在阿兰达斯山中隐居了十年。在那里他学会了阿拉伯语，这样才能胜任转化穆斯林的使命。他还学习了一些东方哲人的著作中所介绍的各种科学。他首先钻研了贾比尔的著作，这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段见习期结束时，他已四十岁了，便由隐居转向了更积极的社会生活。他离任时积累的财富还有剩余，于是他创建了一所学习阿拉伯语的学院，并得到了教堂的支持。教皇对他的热情和虔诚大加赞赏。在这期间，他还侥幸躲过了他那年轻的阿拉伯仆人的暗杀。在他非常狂热的时候，他曾向上帝祷告说他将为了神圣的目的而殉道。他的仆人偷听了他的祷告，像其主人一样，这位奴仆也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人。他决心以刺透其主人胸膛的方式来满足其主人的

心愿，同时也惩罚一下他的主人，因为他总是不停地咒骂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一天，这位奴仆趁他的主人坐在桌边，便瞄准他猛击。自我保护的本能比殉道的愿望更强烈，雷蒙德抓住了他的对手，将其摔倒在地，他咒骂着要亲手杀了这个仆人，但后来还是把他交给了官府。这位仆人后来死于狱中。

这次历险之后，雷蒙德到巴黎旅行，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阿诺尔德·德·维尔诺，并从他那里受到了鼓舞来寻求试金石。从那时起他就很少注意宗教方面的事，而转向了研究炼金术。但他从未忘记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教化穆斯林——于是他又去了罗马，与教皇约翰二十一世就达到那个目标的最佳方案进行了探讨。教皇对他进行了口头鼓励，但并没有指派具体的人和他一起完成这个他苦苦追求的事业。于是雷蒙德独自一人来到了突尼斯。许多阿拉伯的哲学家都知道他是炼金术方面的专家，因此对他盛情款待。如果他在此地安心地研究炼金术，一切都将平安无事。但他竟然公开咒骂穆罕默德并因此惹了很大麻烦。有一次，当他在突尼斯最繁华的地区宣讲基督教义时遭拘捕并被投入狱中，随后不久被审判，定为死罪。那些哲学上的同道鼎力相助，为他求情。最后他被免于一死，但条件是立刻离开非洲，永远别再回来。如果在那里再发现他，无论他为何目的而来，停留多长时间，都将被处死。在没有危险时无论他是多么热切地盼望殉道，但到了生死关头他还是选择了生。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些条件，离开了突尼斯欲前往罗马。随后又改变了计划，到米兰住了一段时间，研习炼金术，还有人说是星相学，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那些相信炼金术的作家们，大多数在写雷蒙德·卢利时说：在米兰他曾收到过英王爱德华的来信，邀请他去英格兰定居。他们还说卢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伦敦塔有一套专供他使用的房子，在那里他精炼了很多金子，同时监督玫瑰金币的制造。他曾经利用铁、汞、铅和铂来炼金达六百万。非常权威的世界名人传记的作者们否认雷蒙德曾经迁到英格兰，并认为所有这些关于他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炼金术士的传说是同另一个叫雷蒙德的塔拉戈纳的犹太人混淆了。诺代在他的《辩护》中简明地说：“雷蒙德确实给了爱德华国王六百万来支持同土耳其人等异教徒的战争”，但他并没有把那么多金属变成了金子，他接着说，而是建议爱德华国王向羊毛收税而得到这么多钱。为了证明他的确到过英格兰，他的追随者们经常引用他的一部著作《金属的转化》。在这部书里，他明确地说他在英王的劝说下到了英格兰。那些写炼金术的人并不能肯定，到底是爱德华一世还是爱德华二世邀请他的。但从1312年旅行的日期看，应该是爱德华二世。埃德蒙·迪肯森在他的著作《哲人精英》中说雷蒙德曾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工作过。他离开那儿很久后，才发现他的密室中有大量的金沙，建筑师们从中获利不少。在朗格莱写的关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约翰·克里默的传记中说道，雷蒙德是在这位院长的帮助下来到英格兰的。克里默本人研究点金

石已三十年，但一无所获。当他在意大利偶然遇到了雷蒙德时，他千方百计地劝诱雷蒙德说出这个伟大的秘密。雷蒙德告诉他，前人们都是自己去寻求的，所以他也必须独自去发现。克里默回到英格兰后，在爱德华国王面前极力赞扬雷蒙德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紧接着一封邀请函便送到雷蒙德手中。罗伯特·康斯坦丁在1515年出版的《送学经典术语》一书中说，经过大量研究，他发现雷蒙德·卢利确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并在伦敦塔中利用点金石炼金。作者本人还亲眼见过他铸的金币，并且在英国至今还叫雷蒙德金币或玫瑰金币。卢利本人也吹嘘他炼过金。他在那篇著名的《遗嘱》中讲道，他曾把至少五万磅重的汞、铅、铂等变成了纯金。看来事实很可能是这样的，英王相信了他作为一个炼金家具有超人的能力，便邀请他到英格兰来亲眼见识一下。于是他就被雇来指导精炼黄金和铸币。卡姆登根本不相信炼金的传说，但支持关于铸币的说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在金属学上有很多知识的人被雇来铸币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时雷蒙德已七十七岁高龄，年近昏聩。他非常渴望人们相信他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秘密。于是他非但没有去揭穿谣言，反而助长了它的势头。他没有长时间住在英国，而是又回到罗马去开展那个比炼金术更让他惦记的工作。他曾就几个计划向历代教皇提议，都没有被接受。他的第一个计划是在欧洲所有的修道院引入东方语言。第二个是把所有的军事教团缩编成一个，统一领导，这样在抗击撒拉逊人时行动会更有效。最后一个计划是教皇下令禁止在学校中学习阿威罗伊的书，因为它在穆斯林中比在基督教徒中更受欢迎。由于教皇对他的计划不感兴趣，于是他在罗马只待了两年，便再次只身前往非洲，宣讲基督的福音书，没有任何保护。他于1314年到达博纳。他因攻击穆斯林的先知而惹怒了他们，惨遭一顿石头的攻击后，被扔到海边等死。几小时后，他被一队热那亚商人发现，他们把他带到船上，驶向马略尔卡岛。这位不幸的人气息尚存但已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这样活了几天，当船驶到可以看到其故乡的海岸线时，气绝身亡。他的尸体被送往帕尔马的圣欧拉利亚教堂，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传说他的墓中经常闹鬼。

雷蒙德·卢利，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尽管晚年曾吹嘘炼过那六百万的金子，但他仍是炼金术士中最不弄虚作假的人。他一生著述甚丰，接近五百卷，涉及语法、修辞学、伦理学、神学、民法、教规、物理学、玄学、星相学、医学和化学。

罗杰·培根

炼金术还曾让一个比雷蒙德·卢利更伟大的人着了迷，此人便是罗杰·培根。他坚信点金石的存在，并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求它。他的榜样使同时代的学者更加相信炼金术的可行性，从而更积极地去寻找点金石。他于1214年生于萨默塞特郡的伊尔彻斯特。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巴黎大学，

并在那里获神学博士学位。1240 年返回英格兰后，他到圣弗朗西斯修道院做了修士。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其才艺已使同时代的人不可思议，认为他的知识只能是从魔鬼那里学来的。

尽管他那聪明的大脑外面包着一层迷信的外壳，却挡不住他那天才的光芒。在那个时代所有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中，只有他一人懂得凹镜和凸镜的性质，他还发明了一种“幻灯”，现在已成为一种玩具了。正是这个小东西使他获得了声誉，但同时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尽管他把炼金术看得次于其他追求，但炼金术的历史不应该忽略这位伟人的名字。出于对知识的普遍热爱，在他或社会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前，他不愿放弃任何一个科学上的分支。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和对天文学的通晓弥补了他在炼金术上浪费掉的时间。望远镜、阳燧和枪药等发明使他名声远扬，流芳百世，同时使人们忽略了他炼金术上的愚蠢——这是他所在的社会的共同错误。他的论文《在点金石生成中艺术和自然的伟大力量》译成法文，于 1557 年在里昂出版。他的《炼金术的反思》也于同年在美国出版，参照了雷蒙德·卢利著作后的增补本于 1612 年在巴黎出版。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据说，这位教皇是阿诺尔德·德·维尔诺的朋友和学生，在其指导下通晓了炼金术的所有秘密。根据传统的说法，他炼了大量的金，到死的时候已经像大富翁克里萨斯一样富有。1244 年他出生于吉讷省的卡奥尔。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布道者，因而很快在教堂中升至最显赫的职位。他曾写过一部金属间相互转化的著作，在阿维尼翁还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室。由于在基督教世界涌出大量的炼金术士，他下达了两个谕令来反对这个技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本人没有被这种幻想所迷惑。炼金术士们却声称他是这方面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专家；还说他的谕令不是指向那些真正的行家里手，而是那些滥竽充数者。他们解释说：这很清楚，这是指那些穷困的因而就是冒牌的炼金术士。他死于 1344 年，下葬时棺材里放了一千八百万弗罗林。人们都认为他的财富不是积攒起来的，而是自己造出来的。炼金术士们得意洋洋地以此为证据来说明点金石并不是那些不信的人所说的幻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约翰教皇真的留下了那笔钱，并反问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得到这么多钱呢？然后他们不无得意地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说：“他的著作证明了他从阿诺尔德·德·维尔诺和雷蒙德·卢利那里学到了炼金术。但他像所有其他的炼金术士一样审慎，谁想从这本书中找到他的秘密，都将一无所获，因为教皇已经有所准备不让它泄露出来。”很不幸，为了对他们自己的话负责，所有的炼金术士都落入了相同的困境：他们发现了这个伟大秘密，但不能向别人说，否则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只好一个人享用。很可能他们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变金子，金子将多得不再值钱了，到那时一种新的技艺——把金子变回铜和铁，将会是很必要的。如果他们确定这样

想的，那么全社会都应感激他们的自制力。

让·德·默尼格

在那个时代，任何阶层的人都曾涉猎这个技艺。上面说到的是一位教皇，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诗人。让·德·默尼格生于1279年或1280年，因其诗歌《玫瑰传奇》而闻名于世，曾在路易第十、腓力五世、查理四世和腓力六世等人的朝中任职。在他那首著名的诗中，他论及那时流行的各种事物，尤其提到炼金术，他坚信这个技艺。除了上面所说的那首诗外，他还写过两首短诗，题为《大自然对炼金术士的规谏》和《炼金术士给大自然的答复》。诗歌和炼金术是他最喜爱的，而修士和女人是他最厌恶的。这里有一个关于他和查理四世宫中女人间的有趣故事。他曾写过一首诽谤妇女的诗：

每个人都曾经或将要，
被那些自愿的妓女打扰；
我们都在寻找她们，
她们也在把我们寻找。

这自然触怒了她们。有一天，他在王宫的前堂被一些等待觐见的妇女看见了，她们决心要惩罚他。她们大约有十个或十二个人，个个手持棍棒，围住这个不幸的诗人。她们请求在场的绅士们剥光他的衣服，然后用鞭子抽打他游街，以此来报复他。其中一些贵族表示很乐意通过惩罚他来找乐子。但让·德·默尼格并没有被吓住，他在人群中镇定地站着，请求在场的各位听他说句话，如果听完后还不满意的话，他愿任由她们处置。当大家安静下来后，他站到一个椅子上，开始为自己辩护。他承认自己写了那首令人讨厌的诗，但否认那是针对全体妇女的。他只是在说那些邪恶的、堕落的女人，而不是他周围这些堪称善良、可爱、庄重的典范的淑女。如果在场的哪位妇女觉得受了委屈，他愿意被剥光衣服，让她抽打他，直至她胳膊累酸了。正是用这种方法，他逃脱了一顿鞭笞，而那些女人们的气也很快消了。在场的绅士们却都认为，如果这间屋子里每一位妇女都因为这首诗而发脾气，真的打他一顿，那位诗人肯定会被鞭打至死。在他的一生中，他对修士表现出强烈的憎恶。在他那篇著名的诗中，有大量的章节来反映那些人的贪婪、凶残和卑鄙。由于他生前过多地辱骂了那些修士，他把一个非常沉重的大箱子赠与他们以示和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曾实践过炼金术，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箱子里一定盛满了金银。这些修士们互相道贺，以为他们发了一笔财。当箱子被打开后，他们很吃惊地发现里面盛的仅仅是一些大石板，上面刻着象形文字和神秘的符号。他们异常气愤，决定借口他是一个巫师而拒绝给他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葬礼。然而他还是在巴黎被厚葬，宫廷里的全体人员都出席了葬礼。

尼古拉斯·弗拉姆

人们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位炼金术士的故事是非常神奇的，朗格莱·杜·弗雷奈的书中也珍藏了这一故事。他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出生于蓬图瓦兹的一个贫穷但受人尊敬的家庭里。由于没有祖业可继承，他很早便到巴黎去碰运气，做一个公共抄写员。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学术术语，同时写得一手好字，因而很快得到一个职位，代人写信和誊写。经常在吕·德·马里韦克斯的一个角落里操持他的职业，但收入几乎不能维持生计。为了增加收入，他尝试着写诗，但这是一个更悲惨的职业。做抄写员，他还可以买到面包和奶酪，他写的诗连个面包皮的钱都不值。于是他又试着绘画，同样没有改善生活。后来又去为人算命和寻找点金石。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做法，他很快赚了很多钱，用这些钱他可以很舒服地活着。后来他娶彼德罗尼耶为妻，从此开始攒钱。但他这时的穿着打扮还是像以前那样寒酸。在其中几年里，他不顾一切地沉溺于炼金术的研究中，脑子里只想着点金石、长生不老药和万能溶剂。12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用两弗罗林买了一本旧书，很快他就开始了专一的研究。那是用一种钢器在树皮上刻出来的书，共有二十一页，或用他的话讲共三乘以七片。书是用拉丁文写的，字体很漂亮。每七片中有一片只有图没有文字。第一幅图画着一条蛇在吞一个柱子；第二幅是一个十字架上钉着一条蛇；第三幅上画着一个荒原，中央有一个喷泉，蛇在其周围爬行。这本书号称是由身份不低于“亚伯拉罕、主教、犹太教徒、国王、哲学家、牧师、莱维特和星相学家”的人写成的。所有那些既不是殉道者又不是抄写员的人看了都要招致咒骂的。尼古拉斯·弗拉姆对亚伯拉罕懂拉丁文竟然不感到奇怪，并且坚信他的书上那些字符就是这位大主教亲自一笔一笔刻出来的。当他知道书里含有咒语时，他不敢去看它。后来当他想起他虽然不是一个殉道者但他曾经做过抄写员后，困难就解决了。他充满敬意地读这本书，并发现这是一篇极好的关于金属间转化的论文。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如容器、蒸馏器、混合物以及实验的最佳时间和季节等。糟糕的是，它假定已有点金石或这个过程的原始材料。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就像告诉一个饥饿的人怎样烤牛排却不给他钱去买生牛排一样。但尼古拉斯并不绝望，而是着手来研究书中大量的甲骨文和有寓意的图画。很快他就确信这是一部犹太人的圣书，在耶路撒冷清真寺遭破坏后被塔塔斯拿走。但是他并没有讲如何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从论文中他推知在第四页和第五页上的图画中隐藏着点金石的秘密。没有它，这篇美丽的拉丁文将毫无用处。他邀请了巴黎所有的炼金术士和学者来考察它，但这些人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了，没有人能从尼古拉斯的图画中看出什么来。有的人甚至说他那宝贝书根本一文不值，这让他有点不可忍受。于是尼古拉斯决定自己一个人来发现这个秘密，而不再求助于那些哲学家们。他发现

在第四页的正面画着一个像时间老人或农神的老年人正在打莫丘利。前者头上戴着个沙漏，手持大镰刀，瞄准莫丘利的脚砍去。这一页的反面画着山顶上的一朵花，蓝色的茎秆，红白色的花朵，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剧烈地摇动。在它周围是很多龙和狮身鹰头兽。在第五页的正面是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中央是一棵盛开的玫瑰树，由一根巨大的橡树干支撑着，在它的脚下滴出奶酪状的泉水，泉水形成一条小溪，流过花园，尔后消失在沙地中。在该页的反面画着一个国王手持利剑，指挥一队士兵执行他的命令，杀害一群幼童，全然不顾那些母亲的哀求与恐惧。这些儿童的血被另外一队士兵仔细地收集起来，放进一个大桶中，两个象征太阳和月亮的人在桶中洗澡。

可怜的古尼古拉斯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些图已整整二十一年了，还是没能从中得到什么。最后他的妻子彼德罗尼耶劝他去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可是在巴黎没有一个人知识渊博得可以做他的老师。犹太人在法国不受欢迎，他们中的大部分居住在西班牙。所以尼古拉斯·弗拉姆决定前赴西班牙。他把书留在了巴黎，以防在路上被人劫走，同时告诉他的邻居他要去孔波斯特拉的圣房姆斯大教堂朝圣。随后他便徒步跋涉到马德里去寻求一位老师。他在这个国家待了两年，同那些在卡佩王朝下被逐出法国的犹太人的后裔混得很熟。那些相信点金石的人还讲述了他如下的一段奇遇。在里昂他结识了一位改教的犹太人，名叫柯希斯，是一位很出色的医生。他向这位医生讲了他那本小书的题目和内容后，这位医生立刻激动不已，决定马上同尼古拉斯一同回巴黎，一睹为快。二人于是一同起程。在路上这位医生向他的同伴盛情介绍了那本书的历史。果真是他想象的那本书，据他所知，确是亚伯拉罕的真迹，并且一直被像摩西、约书亚、所罗门、埃斯德拉斯等一样杰出的人物所拥有。它包含了炼金术及其他科学的一切秘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有用的书。这位医生本人在炼金术方面就很内行。在他们穿着朝圣者的服装去巴黎的途中，尼古拉斯从他那里获益匪浅，并确信他们有能力把巴黎城内所有破旧的铁锹都变成纯金。很不幸的是，当他们到达奥尔良时，这位医生病危，尼古拉斯守候在他床前，既做大夫又做护士。这位医生在几天后死去，临死时还为他没能看到那本珍贵的书而痛心不已。尼古拉斯怀着巨大的悲痛把他很体面地埋葬了，然后身无分文地回家见他的妻子。回家后，他立即重新开始研究他的那些图。两年过后还是一无所获。第三年，一个灵感突然在他脑海中闪现，他回想起他那位朋友的一些话，他发现他前面所有实验的出发点都是错的。于是他又重整旗鼓，继续研究，到年底便发现工夫没有白费。1382年1月13日，他成功地将水银变成上乘白银，接着又在4月25日他把大量的水银变成纯金。就这样，他终于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秘密。

尼古拉斯这时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仍精神矍铄，身体健壮。他的朋友说，

由于他同时还发现了长生不老药，所以又多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他死于1415年，时年116岁。在那段时间里，他造出大量纯金，但他外表看起来还是一贫如洗的样子。在他刚开始变富时，他就像所有可敬的人那样，同他年迈的妻子商量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财富。彼德罗尼耶说，他们很不幸没有后人，所以最该做的事便是用这些钱来办医院和捐赠给教会。尼古拉斯也有同感，特别是在认识到他的长生不老药并不能使他免于死，并且死神正在向他迫近之后。于是他向他长期生活的马里韦克斯大街附近的圣雅克·德·拉·布谢教堂捐赠了很多钱；另外，还有七个分布在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教堂接受了他的捐赠。他还创建了十四所医院和三个自由教堂。

他的富有和慷慨的善行使他名扬全国。前去拜访他的人中有当时很有名的医生让·热尔松、让·德·库特屈斯和皮埃尔·德·艾利。他们发现他身着破衣，身居陋室，用土制的饭盆喝麦片粥。当问及他的秘密，他像所有的炼金前辈一样守口如瓶。很快，他的名声传到了国王查理六世的耳中，于是便派雷克尔兹主教德·克拉穆瓦西先生前去探听一下，尼古拉斯是否真正找到了点金石。德·克拉穆瓦西先生千方百计想从尼古拉斯那里打探出什么来，最终仍是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见国王。就在这一年，公元1414年，他妻子去世了，他也没有多活很久，第二年便随他妻子而去。圣雅克·德·拉·布谢的教士们感于他的恩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尼古拉斯非常富有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法国一些教堂和医院的记录都可证明这一点。他操持炼金术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著作。那些很熟悉他但并不相信点金石的人，为他的富有作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他们说，他一直是守财奴和放高利贷的人。他那次去西班牙的动机也与炼金术士们的说法大相径庭，说他去那里是为了向那里的犹太人讨回那些人的兄弟在巴黎所欠下的债。考虑到收钱的困难和路途的艰险，他还索要了百分之百的佣金。当他拥有了千百万元的资产后，他坐等着吃就行了。他成了法国最大债主，向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放债而获取高额利润。

在尼古拉斯·弗拉姆写的关于炼金术的著作中，有一篇名叫《哲学纪要》的诗，于1753年重印，用做《玫瑰传奇》第三卷的附录。他还写了三篇关于自然哲学的论文，一篇名叫《想往的愿望》的关于炼金术的寓言。在萨尔蒙的《哲学家传记》中可以看到其手稿的样本，以及亚伯拉罕那本书上的图画。《世界名人传记》中弗拉姆一文的作者说：在弗拉姆死后一百多年，许多炼金术士仍相信他还活着，并将活到六百岁。在马里韦克斯角落的故居，经常有相信他的参观者，并被上上下下搜过多遍，希望能找出金子来。在1816年以前不久，巴黎有一篇报道说一些房客在屋顶发现了一些罐子，里面盛满了黑色的重物质。有一个人相信所有关于尼古拉斯的离奇故事，受传闻诱惑，买下了这座房子。

为了从墙壁和护壁板中寻找隐藏的金子，他几乎把房子夷为平地，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为了恢复这个破烂房子，他又债台高筑。

乔治·里普利

炼金术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之时，不列颠群岛也深受影响。自从罗杰·培根时代起，英国就有很多热情的人对炼金术颇为青睐。1404年通过一项法案，对那些制造金、银的人定以重罪。当时人们都非常担心，万一哪位炼金术士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便用他的财富来支持某位野心家来奴役国人，那便毁了这个国家。不久，这种担心消失了。1455年国王亨利六世在议会的建议下，接连四次把专利授权给一些爵士、伦敦市民、化学家、修士、牧师以及其他一些人，来寻找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为了国家的利益”，专利证上写道，“同时使国王能用真正的金银来偿还王室的债务”。普林在他的一本书中为他的一段话作注时说，国王授权给牧师来完成这项工作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既然能在领圣餐时把面包和酒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为什么不能把不值钱的金属变为值钱的金属呢？”当然这些人没有炼出金来。第二年，国王怀疑这件事的可行性，于是他组建一个由十位学者和名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为他判断和验证转化金属的可行性。看来，这个委员会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出任何报告。

在下一个王朝里，出现了一位声称发现了这个秘密的人。这就是乔治·里普利，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的牧师。他在意大利的大学里学习了二十年，深受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宠爱，并被任命为教皇的家庭牧师，主持教皇家中的一些仪式。他于1477年回到英国，并向国王爱德华四世献上他的名著《复合炼金术——合成点金石的十二个窍门》，书中介绍的方法包括：煅烧、溶解、分离、连接、腐烂、冷凝、摄食、提纯、发酵、精炼、增殖和喷射。还应加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自寻烦恼。他非常富有，这使人们相信他确实能把铁变成金。富勒在他的《英国名人传记》中说，据一位可靠的英国绅士报道，他到国外旅行时，在马耳他岛发现了一个记载，说里普利每年向该岛和罗德岛上的骑士们提供十万英镑的资助，支持他们同土耳其人作战。到老年后，他在波士顿附近隐居，并写了二十五卷关于炼金术的著作。临死前，他好像意识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白费心血，并请求所有的人在看到他的任何一本书时，都把它烧掉，或别相信它。因为那些书中所写的都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来支持，而且后来的试验表明那些方法是错误的和徒劳的。

希拉西尔·瓦伦丁

15世纪在德国也出现了很多知名的炼金术士，其中主要有希拉西尔·瓦伦丁、特雷沃的贝尔纳德，以及修道院院长特里特姆斯。希拉西尔·瓦伦丁出生于美因茨，大约1414年当选为埃尔富特的圣彼得修道院院长。众所周知，他曾苦苦地寻求点金石，并写了很多关于金属转化过程的著作，很多年来一直被认

为是失传了。但在他死后不久，这些书在修道院中一个石柱里被发现，共二十一本。这在朗格莱的《炼金哲学史》中有记载。炼金术士们称，这是上天的旨意要把这些奇书奉献于世。那个石柱是被一个霹雳给劈开的，等手稿被取走后，石柱又自动合上了。

特雷沃的贝尔纳德

这位哲学家是误用天才和毅力的典型。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对脑中幻念的追求。一次次的挫折打击磨灭不掉他的希望。从十四岁开始一直到八十五岁他一直在同实验室中的药剂和熔炉打交道。带着长寿的期望耗费着自己的生命，渴望富有却使自己一贫如洗。

他于1406年出生于特雷沃或帕多瓦。一些人认为他父亲是帕多瓦的医生，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是特雷沃马尔谢斯的伯爵，是国内最富有的贵族之一。总而言之，无论是医生还是伯爵，他都是个大富豪，给儿子留下了大量家产。十四岁时，贝尔纳德喜欢上了炼金术，并开始阅读原版的阿拉伯著作。他对自己的工作和旅行作了很有趣的记录。我们下面的内容主要是从他的记录中摘录出来的。他读的第一本书是阿拉伯哲学家里兹写的，读完后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把一块金增加一百倍的方法。于是他手捧着里兹的著作在实验室持续工作了四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已为那些实验花掉了至少八百克朗，而除了火和烟之外，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对里兹失去了信心，而转向贾比尔的著作。他又花了大约两年时间研究了贾比尔的著作。他本人年轻、富有又很轻信别人，于是城里所有炼金术士都围住他，非常友好地帮他花钱。直到他花了两千克朗——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目——之后，他对贾比尔也失去了信心，同时对那些饥饿的助手也感到厌烦了。

在他周围这群人中，只有一位像他那样专心致志和公正无私。此人是圣弗朗西斯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他同这个人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俩拿到了鲁佩西塞和萨克罗博斯卡写的一些晦涩难懂的文章。他们从中得出结论，高度提纯的酒精是万能溶剂，这将对他们的转化工作起很大帮助。他们把酒精提纯三十次，直至能把盛它的容器炸裂。他们就这样工作了三年，共花了三百克朗买酒，最终发现他们还是走错了方向。于是他们又用明矾和绿矾试验，还是没有发现这个伟大的秘密。后来他们又认为所有的粪便都有奇特的效果，尤其是人的粪便，他们竟然真的用粪便和水银、盐、熔铅等做了两年多的试验。于是远近的炼金“高手”们又云集到他身边，为他提供建议，他都友好地接受了，并把他的财产毫不犹豫地慷慨相赠。于是他们称他为“特雷沃的大善人”。这个称呼在有关炼金术方面的书中经常提到。十二年来，他每天白天用新的物质来做试验，夜里和早晨祷告上帝让他早日发现转化的秘密。

在这段时间里，他失去了他的修士朋友。特雷沃城中一名像他一样热衷于

这一研究的官吏加入了他的行列。他的新同伴认为海洋是金之母，海盐可以把铅或铁变成贵重的金属。贝尔纳德决定试验一下。于是把他的实验室搬到了波罗的海海滨。一年多来他们用盐做实验。熔化、蒸馏、再结晶，有时为了一些其他实验，他甚至还喝一些。这些努力却没有任何效果。这位奇怪的工作狂还没有气馁。一次试验的失败只会更激起他去尝试另外一次的欲望。

他这时已年近五十岁了，还没有到外面看看世界。于是他决定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旅行。每到一处，他都是打听一下附近有无炼金术士，每次他总能找出一些来。如果这人贫穷，他便救济他，若富裕，便鼓励一下。在斯德克斯他结识了当地一位名叫若弗雷·卢维耶的修士。据这位修士讲蛋壳的成分是很有用的元素，于是他尝试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实验。幸好他又听从了佛兰德公园贝赫姆一位律师的观点，才没有在那个实验上浪费一两年的时间。那个律师认为，这个伟大的秘密在于醋和绿矾。直到他差点把自己毒死，他才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谬。他在法国住了大约五年的时间。他偶然听说一位亨利大主教，为国王腓特烈三世做忏悔的神父，发现了点金石，他立刻前去德国拜访。他这时还像往常一样有一群食客跟随左右，其中有几个要陪同他前去，他不忍心拒绝，便和其中五人一起来到维也纳。贝尔纳德很礼貌地邀请了这位神父，盛情款待了他以及维也纳当地所有的炼金术士。亨利大主教直率地坦白自己并没有发现点金石，但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寻找它上，并且将一如既往，直至到死或找到它。他们俩觉得志趣相投，于是结成了终生的朋友。在吃饭时，决定在场的每一位炼金术士都需要贡献出一些马克金币来凑足四十二马克。亨利大主教自信地说，在五天内他的熔炉将产出五倍的金来。作为最富有的人，贝尔纳德出了较大一部分，十马克的金币，亨利大主教五马克，其他每人两马克。而贝尔纳德的那些食客们不得不向他们的资助入借钱来交他们的份额。实验马上开始，金马克被放进一个坩埚，同时加入一些盐、绿矾、浓硝酸、鸡蛋皮、水银、铅和粪便。炼金术士们怀着浓厚的兴趣看着这宝贵的杂烩，希望看到它们烧结成一大块纯金。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放弃了这个实验，借口是坩埚不够坚硬，以及一些必要的元素没有加入。不知是否是贼从坩埚里偷走了钱，据说实验结束后只剩十六马克的金币在那儿，而不是放进的四十二马克。

贝尔纳德在维也纳非但没有造出一点金子来，反而花去了大量的钱。他为这次损失感到心疼，于是发誓再也不去想点金石了。这个明智的决定生效了两个月，却使他郁郁寡欢。他沦落到了与赌徒类似的境地，只要还有一分钱，便抵挡不住诱惑，怀着挽回损失的想法再次去试，直到希望破灭无法生活为止。于是他又重操旧业，决心继续他的旅行，去寻找一个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秘密并且能热情地同他交流的哲学家。他从维也纳出发来到了罗马，从罗马又到了马德里，又在直布罗陀乘船前往摩西拿，又从摩西拿去了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

到希腊，从希腊到君士坦丁堡接着又到了埃及、巴基斯坦和波斯。他就这样游荡了八年，从波斯又返回摩西拿，接着又回法国，后来又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还是为了实现他那伟大的幻想，这又花掉了他两年的时间。这时他已六十二岁，被迫卖掉了大部分祖业来供他花销，又穷又老。那次去波斯的旅行花掉他一万三千克朗，其中一半是被那无所不吞的炼金炉熔化掉，另一半是慷慨送给那些他每到一处都费力找出来的趋炎附势的小人——所谓的炼金术士。

当他回到特雷沃后，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已落到比一个真正的乞丐好不了多少的境地。他的亲戚们都把他看成一个疯子，甚至拒绝见他。他不愿向任何人求助，仍很自信地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将会拥有无数的财富。在这种卑贱的时候，为了躲开世人的目光，他决心到罗德岛去隐居。不幸的是，他又遇到一个像他一样疯狂地研究炼金术的修士。他们都很穷，买不起实验用的材料，但他们仍振作精神，就炼金哲学问题深入论道，读这方面的名著。

贝尔纳德在罗德岛居住了一年以后，一个与他们家有交往的商人给了他总共八千弗罗林，用他们家以前大庄园仅剩下的最后一部分地产来担保。由于又有了资助，他又像年轻人似的以高涨的情绪重新开始了他的实验。他几乎足不出户，吃睡都在实验室，甚至连洗手、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他就这样高强度地工作了三年。如此惊人的毅力浪费在这样一项徒劳的追求中，如此充沛的精力没有找到有价值的领域去发挥，真是太可惜了。甚至当他熔完最后一枚金币，老年的温饱得不到保证时，他也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仍梦想最后的成功。已是满头花白的八十岁的老头了，还在读从贾比尔时代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于炼金术的书。这样即使他误解了某些过程，那么重新开始还不会为时过晚。炼金术士们称他最后成功了，在他八十二岁时发现了转化的秘密，他们还说他后来过了三年富裕生活。有一点是真的，在他接近八十三岁时他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比金子和宝石更有价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明白了一个哲学上最大的秘密，那便是知足常乐。如果他早一点发现这个秘密，就不会到了这么大年纪还像乞丐一样流亡他乡。

1490年，他死于罗德岛，欧洲所有的炼金术士为他唱挽歌，称他是“特雷沃的大善人”。他写了几篇关于其幻想的论文，主要有《化学之本》和一个小品文《自然之卵》。

特里特海姆斯

这位杰出的人物在炼金术历史上很有名气，尽管他在这方面只做了很少工作，但还是得到了这个有争议的荣誉。他于1462年出生于特雷沃领地一个叫特里特海姆的村庄，他父亲叫约翰·海登博格，一个葡萄种植者。当他七岁时，他父亲去世，把他交给了他母亲照顾。但母亲很快嫁人了，并且对这个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孩子不闻不问。他到十五岁了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并且经常挨

饿，动辄遭受继父的虐待。但这个不幸青年的胸中却萌生了对知识的热爱。他在邻居家的房子里学会了读书。白天，继父把他看管在葡萄园中干活，晚上归他自己支配。他经常趁全家都睡熟了偷偷跑到地里，在月光下学习。就这样学会了初级拉丁语和希腊语。由于在家中被当做牛马使唤，出于对学习的热爱，他决心离开这个家。于是他要来其生父留给他的遗产去了特雷沃城，并根据他们村子的名字给自己起了名字叫特里特海姆斯。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并在一些名师的指导下准备报考大学。二十岁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再去看望一下他的母亲。于是他就从那所离家乡很远的大学步行出发了。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夜晩，当他快到达斯班海姆时，天开始下起大雪来。他不可能到达那个小镇了，于是就在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避风雪。但这场暴风雪持续了几天，道路阻塞，好客的修士们也不愿让他走。他很喜欢这些修士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突然决定他要永远留在那里。修士们都喜欢他，很高兴地认他做弟弟。两年后，尽管他很年轻，大家还是一致通过选他做院长。当时，没有人来管理财务，建筑物的墙已开始倒塌，一切都很混乱。特里特海姆斯通过其良好的管理和规范，在每一项花销上都做了改进。他的劳累没有白费：修道院修葺一新，每年财政不再亏空反而有盈余。他不喜欢看到修士们闲着，除了祷告便是下棋娱乐。于是他分配他们来抄一些名著。他们这样勤奋工作了几年，图书馆便由原来的四十几册藏书变为拥有几百本有价值的手稿，其中包括以前一些神父的手稿和当时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一些经典的拉丁语著作。他在院长职位上干了二十一年，直至修士们忍受不了他那严格的戒律而反对他，并选了另一个院长来取代他。不久，他被任命为维尔茨堡的圣詹姆斯修道院院长，并于1516年死于那里。他在斯班海姆时还抽空写了几部关于神秘科学的著作。其中主要的论文有：一篇关于泥土占卜术的，就是在地面上画一些线和圈来占卜。第二篇关于巫术，第三篇关于炼金术，第四篇关于天使对世界的统治。

相信转化说的人宣称，斯班海姆修道院的财产来源于点金石而非精打细算。特里特海姆斯像所有其他炼金术士一样，因为搞邪术而被起诉过。有一个神奇的故事讲，他在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请求下，把国王死去的妻子玛丽·布贡蒂的人形从墓中变了出来。他关于神秘文字的著作因宣扬魔法和邪术被告发到帕拉蒂诺伯爵弗雷德里卡二世那里。于是他把那本书从书架中抽出来扔进了火里。特里特海姆斯相信魔鬼和福斯图斯博士的故事，并且是第一个在书中提到这个故事的作者。他还曾讲过一个经常折磨他的名叫于德金的神的一些怪诞思想。

德·雷斯元帅

吉拉·德·拉瓦耳是15世纪炼金术的最大推动者之一，是雷斯伯爵和法国元帅。人们很少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迹，但是在所犯的罪行和错误上，他是绝无疑有的。小说中却没有比他干过的事更残忍、更可怕的。若不是这些细节被确

凿的法律文件所证实的话，那些浪漫的人一定会很轻易地认为这些仅是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编造出来的，而非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1420年，他生于布列塔尼一个最显赫的家族中，当吉拉二十岁时他父亲去世了，为他留下一笔巨大的财产。这使法国的统治者很忌妒他。他是蒙莫朗西、龙斯、克拉翁等的近亲，拥有十五个领地，每年收入达三十万里弗赫。不仅如此，他还英俊、博学、勇敢。由于在查理七世领导的战斗中表现出色，他被封为法国元帅。由于早年养成了对什么欲望和要求都要满足的习惯，所以他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并且使他一天天堕落，一次次犯罪，以至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

他在尚托塞的城堡中过着一种近似东方君主式的生活。他有一个两百人组成的骑兵队不离其左右。他每次出去狩猎的场面已成为当地一个奇观。无论是仆人还是马匹都身着华丽的装束。一年四季他的城堡对所有的来访者日夜开放。他规定，即使是最贫穷的乞丐，也要用美酒来款待。每天在他那宽敞的厨房里除了羊、猪、家禽等还要烤一头牛，足够五百人享用。他在宗教信仰上也投资巨大。他在尚托塞的小教堂是全法国最漂亮的，远远超过那些有丰厚捐资的教堂，诸如巴黎的圣母林苑、亚眠的、博韦的和卢昂的教堂，他的教堂里面挂着金衣和贵重的天鹅绒。所有的枝形吊灯是纯金上镶嵌着白银制成的，祭坛上的十字架由银制成，而圣餐杯和香炉则由纯金制成。他还有一架很好的风琴。每当迁居时，由六个人抬着它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他还拥有一个由二十五个童男童女组成的唱诗班，由当时最好的音乐师指导。他的教堂中设有主教、主持牧师、副主教、牧师等职位，每个职位的待遇都很丰厚。主教年薪四万克朗，其余的按比例给。

他还组建了一个戏班，包括十个舞女和同样多的民谣歌手，还有跳莫里斯舞的、变魔术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江湖郎中。戏院也建得很豪华，每天晚上都有神话剧、莫里斯舞等演给他本人和家眷及来享受这奢侈款待的陌生人看。

二十三岁时他娶了图阿斯家族的女继承人卡特林为妻，并为她花了十万克朗重新装修了城堡。他的婚姻使他更加奢侈无度。他比以前更疯狂地开始了新生活。他从国外请来知名的歌手和舞伎供他和夫人娱乐，每周在那大院子里举行由布列塔尼的骑士和贵族参加的马上比武大会。布列塔尼领地的公爵还不如德·雷斯元帅的一半辉煌。他的挥霍无度是众所周知的。各种东西都是以三倍的价格买来的，城堡里随处可见贪婪的食客和说客，他把钱大手大脚地赏给这些人。后来他突然停止了往常那种对感官的追求。人们发现他开始节制食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注意那些漂亮的舞女了。他时常忧郁和沉默无语。在他眼中有一种异常的野性，像是精神错乱初期的征兆，但他的言语还是像以前那样有条理，对那些远近而来的客人们仍彬彬有礼。那些有学识的牧师，同他交谈后

都认为法国再没有像他那样见多识广的贵族了。但是，可怕的谣言在这个国家里慢慢传开来。他被认为是凶手，若是真的话，甚至比凶手更凶残。据说许多童男童女会突然失踪，便再也找不回来了。其中有一两个曾被人看到进了尚托塞的城堡后再也沒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控告像德·雷斯元帅那样有权有势的人。每当人们在他面前提及小孩失踪的事，他总是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并且对那些绑架小孩的人表示极大愤慨。但世界并没有被他所欺骗，对小孩来讲，他的名字与神话故事中的吃人妖魔一样可怕，大人们告诫孩子们宁肯绕几里路走也不要从他的塔楼下经过。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这位元帅的挥霍无度，他的钱很快花光了，被迫变卖家产。布列塔尼公爵与他订了个契约，买下了昂贵的安格朗德庄园。但吉拉的继承人请国王查理七世来干预拍卖。于是查理立即发布诏书，经布列塔尼省议会批准，禁止他转让祖业。吉拉别无选择只好屈从。这样他只有靠他的元帅津贴来供自己挥霍。但这些钱还不及他开销的十分之一。像他这样性格和习惯的人，不可能紧缩开支过一种俭朴生活，他不得不解散了他的骑兵、弄臣、莫里斯舞表演者、唱诗班、食客等，并且仅仅款待那些他真正需要的人。尽管他失去了很多，他还是决定要像以前那样生活。于是他要做炼金家，把铁变成金，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布列塔尼最富有、最辉煌的贵族地位了。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派人到巴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邀请炼金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到尚托塞作客。他派了他的两个最贫穷、最无耻的仆从——吉拉·德西尔和罗歇·德·布里凯威尔来完成这个使命。其中后一个人最会迎合他的胃口。他把失去了母亲的五岁女儿交由这个人抚养，并允许这个人在适当的时候把她嫁给他看中的人或他本人。这次这个人又热情地参加了他主子的新计划，并为他主子带来了—个叫普雷拉蒂的人，一名帕多瓦的炼金术士，和普瓦图一位同样热衷于炼金术的医生。

这位元帅大人为他们建起一个豪华的实验室，于是三人开始了对点金石的研究。后来又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帕莱尔莫的哲学家加入了进来，帮他们干了一年的工作。他们花着元帅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天都给元帅以即将成功的希望。新的有志者时不时地从欧洲最遥远的部分来到他的城堡，以至于几个月下来，已有二十多个炼金术士在为他工作。企图把铜变成金，却把自己的金币一次次浪费在药水中。

那些炼金术士对他们舒适的生活条件非常满意，一天天慢腾腾地干着工作。如果允许的话，他们可能会干上好几年。但雷斯伯爵对他们已失去耐心，于是突然把他们辞退了，除了意大利的普雷拉蒂和普瓦图的医生，他把其他人统统辞退。他留下这两人来帮他更多的大胆方法来发现点金石的秘密。这位普瓦图人说有一个掌握这个和其他所有秘密的魔鬼，他可以让这个魔鬼出现在吉拉

面前，这样吉拉便可以和魔鬼达成个协议。吉拉答应除灵魂外什么都可以给这个魔鬼，并且愿意做他让做的任何事情。于是在这位医生的陪同下，半夜他来到附近森林里一个很恐怖的地方。这个医生在他们周围的草地上画了个圈，然后嘴里念着咒语祈求魔鬼降临，来公开炼金术的秘密。吉拉怀着极大的兴趣看着，每时每刻都渴望看到大地裂开，那个人类的大敌出现。最后这个医生的眼神呆住了，头发竖立起来，像在同魔鬼说话。但吉拉除了他的同伴外什么都没看到。最后，这位医生竟毫无知觉地倒在了草地上。

吉拉只是镇静地看着这个结局。几分钟后，医生站了起来，问他是否见到这个魔鬼有多么愤怒。吉拉回答说什么都没看到。他的同伴又对他说，魔鬼别西卜变成一头野豹的样子冲他咆哮，但是什么话都没说，还说元帅没有看到的原因是他对全身心的投入表示犹豫。德·雷斯承认他确实这样想过，并问如何才能让这个魔鬼说出秘密。这位医生回答说，要派志愿者到西班牙和非洲去采集一些两个国家独有的草药，并自告奋勇前往，只要德·雷斯提供必要的资助。德·雷斯立即同意，第二天这个医生便携着骗来的金子出发了。元帅从此再也没见他的影子。

这位尚托塞的伯爵仍孜孜以求。金子对他的享乐来讲太重要了，除了借助超自然的帮助，他没有其他办法了。医生上路还不足 60 英里，元帅便决定再试一次让这个魔鬼说出炼金术的秘密。但他的祈祷毫无效果，这位魔鬼别西卜太顽固了，始终不肯露面。为了征服它，他又求助于意大利的那位炼金术士普雷拉蒂。后者答应了，条件是德·雷斯不要打扰他的祷告，并要为他准备好可能要用的咒符和护身符。进一步，他还要切开他胳膊上的血管，用元帅的血写下一个契约“我愿为魔鬼做任何事情”，还要用小孩的心、肺、手、眼和血来做祭祀。这位贪婪的偏执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些令人作呕的条件。第二天夜里，普雷拉蒂单独出去了三到四个小时，然后回到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吉拉身边，通知他说：他已看到这个魔鬼变成一个二十多岁的英俊少年的模样，并且魔鬼希望他们以后祷告时称它为巴伦，还指给他看了在附近森林中一棵大橡树下埋藏的金锭，远远多于元帅所祈求的数量。并且如果德·雷斯元帅坚定地不违背契约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些金锭。普雷拉蒂又拿出一盒黑色颗粒给他看，说它能将铁变成金，但由于这个过程太复杂，他建议他们只把橡树下的金锭找出来，因为这样就可以满足最奢侈的生活了。他们必须等到七七四十九个星期后再去找，否则的话将只会找到一堆石块、石板等。吉拉非常懊恼和失望，立刻说他不会等那么长时间。他让普雷拉蒂转告那个魔鬼，他本人不是好惹的，如果它不快一点的话，他将拒绝再同它交往。普雷拉蒂最终还是劝他等了七七四十九个星期。到了那天半夜，他们带着镐和锹来到大橡树下，挖出了大量刻着神秘符号的大石板，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这次轮到普雷拉蒂发怒了，他大声咒骂那个

魔鬼是个十足的骗子。这位元帅也深有同感，但轻易地被这位狡猾的意大利人说服了再试一次。这个意大利人同时保证第二天夜里去查清魔鬼不守信用的原因。于是他又独自前去，回来后对他主子说他见到了巴伦，它异常愤怒因为他们没等到合适的时间便去挖金锭。巴伦同时还说，如果德·雷斯元帅不到圣地去朝拜，并为他所犯罪行忏悔的话，他从它那里将得不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意大利人根据他的主人不小心说漏的话编造的。因为德·雷斯曾直率地承认，当他厌倦了这个世界时，他将献身于上帝。

几个月来，那个意大利人就这样不断诱惑那个信以为真且有罪的元帅，从他那里赚来了大量财物，只等待有利时机携这些赃物逃跑。但报应的日子慢慢地接近了他们。小孩子们仍非常神秘地失踪，那些关于尚托塞的主人的传言越来越强烈和明白。最后教会不得不进行干预。璚特的主教对布列塔尼公爵说，如果对德·雷斯元帅的起诉不予审理，这将成为一桩丑闻。于是德·雷斯元帅及其帮凶普雷拉蒂在他自己的城堡中被捕，并打入璚特的地牢等候审判。

负责审理这桩案例的法官有璚特的大主教、布列塔尼的大法官、法国宗教裁判所的主教和著名的布列塔尼省议会主席皮埃尔·L·黑普陶。他的罪名包括使用邪术、鸡奸和杀人。吉拉在被审判的第一天摆出一副傲慢的姿势。他“勇敢”地面对法官席上的各位法官们，指责他们是买卖圣职和不纯洁的人，并说他宁肯像狗一样不经审判就被吊死，也不愿在这些可耻的无赖面前乞求宽恕。但随着审判的进行，他的自信荡然无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每一个对他的指控都成立。经证实，他先刺杀那些小孩，盯着他们颤抖的肉体，然后看着他们的眼睛慢慢地失去光泽直至气绝身亡，以此来满足他那变态的欲望。普雷拉蒂在供词中先讲出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吉拉在临死前自己也证实了这些。在他的尚托塞和马什库恩两座城堡附近的村庄里大约有一百名儿童在这三年内失踪。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被这个残暴的人为了满足他的贪欲而宰杀做了祭品。他想象这样可以与那个恶魔做朋友，作为回报，他将得到点金石的秘密。

吉拉和普雷拉蒂被判为火刑烧死。在刑场上，他们作出一副忏悔和虔诚的样子，吉拉温柔地拥抱着普雷拉蒂说道：“再见了，我的朋友弗朗西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永远不得相见。让我们向上帝祈祷吧，愿我们能在天堂里重逢！”考虑到他的职位与王室的关系，对元帅的惩罚减轻了一些。他没有像普雷拉蒂那样被活活烧死，而是先被绞死然后投到火中焚烧；待烧至他的身体只剩下一半时，把他交给他的亲戚埋葬。而那个意大利人则被活活烧成灰然后被风吹走。

雅克·克尔

这位杰出的炼金术士同前面那位是同时代的人物。他是查理七世朝中的重臣，在那个朝代的各项重大事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从一个卑微的出身爬到这个国家的高官要职上，然后利用挪用、盗窃等手段从这个国家聚敛了

大量财富。为了掩人耳目，他吹嘘他的财产来源于他发现了把低等金属变为金、银的方法。他父亲是鲍尔格斯城的金匠，晚年生活很困苦，甚至没钱让他儿子进入行会。年轻的雅克于1428年进入鲍尔格斯皇家造币厂。他有丰富的金属学知识，因而工作很出色，在那里很快得到了提升。他又很幸运地结识了美丽的阿盖斯·索雷尔。她很赏识他并资助他。这样雅克有三个有利条件——能力、毅力和王后的支持。许多人仅有其中一条就可以取得成功，雅克·克尔拥有这么多有利条件，不成名才怪呢。他很年轻时就被任命为造币厂厂长，这只是过渡，很快就得到了掌管皇家金库的职位。

他有丰富的金融知识。当他被托管大量的基金时，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于是他开始做生活必需品的投机买卖。他公开买断谷物、蜜、酒等生活用品，当这些物资紧俏时，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取暴利。由于有王室的撑腰，他肆无忌惮地用先发制人和垄断等手段欺压穷人。疏远的朋友是最大的敌人。所以，没有一个暴君能比从穷人中出来的暴发户更凶残地对待穷人。他对下级的骄横招致城里人的愤怒和责难，而对上层人物的俯首帖耳只能使那些贵族更看不起他。但雅克不在乎前者，对后者充耳不闻，继续做他的事情，直到成为法兰西首富。国王非常重视他，甚至于法兰西重建一个企业，都要与他协商。1446年，他被派驻热那亚出任大使，后来又去了尼古拉教皇五世身边。两次执行任务均表现出色，颇得国王满意，他因此而得到一件件美差，还不算他已经拥有的那些差事。

1449年，诺曼底的英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的大将军贝弗德公爵而撕毁了和法国国王签署的停战协议，占领了布端特尼公爵属下的一个小镇。这是战争又一次打响的信号。后来法国还是收回了几乎整个省份，这次战争的大部分资金是由雅克·克尔提供的。罗恩向法国投降，查理胜利进驻该城，随行的还有都诺以及他的几位声名赫赫的大将军，雅克即是他的随员中耀眼灿烂的一颗明星。他的车马装饰之豪华可与国王媲美。他的敌人说他曾公开吹嘘说是他一个人把英国人赶了出去。还有，要是没有他提供金子的话，军队的英勇好战根本无从谈起。

都诺似乎也这么以为。他没有小觊军队士兵的骁勇，同时他也承认正是借助于这位能干的金融家，士兵们才得以安心，并得到一些酬劳，而给人们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一俟和平到来，雅克马上又投身于商业活动，组装了几只大木船与热那亚人进行贸易往来。他还在法兰西各地大量购买地皮，包括地主们圣·发吉欧男爵、蒙那顿男爵、莎尔纳男爵、毛勃兰澳男爵、米奥尼男爵、圣·格兰特·德·冯克斯以及圣奥·德·波思男爵，还有拉·巴利塞伯爵领地、尚皮涅勒郡、博蒙伯爵领地以及拉·格纳村，还有塔奈侯爵领地。他还给他的已经从教的儿

子让·克尔谋得了一个几乎和布尔热大主教位置相当的职位。

人们众说纷纭，都认为他的这些钱不是从正道弄到的。人们不论穷富都渴望杀杀他的威风，穷人们认为他是压迫者，富人们以为他不过是个暴发户。对这些关于他的种种传言，雅克多少有一些惊慌，因为还有人在放出风来说他曾经伪造国王的玉玺盖了一份公文，使国家的货币贬值，他因此坑骗了国家相当一批财富。为了平息这些传言，雅克从国外请了几个炼金术士到他那儿，散布传言说他发现了点金石的秘密。他还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豪华的楼房，并在门口雕上了炼金术的象征标志。之后不久他又在蒙彼利埃盖了一幢同样奢侈的楼房，并雕上了同样的标志。他自己还就这门神秘的玄学写了一篇文章，阐释他知道变金的秘方。

但是他所有的这些企图掩盖挪用公款的行为，最终还是徒劳无功。1452年他被拘禁，原因是受到了指控而被提交法庭审判。有一个指控他曾企图毒死他的保护人——阿格尼·梭尔。这是他那些恶毒的敌人编造出来要毁掉他但并不成立的指控，而根据其他指控他被判驱逐出境，并受到40万克朗的罚款。有证据表明他曾经伪造国王的玉玺。在当布尔热造币厂厂长时，他曾把国家的金币、银币贬了许多值。他还肆无忌惮地提供给土耳其人金钱和武器，让他们发动战争，仅此一项他就获取了巨额利润。查理七世对他的供认痛心不已，他到最后还以为雅克是清白无辜的。因为他的缘故，罚款数额削减到了雅克·克尔能付得起的程度。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雅克获释。离开法兰西时他还携带了一笔巨款，据称，部分是查理从没收他的资产中偷偷取出来的。他隐居去了塞浦路斯，直至1460年死去，他一直是塞浦路斯岛上的首富和最引人注目的名人。

写炼金术的作家们一致认为雅克·克尔是他们协会的会员。他们甚至以为那些审判的诉讼词是假的，对他的财富来源的合理解释都是诽谤。皮埃尔·波瑞尔在他的《粗俗的古董》一书中，以为雅克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靠点金石从铅和铜里变出来的金子。炼金术士们大都持相同观点，但他们却很难说服雅克的同代人相信这是事实。后来更是很少有人相信了。

十四十五世纪的三级炼金术士

在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每个国家里，有许多人声称知晓点金石的秘密。公众们如此确信低贱的金属能变成黄金，以至于每个化学师或多或少都是个炼金术士。在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法国和英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卑贱的炼金术士。他们在寻求点金术的妄想中，靠更赚钱的占星术、占卜来维持。欧洲各国的君主和他们的臣民们一样相信能发现点金石。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支持炼金业的发展。德国帝王迈克西米兰、鲁道夫及弗雷德里克二世都对炼金术极其重视，他们管辖下的各小君主也都纷纷效仿。德国

的贵族和小君主们通常邀请炼金术士和他们居住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将他囚禁在地牢里，直至他炼出足够的黄金赎身。因此许多可怜的炼金术士遭到了终身监禁。雷蒙德·路利有过类似的经历。爱德华二世以炼金为由将他囚禁在伦敦塔中，他及时识破了即将对他实施的诡计并设法逃了出去。他的一些传记作家认为，他是跳进泰晤士河，然后游到早已等候他的小船里逃生的。到了16世纪，这种体制一直在沿袭，这一点可以在四海为家的人——塞顿的经历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

下面所要讲述的是一系列炼金术方面的主要作家。他们在这时期很活跃，但他们的经历却鲜为人知，或者不值得细致研究。一名叫做约翰·道森的英国人，于1315年发表了两篇关于点金石的专题文章。还有一名叫理查德（有些人叫他罗伯特）的英国人在1330年写出了《炼金术校正》，这本书一直到帕拉切尔苏斯时期仍极受推崇。同年，伦巴第的彼得发表了《炼金术全论》，后来卡拉布里亚的一位名叫莱锡尼的修道士出版了这部书的简写本。1330年巴黎最为著名的一位炼金术士是奥德玛，他的《巫术习法》曾一度成为同行的指南。法国圣·弗朗西斯修道会的修道士约翰·鲁珀希萨在1357年非常活跃，他自称是一名预言家又是炼金术士。他的一些预言非常不合教皇英诺森六世之意，于是教皇将他关到梵蒂冈的地牢里，以此来封锁这些预言的传播。人们普遍认为他死在了那里，尽管并没有证据。他的主要作品有：《光明三书》、《五要素》、《炼金术士的天堂》以及其宏伟的著作《珠宝制作》，但在众多炼金术士中，他并不是一颗耀眼之星。另一位炼金术士叫奥萨雷涅，人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于尼古拉斯·弗莱梅时代前在巴黎练过占星术、占卜术。他关于炼金活动的著作就是于1358年在那里创作出来的。据说，荷兰的艾萨克曾描写过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他的儿子也献身于炼金术。至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值得传扬的。布尔海夫曾高度赞扬他们作品中的许多文章。帕拉切尔苏斯极度推崇的主要有：1608年在伯尔尼印刷的《珠宝制作三规则》，1600年在密得堡印刷的《贱矿炼金术》。另外，他们还写过这方面的其他八部书。一个叫考夫斯基的波兰人大约在1488年写过一篇炼金术方面的专题论文——《矿之精毛》。在这些作家中，我们不能忘记一位皇室人员——法国国王查尔斯六世，也是最易受骗上当的王储之一。他的宫廷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炼金术士、巫师、占星家、江湖骗子。他曾几度试图发现点金石。后来，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知之甚多，就写了一篇名为《法国国王查尔斯六世之著作——炼金术宝库》的论文来启迪众生。据说，尼古拉斯·弗莱梅的观点就是在其启发下形成的。兰力特·杜·弗莱斯奥认为它寓意极深，晦涩难懂。如果读者想知道十四五世纪炼金术士更为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我们已引录过的《兰力特历史》的第三卷。

十六十七世纪对炼金术痴迷的上涨——炼金术的现状

在十六十七世纪，有成千上万狂热、轻信的人们继续搜寻点金石。但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些致力于炼金术研究的显赫人物改变初衷，而转向占有奇珍异石和炼金药。这不仅能将低值矿物炼成贵重金属，还能解决其他科学的所有难题。他们声称：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可以和造物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疾病、悲伤将从这个世界上消逝；那些数百万行走于地球上却不能为人们所看到的精神实体将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成为人类的朋友、伙伴和导师。特别是在17世纪，这些理想化的、荒诞的教条引起了欧洲的瞩目，并从德国（由罗森克莱特兹首先传播）传到法国、英国。每到一处都会带去那些聪明的但却狂热的寻求真理的人们的良好评价。帕拉切尔苏斯·迪以及其他不太著名的人物却被这一新神话的魅力所吸引，而且后来也影响到了欧洲文学。16世纪的大部分炼金术士，尽管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教派的玫瑰十字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它们那些空想信条的色彩。但是在我们更加详细地讲述这些理想化的空想家之前，我们有必要继续讲述炼金术荒谬的历史，追寻那些逐渐弥漫于炼金术士梦想中的变化。我们将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炼金术的迷恋非但没有减低，反而增强了。

奥古莱奥

在那些出生于15世纪，而闻名于16世纪的炼金术士中，首推约翰·奥莱里奥·奥古莱奥。他于1441年出生在里米尼，后来成为威尼斯、特里维萨纯文学的教授。他很早就确信炼金术的真理，并常常向上帝祈祷他能幸运地发现点金石。他常常置身于化学设备之中，并倾其全部财产用于购买药品和金属。他也是名诗人，但不过是自命而已。他的《克莱索比亚》讲述了炼金术。他将它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希望教会因其赞美之辞而大大奖赏他。但教皇本人却是一位很好的诗歌鉴赏家，对他如此低劣的诗很是厌恶，而且教皇也是很出色的炼金术士，对其灌输的奇论很难接受，因此，教皇对献辞毫不满意。据说，当奥古莱奥请求奖赏时，教皇表面上非常礼貌、友好，而且热情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空空的钱包递给这位炼金术士说，既然他会炼金，那么送给他的最合适的礼物莫过于一个能装金子的钱包了。这一侮辱性的奖赏就是这位可怜的炼金术士、诗人所得到的报酬，他在八十三岁时死于极度贫穷中。

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

这位炼金术士名声显赫。人们传颂而且相信那些有关他的神力和极不寻常的故事。他可以说句话就能将铁变成黄金；上天的神灵和地下的恶魔都听从他的调遣，对他百依百顺，唯命是从；他可以从死人身上唤起过去伟人的形体，并使他们身着当时的服装显现在那些好奇的、有足够胆量观看的人们的眼前。

他于1486年出生在科隆，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化学、炼金术。通过某种

难以明释的途径，他使人们相信并钦佩他不同凡响的造诣。当他仅仅二十岁时，就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炼金术士。当时巴黎著名的炼金术士们写信到科隆，邀请他定居到法国，以他的经验帮助他们发现点金石。各种荣誉铺天盖地而来，他受到了当时所有博学人物的高度尊崇。梅兰希顿谈及他时总是极其尊重、赞赏。伊拉兹马斯的证明也有利于他。当时的人们普遍称颂他是位杰出的文学人物，并为炼金术增添了光彩。一些人出于极度自私的想法，设法使其同时代的人相信他们确是伟大人物。他们如雷般地向人们的耳中灌输他们的造诣，并不断地自吹自擂，使得全世界迅速为之倾倒。阿格里帕似乎就是这种情形。他自称是一位崇高的神学家、卓越的法理学家、出色的医师、伟大的哲学家、成功的炼金术士。人们最终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一个如此自大的人必定拥有某些可赞的才能——的确，这是一只声音响亮的了不起的号角。他被任命为国王迈克米兰的秘书，并被授予爵士称号，担任一个团的名誉团长。后来，他担任法国多尔大学希伯来与纯文学教授。但是由于与高侖名会修士们因神学的一些棘手问题产生争执，他被迫离开了这个城镇。他避难到英国，在那里教授希伯来语，给人占卜、算命大约一年。从伦敦他又去了巴维，在那里举办有关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作品的讲座。如果不是和牧师争吵的话，他也许会很平静、很体面地生活在那里。由于他们从中作梗，他越来越不受欢迎。后来他接受了梅斯地方行政官的邀请，成为那里的政府官员和辩护长。但是，在那里由于他喜欢辩论，又树起许多敌人。那里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神学士宣称圣·安有三个丈夫，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公众的肯定。阿格里帕根本没有必要与这一观点或他所称的偏见产生冲突，他的影响因此而大大降低。很快，另外一次更符合他个性的争论使他永远失去了梅斯市民的尊崇。他的敌人们很同情一位被指控为实施巫术的年轻少女，他们心怀叵测地宣称阿格里帕自己就是一个巫师，并向他发动了暴风雨般的攻击，迫使他逃离了这座城市。这之后，他成了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母亲露易莎·德·萨奥的医生。这位母后好奇地想知道未来的情形，就命他的医生给她算命。阿格里帕回答说不能鼓励这样无聊的好奇。其结果是，他失去了她的信任，并立即被解职了。如果他是因为相信占星术毫无价值而做此回答，我们或许会钦佩他的诚实和无畏的独立性。但是，据说与此同时，他一直没有停止占卜、算命。他向波旁统帅预测他的所有事业将取得辉煌的成功。因此，我们可以对其仅仅因为任性、执拗而远离一位权势人物而感到惊奇。

大约这时候，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奥地利低地国家女总督玛格丽特都邀请他到他们的国家定居。他选择了后者，并凭借她的势力当上了国王查尔斯五世的宫廷史官。但不幸的是，阿格里帕从没有足够的耐性长久地担任一个职位，并因其多变、傲慢的禀性而触犯了他的庇护人。玛格丽特死后，他以施行巫

术为由囚禁在布鲁塞尔。一年后，他被释放出来。离开这个国家后，他又经历了许多人世沧桑沉浮。最后，1534年在他年仅四十八岁时，死于极度贫困中。

在他为奥地利玛格丽特效命期间，他主要居住在罗威，在这个城市里写下了他的著作《人类知识的虚荣与虚无》。为了取悦他的女主人，他还写了一篇名为《女性的优越性》献给她，以感激她对他的宠幸。他在这些省留下的名声对他极为有利。有关他的许多神奇故事都发生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据说，他付给做生意的商人的金子都特别亮，但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都变成了石块。人们认为，他在魔鬼的帮助下制造了大量的这种伪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不过略知炼金术皮毛，远远不符马莱克尔·德·雷斯对他的称誉。耶稣会士戴尔里奥在他的一本关于魔术、巫术的书中讲述了一个阿格里帕与众不同的故事。一天，阿格里帕离开他在罗威的家，打算出外一段时间，便将其书房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妻子，并严格地叮嘱在他外出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奇怪的是，他的妻子并未好奇地窥探其丈夫的秘密，也从未想过进入这间屋子。但是，一个居住在他家阁楼的年轻学生，却强烈地希望检查一下这间书房，或许想偷一些书或器具以指导他的点金术。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口才流利，极力恭维女主人的魅力，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她借给他钥匙，但女主人却严格地告诫他千万不要移动任何东西。这个学生保证绝对听话，便走进了阿格里帕的书房。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在炼金术士书桌上一本打开的巨大的符咒书。他立刻坐下来，开始读。他刚刚发出一个字，就幻听到敲门声。他仔细一听，周围一片沉寂。想想也许是他的幻觉在作怪，他接着读下去。但立刻听到响亮的敲门声，他吓得立刻站了起来。他想说“请进”，但舌头却不听使唤，什么话也说不出。他紧紧地盯着门，门慢慢地开了，出现了一个威严的陌生人，怒容满面，厉声问他为什么宣唤他。“我根本没有叫你，”这个学生声音颤抖着说。“你叫了！”这个陌生人说道，怒气冲冲地走向前，“绝对不能白叫魔鬼出现。”这个学生无言以答。魔鬼不禁勃然大怒，一个不识此道的人居然如此轻慢地唤他出现。于是，他掐住他的脖子，扼死了他。几天后当阿格里帕回家时，发现他家里到处都是魔鬼。一些坐在烟囱管帽上，向空中踢着腿，一些在挡墙边上跳来跳去。他的书房里满满地都是魔鬼，使他很难走近他的书桌。当他挤过群魔来到书桌前，发现他的书开着，学生躺在地板上，死去了。他立刻明白了祸害的根源。他遣散了众小魔鬼，问大魔头他为什么这么鲁莽杀死了这个年轻人。魔王回答道，这个无礼的年轻人没来由地把他唤出来，如此冒犯只能杀死他。阿格里帕严厉地斥责了他，命令他立即把死去的年轻人唤醒，带他在集市上走一下午。魔王照办了，于是年轻学生苏醒过来，将胳膊持在那阴间凶手的胳膊上，在众人面前神气活现地走过。日落后，他倒在地上，像以前一样浑身冰凉，气息全无。众人把他送进医院，后来普遍地认为他是因中风发作而断气的。而他的同伴却立刻消失

了。当检查尸体时，在他的脖子上发现了被扼杀的痕迹，在其他部位还发现了魔鬼长长的爪子留下的印迹。这些迹象，以及迅速流传开来的年轻人的同伴消逝在一片烟火中的传说，让人们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罗威的地方长官着手进行了调查，结果是阿格里帕被迫离开了这个城镇。

除了戴里奥，其他作家也讲述了这位炼金术士类似的故事。在过去，人们总是愿意相信魔术、巫术故事。拿阿格里帕的例子来说，这位被指控的魔术师如此自吹自擂，夸耀他创造的奇迹，而当时的人们能够容忍他自命不凡也就不足为奇了。炫耀是极其危险的，有时会被判处死刑，因此人们认为炫耀不是没有根据的。保罗斯·米维斯讲道，魔鬼总是扮成一只大黑狗陪伴在阿格里帕左右。托马斯·那什在他的《杰克·威尔顿历险记》中也讲道：在萨里勋爵、伊拉斯谟和其他学者的请求下，阿格里帕将许多过去伟大的哲学家从坟墓里唤出来。在那些人中，他让塔利·西塞罗重新发表了著名的有关罗西乌斯的演讲。当他在德国时，他还他的女主人，美丽的杰拉尔丁的杯中显示出萨里勋爵的极为逼真的身形。据说，杰拉尔丁躺在长椅上，因情人不在身旁而哭泣。萨里勋爵提到了他看到这个幻象的确切时间，后来肯定当时的情妇的确是那种情形。阿格里帕还向托马斯·克伦威尔勋爵展现了英王亨利八世和宫廷的高级官员们在温莎公园狩猎的场面。为了取悦国王查尔斯五世，他将国王大卫和所罗门从坟墓中召唤出来。

瑞德，在他的《为那些伟大的被误疑为魔术师的人而辩》中，竭力为阿格里帕昭雪，为他洗去戴里奥、保罗斯·米维斯以及其他无知、偏见的蹩脚文人泼到他头上的污水。在瑞德时代，这样的故事会招致反驳，但现在却会因其荒谬性而湮没。可是，这些故事却能让人们记起一个自称能让铁听其命令变成黄金，并创作出一部有关以他命名的魔术为内容的著作的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帕拉切尔苏斯

这位被瑞德称为“炼金术士之巅、如日中升”的炼金家，于1493年出生在苏黎世附近的爱因斯戴恩。他的真名是霍恩海姆，他自己宣称这前面还有他的教名奥雷奥拉斯·帕拉切尔苏斯。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选中这一长串名字的最后一个作为平时的名字，并在他去世前使之成为当时史册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父亲是一名医师，也教育他的儿子朝此方向发展。后者是一位聪明的学者，取得了卓越的进展。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他谈到了艾萨克·霍兰杜斯的著作，从那以后对点金石如痴如醉。他的全部思维也因此投入到炼金术的研究中。他游历到瑞典，参观了那个国家的矿产，并检查了还深埋在地下的矿藏。他还拜访了居住在西班牙海姆修道院的特里斯塞姆斯，聆听炼金术方面的教诲。他继续他的游历，穿过普鲁士、奥地利到达土耳其、埃及、鞑靼地方，然后从那里返

回康斯坦丁堡，自诩说他已学到了炼金术，拥有了炼金丹。后来，他在自己的家乡——瑞士的苏黎世当了一名医师，开始了炼金术和医药方面的写作，并立即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作品的艰深晦涩并不影响其声誉，因为一位作家越是不被读懂，那些魔鬼学家、狂热分子和寻找点金石的人就越是欣赏他。他作为一名医师和他当炼金术士的声望一样显赫，是因为他用水银和鸦片成功地治愈了一些病人——而这些药品却受到了他的同行们的无礼谴责。1526年，他被选任巴塞尔大学物理学、自然哲学教授。在那里，他的讲座吸引了大批学生。他以误人子弟为由把前辈医生的著作摒弃，并公开焚毁了被他称为庸医、江湖骗子的盖伦·阿维森那的作品。在目睹这一幕的狂热的崇拜者面前，他宣称：即使是他的鞋子也比那些医生的作品蕴藏着更丰富的知识。接着，他以同样的语气讲道：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充斥着无知的骗子，但他，帕拉切尔苏斯，却智慧无穷。“你们将都会采用我的新体系，”他说，夹杂着愤怒的手势，“阿维森那、盖伦、拉拉斯、蒙特奇那那、梅梅——你们都将会追随我。巴黎、蒙彼利埃、德国、科隆、维也纳的教授们，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人们，海中所有岛屿上的居民们，还有意大利人、达尔马提亚人、雅典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你们都将会遵从我的教义，因为我是医学界之尊！”

但是，在巴塞尔人们对他的尊崇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据说，他毫无节制地沉溺于酒精，人们常常发现他醉倒在街头。这对一名医生来说危害极大，他的名声迅速下落。特别是在他作出巫师的姿态后，他的坏名声更是直线上升。他夸耀说，众多的神灵听从他的调遣，他特别将其中的一位关在他的剑柄中。服侍了他二十七个月的怀特拉斯说，他经常威胁说他将唤出群魔，向他显示他驾驭他们的能力。他使众人相信他关在剑柄里的神灵保管着长生不老药，吃了它，他可以使任何一个人活得和大洪水以前的人一样老。他还炫耀说，他还控制着一个名为“万应灵丹”的神灵，他把它囚禁在珠宝里。在过去的画像中，他总是与珠宝同时出现，手中刻有“万应灵丹”的字样。

如果一位清醒的预言家在他的祖国都名誉扫地，那么一个醉鬼预言家就更糟糕了。帕拉切尔苏斯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离开了巴塞尔，在斯特拉斯堡立足。一个病人奄奄一息，全镇的医生们都认为不可救药了，最后找到了帕拉切尔苏斯，病人许诺如果帕拉切尔苏斯能治好他的病，将给他一笔丰厚的酬金。帕拉切尔苏斯给了他两粒小药丸，病人吃下后立刻好了。当他全部复原后，帕拉切尔苏斯去要酬金，但这位市民并不欣赏能见效如此之快的药丸的价值，更不肯为两粒药付出一把金子，因此他拒绝偿付高于一次诊断的费用，尽管这两粒药救了他的性命。帕拉切尔苏斯提出诉讼，但失败了。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斯特拉斯堡，重新开始了漂泊生涯。他游历了德国、匈牙利，靠社会各阶层的轻信与迷恋而维生。他占卜、算命，帮助那些倾其财产寻找点金石的人

们，给牛、猪等牲畜开处方，帮助寻找失窃的物品。他先后在纽伦堡、奥格斯堡、维也纳、门德尔海姆居住过，最后于1541年隐退到索尔特兹堡，在赤贫中死于当地的一家医院里。

如果这位古怪的庸医在生前发现成百的崇拜者，那么在他死后就会有成千上万之多。在法国、德国兴起了帕拉切尔苏斯学派，使他们创始的所有学科，特别是炼金术上的那些过激的教义能够永存下去。这一学派的主要领导人是博登斯坦和多纽斯。下面是他的建立在点金石假设存在基础上的教义的一个总结。保护其免于荒谬性的看法是很值得的，而且这在哲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首先，他宣称，静心默祷上帝的完美，足能使人获取智慧与知识；《圣经》是所有疾病理论的关键；有必要查阅《启示录》以了解魔药的重要性。盲从上帝意志的人，成功地将自己认同于上天无智的人，他们拥有点金石——可以治愈所有疾病，任意延长生命至若干世纪；亚当和大洪水以前的祖先们都是靠这种方法延长他们的生命。生命是星体的辐射物——太阳统治着心脏，月亮统治着大脑，木星统治着肝脏，土星统治着胆汁，水星统治着肺，火星统治着胆汁，金星统治着腰。在每个人的胃里都存在着一个魔鬼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炼金术士。在他的熔炉里，各种疾病被按照适当的比例混杂着送到胃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他以魔术师的称号而自豪，并吹嘘他和地狱里的盖仑保持着经常的联络。他经常唤出阿维森那，和他在有关炼金术特别是可饮用金与长生不老药方面传播的错误概念争论。他想象，黄金可以治愈心脏硬化。实际上，如果黄金是通过点金石从低劣金属冶炼出来的并应用于某些相合的行星，就可以治愈所有疾病。他所发展的这些胡乱想象（他称之为教义）的作品的名单，就足有几页纸张。

乔治·阿格里科拉

这位炼金术士于1494年出生于密斯尼亚省。其原名是保尔，是“农夫”的意思。但根据当时的时尚，他把他的名字译成拉丁语，就成了“阿格里科拉”。从青少年时期，他就迷恋于炼金术的幻想中。在十六岁以前，他就渴望得到能使他活七百岁的长生不老药，和能给他带来财富使他过上多彩生活的点金石。1531年他在科隆发表了一篇有关这种主题的论文，使他得到了从萨克森到著名的毛瑞斯公爵的恩宠。在波希米亚的约阿希姆斯特尔当了几年医生后，毛瑞斯雇用他担任了开姆尼斯银矿的总监。在矿工中间他生活得很愉快，用深埋在地球内部的矿石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他获得了大量的金属方面的知识，逐渐抛弃了点金石的狂想。矿工们一点儿也不信炼金术，并使他在各个方面采用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他们讲述的传说中，他坚信在地球内部居住着善良和邪恶的神灵，而沼气和爆炸不过是后者爱淘气的习性所然。他于1555年去世，身后留下了聪明、能干的美名。

丹尼斯·扎卡依尔

由曾是个傻瓜的聪明人写的自传，读起来不仅最具启发性，也最令人愉悦。16世纪的炼金术士丹尼斯·扎卡依尔就曾做过这项工作——他留下了一部非常值得细读的自传，记录了他在追求点金石过程中的愚蠢行为和醉心痴迷。他于1510年出生在吉耶纳一个古老的家族中，很早就被送进波尔瓦大学，由一位导师负责引导他的学业。但不幸的是，他的导师是一位长生不老药的追寻者，很快把他的学生引导得和他一样醉心于它。下面我们将用丹尼斯·扎卡依尔自己的语气继续他的叙述。他说：“我从家里接到二百克朗作为我和导师的费用，但还不到年底，我们所有的钱就随炼丹炉的烟一起消逝了。与此同时，我的导师因由实验室的酷热引起的高烧而去世，尽管他很少，甚至从未动过炼丹炉，但它的热度毫不低于威尼斯军火库的高温。他的去世对我尤为不幸，因为我父亲借此减少了给我的津贴，只送给我足够的膳宿费，而没给我继续炼金实验的那笔钱。”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摆脱对父母的依赖状况，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返回家乡，将我的部分财产作抵押得到了四百克朗，这笔钱可以用来进行一次炼金实验。这是图卢兹的一个意大利人告诉我的，而且他说他自己已经做成功了。我把他雇佣下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实验的结果。我试图通过高温蒸馏提炼出金子和银子，但我所有辛苦的劳动却付之东流。我从熔炉拿出的金子重量比最初放进时减少了一半，于是我的四百克朗便很快减至二百三十克朗。我从中拿出二十克朗交给那个意大利人，命令他赶到米兰，向居住在那里的处方的作者询问一些我们认为是晦涩的篇章。我在图卢兹停留了一个冬天，希望他能回来，但是如果我还在等他的话，也许我会一直在那儿呆到今天，至今我再也沒有见过他。”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一场大瘟疫迫使我离开了那个城镇。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的工作。我去了卡奥斯，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并结识一位老人。他是公认的‘哲学家’，这个称呼在乡村是用来指那些比其邻居们少些无知的人们。我给他看了我收集的炼金处方，并寻求他的意见。他从中挑出十个或十二个，说这些要比其他的好。瘟疫过后，我返回图卢兹，重新开始了寻找点金石的实验。我如此辛劳，结果却是：我的四百克朗只剩下一百七十克朗。”

“为了能比较稳妥地继续我的工作，我在1537年结识了一位住在附近的神父。他和我一样狂热地迷恋着炼金术。他告诉我，他有一位朋友随从红衣主教德阿马尼亚克去了罗马，并从那座城市给他送来一个能把铁和铜炼成金子的新处方，但需要花费二百克朗。于是，我和这位神父各自分摊了一半费用，开始合作。因为我们的实验需要使用酒精，我便买来一桶上乘的盖莱克酒，从中提取出酒精，并精馏了数次。然后，我们提出大量酒精，放进已燃烧一个月的4

刻度银和1刻度金里。接着，我们很聪明地将这一混合物倒进一个角状器皿，把另一个用做蒸馏瓶，并把全部仪器放到熔炉上以便产生凝结物。这次实验持续了一年，但在闲余时间，我们还进行了许多其他小实验来自娱，就像我们的大工程一样，从中受益匪浅。”

“整整一年过去了，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永远地等下去，直至酒精凝结。我们在熔化的金属上加上点金石粉，然后放入加热的水银里，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看看我们的懊悔，特别是那位神父，他曾向修道院所有的修士吹嘘，只要他们将立在修道院回廊角落的水泵搬过来，他就可以把它变成金子。但厄运并没有阻止我们坚持不懈。我再次将父亲的土地典当换回四百克朗，决心倾尽所有财产重新开始搜寻这一秘密。那位神父拿出同样一笔钱，于是，我带着八百克朗去了巴黎，因为那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炼金术士。我下定决心，要么找到点金石，要么花掉所有的钱，否则我绝不离开这座城市。这次旅行极大地触怒了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在他们想象中，我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因此，他们急切地希望我能在法律界立足。为了能悄悄地行事，最后我假称那就是我的目标。”

“经过十五天的旅行，我于1539年1月9日到达了巴黎。我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待了一个月。但是一旦我开始结交炼金爱好者，参观熔炉制造者的作坊，我就结识了一百多个有经验的炼金术士。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倾向于黏接处理，另一些人却搜寻万能溶剂，一些人还吹嘘刚玉精粉的极大功效。有些人试图从其他金属中抽取水银，然后再使之凝固。为了使每个人都十分了解其他人的进程，我们约定每天晚上在某一地方会面，报告各自的进展。有时我们在某个人的家里见面，有时则在另一个人家的阁楼里。我们不仅在工作日，还在星期日以及教堂重大节日时会面。‘啊，’一个人会说，‘如果我有钱重新开始这个实验，我一定会成功的！’‘是的’，另外一个人则会说，‘如果我的熔炉没有破裂的话，这以前我早就成功了。’而第三个人叹口气，宣称：‘如果我有一个足够坚牢的圆铜器皿，我就可以将水银与银子化合。’他们中不止一个人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但是对他们所有的话，我都充耳不闻。我不想把我的钱花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已被这样的许诺骗过无数次了。”

“最后，一个希腊人作了自我介绍。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一起研究用朱砂做成的钉子，但毫无用处。我还结识了一位新近到达巴黎的外国绅士，而且经常陪他去金匠店卖金块、银块——他称这是其实验的产物。我紧紧跟随他好长一段时间，希望他能告诉我他的秘密。好长一段时间他拒不相告，但最后在我诚恳的请求下他告诉了我，但我发现那不过是个巧妙的诡计而已。我写信告诉了我的朋友——留在图卢兹的那个神父——我全部的经历，并向他讲述了那位

绅士自称能将铅炼成黄金的诡计。神父依然幻想我最后能取得成功，便建议我再在巴黎呆一年，既然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在巴黎呆了三年，但是，尽管竭尽全力，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依然一无所成。”

“就在我将要花掉所有的钱的时候，我收到了神父的一封信，要我立即放下一切事情，回到图卢兹见他。于是，我回去了，发现他收到了纳瓦拉国王（亨利四世的祖父）的一封信。这位国王非常喜欢炼金术，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他写信给神父，说我应该去波城拜访他，而且如果我告诉他从那位外国绅士那里学来的秘密，他将支付三四千克朗。神父被这四千克朗深深地触动了，这搅得我日夜不得安宁，直至安全地踏上了去波城的行程。我在1542年5月到达那里。我根据手里的处方努力地工作着，最后终于成功了。当我最后使国王心满意足时，他给了我预期的奖赏。尽管他愿意我继续干下去，但却听从了宫廷官员的劝阻，而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当初都热切地希望我能来。他满口感谢地将我打发走了，说如果他的王国里能有什么送给我——比如说没收的产品或类似的东西——他将非常高兴。我想，尽管我会呆很长时间等候他奖赏我这些没收品，也许最后却毫无所得，因此我决定回到我的神父朋友那里。”

“我得知在波城和图卢兹之间的路上居住着一位修士，他在自然、哲学各方面很精通。于是，回去后，我拜访了他。他为我感到可惜，并热情地建议我不要再进行类似的实验自娱了，因为那都是诡辩，是虚假的。我应该读一些古代哲学家的好书，从中我不仅可以发现炼金术的实质，而且还能学到应该遵循的确切的操作程序。我非常同意这一明智的建议，但在付诸实施前，我回到图卢兹神父那里，给了他一张八百克朗的账单，这是我们共有的。同时，还和他平分了纳瓦拉国王给我的奖赏。如果他对我们第一次分手后有关我的经历的陈述不太满意的话，那么当我告诉我我决意放弃寻找点金石后，他就更不满意了，因为他认为我是个炼金术大师。我们的八百克朗，现在只剩下一百七十六克朗了。离开神父后，我回到家里，打算读完所有古代哲学家的书籍后再前往巴黎。”

“我于1546年诸圣日的第二天到达巴黎，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研习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特雷森的《哲学》、珍·德·米扬的《自然对游历炼金术士的启示》和其他著作。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原则指导，我不知从何下手。”

“最后，我走出寂静的书斋，没去看望以前的熟人、炼金术士、江湖骗子，而是去拜访那些真正的哲学家。但是，在他们中间，他们向我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操作，使得我完全不知所措，更加不能确定。尽管这样，在某种狂热的冲击或灵感的启示下，我埋头于雷蒙德·路利和阿诺德·德·维尔纳夫的著作。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思考又花去了另外一年，之后我终于决定了我的做法。但是，我被迫等待，直至我将继承财产的相当一部分作了抵押。这一切完结已到了1549年的大斋节，然后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将一切必需品准备好，在复活

节第二天开始动手。但是，始终伴随着我的是朋友们的疑虑和反对。一个人问我：我已在这些蠢事上浪费掉这么多钱，我还想干什么？另一个人则说：如果我买了这么多木炭，那么我就应该消除早已存在的对我是一个铸造假币的大师的怀疑。还有一个人建议我说：既然我已经是法学博士，那么我应该在地方行政长官管辖区买一处住所。我的亲戚们的话更加激怒了我，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我执迷不悟、继续出丑的话，他们将派一批警察到我家，把我的装置、熔炉摔成碎片。这些不停的骚扰折磨得我要死，但是我在工作以及实验的进程中寻到了慰藉，因为我始终全神贯注，一天又一天地勇敢地坚持着我的实验。就在这时，巴黎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从而中断了人与人的交往，我也终于可以清静地工作。很快，我满意地发现三种颜色相继出现，根据那些哲学家的论述，这是工作即将圆满成功的先兆。我注意到这三种颜色一个接一个，非常明显。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550年复活节星期日，我做了一次重大的实验。我放进火上小熔炉里的一些普通水银不到一小时就变成了纯金。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但是我很谨慎，没有张扬出去。我感谢上帝对我的恩赐，并祈祷只有我自己能操作这一切，作为增进他的荣耀的回报。”

“第二天，我前往图卢兹寻找神父，这是我们共同的约定，即我们应该互相交流彼此的发现。路上，我去拜访那位给我建议的明智的修士，却伤心地得知他们两个都已去世了。这之后，我没回家，而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等待一位替我掌管地产的亲戚。我命他卖掉我的所有财产——搬得动的和搬不动的——来偿还以往的债务，然后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分给我的亲戚们，他们可能需要这些东西，以此分享我的好运气。对于我的突然归隐，邻居们议论纷纷，最聪明的一个人认为，由于迷狂使我破产、沦落，我不得不卖掉剩下的微乎其微的财产，然后到遥远的国度遮羞度日。”

“我的亲戚已说过，他在处理完我交给他的事宜之后，于7月1日与我会合。我们一起离开，去寻找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们先去了瑞士洛桑。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决定将在德国一些著名的城市静静地、默默地度过我们的余生。”

于是，丹尼斯·扎卡依尔的自传到此结束了。但是，其自传的结尾并不像开头那样明晰，使得世人对其自称发现点金石的真正动机产生了怀疑。那位最聪明的人所讲述的话可能是他归隐的真正原因：实际上他已经一贫如洗，在国外遮羞度日。他生平的其他故事不得而知，而且人们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真实姓名。他写了一本炼金术方面的书，名为《真正的金属自然哲学》。

迪博士和爱德华·凯利

约翰·迪和爱德华·凯利应该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在共同的追求中彼此合作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交往中经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沉浮、荣衰。总的来说，

迪很出色，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愚蠢与迷信不太盛行的时代，那么凭他同样的能力，他身后的声誉会辉煌、持久。他于1527年出生在伦敦，很小的时候就极爱学习。十五岁时，他被送进剑桥。他非常喜爱读书，每天有十八个小时埋头于书本。另外的六个小时，四个小时他用来睡觉，两个小时吃饭。如此紧张的学习并没有损害他的健康，而且使他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但不幸的是，他放弃了数学和真正哲学的研究而沉溺于无益的神秘学的幻想中。他学习了炼金术、占星术、魔术，因而引起了剑桥领导的不快。为了避免迫害，最后他被迫退到卢威大学，因为当时有关他的巫术的谣传使得他在英国的继续停留危险重重。在卢威，他发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他们都认识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因为他曾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而这位炼金神秘学大师的奇闻逸事使迪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受到他们很大的继续追寻点金石的鼓励。于是，很快这便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维。

他在欧洲大陆并未呆很长时间，1551年，即二十四岁的时候返回了英国。通过他的朋友约翰·切克爵士的影响，他在国王爱德华六世的宫廷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并被赏赐一百克朗的年金（很难究其原因）。接下来的几年他在伦敦以占卜术师的身份生活着：占卜、算命，指出凶吉的日子。但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他却遇到了麻烦：他被怀疑进行异道邪说，并被指控通过施魔法来谋害玛丽女王的性命。他因第二条指控被审，但无罪释放。可是，第一条指控却使他蹲进监狱，听任仁慈的保纳主教的处置。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场上死里逃生，但他最后说服了那些对宗教盲从的人们相信他的正统做法无可指责，并于1555年获得了自由。

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位，使他的境遇出现了好的转机。在伍德斯托克休假期间，她的仆人向他询问玛丽女王去世的时间，而这毫无疑问正是他第一次出庭受审的严重指控。现在，他们更加公开地向他咨询其女主人的命运。女王自己还派罗伯特·达德利，著名的莱斯特伯爵，向他询问她加冕的吉日。他如此蒙受恩宠，以致几年后，伊丽莎白屈尊到他在毛特莱克的住处拜访他，参观他的古玩馆，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派御医给他治病。

他靠占星术维生，因此一刻不停地刻苦练习，但他的心思却在炼金术上。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日日夜夜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他曾深入研究过《塔木德经》的秘密，使他深信他能和精灵、天使对话，并向他们学习宇宙的所有秘密。他在德国旅行期间可能遇到一些玫瑰十字会会员，并和这一无名的教派有着相同的观点。在他想来，通过点金石，他可以随意操纵这些神灵。由于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思维越发不正常，最后他说服自己相信一位天使出现在他的面前，许诺将成为他的终生朋友和伴侣。他讲道，在1582年11月的一天，他正狂热地祈祷时，其博物馆朝西的窗子里突然涌现出一团耀眼的光芒，在其间矗

立着那位踌躇满志的天使长乌列。敬畏和迷奇使他哑口无言，但天使却向他仁慈地笑着，并给了他一个凸面水晶球，说不管何时，只要他想和另一天体上的生物对话，他只需全神凝视水晶球，他们就会出现在水晶球里，向他揭示未来的全部秘密。说完，天使就消失了。从使用水晶球的经历中，迪发现：一个人的全部器官必须集中注意到水晶球上，否则那些神灵绝不会出现。他还发现他再也不能回忆起他和天使们的对话。因此，他决定将这一秘密告诉另外一个人。这样，当他和精灵谈话时，迪可以坐在同一房间的其他地方，记录下他们的启示。

当时，一个叫爱德华·凯利的人作为助手帮助他。和他一样，凯利也对点金石十分迷狂。但两个人却有一点不同：他与其说是一个江湖骗子，不如说是个空想家，而凯利却是个江湖骗子，不是空想家。他早期曾当过秘书，却不幸因伪造罪被割去了双耳。这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其屈辱的伤害，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就更是毁灭性的灾难了。因此，凯利为了将世界舆论对其智慧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便戴了一顶黑色的无檐便帽。帽子紧紧地包在他的头上，遮住了他的双颊，不仅掩饰了他的伤残，而且使他的仪容显得严肃、睿智。他保守得如此严密，甚至和他生活了多年的迪也从未发现。他的这一品质表明：凯利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无所不为进行欺诈，或者为了同一目的而助长其主人的妄想。迪刚刚告诉他伟大的乌列的拜访，他立刻狂热地表示相信，从而使迪喜悦满怀。从此，他开始研究水晶球。1581年12月2日，神灵终于出现了，并和凯利进行了一次与众不同的交谈，迪做了记录。好奇的读者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保存的由哈利父子收集的文稿和图书中看到那些胡言乱语。后来的咨询谈话于1659年由麦力克·卡佐邦博士以对开卷本的形式出版，名为《约翰·迪博士和一些神灵谈话的真实揭示，如获成功，将会从整体上改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很快，这些神奇的对话名扬英国，甚至传到了欧洲大陆。与此同时，迪宣称他已拥有了长生不老药的秘诀。他说，那是在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修道院的废墟中发现的。人们由于喜欢拜访那些不太出名的占卜术士，便从各地云集毛特莱克，请他算命，而且他们渴望见到一位自称永不会死去的人。总的来说，他的生意十分兴隆，利润也十分丰厚，但是他花了大量金钱用于药品和金属，以便通过某种特殊的过程炼出金子，因此他从未富有过。

大约这时，一位富有的波兰贵族，西拉第兹的巴拉第伯爵艾尔伯特·拉斯基来到英国。他说，他这次来英国的主要目的是参观伊丽莎白女皇的宫廷——他在遥远的波兰就已听到其宏伟、豪华的威名。伊丽莎白极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谄媚的陌生人，并派她的宠臣莱斯特带他参观英国所有的名胜。他参观了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所有的古玩店，然后从那里前往牛津、剑桥和那些其著作为他

们的出生地带来荣耀的伟大的学者们交谈。但是，他非常失望地没有在他们中间找到迪博士。他告诉莱斯特伯爵说，如果他知道迪不在牛津，他绝不会去那儿的。伯爵保证他们回到伦敦后，将他引见给这位了不起的炼金术士，这位波兰人才算满意。几天后，当伯爵和拉斯基在宫廷前厅等待女皇殿下的接见时，迪博士也怀着同样目的来到那里，并被引见给那个波兰人。一场有趣的谈话过后，这位陌生人主动要求到毛特莱克炼金术士家里去进餐。迪有些忧伤地回到家里，因为他发现如果不典当他的镀金餐具的话，他就没有足够的钱以与他们身份相称的规模来款待拉斯基伯爵和他的随从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派专差给莱斯特伯爵送去急件，直率地陈述了他的窘状，并请求他帮助向女皇殿下禀告这件事。伊丽莎白闻之，立即派人送去二十英镑作为礼物。

到了预约的那一天，拉斯基伯爵在无数个侍从的陪同下来了，并坦率、热情地表达了他对主人精湛造诣的仰慕。迪不禁思忖如何才能牢靠、密切地结交这位愿意做他的朋友的人，使其为自己服务。与凯利的长期交往使他深受其欺诈人格的影响，他决定要让那位波兰人为他这一餐付出昂贵的代价。许多天以前他就发现拉斯基在波兰有许多地产和强大的势力，但他那奢华的禀性使他暂时陷入一种窘况。他还发现拉斯基本人也坚信点金石和生命之水。因此，拉斯基正是一位冒险家可以攀附、利用的对象。凯利也这样认为，于是，这两人狼狈为奸，阴谋而牢牢地缠住这个富有、轻信的外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实施着他们的计划：首先他们抛出了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晦涩的暗示，最后又隐隐提到了神灵。通过这些神灵，他们可以翻开未来之书，读到书里描写的神奇的秘密。拉斯基热切地请求他也能出席一次他们与乌列的众天使的神秘会谈，但他俩非常了解人的本性，并未立即同意他的请求。他们只是暗示道：当着一个个陌生人的面召唤神灵是很困难、很不适宜的，因为这个陌生人也许只不过是想满足自己虚荣的好奇心。他们这样拖延只是想吊吊他的胃口。但是，如果他因此而灰心丧气的话，他们将会非常后悔。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时迪和凯利如何费尽心思套住他们的目标的详细情况，只要参阅一下卡佐邦博士所著的他们与神灵的第一次会谈的介绍即可。迪在1583年5月25日所记的条目中写道：当神灵出现的时候，“我（约翰·迪）和爱德华·凯利坐在一起，谈到了高贵的波兰伯爵艾尔伯特·拉斯基的来访，以及他和芸芸众生极大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商量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位波兰贵族，以及编造后来他们如何激发他的好奇心使之与他们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故事。“突然，”迪说当时他们正商谈着，“从祈祷室走出一位圣灵，就像一个漂亮的七八岁的小姑娘。她前面的头发卷起垂到后面，头戴华丽的装饰，身上披着一件有着拖裾的红、绿变换的丝制长袍。她似乎在书后玩上、玩下，走出、走进，而且书自动打开，给她让路，任其随便出入”。

一天又一天，他用类似的故事诱惑着这个波兰人，并最后说服他成为他们的秘密的见证人。他们是否用视觉幻象欺骗他，或他是否自己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自欺欺人都不得而知。但非常肯定的是他已完全沦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并愿意做任何他们所希望的事情。在这些会谈中，凯利自己和那神奇的水晶石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凝神注视，而迪则坐在角落里，随时记下神灵们发出的预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向那位波兰人预言：他将成为点金石的幸运拥有者；他能活几个世纪，并当选波兰国王；在其境内无数次击溃撒拉逊人，使他的名字享誉全球。但是，为达这一目的，拉斯基必须带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家人离开英国，他必须让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应有尽有。拉斯基立刻同意了，后来，他们很快便踏上了去往波兰的行程。

他们向北行进了四个月才到达了伯爵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庄园。在此期间，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花钱毫不吝惜。在伯爵宫殿里立足之后，他们便开始了把铁炼成黄金的巨大工程。拉斯基给他们提供了所有必需品，并亲自运用炼金术知识帮助他们。但是，不知为何实验在即将成功的刹那却往往失败，他们被迫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始。但是，拉斯基的希望并没有轻易地幻灭。早已将自己幻想成拥有无数财富的他，不会因目前花费的拮据而沮丧。于是，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他坚持不懈直至最后不得不卖掉一部分早已典当的庄园，来供养迪和凯利的饥饿的熔炉以及和他们同样饥饿的妻子、家人。直至他面临破产之时，他才从醉心痴迷的梦幻中清醒过来。那时，他甚至庆幸自己还未完全沦为乞丐。于是，恢复理智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发掉这些奢侈的客人们。他不想和他们争吵，于是提议他们带着给国王鲁道夫的推荐信前往布拉格。我们的炼金术士也非常清楚，几乎贫困潦倒的拉斯基伯爵再也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向王室所在地前进。到达布拉格后，他们毫不费力地受到了皇帝的召见。他们发现，国王本人非常愿意相信诸如点金石之类的事物的存在。他们还自以为给国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凯利脸上狡猾的骗子神情——国王并不很欣赏他们的能力。但是，他允许他们在布拉格住几个月，这使他们幻想国王也许会雇用他们。但是，他越看他们就越不喜欢他们。因此，当罗马教皇的使节提出他不应该接见这些炼金魔术师时，他命令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他的国土。他们很幸运只得到了这么点时间，因为使节已接到命令，如果他们再多呆六个小时的话，就要将他们终身监禁在地牢里，或者处死他们。

由于不知该前往何处，他们决定回到克拉科夫，因为在那儿他们还有许多朋友。但是，那时他们几乎花尽了从拉斯基身上攫取的钱，许多天他们不得不饿着肚子行进。他们极其艰难地掩饰着他们的贫困，以防外界知晓。但他们设法毫不抱怨地忍受着匮乏，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暴露真相，将会对他们的诺言产

生不利影响。如果人们一旦怀疑他们竟不知如何维持生计的话，那么没有人再会相信他们拥有金点金石。他们靠算命还能赚点钱，使他们不至于挨饿。这时，一位富有的、符合他们目的的皇室成员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在被引见给波兰国王斯蒂芬后，他们向他预言：鲁道夫皇帝很快将被暗杀，日耳曼人将向波兰寻求他们的继任者。由于这一预言并不很精确，难以使这位国王满意，他们再次启用了水晶球。于是，一个神灵出现了，他告诉他们德国的新任国王将是波兰的斯蒂芬。斯蒂芬轻信了他们，有一次还亲自看到凯利和水晶球里的影像秘密谈话。他也给他们提供了金钱，让他们进行炼金实验。但是，他们不断地违背诺言，不停地向他要钱。最后他感到厌烦，甚至差点不体面地遣返他们。这时，他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个轻信的人，就欣然改变了他们的服务对象。这就是卢森堡伯爵，波希米亚特来博纳的一位拥有许多庄园的贵族。他们在这位慷慨大方的庇护人的宫殿里舒舒服服地住了将近四年，生活豪华，花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与其说这位伯爵贪婪，不如说他有野心：他极其富有，并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而关心点金石，而是因为点金石将给他带来的寿数。因此，他们所编造的预言也相应的符合他的特点。他们预言：他将当选波兰国王，而且保证他将活到五百岁，享受荣华富贵，当然，条件是他必须始终给他们充分的金钱进行实验。

但是，当他们吉星高照并沉浸在成功的罪恶行径的奖赏的喜悦中时，因果报应以他们从未预料过的形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在这两个同谋之间出现的忌妒与不信任导致了经常激烈的争吵，使得迪常常担心败露。凯利很可能以无耻的欺诈行径的标准来衡量，认为自己比迪更高大，因此对迪在各种场合所享受的更多的荣誉与重视非常不满。他经常威胁要离开迪，另谋生路。而后者早已沦为他的亲密伙伴的一个工具，因此对其被抛弃后的前景忧心忡忡。他如此迷信，竟会相信凯利的胡言乱语多半源于他和天使们的交谈。他不知道从何处再寻找一位如此深奥、英明的人来替代凯利。由于他们每天争吵的次数逐日增多，迪给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封信，打算如果凯利抛弃他的话，他将前往英国，希望在他回到英国时能受到热情的款待。他还给她送去了一块圆银，自称那是他从热锅里剪下的一块黄铜炼成的。后来，他把热锅也送给了她，使她确信那块圆银与黄铜上剪下的圆洞极其吻合。在他做好最坏打算的同时，他的主要愿望是与卢森堡伯爵一起住在波希米亚，因为伯爵待他非常好，并极其信任他。凯利也不反对继续居住下去，但他胸中却激荡着一股新的激情。他深深谋划着，以期满足。他自己的妻子本性邪恶，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而迪的妻子却美丽，令人愉快。他希望交换双方的妻子而不引起迪的忌妒，或震动迪的伦理道德。这件事很难，但对于一个像凯利这样的人，一个缺少正直、良知而满怀邪恶、诡计的人来说，这一困难并不是不能战胜的。他还仔细研究了迪的性格及其弱

点，并相应的实施他的阴谋。他们下一次与神灵交谈时，凯利声称他们的话极大地震动了他，并拒绝告诉迪他们谈话的内容。在迪的坚持下，凯利告诉他：从此以后他们将拥有共同的妻子。迪有点吃惊，问是否神灵的意思并不是他们能融洽、善意地相处。凯利极不情愿地再次询问神灵后，说神灵坚持他的解释。于是，可怜的鬼迷心窍的迪屈从于他们的意志，但凯利却假装拖延了一会儿。他宣称：那是一群邪恶，而非善良的神灵，从此他再也不与之交谈。然后，他就离开了，说再也不回来。

这样，迪一个人愈加忧心忡忡，烦恼满怀，他不知该选谁来继任凯利，与神灵交谈。但最后，他选中了他八岁的儿子亚瑟。他庄严地将这一神职授予他，并要他牢记：他是被召唤去履行神圣、虔诚的职责的。但这个可怜的孩子既没有想象力和信心，也没有凯利的虚伪和狡诈。他按照指示，凝神盯着水晶球，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当他累得眼睛酸痛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难以辨认的影子，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迪绝望了。他欺骗了这么长时间，使得他只有在幻想他和神灵交流时，他才最高兴，因此他诅咒离间他和他的亲爱的朋友凯利的那一天。而这正是凯利所预期的。因此，在他认为迪因他的离去而伤心欲绝时，便出其不意地回去了，走进那间小亚瑟在徒劳地辨认水晶球里面的东西的房間。迪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情形，认为凯利的突然返回是“命运的奇迹”、“上天的指示”。并接着写道：凯利立即看到了小亚瑟视而不见的神灵。其中的一位神灵重申了以前的预示，即他们将共有妻子。凯利低下头，遵从了，迪也屈辱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这样，这个罪恶的人堕落到了极点。他们这样生活了三四个月，然后又爆发了新的争吵，于是他们再次分手，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分手。凯利带着他从格莱斯顿教堂发现的长生不老药前往布拉格，全然忘记了当初他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严峻形势。他几乎是刚刚到达，便立刻被鲁道夫皇帝下令逮捕，关进了监狱。他被监禁了几个月后释放出来，在德国流浪了五年，在这个地方算命，在另外一个地方假称能炼黄金。后来，他被指控为异端邪说、实施巫术，再次被投入监狱。于是，他下定决心，一旦获释，便返回英国。但很快他发现这根本没有希望，因为他可能将被终身监禁。1595年2月的一个暴风雨之夜，他把床单拧成一根绳，然后从坐落在一高塔顶端的牢房窗户上向下滑落。人猝然摔到地上，结果摔断了两根肋骨和双腿；另外，再加上其他伤害，几天后他便断了气。

迪却一度前程辉煌。他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热锅起了作用：凯利离开后，他立刻接到了返回英国的邀请。他曾被极度压抑的自傲再次膨胀到原来的程度。他带领一班以大使身份相从的随从们浩浩荡荡地从波希米亚出发了。他如何搞到了钱不得而知，除非是慷慨好施的卢森堡伯爵给的，或者是他骗来的。他和

家人坐在三辆马车上，行李则放在三辆货车上。每辆马车由四匹马拉着，还有二十四名士兵保护着整列队伍。这样的陈述也许会引起怀疑，但这是迪自己亲口说的；伊丽莎白派官员询问他的境遇时，他如此发下了誓言，到达英国后，传说女王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得骚扰他进行化学和炼金术的研究。伊丽莎白认为，一个自诩能将低贱金属炼成黄金的人不可能缺钱，因此只是接见和保护他，而没批给他丰厚的金钱。

没有料到只能靠自己，于是迪开始热切地寻找点金石。他持续地工作在熔炉、蒸馏甕间，差点被有害的烟气毒死。他问询水晶球，但神灵们不向他显现。他让一个叫巴塞洛缪的人替代凯利的位置，但他既无德行，又无想象力，神灵根本不愿与之交谈。后来，迪又雇用了另外一个叫做海克曼的炼金术士，但结局同样不妙。水晶石自从那位高贵的神父离开后，已失去了它的威力。于是，迪通过这一途径得不到任何有关点金石或长生不老药的信息，而他通过其他方式寻找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代价昂贵。很快他就陷入贫困中。他可怜兮兮地给女王写信，祈求救济。他说，他和拉斯基伯爵离开英国后，暴民们以指控他为巫师为由，洗劫了他在毛特莱克的住所，砸坏了他所有的家具，烧毁了拥有四千多卷奇书的图书馆，捣碎了所有炼金器具以及博物馆的古玩。对这一破坏举动，他申请赔偿。接着，他又说，既然是女王命令他来到英国的，那么她应该出路费。于是，伊丽莎白不时地接济给他一小笔钱。但迪还总是不停地抱怨，女王便派了一个官员调查他的情况。最后，他被任命做了圣保罗大教堂一个小小的教士，1595年他换做曼彻斯特学院的院长直至1602年或1603年。由于体力、智力开始减退，他被迫辞职，回到了毛特莱克的老家，濒临一贫如洗的境地。他靠算命为生，常常被迫卖掉或典当书籍换得一餐。他常常向詹姆士一世自吹，但国王却拒绝为他做任何事情。可以说，国王并不信任他，认为他所能给予一个年老、清贫而不倦的术士的唯一奖赏便是允许他乞讨，但没有一个人会因他忽视一个像约翰·迪一样的江湖骗子而责怪他。迪在1608年他八十一岁时去世，被葬在毛特莱克。

世界公民

有关这位以此为名写过多本著作的炼金术士的真实姓名曾引发过许多争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名叫塞顿的苏格兰人。和那些过高吹捧炼金能力的炼金术士们的命运一样，他被德国一位君主关进地牢，要他炼出百万黄金作为他的赎金，而他却悲惨地死在了地牢里，一些人把他和一个名叫迈克尔·森迪夫克的波兰炼金术专家混淆起来，那个人曾在17世纪初的欧洲名噪一时。非常了解炼金术士的莱恩格力特·杜·菲雷斯诺衣认为这些人物与众不同，并从乔治·摩霍夫所著的《莱恩格力特书信集》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中摘录了以下这位世界公民的详细情况。

大约在1600年，一个叫雅各布·豪森的荷兰引水员在苏格兰海岸沉船了。一个叫亚历山大·塞顿的绅士放了条小船，将他解救上来，后来在岸上他的家中热情地款待了他好几个星期。豪森发现塞顿沉迷于炼金术，但当时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一话题。大约一年半过后，豪森在荷兰恩克胡森的家中，接待了以前恩人的来访。他决心报答他所受到的恩惠。他们的友谊如此深厚，塞顿在离开前主动告诉了他点金石的秘密，并当着他的面，将大量的低劣金属炼成纯金，送给他作为对他尊重的象征。然后，塞顿离开了他的朋友，游历到德国。在德莱斯頓，他并未掩饰他的魔力，据说他在当地大批学者面前成功地表演了炼金术。这传到了萨克森伯爵的耳里后，他下令逮捕他，并将他囚禁在一座高塔里，派四十个人看守他，以防他逃走。任何陌生人都不得会见他。伯爵本人拜访了不幸的塞顿几次，使尽伎俩劝他说出秘密，塞顿却固执地拒绝讲出秘密，也不给这位暴君炼金。为此，他被送上肢形架，受牵拉酷刑。但折磨并未使他屈服，威逼利诱并未动摇他的意志。一连几个月，他在监狱里受到镇静剂和酷刑的轮番折磨，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他迅速憔悴，几乎成了一架骷髅。

当时，在德莱斯頓住着一位叫迈克尔·森迪夫克的波兰学者，他在无益的炼金术上已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他非常同情塞顿的悲惨命运，也非常仰慕他的坚韧不屈，决定尽可能帮助他逃离虎口。他请求伯爵允许他探望这位炼金家，费了一番周折才被同意。他发现他处境极惨：被关进不见天日嘈杂的地牢里，吃、住和极刑犯人一样。塞顿热切地倾听了逃跑的提议，并向这位慷慨的波兰人保证，如果他帮助他获得自由，那么他将使他比东部君主还要富有。森迪夫克立即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卖掉了他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些财产，用那些钱在德莱斯頓快活地生活着。他举办最丰盛的晚餐，经常邀请那些狱官，特别是那些看守炼金术士的卫士。最后，他博取了他们的信任，以他能努力征服炼金术士，迫使他说出秘密为由，随意出入地牢。时机成熟后，他们定下了逃跑的日期，森迪夫克还准备好一辆邮车，以便全速将他载向波兰。到了这一天，他送给狱卒一些酒，结果狱卒醉得不省人事，于是他和塞顿轻而易举地爬上墙，成功地逃脱了。塞顿的妻子坐在车里等着他，稳妥地保存着一小包黑色粉末，那实际上就是点金石，或能将铜、铁炼成黄金的东西。他们全都安全地到达了科拉夫克。但是，塞顿却因肢刑、饥饿以及精神上的折磨而奄奄一息，没过多久，便于1603年或1604年在科拉夫克去世了，被葬在当地的教堂。以上就是以“世界公民”为名而著作的炼金术士的故事。详细情况可参阅《炼金术史》第三卷。

森迪夫克

塞顿死后，森迪夫克娶了他的遗孀，希望从她那里学到她前夫炼金术的秘密。但是，那些黑色粉末使他官运亨通：因为炼金术士们说，他用它可将大量

的水银变成纯金。而且，据说他还在布拉格，在皇帝鲁道夫二世面前成功地表演了这一实验。皇帝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他表演的那间房的墙上镶嵌了一块大理石匾牌。1651年波兰女王、冈扎阁公主玛丽的秘书M.戴森奥依斯在华沙写道，他亲眼看到了那块匾牌。当时，许多好奇的人们都去参观。

森迪夫克后来的经历，被他的管家布罗道夫斯基用拉丁语记录在他的回忆录中，并被皮埃尔·保尔尔编入他的《高卢古运之宝藏》。根据这一权威记录，鲁道夫皇帝对他的成功极为满意，任命他担任了政府顾问，还邀请他在王室任职，并居住在宫殿里。但森迪夫克热爱自由，拒绝成为宫廷官员，他更喜欢住在哥拉瓦那祖传地产上。他像王储般热情好客。他的管家说，他的炼金粉是红色的，而不是黑色的。他把它放进一个装金子的小盒时，只用其中一粒，他就可以炼出五百达克特，或一千银币。通常他把炼金粉投到水银里。他去旅行时，就把盒子交给管家，用金链子吊住挂在他的脖子上。但是大部分炼金粉通常藏在马车梯子的一个隐秘地方。他认为，无论何时遭到强盗袭击时，他们都不会搜查那种地方。当他预感到有危险时，就换上他仆人的衣服，坐到马车御者的座位上，而让仆人坐在马车里。他之所以采取这些警惕措施，是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点金石，许多无耻之徒都伺机抢劫他。一位德国王子（布罗道夫斯基认为不宜记下他的名字）向他要了一个卑鄙的伎俩，从而使他以后保持高度警惕。这位王子双膝着地，跪倒在森迪夫克面前，热切地请求他当面将一些水银变成黄金，以满足他的好奇心。森迪夫克被他缠累了，要他保证绝不泄密后便同意了。他离开后，这位王子唤来一个住在他家里的名叫默兰菲尔斯的炼金术士，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默兰菲尔斯请求允许他带领十二名骑兵，这样他可以很快追上他，要么夺回炼金粉，要么迫使他说出秘密。默兰菲尔斯带领十二名武装骑兵，急速追赶森迪夫克。后来，在路旁的一个小酒店他们追上了他，当时他正坐在那儿吃饭。一开始，他先劝他说出秘密，发现毫不奏效后，他就命令随从们脱去不幸的森迪夫克的衣服，将他赤裸裸地绑在屋里的一根柱子上。然后，从他身上搜出装着少量炼金粉的金盒子，一本关于点金石的手稿，一枚带链的金质奖章，那是鲁道夫皇帝赠送给他的；一顶镶嵌着钻石价值十万银币的帽子。带着这些战利品，这班人离去了，而森迪夫克还是被赤裸着紧紧地绑在柱子上。他的仆人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直到这班强盗消失得不见踪影后，酒店里的人们才给他们松了绑。

森迪夫克前往布拉格，向皇帝提出申诉。皇帝立刻派一名官员去王子那里，命令他交出默兰菲尔斯和所有抢劫品。王子非常害怕皇帝发怒，便命人竖起了三个绞架，用最高的一个绞死了默兰菲尔斯，用其他两个绞死了另外两名强盗。这样，他平息了皇帝的怒火，还除掉了一名对他不利的罪恶的见证人。同时，他送回了从森迪夫克那里抢来的嵌珠宝的帽子、带链的奖章以及有关点金石的

手稿，至于炼金粉，他说他从未见过，对它一无所知。

这次历险使森迪夫克更加谨慎，无论如何被推荐，他都不在任何陌生人面前表演炼金术。而且他还假装很穷，有时甚至卧床几星期，使得人们相信他正患重病，因此绝不可能拥有点金石。他偶尔也铸造一些假币，冒充成金币。他宁愿人们把他当成骗子，而不是成功的炼金术士。

他的管家布罗道夫斯基还讲述过他的许多其他故事，但不值重提。他在1636年将近八十高龄时去世，被埋在格拉瓦那的教堂。他还出版了几本炼金术方面的著作。

罗森克鲁兹教派

就在上文最后一位作者的那个时代，罗森克鲁兹教派开始在欧洲轰动一时，虽是昙花一现，他们却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一丝痕迹。这之前，炼金术不过是一种人人蔑视的谎言，而罗森克鲁兹教派却高明地使之神化和精练。他们扩大了炼金术的范围，还力图让人们相信拥有点金石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了获得财富的手段，还意味着拥有健康与幸福。拥有它，人们就拥有了操纵神灵来服侍的工具，可以随心所欲控制暴风雨及天气变化，可以不受时空左右，获得所有关于宇宙的最神秘的知识。尽管他们的这些想法虚幻狂妄，却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在清除黑暗的欧洲的种种迷信陋习以及中世纪各种宗教思想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并且为之寻找到了一个温和、优雅、善良的代替物。

据说他们的名称取自基督教徒罗森克鲁兹，即“玫瑰十字”，一位14世纪末游历圣地的德国哲学家。一次他在一个叫丹姆卡的地方染上重病，当时来了几个博学的阿拉伯人，他们称他为师弟，他们不但清楚他的过去，还自称了解他的将来，包括他的所思所想所为。用点金石治愈了他的病后，又传授给他所有的秘密。1401年二十三岁的他回到欧洲，挑了几个朋友并向他们介绍这门学科，并宣誓要保守秘密一百年。据说这之后他又活了八十三年，1484年作古。

许多人否认曾有罗森克鲁兹这样一个人存在过，他们认为这个教派起源还要晚。他们说，此教派的建立最初始于普拉修斯的理论及迪博士的梦想。他们本无意于此，尽管未被认可，但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罗森克鲁兹哲学的创造者。现在很难准确地说，是不可能判定究竟是迪与普拉修斯从当时隐晦无名的罗森克鲁兹教派那儿借来的想法，还是罗森克鲁兹只不过亦步亦趋或者在此基础上作了些改进与提高。但可以肯定的是，1605年他们才开始在德国引起关注。他们的教义宣传普及后不久，所有的梦想家们、普拉修斯的信徒们、炼金术士们云集到他们的旗帜下来，鼓吹罗森克鲁兹才是造物主。当时一个叫迈克尔·梅瓦的著名医生，为寻找点金石耗费了全部家产钱财及健康，他写了一份关于这个教友会的教义和规则的报告并于1615年在科隆出版。他声称，首先，“创

立者的思想超越了世人存在以来可以想象的万物，即使是神灵的启示也不例外；他们要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来完成人类的新生，并实现全面和平；他们聪明绝顶，虔诚之至；他们拥有一切，可以随意向人类布施；他们根本不会受饥饿、焦渴、疾病、衰老的折磨，更不会感到其他一些自然的不便；他们凭感觉一眼便可以看出哪些人适合纳入他们的圈子；如果他们从世界开始之初就活着的话，他们也会了解那时的知识，而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学习；他们有整卷的书来读，以便了解曾经发生过或至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将要载入书中的事情；他们可以招来并留下最有能力的神灵和魔鬼，来吸附左右；他们用歌声召唤深海和地壳中心的珍珠和宝石；上帝用一层厚厚的云团覆盖他们，使他们免受仇敌的恶意伤害，因此他们可以隐身；“玫瑰十字”教派的前八个成员可治百病；利用友会，他们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成粉末；他们只承认两件圣事，即他们改进过的原始教堂的仪式；他们只承认第四代君王为他们的首领，罗马皇帝为所有基督徒的领袖；他们可以提供给他比西班牙国王从东西方黄金产地掳来的还要多的黄金，因为他们的宝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他们的信条。他们总共有如下六条行动规则：

第一，行程中为人免费治病。

第二，穿戴应该与所驻国的时尚保持一致。

第三，每年度在友会指定地点聚会一次，如不能出席要给予书面理由。

第四，每个成员，如有谢世之念，应挑选一适当的继承人。

第五，“玫瑰十字”几个字将成为他们识别彼此的标志。

第六，一百二十年之内保守友会的秘密。

他们声称这些条文镌刻于罗森克鲁兹墓地里的一本金书上，从罗森克鲁兹本人作古之日起到1604年已满一百二十年。因此，他们才被召集起来进行造福人类的宣传活动。^①

八年来，这些宗教狂在德国皈依了一些人，可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收效甚微，几乎无人问津。最后，他们在巴黎亮相，竟在那些轻信的饱学之士以及奇迹迷恋者们之间引起一片骚动。1623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巴黎的市民们惊异地发

① 以下关于罗森克鲁兹陵墓的传说，是恩斯特·布吉尔发表于第379期《观察家》上的一段文字：“某人有一次挖地，碰巧挖到埋葬这位先哲的地方。他先是挖出了一个小门，门两侧各有一堵墙。出于好奇，加上想找到藏宝之地的梦想，他把门撬开了。突然，闪过一道光芒，他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挖得很巧妙的地窖，地窖顶头是一个全身盔甲的人像，左手支在桌边坐着，右手举起一根大棒，前面亮着一盏灯。这个人刚把脚踏进地窖，人像马上由原来的斜坐姿势挺挺地站立起来。这个人又走了一步，人像右手里的大棒举了起来。此人又斗胆走了一步，人像愤怒之极，把灯打成了碎片，这个不速之客一下子陷入黑暗之中。当地村民们听到这次历险记后，举着火把来到墓里，发现那个铅做的雕像不过是一件类似时钟结构的装置；地窖的地板都松垮了，下面是弹簧，人一踏上去自然会发生上面的情形。”

罗森克鲁兹的门徒说，他是想借助此法来向世人说明，尽管他决定不让任何人借他的发现索取利润，是他重新发明了古墓中不灭天的神灯。

现他们的墙上贴满了下面一些怪异的宣言：

“我们，作为‘玫瑰十字’友会主要教团的代理人已进驻这个城市中有形或无形的住所。承蒙我主的恩赐，来皈依真正的灵魂，我们不需用书及符号便可给予示范传授。我们以所到之地的语言来讲授，目的即为拯救我们的同胞们——人类免于错误及死亡。”

一时之间，这块奇怪的招贴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只有少数人感到好奇，大多数人一笑了之。然而几周之内发行的两本书却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恐慌，因为无人知晓他们的住处，也无人看到过他们成员的踪影。一本书是史书，内容是关于魔鬼与自称隐形人达成的可怕协议，这些隐形人令人诅咒的教义，以及隐形人的门徒们令人可怕的毁灭以及悲惨的结局。另外一本叫做《关于一个新的不为人所知的玫瑰十字友会神秘教法的考察》，书中说该友会最近已莅临巴黎城，并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历史、他们创造的奇迹以及其他一些细节。

这些书销路极好。人人都急于了解这个秘密可怕的友会的一些情况。巴黎市极为恐慌，他们日夜监视来往的每一个人，似乎每个人都是那个撒旦。这些书声称罗森克鲁兹友会共有36个成员。他们抛弃了基督教的“洗礼说”和“来世说”。他们自称奇迹不是天使创造的，而是靠自己的奋斗；魔鬼赋予了他们力量，把他们从世界一端以闪电般的速度运到另一端；他们会讲多种语言；不管花了多少钱，他们的腰包总是鼓鼓的；他们可以隐身，躲到最隐秘的角落，不管人们插着多少门闩；他们能历数过去并预测未来。这三十六个兄弟分成了几个帮组，六个被派到了巴黎，六个到了意大利，六个到了西班牙，六个到了德国，四个去了瑞典，两个到了瑞士，两个到了弗兰德尔，两个到了洛林，两个到了弗朗什孔泰地区，大部分人认为到法国的那几个住在都·马莱庙里的某处。这个地方很快恶名远扬，人们不敢在那儿过夜，生怕他们会被玫瑰十字的六个隐形人附上身体。老百姓们甚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也相信：有几个模样诡秘的人来过巴黎的饭店和旅馆，他们吃着上等菜肴，喝着高级白酒，可当店主拿着账单走近他们时，他们却突然化作一团空气消失了。另传说，温柔恬静的少女们上床时孤身一人，夜晚醒来时却发现床上躺着个男人，其形体健美赛过希腊的阿波罗，这美男被惊醒后便消失了。还有风言风语传说许多人在家里发现来路不明的成堆的金子。整个巴黎恐慌了，男人担心自己的财产，少女担心自己的童贞，妻子担心自己的贞洁，而此时罗森克鲁兹人还未来到。就在这骚乱之时一张布告又贴了出来，大意如下：

“如若有人仅出于好奇意欲一睹‘玫瑰十字’会员的面目，他将永远无法与我们交流。但倘他真心愿意镌刻其名于我们的友会的花名册上，我等明察之人必将以事实来说服他。基于此，我们不愿将栖身之地公布于众，思想本身与真

诚愿望的统一足以使我们相识。”

尽管像玫瑰十字这样一个友会是否存在本身还是一个问题，但很显然有人在关心这些布告的宣传张贴，因为巴黎的几乎每一堵墙上都贴满了布告。警察试图找到肇事者，他们的失败倒更增添了公众的困惑。教会很快开始插手这个问题。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高尔特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这些人对教皇的轻视，称他们一定是路德派来的传播异端邪说的异教徒。他还补充道，他们的名字恰恰说明他们是异教徒。一个十字架上面一朵玫瑰正是异教徒首领路德的纹章图案。另外一个叫格拉斯的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帮酒鬼，一伙骗子。他们的名字源于一种标志“一丛玫瑰加上一个十字架”。这种标志常悬挂在德国小旅馆的桌子上作为隐秘的象征。有一句俗语叫做“在玫瑰花下面”，就是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透露秘密。另外一些人将F、R、C三个字母的意义解释为蒸露友会（Fratres Roris Cocti）而不是玫瑰十字友会。他们给予此名称的解释是，宣称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晨露，并通过蒸煮提炼出了一种价值很高的制造点金石和生命水的成分。遭此种种抨击的友会尽其所能在自卫。他们否认用过任何一种魔力或者他们曾与魔鬼商量过。他们说他们都很幸运，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有望再活几个世纪。他们关于大自然的精湛娴熟的掌握，是上帝本人鉴于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忠心耿耿而传授给他们的。那些认为他们的名字取自玫瑰十字架的人，还有称他们为醉鬼的人都是错误的。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一点，他们反复重申说他们的名字源于基督教徒罗森克鲁兹——他们的创立者。为了回答后一种责难，他们反复说他们不晓得所谓“渴”的概念，他们有着比口感更高级的快乐。他们不想与政治或宗教掺和起来，尽管他们否定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并视之为暴君。他们称，许多关于他们的诽谤之中最不公平的就是人们总认为他们耽于肉欲，认为他们借助其隐形外衣潜入美丽少女的卧室。恰恰相反，他们加入该友会的第一个誓言便是贞洁。任何人一旦违反此项誓言将被剥夺所有特权，并将如普通人一样遭受饥饿、痛苦、疾病、死亡等折磨。他们如此看重贞洁，甚至把亚当的堕落单纯地归咎于他缺少此项美德。除了以此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之外，他们进一步表白他们的信仰说：他们不信什么巫术、妖术以及与鬼交流之类老掉牙的故事，并且他们声称根本没有什么男唾魔女唾魔之类的令人恶心恐怖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们多年来深信不疑的无数奇形怪状的小精灵。人类的周围并非是一些这样的敌人，而是充满着无数美丽善良的极渴望为人类做事的精灵。空气里拥挤着气精，水中有水神或仙女，地壳里有守护神或土地爷，火里则潜着火怪，所有这些人类的都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只要清除掉了自身的污垢，便能够看到他们并与之交谈。他们蕴涵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受空间限制及物质阻碍。然而人类又在某一方面胜其一筹：人类拥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这是他们所没有的。但是他们可以与人类来分享这种永恒，那就是激发起人类对他们的热

爱。由此就有了那些女精灵为获取男人爱慕以及男地精、气精、火怪、水神争取女人爱慕的种种不懈的努力。被爱的对象在回报他们的爱时便传送了一部分天火——灵魂过来，由此那被爱便与其所爱平等了。于是双方在完成其规定的发展进程时，便一同进入了幸福的所在。他们说，这些精灵在日日夜夜监视着人类。梦境、预兆、显灵等都是他们所为，是他们警告凶险的恰当方法。但是尽管他们为了自身的缘故如此善待人类，因为缺少灵魂，他们时而反复无常，时而充满报复。他们会因一点小事而被触怒，他们会对于那些失去理智、耽于吃喝、色情以及其他一些囿于肉体欲望的人施加一连串的伤害而不是恩泽。

几个月之后，友会的布告及教士的攻击在巴黎引起的躁动渐渐平息下来。四处流传的有关他们的故事即使在荒谬的年代也是荒谬绝伦的，人们又开始嘲笑那些隐形绅士及他们狂热的教义了。在这个紧要关头盖博的尔·奈得出版了他的《法国的罗森克鲁兹教派》一书。他在这本书里成功地揭露了这个新教派的愚蠢。尽管写得差强人意，但这本书却似一场及时雨，很是抑制了法国的罗森克鲁兹教派。此后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们，国内时有骗子打着这个旗号来掩盖他们的劫掠恶行。他们之中常常有人被抓住处以绞刑，因为他们有着出色的“从别人口袋里骗取珍珠宝石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的天才。他们还有“靠点金石来把大块的镀金铜块变成纯金”的天才。正因为有着这些特长，他们才获得了赦免。

罗森克鲁兹教派的教义并没有单单局限于法兰西一地。它在德国枝繁叶茂、大出风头，在英国不少人也皈依了。后来德国和英国产生了两位大师：雅科伯·博曼和罗伯特·弗拉德——所谓的哲人。很难判定两个人哪一个更可笑，哪一个更怪诞。看来该教派是分成了两拨——一拨是玫瑰十字友会，该友会专心于世俗的奇闻逸事；另一拨是北极光十字，他们醉心于研究神灵的默祷。弗拉德属于前者，博曼属于后者。弗拉德可以说是英国罗森克鲁兹派的鼻祖，也因此在愚蠢之庙宇里谋得了一个位置显赫的神龛席位。

弗拉德于1574年出生于肯特郡的米尔盖特，其父托马斯·弗拉德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军部司库。起初他意欲从戎，然而他专心学习，性好安静、闲适，并想在此方面有所造诣。父亲不愿强迫他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他早年喜好医学，父亲便鼓励他学医。二十五岁时他来到欧洲大陆，开始迷上了这些深奥神奇而不可理解的东西。他成了帕拉修斯派的狂热信徒，并视帕拉修斯为医学界和哲学界的创新者、改革家。他在意大利、法兰西、德国停留了六年，大脑里塞满了狂热的念头，并寻找着狂热者及空想家协会团体。1605年他一回到英格兰便接受了牛津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伦敦行医。

他很快名声大噪。他把自己的英文名字罗伯特·弗拉德改成拉丁文名字罗伯特斯·阿·弗拉科特博斯，并开始传播一些奇怪的教义。他公开承认他相信

点金石、生命水及万能溶剂的存在，并认为万物由两大要素构成——它们是：浓缩北方美德和稀释南方美德。他说，有许多恶魔在控制着人类的身体，他把它们安置在一个菱形中，每一种病都有一种特别的恶魔，只有求助于恶魔，才能去掉这种病。鉴于他是催眠术的创始人之一，关于他的医学概念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还要深入论述催眠术的一个分支，在当时还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似乎刚才提及的教义还不够狂妄，弗拉德在欧洲引起轰动后便加入了罗森克鲁兹教派。他成功地跻身其中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由于该友会遭到几个德国作家（其中有利伯威斯）猛烈的抨击。弗拉德给予回击并于161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Apologia Compendioria Fraternitatem de Rosea-cruce suspicionis et iafamioe maculis aspersam abluens*”的书来捍卫罗森克鲁兹哲学。这本书很快使他在欧洲大陆红极一时。从此，他被视为该教派高级教士之一。正因为他被当做重要人物，开普勒·格森迪认为有必要来驳斥他。后者写了一本关于其教义的详尽研究。当迪斯卡蒂被指责曾加入罗森克鲁兹教派时，他的朋友蒙塞那曾为其辩护。他当时对阿·弗拉科特博斯博士（他本人很愿意这样被人称呼）进行了攻击，并揭示了玫瑰十字派的种种可笑与荒唐，上至友会团体，特别下至阿·弗拉科特博斯博士本人。弗拉科特博斯写了一篇长长的回复，他称蒙塞那是一个诬蔑人的白痴，并重申说炼金术是一门实用的盈利的科学，罗森克鲁兹教派应该成为全世界的革新者。此书出版于法兰克福，题名为“*Smmum Bonum, qwoduest Magioe, CaQbaloe, Alchimioe, Fratrum Rosoe-crucis verorum, et adversas, Merse-nium Calumniatorem*”。除此之外，弗拉科特博斯还另有关于炼金术的著述，作为对利博维斯的又一答复，此外他还有一些医学著作。1637年他死于伦敦。

继弗拉德的年代过去之后，这个教派在英国渐趋衰落。他们只引起了一点关注，而他们也并不努力使其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偶尔他们也会有一些晦涩近乎难懂的著作问世，来告诉人们他们的蠢行尚未销声匿迹。一个隐去真名并化名为尤金尼厄斯·菲拉拉西尔的著名的炼金术士翻译了《玫瑰十字友会的名声与忏悔》，并于1652年在伦敦出版了该书。几年之后，另外一个叫约翰·海登的宗教狂热者就此专题又写了两本书，一本叫《智者的皇冠或玫瑰十字的光轮》，另外一本叫《圣导·玫瑰十字：人文与自然统一的先驱》。两本书都未引起多少关注，第三本书倒多少有些轰动，名为《罗森克鲁兹教派医术新法》，署名约翰·海登，上帝的仆人兼自然的秘书。其中的部分选录说明那个时期英国罗森克鲁兹教派的一些想法。该书作者为一律师，“在世期间（引其本人原话），一直在西斯敏斯特大厅从事律师职务，休庭期间便致力于炼金术及对罗森克鲁兹教的冥想与领悟”。在其前言中（他自称是为一篇宗教仪式的结束语而作的寓言故事）他以其教派的真实历史和教派的宗旨启示公众说，摩西、伊莱亚斯、以西结都是罗森克鲁兹派哲学最早的先知。那些仅存于英格兰及欧洲其

他地方的罗森克鲁兹教徒正是宇宙大王的耳目，他们观察并倾听着万物。他们被天使教导启发过，他们是无形的灵魂与永恒的天使的圣友的伙伴，他们可以变成像海神普洛特斯一样的各种形状，他们有创造奇迹的魔力。最虔诚与最心不在焉的友会成员都可以消解城市瘟疫，平息狂风暴雨、江海怒涛，穿行天空，挫败巫术及恶魔、治疗百病，并化一切金属为黄金。他知道他那个年代有两个知名的玫瑰十字教派成员，一个叫瓦尔弗德，一个叫威廉姆斯。他亲眼看见他们演示奇迹，还教给他许多占星术及地震预言法。“我曾希望他们之中有人告诉我”，他说，“我的气质脾性是否允许我与我的保护神交往。”“我再见你时，”他说，“是他什么时候高兴便来找我，我可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我会告诉你的”。后来我又遇见了他，他说，“你应当向上帝祷告，因为一个术士除了把他自己——他的灵魂献身于宗教工作之外，他再也不可能提供更高并可以接受的服务给上帝了。”他还说，保护神是上帝仁慈的眼睛，他们来往于世界各地，他们饱含着热爱与同情注视着善男信女们天真朴实的努力，并随时准备降福和帮助他们。

海登虔诚地相信罗森克鲁兹教派关于吃喝对于人类并非必要的教义，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像在恒河之源附近居住的那些怪人们一样生存。一个和他同名的叫做克里斯托夫·海登的人，在他的游记里提到过他们。这些人没有嘴巴，不能吃饭，他们靠鼻孔呼吸生活，除非要做长途跋涉他们才改为闻花进食。他说，真正纯净的空气中“有一种上好的异种脂肪”，上面撒满了阳光，这些就足够人类的营养了。对那些胃口极大的人，他并不反对食用肉类，因为他们不吃肉，但是他顽固地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吃肉。如果他们把一块炖得上好的肉贴在他们的上腹部，即使那些最健壮贪吃的人也会吃饱的！因为他们没有嘴巴——这个宽宽的大门，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吃饭，他们也就不会让疾病侵入了。正如喝水，一个坐在水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口渴的。据他所知，许多罗森克鲁兹教派的人靠这种方法品酒，他们已戒酒多年了。海登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轻松地做到一辈子斋戒，甚至三百年不吃任何肉类，这样也就与疾病无缘了”。

“这位圣明的哲人”又告诉他的疑惑不解的同代人说，教派的首领总是带着他们的叫做“R、C”的标志到聚会地点。该标志是一个用金色玫瑰装饰点缀的乌木十字架，十字架代表着耶稣为人类罪孽而承受的苦难，金色的玫瑰则代表着他复活之后的美丽与光荣。这个标记先后被带到麦加、加耳里山、西奈山、哈兰及其他三个地方，可能都在半空中，叫做卡索、阿帕米西和沙拉提索·维利沙·考奴赤。罗森克鲁兹成员高兴时便在那儿聚会，并作出一切行动决定。他们在这些地方纵情欢乐，在这里处理了世上所出现的、曾经解决了的、正在解决的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从开始到最后。“这些人，”他总结道，“就是罗森克

鲁兹!”

17 世纪末，这个教派渐渐为一些理性的思想所占据，但它仍然拥有一些成员。他们好像认为只有点金石才能令人心满意足，他们放弃了对纯粹是想象的幻觉的不明智的追求。艾迪森在《观察家》（1714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第 574 卷）中描述了一段他与一个罗森克鲁兹成员的对话。由此也许可以推断出这个教派在做事上变聪明了些，尽管他们谈起话来仍然愚蠢如初。“我曾与一个罗森克鲁兹成员谈到过这桩秘密。”他说，“在一块绿宝石里住着一个精灵，它可以把附近的一切东西尽可能变得完美无缺。”他还说，“它会给太阳带来光辉，给钻石带来光泽，它能使所有的金属都熠熠生辉，它会使铅块也带上金子的特性。它会把烟雾升成火焰，把火焰变成光芒，把光芒变成光轮。”他又补充说，他用一道光线便可以把人的痛苦、焦虑、忧郁统统驱走。总之，它一出现，每一个地方都会变为天堂。接着又是一通难以理解的说教，我发现他揉进了一些自然与道德的思想进来，而他的最大秘密不过是“满足”而已。

雅科伯·博曼

现在该谈一谈雅科伯·博曼了。此人自以为在《圣经》里发现了变金子的秘密，并发明了一套炼金术与字数于一体的奇怪的异顽教义，他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曙光十字架派。雅科伯·博曼 1575 年生于北路莎特的戈里兹，三十岁之前一直做鞋匠，一直到 1607 年或 1608 年罗森克鲁兹哲学开始在德国其所在地区传播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不过他却具备幻想家的特征并怀揣一颗不安分的心。从那之后，他不再关心他的皮革，而是一头扎进玄学的垃圾堆里，每天捧着普拉修斯的著作研读。这些书以及罗森克鲁兹教派的幻想把他的整个人都吸引了进去，他统统扔掉了他的买卖，同时也从相对独立的经济状况落入了困顿贫穷之中，不过他倒丝毫不为身体上的不幸及经济上的匮乏所吓倒。他的脑子专注于另一个世界的生灵，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人类新的传道者。1612 年，经过四年苦修与冥想，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书名为《曙光》或《日出》。其中收录了普拉修斯许多可笑的概念，雅科伯把其著作搞得越发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了。他还断言，如果专心研究《新约》、《旧约》，尤其是《天启》一节（该节包括了所有炼金术的秘密），就会发现点金石。他宣称神的恩典是按照一样的规定，遵循同样的法则来施予的，人类清洗其罪恶及腐败正如金属之净化渣滓，都是用烈火来焚烧的。

除了气精、地精、水神、火神，他还能召唤各种妖魔鬼怪。他自称会隐形术，并说自己具有高度的自制力。他还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好几年戒掉吃喝以及身体的一切需要。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的这些痴人说梦多纠缠，他因为写这本书而受到戈里兹地方官的责难，并被勒令放下笔杆子重操旧业，这样他的家人也就不会受到教区全体居民的指控了。但是他置若罔闻，我行我

素，今天烧矿炼金，明天装神弄鬼，后来他又写了三本书，每本都同第一本一样荒谬透顶。《金属冶炼》可冠之为他的著作里最为晦涩的一本。另一本叫做《永恒的时间镜子》，最后一本为《昭示的神学》，里面充斥了寓言和隐喻。

“所有的奇怪与惶惑

没有知觉及普通的理性”

博曼死于1624年，身后颇有一批门徒追随。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在17世纪时与其老师一样荒唐。值得一提的有吉弗特黑尔、温得哈根、约翰·雅科伯·吉姆曼和亚伯拉罕·弗兰肯伯格。罗马教皇对他们的异端邪说深恶痛绝，许多人因此而饱受图圉监禁及严刑拷打之苦。一个名叫库尔曼的人，因被指控施行巫术而于1684年在莫斯科被活活烧死。博曼的著作由一个名叫威廉姆·劳的宗教狂热者译成英语并于若干年后出版。

毛摩斯

与博曼同一时代的彼特·毛摩斯，是个臭名远扬的炼金术士。1630年他一心一意要把罗森克鲁兹哲学引进荷兰。他向议会申请赐予他一批公众，以便让他来传播这一教派的教义，并阐述了一项关于利用点金石及小精灵把荷兰变成世界上最幸福、最富庶的国家的计划。议会明智地决议否决此事，毛摩斯因此决定出一套书羞辱议会，同年他在莱登出版了《大自然隐秘之书》。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恒动”，第二部分论述“变金”，第三部分谈“万能药”。之后，他于1617年又在法兰克福出版了一些关于罗森克鲁兹哲学的德文著作。

罗森克鲁兹教派赋予同时代大量优雅的诗歌与浪漫小说作品。英、法、德等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大多取材于他们的白日梦。莎士比亚的“小精灵阿里尔”在其中脱颖而出。蒲柏在他的《卷发遭劫记》中，借助同样的素材而勾画出了柏林达化妆室里梦幻缥缈的房客。拉·蒙德·富克则描绘了姿容曼妙、变幻无常、幽雅可爱至极的水中仙女安戴娜，从而激起人们深深的同情和无限的想象。这些都超出了以前的时代。沃尔特·司各特公爵则赋予白衣女士阿文尼尔很多水神、水精的特征。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及抒情诗中，则充满了关于气精、地精、水神、火怪的比喻和暗指。法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小说里用这些精灵来替代希腊罗马冗长的神话。气精尤为吟游诗人们偏爱，人们耳熟能详以至于把它与仙女混了起来。而仙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日久年深了。因为罗森克鲁兹教派对人们还有这些恩惠，没有一个热爱文学的人 would 希望这样一个教派从未存在过，不管它的教义有多荒诞。

伯利

就在迈克尔·梅尔向世人公布有罗森克鲁兹教派这样一个团体存在的时候，意大利诞生了一个注定日后要成为这个友会里最显耀的人物。炼金狂里再也不可能找到比约瑟夫·弗朗西斯·伯利更完美、更成功的天才骗子了。据某些权

威说，他出生于1616年，又有一说称是1627年，生于米兰。其父伯兰达·伯利先生以行医为业。十六岁时，约瑟夫被送到罗马耶稣学院完成学业。他以卓越的记忆力而在该校闻名。他不费吹灰之力便会掌握任何东西，即使是鸿篇巨著，他也能过目不忘。任何深奥的东西他都可以学会。可惜的是，这一天资被他的放纵、堕落和爱捣乱的恶习毁掉了大半。

他不断地卷进各种麻烦之中。校领导、罗马警方频频找上他的门，他的恶名声可以名垂青史。他借朋友的帮助开始在罗马行医，甚至在教皇家里谋得了一席之地。他竟开始钟爱炼金术，并决定致力于点金石的研究。他的这一嗜好加上其他太多的不幸的爱好终使他贫穷潦倒。他的研究与享乐一样耗费钱财，二者的共同点就是都可以毁掉他的身体以及名誉。三十七岁时他终于发现自己无法靠行医来维持生活，便开始寻觅其他行当。1653年他当上了侯爵米洛哥里的私人秘书，米洛哥里是罗马法官，因斯布鲁克大公的代理人。他在这个位置混了两年，仍旧过着和从前一样放荡的生活，时常结交赌徒、浪子、荡妇，并卷进各种不光彩的街头斗殴事件中，反而一天天疏远了那些想善待他的庇护人。

然而他的行为骤然之间发生了突变。这个放浪形骸的无赖突然伪装出一副哲人的沉静。罪孽深重的他声称要弃恶从善，要从此改头换面浪子回头。他的变化对朋友们说来，真是喜出望外。伯利含混其词地说这是超级神力。他假装自己曾与善良的神交谈过，神仙们透露给他一些自然和上帝的秘密，他还声称自己得到了点金石。像他的前任雅科伯·博曼一样，他把哲学术语和宗教问题搅在一起，并想方设法宣布自己是又一新教派的创始人。这在罗马，尤其是在教会的宫殿里，不啻是一危险之举。伯利倒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及时逃出了圣安格鲁堡的地牢，到因斯布鲁克住了一年，又返回了他的出生地——米兰。

他的圣名之声早已捷足先登了。他发现许多人乐于把自己的财产放到他的名下，所有意欲加入该教派的人都发誓要与友会甘苦与共，共度困苦，为着友会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财产。伯利告诉他们，他从大天使迈克尔那儿接受了一把神剑，剑柄上刻着七位天神的名字。凡是拒绝加入我的新羊圈的都将被罗马教皇的军队摧毁掉，上帝预先指定我来做它的首领。愿随从我的人我将赐予他所有快乐，我会很快以发现点金石来愉快地结束我的化学研究。我们也因此而将拥有数不尽的黄金，要多少有多少。我会得到众天使的帮助，尤其是天使长迈克尔的帮助。当我开始同神灵一样地走路，我眼前便会出现夜的幻景，我听见天使对我保证说我将成为一个先知。我看到一棵作为标志的棕榈树，树周围被洋溢着天堂的光芒。天使们呼之即来，向我透露宇宙的秘密。气精和小精灵们都服从我，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服侍我及那些我崇拜的神灵。通过连续重复诸如此类的故事，伯利不久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相当一批追随者的头目。因为

他在本书里以一个炼金术士而不是以一个宗教背叛者出现，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他对罗马教皇当权者的憎恨。他们和他的哲学主张一样荒唐至极。随着他的追随者数目的扩大，他似乎渐渐滋生了一种某天要成为新穆罕默德^①的念头。他要在他出生的地米兰建立一个君主政府和宗教教派，由他来当国王和先知。他曾策划在1658年捕捉米兰城所有门卫，并正式宣布自己为米兰的君主。正当他考虑成熟要付诸实施时，计划泄露了，他的二十名追随者被抓了起来。他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到罗马教皇法力无法触及的中立区瑞士。

紧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他的追随者的审判。这些人全部被判刑监禁，监禁时间不同。对伯利的缺席审判照旧进行，并持续了两年多时间。1661年，他们以异教徒和巫师的罪名判处他死刑，并在罗马烧毁了他的模拟像。

伯利当时却在瑞士过着平静安然的日子，悠然地醉心于对宗教法庭对其诉讼程序的谩骂攻击之中。后来他到了斯特拉斯堡，想在那儿的小镇上安顿下来。作为一个因与宗教观点相异而遭迫害的伟大的炼金术士，他在那儿受到了极为真诚的款待。然而他觉得自己的志向天才无法在这个狭窄的小镇施展，于是同年又隐居去了颇为富庶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租了一幢豪华公寓，招募了一群扈从，奢侈的程度让当地首富都黯然失色。他还启用了“阁下”头衔。他从哪儿搞到钱来过这种糜烂的生活始终是个秘密。炼金术士们作出了种种推测。明智一点的人则认为这些钱是从某种左道旁门上得来的。有人回忆，在米兰他那些不幸的门徒中有许多有钱人，他们为了与教义中某一基本规则相统一，把他们的世俗的钱财拱手献给了他们的创立者。不管怎样，钱是在他手上。伯利在荷兰大把大把地挥霍钱财，人们无不景仰他，充满敬意与崇拜。他治好了几个病人，于是名声鹊起，被人吹捧为“奇人”。他继续潜心研究他的炼金术，日夜期盼有朝一日能把次等贱金属变成黄灿灿的金子。他从未放弃过这个梦想，即便在最潦倒之时，他仍然是挥金如土。但是他不可能靠着从意大利带来的那些钱过一辈子这样的日子。尽管点金石能满足明天的一切需要，可是它却不能给今天带来一点必需品。几个月后他不得不节减开支：放弃大房子、镀金马车、价值不菲的良马、穿特殊制服的家仆以及种种豪华享受。随着这一切辉煌的逝去而来的是其名声的衰落。当他步行去给人看病而不是像当初以“阁下”的名义驱着六匹马拉的马车到穷人门前时，他的治疗效果不再神奇了，他从一个“奇人”一落而成为一介草民。朋友给他冷眼，而他那谦卑的奉迎者们也端了香烛去烧别处的神龛香炉了。伯利觉得自己实在该另起炉灶了。于是他四处借钱，并成功地从一个叫德·米尔的商人那里筹到了二十万弗罗林。据他说，这些钱是用来资助他发现生命水的。他还弄到了六颗带斑点的昂贵的钻石，并许诺说

①（约570—632年）阿拉伯先知，伊斯兰教创始人——译者注。

他能去掉上面的瑕疵而丝毫不会减少其分量。他带着掳来的战利品连夜潜逃，直奔汉堡。

伯利设法经人引见，见到了瑞典前女王，著名的克里斯蒂娜。一到那儿，他就专程找她了。他要求她做他的保护人而他将努力寻找点金石。她给了他不少鼓励，可是伯利担心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与汉堡有什么关系，万一他滞留在汉堡，他们也许会揭发他的罪行。于是他又匆匆跑到哥本哈根，寻找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的庇护。

弗雷德里克是个坚定的炼金术信仰者。因为手头缺钱，他轻易就相信了这个能言善辩的投机家的计划，还对他的操作过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给伯利提供各种实验工具。弗雷德里克国王期望他每个月都能拥有能买下秘鲁的财富。尽管有些失望，他还是耐着性子接受了伯利的种种借口，而伯利每一次失败后似乎都能为自己开脱。国王很快喜欢上了他，并为他抵挡廷臣们出于忌妒的种种攻击。那些大臣们眼看国王钻进这个江湖骗子的圈套，个个捶胸顿足。伯利则想尽办法不负国王的好意。好在他懂一点医术，这会儿帮了他的大忙，常常为他挽回面子。就这样，他在弗雷德里克的宫廷里住了六年，可是国王 1670 年撒手去了西天，从此他也就失去了庇护。

在哥本哈根，他的敌人已远远多于他的朋友，加上对新上台的国王不敢存什么希望，于是伯利又另外寻找避难所。他先是到了萨克森，非但没受到多少鼓励，反而遭遇了不少来自宗教法庭的危险。在那儿仅停留了个把月。他预料到所有承认罗马教皇的国家只会对他加以迫害，他决定住到土耳其，成为穆斯林的信徒。就在他刚刚到达匈牙利边界，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他因被怀疑涉嫌那达斯迪和弗兰格帕尼伯爵谋杀一案而遭逮捕。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职业，然而他的鸣冤叫屈没有任何结果。他被扣押入狱，一封就如何发落他的信送到了皇帝列奥波手里。他开始背运了，信送到国王手里时教皇使节正与陛下在密室中议事。教皇使节一听到约瑟夫·弗朗西斯·伯利的名字马上给他定了罪。自然按令行事，伯利在一行士兵的监禁之下，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罗马宗教法庭的监狱。他确实是一个大骗子。只要能保住性命，他宁愿当众宣布放弃他的异端邪说，所以对方一提出此建议，他便忙不迭地接受了。处罚于是改为较轻的终生监禁。伯利实在太想不惜任何代价逃脱刽子手的处罚了。1672 年 10 月 27 日，在罗马，面对群众他当场认罪。于是，他被转到圣安格罗城堡监狱，在那儿呆了二十三年后才去了西天。据说，晚年时他得到了相当多的特权：有自己的实验室来研究点金石，以打发他在狱中的寂寞晚年。克里斯蒂娜女皇在罗马居住期间曾频频拜访他，跟他畅谈化学以及罗森克鲁兹派的教义。她甚至为他征得让他离开监狱到她的宫殿小住一两天的特权，她亲自负责护送他回关押地。她还鼓励他探寻那个炼金术士们一直寻找的大秘密，并为此提供给他

经济资助。可以推想，伯利从这个老熟人这儿得到了不少好处，而克里斯蒂娜除了经验外一无所获。就是这一点也不能确定，因为直至最后弥留之际克里斯蒂娜仍然相信发现点金石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帮助狂热的冒险家们或是声称要这么做的无赖们。

伯利被监禁十一年后在科隆出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打开骑士约瑟夫·弗朗西科·伯利箱子的钥匙》。书中有数封关于化学及其他学科的奇信，由他本人撰写并附有本人生活回忆录。这本书涉及一整套关于罗森克鲁兹派哲学的论述，为德·维拉斯神父的生动有趣的《德·格巴利士伯爵》一书提供了素材，并在17世纪末引起了广泛关注。

伯利在圣安格罗监狱一直苟延残喘至1695年，死时八十岁。除了1666年他在哥本哈根时为教海弗雷德里克三世而作的《箱子钥匙》一书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炼金术及秘密学科的著作，书名为《罗穆拉斯对罗马人的使命》^①。

17世纪的三流炼金术士们

除了以上所叙述的点金石妄想者们的生活，这个世纪及前一个世纪还造就了不少作家，他们关于炼金术的著作充斥着当时的文献。事实上，当时大部分有学问的人对之都或多或少有点相信。冯·海尔蒙特、博雷齐斯、基歇尔·布尔哈弗等数十人，尽管他们并非专业炼金术士，但都对之怀有偏爱并支持赞助之。海尔维特斯，一个著名哲学家的祖父，声称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陌生人把劣等金属变成黄金。他说，有一天，他正在书房里坐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打扮体面，像南部荷兰自由民，面容淳朴，措辞谦虚，说是要来驱除他关于点金石的困惑。他问海尔维特斯如果他见到那宝石他是否知道是不是点金石。海尔维特斯回答说，当然不知道。那个自由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象牙盒子，里面有三块金属，是那种硫黄石的颜色，分量不轻。他向海尔维特斯保证说他可以从这里头变出二十多吨黄金来。海尔维特斯告诉我们说，他极为认真地检查了这三块金属，并发现金属有些易碎，便趁机用拇指刮了一小块下来，尔后还给了陌生人并恳求他当着自己的面来演示变金过程。陌生人说他不能这样做，就离开了。此人走后，海尔维特斯搞来一个坩埚、一块铅，把铅加热后，把从点金石上偷来的晶粒扔了进去。令他大为扫兴的是，晶粒全部蒸发掉了而铅块依然如故。

几个星期过去了，当他快把这件事忘掉时，陌生人又来拜访他。他再一次恳求他解释一下铅变金的过程，陌生人终于同意了，并告诉他一粒点金石就足够了，但是在扔到熔化的金属里之前必须用一个蜡球来包住它，否则其高度的挥发性会使之变成蒸气。他们又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真让他们心花怒放。

^① 罗穆拉斯是传说中古罗马的建国者——译者注。

海尔维特斯自己又重做了一遍，把六盎司的铅变成了纯金。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哈格，镇上的名人们云集到海尔维特斯的书房里来要看个究竟。海尔维特斯又当着奥朗热王的面演示了一遍，之后又做了几次，直到他把陌生人给他的粉末全部用完。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陌生人后来再也没有来过，也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或情况。次年，海尔维特斯出版了《小金牛》一书，书中翔实地记载着以上情节。

大约同一时间，著名的基歇尔神父出版了他的《地下世界》。他称炼金术士为“流氓”、“骗子”，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场骗局。他本人曾孜孜不倦于此领域；然而无数次徒劳的实验及深思熟虑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所有的炼金术士立刻整装上阵准备给这可怕的对立面予以驳斥。一个叫所罗门·德·布罗恩斯坦的人最先站出来，试图通过对最近森迪沃格斯在弗雷德里克三世及选帝侯梅恩斯前面变金子的回忆来判定他有蓄意误传罪。兹旺尔弗和格劳伯也加入了这次责难，他们把基歇尔神父的敌意归为他对比自己成功的人的刁难和忌妒。

另据宣称，格斯特沃斯·阿道夫斯曾经把一些水银变成了纯金。博学的博里彻斯叙述说他看到过用这种金子锻造的硬币，林格里特·都·弗来斯诺也作证确有此情形。在蒙格恩斯游记中讲述有这样一个故事：卢贝克有一个商人，生意不大，但他却知道怎么把铅变成黄金。他献给瑞典国王一个他做的至少重一百磅的金锭，国王下令马上把它铸成金币，因为他相信其原料正如该人所讲。他把自己的手臂刻在一面，背面刻上了商神赫尔里斯和维纳斯神的象征图案。蒙格恩斯接着又写道：我就有几个这样的小金币；另外还有人告诉我：那个从来不露富的卢贝克商人死后，人们在他的棺材里发现了一大笔钱，至少有一百七十万克朗。

这样一些连高层人物都深信不疑的故事使欧洲各国的人们对炼金术保持着不变的迷恋。单看17世纪关于炼金术的著作之丰就够令人眩目了，更不要说那些献身于此幻想的聪明人了。圣弗朗西斯的一名修道士盖博利尔·德·卡斯特格恩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备受关注，国王甚至让他做王室官吏，任总施赈吏。他声称找到了长生不老药，路易吃了它会当政一百年。冯海尔蒙特还声称说他曾经成功地完成了水银变金子的过程，随后鲁道夫国王二世给他在维也纳宫廷安排了住处。以发明盐而为人们所铭记的格劳伯，17世纪中叶时在阿姆斯特丹行医，并在该城市建立了一所公学以研究炼金术，他亲自讲课。斯帕尔的约翰·若阿基姆·贝彻尔同期享誉一时，他相信通过一种特殊的过程燧石也能炼出黄金来，不过要借助于点金石这个神奇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他曾提议让奥地利国王到利奥波德资助他做此实验，但因成功的希望太渺茫，耗资太巨大，国王没被诱惑。虽然一分钱没给，倒是慷慨地给了他不少夸奖。贝彻尔又去荷兰

议会那儿尝试，又碰了个不小的钉子。

在所有关于黄金的把戏中，有一个故事还比较令人满意，这就是1722年4月15日，老吉奥佛利在巴黎皇家科学院任职期间宣读的一篇文章。其中主要讲述的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炼金——骗术成就。下面这段节录现在看来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关于成功变金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且显然都很权威，再没有比老吉奥佛利的有力的曝光更能校正公众的思想了。通常他们采用的伎俩是用一个双底坩埚，下面一层是钢或铜，上面一层则是蜡涂成类似金属的颜色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他们在两层之间放进一定量的能满足他们需要的金粉、银粉，然后又放上铅、水银等其他金属，把坩埚放在火上烧。当然，实验结束时，坩埚底总能发现一块金子。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目的。有人就用过一根空魔杖装满金粉、银粉，末端再用蜡或黄油堵上，然后用魔杖来搅和坩埚里熔化的金属，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伴以各种仪式，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巧妙地达到其真正目的。有人还在铅块上打孔，往里面注入熔化的黄金，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铅来封上小孔。有时他们用水银来洗金子，这样，出示一块次等金属，又借助一点硝酸的作用把它变成一块华丽精美的黄金，以此毫不费力地骗过了外行的眼睛。

还有人借助于钉子来行骗。钉子一半是铁一半是银或金，他们声称这种钉子是在一种烈酒里泡过后才变成这样子的。老吉奥佛利带了几个这样的钉子给科学院，并特意说明这两部分是如何完美焊接在一起的。钉子金的或银的那一半是涂的铁般的颜料，这颜色一浸到硝酸溶液里马上就掉了。托斯坎尼大公多年来一直收藏着这样一根铁钉。吉奥佛利又说，一个修道士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刀子就是这样的。刀刃半金半钢。那时常见的半金半银的硬币，就是被炼金术士们为了同样的骗人目的而捣鼓出来的。事实上，吉奥佛利先生在结束其长篇报告时说，完全可以相信，那些流传至今的关于变金变银的故事（借助嬗变粉或炼金粉）完全是基于以上所描述的几种成功的骗术。这些伪哲人在做过一两次实验之后无一例外全部失踪了。原因一个是他们的能力不够或万灵药不灵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再也找不到机会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再做一次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再做一次实验用的金粉了。

这些所谓哲人的无私乍看起来颇具蒙骗性，他们慨然放弃了他们得来的所有利益甚至种种荣誉，这种例子屡见不鲜。但恰恰是这外在的无私是他们狡猾的骗人之处。它使人们一直心存期望，似乎发现点金石是可能的，而且它能提供未来许多的便利。他们倒是更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比如进入皇室、公费赡养以及来自野心勃勃而又贪婪无度的君主们的礼物，一切他们轻易许诺变出黄金之后的东西。

现在要做的是，追溯这种始于18世纪的妄想的发展史。人们会看到，到近

期，已经有了一些理智回归的蛛丝马迹。

吉恩·德利斯勒

1705年，一个叫德利斯勒的铁匠一度成为法兰西谈论的话题。据说，他发现了点金石，并周游全国各地要把铅变成金子。此人生于普罗旺斯，他的名声就是从那儿传及巴黎的。关于他的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然而朗格莱·都·弗鲁努瓦还是努力搜寻了一些他晚年的故事细节，这些故事很有意思。德利斯勒没受过任何教育，年轻时曾给一个炼金术士当仆人，并从炼金术士那儿学了不少该友会的把戏。该炼金术士的名字至今不详，但据称路易十四政府对其不满，他因而不得不逃到瑞士寻求庇护，德利斯勒则一直跟随他到萨瓦。据说，德利斯勒把主人引到一个僻静的山间小径上，抢劫并谋杀了他，其后他乔装改扮成一个朝拜的香客，回到了法兰西。路上在一个路边的寂寞的小旅馆过夜时他认识了一个叫阿路易丝的女人，两人一见钟情，阿路易丝愿意抛下一切跟他远走天涯，同命运共患难。两人在普罗旺斯一起悄悄生活了五六年，自给自足，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1706年时，有人说他就是持有点金石的人，于是四方远近的人们赶来他的住处，从德·拉帕卢平原、从悉拉尼兹、从靠近巴扎蒙特地方来一睹他从泵、火铲等废铜烂铁中变出来的财富。以下是夏特诺夫修道院副院长德·塞里斯于1706年11月18日在普罗旺斯的里兹教区写给巴黎圣雅克修道院的牧师都·奥巴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关于他的操作的情况：

“我亲爱的侄子，有件事要告诉你，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会感兴趣。不少人认为是痴心妄想的点金石现在终于被发现了。这个人名叫德利斯勒，住在悉拉尼兹教区，和我一个同僚在一个住宅区，是他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秘密。他能把铅变成黄金，把铁变成白银，把这些金属烧得火烫后，他趁热浇上些他的油、粉。这样，如果他有充足的神奇的混合物，一天挣一百万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把用这种方法炼的白金送到了里昂的珠宝商那儿让他们来验证评价。他还卖给迪涅一个名叫塔克西斯的商人二十磅黄金。所有的珠宝商都称他们这辈子从来也没见过如此纯正的黄金。他还会打半铁半金还有部分银的钉子。有一天我应塞内斯主教的命令和他长谈时，他答应给我一颗，主教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并对我详细描述了全部情形。

德·雷恩瓦尔德伯爵及夫人给我看了一锭金子，这金子是德利斯勒当着他们的面从锡蜡变来的。我那浪费了五十年生命来从事此项伟大研究的姐夫，有一天拿来一根德利斯勒变来的金钉子，使我更加确信姐夫以前所做的实验全部是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这个出色的工匠前不久接到皇室主管人一封来信，这封信我拜读过了，皇室主管提出借用他及部长们的威信来阻止任何人干涉德利斯勒的自由。确实政府官员们曾两次制止过这样的事件，据传德利斯勒用来炼金银的油是某一种特别的油，他总是把其长期置于阳光暴晒之下。他告诉我

说，通常他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一切。我对他说国王要召见他，他回答说他不可能随时随地献艺，因为要炼金，需要一定的气候和温度才能保证成功。事实上，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野心。他只有两匹马、两个男仆。此外，他热爱自由，不拘小节，他的法语说得很差，但是他判断事物有根有据。从前他不过是个铁匠，但他无师自通，干得也不赖。远近的地主及庄园主都来谒见他，对他的崇拜近乎膜拜。如果这个人能把秘密呈给国王（实际上皇室大主管早送了儿锭黄金给国王），整个法兰西会欢腾起来的。但是这种欢愉缥缈得令人无法企及，因为我担心这个秘密会跟这个工匠一同离开人世。毫无疑问，这一发现将在全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除非这个人，也就是我刚描述的这个人，他的名声阻止这件事。无论如何，子孙后代总会知道他的。”

在另外一封1707年1月27日写给同样一个人的信中，德·塞里斯写道，“我亲爱的侄子，我上封信跟你提到的关于普罗旺斯著名的炼金术士德利斯勒的大部分只是道听途说。现在，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你讲了。我有一根半铁半银的钉子，是我自己变出来的。那个伟大可敬的手艺赐给了我更大的特权——他让我用他的油和粉末把一块我自己带的铅变成纯金。全国都对这位先生倍加瞩目。有人立刻加以否认，有人将信将疑。但凡是见到的人都承认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拜读了派他到宫廷去的通行证。国王命令他初春赶到巴黎。他对我说他很乐意去，而且是他自己定的春天出发。因为他要收集材料以便见到国王后能马上为他做一个实验，把大块铅变成最纯粹优质的黄金。我从心里希望他不要让这个秘密和他一块消失，而是把这个秘诀传授给皇帝陛下。这个月20日，也就是上周四，我有幸与他共进晚餐。我悄悄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横扫法兰西所有敌人。他没有给予否认，但是却笑了笑。真的，此人是个奇才，有时他把油和粉掺和着用，有时只用粉，只用一点点。可是我用自己做的金属锭以金粉来摩擦时，却怎么也变不成金子。”

无疑这个易受人捉弄摆布的脑壳发软的教士，不是唯一的一个在这个狡猾的骗子提供的巨额财富前失去头脑的人。另外一个在格林诺堡教堂唱赞美诗的叫德·莱昂斯的教士1707年1月30日写道：“蒙铁尔的副牧师蒙斯纳德写信告诉我说，有一个约莫三十五岁年纪叫德利斯勒的人，他会把铅和铁变成金、银，其变金过程真实可信，连金匠们也确认他变出来的金银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纯正、最精美的金银。五年来，这个人一直被人视为疯子、骗子，现在，人们开始尊敬他了。他现在跟德·拉·卜鲁住在一起。卜鲁本人手头拮据，需要一笔钱来给女儿置办嫁妆，他的女儿直到中年仍未出嫁，而没有嫁妆的女人是没有人肯娶的。德利斯勒在被国王召见去宫廷之前曾答应把他的女儿们变成为当地最富有的女儿。临行前，他又拖延了一小段时间以便采集到足够为国王变出儿担黄金的粉末。他的神奇粉末的重要构成物质是药草，主要是大缎花和

小缎花，他在拉·卜鲁的花园里种着很多大缎花，而另外一种他则翻山越岭到距蒙铁尔六英里路之外的群山里去采集。我现在告诉你的绝不仅是一个杜撰出来让你逗乐的故事：蒙斯纳德先生可以找出许多人来作证。其中有塞内斯主教，他曾目睹了整个令人吃惊的变金过程。还有德·塞里斯先生，你该对他很熟的。德利斯勒当着众人的面变金子了。他用他的粉把铅块、铁块擦来磨去，尔后把金属放在燃烧的木炭上，不一会儿开始变颜色了：铅块变成了黄色，变成了上好的黄金，铁变成了白色，成了纯正的白银。德利斯勒大字不识，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德·圣奥本曾试图教会他读书写字，可是他的课并没有让他改进多少。德利斯勒为人狂妄，性格粗鲁，是一个梦想家，并且常常意气用事。”

德利斯勒看来是准备到巴黎去冒险。他很清楚自己玩的把戏在皇宫将会受到严密监视。他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推迟了行程有两年之久。路易十四的金融总长德斯马特，考虑到这个“哲人”或许是担心自己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不测或遭遇暴行，便两次给他送去盖着国王御玺的通行证。但德利斯勒还是拒绝了。据此，德斯马特给塞纳斯主教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对这些如雷贯耳的炼金术的真实看法。以下为主教的回复：

“1709年3月，塞纳斯大主教回函路易十四陛下金融总长M. 德斯马特文件副本。”

“先生，一年前或更早些时候，我曾写信祝贺您晋升总长之位。在此我又很荣幸地写信禀告给您我对德利斯勒先生的一些看法。他一直在我所管辖的教区里变金子。前两年我曾多次向庞德沙特恩伯爵提起他，因为他曾就此人问及过我，不过我没有给您或德·沙米勒特写过信，因为您二人都没有要求我谈及此事。不过，现在既然我已获悉您想了解我对这件事的意见，那么，为了国王的利益及财政部的繁荣，我将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观点。”

“关于德利斯勒先生其人，我以为有两件事必须公允地看待：一件涉及他的变金秘法，一件是关于他的为人。也就是说，不管他的变金术是否真实，也不管他的行为是否正常，谈到点金石的秘密，我曾长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三年多的时间，我对德利斯勒的声名的怀疑甚于任何其他人在此期间，我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支持，我甚至曾经帮助一个由一本地贵族极力推荐给我的人去以这样那样据说德利斯勒曾有过的罪名来迫害他。但是这个人，却告诉我他本人出于对德利斯勒的愤怒曾几次拿了从铁和铅变来的金银到奈斯、艾克斯、阿维根的金匠那儿去。我开始有些动摇对德利斯勒的看法了。后来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了他，为了讨好我，朋友让他在我面前表演一下。他立刻同意了，我给了他几颗铁钉，当着六七个可靠的证人的面，他把这些钉子放到烟囱里变成了白银。我派我的施赈吏把变来的钉子送到艾克斯的珠宝商因姆伯特那儿。经过一番实验，他还给我说这是上好的白银，可我还是不大满意。德·庞特查坦

两年前曾暗示我，如果我调查了解了德利斯勒的事情，我就应当为国王陛下做一件好事，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着手做。于是我召这位炼金术士来卡斯特拉纳来见我。他来了，我指派了八至十个警卫陪同他，并事先告诉他们一定要密切注意他的手的动作。他把两块铅当众变成了黄金和白银，我把它们送到了德·庞特查坦那儿。他随后写了封信给我，这封信就摊在我眼前，他说他把金子交给巴黎市最有经验的金匠看了，他们一致宣布这是最纯正的没有掺任何杂质的黄金、白银。至此以前，我对德利斯勒的看法彻底动摇了。尤其是他在塞纳斯当着我的面又变了五六次之后，我本人又在他没有插手的前提下自己操作之后我更加动摇了。先生，您已看到，我在巴黎一家剧院的侄子贝尔·巴尔德的信，他在卡斯特拉纳做了一个实验。我谨在此证明其真实可靠性。我的另外一个侄子塞尔·伯格特三周前在这儿当着我的面做了同样的实验，他到巴黎后会亲自向你原原本本描述所有情形，我的主教管区内有一百多人亲眼目睹了这些事。先生，我得承认，在经过众多旁观者及金匠的验证之后，在我亲眼目睹无数次成功的实验之后，我所有的偏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眼睛说服了我用大脑做的推理，我自己想象的关于其不可能的幻觉被我自己的手消除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由我来向您说说这个人及他的行为。关于他有三点可疑之处：第一，他在锡斯特兰涉嫌犯罪行为，他伪造当地硬币。第二，国王两次发出‘通行证’，他均未出发。第三，他迟迟不去宫廷给国王表演炼金术。先生，您看，我没有隐瞒或回避任何一个问题。关于锡斯特兰一事，德利斯勒反复向我保证说从来没有可以吸引他去做法律界限范围之外的事，他也从未做过任何有损国王的事情。六七年前，他的确到达锡斯特兰采集过制粉的草药。当时他曾寄宿在一个叫皮劳斯的人的家里。他还以为皮劳斯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皮劳斯曾被指控犯有敲诈路易罪。德利斯勒因为曾与他同宿，所以被怀疑为是皮劳斯的同谋。就是这个毫无根据的怀疑，把他又定为蓄意藐视法庭罪，法官们一向对缺席的人严加惩办，这个案子对法官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我在艾克斯上任期间，就知道一个叫安德·阿莱纳的人到处散布谣言诋毁德利斯勒的人格，因为此人想借机赖掉他欠德利斯勒的一笔钱，约四十路易。不过，先生请允许我作进一步的补充，即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德利斯勒，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对社会如此重要的人物，我们还是以礼为怀，对于拥有如此有利于国家的秘密的人法外施恩。至于国王给他的两个通行证，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他之所以置若罔闻，他本人没有任何错处。严格说来，他的一年只有夏天的四个月。如果有什么妨碍了他来充分利用这几个月，他就等于丧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样，第一个通行证因为1707年萨瓦公爵的侵入而废掉了。第二个到1708年底才得到，德利斯勒被一帮以德·格林格南法庭名义持有凶器的人侮辱了。他几次上诉，要么没有回音，要么就是答应给予以安全保证。我现在要

告诉您的事实解释了第三点疑虑，即为什么德利斯勒现在不能去巴黎见国王以实现他两年前的诺言。由于他不断受到干扰，他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夏天。没有采集到足够数量的油、粉，不弄到一定的纯度，他就没法来变金子了，也就因此不能给塞尔·德·伯格特当着您的面时许诺的嫁妆了。如果有一天他用自己的几克粉把铅变成了黄金，那肯定是他倾囊所有了，因为还在我侄子来之前他就告诉我这些了。即使他有这一点点可以让他在国王面前表演，我打包票，稍稍思考一下他也不会冒这个险的。因为只要存在于金属里的一丁点障碍（如只有操作时才发现金属太软或太硬）都会让人把他看做是一个骗子，如果碰巧他第一次用的粉不奏效，而他又没有可以再做重复实验的更多的东西来克服这个困难的话。”

“先生，请允许我最后重申，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人逼到穷途末路，更不应该把他逼到其他国家提供的避难所去，他本人也不愿意去。我提此建议时他表示过他的不屑。给他一点时间，你并不损失什么，而逼迫他只会使你失去更多。他变来的金子肯定是真的，这点毫无疑问经过了艾克斯、里昂、巴黎这么多珠宝商的首肯。前两次送他的安全许可证没有发挥作用不是他的过错，所以有必要再发一次，我担保这一次会成功的。如果您肯信任我及我对陛下效劳的忠心。我恳求您将此信转交给国王陛下，也许我将免于那些正当的责难。如果他本人对我所写给您的这些情况了解甚少的话，他总有一天要对我发泄不满的。如果您愿意，请向国王保证，若发给我一个安全许可证，我将责成德利斯勒先生与我一起宣誓他的真诚并以此来表明对国王所负之责任。以上乃本人拙见，特此提呈以求明鉴。

塞内斯主教约翰 谨上”

“致巴黎金融总长，国务大臣

M. 德斯马特”

从这封信来看，显然这个德利斯勒非同一般，是一个极端狡猾、善于谈吐的人。主教大人被他的诡计搞得晕头转向，一旦疑问被消除，他便开始正如德利斯勒所期盼的那样欺骗自己。对此主教深信不疑，他甚至作了他的保护人，而且根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德利斯勒的怀疑。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显然都被他激起的幻想所迷惑了。于是第三个安全许可证很快送到了这位炼金术士手里，国王命令他马上到凡尔赛宫当众试验他的油、粉，可这并不是德利斯勒的原计划。在当地，他可不是个小人物，所到之处，谄媚奉承恭候左右颇使他有些洋洋得意，也更使他不忍放弃这种种好处而跑到国王宫殿里去遭人监视。于是他为自己找这样那样的托词来拖延行程，也根本不理睬他的主教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恳求。主教可是向大臣保证过的，以其名誉担保劝德利斯勒去巴黎的，然而他发现他无法削掉此人哪怕一星半点儿固执。两年来他一直苦口婆心的规

劝也无济于事，总是给他钉子碰。比方说：粉不够了，或者是阳光暴晒时间不够了。教士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担心耽搁时间再长会遭皇室怀疑，于是给国王写了一封信要求放逐德利斯勒。根据此令，这位炼金术士被送进了拉·卜鲁城堡，1711年6月，又被送往巴士底狱。

宪兵们清楚他们要送的犯人是一个持有点金石的人。于是密谋抢劫并干掉他，其中一人假装对这位哲人的不幸深表同情，并愿意给他提供一次逃跑的机会。只要他能把他的小伙伴们注意力引开，德利斯勒连声道谢，根本没想到这是个陷阱。考虑到计谋的严密性，最终他奸诈的朋友及其同伙商定最好让德利斯勒趁其他人在远处时把其中一个打翻，然后他们再追他并冲他的心窝开枪。从他的身上搜出点金石后再乘马车把他的尸体运到巴黎，告诉德马雷先生罪犯试图逃跑，要不是他们从背后开枪，恐怕就跑掉了。他们找了一个“方便”之地实施了这个阴谋。“好心”的宪兵发出一个信号，德利斯勒开始撒腿逃跑，另外一个瞄准他的大腿开了一枪，不料当即赶来了一些农民围观，他们因而没能如计杀掉他。他还是被运到了巴黎，下肢受伤，血流不止。他被扔进了巴士底狱的一座地牢里。他固执地把医生包在伤口上的绷带扯掉，从此他也就再也没从床上坐起来过。

塞内斯大主教去狱中拜访过他几次，并答应只要他能在国王面前把铅块变成金子，就给他自由。不幸的是此人此刻已是行骗无术了，没有金子，没有双底坍塌，也没有魔杖，即便有的话，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只是说他不知道制作金属嬗变粉，他只是从一个意大利哲人那儿弄到了一点儿，而且，他在普罗旺斯做实验时早就用完了。他在巴士底狱挨了七八个月，最后因伤口恶化而死，死时四十一岁。

阿尔伯特·阿莱

这个声称拥有有点金石的人，是一个名叫阿莱的女人与其前夫德利斯勒所生的儿子。德利斯勒早年在一条路边的巴莱餐馆里认识了阿莱，尔后与之结为夫妻。德利斯勒对其尽了部分的父亲责任，他认为他最能对儿子表示自己的爱的莫过于给儿子以某些行骗方面的指导了，因为是行骗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年轻的阿莱悟性很好，他很快掌握了炼金术的术语。他可以旁征博引，给人们讲述种种关于嬗变、发酵、万灵药、长生不老药、万能溶剂的故事。德利斯勒死后，人们纷纷传言说他把炼金秘方传授给了他的儿子，而且仅仅传给了他一人。他的母亲帮他一起骗人，梦想以此来缠住那些有钱的傻瓜们，这些人在他们炼金期间极尽热情之能事。德利斯勒的厄运并没有阻止他们在法兰西的活动。普罗旺斯人像从前一样高度评价他们的手艺，他们也乐意相信德利斯勒的衣钵传人、这个年轻小伙子炼金的故事。然而，巴士底狱的地牢正张开了大嘴等待猎物的到来。阿莱和他母亲带上一切方便的行当踏上了行程，在欧洲游

历几年之间，他们时不时借助于双底坍塌之类的东西成功地表演了变金术，也见了不少高人。1726年，阿莱一个人（显然他母亲中途去世了）来到了维也纳，他自荐到了德·利施里奥公爵（当时的法国宫廷大使）那儿。这个贵族完全相信他，显然他已数次成功地变铅成金，甚至让利施里奥公爵本人把一颗铁钉变成了银钉，公爵此后向朗格莱·杜·弗兰斯吹嘘他这个炼金术士的本领，并对他不能发现炼金用的宝贵粉末的秘密而表示遗憾。

阿莱很快发现德·利施里奥公爵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不仅分文不给阿莱，相反，公爵希望他把他的火拔、火铲们都变成银的，把所有的铜器具都变成金的，还以为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来说能够结识公爵就是对他足够的奖赏了，而且对于一个拥有这样一个秘密的人来说他根本不需要钱。阿莱看到公爵对他期望值过高，就辞别了贪婪的阁下大人，和一个学生一起去了波希米亚，顺便还有一个爱上他的维也纳姑娘。波希米亚的一些贵族热情接待了他，并一度在其家中款待他们数月。按照惯例，他声称自己只有几克粉末，他决定在哪儿安定下来的话，他就在哪家来表演，并声称他会给东家一块变来的金子作为礼物，并保证如果给他提供在此期间到山顶上采集大小缀花的空闲以及供他的妻子和学生吃、住及零花钱的话，他会给他变出百万黄金。

他这种方式把几十个人的耐心都耗尽了。考虑到在法兰西的年轻国王路易十五统治之下危险性可能少一些（与那个乖僻的前任相比），他回到了普罗旺斯。一到艾克斯，他就拜见了该省的省长拉·布莱特，一个对炼金术很迷恋、满心希望自己也能发现点金石的绅士。出乎他的意料，拉·布莱特可能因为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谣言，很冷淡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次日来见他。阿莱不喜欢这位博学的省长那不屑一见的声调和神色，怀疑有什么不对头，便连夜潜逃去了马赛。不过警方已经瞄上了他，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便以伪造货币罪名而锒铛入狱。由于证据确凿，没有多少无罪释放的可能，他便计划潜逃。碰巧看守人有一个善良漂亮女儿，阿莱开始努力讨好少女，并如愿以偿。少女不知他已是有了妻室的人，爱上了他，并慷慨地给他提供了逃跑的办法。经过一年监禁生活，他终于得以自由了，留下可怜的姑娘怅然垂泪，伤心自己把一颗纯真善良的心交给了一个有妇之夫，一个忘恩负义的流浪汉。

离开马赛时，他脚上没有一双鞋子，身上没有一件衣服，住在邻镇的妻子给了他一些钱和衣服。之后他们又去了布鲁塞尔，凭着他们的厚颜无耻又名噪一时。他们找了处公寓住下，配备了一间金碧辉煌的实验室，然后散出口风声称他们知道炼金的秘密。住在布鲁塞尔的波塞尔先生（朗格莱的姐夫）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并当众侮辱他是一个白痴、骗子。可是没人相信波塞尔，他们倒很相信炼金术士的话。这些人把阿莱的家堵了个水泄不通，想要看看他怎样把铁钉变成金钉、银钉。一个法院书记官付了他一大笔钱，指望能学到一招两式，

可阿莱只是给他讲了一些最基本的化学原理。书记官辛辛苦苦学了一年，结果是发现他的老师是个大骗子。他要索回自己的钱，阿莱不想给他。事情闹到了当地的民事法庭。巧的是，书记官突然暴死，据传是被他的债务人拒不还债而毒死的。此事一时间沸沸扬扬，阿莱也许与此并无关系，但终究不敢再停留来面对此事，于是趁天黑悄悄溜走去巴黎隐居了。至此，关于阿莱其人的线索便断了，没有人再提起过他。朗格莱推测说，他因为伪造货币或其他一些劣迹被人送到了个不知名的地牢里并死在那儿了。

德·圣格美伯爵

这个冒险家比起前一个来级别要高一些。他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担任要职。此人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吃了它可以活几百年。他还说服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活了两千多年了。他持有许多罗森克鲁兹教派的观点，并吹嘘自己发现了点金石，却把大部分时间耗在炼金术的操作上。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有点金石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话，或者人们可以造出点金石的话，那么圣格美伯爵就是这个人。

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些从来没有人知道过。有人从他俊逸的面容和犹太人的脸型判断他是个“流浪的犹太人”，另有人断言他是阿拉伯王子的后嗣，还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火怪，而另外一些颇为理智的人则断定他父亲是在波迪阿克斯定居的葡萄牙裔犹太人。圣格美起初在德国行骗，靠卖长生不老药而大大挣了一笔钱。德·贝乐·艾尔元帅购买了一剂长生不老药，他被这个江湖骗子的才学、风度倾倒了，并对他荒谬至极的传教深信不疑。他竟然劝他住在自己巴黎的家里。在这位将军的庇护下，圣格美在巴黎的娱乐圈首次亮相，那时他约七十岁左右年纪，但看起来不过四十五岁多一点。他的从容镇定给许多人留下了印象。他读书颇丰，博闻强记，即使是最细小的情节也历历在目。人们很自然地对他自称活了几百年提了许多颇为迷惑的问题。诸如他的外表、生活以及与古时候大人物的对话。他对每个问题都应答自如，许多本存心取笑挖苦他而发问的人颇为困惑于他的镇定沉着、他的机敏答复以及他对历史上涉及的每一件事惊人的记忆力，为了增加笼罩他的神秘感，圣格美不让任何人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穿着极尽奢侈，帽子上、手指上、鞋带上点缀着昂贵的钻石，有时他还送一些贵重礼物给宫廷夫人们。许多人怀疑他是被英国买通的间谍，可又从来没有找到一丝一毫的证据来证实这种猜疑。国王尤其宠爱他，常常与他阔谈数小时之久，而且不准任何人对他有任何不恭或蔑视的言辞。伏尔泰常常取笑他，在写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伏尔泰称之为“un comte pour rire”（一个少有的孔德的门徒），并指出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曾与圣父在特伦特议会一同进过餐。

在《都·霍塞夫人回忆录》一书中（都·霍塞夫人是都·庞帕德夫人的女

侍卫)记载着一些关于此人的趣闻逸事。圣格美伯爵到巴黎不久就开始出入都·庞帕德夫人的化妆间,这可是庞帕德夫人对宫廷情人中最有能力的勋爵的奖赏。夫人喜欢和他聊天,而圣格美伯爵认为在她面前他完全可以放低自己吹嘘的调子,但他还是让她相信他活了起码二三百年的。“有一天,”都·霍塞夫人写道,“夫人当着我的面问他,弗朗西斯一世长得什么样?他应该是我喜欢的一个国王。”“是的,确实,非常迷人”圣格美伯爵回答,他开始描述他的五官及性格,好像他曾经仔细观察过。“很遗憾,他脾气太暴躁,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些好的建议,也许会使他不至于那么倒霉背运,可是他不肯听。他像交了厄运的王子们,他才听不进这么明智的忠告。”“他的宫殿很辉煌吗?”都·庞帕德夫人问道。“相当辉煌,可是,他的孙子们更胜他一筹,在玛丽·斯图亚特和玛格丽特·瓦卢瓦朝代,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度——一个专供各种娱乐的圣所。”“你好像都见到过似的。”夫人笑着说。“我的记忆力很好,”他说,“我认真研读过法兰西历史,有时自娱自乐,不是假想,而是让自己相信自己确活在古时。”

有一次都·庞帕德夫人说,“可是你不告诉我们你的年龄,你还假装自己老态龙钟了。你知道德·格吉伯爵夫人吗?我想她可能五十年前曾任驻维也纳大使吧,她说她在那儿见到你时你就像现在一样。”

“真的,夫人”圣格美回答,“我多年以前就认识德·格吉伯爵夫人了。”

“但是据她说,你可能有一百多岁了?”

“不是不可能,”他笑道,“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是这位夫人老珠黄了呢。”

“你给了她长生不老药,吃了后效果令人吃惊。因为她说,很长一段时间她看起来像八十四岁,也就是她服药时的年纪,你为什么不给国王吃呢?”

“哦,夫人。”他叫起来,“御医们会把我以车裂刑处死的,我怎么敢给陛下用药呢。”

当世人开始相信一个人出奇的行为了,那么这种放肆的行为何时停止就很难说了。这些人一旦开了头,便开始竞相攀比谁信得更多了。这段时期充斥巴黎的是圣格美伯爵的奇遇故事,一群爱捉弄人的年轻人为了其可信度做了个试验:他们请来一个聪明的喜剧演员,把他打扮成为圣格美伯爵的样子,扮演一个为提供各种娱乐而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形象。他们让他出入儒·都·马瑞斯的几户人家。此人模仿伯爵样子惟妙惟肖,他发现尽管观众瞠目结舌但并不认为他是在信口胡诌,人们什么都信,没有什么故事对他们来说是怪异荒诞的。提起救世主来他如数家珍,还说在卡纳·卡利的婚礼上,他曾与之共进晚餐,并把水神奇地化为酒。事实上,他说他和耶稣基督是密友,他常常警告他不要太放荡,否则他会悲惨地结束生命。奇怪的是这些无耻的亵渎神灵竟然找到了市场。三天之后,有人开始说,圣格美伯爵生于大洪灾之后,而且他永远也死不掉。

圣格美平时老于世故，敢发奇谈怪论。他并没有特意去反驳这些故事，在跟各种层次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谈话中，他总是谦虚地似乎不经意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等于又推进了一步，而他只有在发现对方完全相信自己时他才肯说自己活了三百年。他对人提起亨利八世，好像两人稔熟，还有查理五世，似乎国王很乐意与他交往。他会栩栩如生地描绘他们之间的对话，对其人的装扮及外貌刻画尤为详尽，甚至详细述说当时的天气以及屋内的摆设，而总有那么四分之三的人会相信他。总有一些老富婆来祈求他的长生不老药以求再现花容。他似乎通过这种方式赚了不少钱，对那些他喜欢称作朋友的人，他说他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胜过任何神丹妙药，只要用膳时戒绝酒类，其他时间偶尔饮点，任何人都可以活到大把年纪。德·格雷申伯爵遵循这一套方法，大吃番泻叶，本指望活上两百岁，结果不等七十三岁便上了西天。公爵夫人德·乔叟也想按这一套来，被她的公爵丈夫严厉制止，不准她用圣格美伯爵这样一个名声可疑的人开的什么药方乱来。

都·霍塞夫人说她见过圣格美，并与他交谈过数次。在她看来，他大概五十岁，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表情生动，穿戴简单但却很有品位。他常常戴着昂贵的钻戒，他的手表和鼻烟盒上装饰着许多宝石。有一天，在都·庞帕德夫人的房间里，主要廷臣们都来了，圣格美也来了，他膝上、鞋带上的钻石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夫人惊叹就是国王也无法与之匹敌。在众人恳求之下，他只好进了接待室，取下这些宝石让夫人细细察看。当时在场的德·顾坦说这些宝石价值不少于二十万里弗赫，或八千多英镑。男爵德·格里申在其《回忆录》中讲，有一天伯爵给他看了许多钻石，当时他以为自己看到的是阿拉丁神灯里的财富。他还说自己对宝石研究颇有造诣，所以他确信伯爵的那些宝石都是真的。另有一次圣格美给都·庞帕德夫人看了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价值五十万里弗赫的黄玉、绿宝石、钻石等。他假装视之为粪土，并让人们相信他就像罗森克鲁兹人一样，可以唱魔歌从地中呼出宝石。他还大量施舍给宫女士们珠宝，都·庞帕德夫人很为他的慷慨所感动，赠给他一个镶嵌华丽的鼻烟盒作纪念以表示她的关心。盒盖上刻着一个精美的苏格拉底或者其他什么希腊哲人，她把他比做这些哲人。圣格美不但对夫人们大方，对仆人们亦然。都·霍塞夫人说：“伯爵来看望病卧在沙发上的庞帕德夫人，他给她看了足够装饰国王金库的钻石。夫人派我去看这些宝石，我带着惊异万分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我示意夫人这不是真的宝石。伯爵从钱袋里掏出一个比眼镜盒大两倍的東西来，最后又掏出两三个小纸包，打开来取出一颗高级红宝石。他轻蔑地把一个白绿宝石相间的小十字架扔在桌上，我扫了一眼，说这个倒是不该小看的，然后就戴上了，心里很是喜欢。伯爵请求我收下，我拒绝了，他敦促我收下，最后他还是热情地极力劝说我收下。夫人见这个价值不超过一千里弗赫便示意我收下来，

我便收下了十字架，心里对伯爵的礼貌很是感激。”

关于这个冒险家是如何弄到这么多财富的，一直是个谜，这么多钱不可能全部是靠他在德国卖长生不老药而得来的，毫无疑问尽管有一部分来源于此。伏尔泰断言说，他是被外国政府买通了。在1758年4月5日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伏尔泰说圣格美知道乔叟、康尼兹及匹特等人的全部秘密，而至于他对这些大臣中任何一位有何作用，尤其是对乔叟则是谜中之谜。

他显然是有剔除宝石瑕疵的秘术，他极有可能通过低价购进有斑点的宝石，去掉斑点之后又以百分之百纯利脱手，这样大发利市。都·霍塞夫人就这点讲述了如下则轶事：“国王命令把一个中等大小的有斑点的钻石带来，称完之后，他对伯爵说，‘这块带斑的钻石价值六千里弗赫，如果没有斑点，会值至少一万里弗赫，你愿意让我挣这四千里弗赫吗？’圣格美仔细检查了一遍说：‘可以，我下个月给你带来。’指定时间到了，伯爵果然带回了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钻石给国王，并用石麻布包着。他打开石麻布，国王当场称了称，发现重量几乎没有一点减轻。陛下于是又送到他的珠宝商德·顾坦那儿，也不告诉他这之前发生了什么。珠宝商给了他九千六百里弗赫，但是国王又索回了钻石，说是要作为珍奇玩物保存。国王十分惊奇地说，德·圣格美本人价值几百万，尤其是他拥有变小钻石为大钻石的本领。伯爵既没有说能也没有说不能，但是他却肯定地说他知道怎么把珍珠变大，并附之以最佳的光泽、最上乘的质量。国王极为关注，都·庞帕德夫人亦然。都·昆斯诺曾指责说，圣格美是个江湖骗子，但是国王斥责了他，看来真是被他迷惑了，谈起他来好像他是什么显赫人物。

圣格美有一个滑稽可笑的流浪汉仆人，两人常常一唱一和，尤其是讲到几百年前的奇事时。这个家伙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常常与圣格美合作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有一次，他的主人在一次宴会上跟一位绅士谈起他在巴勒斯坦与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的一些谈话，他称理查一世为他的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人们脸上浮现出了惊奇与怀疑的神情。圣格美见状非常冷静地转向站在他椅后的仆人，问他自己说的是否属实。“很难说”，仆人不声色地说道，“先生，您忘了，我只跟了您五百年！”“噢，对了，”主人说，“我都给忘了，这是在你跟我之前一些时候发生的事情。”

偶尔，碰上很难愚弄的人时，他便口吐轻蔑之词，表示他根本不屑考虑他们的怀疑。“这帮巴黎蠢驴，”他对德·格雷申男爵说，“相信我至少五百岁了，既然他们乐于相信，我就肯定他们的想法算了，不过我确实是比我看起来大多了。”

关于这个奇怪的骗子还有许多故事，现在引用的这些已足够来说明他的性格及谎言了。看来他是努力要发现点金石，不过倒是从来没夸过海口说自己有点金石。几年前，他在德国认识的赫塞—卡塞勒的王子写信催促他离开巴黎到

他那儿去，圣格美最后同意了。此后关于他的事业一无所知，赫塞一卡塞勒的宫廷里没有爱扯闲话的传记作家们来记录他的言行。1784年，他死在斯拉斯威格，他的王子朋友的屋檐下。

卡格里奥斯特罗

这个名扬一时的江湖骗子是圣格美的朋友兼继承人。他的事业较圣格美更为不凡，他是那个年代的头号骗子，并曾辉煌一时，为当时最后一个声称有点金石和生命水的大骗子，也是当时欧洲屈指可数的显赫名人之一。

他的真实名字叫做约瑟夫·巴尔萨摩，1743年生于巴勒莫，出身卑微，早年不幸丧父，由其母亲的亲戚负责教养成人。因为穷，亲戚供不起他念书。十五岁时他被送到了修道院，在那儿学习化学和医学。但是他脾气暴躁，懒惰无比，恶习积深，因而一无所成。几年后，变得没有教养放荡不羁的年轻人，虽天资聪颖却秉性恶劣。长大后，他沉溺于放荡腐化的生活，并加入有名的兄弟会——法国、意大利称为“工业骑士”，英国称为“绅士扒手”。他可不是那种因为游手好闲迫不得已才进去的会员，他出名的第一招是伪造剧院入场券。随后，他又打上了自己叔叔的财产的主意，伪造了一份遗嘱。因为种种行径，他不得不频频造访巴勒莫监狱。不知怎么他又成了一个巫师——这种人没能发现炼金秘术，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以求得他未能通过变金术得到的黄金。巴尔萨摩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矫正过来，让这些人相信他不是怀疑他。最后，他利用此法骗了一个叫马拉诺的银匠六十盎司的黄金，之后被迫离开了巴勒莫。卡格里奥斯特罗说服此人，说他可以给他在一个山洞指出一处藏宝之地，不过此项服务收费六十盎司黄金，而银匠所有要办的事就是把些宝贝挖出来。半夜时分他们来到了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巴尔萨摩画了一个魔圈，招呼神灵现宝。这时突然出现了五六个家伙，他们是巴尔萨摩的同伙，此刻都打扮成鬼怪形状，头顶长角，手伸利爪，口吐红、蓝两色火舌。他们手持草耙，把可怜的马拉诺打昏后，抢走他随身带来的六十盎司黄金及所有贵重物品，与巴尔萨摩一起扬长而去，抛下倒霉的银匠听天由命或醒或死。天意选择了前者，天亮不久，马拉诺恢复了知觉，可怜的人由于先遭欺骗又惨遭毒打，身心俱痛。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到镇上法官那儿去告发巴尔萨摩，但细想又害怕事情全部张扬出去后人们会嘲笑他，于是决定以真正的意大利方式来报复巴尔萨摩：等候适当时机干掉巴尔萨摩。巴尔萨摩从朋友那儿探听到了威胁的风声，于是赶忙收拾贵重物品逃离了欧洲。

他选择阿拉伯的麦加作为他未来的栖身之地，并在那儿结识了一个叫奥托塔斯的希腊人。此人通晓东方各国语言，酷爱炼金术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与他喜爱的学科有关的阿拉伯文稿。他一心扑在了书本上，竟抽不出时间去照顾一下他的坍塌、火炉。此刻他正寻找助手，巴尔萨摩及时地出现了。

巴尔萨摩给这个希腊人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并马上投入工作。不过他们的主仆关系未能维持多久，巴尔萨摩野心勃勃，心性灵活，不甘久居人下，认识十五天之后他们便由主仆关系转成了伙伴朋友关系。奥托塔斯在研究炼金术的过程中，倒无意找到了一些化学上有价值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改进了亚麻的原料。这种原料能使这种亚麻材料做的东西如丝绸缎光亮柔软。巴尔萨摩建议他暂时先不要去试图发现点金石，还是先从亚麻纤维里挣钱。奥托塔斯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们带了一大堆亚麻一同去了亚历山大做生意。在那儿停留了四十天，还真挣了不少钱。之后他们又去了埃及的其他城市，同样出师大捷。他们又去了土耳其卖药和护身符。在返欧途中他们被坏天气赶到了马耳他，在那儿受到了“骑士祖师”——品托的热情款待。品托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炼金术士。他们在他的实验室干了几个月，试图把一个大白浅盘变成一个银盘。巴尔萨摩不像他的同伴那样相信此术，很快便厌倦了这种工作。他从主人品托那儿弄到许多去罗马和那不勒斯的推荐信，然后离开奥托塔斯和品托让他们自己去找点金石，变白银盘子。

由于巴尔萨摩其名给人带来的种种坏联想，巴尔萨摩早就不用这个名字了。游历期间他用了至少十个别名，还附带一些头衔。有时他自称德·希菲奥骑士、德·漠利萨侯爵、德·贝蒙特男爵、德·派里格里尼男爵、戴安娜男爵、德·菲尼克斯男爵、德·哈雷特男爵，等等，但用的最多的是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他顶着最后一个头衔来到了罗马，此后再也没有更过名。在罗马城，他称自己是玫瑰十字哲学的复兴人。他称他能把所有的金属变成黄灿灿的金子，还说他会隐身法，能治百病，还有一种防衰老的能长生不老的药物。祖师品托的信使他得以住进最好的宅子，他靠卖长生不老药很快挣了一笔钱，而且像其他江湖庸医们一样，靠病人对其能力的信任和依赖成功地治愈了不少病，这是大多数厚颜无耻的庸医所有的一点优势，而一个合格的医生倒不具备这点。

通过这种正当的挣钱方式，他认识了出身高贵而年轻漂亮的女士洛伦莎·菲利西安娜。只是她没有什么财产。卡格里奥斯特罗很快发现她有不可估量的才能，除了她美艳绝伦的美貌，她才思敏捷，风采迷人，想象力丰富，没有一点罗马少女的起码的节操。她就是卡格里奥斯特罗要找的妻子，卡格里奥斯特罗向她求婚，洛伦莎接受了他的求婚。结婚之后，他传授给美丽的洛伦莎他的这一行当里所有的秘密——教她如何用她美丽的嘴唇来呼唤天使、鬼怪、气精、火怪、水神，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魔鬼和恶精灵。洛伦莎悟性很高，她很快就学会了炼金术士们所有的行话，还有女巫们唱的咒语。之后，这对夫妇充满希望地踏上了行程，去从那些迷信和爱上当的人们身上征敛一些捐献物品。

他们先去斯拉斯威格拜访了伯爵德·圣格美，这位伟大的行骗先驱用最奢华的方式款待了他们。无疑经过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的圣明教导后，他们更加

坚定了对自己选择的事业的信心，因为他们离开伯爵后不久便开始行动了。他们在俄国、波兰、德国周游了三四年，所到之处变金、算命、呼唤神灵、卖长生不老药，他们具体何时开始并无详细记载。1776年他们在英国首次亮相后，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及夫人开始在欧洲小有名气。他们于1776年7月到达伦敦时，他们的财产约有三千英镑，大多为金银餐具、宝石、硬币。他们在威特康姆大街租了间公寓安安静静地住了几个月。和他们一块住的有一个叫布拉维瑞的葡萄牙女人，因为手头拮据便给伯爵当翻译。伯爵常常邀请她到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点金石的实验室。为回报他的热情好客，她便在外面竭尽全力为他扬名，努力让人们相信他具有非凡的能力。由于她仅是个翻译而且身为妇道，她没有能准确按照伯爵的意图而表述出他的尊贵和体面。于是伯爵雇了一个叫维特林尼的语言教师来担当此任。维特林尼是个狂热的赌徒，他试过各种方法来弥补他赌光的钱财，包括寻找点金石。维特林尼一看到伯爵的操作，立刻便深信这个伟大的秘术是属于他的。财富宫殿的金色大门在敞开着等他进来。他以比布拉维瑞多得多的热情，在各个公共场合对他的熟人说伯爵其人非同等闲之辈，是真正的能人、奇人，他的钱财滚滚无边，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铅、铁、铜变成纯正的黄金。结果，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房子每天都被一帮游手好闲、贪婪轻信的人群包围着，他们急于一睹“哲人”为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分享他变来的大把的财富。

不幸的卡格里奥斯特罗落入了恶人之手。他非但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骗得英国人，反而成了一伙骗子的牺牲品。这帮人对他的神力推崇之至，他们只是想从他身上赚些钱。维特林尼向他引见了一个名叫司各特的人。此人和他一样是个破产的赌棍，司各特化装成一个远道而来伦敦的苏格兰贵族，声称要亲眼目睹这位声名已远扬北部深山的神人，并想与之交谈。卡格里奥斯特罗极为真诚、善良地接待了他。司各特勋爵同时介绍了一位名叫弗莱的女人，称其为“司各特夫人”，是为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夫人做陪伴女的。弗莱让她结识了不列颠所有的贵族家庭。一切进展顺利。这位“财产还没从苏格兰运来”，在伦敦没有一个户头的勋爵，向伯爵借了二百英镑。伯爵没有起丝毫戒心，便借给了他们，卡格里奥斯特罗被他们对自己的关注、尊敬甚至崇拜，还有他们在听他吐出每一句话时那种五体投地的表情搞得飘飘欲仙。

像所有疯狂的赌徒一样，司各特很是迷信。他尝试了各种魔法和神秘的数字，指望在摸彩或轮盘赌桌上发现幸运号码。他自己有一本神书原稿，上面有各种算术组合数码。他把书拿给卡格里奥斯特罗看，满心希望他会挑出一个数字。卡格里奥斯特罗拿着书研究了一番，可是，正如他本人告诉我们的，他其实并不信这一套。然而，他还是预言20是下个11月6日的吉祥数字。司各特从借来的英镑中抽出了一小笔钱押在了这个数上，结果赢了一笔。卡格里奥斯特

罗被这次成功所鼓舞，他又预言下一次抽的吉祥号码是25。司各特又试了一次，这次赚回了一百基尼，当月18日的55、57也同样宣告成功。卡格里奥斯特罗本人也吃惊不小，很是高兴。于是他决定自己亲自来试试，司各特及夫人恳求他再为他们预言更多的吉祥号码，他理都不理，尽管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勋爵。当他后来发现司各特不过是个骗子而那个假司各特夫人是镇上一个狡猾的女人时，他便开始把这帮人拒之门外了。

因为对伯爵超自然的神力充满了迷信，他们为失去他而痛惜不已。这些人想尽了办法来讨好他，又是恳求，又是威胁，并企图来贿赂他，但都无济于事。卡格里奥斯特罗既不见他们也不回信。他们仍然心存幻想，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终于花得身无分文。最后，弗莱小姐跑到伯爵那儿说她正处于忍饥挨饿的境地，这样才得以一见伯爵夫人并得到了1个基尼。弗莱小姐不肯就此罢休，恳求她到伯爵面前说个情，再最后指点一次摸奖券的吉祥号。伯爵夫人答应说她会施加她的影响，卡格里奥斯特罗在夫人恳求下，点了个数字8，同时再次重申他要与他们一刀两断的决心。简直是非凡的运气，8号居然是头奖，卡格里奥斯特罗惊喜极了。弗莱小姐和她的同伙，靠这次投机敛到一万五千基尼，对卡格里奥斯特罗的神力从此更是深信不疑了，并下定决心等赚到大钱再撒手。弗莱小姐用得来的这笔钱在当铺用九十基尼买了一串漂亮的项链，然后又在珠宝商那儿定做了一个精心镂刻的金盒子，内分两部分，一半装项链，另外一半装入了精美的芳香袭人的鼻烟。然后她又去拜访德·卡格里奥斯特罗夫人，并恳求她收下这个小盒子以表她的尊重与感谢，压根没提藏在里面的贵重项链。卡格里奥斯特罗夫人收下了这个礼物。从她收下礼物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面临这伙人没完没了的迫害了——布莱维瑞、维特林尼、假勋爵及其夫人，他们吹嘘说他们已经在他的房子里重新落住了脚跟，他们每天都来问吉祥号，有时甚至逼到楼上来，也不管仆人的阻挠直接冲到伯爵的实验室。卡格里奥斯特罗被他们弄得气恼异常，他威胁说要叫当地官府来处理，有一天他挡住弗莱小姐，把她推到大街上。

从那时候起，卡格里奥斯特罗开始背运了。弗莱小姐在其情夫的教唆下，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她的第一步是指控卡格里奥斯特罗欠了他二百英镑的债，把他借此送进了监狱。司各特趁卡格里奥斯特罗拘禁期间，在一个小律师的陪同下，闯进了他的实验室，抱走一个他们认为装变金粉的盒子，还有一大堆神秘的书籍及关于炼金术的论文，他们还因发现项链而又一次指控他。弗莱小姐指控他们俩使用巫术和妖术借助魔鬼的力量在摸彩时预测号码。法官米勒先生听审了这后一种指控，民事法庭的主审官审判了项链非法侵占诉讼一案，并建议双方提交仲裁人。此间卡格里奥斯特罗在狱中呆了几周，直到最后交了保释金才得以自由。之后不久，他又被一个叫莱纳德的律师盯上了，此人也参与了

此阴谋，并提出只要卡格里奥斯特罗答应几个条件便可以把所有这些指控协调一下。司各特跟着莱纳德躲在门后，突然冲出来用一支枪顶住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心窝，诅咒说他要是不肯说出预测吉祥号的方法和变金秘术，就马上毙了他。莱纳德假装愤怒，把他同伙的枪卸下来，并恳求伯爵通过正当手段透露秘密来满足他们，并保证说，如果他肯这么做，他们将解除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不再骚扰他。卡格里奥斯特罗回答说，威胁和恳求一样无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秘密。他们从他那儿抢走的变金粉，除了对他自己有用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是毫无价值的。不过，他提出，如果他们解除指控，归还他的手抄稿及粉末，他便不会计较他们从他那儿骗走的钱。这些条件遭到了拒绝，司各特和莱纳德临走时大骂要报复他。卡格里奥斯特罗对英国的法律形式一无所知，也没有朋友给他建议到底走哪条路更好。正当他跟夫人诉说他们遭受的种种困苦时，他的一个保释人来了，请他乘一辆旧式马车去一个可以给他伸张正义的人家里。卡格里奥斯特罗同意了，结果他被带到了国王本茨监狱。他的那个朋友也离开了他。几个小时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保释人交回了监狱，又成了一个囚徒。

几周后他又恢复了自由，他和弗莱小姐的仲裁人作了一个不利于他的决定，他被判付清她指控他欠的二百英镑，并归还她曾送给伯爵夫人的项链及金盒子。卡格里奥斯特罗义愤填膺，他决定离开英国。除去这些不幸之外，他的那些虚假的言行被《欧洲先驱》的主编，一个名叫莫兰德的法国人无情地加以披露，并于伦敦出版。雪上加霜的是，西斯敏教堂把他定为约瑟夫·巴尔萨摩——巴勒莫的大骗子。这一堆的恶名声对他来说简直有些无法承受，他和老婆打起铺盖卷，收拾行装，带着不到五十英镑离开了英格兰，要知道他们来时是带了三千英镑的。

他们先是到了布鲁塞尔，在那儿运气要好得多。他们卖掉了不少长生不老药，也治好了不少病，填充了一下他们空空的钱袋。尔后，他们又取道德国至沙俄，一路顺利。数不清的金子源源不断流进他们的金柜里。两人彻底忘了在英国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不过，在与人交往方面倒是谨慎了许多。

1780年，他们首次在斯特拉斯堡亮相。人还未到，名声早先行一步了。他们找了一家豪华饭店住下，并邀请当地所有要人聚餐。看来他们的财富和热情好客相等。伯爵和夫人两个人都看病，给镇上的一切穷人及病人奉送钱、药、咨询，等等。那些没有在个别病例中充分利用过想象力的神奇效力的普通医生们，惊异于他们治愈的一些病例。当时年仅二十五岁芳龄的伯爵夫人光彩照人，举止优雅，美丽大方，公开声言她的大儿子是一个帅气的二十八岁小伙子，已经在荷兰当了许多年船长了。这个谎言果然招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斯特拉斯堡方圆数里的丑老女人们都赶到伯爵夫人的大厅里来索要能让她们变得和自己女儿一样青春绽放的药水，年轻女人们也蜂拥而至以求永葆青春，即便两倍老

于尼农·德兰克罗斯也要比她更夺人魂魄。而对此不感兴趣的男人们，则愚蠢地想象他们可以靠一两滴同样无比神奇的长生不老药来阻止岁月的刻痕。真正说来，伯爵夫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神，永恒的可爱的化身。那些有空就到这个女巫香气袭人的房间里来的老少男人们，可能更多的是迷恋她明亮多情、惹人爱怜的双眸及富于启发的教诲，而不是迷信她的神力。尽管被神龛前的香气缭绕着，德·卡格里奥斯特罗夫人一直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她点燃了希望，但她从来不曾兑现过。她诱发了羡慕，但她把之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她把男人们沦为她的奴隶，但却从来没有给哪怕最爱虚荣的人一点可以夸耀的恩惠。

他们结识了这个城市的不少要人，其中有红衣主教德·罗罕王子，此人注定要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一些不利影响。红衣主教似乎很信任他这个哲人，并说服了他随其一同去巴黎。卡格里奥斯特罗去那儿只呆了十三天，他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斯特拉斯堡的圈子，回来后便打定主意要在远离首都的地方住下来。但他很快发现人们远没有他初到斯特拉斯堡时那样激动。人们开始理智地思考了，并以羡慕他们为耻。他曾经大把大把地给予施舍的人们竟开始指责他是一个反基督教徒，一个流浪的犹太人，一个人形怪魔，一个活了一千四百年的老怪物，一个被派来要毁灭他们这些不幸的人的人。而那些稍为富裕和见多识广的人们则称他为被外国政府买通的间谍，警察的代理人，大骗子，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声讨与指责日益高涨，卡格里奥斯特罗认为还是明智一点，另谋发财之地。

他先去了那不勒斯，但这个城市离巴勒莫太近了，他害怕被他从前的那些朋友认出来。小住之后，他又回到了法兰西，选择了巴尔的摩作为其新的定居处，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正像当初在斯特拉斯堡的情形一样。他宣称自己创立一个新医药和哲学派别，吹嘘自己能治百病，他把那些病人和穷人召到他这儿，说他会减轻这个人的痛苦，治愈那个人的病情。整整一天，正对着他住的豪华饭店的街道上人群攒动，瞎子、跛子、怀抱病孩的女人、身患各种病症的病人，都跑到这个神医这儿来。与其说万能药发挥了作用，倒不如说他提供的物质帮助产生了效果。市政官员鉴于人数众多，只好给他专门安排一个警卫，日夜在他的门前驻守以便维持秩序。卡格里奥斯特罗预期的愿望实现了，富人们对他的慷慨仁慈极为赞赏，并笃信他的神功。长生不老药卖得令人羡慕地飞快，他的大厅里挤满了想要购买长生不老药的有钱的傻瓜。持续百年的美貌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诱惑，而对男人来说，健康和力量则是伸向他们的诱饵。迷人的伯爵夫人同时也靠给人算命、测投生之地或者给愿意花大价钱的女士配备气精而大发其财。为了维护丈夫的声誉，她甚至在巴尔的摩举办了极为盛大的宴会。

但是，正如在斯特拉斯堡一样，公众的幻想仅持续了几个月便消失了。卡格里奥斯特罗沉醉于成功之中，他忘了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招摇撞骗是有危险的。当他假装从坟墓中召唤神灵时，人们开始对他失去了信任。他被指控为否认基督的宗教敌人，是流浪的犹太人。起初谣言仅限于几个人之间，他满不在乎。可是后来，整个镇上都开始传播，他再也挣不到什么钱了。他的晚会被取消，大街上熟人遇到他转身便走，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真是该转移阵地了。

这次他厌倦了地方，开始转向首都了。一到那儿，他宣称自己是埃及共济会的复会人，还创立了一套新哲学。借助他的朋友红衣主教德·罗罕，他很快跻身于上流社会。他成了一个出色的魔术师：当时的头号要人接见了，他吹嘘说自己可以像玫瑰十字会员一样能与小精灵们对话，能把死去的能人从陵墓中唤醒，能变出黄金，能借助神灵赐给他的特庇发现一些神秘的东西。像迪博士一样，他唤来天使们以昭示未来，天使们出现在水晶球里或是玻璃钟下，并与他交谈。《当代人传记》中说，“几乎没有一位巴黎淑女没有在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房间里与卢克雷特共进过晚餐，没有一位军官没有与恺撒、汉尼拔、亚历山大共商过军事，没有一个演说家或议员没有与西赛罗的灵魂辩论过法律”。与死人见面耗费极高。因为，卡格里奥斯特罗说，死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出来的。为维护丈夫的名声，伯爵夫人如往常一样展示了她的各种才能，她倒颇受女士们青睐，她对无数好奇又兴奋不已的听众详述卡格里奥斯特罗的神功，说他会隐身术，可以以闪电的速度遨游世界，并可以一次云游多个地方。

到巴黎不久，卡格里奥斯特罗就被卷进了名闻一时的皇后项链事件。他的朋友红衣主教德·罗罕一直倾心于玛丽·安托瓦妮特，而她时时对他表现出不悦和冷淡，令他甚是伤心痛楚。当时有一个名叫拉·莫德的侍女在皇后面前服侍。红衣主教便乎乎地把她当做知己。拉·莫德夫人反过来要利用红衣主教，她是成功了，但是却做过了头。她给皇后做侍卫女和女贵宾时，一次皇后陛下与巴黎一个富裕的珠宝商波莫尔会晤，当时拉·莫德在场。波莫尔提出要卖给皇后一串价值一百六十万法郎或六万四千英镑的项链，皇后非常喜欢，但又表示说很遗憾她买不起，便打发走了珠宝商。拉·莫德夫人计划自己把这个昂贵的饰物搞到手，她决定利用红衣主教来充当一次工具。于是她找了一次机会见他，假装同情皇后对他的不悦以及他的痛苦处境，然后告诉他说她倒知道有一个办法让他再度受宠。她提起项链一事，还有皇后因无钱买下来的痛苦，这个有钱的傻红衣主教马上提出要买来那条项链，作为礼物献给皇后。拉·莫德夫人告诉他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会激怒皇后陛下的，他最好引诱珠宝商给皇后陛下赊欠，让其接收她的期票券，写好金额、日期，留待日后商议。红衣主教欣然接受了建议，并授意珠宝商给皇后起草一份协议，他会让皇后签上名的。红衣主教把这份协议交给了拉·莫德夫人，拉·莫德夫人很快就交回了签

好的协议，协议边缘上写着“好，好——同意——玛丽·安托瓦尼特”。同时拉·莫德夫人告诉他皇后对他的所作所为大为高兴，并准备在凡尔赛花园安排一次机会与他会面，到时她会送给他一束花以示她的谢意。红衣主教把假文件给了珠宝商，从珠宝商那儿拿到项链交到了拉·莫德夫人手里，至此一切进展顺利。她的下一个计划就是来满足主教，他已经等待他的皇室情妇答应的约会等得不耐烦了。当时巴黎有一个叫德·奥丽弗的年轻女人，以其长相酷似皇后而闻名。拉·莫德夫人以优厚的报酬不费力气就说服了她来冒充皇后玛丽·安托瓦尼特与红衣主教德·罗罕趁着朦胧夜色在凡尔赛花园幽会。约会马上进行。红衣主教被模糊的光线、酷似的赝品、自己的希望欺骗了。从德·奥丽弗小姐那儿接到花后，他那数天来沉重的心终于轻松了。

不久，人们发现皇后的签名是伪造的。珠宝商波莫尔当即指出，他是跟红衣主教德·罗罕和拉·莫德夫人谈判的，于是两个人都被逮捕送进了巴士底狱。拉·莫德夫人遭到严厉审问。她的揭发检举词牵涉到了卡格里奥斯特罗。于是，卡格里奥斯特罗连同其妻子被一同抓起来送进了巴士底狱。一桩卷进了许多丑闻的故事势必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整个巴黎沸沸扬扬，人们都在议论皇后的项链，推测哪方无辜，哪方有罪。拉·莫德夫人的丈夫逃到了英国，许多人猜想他把项链一块儿带走了，并在那儿把项链破碎成了小块卖给了珠宝商们。然而，拉·莫德夫人坚持说她把项链交给了卡格里奥斯特罗，说卡格里奥斯特罗抓过项链弄成碎片来“填充他鼓鼓的钱袋”。她称他是一个庸医，一个卑鄙的炼金术士，一个点金石的梦想家，一个伪先知，一个亵渎真正崇拜的人，一个自命自封的伯爵卡格里奥斯特罗。甚至说是他最先炮制毁掉红衣主教的计谋，并通过施加某种巫术在她身上说服她来帮助实施这个计谋。总之，他是一个抢劫犯、骗子兼巫师！

在所有被告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六个多月后，审判开始了。听完证人的证词后，卡格里奥斯特罗作为首犯被第一个叫上来辩护。人们屏息凝神倾听他的陈述，他摆出一副作戏的姿态，开始了他的辩护：“我是被人迫害的——我被人控告了！——我遭人诬陷了！——我命该如此吗？我扪心自问，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人们无法给予我的平静！我曾周游世界各地，整个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方的人都知道我。每到一处，我都与当地的人们交朋友。我的知识、我的时间、我的钱财都被用来减轻人们的痛苦。我学习了医药学并开始行医，但我从未把这一高尚、安慰人的技术用来做任何一种牟利的投机。尽管我一直在给予别人而自己从未得到过什么，但我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我甚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我慷慨地把治疗方法和建议给了那些富人，而穷人们则除了得到治疗之外，还得到了我施舍给他们的钱。我从未欠过任何人的债，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从来没受过人贿赂。”一番类似的自我标榜之后，他又开始抱怨他

在与无辜可爱的妻子分别数月之后，内心深处所受的巨大痛苦。他后来才知道妻子也被铐上了镣铐，囚在狱中某个肮脏的土牢里。他矢口否认自己拿了项链，也没有见过什么项链。为了平息指控和传言，他说他愿意满足公众的好奇，讲述他的真实背景。于是他编造了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浪漫离奇的故事。他说，他既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但是记得自己是在阿拉伯的麦加度过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叫阿克拉特。他住在那个城市的大宫里，除了他的老师奥托塔斯之外，另有三个仆人服侍他左右。奥托塔斯很喜欢他，并告诉他，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出身贵族世家。他出生三个月后他们便都过世了，他们把他交给宫里来照看。他说他从来不能确定他们的名字，因为每次问及奥托塔斯这个问题，他总是对他说，如果他知道了会很危险的。偶尔从老师不经意的谈话中他推断他的父母可能来自马耳他。十二岁时他开始周游世界，并且学会了东方语言。他在麦加呆了三年，那儿的首领大人对他和蔼之极，说起话来充满了慈爱之情。有时他猜想此人也许就是自己的父亲。后来，他挥泪告别了这个大善人，此后再也没见到过他。但是他深信，即便是在他进巴士底狱的那一刻，自己都是在感受着这位首领大人无处不在的关心爱护，因为他还在领受着他提供给他的种种利益和好处。不管他走到亚洲或欧洲的哪一个城市，他都会在那儿的大银行家或商人那儿找到为他开的户头。他可以任意支取款项，而他们除了问他一句姓甚名谁之外，从不多问什么。他只需提“阿克拉特”四个字，所有的要求就都被满足了。因此他愈发相信麦加的首领就是应该深深感激的那个朋友，以上就是关于他的财产的全部秘密。他，卡格里奥斯特罗根本不需要去靠行骗来维持生活，他有的是钱去买比法兰西皇后戴的更豪华的项链，爱买多少便买多少，他根本就不会去偷一根钻石项链。对拉·莫德夫人对他的其他一些指控，卡格里奥斯特罗只作了简短的回答。关于她把他称为“庸医”，他说他对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这个词是指一种不是医生但又懂些医术，而且给人看病不要钱的人，无论穷、富，一概不收，那么，他承认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确实是一个“庸医”。她还骂他是卑鄙的炼金术士，他说，不管他是否是炼金术士，“卑鄙”这个词只能用来指那些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人，而他——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从未哈过腰。至于说他是一个点金石梦想家，不管他个人关于点金石的想法如何，他可是一直保持缄默，从未向任何人阐述过自己的梦想。至于说攻击他是一个“伪先知”，他认为自己可并不总是如此，因为他曾经向红衣主教德·罗罕预言拉·莫德夫人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而事实恰恰证明了他的预言。他否认说他亵渎了真正的崇拜，或者什么他曾经蔑视宗教崇拜。相反，他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并且从来不加干涉。他还否认说他是玫瑰十字会员，或者什么他曾经假装有三百多岁年纪了，还有一个人服侍他一百五十多年了。总之，他宣告拉·莫德夫人所有关于他的陈述

都是假的。她是一个“*mentiris impudentissime*”（无耻的撒谎人），他让她的律师翻译给她听，因为用法语说她有些不礼貌。

这就是卡格里奥斯特罗所作的一番气度不凡的回答的大意。他使人们相信他根本不是什么骗子，更不是什么无耻之尤的人。之后，又是红衣主教德·罗罕及拉·莫德夫人的律师辩护词。真相大白，红衣主教本人是这桩罪恶阴谋的牺牲品，因为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卡格里奥斯特罗的证据，他和他老婆两人均被无罪释放。拉·莫德夫人被判刑，并当众实施鞭笞，后背上被火热的烙铁烙了一个印记。

卡格里奥斯特罗及其妻子被从监禁中释放出来，从巴士底狱的官员手里取回了他的论文及财产。他发现论文的许多部分被人删掉了，于是指控这些人对他的手稿做了手脚，并偷走了他的变金粉。还没等这件事处理完，他突然接到命令，责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由于担心再一次被关进巴士底狱暗无天日的地牢，他赶快离开了巴黎，到了英国。一到伦敦，他就结识了著名的乔治·戈登勋爵，勋爵极为热心地支持他的事业，还在公众论坛文里塞了一封信，谴责法兰西皇后在项链事件中的行为，并声称皇后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戈登勋爵因此而遭到法国大使的迫害，并因犯有诽谤中伤罪被判罚款并遭终身监禁。

卡格里奥斯特罗及夫人随后又去了意大利，并于1789年被那儿的罗马教皇逮捕，判了死刑。指控他的原因是，他是共济会成员，是一个异教徒、一个巫师。这个不公正的判决后来又改为终身监禁于圣安哥鲁城堡。他的妻子被恩准隐退到女修道院以逃脱酷刑，卡格里奥斯特罗没活多长时间。自由的丧失吞噬着他的心灵，接踵而来的不幸摧残了他的健康和精神。卡格里奥斯特罗身心交瘁，1790年初便死了。他的命运可能比他应得的命运好不了多少，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对一个宣判他的处罚的政府来说，给他如此判罪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炼金术的现状

至此，我们已经把在对这个并不图利的追求中出现的一些知名人士列举完了，其中不乏各阶层人士，各种背景、性格，追求真理而又错误百出的哲人，野心勃勃的王子以及境遇困窘的贵族，他们都是笃信炼金术的。还有工于心计的庸医，他们自己并不信，却搬出种种关于炼金术的谎言来欺骗他的同僚，并以骗人为生。我们从前面几章中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或几种人。从他们的生活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些骗术并非一无是处。人类在试图获取太多东西时也并不总是超越自己的。如果人们不能到达那无法企及的山顶，他们可能会只到达半路，途中采集一些智慧和知识的碎片。用途颇广的化学有不少发现要归功于它的庶出兄弟——炼金术。在寻求那些不可能发现或者也许是潜藏于几百年之后才会被发现的事物的过程中，人们还是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发现。罗杰·培根，

在探寻点金石时发现了铅粉（黑色火药）——一种更为不寻常的物质。玛·海蒙特，也是在同样的探求中发现了气体的特性。盖博在化学领域也作出了同样重要的发现。帕拉修斯在他的关于点金石的永久幻想中，发现水银可以治疗威胁人类的疾病中最令人头疼并备受折磨的一种病。

今天的欧洲已经很少再提及任何一个献身于此的新人了。尽管有人断言说，我们有一两个科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探索真的像现在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无聊可笑。尽管对巫术的信奉同样荒谬，它却仍然滞留在人们头脑中。不过，几乎很少有人再轻信长生不老药可以让人活几百年，或者什么炼金丹可以将铁和白蜡变成黄金的故事了。炼金术在欧洲可说是几乎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而在东方它仍然枝繁叶茂，享誉如昔。最近去东方的游人不断提起此事，尤其是在中国、印度、波斯、鞑靼、埃及以及阿拉伯等地。

第十五章 占卜术

人们仍在摸索着窥探
命运之神的神秘之竟；
乞求巫师来神机妙算
来预测前途是明是暗。

——《哈迪布拉斯》第三部第三章

根据既定计划，我们开始对人们因迫切希望看破未来那浓重的黑幕而误入歧途的愚蠢行为进行思考。上帝出于其明智的目的，已经不止一次地揭开过那包藏着无限神秘的面纱。也是出于同样明智的目的，他已向世人昭示，除非在某些情况下，愚昧无知将永远是我们的命运。对于人类来讲，无法预知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对这一点的浑然无知，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人们一直不自量力地试图探索未来世纪中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并预测其时间的进程。而且，人们已将这种臆断转化为一种研究，还将其划分为无数的系统学科，穷其毕生精力致力于这一徒劳的事业。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像这一学科那样轻而易举地欺骗世人。但人们却或多或少地对每一种学科都存有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只能为长期的自省和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所克服：如果我们确实能够知晓未来，那么它就绝不会藏匿于我们的视线之外。

对于人类自身在宇宙中之重要性的不恰当认识，乃是导致我们在这方面不应当持有的一切见解产生的根源。当一个人联想到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着的星宿正注视着他，并通过其外观和运动的变化预示着他未来的喜与悲的时候，这对于他的尊严该是多么大的满足啊！尽管相对于整个宇宙而言他甚至要比夏日里一片树叶上不计其数而肉眼又无法识别的小昆虫相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巨大星球来讲还要渺小，竟然也愚蠢地妄想这个永恒的世界首先是预测他的命运而缔造的。我们应当同情爬行于我们脚边的那些傲慢自恃的蠕虫，如果我们知道它也渴望预知未来的奥秘，想象着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就是在警告它有一只山雀正在附近盘旋并对它虎视眈眈呢。风暴、地震、国家革命或是强权统治的倾覆等，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预示着它的诞生、成长和衰老。人类在炫耀自己时的狂妄自大丝毫不亚于此。被称作伪科学的占星术、占卜、巫术、泥土占卜、手相术以及其他各种占卜术的妄自尊大，亦毫不逊色于此。

我们姑且抛开无宗教信仰的古代圣言和一般宗教预言不论，而是仅仅将范围限定在现代那些将自己推向预知未来者这一显赫地位的人们，我们将会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是这些骗子们的黄金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在炼金术士的形象中得到过表述。这两种虚伪主张的联合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人们有理由期望那些掌握着诸如能使人延寿多达几个世纪这种非凡力量的人，同时也应当佯装能够预言那些作为超越自然瞬间存在标志的事件。世人总是愿意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奥秘，正如相信他们仅仅发现了一个奥秘一样。三个世纪前，欧洲最著名的占星术士都来自炼金术士之中。阿古利巴、巴拉塞尔色斯、迪博士、罗森克鲁兹教派以及其他炼金术士均投入巨大的力量来获取预言未来的知识，就像他们努力装作已得到了点金石和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一样。在他们那个时代，怪诞、魔幻和超自然的奇思异想比从前的任何时代都盛行。人们普遍认为魔王和星宿始终会干涉人间的事情，因而需要举行正式的典礼来与之协商。那些性情忧郁和抑郁寡欢的人，均投身于巫术的研究之中；而那些性情开朗一些且胸怀大志的人们便专心于占星术的研究了。后者在当时得到了统治者及政府的鼓励。在英格兰，从伊丽莎白时代到威廉姆时代，直至玛丽时代，法庭审判过程中占星术曾一度享有极高的声誉。迪、兰姆、福尔曼、利里、布克尔、盖德布利、埃文斯等诸博士及其他一些分布于城乡之间、不计其数的以算命为业的无名骗子们在当时盛极一时。他们帮助人们测算命运天宫图、寻找失窃的财物、预言婚姻的幸福与否、推算出行是否顺利以及为企业开业典礼选择良辰吉时等等不一而足，从修鞋铺开张到军队的行军出发均要占卜。用巴特勒的话来讲，人的确是：

依照命运之神的私下授意，
出卖月亮女神的珍言隽语；
所有的人或远或近地跑来，
郑重地围着他团聚在一起；
求他找寻家里丢失的铜锅，
还有路上不慎遗落的布匹。

在利里的《生平传记》（“Memoirs of His Life and Times”）中，大多记述了关于当时大批地位卑微的江湖骗子们的批评言论。他自称对他们蔑视至极，并非因为他们是占星术士，而是因为他们从为人们找回失窃财产中渔利因而作践了这门高尚的艺术。我们从巴特勒的讽刺诗及其细致入微的注解中可以看出，在那个魔法和妖术横行的岁月里有多少人依靠欺骗他人而生。即使在当今，那些以弗朗西斯·摩尔自居的历书编纂者们，依然享有多么高的声誉啊！然而，在查理一世和共和政体时期，即使是最博学、最高贵和最显赫的人物也会毫不犹豫地到炼金术士咨询，并且是最开放的方式。利里是巴特勒笔下以赛德罗

菲尔的名字流传后世的人物。据他称，他曾筹划写一部名为《占星术导论》的书，在书中将向整个王国证实这门艺术的真实性。许多军人都支持这一行动，他说，还有许多独立派团体和议院中不少德高望重的人物及他本人的许多忠实朋友们也支持他。这些人都是可以加入到他这一边来反对那些竭尽全力压制他们预言的长老会教友。而后，他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当他的著作出版时，他和另一位名叫布克尔的占星术士一起来到温莎的议会部队总部，在当地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居住的花园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随后，他们又被引见给了将军本人。将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间接地提到了他们的一些预言。他希望他们的学术是合法的并且符合圣经的教义，但他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他并不怀疑这两位占星术士敬畏上帝，因而对他们两位评价不错。利里向他保证说，占星术与圣经是高度一致的。并且根据他掌握的有关星宿的知识，他可以自信地预言，议会部队将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位骗子告诉我们说，在奥利弗摄政时期，他可以充分自由地写作。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独立派人士，所有的军人都是他的朋友。当他来到苏格兰时，看见一名士兵手举一本预言书站在队伍前面向从面前通过的一队队士兵高声喊道：“来呀！听听利里是怎么说的吧！你们是这个月注定要胜利的队伍！勇敢的孩子们，把敌人打败以后再读一读这个月的预言吧！”

在那场利里自称为预言之中的伦敦大火灾之后，他被下议院委员会派去调查这场灾难的起因。在他的1651年出版的《君主制，要还是不要》（“Monarchy or no Monarchy”）一书中有一幅插图，图中一边有人们身披裹尸布正在挖掘坟墓，另一边画着一座淹没于熊熊烈火中的城市。大火过后，有些自作聪明的立法委员想起了利里的书，并且还在议院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把这位占星术士召来。当罗勃特·布鲁克爵士告诉他被召见的原因是请他宣布所知道的一切时，利里随即如约前往。这对于狂妄虚荣的利里来讲无疑是炫耀其能力的一个绝好机会。他发表了一通长篇演说颂扬自己和他的伪科学。他宣称，在查理一世被处决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国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如何。于是，他便向星宿询问并且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将判断结果蕴涵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标记和插图中，以便将其真实的含义隐匿起来，不为世人所知，而仅让那些聪慧绝顶的人得以了解真相。这种做法是从众多的智慧先哲那里仿效而来的。

“你预见到失火的年份了吗？”一位议员问道，“没有，”利里回答道，“我并不渴望得知这个，因而也就未仔细进行占卜。”在进一步交谈之后，议会觉得根本无法理解这位占星大师所说的一切，只好毕恭毕敬地请他回去了。

由利里亲自讲述的一个令他颇感得意的预言，足以证明他强加给百万公众的是怎样的一堆无稽之谈。“在1588年，”他说，“他的一篇用希腊文印刷的预言可以解释英格兰从1641年至1660年的一系列灾难。”在预言的结尾他这样写

道：“在他身后走来的是一位可怕的名存实亡的人，随其一同来的还有殿下 G，他拥有世上最高贵的血统，他将获得皇冠，并将铲除一切异教，带领英格兰走向光明的未来。”下面即是对这段玄奥费解的荒诞之辞的解释：

“在修道院被废除了八九十年之后，最高统治者的名字仍被称做修道士”，他就是那个名存实亡的人。那位被称做殿下 G 或者是 C（G 这里是希腊的字母 Y，意同拉丁文中的 C，是字母表中第三个字母）的人便是查理二世，由于其家世的原因，据称他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

占星术士们在法国和德国得到的支持比在英格兰还要多。查理曼及其继承者们在很久以前曾对他们和巫师们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路易十一，这位极端迷信的君主，在其宫廷中豢养了大量的占星术士。而加德琳·蒂·麦迪赛丝，这位世上最为迷信的女人，很少就重要的事情向他们询问。她首先照顾的是其同乡们，在她统治法国期间，意大利的各类魔术师、巫师和算命占卜者曾横行一时。然而要论当时大名鼎鼎的占星术士，毋庸置疑，当属她丈夫国王亨利二世的御医——诺斯特拉德马思。他 1503 年生于普鲁文斯的小城圣雷米，其父是当地的一名公证人。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过了五十岁，由于他的著名诗集——《世纪预言》，他才开始为世人所关注。这本诗集是用极晦涩的语言写成的，使人几乎无法理解。1556 年，这本诗集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为此，亨利二世决定给他派一名训练有素的仆人为他效劳，并加封他为御医。1668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他的《真正的世纪》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经常与其君主谈论未来的奥秘。为此，除了照常得到医疗护理的佣金外，作为奖赏他还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礼品。亨利国王逝世后，他便告老还乡了。1564 年，当时执政的查理九世国王前往其家乡拜访了他。了解到诺斯特拉德马思不仅能够预知法国境内的未来之事，而且还能预言世界范围内几百年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查理国王深深地为之折服了，并对他充满了敬意。随即聘请他为国事顾问和御医，另外还对他加以皇家慷慨的赏赐。“总而言之，”他的传记中继续写道，“如果要讲完他所得到的这一切荣耀未免显得过于啰唆，一言以蔽之，来自天南海北的高官显贵和文人学士纷至沓来，仿佛他是能够传达神谕的先知一样。许多外国人还专程前来法国向他求教。”

诺斯特拉德马思的预言诗共有一千节，每节四行，通篇是晦涩难懂的含糊之词，就像旧时的神谕一样。这些预言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留有极大的余地，几乎可以适用于若干个世纪以内的很多地方。像利里书中讲述的关于那位高僧和那位可怕的名存实亡的人的解释等，这样的巧妙之词很容易找到可与

之牵强附会的其他事件^①。

时至今日，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沃龙乡下人当中仍深受欢迎，那里的老农妇们总是满怀希望和虔诚地向他求教。

凯瑟琳·蒂·麦迪赛丝并非其杰出家族中唯一豢养占星术士的成员。15世纪初，在佛罗伦萨有一位名叫巴斯勒的先生，他以能够窥探到未来的奥秘而闻名意大利。据说，他曾先后向柯斯默·蒂·麦迪赛丝预言过他会获得荣华富贵，而当时他仅是个平民百姓，因为他诞生时的运星带有与奥古斯特·恺撒和查理五世国王^②的运星相同的吉兆。另一位占星术士准确预言了亚历山大·蒂·麦迪赛丝王子的死。他任何时候处理任何事务都是一个非常周密细致的人，因而无人怀疑他在使其预言得到应验过程中做了手脚——这是他们这类人为维护其信誉常常采用的手段。他曾断定这位王子会死于他的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手中，这个人身材苗条，小脸盘，面色黝黑，并且非常沉默寡言。事情正如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亚历山大被一位堂兄弟劳伦佐在寝室里刺死了。这与上面的陈述非常吻合。《赫米普斯的复活》（“Hermippus Redivivus”）一书的作者^③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倾向于相信他是清白的，但他认为那位占星术士曾经被亚历山大王子的某个朋友雇佣前去向王子发出过危险警告。

另一则更精彩的故事说的是15世纪居住在罗梅格纳的一位占星术士，名叫安提奥克斯·蒂伯特斯^④。在当时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小统治者们都豢养了一批这样的人为他们服务。蒂伯特斯，这位曾经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过颇高造诣，并且发布过诸多预言的巴黎占星术士，在一些预测中已表现出了不凡的机敏和精明，因而他被请进了雷密尼的统治者盘多尔弗·迪·马拉德斯塔的家中，并

① 我们来试一下。在他的书中关于第二个世纪部分中，预言66是这样讲的：

“囚犯逃离危难，
命运随即巨变。
宫廷众人被捕，
兆示城市沦陷。”

“这是什么呢？”一位信徒可能会说：“这不是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他命运的改变，随即巴黎城被盟军占领的那段历史吗？”

我们再来试一下。在他书中第三个世纪的第98条预言中是这样说的：

“皇家兄弟争战忙，
不共戴天难相让。
各守堡垒针锋对，
干戈一生为称王。”

某些利里的追随者对这段预言理解起来不会有任何困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像长矛一样清楚明了”。如果这位占星术士在写这一诗节的时候不是明确地指教·米盖尔和教·皮德罗二人的故事，这一诗节如何会比其他节中少了许多闪烁暧昧和模棱两可之辞呢？

② 见《赫米普斯的复活》，142页。

③ 见《约书的悼词》，320页。

④ 见《佛罗伦萨轶事集》或《迈迪锡秘事》。

成为其门客。他的显赫声名向四处张扬，他的书斋也不断地被造访的达官贵人和前来咨询的顾客们挤得门庭若市。就这样，在短短时间内，他便聚敛了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财富。尽管他曾经如此春风得意，但最终却生活得十分凄惨，在断头台上了却了其悲悲喜喜的一生。下面要说的这则故事后来广为流传，并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屡次为后世的占星术士们成功地引用，来证明他们所献身的科学的真实性。据说，早在他去世之前，他曾道出了三则著名的预言——一则与他自身有关，一则与其朋友有关，还有一则是关于其保护人盘多尔弗·迪·马拉德斯塔的。第一则预言是关于他的朋友圭多·迪·勃哥尼的，此人是当时最杰出的船长之一。通过观测其星象和手相，蒂伯特斯面带悲色地告诉圭多，他将无端地遭到其至密好友的猜疑并因此而丢掉性命。尔后，圭多便问那占星术士能否预测一下他本人的命运。蒂伯特斯于是又观察了星象，发现他命中注定要死在断头台上。马拉德斯塔听过这些预言（这一点显然未必能够证明确有其事）以后，也要求占星术士预测他的命运，并强调说无论其命运将会如何地多灾多难，也请蒂伯特斯以实情相告不得隐瞒。蒂伯特斯屈从了这一要求，告诉他的保护人——这位当时意大利最兴旺发达和最有权势的王子之一，说他的生活将极度贫困，最终会像乞丐一样死在波隆那的一家普通医院里。这三则预言最终全部应验了。圭多·迪·勃哥尼被其岳父迪·本提弗哥列伯爵指控曾拟订过一次叛国计划，密谋把雷密尼城交给教皇部队管辖。随后，他被友好地邀请去赴晚宴，在餐桌前惨遭杀害，这是根据暴君马拉德斯塔的命令把他干掉的。与此同时，占星术士本人因为朋友一案的牵连也被投入监牢。他曾尝试过越狱，成功地从牢房的窗户爬出来躲进了护城河，后被狱卒发现。此事被汇报给了马拉德斯塔，他随即下令于次日清晨将蒂伯特斯处决。

而此时此刻，马拉德斯塔早就将他自己的预言抛到了九霄云外，况且他的命运也一直未给他带来任何的不安。然而，事情却仍旧静悄悄地按照既定的轨迹进展着，不断应验着预言。一个密谋把雷密尼城献给教皇的反叛组织成立了，尽管圭多·迪·勃哥尼是清白无辜的。虽然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城市还是落入了法兰庭诺斯伯爵之手。在城市遭到围困的混乱中，马拉德斯塔几乎来不及伪装便逃离了宫廷。在敌人的追击下，他东躲西藏，从前的所有朋友都离弃了他，甚至他的子女也反目不肯相认。最后，他在波隆纳染上了一种使人浑身乏力的疾病，没有人愿意向他提供安身之处，于是他被送进了医院，并在那里谢世归天。唯一使这则精彩故事的趣味性大打折扣的是，所谓预言实际上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被编造出来的。

当年，远在路易十四出生之前数周，以巴萨姆皮尔元帅为首的朝廷显贵们就请来了一位德国占星术士，让他住在宫中，随时待命，以便及时绘制出法兰西未来君主的算命天宫图。王后临产时，他又被带入隔壁的房间里，以便及时

得到婴儿降生的确切时刻。他观察的结果只是有三个字：diu, dure, filiciter；意思是这位新降生的小王子将来会长期在位，健康长寿，并且勤勉治国，功绩辉煌。这位占星术士一日三餐不愁，又是当朝的宠臣，从他嘴里说出这种吉祥的预言来实属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此后，为纪念这一事件专门铸造了一枚纪念章。纪念章的一面塑有新诞生的王子驾着阿波罗战车的英姿，并刻有“ortus solis gallici”——意思是冉冉升起的高卢人的太阳。

为占星术士做过最出色辩解的人，就是那位并非心甘情愿地实践过这门学术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他的许多朋友都曾请他占卜过星运，但总是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因为他不怕由于自己的坦率而激怒那些人。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却不断地迎合这种盛行一时的骗术。在他送给格拉克教授的《星历表》（“Ephemerides”）一书中，他写道：“那只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的胡拼乱凑，仅此而已。”然而他却不得不委身于此，否则他早就饥寒交迫了。“你们这些聪明绝顶的哲人们”，他在其所著的《第三者的介入》（“Tertius Intervenens”）一书中感叹道，“你们真是太过于责难这位天文学的女儿了！你们不知道她的美德。她必须以其迷人的魅力来养活她的母亲。如果人们不沉迷于向上天乞求未来命运的热望之中的话，一位天文学家的那点微薄收入是养活不了他自己的。”

巫术是继占星术之后的另一门被那些想预知未来的人们时常光顾的伪科学。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例子就是安得尔女巫和塞缪尔的魂灵。古代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深信，将死去的魂灵召回来向人们揭示上帝昭示给幽灵们的隐秘是可能的。有许多暗指这一话题的文章，都会使人立即将之与那卷经典读本联系起来。然而巫术从未在任何国家公开地得到过推行。所有的政府都将之视为一种穷凶极恶的犯罪。与此相反，占星术却得到了支持，这门学科的行家们也得到了赞许和奖赏。巫师则通常被处以火刑或者绞刑。罗杰·贝肯、阿尔伯特斯·迈格那斯、威伦那夫和阿诺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均被指控参与过这类亵渎神灵的勾当。面对如此责难，这门盛行的骗术总是显得那样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耗费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艰辛和困苦才得以证明其虚伪性。尽管如此，它从各个时期和国家的觊觎者们那里得到的巨大鼓舞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泥土占卜（Geomancy），或者说是通过在地上画线和画圆，以及其他数字图形的方法预知将来。这种方法在亚洲国家中被广泛使用，然而在欧洲却几乎无人知晓。

飞鸟占卜（Augury），这种根据鸟类的飞翔或内脏进行占卜的学问曾在罗马人当中盛极一时，随后同样在欧洲迅速扩散开来。当今大多数这方面的勤勉之士均沦为印度令人生厌的凶残罪犯。

占卜（Divination），其种类有许多，并且享有可引以为自豪而持久的声誉。

它从有历史记载的年代开始便统治着人类的思想王国，并且还会随着时间本身的流逝而持续下去。它在犹太人、埃及人、古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当中同样被广泛应用，而且也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现代民族中家喻户晓，即使是对于生活在非洲和美洲荒野中未受教育的游牧部落来讲也并不陌生。当今文明的欧洲所使用的占卜方法，主要源自纸牌、茶杯和观手相。唯独吉卜赛人将之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可是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们采用他们的茶杯底沉淀物的方法卜算来年的收成是否丰足，或者他们的老母猪能否多产下几只猪崽。同样，这些家庭中的少女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预知她们即将于何时成婚，选中的郎君皮肤是黝黑还是白皙，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和蔼还是暴躁。用纸牌占卜的方法，在现代人中相当受欢迎。尽管纸牌还不能为之已诞生了四百多年而引以为自豪。掌纹占卜有悠久的历史，曾为古代欧洲半数以上的乡村少女如痴如醉地信奉。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时代起便为埃及人所通晓。茶杯占卜也是一样，正如我们在《创世纪》（“Genesis”）中读到的那样，曾为圣约瑟夫所应用。树枝占卜的方法也曾被埃及人使用过。在相对近一点的时代，有人自称这种方法可以找到埋藏的珍宝。现在看来这种骗术在欧洲已被戳穿了。姓名占卜，或者说是根据姓名的字母来预测人的命运，另外还有它的各种变体，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占卜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再相信了。

下面所列的各种先前曾被使用过的占卜方法是由高乐在其《占卜神物》（“Magastromancer”）一书中给出的，并且曾经在《霍思年鉴》（“Hone's Year - Book”）一书的第 1517 页被引用过。

实体占卜（Stereomancy），或者称为通过组成世界的要素占卜。

天气占卜（Acromancy），或者称为根据大气占卜。

火卜（Pyromancy），也就是通过火来占卜。

水卜（Hydromancy），也就是通过水来占卜。

土卜（Geomancy），通过泥土占卜。

神卜（Theomancy），假称通过接受圣经和神灵的启示、上帝的旨意进行占卜。

鬼卜（Demonomancy），借助凶神和恶魔进行占卜。

幻卜（Idolomancy），通过偶像人物进行占卜。

心卜（Psychomancy），通过人的灵魂、情感和性格气质进行占卜。

人卜（Anthropomancy），用人的内脏进行占卜。

兽卜（Theriomancy），通过野兽占卜。

禽卜（Ornithomancy），通过禽类占卜。

鱼卜（Ichthyomancy），通过鱼类占卜。

植卜（Botanomancy），通过草本植物占卜。

- 石卜 (Lithomancy)，通过岩石占卜。
- 木卜 (Kleromancy)，通过木棒占卜。
- 梦卜 (Oneiromancy)，通过分析梦境占卜。
- 名卜 (Onomancy)，通过姓名字母占卜。
- 数卜 (Arithmancy)，通过数字占卜。
- 对数占卜 (Logarithmancy)，通过对数运算进行占卜。
- 胸骨占卜 (Sternomancy)，通过躯干上胸部至腹部的标记进行占卜。
- 胃卜 (Gastromancy)，通过腹部发出的声音或者腹部上面的标记进行占卜。
- 脐卜 (Omphalomancy)，根据肚脐占卜。
- 手相术 (Chiromancy)，通过手相占卜。
- 脚相术 (Podomancy)，通过脚相占卜。
- 指甲术 (Onchyomancy)，通过指甲占卜。
- 驴头卜 (Cephaleonomancy)，通过驴子的头进行占卜。
- 灰卜 (Tephromancy)，通过灰烬占卜。
- 烟卜 (Kapnomancy)，通过烟雾占卜。
- 香卜 (Knissomancy)，通过焚香占卜。
- 蜡卜 (Ceromancy)，通过熔蜡占卜。
- 盆卜 (Lecanomancy)，通过水盆占卜。
- 镜卜 (Katoptromancy)，通过镜子占卜。
- 情卜 (Chartomancy)，利用在纸上书写或者情人卡进行占卜。
- 刀卜 (Macharomancy)，通过刀剑占卜。
- 水晶卜 (Crystallomancy)，通过水晶石占卜。
- 指卜 (Actylomancy)，通过戒指占卜。
- 筛卜 (Koskinomancy)，通过筛子占卜。
- 锯卜 (Axinomancy)，通过锯来占卜。
- 铜卜 (Chalcomancy)，通过铜管或其他金属占卜。
- 肤骨卜 (Spatilomancy)，通过皮肤和骨骼等占卜。
- 星卜 (Astromancy)，通过星宿占卜。
- 影卜 (Sciomancy)，通过阴影占卜。
- 骰卜 (Astragalomancy)，通过骰子进行占卜。
- 酒卜 (Oinomancy)，通过葡萄酒的残渣进行占卜。
- 果卜 (Sycomancy)，利用无花果进行占卜。
- 酪卜 (Tyromancy)，通过干酪进行占卜。
- 粉卜 (Alphitomancy)，通过粗粉、面粉或糠占卜。
- 谷卜 (Krithomancy)，通过玉米或谷物占卜。

鸡卜 (Alectromancy)，通过公鸡进行占卜。

环卜 (Cyromancy)，通过画圆圈来占卜。

灯卜 (Lampadomancy)，通过烛火和灯火进行占卜。

解梦术，也就是一种解释梦境的技艺，是远古时代留给后世的一份“遗产”。它曾存在于为人类精神和肉体产生巨大变革的全过程之中。五千年的史录足以证明一种信念在宇宙间的广泛传播，这就是技艺高超的法师能够通过给人解梦预知其未来的前途。这种技艺的规则，如果古代曾存在的话，现在也无人知晓了。然而当今一条简单的法则便完全揭示了这一奥秘。这就是正如基督教世界中所有自作聪明的人们所做的那样，把梦的结果解释为与梦境相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梦见肮脏的东西，你就会得到珍贵的东西；如果梦见死的东西，那么你会听到生的讯息；如果梦见金银，你就会有失去财宝的危险；如果梦见有许多朋友的话，你将为许多敌手所困扰。然而，这条法则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你梦见小猪当然很幸运，可要是你梦见一头大公牛就很不幸了；若是梦见你掉了一颗牙，最近你肯定要失去一位朋友；如果你梦见你的房子失火，你将会收到远方他乡的音讯；如果你梦见了害虫，这是你的家人要得疾病的征兆；如果你梦见蛇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一些朋友原来是最险恶的敌人；然而，最幸运的梦还要数梦见你正在齐脖子深的泥沼中挣扎翻滚下沉；梦见清澈的水意味着悲伤；如果你梦见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站在大街上，不知到哪儿找衣服遮体的话，这表明巨大的灾难、痛苦和困惑即将来临。

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和欧洲、美洲大陆上可以找到一些专门从事解梦的年长的乡下女人。人们对她们的释言崇信不已，仿佛她们说的都是神的意旨。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存在这样一些家庭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照例在每天清晨坐在餐桌前讲述自己昨夜的梦境，并根据对其梦境的诠释决定当天的喜与悲。对于这些人来讲，梦境中出现的哪怕是一朵绽开的花朵或者是一颗成熟的果实都无不预示着祸福。田野上或者是森林中的每一棵树木，如果被入梦到了的话，都无不被赋予相似的、能够左右人的命运的非凡力量。梦见灰烬预示着长途的旅行；如果梦见一棵栎树，则预示着长寿和兴旺发达。对于一位少女来讲，当她梦见自己剥去了一棵树的皮时，这预示着她的名誉将受到污损，而这对于一位已婚的妇女来讲则象征着她的一位亲人即将去世，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则预示着即将继承一笔遗产。梦见一棵光秃秃的、没有叶子的树时，这预示巨大的伤痛；而梦见一根没有枝杈的树干则兆示着绝望和自杀。老一些的树对于做梦人来讲要相对吉祥一些；要是梦见一棵火树就更好了，它预示安逸和财富。菩提树是出海远航的征兆；紫杉和赤杨则是两个不祥之物，对于年轻人而言预兆着

疾病，对老年人而言则预兆着死亡^①。下面所列出的是被赋予了征兆未来含义的花卉和水果品种中最重要的若干种，它们均是通过有效途径被认定了的，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芦荀，捆扎成束，这是眼泪的象征；如果你梦见它正在生长，那么这是好运的标志。

芦荟，无花，预示着长命百岁；有花，预示着遗产。

朝鲜蓟，这种蔬菜预示着不久你将获得意外之人的帮助。

龙芽草，这种药草表示你的家人将要患病。

银莲花，这种植物预示着爱情。

报春花，长在花坛中的，代表幸运；长在盆中的，代表婚姻；而若要采摘的话，则预示着孀居。

覆盆子，预示着一次愉快的远足。

金雀花，是家庭增添新成员的征兆。

花椰菜，预示着你所有的朋友将藐视你，或者是你将陷入赤贫的境地而无人同情。

酸叶，代表获得一份乡下来的礼物。

水仙花，如果一位少女梦见了水仙花，则表示善待她的天使向她发出了警告，告诫她不要同她的情人一起走进树林中去，或者是进入任何漆黑寂静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们可能无法听到她的呼救。唉！如果她对这个警告置若罔闻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她将不再佩戴花环，取而代之的是凄凉的柏树，还有从粗枝上断裂下来的接骨木。”

无花果，如果颜色翠绿，预示着困窘；如果是被风吹干的，则穷人会变得有钱，富人则会得到欢笑。

三色堇，预示着心中痛楚。

百合花，预示着欢乐。

睡莲，预示着来自海上的危险。

柠檬，预示着分离。

石榴，对于单身的人预示着幸福美满的婚姻；而对于已婚却不和的人预示着和解。

^① 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在英格兰和法国，人们对于解梦书籍和其他同类无聊作品的需求是如此之大。有两本书在英格兰得到了空前的流行，若干年间仅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售出50版，并且还在曼彻斯特、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都柏林等重新印刷发行。其中一本叫做《布里吉特嬷嬷的解梦书和命运的先知》；另一本叫做《诺伍德吉卜赛人》。据一位对此有兴趣的人讲，这类书是有一定市场需求的，其价格从一便士到六便士不等，主要读者是一些女佣和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全国每年可达一万一千人；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每年售出的书都不少于这个数字。这个时期售出的总数将达到三十三万册。

汶珀树，预示着愉快的交往。

玫瑰，预示着幸福甜蜜的爱情，并且远离各种悲伤。

酢浆草，梦见这种药草则标志着你将很快有机会运用你的一切深谋远虑去克服一些巨大的灾难。

向日葵，表示你的高傲之心将被深深地伤害。

紫罗兰，对于单身者预示着不幸；对于已婚者预示着欢乐。

任何种类的黄花都代表忌妒。

紫杉果无论对哪种性别的人都预示着失去人格。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些释梦的规则根本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当一位英格兰的农家女梦见了一朵玫瑰花时，清晨她的双颊会闪烁着喜悦的光彩，而诺曼底的农家女子会因为梦见同样的东西而感到震惊、烦恼和失望。一位梦见橡树的瑞士人绝对无法分享英格兰人由此得到的那份欢乐，因为他会认为这种梦境是对他的一种警告，一种巨大的灾难会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而降临到他的头上。因此，无知和轻信的人们会给他们自身带来剧烈的痛苦和烦恼。如此这般，他们便撒下了一张捕捉不幸的大网，在毫无价值的希望和完全不幸的恐惧中度过他们的一生。

征兆。在人们偶然发现的各种自寻烦恼的法子当中，以及他们对于揭示未来奥秘的毫无结果的希望里，象征和征兆占据了极为显著的位置。自然界中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某一事件很少不为预言家们看做或吉或凶的预兆。而后者往往是以最大限度的数量存在的，我们在折磨自己方面表现得远比在探寻我们周围事物发生的缘由以获得愉悦方面天才得多。我们偏离行进的道路仅仅是为了寻求不适的感觉。生活的苦酒对我们味觉的刺激好像还不够味儿，我们又提炼出过量的毒药放进去，当然，我们不去制造这些毒药，它们是不会存在的。爱迪逊说过，“我们在无端的小事故中遭受到的苦难与在真正不幸中是一样的。我们懂得，一颗飞逝的流星可以打破长夜的宁静。也曾看到过一个热恋中的男人，在刚刚想到一个愉快的念头时便面色苍白，毫无食欲。午夜的一声枭叫比一伙强盗更能给一个家庭造成恐慌，甚至是一声蟋蟀的鸣叫也比一声狮吼更令人惊恐万分。再没有比面对充满了预言和征兆的想象而显现出镇定自若的事情更微不足道了的。一只生了锈的铁钉或者是一只弯曲的别针忽然摇身一变成为非凡奇异之物了”。

在爱迪逊写过以上这些话之后的一百二十五年间，众多的奇谈怪论不攻自破。无数的谬论和欺世之言也被时间的车轮碾得粉碎。然而这些东西依然未伤筋动骨，照旧使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生活在惊恐和痛苦之中。对于征兆的信仰不仅局限于卑贱无知者当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统领大军的将军也深信烛光中出现裹尸布的幻影是不祥的兆头，应当引起警觉。而尽管有些有学问的人获得了

文学的最高荣誉，但他们仍旧紧紧抱住那些微不足道的荣誉不放，唯恐有哪一样会被别人夺走，因为“在死一样沉寂的深夜里它们被盗走时，人们的双眼紧闭，酣睡不已”。

一条狗在大街上朝着月亮狂吠。那些自称承认预兆的迷信对人类来讲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人，依然不得不坦白地讲，尽管他们还有理智，可仍然无法抗拒当听到墙上一种被称为“死亡之钟”的无害昆虫嘀嘀嗒嗒的叫声时，或是看见一块长方形中空而中空的碳块蹦出火炉外时感到的对死亡的恐惧。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不幸征兆，它们都是对那些世俗软弱之人的警示。他们即使打个冷战也会认为此时此刻一个仇人正在践踏他们未来的墓地。如果他们清晨步出家门时遇见一头母猪，这是当日不吉祥的征兆；遇见一头驴，则预示着不幸。从梯子下面穿过和在圣·米歇尔节时忘记吃鹅，以及从甲虫身上踩过或者是吃下了一对孪生坚果仁，这些都是极为不幸的事情。对于那些不小心洒了盐的人来讲，这同样预示着痛苦。洒落的每一颗盐粒都会给他带来悲痛的一天。如果十三个人同坐在一张餐桌前进餐的话，其中必有一人当年毙命，其他所有的人也都会倒霉。这是所有征兆中最糟糕的了。颇具幽默感的吉青纳博士曾讲过，他发现有一种情况下十三个人同桌进餐确实会带来不幸，那就是饭只够十二个人吃的时候。然而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并非如此活跃，他们对此也并非持那种聪明的观点。同样的迷信在欧洲几乎每个国家中传播着，甚至有人把13这个数字看做是一切不祥之物的代表。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钱夹里有十三枚硬币的话，就会像丢弃污物一样扔掉多余的一枚。达观的布莱哥在他优美的歌曲——《十三人共餐》（“Thirteen at Table”）中，给这一令人羞愧的迷信赋予了一种诗意，并按照他往常的习惯在其歌谣中融入了天才智慧的一课。他在用餐时弄洒了盐，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是第十三位客人。正当他哀叹自己的不幸、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疾病、苦难和坟墓的景象时，他忽然间被死神的出现惊呆了。这个死神并非是以险恶仇人的面目出现的，也不是以飞奔而至的骇人骷髅出现的，而是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她提示着我们因她的来临而感到恐惧并折磨自己这样的愚蠢行为。这时的她依然是人类的朋友，而并非是敌人，她把我们从躯壳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如果人们能够这样看待死亡，健康、智慧地生活，直到死神不可避免地降临的话，他们该能够免去多少悲伤和苦恼啊！

在吉兆当中，最吉利的莫过于遇见一匹黑白斑驳的马了。如果遇见两匹马的话就更幸运了，若是此时你吐三口唾沫，许个愿，那么你的这个愿望就会在三天内得到满足。如果你无意间将双脚的长筒袜左右穿反了，这也是一个好的征兆。可是如果你是故意这样穿袜子的话，你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连打两个喷嚏也是很幸运的象征，但是如果你再打第三个的话，这种征兆便会失灵，你的

好运也会随即化为泡影了。如果一只陌生的野狗跟着你走，并向你摇尾巴献殷勤，还贴在你身上撒娇的话，这是巨大财富的象征。同样，一只陌生的雄性野猫来到你家向你的家人表示出明显的亲近，这也是幸运的。可是如果它是只母猫的话，那就正好相反了，这是巨大不幸的征兆。如果一群蜜蜂光顾你家的花园，这表明巨大的荣誉和伟大的功业在等待着你。

除了以上这些窥视未来的方法之外，你还可以通过细心地感知身上各处的瘙痒来预测未来。比如说眼睛或者鼻子瘙痒，这是你将会有短暂烦恼的征兆；如果脚痒的话，你将踏上陌生的土地；如果你胳膊肘痒痒，说明你将更换一位伙伴；右手痒痒预示着你将很快获得一笔钱财；如果是左手的话，你将不得不花掉这笔钱。

以上所述仅仅是在现代欧洲为人们所普遍信奉的一些征兆。如果将所有征兆都列出来的话，其冗长的篇幅足以令您感到厌倦不已。欲详尽叙述东方国家所信奉的各种骗术也同样是无益的。各位读者可能都会记得收录在《特里斯·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的那句包容万物的诅咒惯用语——如果你诅咒一个你记忆中或者是想象中的人，那么你一定会计找到他。东方信奉的征兆信条在包罗万象方面丝毫不比西方逊色。身体的每一次运动、意念的每一次活动，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含有一定的征兆。包括自然界中物体的每一种形态，甚至是云彩的形状和天气的变化，每种颜色、每种声音，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或者是鸟类和昆虫的，抑或是无生命东西的，都是一种征兆。对于激发一种不值得珍藏的希望或者是一种足以使人陷入困境的恐惧来讲，任何东西都并非是不重要或微不足道的。

对于各种征兆的信仰萌发了早期所谓的迷信，也就是把那些相对而言更灵验的特定日子作为窥探未来奥秘的时间。以下资料为原文摘自颇受欢迎的布里吉特修女院长的著作《梦与征兆读本》（“Dream and Omen Book”）一书，反映了当代英格兰人的信仰。关于这些宗教仪式的悠久历史，心怀好奇的读者可以在《每日读本》（“Every-day Book”）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1月1日——如果一位妙龄少女在睡前饮下一品脱混入了小母鸡生的蛋和蜘蛛腿与鳗鱼皮粉末的冰冷泉水用护身符搅拌的话，那么她未来的命运就会在梦中展现出来，这种魔力在一年中除这一天以外的其他任何日子都会失去灵验。”

“情人节——请一位单身女人在这一天清晨早早地走出家门，如果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位女士，那么她当年不会出嫁；如果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位先生，三个月内她必成婚配。”

“报喜节——下面这些符咒在这一天中会得到应验：在一根细线上绑着三十一个坚果，配以混有蓝丝的红绒线，在睡觉前系在脖子上，并不断重复吟诵一句话：啊，我渴望！啊，我渴望看见我真爱的人！”

“午夜一过，你就会在梦中遇见自己的情人，同时可以预知你未来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主要事件。”

“圣·斯维新节前夜——选三件你最想知道的事情，把它们用一支新钢笔蘸上红墨水写在一张精致的纸张上，这张纸要事先剪去四个角并将它们烧掉。写好了将纸折成情人结在外面绑上三根自己的头发。将这张纸放在自己枕头下面连续三夜，那么你预先知未来事情的好奇心便会得到满足。”

“圣·马克节前夜——当时钟敲响十二点的时候，去最近的教堂南面的墓地中拔三把草（越高越繁茂越好），在就寝前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并虔诚地反复吟诵下面这段话三遍以上：

“圣·马克节为预言所保佑，我在一切希望与恐惧面前泰然处之，
让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吧，不论祸与福；
不论地位是高还是低；

也不论将来是独身还是有如意郎君相伴，我的星座主宰着我的命运。

“若是当晚你未做梦，凄惨的独身生活将终生与你相伴。如果是梦见雷电交加，你的一生将充满巨大的磨难和悲痛。”

“圣烛节前夜——这天夜里（贞女玛丽亚的洁身之夜），让三位、五位、七位或者是九位年轻少女聚集在一间方形室内，房间的每个角落均垂下一束甜草，并混以芸香和迷迭香，然后放上一块面粉和一些橄榄油及白糖制成的蛋糕，每位都同样地尽一份力并承担相应的费用。最后，这块蛋糕被切成等大的小块，每块蛋糕在切开时都标上相应的一位少女名字的字首大写字母，然后将这些蛋糕放在火上烘烤一个小时。整个过程中少女们紧抱双臂、双腿交叉、一言不发。每块烤好的蛋糕均被用纸包起来，少女们在包装纸上写下所罗门圣歌的爱情部分。如果她们将之放在枕头底下，则会梦想成真。她也将见到未来的丈夫和孩子们，并且知道她的家庭将会贫穷还是富有，生活将舒适还是相反。”

“仲夏节——采来三朵玫瑰花，用硫黄熏之，在白天三点整在水松树下烧掉第一朵花；第二朵埋在一座新葬坟墓中；剩下一朵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三夜之后，用木炭火把它烧掉。在这段时期内你的梦境将预示着你未来的命运，而且按照布里吉特嬷嬷所说的，更神奇而可贵的是，即将与你成婚的那位先生会感到不安，直到他来找你为止。除此之外，你还将永远地在他的梦中出现。”

“圣·约翰节前夜——用最好的黑色天鹅绒（质量差的不行）做一只新的针插垫，在其中一面用最小的针以最大的字刺上你的名字。另一面用一些大针刺上一个十字，再在其周围刺上一个圆圈。当你晚上脱下袜子时将之放入袜子当中，然后将其挂在床脚处。那么你的未来生活便会一幕幕地在梦中出现。”

“当年的首次新月——在一年中的首次新月这一天，打来一品脱清泉水，加入一些白色母鸡所产鸡蛋的蛋清、一杯白葡萄酒，三枚剥去了皮的杏仁、还有

一调羹白玫瑰水。晚上睡前喝下这种水，但要喝足三口，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同时反复诵读下面的诗句，要发音清晰明了，但声音不宜过大，以免被别人听去：

“如果我梦见清纯的水
在黎明之前，
这预示着我将忍受贫穷，
生来与财富无缘。
如果我梦见品尝啤酒，
次等品我就感到很愉悦了——
好运与厄运在我身上交替出现，
悲伤和快乐时时出演。
可是一旦我梦见啜饮葡萄酒，
富贵和快乐将终生与我为伴。
酒味愈浓，欢乐越甜——

预示我命运的梦啊，快些出现，快些出现！”

“2月29日——这一天由于每隔四年才遇到一次，因而对于那些渴望窥测未来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满怀热望地想知道未来如意郎君的相貌和肤色的年轻少女们，更是出奇的吉祥的一天。要采用的符咒是这样的：将二十七枚最小号的别针每三枚一组插入一只硬烛之中。从其底部一端点着，并将其置于一个用从处女之墓取来的黏土烧制而成的烛台上面。将烛台放在壁炉的左角处，当时钟敲响十二点的时候，立刻就寝。当蜡烛燃尽之时，将别针取来放入你左脚的鞋中。如此，不出九个夜晚，你的命运便会展现给你。”

至此，我们已经简要地回顾了各种窥测未来的方法，尤其是那些在现代社会仍为人们所运用的。这些荒唐事情的主要特征在各国的表现基本一致。民族的个性和特点导致了一些在解释和含义等方面的差异。山区的居民会把一些他们常常遇到的自然现象作为未来事情发生的征兆。而平原居民也类似地把他们周围的事物作为寻求未来命运的依据，同时使他们的迷信带有了一些地方的色彩。同样的精神力量使他们乐此不疲地预测未来——同样地渴望得知上帝对他们隐瞒的东西。然而，人类在这方面所存有的好奇心几乎不可能得到完全根除。死亡和疾病的命运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无宗教信仰者和愚昧无知者来讲，总是令他们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因此，只要这种思想存在于世，神学家们便会传播其对神灵的不恭，哲学家也会论述其荒谬无稽，尽管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这些荒唐的思想已经被大大地消除了。那些算命先生和预言家们也失去了往日享有的声望，以至于不得不隐居度日。现在再也看不见他们当初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的情景了。可见，到目前为止已发生了显著的改观和进步。

第十六章 催眠术士

有人相信他们是神奇的贤哲
有人认为他们已陷癫狂

——毕替吟游诗

众所周知，想象力对疾病具有异常奇妙的影响。一个手势或一个眼神会使虚弱轻信的病人忧虑重重、大为烦恼，而如果有足够的信心，一粒面包药丸会胜过所有的灵药。1625年布雷达围城，在所有其他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奥林奇亲王用善意的欺骗配以医疗手段成功地治愈了所有因坏血病而濒临死亡的士兵。^① 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联系到成百上千类似的例子，尤其是那些来自巫术历史中的事例。那些可笑的仪式、奇特的手势和巫师术士的粗俗术语，常使得轻信、神经紧张的女人们惊恐不已，因而导致了歇斯底里和其他一些类似的疾病。我们现在已完全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在当时这些疾病的症状却被看做是魔鬼在作祟。不仅受害者和周围的人这样以为，甚至连那些实施巫术的人也深信不疑。

在炼金术日渐失宠却又竭力挽回自己声誉的时代，一种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新的欺骗性学说异军突起，在炼金家中也多有追随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转而成为催眠术士的喉舌。这种学说的最初形式是矿物磁性说或矿物催眠术，后来又出现了动物磁性说（或催眠术），而后者作为这种学说的名称沿用至今，在这一过程中它曾蒙蔽了成千上万的人。

最早引起世人注目的是矿物催眠术家，他们作为现代庸医的“杰出的前辈”是当之无愧的。现在人们对巴拉塞尔苏斯作为炼金术的开山鼻祖已产生疑问，但他作为一位催眠术家的地位却坚如磐石。本书中关于炼金术的章节中已提到，他像几乎所有杰出的擅长催眠术的专家一样，也是一位内科医生，而且他也假装自己不仅仅可以炼金，求得长生，而且能够治愈任何一种疾病。为了后一种目的，他成为把玄妙的超自然的力量归结到磁石的第一人。他显然为一种笃诚

^① 见凡·德·迈尔关于布雷达围城的记载。驻军染上了坏血病，奥林奇亲王派人给医生送去两三个小药瓶，内装春黄菊、苦艾和樟脑混合煎制的药液。他吩咐医生告诉士兵说这种药非常罕见、异常贵重，是历经千辛万苦冒着极大风险从东方取来的。这种药效力很强，一加水中加入两三滴就会产生极佳的疗效。士兵们非常信任他们的统帅，于是兴高采烈地服了药，很快便痊愈了。他们后来二三十人成群地围到亲王身边，称赞他的医术，对他千恩万谢。

的信念所驱动，认为磁石就是点金石。如果说它不能够使金属变形，那么它却至少可以缓解人类的痛苦，抑制病情的恶化。他在波斯和阿拉伯云游多年，寻找东方神话中著名的硬石山。他在巴塞尔行医时，把自己配制的一种灵药叫做“金丹（万灵药）”——一种石头或水晶。他宣称这种药具有磁性，可以治愈癫痫、歇斯底里和痉挛性疾病。不久，有人开始效仿他的行为。他日渐声名远扬，而由此也便播下了这种谬误的第一粒种子，此后日渐扎根，变得繁茂。尽管现代有些从事同种职业的人极力否认，但它却仍应被看做是催眠术的起源，因为我们发现，巴拉塞尔苏斯之后又接连不断有规律地出现了一些矿物磁学家，直至梅斯梅尔的最终出现给这种欺骗性学说增添了新的特征。

巴拉塞尔苏斯鼓吹说，自己能够通过磁石把疾病从人体移植到土壤中去，这种移植可以用六种方式施行。其中一种便足以说明实施的方法和程序。“如果某人遭病痛折磨，局部或全身痛楚，不妨试试下面这种方法。拿一块磁石，用木乃伊浸渍，与肥沃的泥土完全混合。在泥土中撒几粒与这种疾病性质相同的种子，然后把这细细筛过并用木乃伊浸渍的土放到陶瓷容器中。每天用洗液清洗疼痛部位或全身，然后用这种洗液浇灌种子。这样疾病便会从人的身体移植到种在泥土中的种子上。然后把种子从陶瓷容器移植到土中，它们便渐渐开始萌芽生长。它们成长的同时病痛也在慢慢减轻，等到它们完全长成，疾病也会消失殆尽。”

耶稣会会士基歇尔笃信磁石的效用，他同炼金术士进行争论，意在揭露炼金术的欺骗行径。一位患疝病的病人曾求助于他，他指示病人吞服了一小块化成粉末状的磁石，同时他在病人外部凸起部位贴了一块用铁屑制成的药膏。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在磁石到达内部的相应位置后会对铁屑和肿块产生吸引力。根据他的观点，这样处理后肿瘤便会迅速安全地消退了。

随着这种新磁性说的广泛传播，人们发现任何因金属物质造成的创伤都可以用磁石来治疗。时光日渐推移，这种妄想也日益膨胀，人们认为剑磁化后可以治愈所有它所造成的创伤。这便是著名的“武器药膏”的来源，它在17世纪中期曾风行一时。下面便是巴拉塞尔苏斯开出的药方，用于治疗任何除了像穿透心脏、大脑或动脉的利器创伤。“取生长在绞死后尸体置于露天的小偷脑袋上的苔藓、木乃伊和仍然温热的人的鲜血各一英两，人体板油二英两，麻子油、亚美尼亚红玄武土各两钱。把它们在研钵中充分混合，然后把这种止痛药膏盛于窄长方形的瓮中。”将利器在伤口流出的鲜血中浸渍，然后细细地涂上一层药膏，置于阴凉处。同时，用洁净的水充分冲洗伤口，用一块软软的干净亚麻布包扎。每天清除伤口化脓部分或做其他必要处理。《外国评论季刊》第十二卷中有一篇关于动物磁性说的精彩之作，作者在文中提到这种疗法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除了在武器上涂擦油膏之外，外科大夫治伤也遵循几乎完全相同

的方法。”“武器药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时时会被人提及，还有很多人热切地提出要求，希望给予这种发明以其应得的荣誉。弗卢德大夫或那位炼金术士阿弗卢克提伯斯异常热心于把这种发明介绍到英格兰。他使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治愈了几个病例。其实说穿了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他吹嘘这种药膏的神奇功效以鼓舞病人、增强他们信心的同时，他也从未忘记那些普通的比这些虚幻的东西重要得多的治疗措施，如清洗包扎伤口，等等，而这些措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达到治伤的目的。弗卢德进一步宣称，如果磁石应用得当，可以用于治疗任何疾病。但是，正像地球一样，人体也有南北两极，磁性只有在人体处于北部位置时才能得以应用！在他盛极一时的时候，曾经有人对他和他最为得意的止痛药膏提出质疑。然而，这并没有或很少妨碍人们对这种止痛药神奇功效的迷信。有位“弗斯特牧师”曾写过一个小册子，题名《擦去武器药膏的海绵》。文中他宣称，人们自己使用或推荐别人使用这种药膏与推行巫术一般无异。这种药膏是魔王撒旦发明的，他最终会降罪于任何一个曾经对这种药给予过哪怕一点点鼓励的人。弗斯特牧师说：“事实上，是撒旦自己亲自将这种药膏给了巴拉塞尔苏斯，那位大夫又给了皇帝，之后传之于朝臣，朝臣又传于白伯提斯塔·鲍塔，最后到弗卢德手中。弗卢德本人是个大夫，现在住在伦敦城并在此行医，此人竭尽全力地维护这种药膏。”在遭受此类攻击之后，弗卢德大夫拿起笔来为自己的药膏辩护。他的应答是：“挤干弗斯特牧师的海绵；在哪些方面可以发现持海绵者对其同行进行的不正当的肆意侮辱；他恶毒中伤的文章的毒焰因真理的严峻冷水泼洒而熄灭；最后，他用于擦去武器药膏的海绵的有效力被榨出，终于彻底消失殆尽。”

这种争论出现之后不久，又一位武器药膏的更引人注目的忠实信徒出现了，他便是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他是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的儿子。那位父亲因参与“火药密谋”被处决。这位先生是一位学者，知识渊博，精明能干。但炼金术士过分渲染的信条对他影响深远。他笃信点金石并希望说服笛卡尔，将其一生致力于寻求长生不老药或其他可以使人类生命无限延长的途径。他让自己的妻子，美丽的维尼夏·阿纳斯塔西娅·斯坦利食用毒蛇喂养的阉鸡，希望她可以将自己的美貌保留一个世纪。这种做法说来源于维勒纳沃的阿诺德。像迪格比先生这样能干的人，一旦他接受了武器药膏的说法，就有望将这种信念发挥到极致。然而，这种药膏到他手中却变成了一种药粉，被称为“同感粉”（Powder of Sympathy）。他假装自己的这种知识从一位卡迈尔派白袍行乞修士那儿学来，而那位修士又得之于波斯或亚美尼亚一位著名的东方哲学家。詹姆斯国王、威尔士王子、白金汉公爵和其他很多显贵都相信这种药粉的神效。下面这一著名的医疗病例由凯内尔姆爵士在蒙彼利埃向一群博学之士宣读：詹姆斯·豪威尔先生是著名的《树木志》（“Dendrologia”）的作者，并曾有其他著

述。有一次，他偶然赶上自己的两位最好的朋友决斗，他立刻冲到两个斗士中间，试图进行劝解。他一只手抓住其中一位的剑柄，另一只手抓住另一位的剑刃。在狂怒的支配下，两个人丧失了理智，毫不理会朋友的劝解，并竭力想排除这个“障碍”。被抓住剑刃的那个人粗暴地把它撤回，锋利的剑刃严重地伤害了豪威尔的神经和肌肉，伤至手骨，几乎把他的整个手掌割掉；另一位几乎在同时把剑从他手中挣脱，对着敌手的脑袋奋力一击。豪威尔先生发现后心念急转，迅疾举起那只受伤的手以阻止他的突袭。剑刃砍在他的手背上，伤势异常严重。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说：“当时有什么厄运星斗主宰着他们，使得两个人都刺伤了最亲爱的朋友。而如果当时他们头脑清醒一点，是会为他们的朋友献出自己生命的。”两个人看到伤口崩出的鲜血溅到豪威尔先生脸上，立刻把剑扔掉，抱住他，并用袜带把他的手包扎起来，以阻止鲜血继续外流。然后两人把他带回家，并立刻派人请来了外科大夫。詹姆斯国王非常欣赏豪威尔，知道他受伤后就把御医派去给他疗伤。我们现在必须用凯内尔姆·迪格比的讲述来继续这个故事。“我的住处离他家很近，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四五天之后，他来到我的住处，求我看他的伤口。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有应付这种情况的最好药方，我的医生因担心它会长坏疽，打算截掉这只手’。当时，从他的面色可以看出，他正忍受着极大的痛楚。他告诉我，由于严重炎症的影响，疼痛简直是无法忍受。我告诉他我非常乐意为他效劳，但是如果他万一得悉我怎样不碰他的伤处为他治伤的反常举措，也许他就不再会同意让我治疗了：因为他可能以为这种方式没有什么效用或者以为这是一种迷信。他回答说，‘人们告诉我许多有关您的医疗方法的奇妙之处，所以我对它的效用并没有丝毫怀疑，而且所有我要对您讲的都可以用一句西班牙谚语来表达——让奇迹发生吧，虽然由穆罕默德带来。’于是我问他要一件沾有他手上血迹的东西，他立刻让人取来了包扎伤口的袜带。然后我要了一盆水，之后从书房里拿了一把硫酸盐药粉，并把它们溶解。那条沾满血迹的袜带一拿来，我便立刻把它放到盆里，时不时地观察着豪威尔先生的动静。他正站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与一位先生交谈，根本没有注意我在做什么。然而他突然惊跳起来，似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奇妙的变化。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痛苦，但现在我不再觉得痛楚了，我感觉有一种凉爽舒适的东西在我手上展开，似乎是一块湿的手绢，它把令我备受折磨的炎症带走了’。我答道，‘既然觉得我的疗法效果很好，我建议你把膏药都除掉，让伤口保持清洁，不要过冷过热。’这件事情立刻便有人禀告了白金汉公爵，之后不久又告知了国王，他们都感到很好奇，希望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晚饭后我把袜带从水中取出来，放到烧得正旺的火旁烘干。袜带快干的时候，豪威尔先生的仆人跑来说他的主人感到自己正被烧灼，似乎他的手正放在燃烧的煤块中间。我告诉他说，虽然豪威尔先生现在痛苦，但很

快就会觉得舒适多了。因为我已知道这种痛苦产生的原因，要尽量避免让它再出现。我对他说，也许他回去之前，他主人手上的炎症便会消失。但是，如果他丝毫不感到伤势减轻，我希望他立刻回来见我。如果情况好转，就不必了。于是仆人便回去了，我又把袜带放入水中，于是他回去后发现主人的痛楚消失了。简短说来，后来他便不再觉得伤口疼痛，五六天之后伤口便开始结疤，完全愈合了。”

这就是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精彩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实施类似疗法的人的虚浮自吹也毫不逊色于他。当时人们也不总是以为用“同感粉”或“武器药膏”来治伤很有必要。用手对剑进行磁化（动物磁性说的第一线微弱曙光）便足以治愈这把剑所致的创伤。他们宣称，如果他们的手指向上抚摸那把剑，伤者会立刻感到伤痛缓解，但如果方向向下，他就会感到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关于磁性的威力和神效的观点令人颇感兴趣。这种观点认为，可以在人的肉体上制造一种“情感字母表”。（Sympathetic alphabet）通过它人们即使远隔千里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快速沟通信息，交流思想。从两个人的胳膊上各割下一块肉，然后在它仍然温热、滴着鲜血时将它移植入对方身体中。虽然肉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继续“成长”，但它仍然与原来的主人息息相通，因而任何对它的伤害都会牵动旧主人的敏感神经。在这两块移植皮肉上刺写了字母表，于是，当他们需要进行交流时，其中一个人要用一根磁针刺一下胳膊，即使两人中间隔着浩瀚的大西洋，那位朋友也会立刻接到这个通告，准备接收远方发来的电报。其中一个无论刺痛哪个字母，另一位胳膊上的同一个字母便会感到疼痛。

与凯内尔姆·迪格比同时代的有一位名声并不逊色于他的瓦伦丁·格里特莱克斯先生。此人并不提及磁性说，也不借助于任何理论便加诸于自己和他人的骗术。这种骗术较之矿物磁性说更接近现代的动物磁性说（催眠术）。它在当时风靡一时，对它的研究异常时髦。这位先生是科克郡一位爱尔兰绅士的儿子，家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年纪小的时候患过忧郁性精神错乱。一段时间后他便产生了一种冲动或者说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信念。无论是在他清醒或是睡去时这种信念总在出现，即以为上帝给了他治疗瘰癧的能力。

他向妻子提及这种信念时，妻子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是个傻瓜。虽然这种信念来自于上帝这一最高统治者，他仍然不能确定是否真有其事，于是决心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魔力进行试验。几天以后，他去见赛特斯桥的威廉·马赫。病人住在利斯莫尔教区，眼睛、面颊和喉头都患有严重的瘰癧，苦不堪言。这位病人对他怀有极大的信任。他伸出手抚摸他，然后虔诚地进行祈祷。他满意地看到病人在几天时间内病情大为好转，最后，在其他疗法的协助下，终于痊愈了。这次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自信去相信自己负有神圣的使命。随着时光

的流逝他又有了新的冲动，上帝又鼓励他去治疗疟疾。随着时间推移，他又把自己的魔力延伸至治疗癫痫、溃疡、疼痛和腐伤，整个科克郡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来拜访这位身手非凡的医生。他在某些由于瘵想和心情抑郁而使病情加重的病例中，确是大显了一番身手。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向他求助，他几乎没有闲暇做他自己的事情，无法与朋友、家人欢聚。他被迫每周拿出三天的时间，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对来人进行诊治——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身上。纷纷向他涌去的人流实在太多，邻近的城镇都无法接纳他们。于是他只好离开自己的家，去了约尔。病人又从爱尔兰各地甚或英格兰向他涌去。约尔的行政长官开始担心这块地方会传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有几位穷苦而轻信的病人一见到他便晕了过去，他便把手放在病人脸上为他们祈祷直到他们苏醒过来。不但如此，他还宣称，他的手套轻轻一碰，疼痛便会消除。有一次，他的手套把好几个恶魔或邪恶的精灵从一位女人身上拉了出来，它们曾经日日夜夜折磨着她。格里特莱克斯说，“这些邪恶的精灵的任何一个，都在到达她的喉咙时令她窒息”。很显然，这位妇女患的不过是歇斯底里罢了。

利斯莫尔主教管区的牧师们似乎比教区的人们对格里特莱克斯的装模作样有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坚决反对这位新的先知和奇迹制造者。教长的法庭传讯他，从此他被禁止伸出手去触摸病人。但是他根本不在乎教会，他想象自己的魔力直接来自天堂。他时时使人们昏厥，然后又使他们苏醒。这一点同现代的催眠术家们几乎类出同门。终于他名声大振，康威勋爵从伦敦派人去请他，祈求他立刻动身去为他的妻子治疗。这位女士患严重头痛已好多年，而英格兰的最好医生也已对她无能为力。

格里特莱克斯接受了这一邀请，对康威勋爵夫人施以诊治，并进行祈祷。然而他的疗法并没有产生丝毫效果。那位可怜的女士的头痛病是由于好多种原因引起的，病痛实在过于严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她，甚至信念和鲜活的想象也无能为力。格里特莱克斯在康威勋爵家住了数月，实施的疗法与他在爱尔兰所做的相似。后来他搬去伦敦，在林肯法学院附近安了家，那儿又立刻成为那个大都市所有轻信的女人们的每天光顾之处。这一时期（1695年）《圣·埃夫勒蒙杂集》（“Miscellanies of StEvremond”）第二卷上刊出了格里特莱克斯一件异常滑稽的逸事，文章以这位爱尔兰先知命名。它是对这位早期催眠术家生动的刻画。他的装模作样比他的后继者是否更为荒谬很难说得清，那帮后继者最近已在我们中出现了。

圣·埃夫勒蒙说，“当蒙·考明奇斯出任教皇和大不列颠国的大使时，有一位爱尔兰先知来到了伦敦，他把自己假扮为奇迹的制造者。有些上流社会的人曾请示蒙·考明奇斯先生邀请他们去他家，以便让他们能够亲眼目睹他的种种奇迹。为了朋友的面子，也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大使答应了，他告诉格

里特莱克斯说自己非常想见到他”。

“关于先知要来的传说很快在镇上传播开来，病人迅速向蒙·考明奇斯住的旅馆涌来。这些病人都坚信自己有望在得到先知看视之后迅速康复。那位爱尔兰人让他们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在他们的不耐烦中出现。他表情淳朴，神色凝重，根本显露不出一丝骗子的痕迹。”考明奇斯先生打算细细盘问他，希望与他谈一谈自己在范·海尔蒙和博迪那斯所读过的事情。但令他至为遗憾的是，他无法同他说话。人们聚集得越来越多，那些腿有残疾者和另外一些围观的人已等得异常不耐烦，都想成为第一批接受治疗的病人。仆人们被迫对他们进行威吓，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以维护秩序。然后，他们对围观者进行了适当调整。

“先知宣称所有病痛都是邪恶的精灵带来的。每种疾病都因恶魔摄取了人的灵魂而起。第一个来到他面前的那人患有痛风和风湿，因病情至为严重所有大夫都对其无能为力。‘呵’，那位奇迹创造者说，‘我在爱尔兰曾无数次见过这种精灵。他们是水精灵，会令身体战栗，使眼球水状液溢出’。然后他对病人说道，‘邪恶的精灵，你离开你水中的居处来到这里，你折磨着这个可怜的肉体，我命令你立刻离开你的新居处回到你原来的栖身之所！’说完之后，便吩咐病人退开，叫另一位病人过来。这位说他深为抑郁病所苦恼，事实上，他看起来像是一位疑症患者，这种患者想象自己患有病痛。‘空中的精灵啊，’爱尔兰人说道，‘回去吧，我命令你重返空中，在暴风雨中秉承你应有的神职，不要在这个悲哀不幸的肉体中兴风作浪！’这位病人立即转身离去为第三位腾出空位。据这些爱尔兰人看来，这第三位仅是被一种小妖精折磨，根本一刻都禁受不起他的符咒。他假装通过他人看不到的一些痕迹认出了这些小妖精，然后冲众人转身一笑，说，‘这种精怪不会造成很大危害，它们总是让人觉得很有趣’。听他谈话的人会同不自禁地想象他对精灵十分熟悉——他知道它们的名字、职位、数量、职业，还有它们所有命运的归宿。他吹嘘说，与世事人情相比，他对魔鬼的阴谋诡计更加精通。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在短短时间内获得了多么高的声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从四面八方来拜访他，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手中握有上帝赐予的权力。”

最后，圣·埃夫勒蒙提到有一对夫妇恳求格里特莱克斯把潜行在他们中间的不和魔鬼驱赶出来，并以此对他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奇妙影响作结论：“人们对他的信任如此之深，失明者幻想他们看到了看不见的光线，失聪者想象他们听得见声音，腿残者以为自己可以笔直行走，瘫痪病人认为他们的四肢已然康复。关于健康的企望使得病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想象力在那些纯粹为好奇心所驱动的人和病人身上起到了同样的效用。前者出于一种观看一种虚假的疗法在后者身上实现的想法，而后才现出一种强烈的希望疾病得愈的欲望，他

们共同形成了同样不真实的想象。这就是这位爱尔兰人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效力，也便是人的思想对人的肉体产生的影响。一时间，伦敦城所谈论的热门话题仅仅是他所创造的奇迹，而这些奇迹又为权威人士所证实。本来将信将疑的人不加分辨地完全相信了它们，而开明进步的人则不敢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反驳它们。怯懦而受缚的公众舆论，尊重这个骄傲得不可一世却显然有专家鉴定无误的催眠术家的错误。那些识破这些幻象真相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对外人提起，因为他们明白，对为偏见和崇拜所左右的人们宣称他们的反对观点毫无用处。”

在瓦伦丁·格里特莱克斯如此这般地“催眠”伦敦市民的同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巴格奥的意大利人也热衷于此道。他在意大利玩弄着同样的手法，其成功程度毫不逊色于前者。他仅仅用于轻轻触摸身体虚弱的女人，或有时（由于要更加有效地借助于他们幻想的原因）用一种圣物使他们发生惊厥，显示出种种受到催眠的症状。

除上述几位以外，欧洲各地有几位学识渊博的人开始致力于催眠术研究，他们相信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变成治疗多种疾病的灵丹妙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范·黑尔蒙特出版了一部著作论述催眠术对人的身体骨架的效用。另有一位名叫巴尔塞泽·格雷西安的西班牙人，因在这一论证中的大胆见解而著名。他说，“磁铁对铁具有吸引力，铁随处都存在，因而世间万物都处于磁性的作用之中。它只是自然法则的一种变体，在人类中间建立和谐或产生分歧。也是这同样的一种东西导致了同情、反感和各种感情的发生”。

白博提斯塔·鲍塔是狂热地热衷于福斯特神父的异想天开的武器药膏的先驱者之一。这位医生也坚信磁石的效验，而且利用想象为病人诊治。他的疗法太过神乎其神，因此，他被人指斥为魔术师，被罗马教廷禁止行医。在其他一些以相信催眠术而著称的人中，塞巴斯汀·沃迪格需要引起特别注意。沃迪格是梅克伦堡的罗斯多克大学药物学教授，他完成了一篇论文，名为《新型精灵药物》，并把它提交伦敦皇家学会。这本书的一个版本于1673年印行。书中作者强调说磁性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天国和人间的肉体之间，而且在所有生物中都发挥作用。他说，整个世界都处于磁性的作用之中：生命因磁性而存在，死亡也因磁性而致！

另一位热衷此道的人是马克斯韦尔，他是巴拉尔苏斯的得意门生。他吹嘘自己已经可以明确解释那位伟大的哲学家的众多无比灵验的处方的神秘和模糊之处。他的著述于1679年在法兰克福发表。从下一段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治疗病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上。他说，“如果你想创造奇迹，把物质的实体性概括抽象出来——在肉体中增加灵性的比重——把灵魂从沉睡中唤醒。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不能够秉承这

一观点，你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奇迹”。事实上，这儿显示出了催眠术以及任何同类的幻想的所有秘密：增加灵性的成分——把灵魂从蛰伏状态中唤醒，或换句话说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诱发信任，蒙蔽自信，于是你便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一段话是经蒙·迪波泰认可而援引的，本意是为确证物磁性学家们所提倡的理论，而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如果他们相信可以不必借助于马克斯韦尔提供的方法创造出所有的奇迹，那么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宇宙中的流体，他们假装用指尖将之注入病弱的肉体的流体又会怎么样呢？

18世纪早期，欧洲有一个动物磁性学家引证他们学说的例子非常引人注目。一群被称为“圣梅达尔的痉挛者”，聚居在他们最敬爱的圣者——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互相传授如何引发惊厥。他们深信，圣·帕里斯会治愈他们所有的疾病。患歇斯底里的女人和表现出各种症状的弱智者从四面八方赶往墓地。每天大批的患者都会使所有通往墓地的大路堵塞。他们逐步使自己变得兴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产生痉挛，同时他们中有些明显心智健全的人便开始心甘情愿地使自己经受痛楚。这种折磨在普通情形下足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那种情形在文明进化和宗教上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丑闻——一种淫猥、荒谬和迷信的混合。一些人在圣·帕里斯圣灵前双膝跪倒，进行祈祷。另一些人尖声喊叫，弄出种种至为可怕的噪音，女人们尤为卖力。教堂的一边有二十个女人全部痉挛，在另一边可能会更多。她们异常激动，陷入一种狂乱状态，作出种种丑恶淫猥的动作。有些人从受殴或蹂躏中得到一种病态的快感。根据蒙泰格雷的记述（我们的引文也从他而来），有一位女士狂喜于这种虐待，只有最厉害的痛击才能使她满足。有一位像大力神海格力斯一样的人，手拿一根铁棒，用足全身的力气打她。她一直恳求他来一次再来一次。他打得越重，她便越喜欢，一直在叫着：“干得好，兄弟，干得好！呵，真舒服！你对我真好呵！勇敢些，我的兄弟，勇敢些，再重一些，还要再重一点。”另外一位狂热者对受殴打有一种深深的挚爱。卡雷·蒙蒂杰隆讲述了当时的情形。他用一个大锤狠狠打了她六十下，也没能令她满足。为了实验一下效果，他后来用同样的工具同样的力气，在第二十五下时在一块石头上砸开了一个洞。另一位名叫索内特的女人，毫无畏惧地躺在红红的火盆上，为自己赢得了“拨火棒”的绰号。另外有些人想望成就一种更为辉煌的牺牲，试图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蒙·德勒兹在他对“催眠术”的批判中试图证明这种盲目轻信狂乱是由于被催眠引起的，这些疯狂的盲信者们在没有意识到之前便彼此互相催眠了。或许他还可以坚信，印度教的偏执狂永远水平方向伸着胳膊直至肌肉萎缩，将手指蜷缩进手掌中直至手指甲从手背上长出来也都是催眠的神奇作用！

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催眠术几乎仅限于德国。一些开明博达之士，致力于研究天然磁石的各种属性。有一位耶稣会会士黑尔神父，是维也纳大学的天

文学教授，因磁化治疗而著称。大约在 1771 年至 1772 年，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钢板，在病人不穿衣服的情况下可以治疗好几种疾病。1774 年，他把自己的这一套发明体系告知了安东尼·梅斯梅尔。后者对他的发现加以修正发展，创立了他自己的新理论，成为动物磁性说的奠基者。

这一新学说的反对者们都纷纷对梅斯梅尔进行大肆攻击，说他是一个无耻的冒险家，这种说法风行一时。梅斯梅尔的门徒却对他大肆鼓吹，几乎把他捧上了天，吹嘘他是人类的再造者。与炼金术士们加诸于他们的创始人的吹捧之词相似，梅斯梅尔被认为发现了使人类与他们的创造者进入一种更紧密联系的秘密，使得人类的灵魂脱离了令人压抑的肉体躯壳的羁绊而自由存在，使得人类可以与时间相对抗，可以征服空间的阻碍。下面我们精心选了一些梅斯梅尔装腔作势的伎俩，通过检验那些看似可以确信的证据，我们很快便能明白哪种观点更为确切。这一部分的作者认为，梅斯梅尔把欺骗自己作为欺骗他人的手段，而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跻身于弗拉尔、阿格里帕、博里斯、博曼卡廖斯特罗之间的原因。

梅斯梅尔于 1734 年 5 月出生于斯瓦比亚的梅泽堡，后来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药学，1766 年拿到学位。他选择了行星对人体的影响作为论文课题。他以古老的占星术医生的方式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探讨，这使得他在当时和以后都陷入一种尴尬状态。甚至在这一相对较早时期，他的伟大理论的一些模糊想法便在他脑中开始酝酿了。他在论文中指出：“太阳、月亮和恒定不变的星体在它们各自的轨道中互相影响；它们使地球上的潮涨潮落并不仅仅限于在海洋中，而且在大气中也有体现；它们以同样的方式，以稀薄流动的液体为媒介对有机体发生作用；这种液体充满了整个宇宙，将世间万物联系成互相作用、彼此和谐的整体。”他说，这种影响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神经系统上，并产生了两种状态，他称之为“弱强”和“减增”。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种状态导致了几种疾病中常常会出现的周期性。在他的后半生中他曾与黑尔神父会面，黑尔的观测结果使得他更坚信自己的很多观点的正确性。他请黑尔为他制造了磁板，之后为进一步满足自己的好奇，他决定亲自用这些磁板进行实验。

他随后的实验获得了连自己都震惊的成功。使用金属板的人，因对它们的盲信而用它们创造了奇迹。梅斯梅尔依约把他的实验结果向黑尔神父做了报告。黑尔神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些实验报告，而且在报告中说梅斯梅尔是他雇来为自己工作的一位医生。梅斯梅尔感到这样简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他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远比黑尔神父伟大。他声称那项发明完全是他个人所为，他指控黑尔失信于他，完全是一个卑鄙小人，居然将他人的发现据为己有。黑尔为此进行反击，结果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几个月内一时成为维也纳知识界最感兴趣的茶余饭后的谈资。最终，这次争论以黑尔获胜而告结束。

梅斯梅尔毫不气馁，继续传播自己的观点，终于偶然找到了动物磁性理论（催眠术）。

他有一位名叫塞斯特琳的年轻女病人，患有痉挛。这种病周期性发作，先是大量鲜血涌向头部，之后会出现神志昏迷、昏厥等症状。运用他那一套行星作用的体系，想象自己能够预测病情的恶化和消退状况，他很快使病状减轻。他对自己这样归结病因感到很满意，也由此福至心灵，脑中闪现出一个绝妙的想法：通过模仿上述关于潮涨潮落的周期性循环，他可以将自己长时间以来一直深信不疑的那种观点证实无误，即在构造成我们这个星球的有机体中，也同样存在着与天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似的一种影响。而一旦证实了这一点，他实施自己疗法的愿望就会随之成为现实。在试用黑尔神父的金属板时，他认为正是也唯有它们的存在才产生了种种效用，但后来他发现，即使不用这些金属板，仅用他自己的手慢慢向病人的四肢推移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不受他与病人距离远近相隔的影响。

梅斯梅尔的理论由此完备起来。他向全欧的学术界公开了自己的发现，请求他们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唯一对他的报告予以答复的是柏林科学院，而这种答复不过是对他的理论表示赞成，还对他本人恭维了一番。然而，他依旧没有泄气。他对所有乐意听他讲课的人声称，磁性物或流体充塞着整个宇宙——在所有人体的中都可见到，人们可以用意志的力量通过这种过剩的流体同别人交流。在给一位维也纳朋友的信中他讲道：“我已经观测到磁几乎是跟电流相同的东西，以有机体为媒介，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传导。铁并不是唯一用于这种传导的物质。我已经使得纸、面包、羊毛、丝绸、石头、皮革、玻璃、木头、人类和狗，简而言之，所有我碰触的东西都具有一种磁性，它们产生的磁性对病人的效用丝毫不亚于天然磁石。我已经用与充电相同的方式给瓷罐装满了磁性物。”

然而，梅斯梅尔不久便发现，在维也纳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舒服。他那矫饰做作的一套被人鄙视，受到冷漠的对待。塞斯特琳小姐的病例带给他的并不是美名远扬，相反却令他声名狼藉。他决定到新地方去试试运气，不久便动身去了斯瓦比亚和瑞士。在瑞士他遇到了著名的加斯纳神父。像瓦伦丁·格里特莱克斯一样，神父也以驱逐魔鬼、把手放在病人身上为人治病为乐。他的治疗使得脆弱的女孩全身痉挛，疑病患者幻想自己痊愈。他的房子整天被腿脚不便的人、盲人和歇斯底里患者包围。梅斯梅尔立刻承认了他的疗法的灵验之处，而且宣称显而易见这些是他自己新发现的催眠术的结果。一些神父的病人即刻为梅斯梅尔的理论所倾倒，经其施治之后痛状大为减轻。然后，他又在慕尼黑医院里的穷人身上一试身手。而且根据他自己（没有任何他人）的叙述，他成功地治愈了一例角膜炎和黑蒙（视力丧失）。带着这些光荣的历史，他重返维也

纳，希冀终会使敌人沉默，或至少可以迫使他们尊重自己新获得的荣誉和声名，以更谨慎地检验他的理论体系。

在那个都市的二度露面，也并不比第一次顺利。他承担了治愈帕里迪斯小姐的任务，这位病人视力衰弱而且经常陷入痉挛状态。他对她催眠了好几次，然后宣称她已经治愈了；如果没有痊愈，至少也是她的过错，而不应归咎于他。当时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巴斯去拜访她，声称那位小姐跟以前一样目盲不能视物，而她的家人说病人像以往一样时常陷入痉挛。梅斯梅尔却坚持认为她已经痊愈。就像那位法国哲学家一样，他不能让事实妨碍他的理论，他宣称，那是有人意欲对他进行陷害的阴谋，帕里迪斯小姐在她的家人的唆使下，假装盲目以损害他的名声。

这次装模作样的疗法的后果，使梅斯梅尔终于明白，维也纳绝不是自己的天堂。而在巴黎，游手好闲者和放荡纵欲者随处可见。巴黎喜欢寻求作乐、追逐猎奇。巴黎正是像他这样的哲学家的安身之所。于是，他在1788年来到巴黎，开始谦逊地向一些名医介绍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最初，他并未得到太多的鼓励，他发现人们更多的是嘲笑而不是支持、资助他。但他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有一种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百折不回的毅力。他租了一所豪华别墅对所有乐意一试这种自然界神奇力量的人开放。一位享有盛誉的医生蒙·德斯隆成了一个皈依者。从那时起，动物磁性说，或催眠术成为巴黎的时尚。女人们为之欢欣鼓舞，狂热有加。她们那充满艳羡的饶舌将他的名声飘送到社会各个阶层。梅斯梅尔成为舆论的风暴。他作出了种种美好的允诺，人们无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无论他们是否轻信，都匆匆忙忙地相信这位神奇的魔术师的魔力。梅斯梅尔与任何其他一样清楚想象的巨大影响力。他坚决声称，应该不遗余力地将催眠术的魔力发挥到极致。在全巴黎，没有任何一所房子的装饰摆设能比得上梅斯梅尔先生的寓所。他的宽敞雅致的大客厅四壁悬挂着镜子，透过重彩玻璃洒下的微弱光线使客厅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走廊里弥漫着香橙花的芬芳，壁炉上老式花瓶中燃着最昂贵的熏香；远远的小阁楼传来阵阵竖琴清脆悦耳的乐音；偶尔高处或低处会传来女性甜美的声音，轻轻地打破了房间里刻意保持的神秘的寂静，也在所有来客身边萦绕。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所有聚到他的房子寻求一种兴奋愉悦感受的巴黎人都这么感叹。“多么奇妙啊！”伪哲学家惊羡，他们是相信一切时髦的东西的。“多么有趣！”已经无能为力的纵欲者惊叹，他们已将情欲之杯一饮而尽毫不留痕，他们渴望见到惊厥的美丽女人，希望能够以此得到新的快感。

催眠的具体方式如下：客厅中央放置一椭圆形器皿，最大直径四英尺，有一英尺深。器皿中放好多只酒瓶，装满了磁化水，用瓶塞盖紧，瓶底向下放置，瓶颈向外。然后向器皿加水没过酒瓶，隔一会儿便向水中加一些铁屑以增强磁

性，然后用铁盖封住器皿，铁盖上刺了许多洞。这种器皿叫做“baquet”（催眠器皿）。每个洞中都放进去一根可以移动的铁棒，以施用于病人不舒服的部位。病人围器皿而坐，手拉着手，尽可能紧地夹紧膝盖，来确保磁性流体在彼此身上流通。

然后几位助理催眠术者走了进来。他们一般都是健壮英俊的年轻人。这些催眠者从病人的指尖灌入奇妙流体。他们用双膝夹住病人，轻轻地按摩他们的脊柱和神经通路，对女士的乳房按摩更为轻柔。他们一直紧紧地盯着她们直至她们感到难堪变了脸色，这便是用眼睛进行催眠。这种时候人们总是保持绝对的沉默，只有偶尔传来口琴或钢琴上的一串嘹亮的音符，或一位隐身在高处的歌剧演员一段长时间间隔后的柔柔悦耳的音乐起伏。渐渐地女士们的面颊开始发亮，她们的想象就像插上了翅膀。她们一个接一个离去，全部处于痉挛惊厥状态。有些人哭泣着撕扯自己的头发，有些人大大笑着直至眼泪滚滚而下，另有一些人尖声喊叫、大声狂呼直至完全不省人事。

这便是癫狂状态的最高潮。其间，最主要的演员登场了，像布拉斯普罗一样挥动着他的魔杖，以期创造新的奇迹。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淡紫色丝袍，绣着许多金灿灿的花朵，手中拿着一根白色的磁棒，神色雍容华贵，俨然是东方伊斯兰教国家首脑哈里发。他迈着庄严肃穆的步子进入了房间。他的目光威严，威吓着那些仍然清醒的人，使他们病状大为减轻。他用手轻击那些昏迷的人的眼眉直至脊柱。用长长的白手杖在他们身体上叩击，触到他们的胸部、腹部，那些昏迷的人便重新恢复常态。他们平静下来了，于是认为他的魔力无边。他们说，随着大师用手杖的叩击和手指对身体的轻触，他们感到骨架中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气体流过。

蒙·杜波泰特说，“简直无法描述梅斯梅尔在巴黎所造成的巨大轰动效应。在天主教会的早期，从未有任何一种其他神学争端如此激烈尖锐”。他的反对者不承认这一发现，有些人称他是骗子，有些人叫他傻瓜，另一些人像神父弗亚德又把他叫做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人！他的朋友对他的赞扬不亚于他的敌人对他的谴责和攻击。在巴黎与此有关的传单和小册子泛滥成灾，攻击、辱骂和盛赞反击平分秋色。在宫廷，女王曾对其表示赞许，社会上便不再有反对的意见了。

接受了蒙·德斯隆的建议，梅斯梅尔挑战性地要求医学院对他的学说进行检验。他提议挑选 24 位病人，十二位由他进行催眠治疗，另外十二位由医学院使用传统认可的方法进行治疗。他还约定，为了避免争议，由政府指定适当人选到场观看实验。他们不能是医生，询问的问题不是疗效是如何产生的，而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是否真的有效。医学院不同意见仅仅询问这一点，所以他的提议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梅斯梅尔给玛丽·安托瓦妮特写信，目的是利用她的影响赢得政府对他的保护。他希望能够赐给他一座城堡和一些土地，让他每年有丰厚的收入，使他能够悠闲地继续他的实验，免遭其敌人的迫害。他暗示说，政府的职责就是要支持献身科学的人。他说如果自己在这里得不到鼓励，恐怕就会把自己的伟大发现带到更懂得欣赏他的国家。“在陛下您的眼中”，他说，“四五十万法郎用于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您的人民的幸福和康乐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发现应该得到君主的承认和嘉奖，而我对陛下也会誓死效忠。”政府后来答应，如果他能够在医学上有所发现，并将其告知国王指定的医生，政府会给他两万法郎和圣·迈克尔勋章。这种“赏赐”的条件是梅斯梅尔所不乐意接受的。他害怕国王的医生会对国王报告不利于他的事情，于是他放弃了协商，说自己不在乎钱，只希望政府立即承认他的伟大发现。然后他在极度的愤怒和反感之中退隐到矿泉疗养地，装着要为自己的健康考虑，需要饮用那儿的水。

他离开巴黎之后，医学院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通告蒙·德斯隆，要他放弃动物磁性说，否则就把他驱逐出医学院。蒙·德斯隆不但没有放弃这种学说，反而宣称发现了这种学说的新秘密，而且要求进行验证。结果，在科学院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支持和推动下，医学院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被委派调查这些现象并作出报告。科学委员会由巴黎的名医组成，而医学院皇家委员会中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拉瓦锡和天文历史学家贝利。梅斯梅尔被正式邀请加入这一团体，但是他每天都以种种理由借故缺席。蒙·德斯隆比他诚实，完完全全地相信实验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委员会经常会对梅斯梅尔的实验是否会出现这些现象提出疑问。蒙·德斯隆按时参加会议，一次次进行实验。

贝利对他在调查过程中亲眼目睹的情景这样描述：“大批的病人坐成几排围在催眠器皿周围，通过下述方式接受催眠：用铁棒直接从器皿中传导；用细绳缠绕在身体上；通过拇指的接触从邻座传导；通过钢琴的乐声，或悦耳的声音使磁性弥漫于空气中。病人还直接为催眠者的手指动作所催眠；有时催眠者将手杖在病人面前轻轻移动，在脑袋上面或后面以及病痛部分轻轻地挥舞；手杖的挥动方向总与器皿上的洞的方向相符，催眠过程中操作的人一直用眼睛盯着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催眠者用手掌对疑病症患者进行抚摸，用手指按压腹部，通常这种抚摸和按压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有时一连几个小时，这也是他们受到催眠的原因。”

“与此同时，各种病状的病人对此会作出种种不同的反应。有的平静安详，表现不出任何受到影响的痕迹。有些咳嗽、吐痰，感到轻微的疼痛，全身或局部发热、冒汗。另有一些激动焦躁，开始痉挛。这种痉挛就其人数、持续时间和强度来说都是令人惊诧的，一个人刚开始痉挛，其余好多人也便会受到影响。

委员会成员观察到这种痉挛有的竟会持续长达三小时以上，其中还伴随着呕吐肮脏的黏液状物，有时还可看到有血丝。这种痉挛发作的特点是，急剧而不自控的四肢抽动或全身抖动；喉头收缩；疑病症患者的窜跳动作和上腹部的活动——眼睛发暗、眼光游移——尖声惨叫，流泪，抽泣或狂笑。痉挛前后患者衰弱无力或产生幻觉，或陷入抑郁状态，有时倦怠嗜睡。突然而至的很小的噪音会导致颤抖，据说弥漫在空气中的钢琴声音的变换会对病人有很大的影响。轻快的弹奏、活泼的音调会令他们更加焦躁，进入痉挛或惊厥的高潮。”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痉挛的景象更令人震惊。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对此根本无从想象。一部分病人极度平静，同另一部分病人的躁动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惊讶。除此之外，很多现象重复出现，患者彼此之间显现出亲密感情，这些都令观察者感到不可思议。有些病人相互之间表现出极度的关注，他们张开双臂扑向对方，微笑着互相安慰，显示出种种依恋和爱慕的表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催眠者的魔力而引起的。他们处在一种混沌困倦状态，催眠者的一点声音、一个眼神、手的一个动作就会把病人从幻梦唤醒。陷入痉挛的病人中绝大部分是女人，很少有男患者。”

这些实验大约持续了五个月的时间。几乎在实验开始之前，梅斯梅尔害怕实验结果会让他名誉扫地，失去到手的钱财，决定回到巴黎。有些有钱有势的人非常虔诚地相信他的学说，也跟着他去了疗养地。其中有一位病人叫贝尔加斯，向梅斯梅尔提出要以他的名字进行募捐。一共一百份，每份一百路易，条件是他向捐资人公开他的学说的秘密，并允许他们将其随便使用。梅斯梅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时间募捐者云集，结果是几天内捐资便达到了预定的数目，而且还超过了十四万法郎。

他带着这样一笔钱财回到了巴黎，重新开始了他的实验。当时，皇家委员会的实验也正继续进行。他那些可敬的门徒们为他的教导已付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学费，结果他在乡下也声名远扬。他们在法国各大城镇成立了“协和会”进行实验，并通过催眠术治疗疾病。一些行为有失检点、淫逸放荡的人加入了某些“协和会”。这些组织道德沦丧，逐渐声名狼藉。这些人专门观看年轻女孩的痉挛，从中取乐。很多这种催眠术家尽力抓住机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当时成为臭名昭著的浪子。随着这些“协和会”在斯特拉斯堡、南特、里昂和其他城镇的建立，法国居民参加的人数也有了大量的增加。

最后，委员会发表了他们的报告，由不幸的著名的贝利先生起草。这份报告推理清晰，公正严明，少有包庇。在详述了各种实验及实验结果之后，作者作出结论说，有利于动物磁性说的唯一证据是它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不通过此类手法或其他催眠手段而获得——如果没有对病人的了解，这些手段和各种仪式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由此可见，想象力，而不是动

物催眠术，才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这份报告彻底摧毁了梅斯梅尔在巴黎的名誉。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巴黎，带着他的崇拜者们捐助的三十四万法郎回到了他的祖国，于1815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但是他所播下的种子却结出了果实，并因公众的轻信而滋养成熟。仿效者在法国、德国和英格兰风起云涌，比他们的先驱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使这种学说获得了它的创立者所未梦想过的魔力。在所有这些人中，缪斯特罗充分利用这种学说，从而使自己声名大振，成为玄妙秘术的一代宗师。但是，他并没有作出任何可以与普伊塞格侯爵和巴巴兰勋爵相提并论的发现。后两位是比较诚实的，他们在欺骗他人之前已经欺骗了他们自己。

普伊塞格侯爵在布桑斯拥有可观的地产，他也是当时梅斯梅尔的募捐者之一。在梅斯梅尔那位大人物离开法国后他退隐布桑斯，和他的弟弟一起对他的雇农实施催眠术，为乡下人治愈了种种疾病。他是一个纯真善良的人，他对周围的病人不仅进行催眠，而且还给他们饭吃。在方圆二十英里，他被看做赋予了神圣魔力的人。据他所述，他的伟大发现是偶然间促成的。一天他正对他的园丁实施催眠，却发现他陷入沉睡之中。他忽然想起要问他一个问题，就像他会对一个梦游者做的那样。在提问时，园丁非常清晰准确地予以了回答。普伊塞格侯爵既惊又喜。他继续进行实验，发现在这种催眠梦游状态之中，“睡眠者灵魂扩张，被带入同自然界尤其同普伊塞格侯爵更为密切的交流之中”。他发现，进一步的催眠毫无必要，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根本无须说话或做什么动作，他便能够对病人发出自己的意愿——事实上，用不着任何身体上的动作，他便可以进行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同一时期他还作出了另外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更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解释。像瓦伦丁，他发现对所来的病人施行催眠是一种艰难的工作——他甚至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息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他忽然想起一个聪明的权宜之计。他曾听梅斯梅尔讲，他可以对木头进行磁化，为什么他不可以对一棵树进行催眠呢？他立刻动手开始干起来。布桑斯一个树林里有一棵绿绿的大榆树，农家女孩在过节时常在树下跳舞。在美好的夏夜里，老人们常坐在树下饮酒。普伊塞格走到树下，开始发功对榆树进行催眠。他先伸出手去抚摸它，然后向后退出几步。他一直对树枝、树干和树根喷洒磁性力量。之后在树周围摆了许多圆形座位，在上面四面八方拉了很多细绳。病人坐好后，便相互用拇指碰触，形成流体通道直接交流。

现在普伊塞格侯爵对两件东西“痴恋成癖”——灵魂扩张的人和磁化了的大榆树。他和他的病人对此的痴迷，最好是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他在1784年5月17日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不来看我的话，我亲爱的朋友，你就会永远错过这个非同一般的人了。他的身体几乎快完全复原了。我一直在应用从

蒙·梅斯梅尔那儿得来的这种令人愉悦的力量。每天我都念着他的名字为他祈祷，因为我现在正实现着他的价值，能够对左邻右舍所有的穷苦病人施以有效的治疗。他们蜂拥在我的树周围，今天早晨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这棵树可能是出现的最成功的催眠物，树的每一片叶子都传导着健康，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得益。看到这样一幅杰出的人道主义图画，你一定会高兴。我只有一点遗憾——即我不能够亲自触摸所有到这儿来的人，但是我的一个接受了催眠的人——我的仆人——使我变得高兴起来。他教给我应该怎样去做。据他的说法，我并没有必要触摸每一个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一个愿望便足够了。而这是乡下最无知的农夫教授给我的办法！当他处于临界期时，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比他更渊博，目光更锐利，更深谋远虑”。

在另一封信中他描述了用磁性树进行的第一个实验：“昨天晚上我把第一位病人带到树下，我刚刚把细绳缠在他身上，他便对着树凝视起来，而且带着一种无法描述的震惊的神情大叫，‘我在那儿看到什么啦？’然后他的脑袋便垂下去，完全陷入一种催眠状态。一个小时之后，我把他带回他自己的家，然后使他神志恢复过来，好几个男人和女士过来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坚持说，他们说的不是真的，他说自己这么虚弱，几乎不能走路，所以不可能走下楼梯到树下去。今天我又一次重复了实验，结果同样很理想。我告诉你，想到我做的好事，我的脑袋兴奋得发狂。普伊塞格夫人，她的朋友，我的仆人，事实上所有接近我的人人都感到一种惊讶掺杂着仰慕，那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他们不会有一半我的狂喜。我的树给了我休息时间，在今后会给我更多。没有它，我会陷入焦躁状态中，我的身体无法支撑。如果我可以这么表达的话，我自身的存在已经得以延伸了。”

在又一封信中，他更加充满诗意地评论他那被催眠的园丁，“从这个头脑单纯的人身上，这个二十三岁高高壮壮的乡巴佬，这个被病痛或被悲伤折磨得非常虚弱而易于被任何伟大的自然力所影响的人身上——就是从这个人身上，我重申，我接受了引导，获得了知识。当处于催眠状态时，他便不再是一个几乎说不出一句话的农夫，他是一个生命，一个存在，我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来描述他。我无须说话，我只需在他面前思考，他便立刻会懂得我的心思而且回答我。假设有人进入房间，如果我想让他看到（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就能够看见那人，而且对他讲我要说的话，并不跟我对他讲的一模一样，而是内容大致相同。当他想再加入一些精明的陌生人不应该听到的话时，我会停止他的思想流程，在一个字的中间打断他的谈话给他一个突然的转折”。

在那些因有关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报道而吸引到布桑斯的人中有一位蒙·克洛凯，是一位金融财产管理员。他对这些惊人的故事非常好奇，完全相信了蒙·普伊塞格告诉他的一切，并远未满足于这些东西。他曾记录下来他看到的

情景和他相信的东西，这些记录使这种骗术的进程更为明晰起来。他看到被催眠的病人处于深睡眠状态之中，所有的肉体器官都听命于智力器官。病人双眼紧闭，没有听觉，他们只是在听到催眠者的声音才会醒来。“如果在转换期有人碰触他或碰他坐的椅子”，蒙·克洛凯说，“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痛苦，使他陷入痉挛状态。在转换期，他们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超自然的神力。借助这种神力，他们碰触到其他病人会感觉出他的身体患有病痛的部位，甚至仅是把手放在衣服上便能洞悉一切。”另一个奇异之处在于，这些睡眠者能够发现疾病，透视病人的腹部、胃部，而且指出治疗方法。但是，当催眠者认为应该让他们从这种状态中清醒过来时他们记不起曾发生的任何事情。从进入转换期到清醒过来的这段时间，似乎从他们的记忆中被神奇地抹掉了。催眠者不仅有能力使催眠梦行者听见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仅用手指从远处指一指他们，便能使他们跟着自己走，尽管被催眠的人一直闭着眼睛。

这就是在普伊塞格侯爵主持下施行的催眠术。当他正在他的榆树周围施展种种法术时，另一派别的催眠术家巴巴兰勋爵在里昂出现。这位先生认为只凭意志的力量，而不必借助于任何像手杖和催眠器皿这类设备，便足以将病人置于催眠梦行状态。他试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效果很理想。他坐在病人床边，祈祷他们接受催眠，病人便渐渐进入与普伊塞格侯爵指令下异常相似的状态。一时间一大群相当数量的催眠者都将巴巴兰作为他们的偶像，称自己为巴巴兰派。他们出现在各个地区，人们传言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好几例治疗。在瑞典和德国这一支信徒数量猛增，他们被称为“唯灵论者”，以与普伊塞格侯爵的追随者“经验主义者”区分。他们坚信，梅斯梅尔所认为的通过弥漫在自然界中的磁化流体所产生的动物催眠术的种种效果和影响，都能通过一个人类灵魂作用于另一人类灵魂而产生。催眠者与病人之间一旦建立一种联系，前者就可以通过意志的力量从任何距离甚至几百英里之外对后者施加影响。有一位催眠者描述了一个处于催眠状态下的病人：“在这人身上动物本能表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有纯粹的动物的洞察力，而不掺杂任何别的东西。他敏锐的观察力只有精灵才可能拥有。他同上帝相似：他的眼睛穿透自然界的所有秘密。当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东西时——他的疾病，他的死亡，他钟爱的人，他的朋友、亲戚、敌人——他在想象中注视着他们的行为，他能看透他们行为的前因后果；他成了一位医生、先知和神灵！”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神秘的玄术在英格兰取得的进展。麦诺德克医生原是梅斯梅尔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埃斯隆的弟子。1788年他到了布里斯托尔，就催眠术发表公开演讲。他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从伦敦匆匆赶到布里斯托尔去接受催眠，或拜他为师。乔治·温特医生在他的《催眠术历史》中进行了下面的叙述：“已有一百二十七位大人物来到这里，其中有一

位公爵，一位公爵夫人，一位侯爵夫人，两位伯爵夫人，一位子爵，一位男爵，三位男爵夫人，一位主教，五位正直高尚的先生和女士，两位从男爵，七位议会成员，一位牧师，两位内科大夫，七位外科大夫，另有九十二位体面的先生和女士。”麦诺德克后来在伦敦定居，在那儿他同样取得了成功。

他首先向女士们呼吁，提及成立“健康协会”。在文章中，他将催眠术的种种疗效大肆吹捧，而且以自己是第一个将之介绍到英格兰的人而感到得意洋洋。他在文中最后作结论道：“这种疗法不为性别或所受教育程度所限。而一般来讲女性比较富有同情心，也最关心健康问题和后代的抚养问题。我应当对你们表示感激，感激你们在科学方面表现出的公正态度。所以我一定要就我的能力所及为你们做一些贡献，让你们能够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出于这种考虑，我建议成立‘健康协会’，同巴黎的‘健康协会’合作。累计二十位女士报名之后我们便指定日期在寒舍召开第一次会议，届时请每位女士交纳十五基尼，作为全部会费。”

1788年9月汉娜·莫尔在一封给霍勒斯·沃波尔的信中提到了麦诺德克这一“恶魔的哑剧”，说他跟梅斯梅尔当时在巴黎的展览一样，着实地赚了一笔，数目竟达到十万元。

这一课题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好奇。同一时期，一个名叫霍洛韦的人在伦敦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动物催眠术的讲座。每个学生收费五基尼，赚了一大笔钱。画家卢泰尔堡和他的妻子也开始效仿他们做这种有利可图的买卖。人们对此非常着迷，争先恐后地涌去，希望一睹为快。有时在哈默史密斯房子周围竟聚集了三千多人，许多人未能得以目睹他们的奇特表演。演出票价在一到三基尼不等。卢泰尔堡通过触摸进行治疗，这一点与瓦伦丁·格里特莱克斯完全相同。最后他假装自己是上帝使者。人们把他的表演称为奇迹，有关这种奇迹的记录在1789年发表，题目是《哈默史密斯的卢泰尔堡先生和太太实施的新疗法一览，无须药物，一位上帝羔羊的爱人，献给坎特伯雷大主教阁下》。

这位“上帝羔羊的爱人”是一位半疯的老太太，名字叫玛丽·普莱特。她对卢泰尔堡夫妇表现出的尊敬几近崇拜。她选了《新约全书》中《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的一首诗作为她的小册子的题词：“看吧，你们这些鄙视者，你们震惊吧，消亡吧！因我即将创造出奇迹，一个你们的时代所不可置信的奇迹；但是会有一个人向你们宣告它的诞生！”为了赋予这位画家的疗法一种宗教特质，她认为女人是合适的人选，可以使这种疗法闻名于世。因为使徒宣称，男人不能够消除人类的怀疑。她说，从1788年的圣诞节到1789年的7月，卢泰尔堡先生和太太已经治愈了两千人，“他们已经成为神圣指令的最合适人选。那些神圣的指令从上帝处得来，上帝已经非常仁慈地授权他们向所有人散发治病良方，无论那人是聋子、哑巴、瞎子、瘸子还是跛子”。

她在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献词中恳请他写一种新的祈祷文，在所有的大教堂使用。她声称，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妨碍这种价值不可估量的发明得到其应有的重视。然后她恳求当地行政长官和权势人物去拜访卢泰尔堡先生夫妇，同他们商议即刻建造一所大医院等事宜。而且提议医院应附带建立一个礼拜堂。所有的催眠家都对这个老太太的荒谬、莫名其妙的言论大为反感。卢泰尔堡表面上离开了伦敦以躲避她——但仍然继续同妻子一起玩那种把戏。这种把戏使那个可怜的盲信者头脑发昏，也欺骗了很多其他假装比那位老太太头脑清醒的人。

从这一时期一直到1798年，催眠术在伦敦基本未引起任何注意。1798年有人曾尝试推行催眠术，但也仅仅是矿物的形式而非动物催眠术。有一位美国人本杰·道格拉斯·佩尔金斯在雷塞斯特广场行医。他发明了一种著名的“金属牵引车”获得专利。这种牵引车由两个小小的强磁化金属组成，与黑尔神父最初引入的铁板有些相像。他宣称，如果将之外用于疼痛部位，然后轻轻地移动它，只碰触皮肤表面，这些牵引车可以治愈痛风、风湿、中风和人体可能感染的几乎所有的疾病。有关这件事的传说迅速风行起来。舆论界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对牵引车的疗效大肆吹嘘。牵引车卖五基尼一副，佩尔金斯很快便捞了不少钱。使用这种新疗法后痛风病人忘掉了他们的痛楚，风湿病见了它便逃窜了。通常牙医看来很难痊愈的牙痛，在佩尔金斯和他的奇妙的铁板面前自动消退了。佩尔金斯是公谊会的会员。善良的公谊会对发明进行了热情的赞助。他们很希望那些穷人，那些无力付给佩尔金斯先生五基尼甚至五先令的人也能享受到这种伟大发现的恩惠。他们捐助了一大笔钱，建了一所医院，叫做“佩尔金斯学院”，所有去医院的人都会免费接受催眠。几个月的时间内这种牵引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幸运的发明者得到了五千英镑的报酬。

海加思大夫是巴斯的一位著名医生。他在回忆想象力对治疗疾病的影响时，突发灵感，想到一种试验牵引车的真正价值的好主意。佩尔金斯的疗法盛传太广以致无法怀疑。于是海加思大夫没有当面反驳种种的传说，而是在目击者众目睽睽之下，平静地揭开了这一众多人深信的疗法的欺骗之谜。他向法尔科纳大夫建议制造木头牵引车，在表面刷漆使它们看上去像铁的东西，然后看它们是否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和影响。于是他们从巴斯医院选了五位病人进行治疗。他们中有四位患有严重的长期风湿病，病痛部位分别在脚踝、膝盖、手腕和臀部，第五位患痛风已经有好几个月。在指定进行实验的日子，海加思大夫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医院里，神色庄重地拿来了神话般的牵引车。五位病人中有四位说他们的病痛立即消除了，三位病人说他们不仅病情好转，而且受益良多。有一位觉得他的膝盖暖和起来，说他能够在房间里走动。他试着走路而且也确实成功了，尽管前一天他甚至不能动弹。患痛风者觉得自己的病痛正迅速消退，几个小时都感觉很好，直到他回到床上，疼痛又开始了。第二天他们使用了真

正的牵引车，他们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了种种症状。

为了使结果更为准确，几周后在布里斯托尔医务室又进行了实验。这次病人肩部患有严重的风湿，手无法从膝盖上提起来。神妙的牵引车取来了，并立刻应用于病痛部位。为了增加场面的庄重，一位医生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跑表来进行精确计时，另一位手中拿着笔坐下来按分钟记下症状变化。不到四分钟病人便感到症状减轻，而且他的手指抬高好几英寸而没感觉到疼痛！

海加思大夫在一个小册子中发表了关于这些记录，题名“想象力是疾病的起因和良药——神话般的牵引车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揭露对佩尔金斯大夫的体系是致命的一击。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仍然不愿意承认受骗，在牛、羊、马身上试验牵引车，宣称动物们从金属板中受益匪浅，但从木制牵引车中却未得益。但是他们发现没人相信他们。“佩尔金斯学院”受到了冷落。佩尔金斯从英格兰溜走了，随身带着一万英镑，使他在美丽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度过的落魄的日子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催眠术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受到了耻笑。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使人们根本没有闲暇对它问津。它在斯特莱堡的“协和会”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逗留了一阵，然后遭到包括学生和教授在内的人的遗弃。因为更严肃的东西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样，这种体系便在欧洲率先被两个国家驱逐，之后寄宿于德国一些极富幻想的哲学家那里。在他们那儿，催眠的奇迹一天比一天更美妙：病人们获得了先知的礼物，他们的想象力超出了整个地球，他们能够用脚趾和手指看、听，能够读懂没学过的语言，仅把书放在腹部便对书中内容一目了然。无知的农夫一旦为伟大的催眠液体所述，就能够喷涌出比柏拉图的哲学更神圣的东西，就能对人脑的秘密侃侃而谈，其见解深刻、口齿锋利不亚于世界上最渊博的玄学家，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解决神学上最棘手的问题，其容易程度不亚于清醒的人解开他们的鞋扣！

本世纪的最初十二年中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少听说过动物磁性说，甚至德国人也忘记了他们空灵的幻想，而被拿破仑的大炮和王国的兴亡唤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这一时期，科学被蒙上了一层模糊的乌云，直至1813年蒙·德勒兹发表了《动物磁性说史评》，这层乌云才告驱散。这部著作给这种已被淡忘的骗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报纸、小册子、专著、秘籍再一次就它的真伪发动了论战。很多医药界的著名人物重新进行研究，精心设计以究其真相。

德勒兹的著名论文以下面的论断做结：“有一种流体持续不断地从人体中逃逸出去，而且‘组成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空气’，这种空气因为‘没有固定的气流’，对周围的个体并未产生可以感觉到的影响。然而，它‘能够为意志所导’，而且当受到这种引导时，它会以与人类的精力相对应的力量‘形成一种气流’。它的流动与‘燃烧体发出的光相似’，‘它在不同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属性。’它

能够进行高度的集中，‘而且在树木中也存在’。催眠者的意愿‘由动物体现，手向同一方向挥动几遍’，就会将这种流体充满整棵树。当这种流体由催眠者的意志灌注身体之后，大部分人在催眠者把手放到他们面前不等接触便会‘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有些人灌注了足够的这种流体之后，会陷入一种催眠梦行状态或催眠痴迷，而且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们会看到这种液体像光晕一般环绕着催眠者，从他的嘴到鼻孔，到他的头和手都流动这种光亮的液体，发出一种非常美妙的气味，使食物和饮水更加美味’。”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想法已经足以为很多医生所接受，如果他们想要别人以为自己神志清醒的话。但是它们只是蒙·德勒兹先生所提及的美妙东西的一小部分。他继续讲道：“当催眠术产生梦行时，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所有官能都获得了一种扩张。有几个外部器官，尤其是那些视觉加听觉器官变得迟钝，但是视听觉却转至内部。视觉和听觉都由磁化液体传导，这种液体不受任何神经或器官的影响，直接将感觉传至大脑。所以尽管梦行者眼睛闭着、耳朵塞着，却不但既可听又可看，甚至会比他清醒时更清楚。他能感觉到催眠者的意志，尽管那种意志并不显现出来。他能看透自己的身体内部，洞悉任何与他有着催眠联系的人的最隐秘的组织。最通常的情况是，他只能看到有病痛的部分，而且凭直觉开出处方。他有先知般的见解和感受，通常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出错。他表达自如，显示出惊人的能言善辩，当然难免会有点夸大其词。如果经催眠者的明智引导，他会在一段时间内生动地变成更完美的人。但他如果受到不明智的引导，就会彷徨失措。”

根据蒙·德勒兹的观点，任何人都能够成为催眠者，都可以制造这些奇迹，只要遵循下面的条件和规则：

“暂时忘记你的医学知识和玄学知识。”

“从你的脑中驱除所有可能出现的抵触。”

“想象你的神力足以使你把病痛拿在手中并扔到一边。”

“开始这种研究后六周内不要思考。”

“有一种要做好事的积极欲望，坚信催眠术的神奇力量，对使用它有完全的信心。简而言之，排除一切顾虑，渴望成功，全神贯注进行操作。”

这就是说，“要笃信一切，坚韧不拔，摒弃所有旧日经历，不要听理智的声音，”于是你就成为蒙·德勒兹所认为的完美的催眠者。

进入状态后，把所有可能对你有麻烦的人从病人身旁驱开，只留必要的目击者——如果需要有一个的话。希望他们不要参与任何你将要做的事情，不要影响任何从中可得的结果，而只是跟你一样只想对你的病人带来好处。尽量让自己舒适一点，既不感到太冷又不太热，处于一种任何东西都不会干扰你自由行动的状态，谨慎预防在静坐过程中遇到的打扰。让你的病人坐得尽可能舒

服，你坐在他对面一个稍高一点的座位。把病人的双膝夹在你的双膝之间，你的脚在他的脚两边。先要他放松自己，不要想任何东西，不要考虑有可能产生的影响，摒弃所有恐惧，让自己充满希望。如果催眠术会使他有片刻疼痛，也不要惊慌泄气，使自己镇定下来后，将他的拇指夹在你的手中间，你的指腹可以同他的指腹接触，然后用眼睛盯住他！你必须将这种姿态保持二至五分钟，直到你感觉你的拇指同他的有同样热度。做完之后，你便抽回自己的手，放到两边。同时缓缓地翻转双手，手心朝外，举至头部。现在把双手置于肩上，持续一分钟，之后轻轻地沿胳膊下移到指间。移动时轻轻地触摸，重复这个动作五至六遍。不停地翻转两手，指起之前把双手从身体稍移开一点。然后放在头上，停留片刻放低，离面颊一至二英寸缓放下，直到肚脐。停留两分钟，把大拇指放到肚脐上，其余手指放在肋骨下，然后缓缓沿身体滑至膝部。或者如果能够做得到，可以放到脚上，保持静坐姿态，重复几遍这种动作。你要不时地接近你的病人，把手放到他肩膀上，缓缓沿他的背脊到大腿、膝盖或双脚。最初的操作结束后，你可以不再把手放到头上，可以从肩部开始，只放到胳膊上。从腹部开始，再移至全身。

这就是德勒兹建议的催眠过程。连动物磁性说最顽固的敌人都会相信，那些娇弱的、易幻想的神经质女人一旦接受催眠会进入痉挛状态。以这种被强迫的姿态坐着——有一个家伙把她的膝盖用双膝夹住又被盯得失了面色，同时还要对她身体各个部分抚摸——这些已足够使一个女人惊厥了，尤其是如果她容易痉挛。同样，那些头脑稍清醒、身体相对健壮些的人被催眠也可以得到解释。有成千的例子可以显示这些手法可以产生的种种效果，但是它们都是有利于催眠术的证据吗？它们证明了磁性流体的存在吗？并不需要催眠术或坟墓中的鬼魂来告诉我们寂静、单调和长时间同一姿势的躺卧会使人昏昏欲睡或激动，模仿和施想象作用于一个虚弱的人体时会使她惊厥！

蒙·德勒兹的书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这一学说的研究又投入了成倍的热情。第二年出现了命名为《催眠术年鉴》的杂志，专门就这种学说进行了探讨。不久后又出现了《催眠术大全》和很多其他杂志。几乎在同一时间，法里亚神甫，“创造奇迹的人”，开始施行催眠。人们相信他周身有更多磁性液体环绕，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有更强的意志力，他的治疗非常成功。他的实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想象力而绝不是假想的流体，才是享有盛誉的这种学说所带来影响的真正原因。他让病人坐在扶手椅中，告诉他们闭上眼睛，然后大声地用命令口吻说出一个单词：“睡！”他根本不用任何手法——既没有催眠器皿，又没有流体的导体，但是他却成功地使上百病人入睡。他吹嘘说，自己在那一段时间用这种方法使五千名病人成为催眠梦行者。通常有必要将这种命令重复三至四遍。如果病人仍然不肯睡着，神甫就把他从椅子上赶开以解除这个难题，

声称这人不适合催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催眠者们并不宣称他们的流体是万能的。强壮健康的人不能催眠，心存怀疑者不能，对它加诸理智者不能，只有坚定相信它的人和身体或思维虚弱者才能被催眠。而且，唯恐后一种人由于种种原因对磁力产生抵制，这种学说的信徒们宣称，有时甚至他们也会无法接受催眠。有一位不相信或鄙视它的人在场，都会减弱或摧毁这种流体的功效。在蒙·德勒兹对催眠者的指导中明确说道：“千万不要在好发问的人面前施行催眠，但催眠术的追随者们却要将其列入科学范畴内。”

译后记

1995年12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从伦敦访问回国，带回了英国作家查里斯·麦基一个多世纪前写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发生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一些无比荒谬却又绝对真实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证券市场历史中有名的密西西比和南海泡沫事件。这一桩桩令人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实，深刻地展示出了人类本性的另一个侧面：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始冲动，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挣脱理性的缰绳，冲开文明的堤坝，形成群众性的迷狂。此时，人类的愚昧、轻信、狂热、贪婪、恐惧，无限地滋长起来和蔓延开来，祸及一个群体，一个市场，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参与者。在欧美诸国，即使经过了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数百年的洗礼，那种“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还是时时出现。证券市场中反复发生的股灾，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密西西比和南海泡沫破灭以后，1873年，美国爆发铁路股票风潮，造成大批公司破产，经济衰退一直持续到1897年。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一场股市风暴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世界性的大萧条。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再次发生暴跌，波及全球，人们又一次体验到天崩地裂般的恐惧感。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战后的经济奇迹即告终结，全国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虽经十年努力，未见起色。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一个保持了二十多年增长、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和自信的经济区，霎时陷入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之中。总之，自股市诞生以来，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股灾，史不绝书。

几乎每次股灾过后，人们都会领悟和反省自身的愚昧和疯狂。而每当经济持续繁荣、前景广阔诱人的时候，愚昧和疯狂往往又会悄悄地再次降临。因此，本书的翻译对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今日中国，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证券市场，自有其现实意义。

根据吴敬琏教授的建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导报》编辑部组织下，本书的翻译工作于1996年开始着手进行。由于书中涉及大量中世纪的历史知识，许多事件及其历史背景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因此给翻译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虽然译者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译稿也经过多人反复审校，但是一定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和谅解。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当感谢吴敬琏教授。他不仅最早提出把本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而且一直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并欣然为之作序。本书在出版过程

中，还得到了中国金融出版社王璐、成景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罗来武、李绍光、魏加宁、赖德胜先生具体组织了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证券市场导报》编辑部

2000 年 1 月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责任编辑: 赵天朗

封面设计: 吴锦明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上架类别○通俗读物

ISBN 978-7-5049-4903-5



9 787504 949035 >

网上书店 www.chinafph.com

定价: 38.00元